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二八冊目次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甲集三十七卷乙集下二十二卷丁集二卷（一）
（宋）真德秀撰　宋開慶元年福州官刻元修本　〇〇一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甲集三十七卷乙集下二十二卷丁集二卷（一）

（宋）真德秀撰

宋開慶元年福州官刻元修本

讀書記六十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宋真德秀撰。案陳振孫書錄解題謂西山讀書記有甲乙丙丁。甲言性理，中述治道，末言出處，大抵本經史格言而述以已意。今但有甲三十七卷，丁二卷。乙丙未見。故載於文獻通考者僅三十九卷。今世所傳明時舊刊本，甲丁二記卷數與書錄解題合，中多乙記二十二卷。前有開慶元年德秀門人湯漢序，稱讀書記惟甲乙丁爲成書。甲丁二記先刊行。乙記上即大學衍義，久進於朝。其下未及繕寫而德秀沒。漢從其子仁夫鈔得，釐爲二十二卷而刊之福州。據此則丙記原書本闕，乙記爲湯漢所續刊。振孫惟見初行之本，故止於甲丁二記也。甲記自論天命之性至論鬼神，各分標目。前有綱目一篇，具詳論次先後之旨。乙記載虞夏以來名臣賢相事業，略仿編年之體。前亦有綱目一篇，謂訖於五閏，而書中至唐李德裕而止，蓋撰次未完者。丁記上卷皆論出處大義，下卷分處貧賤、處患難、處生死、安義命、審重輕諸目，與上卷互相發明。德秀大學衍義羽翼聖經，此書又分類詮錄，自身心性命天地五行，以及先儒授受源流，無不臚晰。名言緒論，徵引極多，皆有裨於研究。至於致治之法，衍義所未及詳者，則於乙記中備著其事。古今興衰治忽之故，亦犁然可睹。在宋儒諸書之中，可謂有實際者矣。

西山先生讀書記乙丁為成書甲丁二記近年三山學官已刊行乙記上則大學衍義是也其下卷未及繕寫而先生没藁藏

于家學者罕見之漢來建安請於先生之嗣子仁夫右司傳鈔以來手自校定釐為二十二卷將欲刊之倉臺適福之郡文學吳思庵再以書來曰頗得本併刻焉以備一家之言乃以校之而助其費之半漢疇昔從先生遊實與聞述作之大指每竊妄論四記

中惟乙記實為世間奇偉未嘗有之書先生既以衍義上之

帝所讀之經惟獨輔治之法既不及見諸行事而歷

編蠹簡又蟄屋壁乃今出
而流布使夫有志於尊主
庇民者讀是書蚤正而素
講一日當大任措千載而
施四事真儒之效庶幾復

見於天下是則先生佐王
之學與天地相終始豈非
其平日至大至公之心也
哉綱目訖于五季而藁本
僅至李文饒止今不敢輒

補又元藁間有附注別説
者乃湊一時所見先生未
及有所去取今皆削之覩
於初藁者其無所疑云開
慶改元十月初吉門人番

陽湯漢謹書

西山真文忠公讀書記目錄 甲集

一卷
天命之性
二卷
氣質之性
性命 理性命
命
性情
心性
性情心
三卷
心
四卷
志
志氣
氣
意
思

念慮
情
怡情
五卷
元亨利貞
仁義禮智信
六卷
仁 上
六卷
仁 下
八卷
義
義利
禮
智
信
仁義
九卷

仁禮
仁智
仁孝
智仁禮
智仁勇
勇
禮義
禮樂
十卷

智禮
智聖
義禮信
禮義信
信義禮
德禮
忠信
善信
順信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
父子上
十一卷
父子下
君臣
十二卷
夫婦
十三卷
長幼

朋友
道上
十四卷
道下
德
德行
德業
十五卷
才德

道德
中
十六卷
一
極
誠
十七卷
敬上
十八卷
敬下

學上
十九卷
學下
師道
教法上
二十卷
教法下
小學大學
小學
大學上
二十二卷
大學下
二十二卷
易要指　書要指　詩要指
二十三卷
禮要指　春秋要指　語孟要指
詩禮樂　六經之教

二十四卷
六經之指　讀書之序　讀書之法
廣大學一
廣大學二
廣大學三
二十五卷
廣大學四
二十六卷
廣大學五

廣大學六
堯舜禹湯文武傳授
二十七卷
孔子顏曾傳授
孔門諸子之學上
二十八卷
孔門諸子之學下
子思孟子傳授
荀揚董文中子之學

二十九卷
韓子之學
周子二程子傳授
邵子張子之學上
三十卷
邵子張子之學下
程張門人之學
朱子傳授
三十一卷

張氏呂
聖賢氣
君子善人
三十二卷
君子小人之分
吾道異端之辨上
三十三卷
吾道異端之辨下
三十四卷

陰陽
天地形體
天地之道
三十五卷
天地之心
乾坤
五行
三十六卷
日月星辰

日月星辰 下
雷霆風雨之屬
鬼神 上
三十七卷
鬼神 下
西山真文忠公讀書記目錄 甲集終

甲記綱目

性命者義理之源故以爲編之首性之發爲情而心則統乎性情者也故性之次曰心曰情三者一編之綱領也其目則曰仁義禮智信者天命之性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者率性之道也故五常之次五典繼之人所共由之謂道得之於己之謂德其實非有二也故五典之次道德繼之曰中曰一曰極曰誠皆道也而異其名故以次于道德之後士之求道入德將何所自始亦曰學而已矣敬者學之本根故列于學之首其泛言學次之曰師道曰教法又次之曰小學曰大學又次之以聖賢爲師而辨君子小人之分與吾道異端之所以異皆學之事故以次于大學之後陰陽造化之理其畧已見性命篇其未備者復列于此以爲編之終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一

書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此成湯誥萬邦之詞○孔氏曰皇大也衷善也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則惟在於君○唐孔氏曰天生蒸民與之五常之性使有仁義禮智信是天降善於民也○程子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朱子曰自天而言謂之降衷自人受此衷而言則謂之性其要在降字上數則道者性之發用處又曰衷字只是無過不及之中是恰好底道理天生人物各有一副當恰好底道理降與而與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相似昔人云衷善也却未親切○林氏曰天能降衷于民不能使民保其常性所以失故爲之君而付之以教命之任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者謂勿使失其所降之衷也民既有降衷之性至於順其固有之性以安其所謂道者是乃君之事故曰云云湯欲言桀之暴虐夫民以立天下則以此旨爲先蓋推本上天所爲立君乂民之意與仲虺之

言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之言相爲終始○蔡氏曰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循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淸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作而後能使之安於其道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夫天生民有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相發去○愚按六經言性始見於此○又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是又兼習而言與湯言降衷之性亦互相發也○聖賢之言衷曰降衷命曰降命才曰降才深味降之一言真若天之與人交相付受明命赫然不離心目之間也可不敬哉○蔡氏說若有理性與諸說異恐未安○安於其道謂父安於慈子安於孝之類

詩烝民之首章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此尹吉甫美宣王之詩○朱子曰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藏而達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當然之則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昔孔子讀詩至此而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而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其指深矣○按朱子此語本之龜山楊氏而小異蓋楊氏曰視聽言動必由禮焉此一身之則爲君止於仁爲臣止於敬爲子止於孝爲父止於慈此君臣父子之則愚謂有物有則乃天理之自然今曰必由禮止於仁則人道之當然矣故朱子不盡取也○朱子又曰物指形氣則乃理也物之理方爲則者便以物爲則非也而南軒張氏有曰夫有是物必有是則失其則則實已非矣其得謂是名哉故凡言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皆以失其則故也人生於天地之中其所以爲人者以天之降衷善無不備也失其所以爲人之道則雖名爲人也而實何如哉其言深切當書故附于此

春秋左氏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

以定命也 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問受中與程子天然自有之中是一意否朱子曰只是一意蓋指大本之中也又問劉子所謂中即周子所謂太極否曰只一般但名不同中只是恰好處○又曰這幾个字自古聖賢上下數千年吳傳都一般必竟是聖學傳授不斷故能如此至春秋時其傳猶未泯如劉康公論人受中以生其窮理甚精○愚按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凡動作禮義威儀皆有自然之準則過之非中也不及亦非中也所以然者以其所定命也命出於天一定而不可易雖欲違之得乎動作以身言禮義以理言威儀以著於外者言

易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 朱子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程子曰離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又曰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如一闔一闢謂之變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道具於陰而行於陽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問性具仁義禮智曰此

循是說成之者性只一陰一陽之道夫知做人做物已具是四者矣○問一陰一陽之謂道便是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道便是太極○繼之者善元亨也成之者性利貞也○繼是接續綿綿不息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問云云曰以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以一月言之則望前爲陽望後爲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從古至今恁地衮將去只是這箇陰陽是孰使之然也乃道也此氣之動爲人爲物渾是一箇道理故未生人物以前此理本善所以謂繼之者善氣質既定爲人爲物所以謂成之者性○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繼之者善自陰陽變化而言成之者性自人物稟受而言陰陽變化流行而未始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復易陰之靜也○天地變化不爲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爲無陽然形氣已定則屬乎陰張忠定公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似窺見此意○繼之者善繼字是動之頭若只一闔一闢而無繼便是合殺了○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問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孟子教人纔開口便說性善是如何曰孟子亦大槩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亦少嘗說只如孔子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方是說性與天道耳

孝經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

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龜山楊氏曰人稟五行之秀氣而靈於萬物者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然人之下愚率至於同乎物者豈賊子之異哉失其性而自賊之過也○西山李氏曰人之性即天地之性也○愚按荀子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之貴也其論似矣至其論性則以爲惡論禮則以爲僞何其自相戾耶

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朱子曰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或問云云何也曰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爲性也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揚韓子之所云

也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爲而無所不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爲而亦豈人之所得爲哉脩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失之不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而無以全

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爲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疎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爲教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爲教行矣爲之制度文爲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爲教得矣爲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知之爲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知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之道而致其彌縫輔贊之功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强爲之也○問天命謂性之命與死生有命之命不同何也曰死生有命之命是帶氣言之氣便有稟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命謂性之命是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不離乎氣但中庸此句乃是以理言○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者而言○天命之謂性是專言理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謂道不去如太極雖不離乎陰陽亦不雜乎陰陽○於經略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生之謂性與天地之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性柔緩性剛急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又曰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率性之謂道也又曰率性之謂道率循也若言道不先立下著義則茫茫何處下手何處著心又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底性又不做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是人是物修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呂氏曰中者天道也天德也降而在人人稟而受之是之謂性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此人性之所以必善故曰天命之謂性性與天道本無有異但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於蕞爾之形體常有私意小智撓乎其間故與天地不相似所發遂至於出入不齊而不中節如使所得於天者不喪則

不中節乎故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皆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此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也喜怒哀樂之所發則愛必有差等勢必有節文所感重者其應也亦重所感輕者其應也亦輕自斬至緦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皁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非出於性之所有安能致是乎故曰率性之謂道○游氏曰天之命萬物者道也而性者具道以生也因其性之固然而無容私焉則道在我矣此率性之謂道也若出於人爲則非道矣○楊氏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率性之謂道離性非道也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孟子道性善蓋原於此謂性有不善者誣天也性無不善則不可加損也無俟乎修焉率之而已揚雄謂學以修性非知性者也故孔子曰盡性子思曰率性曰尊德性孟子曰知性養性未嘗言修也然則道其可修乎曰道者日用而不知也先王爲之防範使過不及者取中焉所以教也謂之修者蓋亦品節之而已○又曰性命道三者一體而異名初無二致也故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而行曰道特所從言之異耳○又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之所以爲萬世法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朱子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修爲而言也呂氏良心所發以下至安能致是一節亦甚精密但謂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於形體又爲私意小知所撓故與天地不相似而發不中節必有以不失其所受乎天者然後爲道則所謂道者又在修爲之後而反由教以得之非復子思程子所指人欲未萌自然發見之意矣游氏所謂無容私焉則道在我揚氏所謂率之而已者亦皆有呂氏之病也○此率字不是用力字伊川謂合而言之道也是此義○率性之謂道只是隨性去皆是道呂氏說以人行道若然則未行之前便不是道乎○性是箇渾淪物道是性中分派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如穿牛鼻絡馬首皆是隨他所通處仁義禮智物莫不有但偏耳隨它所通處道亦無不在○性與道相對則性是體道是用道便是在裏面做出底道理○程子謂通人物而言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之性又不做馬底性物物各有箇理即此便是道○合而言之只是一箇理

否曰是哉引伊川循之而不失語以闢者勉齋黃氏曰如此則循性不是道而不失方是道也又引顏而循之順而循之以爲程子之寃言又謂因其良心之所發順而循之者爲道終亦未見循之而不失之意循之而不失病在不失順而循之其病在順直要見得性也者人物不能不循循而見之常行之間便是道初若有意於不失亦非有意於順若是有意便是人爲纔是人爲便不是自然底道理於惻隱是愛赤子之道所以有是道者是循其性而自然有是道則良心所發便是循性今曰因其良心之所發順而循之則良心所發不是循性又何自而發耶待其既發而循之則是率情不是率性矣○愚按朱子論率性之義蓋本程子之說而黃氏又辨不失二字爲有病又益精矣或謂朱子於告子生之謂性章亦言人物之異而於此章乃兼人物而言何也曰生之謂性以氣言者也天命之謂性以理言者也以氣言之則人物所稟之不同以理言之則天之所命一而已矣然則人物各循其性斯謂之道則虎狼之搏噬焉牛之踶觸亦道耶曰子思之所謂率性云者循其天命之性也虎狼之慈仁馬牛之健順是也若夫搏噬踶觸則氣禀之所爲而非天命之本然矣豈得物爲禽獸凡人之爲言者皆循天命之性

世而爲不善則發乎氣質之性矣以是而觀則此章兼人物而言尚何疑哉

禮運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鄭氏曰言人兼此氣性純也○孔氏穎曰天以覆爲德地以載爲德人感覆載而生是天地之德也陰陽則天地據其氣謂之陰陽據其形謂之天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二氣相交乃生故云陰陽之交也鬼謂形體神謂精靈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必形體精靈相會然後物生故曰鬼神之會也人感五行秀異之氣故有仁義禮智信是五行之秀氣也故人有天地之德陰陽之交是其事也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是其性也○愚按天地之德蓋指乾坤健順而言此天地之理人之所得以爲性者也陰陽鬼神五行皆指氣而言流行天地之間而人之所得以爲形者也然氣之流行實寓乎理非氣之外有所謂理也但理無不善氣則有淸濁昏明之不同耳姑以天地之德爲氣鬼神五行爲性恐非

又曰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 鄭氏曰此言兼氣性之效也○正義曰天地高遠在上臨下四方人居其中央動靜應天地天地有人如人腹內有心動靜應人也故云天地之心王肅曰人於天地之間如五藏之有心人乃生之最靈其心五藏之最聖也端猶首也萬物悉由五行而生而人最得其妙氣明仁義禮智信爲五行之首也○邵子曰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張氏衍義曰人者天地之太極故居天地之中天地恃之以爲主亦賴之以爲用心者人之太極故居人之中人待之以爲主亦賴之以爲用○按邵張之言本非爲此設而其義畧同故附此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朱子曰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

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孟子旣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朱子曰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或問告子揚子之說如何曰告子以爲性無善惡揚子以爲性有善惡其言雖同而所以言則亦不無少異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朱子曰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意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畧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白羽之下孟子所問而告子以爲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非而不能對也○今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

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言滕國雖小猶足爲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爲善也孟子言性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意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 朱子曰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南軒張氏曰有太極則有兩儀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者性之所有而萬善之宗也人之有仁義乃其性之本然自親親而推之至於仁不可勝用自長長而推之至於義不可勝用皆順其所素有而非外之也若逆乎仁義則爲失其性矣而告子乃以杞柳爲喩其言曰以人性爲仁義則失之甚矣盖仁義性也而曰以人性爲仁義則性別爲一物以人爲矯揉而爲仁義其失豈不甚乎○或謂杞柳之可爲桮棬亦性也朱子曰杞柳之性固可以爲桮棬然須斫伐揉矯而後可成故孟子曰戕賊杞柳而後可以爲桮棬若杞柳可爲所櫻橘不可爲又是第二重義理不當引以爲說○愚按程子曰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爲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世不同也或人之說盖本於此然杞柳之爲桮棬尙須人力仁義之性本於自然不待著力此朱子所以不取之也其義精矣

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喩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人物之生天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耳如一江水杓取只得一杓椀取只得一椀至於一桶一缸各隨器量不同故理亦隨以異○物亦具有五行只是得五行之偏者耳○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絶不同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爲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爲形若人稟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隙竅之受光有大小也○人物

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故無不通雖有氣質昏底亦可克治使明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過大本論之其理則一纔稟於氣便有不同○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見若戕賊之便枯悴不悅懌亦似有知者○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孟子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不知人何故與禽獸異又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不知人何故與牛犬異此兩處似欠一轉語須著說是形氣不同故性亦少異始得恐孟子見得人性同處自是分曉直截却於此似未甚察○問氣有清濁而理則同如何曰理如寶珠在聖賢則如置在清水中其輝光自然發見在愚不肖則如置在濁水中須是澄去泥沙則光方可見至如萬物亦有此理只爲氣昏塞如置寶珠於濁泥中不復可見○生之謂氣生之理謂性○孟子以理言性告子以氣言性○問告子云云曰合下便是錯了他只是說生來精神魂魄凡動用處是也正如禪家說作用是性只說得箇形而下者故孟子闢之○釋氏云作用是性在目曰見在耳曰聞

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即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且如手執捉若執刀妄亂殺人亦可謂性乎龜山舉龐居士云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以比徐行後長不知徐行後長方謂之弟疾行先長則爲不弟如曰運水搬柴即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可謂之弟耶○告子說生之謂性二程都說他說得是只下面接得不是若如此說却如釋氏言作用是性乃是說氣質之性非性善之性○按程子曰告子云生之謂性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蓋不以生之謂性爲非故朱子云云其義益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朱子曰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

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宜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今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

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言長之者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飲食男女固出於性然告子以生爲性則以性爲止於是矣因此又生仁內義外之說正與佛者之言以作用爲性義理爲障者相類然孟子不攻其食色之云者使誠知義之非外則性之不止於食色其有以察之矣○告子不知理之爲性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則又繼而爲湍水之喩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爲未喩也又於生之謂性一章逕發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詰之則其說又窮而終莫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爲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其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但前此未有深究其弊者往往隨其所向各爲一說以與之辨而不察其所以失之端獨在於此是以其說雖多而迄無一定之論也○告子只知有人心不知有道心故有食色性也及義外之說○南軒張氏曰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今告子乃舉物而遺其則是固出於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論也其蔽行則天理不明而人欲莫之遏矣至於仁內義外之說其失又甚焉彼以爲長之在人如白之在彼曾不知白之爲色一定而不變而長之所宜則隨事而不同也若一槩而論則馬之長將亦無以異於人之長而可乎長雖在彼而長之者在我蓋長之之理素具於此非因彼而有也有是性則具是理其輕重親疏小大遠近之宜固森然於秉彝之中而不可紊事物至于前若雖有萬之不同而有物必有則之應曲酬各得其當皆吾素有之義而非外取之此天所命也惟夫昧於天命而以天下之公理爲有我之得私而始有義外之說孟子告之曰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使學者夫長之之爲義則知義之非外矣而告子猶惑焉謂愛吾弟而不愛秦人之弟是以我爲悅故曰仁內也長吾長而亦長楚人之長是以長爲悅故曰義外也曾不知所以長之者

非在我而何出哉故孟子復以耆炙喩之同爲炙也而所以耆之則在我然則以其在彼之同而謂耆炙之爲外可乎雖然吾之長義也長楚人之長亦義也長則同而待吾兄與待楚人固有間矣其分之殊豈人之所能爲哉雖告子義外之說固爲不知義矣則其所謂仁內者亦烏知仁之所以爲仁者哉彼以以愛爲仁而不知愛之施有差等固義之所存也彼以長爲義而不知所以長者固仁之體也不知仁義而以論性宜乎莫適其指歸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朱子曰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此皆季子問公都子荅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荅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飮湯夏日則飮水然則飮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此章問荅大指畧同皆反覆譬喩

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性善而皆可為堯舜矣○南軒張氏曰季子不知性故以義為外之說有疑焉公都子答以行吾敬故謂之內亦未為失也蓋敬之所施各有攸當是乃義也然公都子未能本於性而論故聞季子先酌鄉人之論則無以對之蓋庸敬於兄義也以鄉人之長酌而先之亦義也可敬雖在彼而敬之者在我也孟子以弟為尸為比夫兄之當敬鄉人之酌當先與夫為尸者之當敬皆其理之素定而不易者也然則其為在內也明矣而季子猶惑焉蓋以叔父與弟為在外而不知其義之存於內內外之本一也公都子蓋有發於孟子之言故以冬日飲湯夏日飲水譬之蓋冬之飲必湯夏之飲必水是乃義也而豈外乎哉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朱子曰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此即湍水之說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求不思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今按程子所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以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强弱之不同矣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非惟無不善并善亦無之謂性中無惡則可謂無善則性果何物○性既善才亦可為善今乃至於為不善非是才如是乃是我使才如此故曰非才之罪○問孟子言情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染汙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白者未染時只是白也○人

書有許多才聖人却做許多事我不能做得些子出故孟子謂
或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不能盡其才謂發得略
好使自阻隔了不順它道理做去○論情可爲善因曰李翺論
復性則是底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乃釋氏之說陷於
其中不自知○理醇而氣雜理精一故醇氣粗故雜○胡氏說
性不可以善言本然之性其尊無對纔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
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非是說性之善只是贊歎之辭其實辨
之本然之性固渾然至善無惡可對此天之賦子然也然行之
在人則有善有惡行得善者即本然之性豈可謂善者非本然
之性乎若如其言有本然之性又有善惡相對之性則是有兩
性矣其得於天者此性也行得善者亦此性也只是纔有箇行
得善底便有箇不善底所以善惡須著對說不是元有箇惡在
裏與之爲對只是行得錯底便流入於惡爾然文定之說又得
於龜山龜山得之東林摠老摠極聰明龜山嘗問孟子道性善
是否摠曰是又問性豈可以善惡言摠曰本然之性不與惡對
此之言本未有病蓋本然之性是本無惡及至文定父子遂分
成兩截說善底不是性若善底非本然之性却那處得這善來
旣以善爲贊歎之詞便是性本善矣若非性善何贊歎之有二

蘇以論性亦是如此嘗言孟子道性善猶云火之能熟物也荀卿
言性惡猶云火之能焚物也龜山反其說而詰之曰火之所以
能熟物者以其能焚故耳若火不能焚物何從熟蘇氏論性曰
堯舜至孔子不得已而命之且寄之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
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始支矣更不看道理只認我所得
底要諸胡之說亦然知言論性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
非分旣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爾○問知言云
事萬物性之質也如何曰此未有害最是好惡性也大錯○五
峯言天命不囿於善不可以人欲對天理固無對然有人欲即
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相爲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旣有惡則善
便不得不與惡對爲盛衰且謂天命不囿於物可也謂其不囿
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爲天矣謂惡不足以言性可也謂善不
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從來矣○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爲
有善惡故有好惡君子順其性小人拂其性五峯言好惡性也
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是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亦
是性也而可乎或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同行異情之說如何
先生曰當然之理人合恁地底便是體故仁義禮智爲體如五
峯之說則仁與不仁義與不義禮與無禮智與無智皆是性非

小失也性中只有天理無人欲謂之同體可乎若如此則是性
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也同行異情蓋亦有之如口之於味目
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聖人與常人皆如
此是同行也然聖人之情不溺於此所以與常人異耳○龜山
云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胡氏不取其說是以人欲爲性矣
此其甚差者也○又白雲郭氏言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先生
謂極本窮源之善與善惡未流之善非有二也但以其發與未
發言之有不同耳蓋未發之前只有此善而其發爲善惡之善
者亦此善也旣發之後乃有不善以雜焉而其所謂善者即
極本窮原之發耳○南軒張氏曰善者性也能爲善者才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

形 朱子曰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
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
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
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旣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
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

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
形也○南軒張氏曰有是形者皆可以踐形其曰可以者猶言
事親若曾子可也言至於聖人而適得爲能踐其形也然則有
是形者皆可以爲聖人其不爲聖人者以其不能踐之故耳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 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
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大傳云太
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蘊於三者
之內者也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
天下之極無如此云耳○大傳旣云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直以一陰一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
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
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
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
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
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
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
爲有形狀有方所矣○以其無器與形而具天地萬物之理故

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為圖以象之其所以發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至於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為真有始終者正南北矣○又云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或云太極便是人心之至理先生曰事事物物皆有箇極是道理之極至或曰如君之仁臣之敬便是先生曰此是一事一物之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無極是有理而無形如性何嘗有形○太極只是極至

周子恐人道太極有形故曰無極是無形之中有箇至極之理○大極不是別為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太極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無極而太極人都想象有箇光明閃爍底物在那裏却不知本是說無這物事只是有箇理能如此動靜而已○上天之載云云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南軒張氏曰太極所以形性之妙也若只曰性而不曰太極則只去未發上認之不見功用曰太極則性之妙都見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其太極之蘊歟○無極而太極猶言莫之為而為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

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見得理先而氣後曰二者有則俱有問未有一物之時如何曰是有天下公共之理未有一物不具是理○問太極之有動靜是靜先動後否曰一動一靜循環無端無靜不成動無動不成靜譬如鼻息無時不噓無時不吸噓盡則生吸吸盡則生噓理自如此○太極動而生陽是且從動處說起其實動前是靜靜前又是動如晝而夜夜而晝晝前已有夜夜前已有晝○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言然就中間截斷言之則亦不得不言其有先後也如太極動而生陽則其未動之前固已嘗靜矣靜極復動則已靜之後固必有動矣就此看又有先後也○嘗切元無一物只有此理有此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動極復靜循環流轉其實理無窮氣亦與之無窮自有天地便只是這物事在這裏

流轉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都只是這箇物事袞將去如水車相似一箇起一箇倒一箇上一箇下如人不語則嘿不嘿則語中間更無空缺處○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是動後方生陽蓋才動便屬陽靜便屬陰○問陰陽動靜以大體言則春夏是動屬陽秋冬是靜屬陰就一日言之晝陽而動夜陰而靜就一時一刻言之無時而不動靜無時而無陰陽曰陰陽無處無之橫看豎看皆可見橫看則左陽而右陰豎看則上陽而下陰仰手則為陽覆手則為陰向明處為陽背明處為陰正蒙云陰陽之氣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縕相揉相兼相制欲一之不能蓋謂是也○動而生陽元未有物且是如此動盪所謂化育流行也靜而生陰陰主凝然後萬物各正性命○太極未動之前便是陰靜陰靜之中自有陽之根陽動之中又有陰之根動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靜所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問如何是所乘之機曰理搭於氣而行○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圖解云動靜者所乘之機識者謂此語最精蓋太極是理陰陽是氣理無形而氣有迹氣既有動靜則所載之理亦安得無動靜○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

一靜互爲其根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是定位底天地四方是也易有兩儀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
是交易便是對待底。問太極是理理不可以動靜言惟動而
生陽靜而生陰理寓於氣不能無動靜所乘之機乘載也其
動靜者乃乘載在氣上不覺動了靜靜了又動先生曰然。自
見在事物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南軒
張氏曰太極函動靜之理者也有體必有用太極之動而亨
也動極而靜利而貞也動靜之機立則陰陽之形著矣一動一
靜互爲其根動爲靜之根而靜復爲動之根非動之能生靜靜
之能生動動而靜靜而動兩端相感太極之道然也故曰一闔
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語其體則無極而太極冥然無
朕而動靜陰陽之理無不具於其中循其用則動靜之爲陰陽
者闔闢往來變化萬物而太極之體各
全其形器之內此易之所以爲易也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
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
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
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
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
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乃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
三生木地四生金其運行則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
金又生水循環相生。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
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問
陽變陰合如何曰
陽動而陰隨之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
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
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
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其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
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
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
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
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
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
謂妙合者也眞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
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
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
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
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
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
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
水火木金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又云無極之眞
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甚好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南
軒張氏曰非無極之眞爲一物與二五之精相合也言無極
之眞未嘗不存其中也。是時氣化形化本程子說當考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人物之生
莫不有太
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
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
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五性之殊分爲
萬事矣。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此性字
是兼氣稟言之否曰皆離氣稟不得有氣
稟性方存在裏面無氣則性亦無所寄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聖人之道仁義
中正而已矣

而主靜

無欲故靜

立人極焉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
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
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
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

者於此乎定矣然動静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静則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静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静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故程子論乾坤動静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問何故不言禮智而言中正曰中正字尤切又曰中正二字較有力○中者禮之極正者智之極伊川解貞字謂正而固也一正字未盡必兼固字所謂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端的真知恁地便是正弗去便是固所以正字較親切○知是非之正爲智故通書以正爲知○主静者主正與義也正義便是利貞中是亨仁是元○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曰本無先後此四字配金木水火而言中有禮底道理正有智底道理如乾之元亨利貞元即仁亨即中利即義貞即正皆是此理至於主静是以正與義爲體中與仁爲用聖人只是主静自有動底道理○中正仁義四者常在這裏流轉然常靠着箇静做本若無夜則做得晝不分曉若無秋冬則做得春夏不長茂如人終日應接須少休歇便精神較聚如生物而無冬只管一向生去元氣也有竭時中仁是動正義是静通書注皆是

底說如云禮先而樂後○且如四時有秋冬收斂則春夏方能生長若只管生長將去却有甚了期便有許多元氣故復見天地之心這便是静後見得動底地好○主静看夜氣一章可見○問無欲故静曰欲動情勝則不能静○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正是要人静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靜去遂與事物不交涉却説箇敬云敬則自虚静須是如此做工夫○愚按自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人心之太極始不能自保矣於是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所以立人之太極此中庸所謂修道之教也中正者太極之全仁義者太極之分程子嘗謂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此蓋以狀性之本體故以中正爲太極之全也聖人之合其體配太極其用配陰陽以此立道垂教而使天下之人一歸中正仁義是趨而向之標準不齊者於是乎定矣本文言中正仁義者太極陰陽也本注言仁義中正者陰陽太極也雖用互舉其旨明矣然仁義性也謂之用可乎蓋自性情言之則仁義其體而四端其用也自太極言之則仁義爲五行之性而屬乎用矣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静

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静虚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説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

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 朱子曰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它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爲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爲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静也純不雜也粹無疵也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

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
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
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
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
立也元亨通利遂貞之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
之際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己性之成也此於圖已
矣

又曰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
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
有定 朱子曰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授萬物
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
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爲一太極而
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
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問如
有分焉乎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

本極圖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
月分也又云所謂分以爲體不是割成片去只如
程子曰性即理也 全文見孟子道性
伊川此語自孔孟
此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其有功於聖門○
惡混都是不曾識性性只是天理天理又那得
地間公共之理人稟得便爲我
所有○性是天成許多道理
張子曰乾稱父坤稱母予兹藐
中處 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
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
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
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
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
乃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曰
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

而人物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
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所得以爲性者也故
曰吾其性原繹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
西銘之義曰實愛血脈盡在其體其性二句
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
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
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
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
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
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
亦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
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
儕也故以天下爲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
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
儕者之道所以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
有所論於外也○西銘全文見傳道篇今摘其首
所自出者載于此首所未生見西銘即孝經不逆
窩之理也明道先生稱其能求之語言之外近世

其旨蓋謂中庸綱領在性道教三言而終篇之義
一天命之性西銘綱領亦止在其體其性之二言
羽亦欲人不失乾父坤母之所賦予者焉天
已故游先生以爲即中庸之理也豈不信哉
萬物之一源 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
所同得非惟己有是人亦

專言天命之性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二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朱子曰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爾○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或問氣質之性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爲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極本窮原之性皆謂此也若夫子此章論性而以相近而言則固指夫氣質而言之矣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甚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絶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問云云然則語不可移也耶曰以聖人之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考之則曰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耳○蘇氏說但是言人才之短長竊未曾言在桐之可移也柴參亦不當以下愚例論蓋不移二字是承上知下愚兩端而言不當專以下愚論之蓋上知者知之上非尋常之知下愚者愚之下亦非尋常之愚也知之上者固不可移而之惡矣愚之下者雖有可移之理而無肯移之心則亦終於不可移而已故曰考其歸則誠愚也

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朱子曰此所謂性以氣禀而言也

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爲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爲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言之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或爲嚴毅或爲慈順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四者之中去却剛惡柔惡却於剛柔二善中擇善而主焉

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朱子曰孟子說性善是論性不論氣荀揚而下論氣不論性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絶荀揚之口然不備但少欠耳不明則大害事○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且如一勺之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程子此論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爲有功○濂溪太極圖說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因此推出氣質之性○纔說性時便有氣質在裏○氣是有形之物才是有形之物便有美惡○二氣五行何嘗不正只衮來衮去便有不正如陽爲剛躁陰爲重濁之類○氣升降無時止息理只附氣惟氣有昏濁理亦隨而間隔○性之善只一般氣便有不齊豈因指天氣曰且如清明舒暢時便是好底氣禀得這般氣如何不好到陰沉黯淡時便是不好底氣禀得這般氣如何好要是昏愚常少不好底氣常多且以一歲觀之不冬寒便夏寒一不陰陽便伏陰要得溫涼不寒不暖恰好底天氣能幾時有所以爲聖賢者常少昏愚者常多○問天地之性既善則氣禀之性如何不善曰理固無不善纔賦於氣質便有清濁偏正剛柔緩急之不同蓋氣強而理弱理管攝他不得○大凡受得一邊重便占了其它底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門人有

言性如日月氣濁者如雲霧先生以爲然○精見病翁三侯川
言氣質之性正猶佛書所謂水中鹽味色裏膠青○人性雖同
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有得金氣
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勝水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
中正而爲聖人也○問人有敏於外而內不敏又有敏於內而
外不敏莫是稟氣強弱曰不然淮南子曰金水內明日火外明
氣偏於內故內明氣偏於外則外明○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
淨器盛之則清不淨器盛之則臭以汙泥之器盛之則濁本然
之清未嘗不在但旣臭濁猝難得便清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也然用氣力然後能至○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
浩浩不窮然非有是氣則理無所寓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
然後是理有所附著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爲皆氣也而
理存焉故發而爲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而二氣五行
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人得其正且通者物得
其偏且塞者就人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知生知
之資是氣淸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
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於生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
其次者資稟旣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方能及亞於生知
者及進而不已則成功一也○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
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
之說泯矣○有人能盡通天下利害而不識義理或工於百工
技藝而不解讀書如虎狼知有父子蜂蟻只知君臣推人亦然
或知孝於親而薄於他人是他性中只通得一路故於他處皆
礙○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揚子見半善半惡人
便說善惡混韓子見天下有許多般人所以立爲三品之說就
三子中韓子說又較近只是中間過接處少箇氣字○言就天
錫王勇智亶聰明作
元后即是氣質之意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
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
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
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
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
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
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
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
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
煩人力之爲也有出而未遠固已漸濁有
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
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
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
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
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
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
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惡在性中爲兩
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
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
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
也 朱子曰性即氣氣即性此言人生性與氣混合有此氣爲
人則理具於身方可謂之性○理有善惡此理字不是說
實理猶云理當如此○問惡是氣稟如何云亦不可不謂之性
曰旣是氣稟惡便牽引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旣

性本善今乃惡亦具此性死於氣所汨正如水爲沙泥所混不成不與徹水 ○性自稟賦而言人生而靜以上未有形氣理未所受安得謂之性○問繼之者善如何便指作性曰此是就人身上說繼之者善若就向上說則天理方流行亦不可謂之性○性者渾然天理而已纔說性時便已帶氣矣○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乃天命之本體也○纔說性時便已兼氣稟而言人生而靜以上只說得是天道下性字不得○人生而靜這上字已帶氣質了生而靜以上便只是理○程先生說性有本然之性有氣質之性人具此形體便是氣質之性纔說性此性字是雜氣質與本來性說便已不是性這性字卻是本然性纔說氣質底便不是本來底也○問明道言今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如孟子言性善是也此莫是說性之本體不可言凡言性者只是說性之流出處如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否先生然之○易言繼善是說天道流行孟子言性善是說人性流出處明道是假彼以明此否曰然此繼之者善也者指發處而言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見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就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與指以示人使知性之本善也易所謂繼之者善在性

之先此所引繼之者善在性之後孟子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發見者言唯夫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勉齋黃氏曰所譬水處尋常作兩截看猶水流而就下句以就下譬性之善孟子所謂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者也此緒上文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以下一段之意皆水也又是發端別說人生氣稟不同而性亦隨異故有此五者之分而無所汙者氣之清明純粹者也有未遠而濁有已遠方濁有濁多有濁少觀其文勢皆以有字疑其上則可見矣○愚按朱子語錄有問水流就下以後此是說氣稟否若說氣稟則生下已定安得有遠近之別先生曰此是夾習說愚謂黃氏氣稟不同性亦隨異之云最得此段之意蓋人之氣稟有至善而不可移者有有善少惡多而易於移奪者有善多惡少而難於移奪者凡皆指氣稟而言不必兼習說朱子所記恐當更詳之○愚謂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能離乎土也性之善本不雜乎氣亦猶水之清本不雜乎土也雖不雜乎氣而氣汨之則不能不惡矣雖不雜乎土而土汨之則不能不濁矣然清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惡者其後也先善者本然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者也故所謂善者超然於降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雜出於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昭昭矣故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皆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觀二先生之言則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其先後主賓縱橫之辨皆判然矣

又曰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揉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不能長亦宜矣 朱子曰此一節全用太極圖及通書中意○又曰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揉兮美惡不齊有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儇皎厲兮去道遠而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龜山楊氏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若論其本則無不善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以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強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湛濁則以泥沙之渾也泥沙去則其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求清之義歟○朱子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天地之性是理也纔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氣質陰陽五行所爲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問寬而栗等及皐陶論九德所說是反氣質之意與伯豐曰匡衡論治性亦是氣質黃勉齋云寬而栗下一字便是工夫先生然之或問若是氣質不善可以變否曰須是變化而反之如人百己

千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强○問李通主張氣質太過曰氣質也
是重被它生壞了後理終是物不轉來又曰陳了翁云氣質之
用狹道學之力大與李通說正相反若論其至不可只靠一邊
如了翁之說則何故自古只有許多聖賢如李通之說則人皆
委之於生質更不修爲須是看人工夫多少如何若工夫未到
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工夫至則氣質豈得不聽命於義理
○問氣稟在人身旣復天理氣稟還去得否曰天理旣明則彼
如何着得○南軒張氏曰學者須是變化氣質或偏於剛或偏
於柔必反之如禽獸是其氣質之偏不能反也人若不知自反
則天性日以遠矣君變化得過來只是本性所有初未嘗增添
故言性者須分別出氣質之性○勉齋黃氏曰自孟子言性善
而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性有三品及至橫渠
張子又分爲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性善者
天地之性也餘則所謂氣質之性也然書疑之張子所謂氣質
之性形而後有則天地之性乃未受生以前天理之流行者也
故又以爲極本窮源之性而又以爲萬物一源如此則可以謂
之命而不可以謂之性也程子又有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之
語又於所作好學論言性之本而後言形旣生矣則又疑所謂

天地之性指命而言命固善矣於人性果何預乎曰程張之論
非此之謂也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爲言則是天地
賦與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
天地之性存焉蓋指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而其以
天地爲言特指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曰形而後
有氣質之性而有善惡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
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
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
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旣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
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爲氣
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
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贏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
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
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
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眞
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
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而質之先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
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愚按張子有言爲學

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此即所謂善反之也程
子亦曰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是亦張子之意
又曰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是以
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
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
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于天道與聖人一
藍田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
天地之德柔强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
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別而爲昏明稟
有多寡故分而爲强柔至於理之所同然

則聖愚有所不異盡己之性則天下之性
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爲昏明
蔽有開塞故爲人物稟有多寡故爲强柔
稟有偏正故爲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
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
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
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於人之性
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能
盡也已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

之化幾矣 問張呂二說孰爲親切朱子曰不如與叔分別得分曉○又呂氏論人百己千一節是亦變化氣質之意見言敬篇當參玩

右兼論氣質之性

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程子曰乾道變化生育萬物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正性命也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朱子曰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今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今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否也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問之節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問君子不謂性曰這性字不全是說理上說口之欲食目之欲色以至耳鼻四肢之欲固是天理之自然然理附於氣這許多都從血氣軀殼上發出來故君子不當以此爲主而以天命之理爲主○君子不謂命命字有兩說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值言之集註是以所稟言○性也有命焉此性字兼氣稟而言命也有性焉此性字專言其理○兩性字兩命字都不同上面性字是人心下面性字是道心上面命字是氣論貧富貴賤下面命字是理論智愚賢不肖○問君子不謂性命曰此不難解只將自家身看便見且如嗜芻豢而厭藜藿是性如此然芻豢分無可得只得且食藜藿如

父子有親有相愛者有不相愛者有相愛深者有相愛淺者此便是命然在我有薄處便當勉強以致其厚在彼有薄處吾當致厚以感他如舜於瞽瞍是也○問有命焉之命曰此命字却合理與氣而言蓋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爲然亦有限節裁制又當安之於理如紂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之意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爲但道理却是地不得今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未嘗不同也命也有性焉此性字却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氣數然舜惟尽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禀皆命也所造之有淺有深所遇之有應有不應皆清濁厚薄之分不同且如聖人之於天道如堯舜則是性之湯武則是身之禹則入聖域而不優此是合下所禀有異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但當盡性而已故不謂命○孟子此章只要遏人欲長天理故於人說性處便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性

程子曰天之付與謂之命禀之在我謂之性

問純亦不已理乎氣乎朱子曰理也天命之謂性亦理也天命猶君之命令性猶受職於君氣猶有能守職者有不能守職者

問性分命分何以別曰性分以理言之命分則兼氣言之也命有厚薄多寡之不同性則一而已矣

右兼言性命

易大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程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序不得不然其實能窮理便盡性至命又曰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又曰窮理盡性矣曰以至於命則全無著力處又曰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張子曰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至於命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盡也○朱子曰窮理是理會得道理窮盡盡性是做到盡處○問程張之說孰是曰各是一說程子皆以見言不如張子有作用窮理是見盡性是行覺程子說得快了如爲子知所以孝爲臣知所以忠此窮理也爲子能孝爲臣能忠此盡性也能充其性之所有方是盡性命謂天之所以予我者○問云云曰此本是說易諸家借來就人上說亦通

程子曰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 問明道行狀云云不識孝悌何以能盡性至命也程子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如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悌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壽夭而已 朱子曰橫渠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有以勝其氣只是承當得那所賦之氣若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壽夭而已蓋死生壽夭富貴貧賤這却還

它氣至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這箇却須由我。性命於氣性命於德性命是兩字。勉齋黃氏曰性命一也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生命係於氣則天之所賦吾之所受者剛柔適繁受易於不齊之氣性命純乎德則天之所賦吾之所受者中正純粹皆原於固有之衷窮理盡性則不但德勝其氣而已且將性命於天矣天德天理德以所得者而言理以本然者而言故性曰天德命曰天理亦一而已非二物者如此則氣之偏者變而正柔者變而強昏者變而明矣其不可變者死生壽夭有定數也。李公晦曰此言義理與氣質相爲消長義理之力微則氣用事性命之正局於氣禀氣質之偏實爲之主日用之間大抵皆氣之爲也義理之力強則德用事性命之正發於德行氣質之偏消靡退聽日用之間大抵皆德之爲也若夫學問已臻其極則義理形融查滓渾化日用之間無非天道之流行矣氣之可變者莫不盡變其不可變者數而已矣

邵子曰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理

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理之自然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爲生者言之理則就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合而言之則天卽理也命卽性也性卽理也是如此否朱子曰然 但今人說天非蒼蒼之謂以某看來亦捨不得那蒼蒼底。愚謂蒼蒼者天之形也曰理曰性曰命天之道也知以蒼蒼者爲天而不知理性命之皆天固失之矣知理性命之皆天而以蒼蒼者非天則失之尤甚者也程子曰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性情非在形體之外也深味此言則天之爲天可知矣

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毛氏曰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鄭氏曰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程子曰天命卽天道也。朱子曰維天云云萬古只如此。問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一元之氣運行無息所謂天行健者也南軒張氏曰天命且於理上推原未可只去一元之氣上看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 朱子曰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程子曰知天命窮理盡性也。或問所謂知天命者何也曰天道運行賦與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所謂天命者也物之所得是之謂性性之所具是之謂理其名雖殊其實則一而已程子之直以窮理盡性言之何也曰程子之意蓋以理也性也命也初非二物而有是言耳夫三者固非一物然循其所在而言則亦不能無小分別蓋理以事別性以人殊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爲性理之所以爲理者也自天命者而觀之則性理云者小德之川流自性理者而觀之則天命云者大德之敦化也故自窮理盡性而知天命雖非有漸次階級之可言然其爲先後則亦不能無毫忽之間也然或者又以天命爲窮達之命則所知云者又若別有所會也然則命有二乎曰命一也但聖賢之言有以其理而言者有以其氣而言者以理言者此章之云是也以氣言者窮達有命云者是也讀者各隨其語意而推之則各得其當而不亂矣。問云云先生曰上蔡云性之所自來理之所自出此兩句甚好子貢蓋夫子言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面腦子上面有箇腦子下面便有許多物事太極圖便是發明此理箕子爲武王陳洪範先言五行次言五事蓋在天則爲五行在人則爲五事知之者須是知得箇模樣形體如何舊見李先生云且靜坐体認作何形象此个道理大則包括乾坤提挈造化細則入毫釐絲忽無去無遠不周無微不到但須是見得箇渾到底是何物。問知天命與不知命之命如何曰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譬之於水人知其爲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不知命却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程子曰命之理微仁之道大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

疾也朱子曰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或問曰命者何如也曰有生之初氣質之禀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致者也○南軒曰如顏子伯牛之死乃可謂之命也若非其修身盡道以至於所爲謹疾者亦無有愧而止於是焉則曰命也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所致而至而非天命之正矣孟子所謂立乎巖牆之下者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朱子曰命禀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富貴在天非我所與如有爲之主宰然○南軒曰知死生之有命則當受其正而已知富貴之在天則當行吾義而已○集義張子曰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

孟子曰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朱子曰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朱子曰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命謂正命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桎梏死者非正命也上章脩身俟之所以立命見盡心知性章

程子曰命者天之付與如命令之命中庸大德必受命章程子曰知天命是達天德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云云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必求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便以爲差互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

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

朱子曰天非氣無以命於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命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曰也都相離不得云云○問先生說命有兩種一種是貧富貴賤死生壽夭一種是清濁偏正智愚賢不肖一屬氣一屬理以某觀之兩者皆似屬氣蓋智愚賢不肖清濁偏正亦氣之爲也曰固然性則是命之理而已○問天地間只是一氣所以爲壽夭者此氣也所以爲賢愚者亦此氣也今觀盜跖極惡而壽顏子極賢而夭如此則壽夭之氣與賢愚之氣或有異矣問道理邵公謂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然詳味此說氣有

清濁有短長其獨者固所以爲愚然雖濁而長故其數亦長不知果然否先生曰此說得之實貴賤貧富亦是如此但三代以上氣數醇醲故氣之清者必厚必長聖賢皆且壽且富以下反是○問命之不齊恐不是真有爲之賦予者蓋二氣五行經緯錯綜未免參差而人之受之隨其所值亦各不齊然其所以然蓋非人力所與故亦謂天所命不審是否先生曰只是從大原中流出來不是真有爲之賦予者詩書所說如帝乃震怒之類便似有箇人在上恁地分付這之只是理如此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名之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降便有主宰意又問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萬物爲乎所聞生生不窮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風雷之所以鼓動山川之所以流峙皆是蒼蒼在上者有以主其造化之權邪抑只是太極爲萬化樞紐萬物自然如此曰此與前只一意○因問數家之學如邵康節之說謂皆一定而不可易不知如何曰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數可見然聖賢不曾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它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說得都密了

右專言命詩書所言國祚短長之命不入此

記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

性之欲也朱子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蓋人受天命之正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

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有是形有是形則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

欲即所謂情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上言性情之別此指情之動處

爲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好惡惡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

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

滅矣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

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庶乎其可制

也不能知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靜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夫物

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

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

欲也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返者言之也物之誘人固無窮然亦是自家好惡無節所以被他誘去

若自有箇主宰如何被他誘去此處極好玩味且是語意渾粹○又答學者云伊川先生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

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竊味此

數語與樂記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指未感之時言爾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僞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

而動則是非眞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眞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

中節與不中節之間耳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眞妄是也然須是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若茫然都無主宰

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不及事矣至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眞妄言則又不然蓋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

靜字形容則反偏却性字矣記以靜爲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有渾是天性耳不必以靜字爲性之妙也明道先生云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蓋人生而靜只是情之未發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眞以靜狀性也

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

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達道也朱子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而中節情

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

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

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

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

氣亦順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也○按此章首言性道教然體要爲觀之○或問云

云何也曰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

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

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雖粹然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

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

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爲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

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爲有以致

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

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驩欣交通

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萬化之本源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然則中和果二物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爲彼體彼爲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按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或問子思之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乃舉中而合於和然則又將何以爲天下之大本邪朱子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學者涵泳而別識之見其並行而不悖焉者可也。呂與叔曰中者道之所由出程子曰此語有病呂曰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與達道豈有二乎先生曰中即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爲一物矣所謂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名之亦不可混爲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可混爲一即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以爲一乎呂曰既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道此非性中別有道也中即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由中而出莫非道所以云中者道之所自出先生曰中即性也此語極未安中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如稱天圓地方方圓既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自出如中既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出於中蓋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子居對以中者性之德却爲近之呂曰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先生曰不倚之謂中甚善語猶未瑩不雜之謂和未當呂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此心度物所以甚於權衡之審者正以至虛無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間則輕重長短皆失中矣又安得如權度乎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厥中也大臨始者有見於此便指此心名爲中故前言中者道之所自出也今細思乃命名未當耳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於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呂曰聖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豈非止取純一無僞可與聖人同乎非謂無毫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

取諸此而已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向聖人之學以中爲大本雖堯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執厥中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此心即赤子之心此心之發純是義理安得不和前日敢指赤子之心爲中者其說如此來教云赤子之心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大臨思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今言赤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純一無僞無所偏倚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先生曰所云非謂無毫髮之異是有異也有異者得爲大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呂曰大臨以赤子之心爲未發先生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所謂大本之實則先生與大臨之言未有異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不同爾大臨初謂赤子之心止取純一無僞與聖人同孟子之義亦然更不曲折一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爲言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爲大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先生曰所論意雖以已發者爲未發反求諸言却是認已發者爲說詞之未瑩乃是擇之未精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耳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也。或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如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或問程呂問答如何朱子曰考之文集則是其書蓋不完矣然夫子初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而後書乃自以爲未當向非呂氏問之之審而不完之中又失此書則此言之未當學者何自而知之乎以此又見聖賢之言固有發端而未竟者尤當虛心悉意以審其歸未可執其一言而遂以爲定也其說中字因過不及而立名又似并指時中之中而與在中之義少異蓋未發之時在中之義謂之無所偏倚則可謂之無過不及則方此之時未有中節不中節之可言也無過不及之名亦何自而立乎又其下文皆以不偏不倚爲言則此語亦或未得爲定論也呂氏又引允執厥中以明未發之旨則程子之說書也固謂允執厥中所以行之蓋其所謂中者乃指時中之中而非未發之中矣呂氏又謂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程子所以答蘇季明之問又有既思即是已發之說矣凡此皆其決不以呂說爲然者獨不知其於此何故略無所辨學者亦當

許之未可見其不然而遽以為是也。或問程子以赤子之心為已發何也曰眾人之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以老稚賢愚而有別也但孟子所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者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純一無偽又不足以名之是以夫子雖取夫心皆已發之一言而以赤子之心為已發則不可得而改也曰程子明鏡止水之云固以聖人之心異乎赤子之心矣然則此其為未發者邪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為水鏡之體既發則為水鏡之用亦非獨指未發而言也。又按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言一箇中體既是喜怒哀樂未發那裏有箇甚麼只可謂之中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非是謂之和便不中也言和則中在其中矣言中便含喜怒哀樂在其中矣。又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又曰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又曰致與位非聖人不能言子思特傳之耳。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於喜怒哀樂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博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摸如之何而可曰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但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時中之類只謂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又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為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卻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

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云云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某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纊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弗字便不得也。呂氏曰人莫不知理義之當無過不及之謂中然未及所以中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及求吾心果何為乎云云因也其庶乎屢空惟空然後見乎中而空未中也喜怒哀樂之未發無私意小知撓乎其間乃所謂空由空然後見乎中實則不見也曰或問諸說如何朱子曰呂子備矣但其答蘇季明之後章記錄多失本真如耳無聞目無見之答以下文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之說參之其誤必矣蓋未發之時但為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其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其言靜時既有知覺豈可言靜而引復以動見天地之心為說亦不可曉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為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纔思即是已發為比則未可以為坤卦純陰而不為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為比則未可也所謂無時而不中者所謂善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者則語雖要切而其文意亦不能無斷續至於動上求靜之云則問者又轉而之它矣其答動字靜字之問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則皆情當但其曰當祭祀時無所見聞則古人之制祭服設旒纊雖曰欲其不得廣有所聞而致其精一然非以是為真足以全蔽其聰明使之一無見聞也若曰履之有絇以為行戒尊之有禁以為飲戒則物未嘗以是而遂不行不飲也若使當祭之時真為旒纊所塞遂如聾瞽則是禮容樂節皆不能知亦將何以致其誠意而交於鬼神哉程子之言決不如是之過也。問靜中須有物始得此物云何曰即太極也又問云云曰所謂

靜中有動者只知覺便是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心之有知未發與目之有視耳之有聽心之有思已發不同。呂氏此章大多可疑如引屢空等語彼此盡兩失之其曰由空以見夫中其不偏於浮屠氏者幾希矣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屢言之而病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少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此心發見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則又當敬以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意推求而瞭然心目之間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爲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況欲從而執之則其爲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既發則又當即事即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耶此爲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程子譏之以爲不識大本豈不信哉。程子所云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此語更可玩味夫所謂只一箇中字者中字之義未嘗不同亦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已矣然用不同者則有所謂在中之義者有所謂中之道者是也蓋所謂在

中之義者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在中亭亭當當未有所偏倚過不及之其謂之中者蓋所以狀性之體段也有所謂中之道者乃即事即物自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謂之中者則所以形道之實也又曰所謂在中之義猶曰在裏面底道理云爾非以在中之中字解未發之中字也。又按楊氏曰學者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而中節中固未嘗亡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而已於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照物因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爲無爲則爲出於不爲亦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矣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亦不恥也故於是四者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要得心常正除非聖人始得如吾輩便須自已得其正否此須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既發之際能得所謂和云云。朱子曰楊氏云云其曰體之驗之執之則亦呂氏之失也其曰其慟其喜中固自若疑與程子所云言和則中在其中者相似然細推之則程子之意正謂喜怒哀樂已發之處見得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各無偏倚過不及之差乃時中之中

而非獨爲在中之中也若楊氏之云中固自若又引莊周出怒不怒之言以明之則是以爲聖人方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凡所云爲皆不出於中心之誠然矣大抵楊氏之論多雜於老佛故其失類如此其曰當論其中否不當論其有無則至論也。又按朱子與湖南諸公論中和書云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日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之云遂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自以爲安矣比觀程子諸書見其所論多不符合因再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工夫全無本領按文集讀書論說以情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

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所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改之固不可以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又未發已發之說與此略同但中間一段云呂博士所論大概得之特以中即是性赤子之心即是未發則大失之故程子正之蓋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營欲知巧之思故爲未遠乎中亦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養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餘同。又朱子舉延平李先生行狀云既從羅公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其所謂中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以出既得

其本則几出於此若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脉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要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其後朱子有帖與學者方論云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時所聞其用力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情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一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又語學者曰所引人生而靜不知如何看靜字恐此亦指未感物為言耳蓋當此之時此心渾然天理完具所謂中者狀性之体段正於此見之但中庸樂記之言有疏密之異中庸徹頭徹尾說箇愼獨工夫即所謂敬而无失平日涵養之意樂記直說到好惡無節處方說不能反躬天理滅矣蓋不知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去也蓋中和二字皆道之体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但不能愼獨則事物未至固已紛綸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乖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惟其戒愼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矣此道也二先生蓋屢言之而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体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語為近之然未免有病舊聞李先生論此甚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人深切然恨其已不能盡記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愼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遂不致思孤負此論爾○愚按朱子於呂氏求中之說楊氏体所謂中之說皆深非之以為延平行狀謂其危坐終日驗未發時氣象而求其所謂中則又呂氏之說也沈湖伯靜亦云先生教人於靜中体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其與方語書及後與學者書其說又不同將何所適從愚嘗思之未發之前但當敬以存養而不可有心求然思慮未形而知覺不昧之体矣自有不可掩者程子所謂靜中有物呂氏所謂心体昭昭具在朱子所謂瞭然心目之間者皆謂此也學者深味而實驗之自當有見未可專以言語求也

董子曰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

朱子曰董子云性者生之質如告子云生之謂性又曰形者生之質性者生之理董子說非也○問仲舒以情為人之欲如何曰也未害但說欲為著欲為惡背人之情也

白虎通論曰五常者何仁義禮智信也六情者何喜怒哀樂愛惡所以扶成五性也

其全文曰五常者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者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而應八卦之体得五氣以為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六情者何謂也喜怒哀樂愛惡所以扶成五性也性所以五情所以六者何人本含六律五行氣而生故內有五藏六府此情性所由出入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也義者斷決西方亦金成萬物也故肺象金色白也心所以為禮者何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銳也火陽有似於禮上下分明腎所以智何腎者水之精智者進而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北方水故腎色黑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土尚任養萬物為信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也愚按五性之名始見於此白虎通論者漢章帝時詔諸儒講經白虎觀因命班固纂為此書遵漢法三代未遠古之遺言必有尚存者故其論性非後世學者所及將以不忍好生為仁斷決得中為義未免以用為体然大指不相遠也漢刑法志亦曰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而鄭康成於中庸首章之注亦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土神則智水神則信朱子嘗謂康成此解非苟然者也其智信二字位置不能不舛爾○又元帝詔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云云按此語亦純粹故附于此○又禮記正義引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水與波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其分別性情亦可取也

韓子原性曰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情也

者接於物而生者也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者也下焉者惡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 朱子曰韓子此言已見大意又曰韓子以仁義禮智信言性以喜怒哀樂言情蓋亦勝於諸子然所分三品却只說得氣不曾說得性○退之說三品說皆是論氣質之性說得儘好只是不合不說破氣質之性○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三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為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信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

裏面包得四者又有見說四者為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須知性之為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撝摸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出來但本體無著摸處故又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又曰界限之說亦只是要見五者之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不雜不可說未感時都無分別感物後方有分別也觀程先生沖漠無朕一段可見矣

問喜怒出於性否程子曰是也有生即有性有性即有情無性安得情 朱子亦曰有這性便發出這情因這情便見得這性因今日有這情便見得今來有這性 又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

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以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 天地儲精朱子曰氣散則不生惟能聚使能生誠五行而不及陰陽者蓋陰陽便在五行中○愚按此章之要在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一語蓋情本善發不中節乃流於不善故必檢制其情使合於中所謂中者即中節所謂中節也約之為言正也庸慎獨之功也心先不正性先不善所以害其正喪其善者為情所累也故必先明其情然後能正心而養性下文又言必先明諸心知所往者蓋致知而後誠意明善而後誠身其序固如此也

性為本情是性之動處 情又幾時惡

右兼言性情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

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問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曰此句文勢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此心本來無有些子不備無有些子不該須是盡識得許多道理無些子窒礙方是盡心○此心本來虛靈萬理具備事事物物皆所當知今人多是氣質偏了又為物欲所蔽故昏而不能盡知此聖賢所以貴於窮理○萬理雖具於吾心還使教他知始得○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大知字零星若未能知性便欲盡心何處下手○或以私意脫落無有查滓爲盡心者先生曰若如所論即不知都如何說存心二字兼既未知性即是於理有所未明知何便到得這田地耶此亂一差便入釋氏見解矣況知者有齊之詞盡者無餘之義其[illegible]知蹟自應有先後也○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箇甚底○問知其性則知天矣曰性以賦於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而言天便是箇大底人人便是箇小底天吾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問存心養性以事天曰存之養之便是事心性便是天○心性皆天之所以予我者不能存養而梏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主乎性

者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又問云云曰天教爾父子有親便用真箇有親天教爾君臣有義便須真箇有義不然便是違天○嘉定史官陳武作楊文靖公傳論曰龜山發明孟子盡心知性之說曰此心明白洞達廣大靜一惟能體會至於了然斯可以言盡盡其心自然知性大抵學者必先知仁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橫渠西銘蓋欲學者之知仁也先生沒後二三十年諸儒之明道學者爲世之所尊者矣其間講之不精者頗以能知性則能盡心彼其不達洪範之言思與大學之言知中庸之論明而外逆心性之說故從之者與無自得之學者非若郎李道傳辨之曰史官所斥能知性則能盡心為講之不精者先生集注說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舊說謂盡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前輩皆從之而先生異焉爲先生說經獨得聖賢本心故舊說雖善而考之文義有所未協則弗敢以爲非聖賢當日立言之本意故也孟子此章原如舊說當云盡其心則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矣而後文義相協今乃不然故先生別發本文更定今說文義既協理致自明史官顧以爲講之不精何也且心性天三言者何謂也程子曰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者言之謂

之心三者蓋所從言之異耳要之性即理也理則一而已矣故凡能盡此心者必其知此性者也苟不知之若之何其盡之既知之矣則所謂天者豈外此而它求哉世之學者每有心小性大之蔽意謂必先盡其心而後可以馴致其極以知天性殊不知性與心初無間而知與盡則有序性與心無間則謂知性故能盡心者於義爲得知與盡有序則謂盡之爲先而知之爲後者是失其先後之倫也集注云云於心性天三者之說可謂條理別白指極分明讀者可以曉然無疑矣而史官顧謂其外逆心性之說何哉其殆言思與此不類若大學之言知中庸之言明大抵皆以知爲先集注所謂必能知而後能盡者正與之合史官顧謂其不達於此何哉○又按孟子此章心性二字皆指道心德性而言至云動心忍性則心固道心性則指氣稟食色之性矣○張思叔詬詈僕夫程子曰何不動心忍性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 朱子曰邵子曰說

情又密真不易之論○問性如何是道之形體曰道是泛言性是就自家身上說道在事物之間如何見得只就這裏驗之性之所在則道之所在也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性之中○問性物我皆有恐不可分在己在物曰道雖無所不在須是就己驗之而後見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若不就己驗之如何知得是本有○問心是郛郭便包了性否先生曰然○諸先生說這道理卻不似邵子說得最着實這箇道理纔說出只是箇空更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卻見得是實有不須談空說遠只反諸吾身求之便知是實有箇定理○性者人所稟賦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物之理固具於性但以道言則沖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爲道之實初不外乎此也○理之在心即所謂性故曰心者性之郛郭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朱子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得密耳且太虛便是這四者之總體而不離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那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只這箇便是那太虛只是便雜卻氣化說雖雜氣化而實不離乎太虛未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理處問太虛莫便是太極圖上面底圓圈氣化便是圓圈裏陰靜陽動否曰然又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方映得那天上月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爲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所以橫渠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心又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此等語皆秦漢以下人道不到○先生問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如何輔廣曰虛只是理有是理斯有是氣先生云如何說合字廣云恐是據人物而言先生曰有是物則有是理與氣故有性之名若無是物則不見理之所寓由太虛有天之名只是據理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由氣之化各有生長底道理故有道之名既成物則物各有理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由太虛有天之名都是箇自然底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虛底物在實上見無形無因有形而見

○橫渠所謂性恐兼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言所謂心恐兼人心道心而言否曰非氣無形無我則性善無所賦故凡言性者皆因氣質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賦之理爾人心道心亦非有兩物也○氣有形而虛無迹以有形之氣具無迹之理故謂之性也○太虛者道之原也以其無迹故以其自然者名之曰天二氣運化而虛之理著焉故以其當然者名之曰道天卽道也顯微異名耳性卽虛之理也然不寓於氣則可以理言而未可以性言故必虛與氣合而後性之名始立心之知覺卽氣之爲也但性乃氣中之理而知覺則氣之神明合虛與氣言是理託氣而附著合性與知覺是理託氣而運行此心性之異名也此四物者名位不同脉絡相因然當析而言之又當會而通之也

五峯胡氏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惟仁者爲能盡性至命

朱子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伯共曰知言勝正蒙似此等處誠然又疑中誠仁一而已何必別言曰理固未嘗不同但說時卻不可混○此三句道得極密但道字不如德字所以程子曰中者性之德爲近之言其自然則謂之道言其實體則謂之德德字較緊道字較寬他故下這寬字又問言中則誠與仁在其中否曰不可如此看若可混併則聖賢已自混併了須逐句看它言誠時便主在實理發育流行處言性時便主在寂然不動處言心時便主在生發處○愚謂胡氏此章重在仁與心上蓋曰誠曰中曰仁雖皆道體之極致而學者用功之要則專在求仁而已心常仁則性命之理自全故曰惟仁者爲能盡性至命

朱子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則太極自太極陰陽自陰陽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氣之流行性爲之

主性之流行心爲之主
捨心無以見性捨性又無以見心故孟子
言心性每每相隨
性是心所有之理心是理所會之地（又問心之動性之動曰動處是心動底是性）
右兼言心與性

横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
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曰所謂定者動
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
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
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
在內是有意於絶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
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
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
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
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
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
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
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
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
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
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
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
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

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更求在內者爲是乎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也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

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朱子曰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一如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擴然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是於外誘之除而反爲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乃以惡外物爲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艮其背則不私矣行其無事則不用智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尙何事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之所敢議然意其強

探力取之意多而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自私用智一書首尾只此兩須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許多說話都只是此二句意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是說擴然而大公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此是說物來而順應未論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一篇着力緊要只在此一句遽忘其怒便是擴然大公觀理是非便是物來順應有一般人其中空踈不能應物又有一般人溺於空虛不能應物皆是自私莫若豁然而大公則上不陷於空寂下不累於物欲自能物來而順應外誘如何除得有當應者亦只得順以應之耳○愚謂定性者理定於中而事不能惑也理定於中則當靜之時固定也動之時亦未嘗不定也不隨物而往不先物而動故曰無將迎理自內出而周於事事自外來而應以理理即事也事即理也故曰無內外夫能定能應有寂有感者心之妙也所以然者性也若以定與寂爲是而應與感爲非則是以性爲有內外也事物之來以與應之者猶鑑懸於此而形不能遁也鑑未嘗逐物而照妍其可謂隨物而在外乎故事物未接如鑑之本空者性也事物旣接如鑑之有形者亦性也內外曷嘗有二本哉知此則

知事物不能累吾之性雖酬酢萬變未嘗不定也

問性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旣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 朱子曰疑此段微有未穩處蓋凡事莫非心之所爲雖放僻邪侈亦是心之爲也善惡但如反覆手耳翻一轉便是惡只安頓不著也便是不善如當惻隱而羞惡當羞惡而惻隱便不是○又曰生無不善心之所發爲情或有不善說不善非是心亦不得却只是心之本體無不善其流而爲不善者情之感於物而然也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 [朱子曰橫渠此語顚撲不破○性對情言心對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動處是情主宰是心大抵心與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最當體認○理在人心是之謂性心是神明之舍爲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於天而具於心者發於知識思慮則爲情故曰心統性情○性情心惟孟子橫渠說得好仁是性惻隱是情須從心上發出來橫渠云云性只是合如此底○性者理也性是體情是用性情皆出於心故心能統之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一心之中自有動靜靜者性也動者情也性是理之總名仁義禮智皆性中一理之名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情之所發之名此情之出於性而善者也其端所發甚微皆從此心出來故曰心統性情]

五峰胡氏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 [朱子曰五峰此說不是曾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地○愚謂誠者眞實无妄之理天之命於人人之受於天性此而已故曰誠成天下之性凡天下所有之理莫不具於一性之中故曰性立天下之有情者性之動也效如爻者效也之效天下之理不能無變動卦之有爻所以像之性之有情亦猶是也未發則理具於性既發則理著於情情之動雖因乎物所以不能無動則理也故曰情效天下之動仁義禮智性之德惻隱以下情之德性情之德雖具而發揮運用則在此心而已故中庸論大本達道以戒懼謹獨爲主蓋該寂感貫動靜者心也心得其正然後性之本然者全而情之發方中節矣故曰心妙性情之德]

朱子曰程子云其體謂之易其理謂之道其用謂之神而其理屬之人則謂之性其體屬之人則謂之心其用屬之人則謂之情 [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闔闢變化之體則謂之易所以能闔闢變化之理則謂之道其功用著見處則謂之神就人身言之易猶心道猶性神猶情以就人身者就天地言之則天命流行所以主宰是理者即其心也而有是理者即其性也至於發育萬物者情也]

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靜而无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无不中者情之發得其正者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爲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於人欲而不得其正也然則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而非情能病之也蓋雖曰中節是亦情也但其所以中節乃心爾今夫乍見孺子入井此心之感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情之動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者心不宰而情失其正也怵惕惻

隱乃仁之端又可以其情之動而遽謂人之欲乎

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情是人之用

命猶告勑性猶職事情猶設施心則其人也

性情字皆從心古人制字必是有意有是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仁義禮智是也）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是三者人皆有之不以聖凡爲有無也但聖人則氣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亂學者則當存心以養性而節其情耳今以聖人爲無心而遂以心不可須臾有事然則天之所以與民者何爲獨有此贅物乎

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

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則水之靜情則

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者也才則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禀於天才禀於氣是也

右兼言性情心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三

書大禹謨帝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此舜命禹之辭○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堯舜以來未有講論時先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易此經中此意極多所謂擇善而固執之擇善即惟精也固執即惟一也又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皆惟精也篤行是惟一也由明善惟精也誠身惟一也大學致知格物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學者只是學此理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問如此則人心終屬不善矣乎曰非也但謂之人心便有口鼻耳目之欲易爲物誘所以謂之惟危聖人亦未嘗無人心其好惡皆與人同各當其則是所謂道心也○有道理底人心便是道心○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道心合下先得但有此形氣道心便隔了一重所以釋氏常說父母未生前一著便厭棄人心欲併去之殊不知道心即在言實○人心是此身有知覺有嗜欲者感於物而動此豈能無但爲物誘而至於陷溺則爲害爾故聖人以爲人心有知覺嗜欲無所主宰則流而忘反不可據以爲安故曰危道心則是義理之心可以爲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之以爲準者也且以飲食言之凡饑渴而欲飲食者人心也然必有義理存焉有可以食有不可以食如子路食於孔悝之類與夫嗟來之食此皆不可食者也又如父之慈其子子之孝其父常人亦能之此道心之正也苟父一不慈其子則子必佷然以悖其父此人心之所以危也惟舜則不然雖其父欲殺之而舜之孝未嘗替此道心也故當使人心每聽道心之區處方可然此道心卻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故必須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謂之人心固未以爲悉是邪惡謂之危亦未以爲便致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爲兇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非若道心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人心是氣血和合做成先饑知嗜慾之類皆從此出故危道心則本來稟受得仁義禮智之心聖人以此二者對待而言正欲察之精而守之一也察之精則兩個界限分明專一守著道心不令人欲得以干犯○飢生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人身上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飢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是惡之類○心只在道上少間人心自降伏恰似都無人心一般○陸子靜云舜若以人心爲全不好則須使人去之今只說危者不可據以爲安爾言精者欲其精察而不爲所雜也此言亦是○道心惟微者此心難明有時發見些子有時不見了惟聖人能辨之精守得徹頭徹尾學者則須擇善而固執之○人心道心只是本來不是兩個物觀下文惟精惟一可見○人只有一個心知覺從道理上去便是道心知覺從聲色臭味上去便是人心只爭得些子人心人欲也此語有病謂之危者未便是不好只是危險欲墮未墮之間若以道心主之則危者自安若縱其欲則墮入於惡而不止於危也喜怒人心也然無故而喜無故而怒喜至於過而不能禁怒至於甚而不能制是皆爲人心所使也須是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乃是道心○勉齋黃氏答李貫之問曰喜怒哀樂屬乎氣故曰人心感物而動易陷於惡故曰危仁義禮智屬乎理故曰道心以理而動無迹可見故曰微人心之中子細辨別孰爲道心擇之至精知之事也人心之中識得道心此心之發純一不雜守之事也道即中也存之於此故曰道心形之於外故曰中道在內者一而不雜則在外者信其能執而不變矣勉齋又曰所論發不中節爲人心者非也雖聖賢不能無人心但人心之發未合於理則爲道心精者不以人心雜乎道心亦未安精乃知之事謂子細辨別其所謂道心也惟一則守其道心欲其純一也圖內又以執中爲道心中乃道心之發於事無過不及之謂也大抵此章之義所失有二其一不合以人心便爲不善其二不分別精一爲知與守其三不應以執中爲道心而不知其爲心之形於事者又書數三失因再以章句序考之乃知本自分明序文曰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此即來論屬乎氣屬乎理爲人心道心之謂也序文又曰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此言雖上智亦不免二者之雜但

上智知所以治之耳前日誤以一者雜於方寸之間一句作不好看了便以人心爲不善故謂以發不中節爲人心又以論其爲人心殊不察大所謂屬乎氣者蓋生而有之豈反得名於中與不中論與不論之後哉序文一入曰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來與守二字甚明其曰不雜者亦謂分別二者毋令混雜耳某乃謂不以人心雜乎道心則上面不見精擇意思下面先侵惟一界分亦使向下惟一二字反成剩語矣序文又云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此即道心之形於事者也序文明白如此而讀之不詳妄有云云今得所示置說蒙發釋然爲幸多矣然尚有欲來數者性本無惡反之而後爲惡凡所謂不善者皆或過或不及失其本然之故以此言之人之所得以生者惟有一理更無它物今也一心之中既有所謂道心以理而動者又有所謂人心感物而動者不知此所謂人心者自何時何處已與道心相對而出耶竊謂極本窮源只是一理至於被命受生之後則理之屬乎氣者爲人心理之不雜乎氣者爲道心如此推之是否黃氏又若曰有此身便有此知覺便識得聲色臭味喜怒哀樂此人心也於聲色臭味喜怒哀樂識其所當然此道心也只是一个知覺本來定具非二物莁合發而來也作一則纔乎氣而動一則根乎性而發故有人心道心之分耳理之屬乎氣爲人心未安謂之人心則不主理而言也李公晦復以書問曰夫所謂人心者人欲也猶私也然所謂道心者天理也雖公也然耳目口鼻之欲人欲之私也若喜怒哀樂則情也其所當然之則乃性也情則道之用性則道之體也豈可皆以爲人欲之私乎故中庸以未發爲中發而中節爲和兼非以道言也而斥之以爲人心可乎必爲此說則必無喜無怒無哀無樂乃爲道心也黃氏答曰來諭以喜怒哀樂爲非人心必欲專指飲食男女爲人心此蓋認喜怒哀樂過於善認人心過於惡是以其說牽不能合也人心不可全謂之惡若全謂之惡則不但危而已喜怒哀樂不可全謂之善全謂之善則不應又有不中節也但川及朱先生人心之說語意自不同不當全有爲一伊川直作惡說朱先生只將作人所不能無說語自不同今合而一之非也要之人心梏於形氣之私雖愚賢不肖皆不能無不可便謂之人欲○愚按朱子語錄有曰程子云人心人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惟精以致之惟一以守之如此方能執中此言盡之而文集所載與學者書亦有取人心私欲之說黃氏乃以爲二先生之說不同者蓋中庸章句序

書大禹謨傳乃親筆著述而語錄文集特一時問答之辭故也又黃氏以喜怒哀樂爲人心而公晦乃辨其不然蓋嘗思之喜怒哀樂發於氣者也而其理則根於性中庸所謂未發之中中節之和以理言者也禮運之所謂七情左氏之所謂六志以氣言者也以氣言則謂之人心以理言則謂之道心黃以氣言李以理言是以不同若辨程朱之說不可合一則黃氏乃不易之論也又勉齋別段謂七情皆人心既以人心爲未是人欲又以七情爲人心何也蓋欲字單言之則未分善惡然精語未如欲善欲仁因皆善也若耳目鼻口之欲亦只是形氣之私未可以惡言若以天理人欲對言之則如陰陽晝夜之相反善惡於是判然矣朱子形氣之私四字權衡輕重允適其當非先儒所及也或謂私者公之反安得不爲惡此則未然蓋所謂形氣之私者如飢食渴飲之類皆吾形体血氣所欲豈得不謂之私然皆人所不能無者謂之私則可謂之惡則未也但以私滅公然後爲惡耳然黃氏以七情爲人心蓋謂七者皆人心之發耳學者不可便以情爲心蓋心該動靜情則專指動處其界限又不可不明也○江西學者有以朱子所謂形氣之私爲未安者曰私即是惡謂之上智不能無可乎愚答之曰私者猶言我之所獨耳今人言私親私恩之類是也其可謂之惡乎又問六經中曾有謂私非惡者否愚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敎子公言私其豵如此類以惡言之可乎其人乃服○又仲虺之誥以禮制心與立政文王克厥宅心詩文王翼翼小心皆見乙記

詩大明之七章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其上文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云云呂氏曰紂以天子之威如林之衆來敵武王方自耿然猶俟而起苟載彼躬而計衆寡其心必疑貳矣幾當是時武三方一心以奉天討若上帝實臨之敢計之私豈得而容哉曰云云蓋爲勉之之辭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心也

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

魯頌閟宮之辭亦述武王伐紂之事愚謂詩意雖主伐紂而言然學者平居諷咏其辭凜然如上帝之實臨其上則所以爲[illegible]存誠之助顧不大哉又見義而與必爲之勇或以利害得喪二其心者亦宜味此言以自決也

周官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此成王告百官之辭○東萊呂氏曰從事於實則心廣體胖日以休泰從事於僞則雖殫其智慮左蔽右隱人之視己如見肺肝日彰其拙矣天下之至逸而無憂者莫如德天下之至勞而無益者莫如僞

畢命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此康王命畢公之詞其全文云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云云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按放心二字始見於此蓋康王欲畢公以德與義閑殷士之心而變其驕淫矜侉之習也然則學者欲自閑其心舍德義何以哉德以身言義以事言

詩定之方中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此美衛文公之詩其全章曰靈雨旣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至于桑田匪直也人云云○程子曰須是塞淵然後騋牝三千塞淵有義理○鄭氏曰

塞充實也淵深也張氏曰塞明如淵也朱子曰塞則多不明塞淵則實而明倩曰誠閑云爾○又燕燕詩亦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淵仲氏謂戴嬀也以婦人而能若是學者可不勉乎然其道無他中有主故實私不能蔽故明不曰明而曰淵尤當深味

桑柔之三章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愿齋閑四明樓氏曰君子之所以實維君子者以其秉心無競而已蓋持心公平而無爭競之私則禍亂之原塞一有競心則厲階生矣此牛李之禍所以相尋而無窮也此詩雖未必詩之本指然亦學者所當深味而實體之也

詩烝民 尹吉甫美宣王能任仲山甫而作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 鄭氏曰翼翼恭敬也按詩稱文王與仲山甫皆以小心翼翼爲稱言玩其辭者可見聖賢氣象

魯頌泮水 頌僖公之詩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 孔氏曰謂心德寬洪無褊躁也李氏曰人心可謂廣矣雖爲血氣所使一毫髮之私則忿而爭其心於是乎隘矣○愚按克廣德心一語學者所宜深體詩之本文曰云云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多士謂虎臣東南斥淮夷狄當作剔謂剔治之也多士惟能廣其德心故雖有剔治淮夷之功而能烝烝然皇皇然美不諠譁不大聲不爭功惟在泮獻功而已士居功名之間少不能然未有不爲譁譁之爭者況德度弗洪則於天下之事無一之可爲又非但處功名而已陳氏嘗議魏文帝謂其不能遠志存道克廣德心然則爲人君者尤所當知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南軒張氏曰飽食而無所用心則放越而莫知其極凡惡之所由生也博弈雖不足道然方其爲之意專乎此比之

放越而莫知其極者猶爲愈焉爾○愚按論語言心與甚少從心所欲不踰矩與回也心不違仁及此章而已前二章已別見

大學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朱子曰忿懥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后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今乃以爲有所喜怒憂懼則不得其正然則必如槁木死灰乃爲得其正也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

真莫福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斯皆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名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何不正之有哉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非以心之應物便爲不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唯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爲仰面貪看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之哉○好樂恐懼忿懥憂患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四者人不能無只是不要它留而不去如所謂有所則是被它爲主於內心反爲它動也○心不可有一物外面酬酢萬變只是隨分限

應去都不關自家心事纔係於物心便爲其所動其所以係於物者有三或事未來而自家先有箇期待底心或事已過而長留胷中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這都是爲物所繫縛既爲物所繫縛事到面前應之便差如何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明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物事○又曰此心先有忿懥時這下面便不得其正如鏡有人形在裏面第二人來便照不得秤盤上加一錢則稱一錢物便成兩錢重心若先有怒更有當怒事來便成兩分怒有當喜事來却減了半分喜好樂憂懼亦是如此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朱子曰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僞曲折便是赤子之心赤子之心純一無僞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僞但赤子是無知覺底純一無僞大人是有知覺底純一無僞○赤子之心不可盡謂已發亦有未發與○按呂氏以赤子之心爲未發程子爲已發而未達乎道已見前卷中和注○南軒曰赤子之心無聲色臭味之誘無智巧作爲之私云云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

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
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眞猶芻豢之悅口始得○集義呂氏曰我心同然即天理天意也予言同然者恐人有私意蔽之苟無私意我心即天心○謝氏曰嘗問伊川先生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先生曰此一句淺不如理義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最親切有滋味云云見前○朱子曰理只是事物當然底道理義是事之合宜處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

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

人之情也哉朱子曰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必猶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山木人心其理一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

淸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也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則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問旦晝不梏亡則是養得這夜氣清明曰不是靠氣爲主蓋要此氣養仁義之心如水之養魚水多則魚肥水涸則魚病養得這氣盛則仁義之心亦完氣少則仁義之心亦微矣○孟子此段首尾止爲良心設人多將夜氣便做良心說非也蓋言夜氣至清足以存得此良心耳平旦之氣亦清亦以存吾良心故其好惡之公猶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至旦晝所爲則梏亡之矣所謂梏者人多謂梏亡其夜氣亦非也謂旦晝之爲能梏亡其良心也○問平旦之氣先生曰氣清則能存固有之良心如旦晝之所爲有以汨亂其氣則良心爲之不存矣然暮夜止息稍不紛擾則良心又復生長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至夜稍歇則便有淸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便是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亦不能清矣○氣與理本相依旦晝所爲不害於理則夜氣之所養益厚夜之所息旣有助

於理則見盡之所爲益無不當矣自問格士者實則夜氣自然
清明虛靜至平旦亦然且晝應事接物亦莫不然○若如被它
恭擾在那裏更不容它動○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戕牛羊之
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問夜氣曰前輩皆
無明說某因將孟子反覆熟讀方看得出後看程子却說夜氣
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與隨見令以此知觀書不可苟然讀深
思道理自見○惟其神明不測所以有出入惟其能出入所以
神明不測○范純夫之女謂心豈有出入程先生聞之曰此女
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是否曰此一段說正要人看孟子舉孔
子之言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別有說伊川言純夫女却能
識心心却易識只是不識孟子之意問操則存曰心不是死物
須把做活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禪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
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心不在只是死寂
守在這裏思有事至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問未應
接時如何曰只是戒慎恐懼而已又曰只要提它醒便是操○
未發時存皆兼動靜而言兼擬無非守之謂○存亡出入一章
乃是正說心之体用其動不測如此非獨能安靜純一亦能周
流變化之著須是著力照管豈專爲其已放者而言耶今專指其

實體純一者爲良心則於其体用有不周矣○又曰自寂然不
動以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非此心之妙○南軒曰日夜之
所息者蓋人雖日汩汩於物然亦有休息之時也程子曰
息有二義謂休息亦訓生息息所以生也去大心等有出入因
操舍而言也操則在此舍則不存焉矣以其在此則謂之入可
也以其不存焉則謂之出可也○又曰游人無定從伊川學以
其所見作牧牛圖知非禮勿視則牛眼白非禮勿聽則耳白非
禮勿言則口白非禮勿動然後身白籍漢得其圖以寄湛子大
原張子書室一日毋質夫人見之指心曰又言裏搞了後那得
許多事○按此可與前夫史說論心一段參觀故附此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
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
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
放而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朱子曰
上蔡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

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問之事
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
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
終不能有所發明矣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
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
子開示要切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
也○又曰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問孟子說求
放心從仁人心也說來莫是收此心便是仁否朱子曰也只是存得
此心可以存此仁若只收此心更無動用生意又濟得甚麼所
以程先生曰自能尋向上去這是已得此心方可做去不是塊
然守得這心便了○問放心還當將放了底心重新收來還只存
此心便是不放曰不是將已縱出底收將轉來如七日來復非
是已往之陽重來旋生底已去這裏自然生出來○學問之
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放心一事乃是
學問之道皆是求放心如聖賢一言一語都是此理○程先生
說得知此自家自看不出問我將聽得否曰如程先生說
吾作字甚敬只此便是學這也可以收放心非是要字好

曰然如涵養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皆所以求放心○孟子
以放心比雞犬可謂善喩然雞犬猶有放失求不得者心則求
著便在○或者錯看明道之語謂是收拾放心遂如釋氏守个
空寂不知其意謂收心只存得善端漸能充廣非如釋氏徒守
空寂而已○此心常在私欲自無着處○知得心放此心便在
這裏○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操則
存非以一心存一心只操底便是已存之心○知求則心在矣
○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而已○覺處即心何更求爲此用
力甚不多但要常知提醒惺惺則自然光明○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存養主一使之不走作乃善○求放心乃爲學根本田地既
能如此向上更做窮理工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
截隨隱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
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
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

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愚按子曰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个身與心却不要好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又永鄭氏曰覽鏡面目有汙則必灑之振衣而袖有垢則必濯之居室而几按窓壁有塵則拂之不如是則不能安焉至於方寸之中神明之舍汙穢垢塵日積焉而不知滌濯振拂之察小而遺大察外而遺內其為不能充其類不亦甚乎程子鄭氏之言皆足以警學者故附見焉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朱子曰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南軒曰飢渴飲食是亦理也人所為賤之者為其但知口腹之養而失其大者耳如使飲食之人而不失其大者則口腹豈但為養其尺寸之膚固亦理義之所存也故失其大者則役於血氣而為人欲先立乎其大者則本諸天命而皆人欲流則口腹之須何有窮極此人之所以去禽獸不遠明則一飲一食之間亦莫不有則焉此人之所以反身

而通乎天地也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朱子曰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此物交於外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朱子曰孟子說先立乎其大者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箇立字昔有人問譙先生為學之道譙曰某只是先立乎其大者它之說亦自有要卓然豎起自心便是立所謂敬以直內也○先立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今志於前失後心不專好被物引將去致得膠擾所以窮它理不得○南軒解此章全不提起立字而曰以思為主心不立而徒思吾未見其可也今按南軒曰先立云云言心為之主則耳目不能以移有以奪之故也故君子之動以理小人之動以物動以理者心得其宰而動以物者心放而欲流其何有極也然所謂思者非泛然而思也泛而無統則思之亂也不得謂心之官矣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其所以然者天之理也思其所以然而循天理之所無事則雖日與事物

不在此則爲大人矣
在思字故朱子云云

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朱子曰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有害趙氏曰人心爲利欲所害此說甚長愚謂飢渴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爲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也 南軒曰人心虛明知覺萬理森然其好惡是非本何適而非正惟夫動於私欲違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有所憂患而其正理始昧矣心不使外物害之如飢渴之害於口腹則無適而非

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 句 介然用之而成路 句 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介音戛。朱子曰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爲間少頃也茅塞茅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南軒曰善端之萌者初端善道其心無不欣慕而開明猶山徑之有蹊間而體認充廣焉又於斯則存進而業廣矣人猶用之而成徑若有若亡而不用其力則內爲氣習所蔽外爲物欲之陷溺者幾何不復窒塞邪然則山徑之蹊間在夫用士之於學亦猶於思與不思而已思則通不思則塞矣

曰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 朱子曰君子心大則是天心心小則如文王之翼翼小人心大則放肆心小則褊隘私吝

鼻口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

則蒙偷則自行使之則謀 朱子曰弗字有所謂流注想最以爲山律師云參禪幾年至今不能斷得流注想此即偷則自行之心也。愚按偷則自行謂我無以主宰而聽也使之則謀謂我有而推我所以云云

而靜謂之清明 本文清明之上有大字。愚按虛謂無物欲之攝壹謂無思慮是而又靜以發之是之謂於一者之外又有清明也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 揚氏曰心出令以使百體不爲百體所使也

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 枝貳也傾邪也心一則明故貳則無知心正則見理的故傾則不精貳東又之西故疑惑枝與貳相近故又其於疑惑也

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須眉而察理矣 鬚眉之大理 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乎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

刖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
麤理矣。愚按荀子論心前數章皆可取若此章則可疑蓋心之虛靈知覺者萬理具焉物豈有一毫之汙累哉自夫汩於物欲而後有汙濁荀子學者必盡去物欲之害則本然之清明自全今曰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是物欲之害初未嘗去但伏而未作耳其可恃以爲安耶水不能不遇風長川巨浸泓澄無底雖大風不能使之濁心不能不應物欲盡理明表裏澄徹雖酬酢萬變不能使之昏無風則清有風則濁者塵滓之伏于下也靜之則明動之則昏者利欲之藏于中也
心也者道之工宰也
楊子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潛天而天潛
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可測者也心之潛
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

讀書記三　二十七

潛心于聖曰昔者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
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天
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
心其神矣乎此下云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龜山楊氏曰聖人不待操而自存今刪去。按揚子默而好深湛之思故其言如此潛之一字最宜玩索天惟神明故照知四方惟精粹故萬物作類人心之神明精粹本亦如此惟不能潛故神明者昏而精粹者雜不能燭理而應物也
漢趙氏曰天之執持綱維以正二十八舍
者北辰也
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心者人

之北辰也孟子盡心注。朱子感興詩微月墜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一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愚按北辰常不移故能爲列宿之宗人心常不動故能應萬物之變不動非無所運用之謂也順理而應不隨物而遷雖動猶靜也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
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朱子曰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橫渠所謂心包性情者也此說最爲穩當
又曰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
無事呂與叔患思慮多不能驅除程子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水何能入來蓋云云

讀書記甲三　二十八

又曰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
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
一事則它事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
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
有此患乎其全文云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屛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屛去思慮患其紛擾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云云。問伊川先生言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於此二者如何分別朱子曰這箇只是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又曰若無主於中則目之欲從這裏入耳之

欲也從這裏入凡有所欲皆入這裏便滿了如何得虛因舉胷中作主一銘曰有主則虛神守其鄉無主則實鬼闞其室

又曰有人胷中常若有二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 其全文曰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言自得數年上著牀便不得思量纔不思量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一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又爲中所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云云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又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

又曰司馬子微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朱子曰它只是要得虛靜都無事但只管要得忘便不忘是馳也。按坐忘論有云不著一物自入虛無又曰心法猶眼纖塵入眼眼則不安小事關心心必動亂既有動病難入定門修道之要急在除病病若不除終難得定又曰此心從來未嘗獨立乍無所托難以自安縱得暫安還復散亂隨起隨制務令不動久久調熟自得安閑無問晝夜行住坐臥及應事之時常須作意安之若心得定則須安養莫令惱觸少得定力即堪自樂漸漸馴狎惟益清遠又曰外事都絶無以干心然後端坐內觀正覺覺一念起即須滅除隨起隨滅務令安靜晝夜勤行須臾不替不依一物而心常住煩惱念想隨覺則除有所見聞如不見聞則是非善惡不入於心心不受外名曰虛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虛道自來居又曰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喧其志惟一若心不動又須放任寬急得中常自調適制而無著放而不逸處喧無動處事無惱者此眞定也又曰以無事爲眞宅以有事爲應亦若水與鏡遇物見形子微之論如此蓋其說欲盡絶外事不使關心是乃所以爲坐馳也此程子所以有譏焉若所謂有事無事常若無心以無事爲眞宅有事爲應迹等語則亦在所可取也

又曰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 愚謂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順其理以應之則事既得所心亦不勞若擾擾焉以私心與之則事必不得其當而其心亦無須臾之寧人特患事之累心不知乃心之累事也

又曰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作心主不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程子又嘗言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只是心須教由自家此即做心主之謂也

又曰心要在腔子裏 問云云若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朱子曰思慮應接不可廢但身在此心須在此。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

又曰心不可有一事 明道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云云。問凡事須思而後通安可謂心不可有一事朱子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於心可也

又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朱子曰活者不死之謂

又曰人於夢寐亦可以卜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顚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夜夢見之莫不害否程子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人心便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問以心使心之說上心字即是道心專以理義言下心字即是人心以形氣言以心使心是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否朱子曰亦是如此然觀程先生之意只是說自作主宰耳○愚按周禮占夢有六夢一曰正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自夢也二曰噩夢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而夢也四曰寤夢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謂喜悅而夢也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程子所謂朕兆入夢者正夢也問者謂心所繫著而夢者思夢也正夢則無不正思夢則有正有邪若高宗之夢說孔子之夢周公皆思夢也所思者正故其夢亦正趙武靈王之夢吳娃漢武帝之夢木人梁武帝之夢諸佚朝鐵方思夢也所思者邪故其夢亦邪致堂胡氏曰心官萬神之至靈非但藏往亦能知來凡天地古今之所有無一外乎此若無所壽古今遠邇通塞之間此人之所以有夢夢之所以多變也然聖人誠存則其夢治若夫思慮紛擾神情不定則所夢雜亂或正或邪亦與旦晝之所爲等耳故學者既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間也○問人心之靈如日間未應接之前固是寂然未發若夜間有夢之時亦是此心已動猶晝之有思如其不夢未覺正當大寐之時亦可謂寂然未發否朱子曰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上二條皆言夢寐之理故附此

有人言無心程子曰謂無私心則可謂之無心則不可也龜山楊氏曰六經不言無心而佛氏言之心不可無不言情性而揚雄言之性不待情

獵自謂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

二年因見果知未也又曰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心胷爲悔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可以爲法矣問云云朱子曰膽大是千萬人吾往處天下萬物不足以動其心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是膽大小心只是畏敬之謂如文王小心翼翼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是也○又曰戰戰兢兢方能爲糾糾武夫公侯干城之事○是謂必有文王之小心然後能一怒以安天下之民

邵子曰心爲太極愚謂心者萬理之總會故云云

又曰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物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愚謂心虛者無物欲之窒也虛則一一則能應萬物

又曰先天學心法也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也張氏曰先天圖自坤而生者始子復自乾而生者始子姤皆在天地之中者心也故先天之學爲心法而主乎誠

又曰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

易無心過難南軒張氏既記特習之室又曰夫習之有斷絕者心過有以害之也心過尤難防一萌于中雖非視聽所及而吾時習之功已間斷矣察之不精則滋長矣惟人安於故常以爲微而忽焉此豈可使之熟也哉今日一念之差而不痛以求改則明日故念重生矣積而熟將時習之功銷矣不兩立也是以君子懼焉萌于中必覺覺則痛懲而絕之如分桐葉然不可復續如此則過境自融時習之功專以至於德以崇道須子之不貳一絕不復生也故名吾室曰不貳○按南軒之用力於過絕心過也如此可爲學者法故附焉

張子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人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朱子曰張子此言大段精切○又曰客慮是泛泛底思慮習俗之心便是從來習染偏勝等心實心是義理底心

又曰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爲嚴師凡有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又曰定然後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由光明易大抵以艮爲止止乃光明下文云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愚按多者思慮紛雜之謂

又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
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問體之義如何朱子曰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見此理如格物致知之意與體物之體不同此體字是体察之體否曰須認得如何喚做體察今官司文書行移所謂體量體究是這樣体字或曰是將自家這身入那事物裏面去體認否曰然猶云體羣臣也程子曰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是這樣體字○横渠云云蓋天大無物不包物理所在一有所遺則吾心爲有外便與天心不相似○孟子云云此自是横渠意孟子本意只是說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体而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也○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只是有私意便内外扞格只見得自家身已凡物皆不與已相關便是有外之心横渠此說固好只管如此說相將便無規矩無歸著如夫子爲萬世道德之宗都說得語言平易從得夫子之言便是無外之實若便要說天大無外則此心便蕩然入虛空裏去○愚按朱子云云蓋慮其弊至此學者未可以是遂疑張子之說也

又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朱子曰此心小是卑陋狹隘事物來都没奈何打不去只管見礙皆是病如要敬則礙和要仁則礙義要剛則礙柔這裏只看得一个要着兩个不得爲敬便一向拘爲和便一向放肆仁便煦煦姑息義便嚴暴決裂心大便能容天下萬物有這物皆有這道理有那物則又有那道理並行而不相悖並育而不相害

龜山楊氏曰列子言廢心用形心不可廢也孟子曰勿忘勿助長也廢則忘矣廢心而用形是殆猖狂妄行烏能中乎愚按用形云動而心不動也今佛氏語亦然

又曰孟子一部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

問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曰後世自是無人正心正得心其效自然如此此心一念之閒毫髮有差便是不正 其全文云須是於喜怒哀樂之未發得其所謂中於已發得其所謂和然後謂之正今按未發一語以程子說思則是已發之說旁之有所未安故刪去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

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

心在羣妄自然退聽

學者常用提省先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 其下云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著些子力去提省照管它便了不要苦著力苦著力反不是

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乃善

三國朱然終日欽欽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常不放矣

學者爲學且要收拾此心都在義理上安頓則久而於物欲自輕於義理自重 下云須是義理之心重於物欲則見理多端則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

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 或問人放縱時自能收斂莫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爲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

心之虛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即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皆在目前人爲利欲所昏所以不見此理 又因論心先生曰這箇神明不測至虛至靈是甚次弟然人莫不有此心多是但有利欲被利欲將這箇心包了

人心虛靈無所不明禽獸則昏人若以私欲蔽其虛靈即是禽獸矣人與禽獸不同惟此而已

人須是掃去氣禀私欲使胷次虛靈洞徹

吾之心即天地之心而今講學便要去得與天地不相似處

心無限量與天地同其大但爲物欲閒隔故小爾 又曰此心廣大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便有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底意思

心只放寬平不要先有私意隔礙

聖人之心曠然如太空了無一物

聖人之心如鑑事物之來若大若小四方八面莫不順而應之此心元不曾有此物

自古無放心底聖賢一念之微所當深謹

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虛明專靜使道理從此流出乃善

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爲邪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聚而成形理與氣合則能知覺〔又曰所覺者心之理能覺者氣之靈〕

〔○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爲一曰不須去貫通本來貫通問如何本來貫通曰理無心則無著處 ○問五行在人爲五臟然心却具得五行之理以心虛靈之故否曰心屬火是个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

又發明心字曰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矣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故此心之仁則生矣

問心之爲物衆理具足所發之善固出於心至所發不善皆氣稟物欲之私亦出於心否曰固非心之本體然亦是出於心也

又問此所謂人心否曰然〔又問心有善惡否曰心是動底物事自然有善惡且如惻隱是善也見孺子入井而無惻隱之心便是惡矣離著善便是惡然心之本體未嘗不善〕

孔子不說心只就事事物物上說孟子始說心〔愚謂孔子雖不言心然其教人於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上用功則所謂存心收放心固在其中矣又四勿三戒知其非禮而勿之者心也知其當戒而戒之亦心也子絕四意必固我皆心之病也爲仁與不仁者心之正也則孔子未嘗不言心特不指言其本體耳此孔孟所以同道也〕

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又曰有是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孟子之言甚善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無非此意〔又曰世間只有箇闔闢中外人以自體察取心一本云心在外者要收向裏心在內卻推出去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愚謂收之使入者大本之所以立推之使出者達道之所以行不收是謂無體不推是謂無用太極之有動靜人心之有寂感一而已矣〕

人心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澹泊然後爲得且此心果爲何物又如何其棲也耶〔答許順之棲心澹泊語〕

右專言心〔愚按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然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流耳孟子於仁義之心則欲其存而不放本心欲其勿喪赤子之心欲其不失凡此皆所謂守道心之正也易言懲忿窒慾孔子言克己大學言好樂憂患則不〕

得其正孟子言寡欲以小體之養爲戒以飢渴之害爲喻凡此皆所謂道人心之流也心一而已亦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始也特毫毛之間終焉有霄壤之隔也精一之功所以爲理學之要歟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四

書旅獒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蘇氏曰玩物則志以物移故喪志喪則中亂故志以道寧○蜀按玩有戲狎意有耽着意凡人於物所不可無若耽玩不舍則喪志矣非獨聲色貨利爲然雖書史圖畫之精玩而著之其害亦然若謝氏記誦之博程子猶以此譏之惟以道養心則志不爲物所移故曰志以道寧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不可謂之志矣○南軒曰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踰如虞人非其招不往之類是也若守認私意而不知徙義則是失其所主謂之任意則可非志也○孟子士尚志別見

右專言志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朱子曰丑蓋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强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爲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爲難也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爲主而能不動者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爲主而能不動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爲得

其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守約云者言其所守之得其要耳非以約爲一物而可守也蓋黝舍皆守氣以養勇然以黝比舍則舍之守爲得其要至以舍而比曾子則曾子所守尤得其要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於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勿求於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言雖發之於口而實出於心內

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詖淫邪遁之失不得於言而無求於心則其窮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氣爲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一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亦義外之意也其害理深矣故孟子斷然以爲不可 既

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所以既持其志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集義程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又曰志一則動氣非獨蹶趨也酒也亦是然志動氣多氣動志少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能善養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乎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集義程子曰內直則其氣浩然養之至則爲大人○又曰石屋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又曰主一無適敬以直內便有浩然之氣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於疑懼有爲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卽外義之意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

有事焉有所事也程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而有所事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義爲集義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爲者也然不耘則失

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
告子之不能集義而欲强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
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孟子是義精理
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不是把捉得定○北宮黝孟施舍
所以不動者皆强制於外不是存養之效故又舉曾子之言
自反縮與不縮所以不動與動只在方寸之間若仰不愧俯不
怍看如何大利害皆不足以易之若有一毫不直則此心便索
○告子不動心是硬把定○問氣體之充與下面浩然之氣兩
箇氣字大意似同而精粗密察煞有異前面氣字若專主
形於外者而言後面氣字是兼二者而言浩然之氣乃指其本來體
段而言請體之充者是言之耳然亦非外此而別有浩然之氣
也○持其志毋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古人在車則聞鸞和
行則有佩玉凡此皆所以無暴其氣今人既無此不知如何而
爲無暴曰凡人多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
學者要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問遺書曰
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外書曰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
動志二說孰是曰此必一日之語學者同聽之而所記有差互
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此言志動氣動又添入一動字

了故不害後說所記得其本旨蓋曰志專一則固可以動氣而氣
專一亦可以動其志也○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關正如
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類○知言便是窮理不先窮理見得是
非如何養得氣○浩然之氣清明不足以言之纔說浩然便有
箇廣大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然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
不能移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語此○問浩然之氣即是人所受
於天地之正氣否先生曰然又問與血氣如何曰只是一氣義
理附于其中則爲浩然之氣若不由義而發則只是血氣養成
浩然之氣則與天地爲一更無限量○天下莫强於道義當然
是養纔名是直以道義爲主有此浩然之氣去助他方始勇敢
果決以進如君有過臣諫之是義也然有畏死而不顧者便是
有浩然之氣去助此義如合說此話却恐縮不敢言便是氣餒
便是欿然之氣○問合而有助字之訓如何先生曰道義是
虛底物本自孤單得這氣貼使來便自張主無所不達李先生
曰配是襯貼起來○李復潘水集有一段說浩然之氣只是要
仰不愧俯不怍便自然無怯懼其言雖粗却盡此章之意○又
曰浩然之氣孔子有兩句說盡了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所謂以直養而無害乃自反而縮之意○集義只是事事皆直

俯仰不愧便是浩然之氣只將自家心体看到無私曲處自
然有此氣象所以上蔡說於心得其正時識取但別將至大至
剛以直與坤卦直方大同說不必如此且只將孟子自看便見
孟子說得寬易却說得細○至大至剛者乃氣之本体如此但
人不能養之而反害之故其大者小剛者弱耳○志動氣是源
頭兩下流亦兩氣動志却是下流壅而不泄反濁了上面至大
至剛以直趙臺卿已如此解直養之說伊川據其以一物養一
物故欲從趙注舊用之從來反覆推究却是至大至剛作一
句以直養而無害作一句皆爲得孟子之意蓋聖賢立言首尾
以相應如云自反而縮便有直養意思李端伯所記明道語亦
以不親切但伊川又自主張得別故有此議論今欲從明道之
說○集義是成片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從而掩取終非
已有○至大至剛氣之本体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乎天
地乃其效也○天地之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透金石不能遏
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闕所以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
浩然之氣乃吾氣也云云○古人臨之以死生禍福而不變敢
去罵賊敢去徇國是它養得這氣大了故無所懼○人之氣當
於平時存養有素故遇事之際以氣助其道義而行之若於氣

上存養有所不足遇事之際便有十分道理亦畏怯而不敢爲
如朝廷欲去一小人我道理既直有甚怕它不敢動著知其爲
小人而不敢去只是這氣衰其氣如此便是合下無工夫○氣
只是一个氣但從義理中出來者即浩然之氣從血肉身中出
來者爲血氣之氣耳○道則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則吾心
之能斷制者所用以處此理者也○世有理直而不能自明者
正爲無氣耳譬如利物可以斬害須有力者乃能用之若自無
力利物何爲○孟子許多論氣處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問
集義曰只是無事不求箇是而已○集義只是件件事要合宜
自然積得多○有人不因集義合下來便恁地剛勇如何曰此
是麤氣便是北宮黝孟施舍之勇底亦終有餒時○問一之看
浩然之氣處如何曰見集義意思是要得安穩如講究書中道
理便也要見得安穩曰此又是窮理不是集義集義行底工夫
窮理是做知言工夫能窮理然後能知言○配義與道者大抵
以坤配乾必以乾爲主以妻配夫必以夫爲主以氣配道義必
竟以道義爲主而氣隨之是氣常隨著道義○必有事焉而勿
正却以爲飛魚躍言之此莫是順天理自然之意否曰孟子之
說只是就養氣上說程子說得又高須是看孟子了又看

程說便見得孟子只說勿忘勿助長程先生之言於其中自有
一个自然底氣象○或問必有事焉而勿正曰正是等待之意
如一邊集義一邊在此等待那氣生今日等不見明日又等不
見等來等去便却去助長○侯師聖說而勿正心伊川舉禪語
爲說曰事則不無擬心則差當時於此言下便有省竊某甚疑
此語問得不相似必有事是須有事於此勿正心是不須恁地
等待今說擬心則差是如何言須擬之而後言行須議之而後
動方可中節不成不擬不議只恁地去此語似禪恐不敢取○集
有事有事於集義也勿正謂勿預期等待心聽其自充也○集
義如築頭必有事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如揠苗○必有事焉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是養氣中
一節目不要等待不要催促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
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
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
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四者之病矣
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
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
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覺其四者
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
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
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
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集注四十疆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
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李貫之曰愚謂明則不疑立
則不懼然未有不明而能立者故知言養氣雖二者並進而其
序必以知言爲先孔子不惑亦不疑之謂不惑則自不動矣○又
程子曰天人一也浩然之氣則吾氣也集注曰至大至剛蓋天
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體段本如是李貫之謂程子又嘗云
氣有不善性則無不善今請先生之說止言人之禀氣其非天

地之正氣而不必以言夫昏明強弱之不齊豈其說猶有未備耶
黃瀚疑昔以爲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形而後有氣質之性然
天地之性亦未嘗不存孟子言養性於氣質之中養天地之性
孟子言養氣於氣質之中養天地之氣孟子言養吾浩然之氣
則是本來完足其曰集義所生亦猶火始然泉始達擴而充之
耳非昔也惡而今也善昔也無而今也有云云公晦答則謂孟
子言性止謂天地之性而不及氣質之性孟子言氣止謂天地
之氣而不及氣質之氣蓋極本窮源之論也自本原而論之性
無有不善氣無有不正能明乎是能養乎是而又力行以求至
乎是則吾性即天地之性而氣質之性有不善者亦化而爲善
矣吾氣即天地之氣而氣質之氣雖未正者亦轉而爲正者此
孟子之本指也○又貫之問石曼卿詩云云公晦答謂此與濂
溪窗前草不除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者非程子體道之熟不能
及此極可玩味也又程子曰敬以直內便有浩然之氣張子曰
體貫內則浩然之氣當自生李貫之疑其太快以爲必却集義工夫公晦答曰程張
二說皆未及集義然苟能一日用力於此則心廣體胖氣象自別試自驗之可見
但孟子之意却主集義而言若一章合義亦當處便生如此
積累以至於成集字可細味也貫之又疑謝氏說曰浩然之氣
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人於朝夕之閒豈無心得其正之時然
使其未有集義之功則充塞天地之氣象豈可想像而識公晦
答曰謝子云云非謂未入旨荒放肆之中爲能識而得之也學
者自事其心一旦靜定義理昭著於此体認見得分明遂持養
而充廣之則盛大流行之體可馴
致矣以上數條頗有發明今附此

右兼言志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朱子曰血氣形之所恃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荀子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衆駑散則刦之以師友怠慢僄棄則炤之以禍災愚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 按荀子之言不皆純粹然其治性大畧同而其旋反少已見氣質篇

程子曰義理與血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自然知得血氣消散得漸少消盡爲大賢

○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則清明者全而昏塞之患去矣

○人患乎懾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驕氣盈吝氣歉 解論語使驕且吝章朱子曰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根本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未有吝而不驕者也○南軒曰驕者氣盈挾其有也吝者氣歉懷不足也害德者固多端而二者其總目與蓋役於血氣者不失之盈則失之歉耳

張子曰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持氣之一端 按韓子與張籍書曰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其爲道哉而張子乃云爾何邪蓋牛刀之言夫子特以發子游而非正言耳故曰戲衛武公之戲曰善曰不爲虐則和而有節可知百日之蜡一日澤蓋是日也忘民之實樂以休其勞非文武自爲戲也若張子則志養氣之功嚴惟恐戲言戲動

以害之故旣爲東銘又發此語試以身体之當戲謔時志能不爲氣所流否然後知張子眞藥言未可以夫子武公自諉也

上蔡謝氏曰氣動其心和其氣所以和其心也

五峰胡氏曰氣感於
制惟明者能自反勇
問謙卑自牧之義南
使之馴服方可以言
矜爲養氣此持客氣

右專言氣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朱子曰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或問聖人從容中道而有所絕有所毋何也曰絕非毋絕之絕蓋曰無之盡云爾毋無古通用故論語作毋而史記作無然終傳多以無爲有無之稱毋爲禁止之辭則當以史記爲正曰四者之說其詳奈何曰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無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凝滯也毋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問古云先生曰須知四者之相因凡人作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欲其成而後已事既成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少間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我生意意又生必必又生固又歸宿於我正如元亨利貞元了亨亨了又利利了又貞貞了又元循環不已但有善不善之分爾○問意必固我伊川以發而當者理也發而不當者私意也此語是否曰不是如此所謂毋意者是不任己意只看道理如何見道理當如此便順理做將去自家無些子私心所以謂之毋意若纔有些安排布置底心便是任私意縱使發而偶然當理也只是私意未說到當理在伊川之語想是被門人錯記了不可知○南軒曰夫子之於四者非特有所禁止蓋自無有耳絕云者所以見其無之甚也至於在學者而言於是四者必用工以克去之四者亡而後天理得

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詳見後誠意章○按前章言毋意而此章言誠意正當參觀龜山楊氏曰所謂毋意者毋私意而已若誠意則不可無○南軒曰伊川解毋意惟曰無私意釋氏則和誠意亦無○按近世有宗江西之學者亦曰心如太空意如浮雲故以大學誠意爲非聖人之言正如釋氏之失也

程子曰意與志異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不同也 南軒張氏曰外書云云尋常人多於發動處差

且休論放僻邪侈一日間是多少閑思想此便是欲若聖人則處處是理故無所不通而有感應之妙如今且靜坐收拾身心然後可以爲學不然雖講誦何益○又曰王介甫言志者心之所之伊川謂心之所存爲志謂所之則有是有非存則主宰在我矣意乃心之所之也曰意曰欲曰思則有是有非矣○愚按朱子論志多從王氏之說南軒則從程子之說學者當詳味之

○張子曰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而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爲未盡況有意於未善乎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朱子曰橫渠之意謂聖人以此四者禁止學者使勿爲故云云

志陽而意陰志剛而意柔志公而意私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是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凡營爲謀度皆意也所以橫渠云志公而意私問情比意如何曰情又是意底骨子志與意皆屬情情字較大

右專言意 兼言志意附○或問橫渠言志陽而意陰志剛而意柔志公而意私然則志果皆善而意果皆惡乎曰以志意對言則誠如橫渠之說亦猶陰與陽對則陽爲剛爲善爲君子陰爲柔爲惡爲小人此其陰陽之大分也若析而言之則陽之中亦自有善有惡陰之中亦有善有惡周子所謂剛柔善惡中而已也以志言之則孔子所謂不可奪志孟子所謂持志尚志固善也若論語所謂季孫之惡志左氏所謂[illegible]子之大志公子圍之異志南蒯之亂志穀梁氏所謂曾成公之邪志孟子所謂其志

莿以求食非惡乎以意言之若孔子之毋意固非善矣大學之所謂誠意則意獨非善乎故學記辨經辨志朱子謂辨其爲義爲利爲君子爲小人也以此言之則志非皆善而意非皆惡也灼然矣

禹曰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皐陶亦曰愼厥身修思永聖賢之以思爲事如此學者其可廢思哉

說命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 程子曰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於夢此理之常問高宗往思求說耶說來入夢耶曰譬如懸鏡於此有物必照亦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大抵人心虛明善則先知不善亦先知之○范太史曰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揚雄曰人心其神矣乎高宗之夢蓋誠之形而心之神也○愚謂恭默思道一語最宜深玩非獨人主宅憂之際當然學者平居亦所當然惟深味之庶有得爾○或謂高宗因夢而夢說得無近怪矣乎曰精誠之極可與天通此感應之常理耳古之孝子固有得鯉於冰得筍於深冬者人皆以爲孝誠所格何獨於夢說而疑之耶叔孫穆子之夢豎牛事亦類此但高宗誠其思故夢賚說叔孫邪其思故夢亦邪爾

洪範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思曰睿 孔氏曰睿通於微 睿作聖 孔氏曰於事無不通謂之聖

○南豐曾氏曰思者所以充人之材以至于其極聖者人之極也孟子曰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材者也弗思耳矣蓋思之於人也如此然而或曰不思而得者何也蓋自誠而明者不思而得堯舜性之者也自明而誠者思之弗得弗措也湯武身之者也○程子曰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强思亦不通也○又曰思曰睿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大傳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　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朱子曰易指蓍卦無思無爲言其無心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此本是說易諸家皆

東說人上說亦通○問寂感曰寂然是體感是用當其寂然時理固在此必感而後發如仁感爲惻隱義感爲羞惡未感時只是義問胡氏說此多指心作已發曰不然縱使已發感之體固在所謂動中未嘗不靜如此則流行發見而卓然不可移今只指作已發一齊無本了終日只得奔奔波急迫而已○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忠也敬也立大本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恕也義也行達道也○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寂是乃天命之全体人心之至正所謂体用一源流行而不息者也發昔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体於其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也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性情言者也寂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爲寂感也

咸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程子曰感者人之動也故皆就人身取象拇初六取在下而動之微腓六二取先動股九三取其隨九四無所取直言感之道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爲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貞正則吉而悔亡感不以正則有悔也又四說体居陰而應初故戒於貞感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乃有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夫貞一則無感而不通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其朋類則從其思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無所不通乎 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程子曰夫子因咸極論感通之道夫以思慮之私心感物所感狹矣天下之理一也塗雖殊而其歸則同慮雖百而其致則一雖物有萬殊事有萬變統之以一則無能違也故貞其意則窮天下無不感通焉故曰天下何思何慮用其思慮之私心豈能無所不感也○楊氏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能緣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照者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或曰繫思所以體道有思所以應世此爲不知易之義也易所謂無思者以謂無所事乎思云爾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遂之而已今而

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能無思此何理哉○朱子曰此引咸九四爻詞而釋之言理本無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爲哉必思而從則所從狹矣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程子曰此以往來屈信明感應之理屈則有信信則有屈所謂感應也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功用由是而成故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動也有感必有應凡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朱子曰言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加憧憧焉則入於私矣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程子曰前云屈信之理矣復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信蓋不屈則無信信而後有屈觀尺蠖則知感應之理也龍蛇蟄藏所以存息其身而後能奮迅也不蟄則不能奮矣動息相感乃屈信也君子潛心精微之義所以致其用也潛心精微積也致用施也積與施乃屈信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承上文致用而言利其施用安處其身所以崇大其德業也所爲合理則事正而身安聖人能事盡於此矣故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朱子曰因言屈伸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爲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無適不安伸之極也然乃所以爲入而崇德之資內外交相養互相發也過此以往去大下學之事盡力於精義利用而交發互養之機自不能已自是以上則亦無所用其力矣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伸也是亦感應自然之理而已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天下何思何慮一句便先打破那箇思字却說箇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

思何慮謂何用如此憧憧往來而爲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伸屈皆是自然底道理今之爲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内所以致用於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於内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所致何思何慮之有○問思慮難一如何曰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閑雜思慮人之所以思慮紛擾者只爲未見得實理若實見得此理更何待思慮天下何思何慮不知有甚事可思慮也○按上蔡對程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子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說了却云恰好著工夫上蔡以爲善鍛鍊人也非何思何慮非學者所可遽及要必由思以入數○又張子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内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内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至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之知也其論至矣學者當深味之

艮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程子曰上下皆山故爲兼山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朱子曰此艮卦之象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上章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各得其職也○南軒曰位非獨職位之稱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之間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有所止無所越皆爲不出其位也非有主於其中者能然乎

詩魯頌駉思無疆　朱子曰言思之深廣無窮也　思馬思臧思無期　言思之久也　思馬思才思無斁　厭也　思馬思作思無邪　程子曰思無邪誠也　思馬斯徂○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呂氏曰僖公修牧馬之政以誠心行之故言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思無邪馬之所以臧才作徂者其效也與衛風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之意同古之賢君誠心皆善政皆若此不獨牧馬而已○論語思無邪義別見○朱子曰程子云蓋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爲誠也又曰思無邪是表裏皆無毫髮之不正世人固有修飾於外而其中未必能然一惟至於思亦無邪斯可謂之誠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朱子曰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問云云曰學是學其事如讀書便是學須緩緩精思其中義理方得且如做此事亦是學須思量此事道理是如何只恁下頭做不思這事道理則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又不倚所做事上體察則心終是不安穩須是事與思互相發明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　句　無益　句　不如學也　朱子曰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若遜志而自得○以其事與前章相關故附焉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朱子曰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尚○或問云云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可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聖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朱子曰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又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子借其言以反之蓋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沮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味深遠○

南軒曰此夫子所刪去之詩以詩語之未安也故刪而不取詳味夫子斯言辭則抑揚意差無窮也夫道以為易知乎則精微之際未易擇也以為難知乎則其天然之理本自不隱也曰易則學者將忽而不之究曰難則學者將怠而不之進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而顯微之義循求之序亦涵蓄而備盡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省察也雖有不存焉寡矣此之謂思誠○朱子曰視無所蔽則明無所壅則聰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或問九思曰公且道色與貌可以要得它溫恭若是視聽如何要得聰明曰這只是誠了自會如此曰若如公說又却都反其聖人教人意思不如此有物必有則一个物有一个道理況耳目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為私意蔽惑而失其

理聖人教人不是理會一件其餘自會好須是逐一做工夫內外交持起來修地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且道如何視明聽聰只是就視聽上理會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如有一件可喜物在眼前便要看他便被他蔽了須是知得此物不當視便是見得遠不蔽於眼前近底故曰視遠惟明仁義忠信之言將耳常常聽着不好說話莫教入耳故曰聽德惟聰○南軒曰九思當乎此則思乎此天理之所由擴而人欲之所由遏也然而是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既發之後若但欲察之於流而收之於暫則多見其勞擾而無力矣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朱子曰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南軒曰見危則致命見得則思義能決擇於義利之際也祭則思敬喪則思哀篤於本也○思按見危致命獨不言思蓋臨難而死士節之常有所不必思故也○切問近思見言仁篇○中庸不思而得思之弗得弗措並見言誠篇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南軒曰愛其身必思所以養之然所以養之者則有道矣古之人理義以養其心以至於動作起居聲氣容色之間莫不有養之之法焉所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以成其身也於桐梓而知所以養則自拱把至於合抱可以馴致於身而知所以養則為賢為聖亦循循可進耳曰弗思甚也蓋思之則知身之為貴而不可以失其養弗思則得其身曾一草一本之不若矣○愚按此章在無名之指之後二章皆借物以明身心之當養今以其重在思字故繫於此正當與心篇通考也

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尹氏曰周公大聖人也觀其輔成王以措諸事業其勤若此然則為學者豈可以不思思無邪而已曰不思者妄也○餘見事道篇

周子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 朱子曰無思誠也思通神也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故思者聖人之本而吉凶之幾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一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凶咎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睿也

此言可以入道管子初不及此

揚氏曰思可以作聖而君子於貌言視聽必有思焉謂有思皆邪可乎繫辭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自至神而下蓋未能無思也惟無思爲足以感通天下之故而謂無思土木也可乎此非窮神知化未足與議也 胡珵學蘇氏說以問先生答之如此 按蘇氏語曰孔子曰思無邪凡有思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無思而非土木乎夫無思之思端正莊栗如臨君師未嘗一念放逸然卒無所思按蘇氏本意蓋謂凡人有思則易入於邪無思則又如土木必也有思而非邪無思而非土木然後爲善其語意未爲差失非如龜山所云故朱子不取焉

右專言思 又荀子曰空石之中有人焉善射而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虻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 案孟子弈射意畧同然其說近於莊列故不取

書多方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全文曰万惟爾商後王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云云惟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呂氏曰言紂雖當亡天尚以先哲王之故未忍遽絕而待其改也紂罔無能改之事而有可改之理聖狂罔念之殊所謂可改之理也聖者通明之稱雖曰通明不念則狂雖曰狂惑能念則通其機在念不念之間爾

伊尹曰弗慮胡獲弗爲胡成

說命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朱子申之○南軒曰慮之不遠其憂即至故曰近憂易於履霜即曰堅冰至以見其憂之近也患思於履霜之初則有以預其憂矣○大學慮而後能得見本篇

右兼言念慮

記禮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不學而能鄭氏曰案昭二十五年左傳天有六氣在人爲六情謂喜怒哀樂好惡此之喜怒哀惡與彼同也此云欲則彼云樂也此云愛則彼好也謂六情之外增一懼而爲七蔡氏曰懼則怒中之小別以見怒而怖懼耳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案彼傳云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其義可知也○問七情喜愛欲發於陽也哀懼惡發於陰否朱子曰然問怒如何屬陰曰怒畢竟屬義義屬陰怒與惡皆羞惡之發所以屬陰愛與欲相似欲又較深問欲屬水喜屬火愛屬木惡與怒屬金哀與懼亦屬水否曰然○問七情中愛與欲何以別曰愛是汎愛那物欲則有意於必得○哀與懼異從惻隱發盖懼亦是怵惕之甚者但七情不可分配四端七情自於四端橫貫過了○問欲與慾字有何分別答曰無心欲字虛有心慾字實

春秋傳子大叔曰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注見前是則審則宜類以制六志杜氏曰爲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按此云六志不言情情者性之所發志者心之所之皆指動處而言故朱子曰志與意都屬情○孟子四端見後五常篇朱子曰四者情也○又曰四端理之發七情氣之所發

右專言情

書太甲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 愚謂德者得之於天者也不類猶不肖也天性本善人自昧之則反善而為惡與天不相似矣欲者嗜好也縱者放肆也夫身當有度嗜好無節則敗度矣循身當有禮縱肆不恭則敗禮矣二字乃太甲前日受病之源故至此首以自責

周武王杖銘曰惡乎危於忿疐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 愚謂此銘蓋因杖以自警夫杖所以扶危者也忿疐不戒亦能危身猶舍杖而傾跌也杖導道而行者也嗜慾不戒違背正理猶行盲而遠錯也杖資行所用富貴而專焉則忘乎杖矣猶貪貨而求濯富貴而驕肆則忘乎杖懼之危字句斷下同

易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程子曰脩己之道所當損者唯忿與欲○朱子曰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窒欲欲如汙澤然其中藏漏解汙染人須當填塞了○問觀山之象以懲忿如何曰人怒時自是恁突兀起來故孫權云今人氣暴如山○又云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

左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 叔孫婼也 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 杜氏曰可樂而哀 而樂哀 可哀而樂 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

慾焉得剛 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顏回不遷怒憲問克伐怨欲不行並見後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疚病也 朱子曰由其平日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南軒曰聖人之所謂不憂不懼者以夫內自省察無所愧病故得其樂而物莫之嬰也能進於是非君子乎曾子之守約蓋此也使司馬牛而知所從事則勉之深已不然恐其勝擾於憂懼之何益哉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又好仁惡不仁並見言仁篇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朱子曰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人能惡人也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朱子曰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

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之覆不踵矣

曲禮曰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不可極 鄭氏曰四者慢遊之道桀紂所以自禍

樂記曰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樂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朱子曰欲生惡死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彛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 設使人無秉彛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偸生而免死者皆將不顧[illegible]之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

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汩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則能存之而不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鄕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鄕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鄕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二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鄕爲身死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南軒曰二者不可得兼云權其輕重而取舍之也夫樂生而惡死人之常情賢者亦豈與人異哉而有至於舍生而取義者非眞知義之重於生其能然乎其舍生取義猶飢之食渴之飮亦爲其所當然而已故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所欲謂理義所惡謂非理義也欲惡如是乃爲得性情之正若但知樂生惡死而已則凡可以求生可以辟患者無所不爲天理滅而流於禽獸之歸矣又曰嘑爾而不受蹴爾而不屑此其羞

惡之心也人之困窮其欲未肆故其端尚在至於爲萬鍾所動則有不復顧者矣曰萬鍾於我何加焉人能深味斯言而得其旨則亦可見外物之無足慕矣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勝用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朱子曰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精義程子曰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寡欲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呂氏曰欲者感物而動也治心之道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而心常寧心常寧則定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由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者梏亡之謂也寡欲之人則無梏亡之患矣其爲人也多欲則好動而無節妄作而失常善端所由喪而天理幾焉故雖有存焉寡矣是故心者性之用也可以成性可以失性得其養則道進而德長所以成性失其養則反道敗德所以失性云云又曰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南軒曰有所向則爲欲多欲則百慮紛紜其心外馳尚何所存乎寡欲則累壹虛血氣平其心虛寧而不存者寡矣雖然天資寡欲之人其不存焉者固寡然不知存其存則亦莫之能充也昔學者以寡欲爲要則當存養擴充由寡欲以至無欲則其清明高遠者爲無窮矣

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

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其庶矣乎 朱子曰此章之指最爲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眞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非用力處矣

又嘗爲養心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 朱子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謂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耳順矣○一者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太極圖說無欲故靜已見前論語仁者靜孔氏註曰無欲故靜周子之意亦有所本歟

程子曰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煢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其中節則謂之和

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甚哉慾之害人也人之爲不善

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滅天理而不反故目欲色耳欲聲以至鼻之於香口之於味四支之於安佚皆然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者莫貴於思惟思而能窒慾又曰曾子三省窒欲之道也

周公至公無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也 此詩狼跋註也上文云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羅獲前跋後躓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如是

者以其有貪欲故也云云○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

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又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 全文已見前○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朱子曰當怒時亦必形於色如治人之罪却為笑容則不可曰如此則恐涉忿厲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

人於天理昏者只為嗜欲亂著它莊子言其嗜慾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 全文云問顏子不遷怒語錄有怒甲不怒乙之說是否子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云云舊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見人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它此亦勞矣 人之心如止水

程子傳易履九二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履道在於安靜其中恬正則所履安裕中若躁動豈能安其所履故必幽人則能堅固而吉蓋其中安靜不以利欲自亂也

豫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逸豫之道說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唯六二一爻處中正又無應為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如石之堅也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二以中正自守

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
吉也𢚩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
隨出門交傳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常人
之情愛之則 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
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
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
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
遯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四與初爲正
應是所好愛者也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

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
欲是以吉也小人則不能以義處暱於所
好牽於所私至於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
在小人則否也否不善也
頤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謂初也舍爾之靈龜乃
觀我而朶頤龜能咽息不食靈龜喻其明
智而可以不求養於外也才雖如是然以
陽居動體而在頤之時求頤人所欲也上
應於四不能自守志在上行說所欲而朶

頤者也心既動則其自失必矣迷欲而失
已以陽而從陰則何所不至是以凶也朶
頤爲朶動其頤頷人見食而欲之則動頤
垂涎故以爲象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
也九動體朶頤謂其說陰而志動既爲欲
所動則雖有剛健明智之才終必自失故
其才亦不足貴也人之貴乎剛者爲其能
立而不屈於欲也貴乎明者爲其能照而
不失於正也既惑所欲而失其正何剛明

之有爲可賤也
損二簋可用享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
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
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
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
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
爲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
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
已

益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怨仇故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饜聖賢之深戒也九以剛而求益之極衆人所共惡故無益之者而或攻擊之矣立心勿恒凶聖人戒人存心不可專利云勿恒如是凶之道也又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求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矣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爲無咎也朱子曰人之四肢皆能動惟背不動有止之象艮其背是止於其所當止之地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便都只是理也不見有己也不見有人都只見道理

歸妹無攸利柔乘剛也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禮此常理也如恒是也苟不由常正之道徇情肆欲唯說是動則夫婦瀆亂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如歸妹之乘剛是也所以凶無所往而利也失陰陽之配合男女之交媾理之常也然從欲而流放不由義理則淫邪無所不至傷身敗德豈人理哉歸妹之所以凶也又曰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

張子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口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饜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

未發本焉爾 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
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
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惟學乎 朱子曰云云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清明才為物欲所蔽便陰暗了此陰濁之所以勝也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
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
感人也亦不若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
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
能不為物所移耳

上蔡謝氏曰任意喜怒都是人欲須察見
天理涵養始得

又曰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
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一分人欲 其全

又曰所謂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乃自然底道理無毫髮杜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此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朋友內交於孺子父母惡其聲而然即人欲耳云云人欲幾肆天理滅矣任私用意杜撰做事所謂人欲肆也故謝子曰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若在聖人分上即說循字未得○或問謝子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段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至今日於器用之類置之只為合用更與棄底心又問公於外間一切放得下否曰實就上面做工夫來凡事須有根性在無根拆却便倒樹木有根雖剪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它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按上蔡後三段語乃去人欲存天理切實工夫故附此

武夷胡氏曰克己可以治怒順理可以忘
怒

春秋文八年公孫敖奔莒傳曰按左氏公
孫敖奔莒從己氏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寡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為難矣
然欲生於色而縱於淫色出於性目之所
視有同美焉不可掩也淫出於氣不持其
志則放辟邪侈無不為矣夫以志御氣肆
行淫欲而不能為之帥至於棄其家國出
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春秋謹書其
事於敖與何誅使後人為鑒必持其志修
身窒欲之方也 欲生於色淫出於氣本上蔡說

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從上聖賢

於此用工其可忽乎又曰人於一切世味淡泊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我得志不爲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墮落

西山李氏曰欲爲聖賢之事必去世俗之欲

致堂胡氏曰唯酒無量不及亂亂者内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甚則班伯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是也聖人欲無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以如此學者未能然當知戒可也

五峯胡氏曰物欲不行則志氣清明而應變無失

朱子曰凡徇人欲自是危險莊子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愚按近世詩人有偸心滿萬何曾欲生五兵之詢亦此意

南軒張氏敬簡堂記曰若何而能敬克其所以害敬者則敬立矣害敬者莫甚於人欲自容皃顏色詞氣之間而察之天理人慾絲毫之分耳遏止其欲而順保其理則敬在其中引而達之擴而充之則將有常

而日新日新而無窮矣

人欲横流蕩止遏之未有不奔潰湍決者此鯀治水也水之性無不下禹能順以治之行其所無事也自然平治人之良心豈無發見之時引而伸之涵養而廣充之天理明人欲自消先生臨終再三誦曰春融天理之妙蟬蛻人欲之私可以觀所養矣

右言治情之道

易乾元亨利貞 程子曰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唯乾坤有此四德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朱子曰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大哉歎辭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此釋乾之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始即元也終即貞也不終則無始不貞則無以為元也此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是乃聖人之元亨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大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保合者全於有生之後此言乾道變化無所不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釋利貞之義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聖人在上高出庶物猶乾道之變化也萬國各得其所而咸寧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大和也此言聖人之利貞也蓋嘗合而言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於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既成則其根蔕脫落可復種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無端也然而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無間斷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也其以聖人而言則孔子之意蓋以此卦為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問乾元統天注作者所以用形如何曰亦是但只說得乾健不說得乾元此句大意在元字上○六龍只是六爻龍只是譬喻明此六位始終潛見飛躍以時便是乘六龍便是御天○乾道變化生育萬物是元亨各正性命定那元亨時雖正了然未成形以須萬物成遂如百穀堅實了方喚做正性命○乾道便只是乾四德乾道變化發生之始此是元也各正性命小以遂其小大以遂其大則是亨矣能保合以全大和之性則利貞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illegible]為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illegible]故於時為夏於人則為禮而衆美之會也利[illegible]各得其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為秋於人則為義而[illegible]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為冬[illegible]智而為衆事之幹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illegible]善之長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乃為四者之長[illegible]發見處也○問亨者嘉之會曰嘉美也會是聚集[illegible]多亨美一時聞發在此故謂之會○問程子曰義[illegible]利只是當然便安否曰然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illegible]不可也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正其所却是和不和生於不[illegible]義則無不和和則無不利矣○貞者事之幹伊川說貞字[illegible]只以為正恐未足以盡貞之義須是說正而固○貞取以配冬者以其固也孟子以知斯二者弗去為智之實弗去乃貞固之意○文王本說元亨利貞為大亨利貞夫子以為四德又曰元亨利貞譬諸穀可見穀之生萌芽是元苗是亨穗是利成實是貞穀之實又復能生循環無窮○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便在氣中兩箇不曾相離○元亨利貞要斷如貞了又元今日子時前便是昨日亥時○溫厚是元熟底是亨寒底是利寒底是貞○以天道言之為元亨利貞以四時言之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為仁義禮智以氣候言之為溫涼燥濕以方言之為東西南北○乾元萬物資始坤元萬物資生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元者生意亨則生意之長利則生意之遂貞則生意之成以上皆據論四德之義也又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曰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朱子曰元只是初底意思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在人則惻然有隱是也又曰要理會得仁當就初處看故元亨利貞而元為四德之首春夏秋冬而春為一歲之首由是而為夏由是而為秋為冬皆自此生出所以謂仁包四德者只緣四箇是一箇只以元亨利貞言之只是一箇元却有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四箇元字便是包四德下一箇元字便是主一事又有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曉得此意則仁包四者本明白亨之元者夏四月初是也利之元者秋七月初是也貞之元者冬十月初是也程先生亦謂觀

識可以見仁者亦是看其初生苑思也又曰樂記言易直子諒之心韓詩外傳作慈良却是人之初心自是慈愛良善此便是元者善之長如孟子說惻隱之心皆是這般心聖賢教人先要求此心正爲是萬善之總處又曰性中有此四者聖門却只以求仁爲急者緣仁却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溫厚底意思在這裏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著發揮到剛斷時自然剛斷到收斂時自然收斂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或問此恐如五行之木若不是先有箇木便亦生下面四箇不得曰若無木便無火無火便無土無土便無金無金便無水又曰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帶些溫氣便是仁到發得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熟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却只與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間早間天氣清明便是仁午間極熱便是禮晚下漸涼便是義到夜半全然收斂無些形迹便是智只如此看甚分明或問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此只是先生所謂初之意否曰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尤易見耳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爲善之長亨利貞皆在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爲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耳或問天地生物氣象如溫厚和粹卽

天地生物之仁否曰這是從生處說來如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那元字便是生物之仁資始是得其氣資生是成其形到得亨便是彰著利便是結聚貞便是收斂既無形迹又須復生至如夜半子時此物雖存猶未萌在到寅卯便生巳午便著申酉便結亥子丑便實及至寅又生他這箇只管運轉一歲有一歲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時有一時之運雖一息之微亦有四个段子恁地運轉但元則是始初未至於著如所謂怵惕惻隱存於人心自恁惻惻地未至大段發出又曰仁之包四德猶冡宰之統六官又曰得此生意以有生然後有義禮智以先後言之則仁在先以小大言之則仁爲大又曰四時之氣溫涼寒熱涼與寒既不能生物夏氣又熱亦非生物之時惟春氣溫厚乃天地生物之心到夏是生氣之長秋是生氣之斂冬是生氣之藏若春無生物之意後面三時都無了此仁之所以包義禮智也又曰[illegible]言元者仁也仁人心也固有此理然不知仁如[illegible]先生曰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易傳曰成[illegible]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便說[illegible]曰當來得之天者只是个仁所以爲心之全體[illegible]

界子一是仁之仁一是仁之禮一是仁之義一是仁之[illegible]一物分布爲四推仁兼統之人心中只有此四者[illegible]此中出又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雖分四時生意未嘗不貫縱雪霜之慘亦是生意凡此又專論元包四德之義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以仁爲體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無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無不和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勿去者也故足以爲事之幹〇元亨利貞是一箇道理之大綱領須將來子細研究〇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只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衆善百行皆統於此故於時爲春於人爲仁亨是嘉之會衆美之會猶齊也嘉會衆美之會猶言齊好也春時發生萬物未大齊到夏洪纖高下各各暢茂其在人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事事物物大大小小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故於時爲夏於人爲禮利者爲義之和萬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

無不得宜故於時爲秋於人爲義貞乃事之幹萬物至此收斂成實事理至此無不的正故於時爲冬於人爲智此天德之自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則必體仁乃足以長人云云〇體仁與體物相似人在仁裏做骨子故謂之體仁仁是道理須著這人方始體得它比而效之之說未是〇體猶所謂公而以人體之之體〇契得事事是謂之嘉會一事不是則非嘉會矣〇嘉會者嘉其所會一一以禮文節之使之無不中節是嘉其所會也〇義者事之宜也利物則合乎事之宜不利物則非義矣〇老蘇論此謂殺伐爲義必以和和之如武王伐紂是義也若徒義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心必散財發粟而後可以和其義如此則義在利之外分成兩截矣〇義之爲義只是一箇宜其初則甚嚴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直是有內外之辨君尊於上臣卑於下截然不可犯似若不和然使之各得其宜則其和也孰大於此只是義中便有和既曰利者義之和則說利物足以和義蓋不如是不足以和其義〇既爲事而非貞固則植立不起〇貞而不固則非貞貞如版築之有幹〇乾四德元最重貞次之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如此循環無窮所謂大明終始也〇智

所以藏仁義禮信是知生地方能成地亦猶元亨
利之理藏於貞春生夏長秋成之意藏於冬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非之
無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此一節與春
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疑古者已有此語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朱子曰始則必亨理勢然矣利貞者性
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始而亨是生出去又收
情也斂底方見性情○元亨是動發用在外利貞是收而伏
藏於內○性情如言本體元亨是發用處利貞是收斂處
處達春便生夏便長茂條達秋便有收斂撮聚意思到冬方
○天地之心則無可做只是生物而已譬如一樹春榮夏敷至
秋乃實至冬乃成雖有先成實者若未冬實種下不成直待又得
氣足者以相離之時將千實來種便是千樹如顆果不曾成是也
方其自小而大各有生意到冬時疑若無生意矣不知却收斂
在下每實各具生理
便見生生不窮之意

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註見前性命篇○問
元亨是春夏利貞是秋冬秋冬生氣既散何以謂之收斂朱子
曰其氣已散收斂者乃其理耳曰冬間地下氣暖便也是氣收
斂在內曰上面氣自散了下面暖底乃是生來卻不是已散之
氣復為生氣○誠之通是造化流行未有成立之時所謂繼之
者善誠之復是萬物已得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
者性在人則感而遂通者誠之通寂然不動者誠之復○元
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
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
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於靜惟
於靜故其著於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體矣○朱
所謂通復二字甚密亦有未切處繼之者善造化流行萬物
資以始而未實也成之者性物生已實造化定物各藏其
無所為也在人則感物而動者通也寂然不動者復也又
之則圖象隱然不待言而喻矣○南軒張氏曰誠源[illegible]
其至矣乎聖人與天地同用通而復復而通一性一[illegible]
無內外而天命之無終窮也君子修之所以吉

正以須臾不在乎是則窒其通迷其復而違天
命之流行故新此非用力之深者孰能體之

右兼言元亨利貞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眞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眞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事義程子曰惻隱屬愛乃情也非性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支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天地生人物須是和氣方生人自和氣中出所以有不忍人之心○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只是滿這軀殼都是惻隱之心才築著便是這個出來大處則大感小處則小感○惻隱是獨揭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謝氏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性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之卻爲後世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眞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眞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殽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

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
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
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体用又自各
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見得仁義兩字
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
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
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
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
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
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
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義禮智
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
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
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是仁之著智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
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体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
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為體
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
已發相為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不

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矣。四端說曰性
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
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
詳備言之者蓋孔子之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其條而說自
具至孟子之時異端蜂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
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
之尺而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
說於是乎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
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
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
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
中間眾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
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
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如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
也所謂渾然全體之理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
其粲然有條若此蓋是理可驗乃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
根而後有枝葉見其枝葉而知其必有本性之理雖無形而
端緒之發則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

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
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
端於外必知有是理在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
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溯其情而
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見得界限分明又須知四者之中仁
義是一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
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而春夏皆陽之屬也秋
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之
有四而立者有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乎四者
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
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
同出於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收也冬則
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
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
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
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且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為
智但分別其為是為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

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
終始萬物之象也故仁義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終成始猶
元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
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
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問
仁義四端處意曰上蔡見明道舉史書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
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是惻隱之心且道上
蔡聞過慚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卻說惻隱惟是有惻隱之心
方會動動了始有羞惡有恭敬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
動卻不成人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惻隱之心
首末皆惻隱三者則首是惻隱末是羞惡辭讓是非。性不可
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四端之善則可以見其性之善如見
水之清則知其源頭必清矣四端情也性則理也發者情也其
本則性也如見影知形之意。仁義禮智本体自無形影要捉
摸不著只得將發動處看程子曰因其惻隱知其有仁說得最
分明親切也不道惻隱便是仁也不道舍了惻隱別有一箇仁
譬如草木因其萌芽知得下面有根也不道萌芽便是又不道
舍了萌芽別取一箇根。說仁義便如陰陽說四端便如四時

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問心中湛然清明與天地相流通此
是仁否先生云湛然清明時是仁義禮智統會處今人說仁多
把做空洞底看却不得當此時仁義禮智之苗脉已在裏許只
是未發動及有箇合親愛底事來便發出惻隱之心有箇可厭
惡底事來便發出羞惡之心禮智亦然。四端固是良心苟不加
存養則發不中節便是私心。或問未發之際不知如何曰未
發之際便是中便是敬以直內便是心之本體又問未發之際
欲加識別使四者各有落着如何曰如何識別只有得此道理
在這裏便恁地涵養將去既熟則其發見自不差。又曰未發
之時此心之體寂然不動無可分別只得渾淪養將去若必欲
其求所謂四者之端則既思便是已發矣。問仁何以能包四
者曰人只是這一箇心就這裏面分爲四者且以惻隱論之本
只是這惻隱底心遇當辭遜則爲辭遜不安處便爲羞惡分別
處便爲是非若無一箇動底醒底在裏面便也不知羞惡不知
是非譬如天地只是一箇春氣發生之心春氣長得過便是
夏收斂便是秋消縮盡便爲冬明年又從春處起渾然只是一
箇發生之氣。問四端之端集注以爲端緒或謂端乃尾如何
曰以體用言之有體而後有用故端亦可謂之尾若以始終言
大三大 小七三十六

之則四端是始發處故亦可以端緒言之二說各有所指自不
相礙也。四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闢楊墨之功不
知它就人心上發明大功如此闢楊墨是扞邊境之功發明四端
乃安社稷之功。四者皆我所固有其初發也毫毛如也及推
廣將去充滿其量則廣大無窮。問人心陷溺之久四端蔽於
利欲之私初用工亦未免間斷曰固是然義理之心纔勝則利
欲之念便消如惻隱之心勝則殘虐之意自消羞惡之心勝則
貪冒無恥之意自消恭敬之心勝則驕惰之意自消是非之心
勝則含胡苟且頑冥昏繆之意自消。孟子四端處極好思量
玩索只反身而自驗其明昧深淺如何。惻隱之心仁也羞惡
之心義也見前性命
篇當與此章參觀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朱子曰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爲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南軒張氏曰矢人與函人巫與匠俱人也而其所欲之異者以其操術者也故夫人自處於不仁爲忍忮爲殘忍至於賊殺人而不顧夫豈獨異於人哉蔽其所爲猶存乎人欲之中安習滋長以至於此其性本同而其習實壞之異可不畏哉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朱子曰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

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南軒張氏曰仁義具於人之性而其實則見於事親從兄之間蓋仁故能愛愛莫大於愛親義者宜也宜之所施莫宜於從兄也擴而充之仁義蓋不可勝用而實事親從兄之心也故知者知此弗去者也禮者節文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豈有外此者哉知必云弗去者蓋曰知之而有時乎去之非真知者也知之至則弗肯去之矣有其禮斯有其節有其實斯有其文凡三千三百皆所以節文乎此者也有以節文則內外進至於樂則非自得之深涵養之熟者無此味也樂則生矣生[illegible]心之道蓋其中心油然有不自知其然也生則惡可已言其不可已則手之所舞足之所蹈莫非是矣至此則仁義之心浹洽於內而周流乎事物之間矣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朱子曰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心之[illegible]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雖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行道固君子之所樂但其所得於我性分本不相關進而大行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初無加損○問君子所性曰此是說生來承受之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才有些子私意便剗斷了那根便無生意其色睟然都從那根上發出來性字從心見得先有這心便有許多道理在裏○四體不言而喻若曰不待安排而自然中節耳○南軒張氏曰四者具於性而根於心猶木之有本水之有源由是而生生不息焉仁義禮智根於心而生色於外充盛著見自不可揜故其睟然之和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涵養擴充積久而熟天理融會動容周旋無非此理而內外一也不言而喻言其自然由於此而無待防檢耳

董子曰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宜脩飭也

此因武帝何脩何飭之問而言其意雖甚正惜其訓析未明使帝知若何而爲仁若何而爲義其脩飭之方又孰先孰後也其後帝策公孫弘問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而弘之對乃曰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弘於仁義禮皆指用以爲體既不足以明義理之源而智之一字則直以術言之其爲人主心術之害尤大且四者即道也而曰道之用不知何者復爲道之體乎大抵後世之言道者往往指以爲虛無之物而不知其爲至實之理故其弊每如此弘不足責也愚獨以剖析未明爲仲舒惜云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朱子曰道之得於身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

而因以名其體焉誠即太極幾者陰陽之象五者五行之性也○當寂然不動時便是誠無爲有感而動即有善惡幾是動處大凡人性不能不動但要動於得其所動處頓放得是時便是德愛曰仁宜曰義頓放得不是時便一切反是人性豈能不動但須於中分得天理人欲時方是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之稱不待學問勉强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能守之者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幾者動之微是微動未動之閒便有善惡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所以聖賢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幾微之際大是要切○誠是實理無所作爲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幾者動之微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德者有此五者而已仁義禮智

信者德之體曰愛曰宜曰理曰通曰守者德之用○幾善惡言便是心之所發處有箇善有箇惡德便只是善底爲聖爲賢只是這材料做○問既言誠無爲則其下未可便著善惡字先生曰當其未感五性具備豈有不善及其應事才有照管不到處這便見惡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亦是如此○通書多說幾太極圖却不說曰五性感動動而未分者是直那天主靜審幾謹動三者循環與孟子夜氣旦晝所爲相似○問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已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心之體而已或疑之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爲圖如后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有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末上下相連者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疣贅者此雖亦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而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爲天理旁出者爲人欲

旁出者爲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而吾其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絶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出者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爲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性亦甚汙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說也先生曰此說得之而圖有病已略改正矣

圖

誠—幾—善幾 此明周子之意

誠—幾 惡幾 善幾 此證胡氏之說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以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

甚焉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則不是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也便是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此理不得於身故下云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只是此理故又曰君子慎動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朱子曰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爲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言爲之則是而歎學者自失其幾也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朱子曰純者不

雜之謂也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當則固以思為主而必求四者之實矣

程子曰孟子以四端為四體仁木之氣象也惻隱之心春之氣象也羞惡秋之氣象也推之四端皆然 其全文云上取諸身百理具備甚在上故為陽智在下故為陰天有五行人有五藏心火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燥肝木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藏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為四體仁便是箇不忍底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秋底氣象只有一箇斷割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四端皆然此箇事又著箇甚安排得也此箇道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是備具只是流形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它氣如子愛其母母愛其子亦有木底氣象又豈無羞惡之心如避害就利別所愛惡一一理完更如獼猴尤似人故於獸中最為智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唯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致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為三才

凡有氣血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仁體也義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

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禮者別也定分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性此五常性也若夫惻隱之類皆情也凡動者謂之情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故四端不言信

張子曰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朱子曰程子所謂性中只有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在性中只謂之仁君臣之分朋友之交在性中只謂之義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蓋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出於此四者

仁義禮智自天之生人便有此四者 指處而言曰如此處便自有此四角天有四時地有四方日有旦晝昏夜天下道理千枝萬葉千緒萬端都是這四者做出來四者之用自有許多般樣

元亨利貞仁義禮智金木水火春夏秋冬以此四者時時涵泳其味無窮 本語云將這四者只管涵泳玩味儘好

智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
從仁義禮智中出
之心仁也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
朋友故舊各有等差即義也禮亦然其全文云仁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爲江河匯爲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敬只是一箇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禮也只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適便是禮其或七或五或三或二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文義是理之所宜處呂與叔說天命之謂性云自斬至緦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憺自王公至皁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是天性合如此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是合如此其慈其孝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箇理義這箇各事雖不得流出來便是仁仁一動義禮智便隨在這裏不是要仁使將義却留在後面少間放出來使其實一箇道理論著界分便有許多分別○按此云仁是發出來底蓋指其用而言

仁字專言之則混然而難名必以仁義禮智四者兼舉而並觀則其意味情狀互相形比乃爲易見蓋人之性皆出於天而天之氣化必以五行爲用故仁義禮智信之性即水火金木土之理也木仁金義火禮水智各有所主獨土無位而爲四行之實故信亦無位而爲四德之實也仁義禮智

亦同具於性而其體渾然莫得而見至於感物而動然後見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乃所謂情而程子以謂陽氣發處者此也但此四者同在一處之中而仁乃生物之主故雖居四者之一而四者不能外焉此易傳所以有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說固非獨以仁爲性之統體而謂三者必已發而後見也大抵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心則統乎性情者也以此觀之則區域分別而不害其同脉絡貫通而不害其別庶乎其得之矣

張無垢謂當惻隱時體其仁朱子曰孟子論四端只欲人擴而充之則仁義禮智不可勝用不言當此之時別起一念以體其爲物也下云無垢此言乃禪學意思只要想像認得此箇精靈而不求之踐履之實若曰一面充擴一是一心而兩勝其煩擾矣

一體即性也合而言之則曰健順分

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李貫之曰天之運五行其實陰陽而已人之性五常其實健順而已仁之油然生意不可遏禮之粲然明盛不可亂健之爲也義之不拂夫可否之宜智之不昧夫是非之別順之爲也若夫信則體是理而不易者健也循是理而無所違者順也勉齋黃氏以爲此義極精命詞尤確故附于此

右兼言仁義禮智信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六

書仲虺之誥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此稱湯之辭

伊尹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此告太甲之辭六經言仁始於此愚書所謂好生之德安民則惠即仁也而未有仁之名至是而名始著大抵言仁之用至孔子而後言仁之體

復六二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程子曰爲復之休美而吉者以其能下仁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復於仁二能親而下之是以吉也○朱子曰伊川語錄中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說得太寬無捉摸易傳只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云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易傳只此兩處說仁極平正穩實學者且當玩此此是程子手筆也○李寺丞曰天下之公是無一毫私心善之本是萬善皆此出

論語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朱子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程子曰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集義明道先生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爲仁之本或問爲仁先從愛物推如何伊川先生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能仁民能仁民豈不能愛物仁民而推親親墨子也○或問仁何以爲愛之理也曰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其爲心也未發則具仁義禮智信之性以爲之體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誠實之情以爲之用蓋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爲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爲恭敬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爲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爲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爲

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爲動也仁之所以爲愛之理於此其可推矣或曰仁爲愛之理矣又以爲心之德何哉曰仁之道大不可以一言而盡也程子論乾四德之元以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推此而言則可見矣蓋仁者五常之首而包四者惻隱之體也而貫四端故仁之爲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且章孝弟爲仁之本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下章所謂巧言令色鮮矣仁是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爲心之德矣以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爲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爲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則必以巧言令色爲甚記語者所以列一章於首章之次而其序又如此欲學者知仁爲急而識其所當務與其所可戒也曰程子以孝弟爲行仁之本而又曰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何也曰仁之爲性愛之理也其見於用則事親從兄仁民愛物皆其爲之之事也此論性而以仁爲孝弟之本者然也但親者我之所自出兄者同出而先我故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愛之先見而尤切者君子以此爲務而力行之至於行成而德立則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其愛有等差其施有漸次而爲仁之道生生而不窮矣此孝弟所以爲行仁之本也曰然則所謂性中但有仁義禮智而無孝弟者又何

論語或問 下　二

耶曰此亦以爲自性而言則始有四者之名而未有孝弟之目耳非謂孝弟之理不本於性而生於外也曰然則禮義智信爲之亦有本耶曰有請聞之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爲仁之本其順乎親則爲義之本敬乎親則爲禮之本其知乎此者則爲智之本蓋人之所以爲五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此孟子之論仁義禮樂之實者正爲是爾此其所以爲至德要道也歟○引程子云云譬如一粒粟生出爲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爲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有葉親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爲本○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仁便包攝孝弟在其中但未發出來未有孝弟之名耳非孝弟與仁各是一物性中只有仁而無孝弟也仁所包攝不止孝弟凡慈愛之屬皆所包也○伊川云爲仁以孝弟爲本事之本守之本之類是也論性以仁爲孝弟之本天下之大本之類是也○黃氏曰先師嘗言二程子之解釋經義非諸儒所能及程伯子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爲仁之本此語最深切蓋推原孝弟之理本於父母之所以生所以爲行仁之本也或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先師言之詳矣而學者未之能曉也曰仁性也既曰愛又曰心何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所以爲德

語其全体而稱其大用亦遲曰生而已生之外無他道也天地以是爲心而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故其所以爲仁者愛是也仁固主於愛然人之一心有仁有義有禮有智其所以爲德者非一然仁包四德而貫四端則凡吾心之本德莫非仁也論仁之所專主而至切者則曰愛論仁之所兼統而至廣者則曰心不若是不足以盡其義也曰愛矣而又曰愛之理曰心矣而又曰心之德何也曰愛自是情仁自是性程子言之矣愛非仁以言仁也曰愛之理則是仁者乃愛之理而非愛也蓋指性而言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張子言之矣言心則合性知覺而言曰心之德則專指此心所得之理所謂性也而凡所具之理皆在其中矣既曰愛之理心之德則合而爲一矣又曰其實愛之理所以爲心之德何也曰論其專主而至切者固曰愛之理然其兼統而至廣者亦豈離乎愛之理哉故春者生意之生也夏者生意之長也秋者生意之斂也冬者生意之藏也蓋無適而非生意也方其靜也則一生意足以包四德及其動也則一生意足以貫四端則愛之理心之德又豈有二事哉但別而言之庶莫部分位置截然不紊又合而言之使其條理脉絡渾然無間是則先師之意也孔門教人莫切於求仁歷代諸儒推明其

論語或問 下　三

義卒無至當之論自程子一爲主一專包四者之言而先師並愛之理心之德六字以斷之而又一雖一合以揀其指歸使天命人心之奧聖賢與訓之微一旦豁然大明其功豈可量哉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朱子曰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或問許欲巧令儀令色何以異於此章所謂巧言令色乎曰爲己爲人之不同而已意誠在於爲己則容貌辭氣之間無非持養用力之地一有意於爲人而求其說己則心失其正而鮮仁矣○只馳心於外便是不仁○南軒張氏曰此所謂巧言令色欲以悅人之觀聽者其心如之何故爲鮮矣仁或曰君子之於言色未嘗有所苟也則何如曰君子之脩身謹於言辭容色之間乃所以體當在己之實[illegible]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問禮樂不爲用是如何曰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不奈禮樂何禮樂須是中和溫厚底人方行得若不仁之人與禮樂不相關安得爲之用○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旣不和樂不莊敬如何行得禮樂○問游氏之說只指在外禮樂言之如玉帛鐘鼓之類程子所指無序不和則主在內者言之如何曰兩說只是一意在我者旣無序而不和在外之禮樂亦不爲我用○問仁者心之德也不仁之人心德旣亡方寸之間絕無天理乎曰渾是私欲盡是非僻邪淫之氣無復本心之正如此等人雖周旋於玉帛鐘鼓之間其於禮樂判爲二物其如禮樂何哉先生曰然○南軒曰此聖人使人求禮樂之原也不仁之人雖欲爲禮樂其如禮樂何蓋見心存而後敬與和生焉禮樂之所由興也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朱子曰里有仁厚之

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謝氏曰孟子因擇術嘗引此矣故繼之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今當以此論爲證○問謝氏之說如何朱子曰聖人本語只是說居必擇鄉游必擇士之意○南軒曰里居也里仁爲美言人以居仁爲美也人以居仁爲美苟不知擇而處焉是不智也擇而處之則仁之事孰禦之矣久則斯安之矣○愚按三先生之說不同正當參辨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朱子曰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先生再三誦安仁則一利仁則二之語以爲解中未有及此者因歎云此公見識直是高○問利仁莫是南軒所謂有所爲而爲者否曰有所爲而爲不是好底與知者利仁不同○仁者溫淳篤實義理自然充足不待思而爲之而所爲皆是義理其心常怡怡地所謂仁也智者知有是非而取正於義理以求其是而去其非所謂智也○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屨之忘足利仁者是見得就之則利去之則害○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到顏閔地位知得此味猶未到安處也○南軒曰自非上智生知之流則利仁之事正所當用力焉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朱子曰唯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公正字相少不得公是心裏公正是好惡當理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

爲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或問或以惡字爲去聲蓋志於仁無所疾惡如何曰上章適言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則仁人固嘗有所好惡矣今曰無惡然則謂其獨有所好可乎故胡氏力排其說以爲無所惡之義各失仁人之公道非知仁者蓋得仁之實矣然此又有說焉蓋仁固公矣而主於愛故仁者於物之當好者則欣然愛慕而好之有所不得不惡者則惻然不得已而惡之是以好惡各當其物而愛之理未嘗不行乎好惡之間也以此而觀則胡氏之言其亦未免於偏與○先生問學者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前言志於仁則無惡後言志於道而猶有此病其志則一而其病不同如何諸生言不合先生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夫底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闊凡人有心向學皆志於道也若雖有惡而志之不切則未必不爲外物所動○南軒曰志於仁則無不善蓋元者善之長存乎此則何惡之有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

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朱子曰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顚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顚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去仁如孟子去齊之去我元有此仁而自離去之也○雙峯曰富貴貧賤方是就粗處說終食不違以後方說得細密然不先正得貧賤取舍則後面許多節目工夫更無安頓處須是先能於富貴不處於貧賤不去方可說上至細密工夫若見利則趨見害則避則貧富取舍甚

乙巳甲 六

六

麤處也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然後可說樂與富而好禮若未能無諂無驕則如何說得樂與好禮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朱子曰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眞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眞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絶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爲仁由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此意

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嘆惜之

或問無以尚之之義如何曰李氏曰好仁如好色舉天下不有以尚之者有以尚之則其好可移矣曰爲仁者亦用曰蘇氏言之矣蘇氏曰仁之可好甚於美色不仁之可惡於惡臭而人然不知所趨避者物有以蔽塞之也解其蔽達其不用力可乎故曰自勝者強又曰克己復禮爲仁○問好者不能於安乎曰未也好仁惡不仁皆利仁之事○問有能一日用其力曰此心散漫放肆一舉動時便在這裏雖曰用力不大故用力○問集注云云曰須是立志爲先志氣便隨它如大將旨揮一出三軍皆隨若能立志氣自由我使人之所以萎靡者只爲不立志立志氣便生若眞箇要乎仁豈患力不足有引范氏曰惡不仁者不若好仁之爲美又按呂氏說以爲惡不仁者劣於好仁曰好仁惡不仁不必分優劣聖人謂好仁者無以尚之非以好仁者不可過也謂人之好仁如好好色更無以尚之者此誠於好仁者也其曰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者惡不仁如惡惡臭惟恐惡臭之及吾身此誠於惡不仁者也○南軒曰既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所以開天下與勉學者之意反復抑揚可謂弘大而深切矣愚按南軒之說謂蓋有用力於仁者但我偶未之見耳抄得聖人忠厚之意更詳之

卷之四 六

七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朱子曰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卽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或問觀過之說曰劉氏之說亦善曰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畔魯昭公實不知禮而孔子以爲知禮實過也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乃所以爲仁也○所謂君子過於厚與愛者雖然是過然其血脉猶是從仁中來小人之過於薄與忍便是失其本心矣又曰厚與愛畢竟從仁上發來其血脉可見○禮記謂仁者之過易辭仁者之過只是爭上差錯故易識不仁之過是有私意故難識此亦觀過知仁意○聖人之言寬舒無所偏失如云觀過斯知仁矣猶曰

篤人之過足知夫仁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亦忘矣禮記與人同過之言說得太巧失於迫切○問南軒高說記以爲偏其說以爲何若過之所由生也觀者用力之妙也覺語之偏在是從而觀之則仁可識矣此說如何先生不以爲然○愚按南軒語說分本與朱子集註畧同又答畢者問曰後來玩伊川先生之說乃見前說甚有病來說云云大似釋氏講學不可若草蓋過須是子細玩味方見聖人當時立言意思過於厚者謂之仁則不可然心之不遠者可知比夫過於薄甚至於爲伎爲忍者其相去不亦遠乎請用此意體認乃見仁之所以爲仁之義不至渺茫恍惚矣詳此則南齋記之云非其定論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朱子曰佞口才也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佞人以口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耳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所謂全體不息者此心具十全道理若只見得九分亦只是全體所以息者只私欲間之無一毫私欲方是不息○黃氏曰集註於爲仁之本言仁而斷之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原味六字之義則仁之道無餘蘊矣至此言盡仁之道而又斷之曰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深味全體不息四字則學者由求至於仁與至之標的又昭然而可見矣前後十字之約而仁之道有前輩諸儒累數十百言而莫能究者非深造而實體者何足以知之其發前賢之未發而有功於後學大矣學者不可不深思也○或曰集註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章引師說曰當理而無私心與此章所謂全體而不息者有以異乎曰以後章當理無私心之五字較之此章之言則此章全體二字已足以該後章五字之義加之以不息二字則又後章未盡之言故後章雖引師說以爲據而或問之中乃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亦足以見前說

之義尤詳且密也○愚按集義程子曰佞辯才也人有之則多入於不善故夫子云焉用佞范氏曰佞口才也時人以爲賢故謂雍也仁而不佞夫子亦惟好仁而惡佞佞者不必能行也仁者不必能言也故佞則不仁仁則不佞多言而尚口取憎之道也尹氏曰雍也仁矣或疑其不佞子謂旣仁矣焉所用佞因言佞者禦人以口給屢爲人所憎仁者安所用之乎諸說皆以不知其仁指佞者而言與朱子說異當更詳之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朱子曰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或問諸說有僻與三子之才而不之取以爲習衰世仕於諸侯大夫之事而不能有以自樂者何如曰治賦爲宰與賓客言皆有國家者所不可廢之事雖當隆盛之時仕天子之朝亦豈能一無事於此而直以從容風議爲高哉元祐議論意想多類此此所以墮於一偏之見也○問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一事之仁否曰才說仁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能盡仁便是它全體是仁若全體有虧這一事必不能盡仁才說箇仁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而無私者所以三子當不得聖人只許其才○渾然天理便是仁一毫私意便不是仁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

仁矣。子曰子文爲人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眞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幷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或問本章之說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今子文仕於楚則執其政柄至于再三既不能革其僭王之號又不能止其猾夏之心至於無故伐隨之事乃身爲之而不知其爲罪文子立於淫亂之朝旣不能正君以禦亂又不能先事而潔身至於篡弑之禍已作又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共事此二子平日之所爲止於如此其不得爲仁也明矣夷齊三仁之見許於夫子何也曰此五人者考事察言以求其心則其中豈無一毫私欲之累乎二子之爲是故程子以爲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亦此意也○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淸如何以爲未仁曰此只就二子事上說若比干伯夷之忠淸是就心上說若論心時比干伯夷已是仁人若無諫紂與叩馬諫伐之事亦是仁人蓋二子忠淸元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是淸與忠不知其如何得仁也○五峯胡氏曰南軒嘗曰私意害仁賢者之言是也如子文之忠文子之淸似不可謂之私意而孔子不以仁許之仁之道大須見大體然後可以察己之偏而有以歸正作見孺子入井之心孟子舉

限且若內[illegible]其舉此淺陋之私甚易見也若二子之忠淸而不得謂仁則難識也幸深思之則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庶幾可見矣又書反復求教終未能進於此者然則欲進於此奈何右試以身處子文文子之地按其行事而繩以仲尼之道則二子之未知庶幾可見而仁之義可默識矣又書曰示諭云云然猶是緣文生義非有見於言意之表者也子思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仁也者人之所以爲天也須明得天理盡然後克己以終之以聖門實學求與異端空言比也空言易曉實學難到所以顏仲弓亞聖資質必請事斯語不敢以言下悟便爲了也南軒嘗言學要識仁之體得此一路如拔之九地之下升諸九天之上五峯直是有提策人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或問仁人心也則心與仁宜一矣而又曰心不違仁則心之與仁又若二焉者何也曰孟子之言非以仁訓心也蓋以仁爲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德矣然私欲亂之則或有是心而不能有是德此衆人之心所以每至於違仁也克己復禮私欲不萌則卽是心而是德存焉此顏子之心所以不違於仁也故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去也所謂不違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深體而黙識於言意之表則庶乎其得之矣曰其以三月爲期何也曰顏子之於仁熟矣然以其猶有待於不違而復一也是以至於踰時之久而或不能無纖念之差焉然其復不遠則其心之本然者又未嘗有所失也向使假之年大而化之則其心與仁無待於不違而常一又豈復可以三月期哉張子內外賓主之辨蓋曰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爲主也日月至仁仁在外而我爲客也誠知此辨則其不安於客而求爲主於內必矣故曰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也其曰過此幾非在我者則豈以用功至此而極矣過此以往則必德盛仁熟而自至而非吾力之所能與也歟○又程子曰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氣味意象迥然別須心潜默識玩

索又之鮮必自得朱子曰非其身親而實有之亦豈能發明至此耶仁與心本是一物才被私欲一隔便與仁相違却成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不相離便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一蔽便不明若塵垢去則鏡明矣顔子是三月之久無塵垢其餘或日一次無塵垢少間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餘日皆暗亦不可知。三月只是言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也。如不貳過過便是違仁。問不知其仁佳云云曰不是三月以後一向差去但其於這道理久後須畧有間斷若無時子間斷便全是天理便是聖人。顔子一似主人長在家裏三月而後或有出去時節便會回歸其餘是賓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在內之日多卽是主在內之日少卽是客此卽內外賓主之辨。問張子云云曰學者只要勉勉循循而不能已才能如此處面雖不大段着力也自做去如推車相似纔轉了便滔滔自行不待着力而自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謂過三月不違非工夫所能及術末由也已真是着力不得又曰幾非在我如易傳中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之意。問回心三月不違仁先生曰純然是心如何是仁對曰心是知覺底仁是理先生曰耳無有不聰目無有不明心無有不仁然耳有時

不聰目有時不明心有時不仁間斷是心與理合而爲一否曰不是合心自是仁然私欲一動便不仁。三月不違之違猶白中之黑日月至焉之至猶黑中之白。南軒曰人具生道以生其心未有不仁者也一毫私欲萌於中則違於仁矣惟不違而後者私欲不萌故其亡無時而不存焉三月言其久而勉也而猶不違焉未若聖人之渾然無間也日月至焉與三月不違者固亦異矣然非見道明而用力堅亦未易日月至也由是而不已焉則亦可馴致矣。黃氏曰心不違仁則心與仁二仁人心也則心與仁一二說不同而集注乃合而言之其義精矣或曰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故心之爲義有專指知覺而言者心不違仁是也有合性與知覺而言者仁人心是也張子言內外賓主或問以爲日月至焉仁在外三月不違仁在內或曰仁非有內外也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言仁之理如至安之宅譬之三月不違則心爲主在仁之內如身爲主而在宅之內也日月至焉則心爲賓在仁之外如身爲賓在宅之外也此兩義當與集注少異姑存之以備參攷

子曰志於道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

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矣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者得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志於道方有志焉講於德一言一行之謹亦是德依於仁仁是兼善總會處。志謂至誠懇切念念不忘道者日用當然之理。德者得之於身也得得之守不定亦會失了須是牢守方得。德者吾之所自有非自外而得也以仁義禮智觀之可見韓退之云德足乎己無待於外說得也好。道要先要就志於道上理會這是當生死路

頭如得此路是了只管向此路念念不忘處已也在是者人也在是講論也在是思索也在是今人把捉不定一出一入或東或西以夫子大聖猶且從志學做來今要做工夫須看聖人志于學處是如何這處見得定後節節有下工夫處據於德處者得也便是我自得底不是從旁地知得若徒知得不能得之於己似說別人底於我何干須如事親能孝便是我得這孝事君能忠便是我得這忠說到德便是成就這道方有可據處但據於德固是有得於心然亦恐怕有走作時節其所主處須是依於仁到游藝雖似非所急然亦少不得所以助其存主也。志於道方是要去做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至於據於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已有可據底地位依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裏連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了游於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有所礙惟是一一去理會這道理脉絡方始一一流通又却養得這簡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滲漏都是做工夫處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仁者人之本心也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捨之之意如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也。藝是小學工夫若

論先後則藝爲先而三者爲後若論本末則三者其本而藝其末文中子說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此說得自好○志道至依仁一節密似一節志於道則心心念念惟在人倫日用之所當行者決不向利欲邊去其志定矣據於德如孝親弟長等事皆吾之所自得而行之皆實有那管不到時節當據守之而勿失則吾之所得者實矣依於仁則全其本心之德而不間於人欲之私生生之體自流行不息工夫至此亦云熟矣此三節自立脚大綱以至工夫精密如此游於藝是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未知是否先生曰然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朱子曰劉聘君云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南軒曰宰我發此問亦不可不謂之切問也謂仁者惟知求仁而患難有所不卹也夫子之所以告之者理則無不盡矣盡其可逝可欺者惻隱之形不逆詐不億不信也而其不可陷不可罔者理不可昧故也於此亦可以見仁者之心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朱子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論子貢問衛君事曰若使子貢當時往問輒當亦不惟夫子未必合便答亦不能盡若一問便了亦未見分明再問怨乎便見得子貢善問才說道求仁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蒯輒父子所向無非人欲二者相去天淵矣○問子貢欲知爲衛君何故問夷齊怨不怨曰一是兄弟遜國一是父子爭國此是則彼非可知○孔子論伯夷謂求仁得仁又何怨司馬子長作伯夷傳但見得伯夷滿身是怨○蘇子由伯夷論卻好○按蘇氏曰伯夷叔齊之出也父子之間以有間言焉而能脫身以遠於亂安於貧古不以喜慼爲怨故其言伯夷之不然以讓國言之也○問蘇氏遠言之說果可據乎先生曰伯夷自長且賢其父無故舍之而立叔齊此必有故故蘇氏最之觀子貢問怨乎之義或有此意然聖賢之心志於求仁便有甚死餘亦消了何怨之有○南軒曰叔齊之讓伯夷以爲伯夷之長當立無兄弟之義而何以爲國乎伯夷之不受國以爲叔齊之立父命也無父子之義而何以爲國乎二人者辭去國而存此矣衛輒之事國人以爲蒯聵既得罪於先君而出奔而輒受先君之命宗國不可以無主則立輒而拒蒯聵可也曾不思蒯聵父也輒子也父子之義先亡矣國其可一日立乎在輒之分當委國而全其父子可也故子貢以夷齊之事爲問方是時夫子在衛輒立之事蓋難言也賜也微其辭以測聖人之有可謂善爲辭者矣中有所偏倚皆謂之怨其曰怨乎者謂二子者委國而去獨不顧其宗國而有所不足于中乎夫子告之以求仁而得仁謂二人者求夫天理之安而已夫豈利害之計乎明乎此而後知古人所以處身謀國之宜矣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問斯仁至矣云云曰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故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南軒曰不曰至於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可以往至也欲仁而仁至我固有之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朱子曰洪寬廣毅強忍也非洪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洪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洪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洪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又曰顏子洪且毅孟子毅勝洪○西銘言弘之道○重擔子須硬脊梁方擔得○朱子曰弘只是寬廣若只把做度量寬容看便不得此弘字便是執德不弘之弘謂如人有許多道理及至學來下梢却只得狹窄了便是不弘蓋緣只以己爲是它人之言皆不信如此狹小何緣得弘須是凡人之善皆有以受之集衆善之謂弘問是寬以居之否曰然如人能弘道是以弘爲開擴却是作用○弘是事事著得道理也著得事物也著得順來也著得逆來也著得富貴也著得貧賤也著得○所謂弘者不但是容受得人須容受得許多衆理若執著一見便自以爲是它說更入不得便是滯於一隅

德也記四 六 十六

如何得弘如何勝得重任○問洪是心之體毅是心之力曰心[illegible]是多少大大而天地之理纔思量便在這裏若是世上淺心底人有一兩件事便著不得○毅是立脚處堅忍強厲擔負得去底意思○弘是無所不容心裏無足時不說我德已如此便住如無底之谷擲一物於中無有窮盡時若有滿足之心便不是弘毅是忍耐持守著力去做○道理自是箇大底物事無所不包若小著這心如何承載得起弘了却要毅弘則都包得在裏又須分別是非有槪埒始得○弘是事事著得如進學也要弘接物也要弘事事要弘若不弘只見得這一邊不見那一邊只得些小便自足毅是發憤勇猛行得來強忍毅是弘之後用處○曾子之學大抵如孟子之勇觀此章與臨大事不可奪與彼富吾仁之說則其勇可知若不勇如何主張得住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朱子曰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故子罕言之○問夫子與門人言仁多矣而曰罕言何也曰夫子與門人答問其言不勝其多而言仁尤其切要者故門人備記之而所記止於此則亦可謂之罕言矣况所言之仁亦不過[illegible]及爲仁之事未於仁之本體則未嘗直指以告人也○仁者性一德也然必忠信篤敬克己復禮然後能至若多言仁則學者遇虛頭語而反害於仁矣○罕言仁者恐人輕易看了不知切己上做工夫○南軒曰所謂命與仁者凡夫子之所言何莫非此理而何隱乎爾亦在學者潛心如何耳然夫子未嘗指言也謂之罕亦可矣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朱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

諸也記甲大 十七

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矣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

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或問顏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此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雖專主於愛而實爲心體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實天理之節文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禮而害夫仁則自其一身莫適爲主而事物之間顛倒錯亂盡無所不至矣此聖門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顏子之問夫子特以克己復禮告之蓋欲其克去有己之私欲而復於天理之本然則夫本心之全德將不離乎此而無不盡也然人特患於不爲耳誠能一旦用力於此則本心之全德在我而天下之善將不由是而出天下雖大才孰有不與其仁者乎然己者人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並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髮出乎此則入乎彼出乎彼則入於此矣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覆如臂屈伸誠欲爲之其機固亦在我而已夫豈他人之所得與哉顏子之賢幾於聖人故其問仁夫子告之獨爲要切而詳盡耳曰然則顏子請問其目而夫子告以四勿之云何也曰顏子聞夫子克己復禮之言盡已洞然默識仁之爲道矣然夫子所謂克己復禮者必有條目而後可以從事於其間也故復問以審之而夫子以此告之也蓋禮爲天理之節文而其用無所不在以身而言則視聽言動四者足以盡之矣四者之間由粗而精由小而大所當爲者皆禮也所不當爲者皆非禮也禮卽天之理也非禮則己之私也於是四者謹而察之知其非禮而勿以止焉則是克己之私而復於禮矣且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者也內外交進爲仁之功不遺餘力矣顏子於是請事斯語而力行之所以三月不違而幾進乎聖人之域也然熟味聖言以求顏子之所用力其機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爲天理自是而流則爲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爲聖自是而罔念則爲狂特毫忽之間耳學者可不謹其所擇哉。顏子平生只是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顏子克己如紅爐上

一點雪。克己如誓不與賊俱生克伐怨欲不行如禁伐賊抗至于太原逐出境而已。或曰克己是勝己之私之謂克否曰然。或問克己之私有三氣稟物欲人我是也不知那箇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裏然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體之之欲較多。又問克者勝也不如以克訓治較穩先生曰治字緩只栽得一二分也是治。要人所以下箇克字譬如相殺相似定要克勝了方住。箇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了己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那二分己私去便復得二分禮來。問克己復禮若克己後便已是仁不知復禮還又是一重工夫否曰己與禮對立克去己後必復於禮然後爲仁若克去己私便無一事則克之後須落空去也且如坐當如尸立當如齋此禮也坐而箕踞立而跛倚此己私也克去己私則不容箕踞跛倚然必如尸如齋方合禮。問克齋記云克己者所以復禮非克己之外別有所謂復禮之功如何先生曰便是當時說得太快了明道先生謂克己則私心去自能復禮便是實。問一日克己復禮如何天下歸仁曰若真能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有歸仁之理這處亦如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其仁仲弓若止於邦家顏子則以其極者告之。問所以謂之禮而不謂之理者莫是禮便有準則有着實處否先生曰只說理恐虛了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又曰惟其使此禮字便有檢束之意若只說天理便泛了又曰所以須着這禮字時便有規矩準繩可見。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上才見非理來則以勿字禁止之才禁止便克去才克去便能復禮。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看來都在視上先生曰不專在視上聽亦要緊有視聽便引惹得言動所以先說視聽後說言動一坐間累佛家亦有克己底話先生曰所以不可行者却無復禮一段事既克己若不復禮如何得。問聖人言仁處如克己復禮一句最是得仁之全體否曰聖人告人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無非言仁若見得時何處不是全體何嘗見有半體仁但克己復禮一句尤親切。問集注謂天下皆與其仁復卻載伊川語謂事事皆仁恰似耐無柳何曰惟其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問事事皆仁曰人能克己則日間所行事事皆無私意而合天理耳。問謝氏說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曰然然亦無難易凡氣質之偏處皆須挑頭克去。問置

於外以安其內却是與克伐怨欲不行底相似先生
夫其初如何便會自然也須禁制始得到當得熟後
日漸漸消磨去今人須要簡易更做却不知若不自難
得到易處○問視聽之間或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
失不當聽而自接乎耳奈何曰視與見不同聽與聞不同
之色自過目自家不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自過耳
可有要聽之之心然這處是也難古人於此亦有以禦之
聲亂也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動箴云云曰思
於內爲是動於外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爲於外不可不守然
於思而不守於爲不可專守於爲而不誠於思亦不可○思
之微爲最動之著○克己復禮爲仁是做得這工夫到這地
是仁上蔡謂識知仁體仁然有病○問或問仲弓克己銘之
何曰克己之克未是對人物言只與叔遂謂己既不正物我
則雖天下之大莫不在吾仁之中說得來病痛大故人皆言
亦不知未是知此曰知此則是天下歸仁克己之目全不干涉
事自修之事未須著外面在先生曰須是這地頭之且道視
動于人甚事○問天下歸仁先生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是
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爲仁也又曰有箇敬而中

夫今收拾不得謂如君子所過者化本只言君子所居
人自化所存者神本只言所存主處便神妙橫渠卻云性性
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上蔡便道唯其所存者神是以所過
者化此等言語人皆曉然以爲必須如此說才不如此說便不
矣○南軒定夫以克己復禮與佛理一般只存想此道理而
若只以想像言克復則與下截非禮勿視四向有何干涉○
西山真氏曰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
以求仁者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己復禮而已
蓋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所得以爲心者也惟其
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
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
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
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而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窮人
者將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
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
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
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原克之克之而

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胸中之所存者豈
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乎其若春陽之溫哉默而成之固
然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不得於
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又曰克復之云雖若各爲二事其實
天理人欲相爲消長故克己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己之外別
有復禮之功也○南軒曰克盡己私一由於禮斯爲仁矣禮者
天則之不可踰也其本在於篤敬而發於三千三百之目皆禮
也克己復禮者此言克己之至也天下歸仁者無一物之不體
無一事之不誠也○愚按集注以天下歸仁爲天下之人皆與
其仁學者蓋多疑之若克齋記所云衆而萬之固無一理之不
具而無一物之不該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
不被其愛焉得仁體用之全又曰日克之一旦豁然
之云爲得聖言
之本旨更詳之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

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朱子曰敬以持
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
言之使以自考也餘見後敬恕篇○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
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
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或問一章之說曰持己
以敬則私意無所萌矣推己以恕則私意無所施矣如是則天
理流行內外一致而仁在我矣至於在邦在家無怨惡亦猶者
則是敬恕之功而仁之效也夫爲仁非以求是效也而并言之
蓋將使之以是自考耳○夫子告顏淵之言非大段剛明者不
足以當之故惟不敢只且就告仲弓敬者力告仲弓之言只是
淳和底人皆可守漸漸節一似易之乾一似易之坤聖人於乾
說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說得然廣大於
坤只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蓋乾是純剛健之德坤是純和柔
之德○一日克己復禮其剛健勇決一上便做了若所以告仲
弓者是教它平穩做去慢慢地消磨譬如服藥克己是一服見
效敬恕是漸漸服藥消磨○克己復禮如撥亂反正主敬行恕如
盡守成○聖人之言語隨人淺深克己工夫難敬恕工夫較徐

只一般所謂敬則無己可克克己是私則工夫都如是防賊工
夫。問克己復禮何以謂之乾道主敬行恕何以謂之坤道曰
乾道奮發而有爲坤道靜重而持守。顔子之於仁如天旋地
轉雷動風行仲弓則斂藏嚴謹做將去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
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顔子則明
得盡者也仲弓則莊敬持養之者也。先立於敬然後能行其恕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 朱子曰訒忍也難也
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
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
爲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
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
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
可知。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
爲是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

仁之大槪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
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
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只看
訒意容易底人便是心放了不仁者不識痛痒說得便說如人夢
寐中語。謹言不妄發卽求仁之端。仁者之言自然訒學仁
者當謹言語以操持此心。南軒曰人之易其言也以其不求
用力也知用力則言豈敢易
乎哉故仁者之言必訒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朱子曰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教化浹
洽也。程子曰所謂仁者風移俗易民歸於仁天下變化之時
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其曰必世蓋理則然也欲民皆仁非必世安
可。又曰所謂仁者以天理流行融液洞徹而無一物之不體
也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不然卽一人而言而又無一事之不
然求之詩書惟成康之世爲足以當之。南軒曰使民
皆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
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餘見敬篇
。朱子曰聖門教人多以數語能使人自存其心如居處恭之類
是也纔恭則心自不放。黃氏曰此章言雖平易學者欲體仁
以此思之可也居處指幽獨而言未有事者也執事指應事而
言未涉乎人也與人指接物而言則涉乎人矣能恭敬而忠則
天理常存而人欲不萌又能無適而不然
則流行而無所間斷仁之爲道孰外於此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
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朱氏鼓
氏剛諏曰剛之所以近仁爲其不詘於欲而能有以全其本心
之德不待見於活
人然後可知也

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朱子曰此原憲以其所能而問

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
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
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
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
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
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
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
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
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或問程子以
爲聖人開示之深而原憲不能再問使憲也再問夫子告之宜
奈何曰聖人未發之旨夫豈能爲之然以程子之意而言則四
者之不行亦制其末而不行於外爾若其本則固著之於心而
不能去也譬之木焉不去其根則萌蘖之生自不能已制而不
行日力亦不給矣且雖或能制之終身不見於外而其蟠居不
平之意乃闇進於胸中則夫所謂仁者亦且蹂殘蔽害而不能
以自存矣必也縱其萌芽屢其根本不使少有毫髮留於心念
之間則於仁也其庶幾乎嗚呼非程子之學之至何足以及此
然以爲學者尚不能深省而力行之則亦徒爲無當之大言而

己故雖務之而亦有所不敢盡其言者其旨深矣○問克伐與克己不同先生曰只是箇出入處克己是入來勝己克伐是出去勝人○問克伐怨欲不行如何曰此譬如停賊在家豈不爲害若便趕將出去則禍根絕矣今人非特不能克去此害卻有與它打做一片者○問學者用一旦能於此不行亦可先生曰須是克己涵養以敬於其方萌絕之若至於克伐怨欲欲其不行只是過得住一旦決裂大可憂○克己者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便斬絕了更不復萌不行底只是禁制它不要出來它那欲爲之心未嘗忘○問原憲是合下見得如此已是還是氣著力而沒奈何曰是它從來把這箇做好只要得不行便了所以學者須要窮理緣它見得道理未盡便把這箇做仁較之世人放縱私欲他一切不行已是多少好但是聖道廣大只恁地不濟事須著進向上去將克伐怨欲都無始得若藏蓄在這裏只是做病○南軒曰克伐怨欲不行可謂能制其私欲矣然克伐怨欲之根猶在也若夫仁者之心則四者之病無自而萌爲欲進於是其惟克己乎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南軒曰斯須之間心不在焉則爲不仁是故君子戰兢自持而唯恐失之也若小人則放辟淫邪雖秉彝之端不容盡泯而亦不能以自達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朱子曰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或問管仲不死之說曰程子至矣但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爲兄則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出於薄昭之前矣蓋未可以此證其必然但以公穀春秋所書之文爲據而參以此章之言斷之可也蓋聖人之於人有功則稱其功有罪則數其罪不以功掩罪亦不以罪揜功今於管仲但稱其功不言其罪則可見不死之無害於義而桓公子糾之長少亦從以明矣又況所謂匹夫匹婦之爲諒者正指召忽之於子糾猶有乞於白公耳至於程子又謂若使管仲所事者正而不死其難則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則恐記者之失也蓋曰不與其事桓公則可曰不稱其功則不可記者豈因此言以爲此而遂失之也與曰管仲生死之是非決於一時之義而兩程子又謂若使管仲不死而無功則是貪生惜死而不若匹夫匹婦之爲諒若未免於先功而後義且管仲又何以自必其後之有功耶曰召忽之失在於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於不死管仲之得在於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死後功固不可預而其在我者固可必但其得就此功而免於匹夫匹婦之諒則亦幸而已矣後之君子有不幸而處此者苟自度其無管仲之才是殆不若爲召忽之不失其正也此又程子言外之意讀者不可以不察也○克氏以九合爲仁之大以死節爲義之小是謀利計功之言其害理甚矣若聖人之心果出於此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亦何憚而不爲之乎謝氏以答仲於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故可以不死亦非也夫仲之可以不死者正以小白兄而子糾弟耳若使糾兄而當立則有國之士君臣之義無所逃矣況如管仲策名委質北面而君之矣得辭其未得入國而死乃托於君臣之義未正而不死其嫌哉以忽死爲傷勇仲之不死爲徙義而夫子予仲之不死亦非聖人之言也夫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爲過管仲之不死亦未害義而其功有足褒耳固非予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問管仲之心既已不仁何以有仁者之功曰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秦隋殘虐之極二君一旦出而平定天下救殺生民豈非仁者之功耶管仲之功亦猶是也○南軒曰夫子所以稱管仲者仁之功也問其仁而獨稱仁之功則其爲深亦可知矣其告子貢亦然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聖人告問抑揚之意學者當深味之○愚按如其仁如其仁朱子以爲誰如其仁或者以爲夫子之意蓋謂如其九合不以兵車之事是亦仁也蓋指此一事而許其仁此說近是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朱子曰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莫之知人不知也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朱子曰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朱子曰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理當死而求生則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或問殺身成仁之說曰仁者心之德而萬理具焉一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其德矣順此理而不違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浩然充塞天地之間夫孰得而亡之哉曰其謂殺身成仁而不曰義何也曰仁義體一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以仁決者此章之言是也以義決者孟子論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仁者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須知道求生害仁時雖以無道得生却是抉破了我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全○學問只要心裏見得分明便從上面做去如殺身成仁不是自家計較要成仁方死只是見得生爲不安死爲安便自殺身旁人見得便說能成仁此旁人之言非我之心要如此所謂經德不回非以干祿哭死而哀非爲生也若有一毫爲人之心便不是了○南軒曰仁人者理之當然如飢食渴飲也志士謂志於仁者亦能擇而處之矣

論五說甲六　十六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朱子曰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爲仁之資而已○事賢友仁便是要琢磨勉勵以至於仁如欲克己而未能克己欲復禮而未能復禮須要更相勸勉乃爲有益○南軒曰器利則事善若所事與所友汲而不知擇則其亡焉者不自知矣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朱子曰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也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朱子曰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爲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所謂不讓者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謂顏子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者而已大抵此與上章皆勉人爲仁之語然上章爲凡民都不知仁而擇於爲之者發此章爲學者粗知仁之爲美而不知勇於有爲者發各有所當云

論之說甲六　二十七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朱子曰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問恭寬信敏惠固是求仁之方但敏字於仁工夫似不甚親切曰是人之爲惠求做底則此心便間斷多了曰不止是懈怠蓋不敏便有怠忽之意才怠忽便心不存而間斷多便是不仁也○

南軒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歟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朱子曰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或問三子之心同出於至誠惻怛則可見矣抑何以知其所處之各適其可耶曰按史記此事先後皆不同惟殷紀以爲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爲奴爲紂所囚者近是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爲重義當去又共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爲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爲傷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已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已之不可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爲奴而不以爲辱此可以見三仁之所當爲易地皆然矣或以爲箕子以天畀九疇未傳而不敢死則其爲說迂矣同謂之仁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理也無私故得心之體而無違當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其所以全心之德而謂之仁與曰然則史記三子之事與夫子言先後不同何也曰史所書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爲先後耳○或問言仁與集注不同集注者改本也然則或問之說爲未當乎黃氏曰非也先師言仁之義則固以心之德愛之理爲主矣言人之所以至於仁則以無私心而皆當乎理爲義固該體用而與體用對言則仁主於體而未及乎用之曰愛之理心之德則於仁之義爲最切也蓋仁同愛之理愛亦仁之用也固心之德而一動一靜亦無非此德之流行也或問之言指三子之所以至於仁而言也集注之言正指仁之義而言也然其曰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曰全曰不咈則或問之意亦在其中矣讀者識之可也○南軒曰三人者皆當其時當其位處之盡其道者也其立紂之朝所以維持宗社之心至矣而有不得已焉則各自靖以獻于先王詳味微子一篇則可見三子之所爲深切至到者矣孔子皆稱其爲仁以其至誠惻怛克盡其道故也

讀書記四十六　二十八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朱子曰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問云云曰此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效在其中謂有此理耳○問云云如何謂之仁曰非是便爲仁如言行寡尤悔祿在其中所以中父子相爲隱非直而直在其中博學篤志切問近思未便是仁然學者用力於此仁亦在其中矣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對否先生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就自己心上着力親切處大抵我近思是漸進工夫如大學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便是次第如博學亦豈是一日便都要學得了亦是漸漸學去曰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若只管汎汎外面博學更不懇切其志便成放而不知求底心便是頑麻不仁底人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此心不汎濫走作只存在這裏便是仁便在其中○問程子云云莫便是先生所謂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之意乎曰然於是四者中身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問以類而推曰節節推將去○今人不曾以類而推蓋不曾先理會得一件卻理會一件若理會得一件逐件推將去相近亦不難○問何謂類推曰此語道得好不要蓦越不要跳過只是就近傍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一件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推去做那一件知得第一段了便推第二段之類去讀書讀第二段自此以往只當循此據去次第都能理會者便要從一步過到如何得直郷曰是理會得孝便推去理會得弟否曰只是傍易處挨將去如理會得親親便推類去仁民仁民是親親之類理會得仁民便推類去愛物愛物是仁民之類如刑于寡妻便推類去至于兄弟至于兄弟便推類去御于家邦如脩身便推類去齊家齊家便推類去治國只是一步了又一步○南軒曰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不可便以此爲仁而仁不外是也學者從事於此而不外其積則循序而有至蓋不可以欲速而躐度也聖門論仁大抵如此○黃氏曰云云或曰何以知四者之事主於心之所存而言曰人惟無所存則其心泛濫而不一志之篤則此心常有所定而不泛濫矣問不切

讀書記四十六　七十九

思不近則其所用心皆在吾身之外切問而近思則皆求之在己言而無復外馳之患矣人能盡此四者則雖學問思辨之事而自有以得夫操存涵養之効所以謂仁在其中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朱子曰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朱子曰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南軒曰雖有高明之見卓絕之行謂之難能則可而不害其爲未仁也堂堂氣象所以爲難與並仁也歟蓋是道也須深潛縝密親切篤至而後可以進故如愚之顏子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堂之氣曾子以爲難與並爲仁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朱子曰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朱子曰此伊川晩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得如此明白○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又曰生底是恕熟底是仁勉強底是恕自然底是仁有計較有睹當底是恕無計較無睹當底是仁○南軒曰此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同意然而彼二言者皆爲仁之方恕之道也故皆有勿辭若子貢之言不欲人之加於己者則欲不加諸人是則不待禁止渾然公乎物我一視仁者之事也其曰非爾所及者正所以貶其強恕而抑其躐等也○此章及後章皆兼言仁恕故移置此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朱子曰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或問博施濟衆必也聖乎此言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曰不然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爾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病諸之意耳曰必也射乎而後言射之有爭也曰仁恕之別何也曰凡己之欲即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己之欲譬之於人知其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固有淺深之不同然其實皆不出乎常人一念之間學者亦反求諸己而足矣豈必博施濟衆務爲聖人之所不能者然後得之乎○博施濟衆是無盡底地頭堯舜猶病無下手處○仁通上下但克去己私復還天理便是仁何必博施而後爲仁若必待如此則有終身不得仁者矣○子貢凡三問仁聖人三告之以推己度物想得子貢高

明於推己處有所未盡。上欲立便立人己欲達便達人此仁者之事能近取譬此爲仁之方今人便以欲立欲達爲能近譬則誤矣。問博施濟衆曰此是仁者事功若把此爲仁則只是中天下而立者方能如此便都無人做得。問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與我不欲人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一般都是以己及物能取譬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般都是推己及物曰然　以己之欲立者而立人以己之欲達者而達人以己及物無些私意如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以至於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底道理都從此出來以如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廣大心中流出。或問此章程子作統說先生作二段如何曰程先生可某之說則非異於程子蓋程子之說如大屋一般某之說如在大屋下分別廳堂房室初非異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正指仁之本體蓋己欲立則思處置他人也立己欲達則思處置他人也達放開眼目推廣心胸其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彼子貢所問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呂氏云博施濟衆也自此始某甚喜其說○南軒曰博施濟衆之義固大然待以見大功用而非所以明仁也聖亦仁之成名非謂仁未及乎此也以仁之爲道不當如此求也故夫子既告之以博施濟衆之大而又語之以仁爲仁者公天下之理而無物我之私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心也欲進乎是其惟近取譬乎近取譬者譬之於吾身而推之此恕之道也所以爲仁之方也於其方而用力則可以進於仁爲知能近取譬爲仁之方不知以博施濟衆言仁者其亦泛而無統矣

三十二

子貢問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朱子曰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者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之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問言恕不及忠曰分言忠恕有忠而後恕獨言恕則忠在其中若不能恕則非忠可知恕是忠之發處若無忠做恕不出○此章專言恕據附于仁恕之後若其它兼言忠恕者悉附于曾子一貫條

記禮運仁者義之本也

仲尼燕居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鄭氏曰仁猶存也凡存此所以全善之道也 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 鄭氏曰知仁焉知禮樂所存也

卅三

表記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呂氏曰以德報怨雖過於寬而本於厚未害其爲仁也以怨報德則反易天常天下之亂民法所當誅者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所謂安之者也安仁者也非聖人不足以盡仁尚志於仁矣無惡也則衆人皆可以爲仁以聖人之所性而議道則道無不盡以衆人之可爲而置法則法無不行莊然而非所乎道也君臣父子倫類刑名之間性命之理具焉非有未能上達者庶幾乎弗畔此衆人之所能及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

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呂氏曰仁者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也知者利仁有欲而好仁者也畏罪而強仁有畏而惡不仁者也三者之功同歸於仁而其情則異此堯舜安之湯武身之五伯假之之異也功者人所貪也假之者有之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雖湯武之舉不過乎是而其情則不同故其仁未可知也過者人所避也皆不幸而致焉故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過於愛兄而已孔子對陳司敗以昭公知禮過於諱君而已皆出乎情而無僞故其仁可知也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右者人之所有事也左者居於不用之地而助右之所不及者也仁者人之體也無有爲也所有行也非仁不可也故曰仁者右也

又曰仁者人也道者天之理也仁至于不可行不可節則理有所不得已以助仁之所不及者義也故曰道者左也又曰道者義也仁莫隆於父子父子之道親親也義莫重於君臣君臣之道尊尊也厚於此則薄於彼厚於彼則薄於此惟知其所以爲左右則尊尊親親並行而不悖無厚薄之間也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呂氏曰仁有數者仁爲器重爲道遠隨其所舉之多寡所至之遠近皆可以謂之仁故管子之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比干之死皆得以名仁語仁之盡則堯舜其猶病諸此仁所謂取數多也中心憯怛誠發於性者也率法而強之外鑠於仁者也發於性者誠心感動無待於外也外鑠者循仁之迹而勉焉者也以其誠心愛人故曰愛人之仁以其有取於外故曰資仁此所發淺深之數也數世之仁終身之仁此所施遠近之數也故曰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者義無定體惟其所宜而已宜長則長宜短則短宜大則大宜小則小如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禮有以高爲貴有以下爲貴有以大爲貴有以小爲貴之類也故曰義有長短小大此章論仁而及義者仁之數亦義也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擧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呂氏曰以義度人者盡義以度人也盡義以求人雖聖人不足以當之故難爲人擧今之人相望則大賢愈於小賢小賢愈於不賢故賢者可知此亦以數而言之者也君子之自待必全盡而后已

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擧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擧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中心安仁聖人之任也雖大至焉不敢不勉不以世莫之助而不爲故曰惟仲山甫擧之愛莫助之不以高矣遠矣爲不可跂及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所以不知年數之不足俛焉孳孳斃而后已鄉道而行中道而廢謂力不足者非不爲也力竭罷頓不復行耳

止也此皆自侍全盡之謂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難乎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呂氏曰君子之待人以人望人而已心誠鄉道莫不取之又爲之勸勉愧恥錄之於外以移之此仁之所以不難成也仁者之心公恕人人之心私公則所好者兼容博愛私則所好者克伐怨欲此人人失其所好者也心誠鄉仁雖爲過差其情則善不待辭而辯矣故曰仁者之過易辭也恭儉信本足以爲仁而仁者之實也恭則不侮得禮之意近乎禮矣儉則不奪得仁之意近乎仁矣言語必信存乎正行近乎情矣三者之行不必皆已又以欽畏行之鄙乎仁矣雖有過差其情則善故不甚矣蓋不侮人則人亦不侮其過寡矣近乎情則不忘乎敬斯可信矣不奪人則知足斯易容矣如此則失之者鮮矣可與近於德矣故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未成德斯德之基矣人人失其所好此仁之所以難成君子責人以恕而成人有道則仁不難成久故曰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之君子固賢於衆人矣君子之所能衆人固有不能者矣使衆人效己之所能則病矣使衆人自彰其不能則愧矣故聖人制行以立教必與天下共之以天下之所能行者爲法此所以爲達道也

禮記四　六　卅六

儒行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者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大學言仁見本篇

射義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已已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求反諸已而已矣呂氏曰仁者之道不怨天不尤人行有不至反求諸已而已蓋以仁爲已任無待於外者君子無所不用其學故於射也得反已之道焉

禮記四　六　卅七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七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朱子曰保愛護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

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

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鍾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

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
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今恩以下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
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
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
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
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
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
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
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
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
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
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
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吾之父
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
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自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
復推本而再問之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

心爲甚王請度之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
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
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抑王興甲兵
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孟子以王愛民
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
輕且短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
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

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
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
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
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
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
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
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
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
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

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隣國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孟子方求其本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自至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産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産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産仰不足以事父

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亦反其本矣使民有常産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註制民之産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節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其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産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辨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或問仁術字當何訓曰術猶方便也又曰術字本非不好底只緣後人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處須著有箇巧底道理始得○以羊易之是用術處有此術則自家仁心方得流行○南軒曰保民云者若保赤子之保也宣王自視歉然若力之不足而不知保民之道雖甚大其端則不遠患不能體察擴充之耳故孟子引見牛之事以告使知不忍之心又實有之反而推之也夫宣王坐堂上牽牛過堂下而不忍之心於此蓋不出於計較作爲而其端因物發見也曰是心足以王矣言不忍之心王所固有是足以王也○方見牛而不忍者無以識之而其愛物之端發見也而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蔽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然即夫愛物之端可以知夫仁民之理素

其反而猶其不忍之實其所謂仁民者固可得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由一本而推之也文王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亦擧斯心以加諸彼而已蓋無非此心之所存也聖人雖無事乎推然其自身以及家自家以及國亦固有序矣推恩足以保四海者愛無所不被也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失其所為愛之理也○夫行王政者其心非欲傾他國以自利也惟其以生民困苦為己任行吾之所當為而天下歸心焉耳夫欲辟土地朝秦楚自世俗之務功名者言之則以為有志而自聖賢觀之則特出於忮求矜伐之私耳宣王惟汲汲於辟其私故顛沛錯亂非惟不能充擴而偏惑從之蹈乎欲者固危殆之道也若由孟子所言以發政施仁為霸朝是為公理之所存可大之業自爾致此天理人欲之分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朱子曰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而推之無適而非仁也○以力假仁力與仁二以德行仁德便是仁○南軒曰以德行仁主於其心而形於事為如木之有本水之有源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之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伯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朱子曰此只是為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南軒曰仁者非有意於榮也在身則心和而氣平德性尊而暴慢遠在家則父子親而兄弟睦夫婦義長幼序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平無往而不榮也若夫不仁之人悖理而徇欲一身將不能以自保而況於其他乎夫人之情孰不惟辱之惡而自安於不仁則以私欲蔽之而昧夫榮辱之數故也○為猶不仁章見兩篇為天下得人謂之仁章見異端篇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朱子曰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廣矣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

之道可謂智乎〔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朱子曰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南軒曰仁與不仁此爲二途所由如何耳不仁亦謂之道者謂不仁之道也如堯舜之爲是由夫仁之道也若幽厲之爲是由夫不仁之道也〕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南軒曰仁者人之道人道既廢則雖有四體其能保者是不仁者乃趨死亡之道也云云雖然此特未能眞知不仁之可以死亡耳使其眞知不仁者之可以死亡則如蹈水火之不敢爲矣〕

孟子曰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朱子曰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朱子曰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朱子曰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欲之在乎此也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南軒曰孟子所謂諸侯皆爲之敺者非利乎它人之爲已敺也特言其理之常然者耳循夫天理而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此三王之所以王也假是道而亦以得天下者漢唐是也故秦之爲漢敺者也隋爲唐敺者也

孟子卷七

十一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朱子曰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眞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以正勝邪須做得十分工夫方勝得它正如人身正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亦終必亡而已矣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并與其所爲而亡之矣○趙氏曰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南軒曰此爲有志於仁而未力者言也仁與不仁相持于操舍之間而天理人欲分焉天理存則人欲消固不兩立也故以水勝火爲之喻用力於仁貴於久而勿舍若一暴而十寒終得而復失則暫存之天理豈能勝無窮之人欲哉學者觀於此其可斯須而不存是心乎天理浸明則人欲浸消矣及其至也純是天理以水勝火不其然乎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朱子曰荑稗草之似穀者也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爲它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它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南軒曰此勉學者爲仁貴乎有成也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也然爲之而不至則未可謂成人況於乍明乍暗若存若亡無篤實悠久之功則終亦必亡而已矣云云未至於顏子之地皆未可語夫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朱子曰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謂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卷七

十二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朱子曰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心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南軒曰淳于髡以孟子爲卿於齊未久而遽去疑其爲自爲而非仁者之所爲蓋髡徒知以爲人爲仁而不知仁之理存乎性者也故伯夷

之不以賢事不肖伊尹之五就湯五就桀柳下惠之不惡不辭而皆爲趨於仁以其皆本於天理之正故爾若徇夫爲人之名以爲仁而味乎性之理則所謂愛之本先亡而其所以爲愛者特其情之流爾豈不反害於仁乎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朱子曰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反身而誠蓋知之已至而自然循理所以樂強恕而行是知之未至且恁地把捉勉強做去少間到純熟處便是仁○問反身而誠是大賢以上事強恕求仁是學者身分上事否曰然○又曰反身而誠只是箇眞知眞實知得則滔滔行將去見得萬理與我爲一自然其樂無涯所以伊川云實見得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正此意也○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橫渠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言萬物皆有素定於我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故以身而誠樂莫大焉若不是實做工夫到這裏如何見得恁地○誠是有此理檢校自家身分果無欠闕事君眞箇忠事親眞箇孝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其樂孰大於此○反身而誠孟子之意主於誠字言反身而實有此理也爲父而實有慈爲子而實有孝豈不快活若反身不誠是無此理但有恐懼而已豈得樂哉○未至於反身而誠處且逐事要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要好子細看這般處○不可將恕字低看了求仁莫近於恕恕字甚緊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厚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朱子曰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南軒曰理一而分殊者聖人之道也蓋究其所本則固原於一而循其所推則不得不殊明乎此則知仁義之未嘗不相須矣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朱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章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南軒曰此愛者仁之道也而有所不愛者是爲私意所蔽而愛之理蔽於內也善推其所爲則自親以及疏雖各有等差而愛無不加焉至於不仁者則不能推矣不能推故曰以陷溺不推無以及於人且將併與其親愛者亦不之卹此豈仁之道哉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心反政施仁之法而已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

流杵也 朱子曰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此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南軒曰征之爲言正也人望其來正己也而何戰之有哉若不志於仁而徒欲以巧力取勝則天下孰非吾敵勝與負均爲殘民而逆天也○戰陳君子之所不取而大司馬有教戰之法何也先王之制兵亦仁政之大者所以禁暴止亂而救民之生也有兵斯有用兵之法非若後世詭譎之爲者蓋明其節制一其號令使之服習而其本則出於仁義是以無敵於天下若恃兵戰禁以召侵侮而曰吾好仁而已是烏所謂仁者哉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朱子曰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南軒曰不仁而得國亦得其土地而已顧豈得其民人之心哉然則是然可保乎孟子之言所當深味而不可執辭以害意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朱子曰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仁者人也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此而已○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底道理將這仁與人合便是道程子謂此猶率性之謂道也如中庸仁者人也是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之人自有生意是言仁之生道也中庸說仁字又密上言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是切己言之孟子是統而言之○南軒曰仁者人也仁謂仁之理人謂人之身仁字本自人身上得名合而言之則人而仁矣是乃人之道也故伊川曰仁固是道道却是總名蓋人之生其愛之理具其性是乃所以爲人之道者惟其私意曰以蔽隔故其理雖存而人不能合之則人道亦幾乎息矣惟君子以克己爲務己私既克無所蔽隔而天理粹然則人與仁合而爲人之道得矣

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 程子云此董生所以度越諸子○按本傳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王問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仲舒對曰臣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董子之言如此蓋自孟子以後未有及之者故以繼于孔孟之後又按文中子曰荀氏有二仁焉其生也以救時其死也以明道或曰父子雖有死生之殊要皆精實以其爲者也其可謂之仁乎其可與三仁例論乎仲淹以明道自任而其言若是其不及董子也遠矣

問心與仁何異程子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是仁陽和發處乃情也 問仁者愛之理朱子曰理便是性緣裏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來無不愛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愛之理也○仁只是天地間一箇生

生底道理程子所謂譬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玩此則仁可識矣○愚按程子此語最精切且兼盡心性情之妙故以此爲論仁之首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 問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朱子曰物之初生其去本未遠故好看及幹成葉茂却不好看如赤子入井時惻隱怵惕之心只此子仁身得時却好看到得發政施仁其仁固廣便看不得何處是仁○又曰周茂叔窻前草不除曰觀天地生物氣象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 朱子曰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稟賦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爲生道也○心生道也乃是得天之心以生生物便是天之心

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 全文已見博施濟衆注 又曰醫家以不認痛痒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爲不仁譬最近 勉齋黃氏曰程子言手足痿痺爲不仁其義何也或以爲痿痺者不識痛痒之謂也如此則覺者爲仁仁可以覺言乎曰愚嘗聞之師矣所謂仁者當於氣已不貫一句求之手足之所以痿痺者以吾之氣不貫乎手足耳手足之譬則人物也痿痺則吾之心不屬乎彼彼雖有疾痛頑然而莫之知也氣無不貫則一身無痿痺之處此心無不達則天下無疾痛莫覺之人故論仁者當觀其心○愚按黃氏之論至矣然初學猶有未悉者夫手足不仁者非謂手足自不仁也蓋手足本吾一體而風痺之人血氣不貫於手足便與不屬己相似人與物亦本吾一體緣頑忍之人此心不貫於人物亦與不屬己相似風痺之人不仁於手足頑忍之人不仁於民物皆以其不屬己故也殊不知天地吾之父母己與人雖有彼我之異人與物亦有貴賤之殊要皆天地之子未同一體只緣私意橫生天理泯絕便以人己爲二致亦如手足本是吾身之物只緣風邪所中血氣壅遏以手足爲外物手足者民物之譬也風邪者私意之譬也人無私意之害則民物之休戚自然相關一見赤子入井則此心爲之怵惕無風邪之病則四支之痛痒亦自然相關雖小疾苦此心亦爲之痛楚當如此玩味方見程子痿痺不仁之意○又按讀書自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豈有肢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於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四體風痺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忍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此章與前章醫書云云意義全同但記之者異故附注于此

訂頑乃仁之體也 問云云李公晦曰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無一毫私意以間之非仁體而何

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 全文云仁之道只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作仁云云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又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 問公而以人體之則爲仁朱子曰公是仁之方法人是仁之材身有此人方有此仁蓋有形氣便具此生理若無私意間斷則人身全體皆是仁又曰公只是一箇理仁是人心本仁人而不公則害夫仁故必體此公在人身上以爲之體則無所害其仁而仁流行矣○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恕能愛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如何分別曰恕是分俵那愛底如一桶水愛是水恕是分俵此水何處一杓何處二杓故謂之施愛是仁之用恕所以施愛者○又曰仁之發處自是

愛恕是推那愛底愛是恕之所推者若不是恕去推那愛雖愛
亦不能及物公而以人体之此句本似有病然若眞箇曉得方
知這一句說得好所以程子曰公近仁蓋這箇仁在這箇人字
上元自有這箇仁合下便帶得來只爲不公所以蔽塞了不出
來若能公仁便流行譬如溝中水被沙土壅塞故水不流去能
去了沙土水卽流矣非是外面別擔水來放溝中是溝中元有
此水只是被物壅遏去其壅水便流行如克己復禮爲仁所謂
克己去其私而已矣能去其私則天理便自流行不是克己了
又別討箇天理來放在裏面也故曰公近仁○如與愛本皆出
於仁然非公則安能恕安能愛陳淳曰仁如水愛如水之潤恕
是水之流
先生是之

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耳人能至公卽是
仁 尹焞曰仁者公而已矣伊川曰何謂也曰能好人能惡人
伊川曰善涵養又云焞以仁惟公可以盡之伊川曰思而
至此學者所難及也云云○愚按上章
皆以公爲近仁此章謂公卽仁當詳之

仁則一不仁則二 問云云朱子曰仁則公公則通天下
只是一箇道理不仁則私意變詐百
出而不
一也

程子曰孟子云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
愛爲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
爲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旣曰仁
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愽愛之謂
仁非也仁者固愽愛然便以愛爲仁則不
可 朱子曰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愛是情愛之理是
仁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体愛者仁之用○
仁是未發愛是已發○愛之理愛自仁出也問韓愈愽愛之謂
仁曰是指情爲性別周子說愛曰仁與愽愛之說如何曰愛曰

仁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愽愛之謂仁
之謂便是把情愛做仁了然不同○未發時只喚做仁仁却無
形影旣發後方喚做愛愛却有形影未發而言仁可以包義禮
智旣發而惻隱可以包恭敬辭遜是非四端者端如萌芽相似
惻隱方是從仁裏面發出來底○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
謂之仁○問仁者愛之理看孔門答問仁多矣如克己等類愛
字恐未足以盡之曰必着許多工夫所以全得那仁發出來便
能愛如克己復禮如君處恭執事敬這裏便是仁所以喚做
那仁若私欲昏蔽這裏便死了豈復有仁○問伊川曰仁主乎
愛愛便是仁否曰仁主乎愛者仁發出來便做那慈愛底事○
愛是仁之發謂
愛是仁却不得

程子曰學者先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
體義禮智皆仁也 下文云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
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
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
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
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不誠則猶是二物
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体以
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
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
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故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
約惟患不能守旣能体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朱子曰明
道學者須先識仁一段說話極
好只是說得太廣學者難入

程子曰觀雞雛可以觀仁 或問云云何也朱子曰
凡物皆可觀此偶見雞
雛而言耳小小之物生理悉具○問雞雛如何是仁道夫曰先
生嘗謂切與嫩底須是先生曰如此看最分明蓋當是時飲啄
自如未有所謂爭鬪侵
凌之意只此便是仁也

切脈最可體仁 問人何也朱子曰脈理周流
於一身仁之理亦是恁也

程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 或問云云
如何以此

便謂之仁朱子曰亦是仁也若能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
可謂之仁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則仁在其中克己復禮亦是
仁出門如賓使民如祭亦是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亦是仁看從那路入但從一路入做到極處便是仁
程子曰把捉不定便是不仁 或問人心紛擾時難把捉先生曰真
個是難把持不能久又被事物及閑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
木一章最要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或云把持不能久勝物欲
不去先生曰這个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須自著力把持常惺
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著緊不要隨他去若說把持不得
勝他不去是自褭也更說甚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
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
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

讀書記甲七　十一

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朱子曰體物猶言為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
是仁做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是仁做始得凡言體便
是做他那骨子。問云云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事皆有仁曰
然天理在物上仁體在事上本謂物以天為體事以仁為體緣
須著從上說故如此下語。問昊天曰明云云莫是言人之所
以為人者皆天之所為故雖起居動作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
不在也曰公說天體物不遺既說得是則所謂仁體事而無不
在者亦不過如此今所以理會不透祇是以天與仁為有二也
今須將聖賢言仁處就自家身上思量久之自見。橫渠此語
是將赤心片片說與
人看將何嘗有此
上蔡謝氏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
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
知痛痒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

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
矣 又曰有知覺識痛痒便喚做仁又曰仁是四肢不仁之仁
不仁是不識痛痒仁是識痛痒又曰晉伯甚好學初理會
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著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
行近乎仁關甚事知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曰公說
仁字正與尊宿門說禪一般又曰儒之仁佛之覺。朱子曰謝
仁杏仁種著便生不生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以生意論仁
子得之。問知覺是仁否曰仁然後有知覺問知覺可以求仁
否曰不可。仁之一字上蔡只說得知仁孔子便說為仁却是
要做工夫去為仁豈可道知得了便休如今學問流為禪上蔡
為之首。知覺自是智之事在四德為貞所以近仁者若無智
便是這仁不得。張無垢以覺為仁則是以智為仁二先生之
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凡聖賢言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自二先
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弊不免有
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加意遂優厭飫之
味其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
空揣摸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為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又不
若又作愛字看之為愈也然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
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擿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
相為用則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
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為愛而愛之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
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恍惚有無之間也。孟子之言
知覺謂知此事覺此理乃學之至而知之盡也上蔡之言知覺
謂識痛痒能酬酢者乃心之用而知之端也二者亦不同矣然
其大體皆智之事也今以言仁所以多矛盾而少契合也夫以
愛名仁固不可然愛之理則所謂仁之體也天地萬物與吾一
體固所以無不愛然愛之理則不為是而有也須知仁義禮
智四字一般皆性之德乃天然本有之理無所為而然者但仁
乃愛之理生之道故即此而又可以包四者所以為學之要
耳大抵理會仁字須并義禮智三字通看方見界分分明血脉
通貫近世學者貪說仁字而忽略三者所以無所據依卒并與
仁而不識也。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
可。問先生說仁是生意不知是仁之體否曰凡說知覺說痛
痒皆是言血氣之性正如告子說生之謂性佛言作用是性如
此說時却是人性與禽獸相似禽獸亦有知覺亦識痛痒遂指

讀書記甲七　十二

[illegible]徵爲仁可乎前輩言醫家以風痺爲不仁謂善狀仁者蓋取象比類之言非便指識痛痒有知覺爲仁仁自是理當於義理上求之。問謝氏以覺訓仁爲活物要於日用間常得活物便見仁體而先生不取其說何也曰若識得仁體則所謂活物皆可通也但他說得自有病痛必竟如何是覺又如何是活物又却別將此箇意思去覺那箇活物方寸紛擾何以爲仁。上蔡之說一轉而爲張子韶張子韶一轉而爲陸子靜。南軒張氏曰仁者必覺而覺不可以訓仁侯子嘗又之矣今之學者蓋覺物自以爲我加之者只是弄精魂耳焉能進乎實地哉又上蔡之罪人也。按近世慈湖楊氏曰指者覺之初仁者覺之全其源亦出於此。或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謝氏曰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是按上蔡此語甚善故附此

龜山楊氏問學者曰孺子將入井而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爲之疾痛何也對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李似祖問何以知仁楊氏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平居試以此體察久久自見因問云云朱子發以告學者因言君之所以仁蓋君是箇主腦百姓皆屬他管自然者仁愛非爲不得已方如此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蓋父子本同一氣一身分作兩箇自然恩愛相屬豈容強爲哉且以五常言之初有陰陽便有春夏秋冬金木水火土故發於人便有仁義禮智信仁則屬春屬木且看春間發生之初和氣藹然非仁愛而何緣他本原處有箇仁所以發於用若自然如此

問論語言仁何語最爲精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惟孟子言仁

人心也最爲精切又曰孔子告諸弟子只是言仁之方蓋欲使之從此求以至於仁若仁之本體則未嘗言。又問讀論語以何爲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仁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只如言惻隱未能近仁自此而求之仁之道亦自可知

朱子仁說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摠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

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
於求仁也其言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
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
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
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
事兄悌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
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
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
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
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
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
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
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
訶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
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性情者雖其分
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
曷嘗判然離絶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
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

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
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
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
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
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
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
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
以爲體之眞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
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
也觀孔子荅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
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
得復以此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
胡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
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
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
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
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
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先生既爲

仁說南軒以書論難今畧具往復之語于此。問天地以生物爲心此語恐未安答竊謂此語恐未有病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上地隤然於下一無所爲只是生物而已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爲道所謂以生爲道者非謂將生來做道凡若此類恐當且認正意不以文害辭可也。問不忍之心可以包四者乎答孟子論四端自首章至孺子入井皆只是發明不忍之心一端而已初無禮智之說至下文乃云無四者之心非人也此可見不忍之心足以包夫四端蓋仁包四德故其用亦如此。問云云答人生而靜四德具焉曰仁曰義曰禮曰智皆根於心而未發所謂理也性之德也及其發見則仁者惻隱義者羞惡禮者恭敬智者是非各因其體以見其本所謂情也性之發也是皆人性之所以爲善也但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爲衆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易傳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正指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惟是即此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爲妙也云云。問程子之所訶正謂以愛名仁者答按程子曰仁性也愛情也豈可便以愛爲仁此正不可認情爲性耳非謂仁之性

不發於愛之情而愛之情不本於仁之性也熹前說以愛之發對愛之理而言正分別性情之異處來諭乃云若專以愛命仁乃是指其用而遺其體言其情而畧其性察之亦不審矣蓋所謂愛之理者是乃指其體性而言且見性情體用各有所主而不相離之妙與所謂遺體而畧性者正相南北也。問元之爲義不專主於生答曰竊詳此語恐有大病請觀諸天地而以易彖文言程傳反復求之當見其意此乃義理根源不容有毫釐之差也。再書又云謹按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語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爲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爲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無相涉也夫性發爲情情根於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爲一物而不相管者公者所以體仁亦非謂公之一字便是

直指仁體也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爲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因讀以求以愛言仁之弊正爲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爲性耳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程子之意恐不如此。南軒復書畧曰仁之說前日之意蓋以爲推原其本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也是以其愛無所不至猶人之身無尺寸之膚而不貫通無尺寸之膚不愛也故以惟公近之之語形容仁體最爲深切而以所言愛字只是明得其用耳後來詳所謂愛之理之說方見其親切蓋指其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體也察其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乃仁之用也前日又謂元之義不專主於生物者竊只以生物說生生之意不盡今詳所謂生物者亦無不盡矣二先生往返切磨始若異而終歸於同故畧載于此

孟子曰仁人心也此言最親切心自是仁若能保養存得此心不患他不仁孔門學

者問仁不一聖人答之亦不一然大槩不過要人保養得此心而已又曰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此心聖人只教人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存得仁自然頭頭做著不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看大學亦要識此意所謂顧諟天命無它求其放心而已又曰仁是無形迹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仁所謂放其心而不知求蓋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皆見放了又曰仁是本心之德存得此心便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本心常存耳

或謂無私欲是仁朱子曰謂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即是仁則不可蓋惟無私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底而後水方行又曰五峯云人

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說極好人有私欲却遮蔽了不見仁然中心仁依舊在如水被泥塞所以不流泥土既去水仍舊只在所以克己復禮爲仁只是克了私欲仁依然在那裏○學者克己上做工夫到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或問仁曰無以爲也須是誠去打疊私欲然後子細體認本心之德是甚氣象毋徒講文義而已矣

又曰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或曰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或曰無私是仁朱子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之後事要在二者之間識得如何是仁云云

欲識仁字大槩當即不仁之人觀之蓋其心頑如鐵石不認義理專認已私是以謂之不仁識此氣象則仁之爲道可推而知

矣

孔子亦有偏言之者愛人是也孟子亦有專言之者仁人心是也又曰孔子只是說爲仁工夫至孟子方解仁字之義理然仁字又兼兩路非一言之可盡故孔子教人亦有兩路克己即孟子仁人心之說愛人即孟子惻隱之說○又答學者書曰前所示教引巧言令色剛毅木訥兩條以爲聖人所以開示知仁之方使之自得竊有疑焉蓋此兩語正是聖人教人實下工夫防患立心之一術果能戒巧令務敦朴則心不容放而去仁爲近矣非徒使之由是而知仁也大抵向來之說多是苦心極力要識仁字故其說愈巧而氣象愈薄近日究觀聖門垂教之意却是要人躬行實踐直內勝私使輕浮刻薄貴我賤物之態潛消於冥冥之中而吾之本心渾厚慈良公平正大之體常有而不失便是仁處其用工著力隨人淺深各有次第要之須力行久熟實到此地方知此意味非可以臆度料想而知亦不待隱度料想而知也○又示王信伯在館中說伯達言人須是天下[illegible]○問曰此處還歸仁否[illegible]然不見當否曰此處不歸仁何故不打疊了如人要事在箇箇處得是便是天下歸仁○問論語中答諸弟子問仁如告之以主敬行恕先難後獲之類往往不是兼人之病則是其人未到仁者地位未可以抽關啓鑰告之且爲之安下一箇爲仁根脚待根脚平正牢固然後却可語之以仁曰此疑看得大有病告樊遲三語便與告顔淵仲弓都無異故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安得謂姑爲之立根脚乎若此只是安立根脚即不知如何下手爲仁邪○或問呂氏孟子惻隱說曰蓋實傷吾心非譽之也然後知天下皆吾體生物之心皆吾心彼傷則我傷非謀慮所及非勉强可能此所謂皆吾體皆吾心者亦只是以同理言之否曰非但同理亦同氣也○以上諸說皆剖析語孟言仁之要義故附此

南軒張氏仁說曰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未形

而其理固根於此則體實具於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萬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謂愛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爲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其發見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而所謂惻隱者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爲體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己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爲不仁甚至於爲

忮爲忍豈人之情也哉是以爲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旣克則廓然大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則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故指愛以名仁則迷其體程子所謂愛是情仁是性謂此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爲仁則失其眞程子所謂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指公爲仁者謂此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動而惻隱羞

惡辭遜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固不容相奪倫然而惟仁者爲能恭儉而有節是禮之所存也惟仁者爲能知覺而不昧是知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兼包而貫通者是以孟子於仁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然則在學者其可不以求仁爲要而爲仁其可不以克己爲道乎 按南軒仁說與朱子大指甚洞可以觀二先生之學矣○又曰愛者仁之施也而愛不足以名仁恕者仁之方也而恕不足以言仁知覺者仁之幾也而知覺不足以言仁公平者仁之則也而公平不足以言仁極廣大者仁之能也而廣大不足以言仁至親切者仁之也而親切不足以言仁然於是數者精思而力體焉則亦可以知仁矣○又答學者曰近者學者論仁字多是要見得仁字意思縱使逼眞亦終非實得若論語中聖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循序積習自有所至又曰垂諭仁之說若只將做周流無滯礙氣象看了却只是想象願於日用間更因其發見苗裔而深察嘿求之勿含勿棄當的然見其樞機之所由發者矣○又答謝上蔡論語序前面幾得甚好但後面說天地同處與大多道所以啓學者想象不帖實之心聖人教人大抵只說做工夫工夫到處自然見得甚先與之說道理如何彼便想象去論語中皆是從自家身上一言一行做去如顏子問仁則曰克己復禮爲仁顏子便問克己之目蓋下克己工夫將久自見得到仁氣也○按以上數條皆足以砭近世空言想象之弊故附此又逐初賦云皇降衷于下民兮粤惟其常稱於彝而難名兮雖生之良會乘美而具存兮不顯其光拔瑣提而知愛親兮豈外鑠繫中歲年揨揨而寢長兮紛事物之交非元聖之生知兮偶日遠而日忘歸氣稟之所偏兮積漸始夫唐虞以動兮不止乃所利之或戕戕志節之莫御氣決驟以翔翔六情

放而爲寒百骸弛而孰強自肖陽而逆旅昏晝髮以茫茫儀變然於中道盡反求於厥初敢初如何夫豈遠與彼徂富以向晦我惻隱之卷如發端倪之所發識大體之權衡如塞而塞如逆而達知覺視之匪遐乃本心之不痛嗚呼子匪御其然今子推以遂之若火始然而泉始達兮推不息以終之子視兮毋流子聽兮毋縱子言兮毋易子動兮以躬行自反兮于理茲日新兮不窮津充實而輝光吉天賁之本同極神存而化叵萬世以常通嗚呼此義文之所謂復而顏氏之所以爲萬世道學之宗歟此賦示人以體驗踐行之實尤爲切至學者猶當深味也

右專言仁

昔有問仁於程子者子曰此在諸君自思之將聖賢言仁處類聚觀之體出來又曰義訓宜禮訓別知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歲得之未晚也至南軒張先生哀洙泗言仁爲編而朱子乃以書告之曰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之矣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却不免欲速好徑之心故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

南軒報書曰教之求仁正恐其有此弊耳朱子復云前日所謂正爲近日學者厭煩就簡避迂求捷此風之盛方且趨於荒蕩茲長其計度較量之心而反陷於不仁耳然却不思所類諸說其中下學上達之方蓋已無所不具苟能深玩而力行之則又安有此弊今得來喻始悟前說之非然猶恐不能人人皆肯如此慤實用功則亦未免尚有之憂不知可更作一後序略采此意以警後之學者否不然或只盡載此諸往返議論以附其後如何南軒書之語意載其語于卷首嗚呼二先生之爲學者慮遠至矣今類集此爲亦恐有如二先生所憂者
茲習之病未必自此書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八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朱子曰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南軒曰適莫兩端也適則有所必莫則無所主蓋不入於此則失之於彼雖不倚於一偏也天義者人之正路倚於一偏則莫能遵於正路矣惟君子之心無適也而亦無莫也其於天下惟義之從而已蓋天下事事物物皆有義存於中而形於外也無適無莫而義則之與比非窮理之明克己之至者其能反此哉夫異端之學則初若爲無適莫而不知有義存焉故循其私意以爲可否而其無適無莫者乃所以爲有適有莫而卒墮於一偏也。黃氏曰於天下言天下之事無不然如出處去就以至立政用人之類皆在其中惟義之從而已不可先有適莫之念也知此則漸進於聖門之地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朱子曰知而不爲是無勇也。問見義不爲無勇遠亦不爲無所見但爲之不力所以爲無勇曰固是見得是義而爲之不力亦是見得未明若已見得分明則行之自有力這與著而下並看。問云云莫是連上句否曰不須連上句自說見事觀是義便着做不爲諂祭祀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朱子曰君子小人以位言也尹氏曰義以爲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荅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朱子曰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南軒曰言行固欲信果然有必之之心則非也必乃私也故言必欲信而不知義將至於守其所不可復者私意橫與而非所謂信也行必欲果而不知義將至於爲其所不可爲者直情徑行而非所謂果也故君子不必夫果與信而獨精吾義焉耳事事物物皆有義存焉而著於吾心苟能體是心而推之則義可得而精也義精則有所不言言莫非義而無不信之言矣有所不行行莫非義而無不果之行矣○孟子集義外已別見

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又曰中理在事義在心也 又曰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問義還因事而見否曰非也性中自有或曰新叙可見曰說有便是見但人自不見昭昭然在天地之中也且如性何須待有物方有爲性性自在也子所言見得靜所言見者理如日不見而意是也

朱子曰義字若利刀然凡事物到前便分剖去 義如利刀相似胸中許多勞勞攘攘到此一齊割斷了

右專言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朱子曰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或問喻字之義曰蓋心解通達則其幾微曲折無一不盡矣曰然則君子小人之所喻者各爲一事耶將一事之中自有此兩端而各隨人所見耶曰是皆有之但君子深通於此而小人昧曉於彼耳曰對義言之則利爲不善對害言之則利非不善君子之所爲固非欲其不利何獨以喻利爲小人乎曰胡氏言之悉矣胡氏曰義固所以利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者是也然自利爲之則反致不奪不饜之害自義言之則蒙就義之利而遠於利之害矣孟子之告梁王意猶是也○義利猶首尾然義者宜也君子見得這事合當如此那事合當如彼但裁處其宜爲之則何不利之有君子只理會義一截利處更不理會小人只理會利一截義處更不問蓋君子之心虛明洞徹見得義分明小人只管計較錙銖毫釐利也自理會得○君子只知得當做與不當做當做處便是合當如此小人則只計較利害如此則利如此則害君子則更不顧利害只看天理如何○問云云曰這只就眼前看只如做官須是廉勤自君子爲之只是道合如此自小人爲之只道如此做得人說好可以求知於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沃戶樞蓋小人於利它見這一物便思量做一物用它計較精密更有非君子所能知者緣它氣稟中有許多汙穢惡濁底物所以才見那物事便出來應它君子之於義亦是如此或曰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若作惟其篤好是以深喻亦得曰陸子靜說正如此按陸氏白鹿講義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見利思義已見前○孟子首章見後去義篇○大學利義見本篇

孟子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

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者也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 朱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本根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它利與善之間耳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爾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善利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

董子曰皇皇於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

程子曰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 全文云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云云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又曰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與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 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矣

陰爲小人利爲不善不可一槩論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

凡順理無害處即是利 問利貞之利與以利爲本之利同否曰凡字只有一箇用有不同只看如何用云云君子未嘗不欲利然孟子言何必曰利者蓋只以利爲心則有害○又曰故者以利爲本故是本如此也才不利便害性利只是順天下只是一个利孟子與周易所言一般只爲後人趨着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其不信孟子者却道不合非利其信者又直道不得近利人無利直是生不得安得無利且譬如椅子人坐此便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温暖無所不爲然后奪之於君父此趨利之弊也利只是一箇利只爲人用得别

龜山楊氏曰人能於得處知辨義理亦自難得故孔子以見利思義爲成人而以見得思義稱士 或謂人無利心然後爲君子龜山曰以此自爲可也以此責人恐不勝責矣云云

王氏有言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宣著其源發於仲舒此正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爲雖名爲義其實利也 謂王安石

上蔡謝氏曰以天下爲心者雖有未善亦義心也求濟一身之欲者雖有善亦利心也蓋其平日處心積慮如此君子小人之由分也

南軒張氏曰學者潛心孔孟必求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明義利之辨蓋聖賢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知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爲徇已自私則一而已

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邇聖賢之門墻以求自得豈非却行而望及前人乎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爲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利之辨將日救過之不給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以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

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事皆爲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亦莫非爲己也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霸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 朱子曰義也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此言蓋可謂擴前聖之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勳歟

道二義與利而已矣義者亘古今通天下之正達而利者犯荊棘入險阻之私逕也

右兼言義利 又按朱子曰義利之際固當深明而力辨然伊洛發明未接物時主敬一段工夫更須猜進乃佳不爾或無所據以審夫義利之分也此說尤學者所當知故附此

書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
自我五禮有庸哉 程子曰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張子
曰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
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
禮行○朱子曰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
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
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白撰出都
是天理決定合著如此後之人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
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
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
易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程子曰雷震於
天上大而壯也君子觀大壯之象以行其壯君子之大壯者莫
如克己復禮古人曰自勝之謂強中庸於和而不流中立而不
倚皆曰強哉矯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皆能也至於克己復禮
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故曰君子以非禮弗履

春秋傳晉叔向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
之宗也 昭二年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
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
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
云云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
有德夫子近德矣○叔弓叔老子宣子韓起也
晉女叔齊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
失其民者也 昭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
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云云今政令
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
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
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是乎在而屑屑焉習
儀以亟指亦遠乎君子
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子大叔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
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 昭二十五年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
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
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云云則天之明因地之性
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
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
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
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
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
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
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
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
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
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
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鬥喜生於
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

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
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
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上之簡子曰鞅也請終
身守此言也○正義曰禮是儀之心儀是禮之見本其心謂之
禮察其見謂之儀行禮必為儀為儀未是禮故云儀非禮也鄭
玄禮序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自
夫禮至因地之性言禮本法天地也自生其六氣至民失其性
言天用氣味聲色以養人不得過其度也是故為禮以下言聖
王制禮以奉天性不使過其度也○人稟天地之性而生動作
皆象天地其所踐履謂之為行但人有賢不肖行有過不及聖
人制為中法名之曰禮故禮是民之行也人之本性自然法象
天地聖人還復法象天地而制禮教之是禮由天地而來故仲
尼論孝子產說禮天地民三者並言之○傳稱天有六氣此言
生其六氣謂天生之也用其五行謂天用之也上天用此五行
以養人五行之氣入人口為五味發見於目為五色章徹於耳
為五聲味以養口色以養目聲以養耳此三者雖復用以養人
人用不得過度過度則為昏亂使人失其常性故為禮以節
之○味色聲本於五行又六氣所生口欲嘗味目欲視色耳欲

蓋發於人之自然者性也欲之不已則失其性聖人慮其失性故爲禮以奉養其性使不失也

晏子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昭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公曰善哉其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

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云云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正義曰大夫稱家國人是君之所有大夫不得妄施責之以犯已私惠陳氏施及國人是違禮也又曰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言作福作威君之利也大夫不得擅收公利自作福也陳氏作福以招國人之心施民作福是收公利也

孟僖子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昭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召其大夫曰云云吾聞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朱子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而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不迫乃爲可貴云云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或問禮之有和何也曰禮之所以有是品節之詳者皆出於人心自然之節非以人之所不欲者強之也故行之雖或甚苦而自有不失其和者皆不本於此而徒勉強於儀文之間則是徒禮而無和矣云云。○黃直卿言內則一篇子事父母之禮亦嚴矣然下氣怡色則和可知也玉藻鄉黨所載臣之事君禮亦嚴矣然二爵言言三爵油油君在與與則和可知也先生曰如此則和與禮成二物矣須是見得禮便是和乃可如入公門鞠躬如不容可謂至嚴矣然甘心爲之而無厭倦之意者乃所以爲和也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作兩截看。○禮之用和

是禮中之和知和而和已離却禮。○禮中自有和須是知得當如此則行之自然到和處因舉龜山與薛宗博說會職事茶事薛曰禮起聖人之僞今日會茶莫不消得如此龜山曰只此打不過處便見得禮非聖人之僞禮之用和爲貴只爲不如此則心有不安故行之自知耳。○禮之和處便是禮之樂樂之有節處便是樂之禮。○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爲貴然如何得它敬而和著意做不得才著意嚴敬即拘迫而不安要放寬些又流蕩而無節須是真箇識得禮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故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踰也。○南軒曰禮主乎敬而其用則以和蓋有敬而後有和和者樂也禮樂相須而成故禮以和爲貴禮樂分而言之則爲體爲用相須相成合而言之本一而已也。○十世可知章見丙記

林放問禮之本朱子曰放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爲問子曰大哉問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禮

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也皆未合理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為之簠簋籩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問林放問禮并以奢告之何也曰儉亦是禮○黃氏曰夫子於禮但言從周未見其從質也今乃以儉與戚為可尚何也聖人因俗之弊感放之意而為是言也然其辭必曰與其奢寧儉與其易寧戚則本非以儉戚為可尚特與其流於文弊則寧如此耳其言之抑揚得其中正如此所以為無弊

也○杞宋不足徵周監二代事並見兩記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朱子曰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朱子曰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并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朱子曰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 臺名 官事不攝 攝兼也 焉得儉然則管氏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朱子曰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畔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約之以禮禮字便作理字看不得正是持守有節文處克己復禮之說亦然○博文約禮者之功須作兩般理會而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功效卻能交相為助而打成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互相推託則彼此擔閣都不成次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考索雜記摭拾異聞以夸多取勝之謂此又不可不知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朱子曰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南軒曰恭慎勇直皆善道也然無禮以主之則過其節而有弊反害之也蓋禮者存乎人心有節而不可過者也夫恭而無禮則自為罷勞慎而無禮則失為畏懼勇而無禮則流於陵犯直而無禮則傷於訐切其弊如此豈所貴於恭慎

勇直者哉蓋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本然無以節之則亦人爲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約諸己爲要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朱子曰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南軒曰聖人於斯世豈有意於從違哉皆道之所在焉耳於其儉則不嫌於從俗於其泰則不嫌於違衆聖人之意蓋可見矣

記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人 鄭氏曰爲近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道則不說也 不辭費 爲傷信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爲傷敬也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 踐履也言履而行之 行脩言

道禮之質也 言道言人之於道實德本也禮爲之文飾耳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呂氏曰兼天下而體之之謂仁理之所當然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有仁義於己之謂德節文乎仁義之謂禮仁義道德皆其心之所同有於是而行之雖不中不遠矣然無節無文則過與不及害之以至於道之不明不行此所以非禮不成也云云君子恭敬所以爲禮之實撙節所以明禮之文退讓所以明禮之用○[illegible]天下而體之謂仁未安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 鄭氏曰負販者輕恌志利宜若無礼然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愚謂富貴者以禮自檢故無驕淫之過貧賤者以禮自安故無偪怯之病

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 正義曰必本於太一者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也極大曰太未分曰一其氣既極大而未分故曰太一也禮理既與太一而齊故制禮者用至善之大理以爲教本是本於太一也分而爲天地者混沌元氣既分輕清爲天在上重濁爲地在下而制禮者法之以立尊卑之位也轉而爲陰陽者天地二形既分而天之氣運轉爲陽地之氣運轉爲陰而制禮者貴左以象陽貴右以法陰也變而爲四時者陽氣則變爲春夏陰氣則變爲秋冬而制禮者吉禮則有四時之生出禮有恩理節權是法四時也列而爲鬼神者鬼神謂生成萬物鬼神也四時變化生成萬物皆鬼神之功聖人制禮則陳列鬼神之功以爲教也其降曰命者降下也言聖人制禮皆仰法太一以下之事而下之以爲教命也○按正義以至善之大理言太一其義甚精蓋太一者即太極之異名以其未分故曰一以其極至故曰極

故惟聖人之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禮釋回增美質 鄭氏曰釋猶去也回邪僻也質猶性也 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箭篠也端本也四物於天下最得氣之本或柔刃於外或和澤於內用此不變傷也人之得禮亦猶然也 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

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 鄭氏曰言聖人制禮所先後 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

君子之行禮不可不愼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禮也者猶體也 鄭氏曰若人身體 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 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 鄭氏曰致之言至也一謂誠也經禮

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 禮之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圜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

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朝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朱子曰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任人復問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荅是也何有何有不難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 取食

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啻同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絶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爲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争争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於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待而長也

禮者人道之極也

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 按荀子書有禮論其論禮之本末甚備至其論性則以禮爲聖人之僞豈不繆哉

有人勞程子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亦甚勞且苦矣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苦之有它人日踐危地乃勞苦也

或勸先生以加禮貴近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張子曰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是養心之術 又曰某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上去苟能除去世習則自然脱灑也

進人之速無如禮學 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右專言禮

易臨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程子曰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於二剛中之臣是能倚任於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爲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無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

中庸子曰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朱子曰舜之所以爲智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朱子曰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可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則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造作矯揉而然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者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程子曰智出於人之性人之爲智或入於巧僞而老莊之徒遂欲棄智是豈性之罪也哉善乎孟子之言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朱子曰天下之理本皆順利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其指矣○南軒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鑿者以人爲爲之也無是理而強爲之故謂之鑿鑿則失其性失其性則不可推而行無所利矣此所以惡夫智也是蓋以其私智爲智而非所謂智矣蓋就下者水之性也水之性非禹之所得爲禹能知而順之非智乎事事物物其理之素具者皆若水之就下也智者之於事物皆若禹之於水則智不亦大矣乎所謂行其所無事也謂由其所當然夫豈致纖毫之力也天雖高星辰雖遠而其故皆可得而求蓋莫非循自然之理也求其故則千歲之日至亦可坐而致也而況它乎故夫上世聖人所以建立人紀裁成萬化其事業爲無窮然在聖人亦何加毫末於此皆天下之性所當然而聖人特以利之耳

右專言智

易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程子曰中孚爲卦澤上有風風行澤上而感于水中爲中孚之象感謂感而動也內外皆實而中虛爲中孚之象又二五皆陽中實亦爲孚義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又曰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於豚魚則無不至矣忠信可以蹈水火況涉川乎守信之道在乎堅正故利於貞也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二柔在內中虛爲誠之象二剛得上下體之中中實爲孚之象卦所以爲中孚也說而巽孚乃化邦也以二體言卦之用也上巽下說爲上至誠以順巽於下下有孚以說從其上如是其孚乃能化於邦國也若人不說從或違拂事理豈能化天下乎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信能及於豚魚信道至矣所以吉也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以中孚涉險難其利如乘木濟川而以虛舟也舟虛則無沉覆之患卦虛中爲虛舟之象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中孚而貞則應乎天矣天之道孚貞而已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五居君位人君之道當以至誠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固結如拘攣然則爲無咎也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五居君位之尊由中正之道能使天下信之如拘攣之固乃稱其位人君之道當如是

○按易之言孚不止中孚一卦今取諸卦言孚處并程子傳義附于此○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傳曰需者須待也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爲需之主有剛健中正之德而誠信充實於中中實有孚也有孚則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濟雖險無難矣故利涉大川○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傳曰訟之道必有其孚實中無其實乃是誣妄凶之道也卦之中實爲有孚之象訟者與人爭辯而待決於人雖有孚亦須窒塞未通不窒則已明無訟矣事既未辨吉凶未可知也故有畏惕中吉得中則吉也終凶終極其事則凶也○比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傳曰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爲本中心不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无咎也孚信之在中也誠信充實於內若物之盈滿於缶中也缶質素之器言若缶之盈實其中外不加文飾則終能來有他吉也他外也誠信中實雖它外皆當感而來從孚信比之本也○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傳曰四於畜時處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內有孚誠則五志信之從其畜也卦獨一陰畜衆陽者也諸陽之志係于四四苟欲以力畜之則一柔敵衆剛必見傷害惟盡其孚誠以應之則可以感之矣故其傷害遠其危懼免如此則无多此以柔畜剛之道也以人君之威嚴而微細之臣有能畜止其欲者蓋有孚信以感之也○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傳曰小畜衆陽爲陰所畜之時也五以中正居尊位而有孚信則其類皆應之矣故曰攣如謂牽攣相從也五必援挽與之相濟是富以其鄰也○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傳曰六五當大有之時居君位虛中爲孚信之象人君執柔守中而以孚信接於下則下亦盡其信誠以事於上上下孚信相交也以柔居尊位當大有之時人心安易若專尚柔順則陵慢生矣故必威如則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傳曰下之志從乎上者也上以孚信接於下則下亦以誠信事乎上故厥孚交如由上有孚信以發其下孚信之志下之從上猶響之應聲也○隨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傳曰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若於隨有獲則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於己爲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心從己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奈何惟孚誠積於中動爲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傳曰君子居上爲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觀仰而化也故爲天下之觀當如宗廟之祭始盥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則下民盡其至誠顒然瞻仰之矣○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傳曰陽實在中爲中有孚信維心亨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行則常在險中矣○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傳曰習坎謂重險也上下皆坎兩險相重也水流而不盈陽動於險中而未出於險乃水性之流行而未盈於坎既盈則出乎坎矣行險而不失其信陽剛中實居險之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坎中實水就下皆爲信義有孚也○維心亨乃以剛中也傳曰維其心可以亨通者乃以其剛中也中實爲有孚之象至誠之道何所不通以剛中之道而行則可以濟險難而亨通也○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終吉傳曰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爲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也況欲使人乎故治家以有孚

爲本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故必有威嚴則終吉保
家之術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睽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
无咎傳曰九四當睽時居非所安無應而在二陰之間是睽離
孤處者也以剛陽之德當睽離之時孤立無與必以氣類相求
而合是以遇元夫也夫謂陽也元善也初九當睽之初遂能與同
德而亡睽之悔處睽之至善者也故目之爲元夫猶云善士也
四則過中爲睽已甚不若初之善也四與初皆以陽處一卦之
下居相應之位當睽乖之時各無應援自然同德相親故會遇
也同德相遇必須至誠相與交孚各有孚誠也上下二陽以至
誠相合則何時之不能行何危之不可濟故雖處危厲而无咎
也當睽離之時孤處二陰之間處不當位危且有咎也以遇元
夫而交孚故得无咎也○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傳曰初四皆
陽剛君子當睽乖之時上下以至誠相交協志同力則其志可
以行不止无咎而已卦辭但言无咎夫子又從而明之云可以
行其志救時之睽也蓋以君子陽剛之才而至誠相輔何所不能
濟也○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傳曰損減損也凡損
抑其過以就義理皆損之道也損之道必有孚誠謂至誠順於
理也損而順理則大善而吉所損無過差可貞固常行而利有

攸往人之所損或過或不及或不常皆不合正理非有孚也非
有孚則无吉而有咎非可貞之道不可行也○益六三益之用
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傳曰三居下體之上在民上者
也居陽應剛處動之極居民上而剛決果於爲益者也果於爲
益用之於凶事則无咎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三居下之上在
下當承稟於上安得自任擅爲益乎惟於患難非常之事則可
量宜應卒奮不顧身力庇其民故无咎也下專自任上必忌疾
雖當艱難義在可爲然必有其孚誠而所爲合於中道則誠意
通於上而上信與之矣專爲而無爲上愛民之至誠固不可也雖
有誠意而所爲不合中行亦不可也圭者通信之物凡祭祀朝
聘用圭玉所以通達誠信也有誠孚而得中道則能使上信之
是猶告公上用圭玉也其孚能通達於上矣○九五有孚惠心
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傳曰五剛陽中正居尊位又得六二之
中正應以行其益何所不利以陽實在中有孚之象也以九
五之德之才之位而中心至誠在惠益於物其至善大吉不問
可知故云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人君至誠益於天下天下之
人无不至誠愛戴以君之德澤爲恩惠也象曰有孚惠心勿問
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傳曰人君有志誠惠益天下之心其元

吉不假言也天下至誠懷吾德以爲惠是其道大人君之志
得矣○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傳曰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
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之道今
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之於公朝使人明知善惡故
揚于王庭孚信之在中誠意也號者命衆之辭君子之道雖長盛
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衆使知尚有危理必有戒
懼之心則无患也聖人設戒之意深矣○象曰孚號有厲其危
乃光也傳曰盡誠信以命其衆而知有危懼則君子之道乃無
而光大也○萃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
恤往无咎傳曰初與四爲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當萃時
三陰聚處柔无守正之節若舍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
也乃亂惑其心也乃萃與其同類聚也初若守正不從號呼
以求正應則一握笑之矣一握俗語一團也謂衆以爲笑也若
能勿恤而往從剛陽之正應則无過咎不然則入小人之羣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傳曰初陰柔又非中正恐不能
終其孚故因其不而爲之戒二雖陰柔而得中正故雖戒而其
辭後引吉无咎引者相牽也人之交相求則合相持則離二與

五爲正應當萃者也而相遠又在二陰之間必相牽引則得其
萃矣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二亦以中正之道往與之萃乃君
臣和合也其所共致豈可量也是以吉而无咎无咎者善補過
也二與五不相引則過矣孚乃利用禴孚信之在中誠之謂也
禴祭之簡薄者也菲薄而祭不尚備物直以誠意交於神明也孚
乃者謂有其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於上也以禴言者
謂薦其誠而已上下相聚而尚飾焉是未誠也蓋其中實者不
假飾於外用禴之義也孚信者萃之本也不獨君臣之聚在誠
而已○升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傳曰二陽剛而在下五陰柔
而居上夫以剛而事柔以陽而從陰雖有時而然非順道也以暗而
臨明以剛而事弱若黽勉於事勢非誠服也上下之交不以誠其
可以久乎其可以有爲乎五雖陰柔然居尊位二雖剛陽事上
者也當內存至誠不假文飾於外誠積於中則自不事外飾故
曰利用禴言尚誠敬也自古剛強之臣事柔弱之君未有不爲
矯飾者也禴祭之簡質者也云孚以者謂既孚乃宜不用文飾專
以其誠感通於上也如是則得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傳曰二能以孚誠事上則不惟爲臣之道无咎而已可以行剛
中之道澤及天下是有喜也○升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傳

曰井以上出爲用居井之上井道之大成也收汲取也幕蔽覆也取而不蔽其利無窮井之施廣矣大矣有孚有常而不變也井之用博施而有常大善之吉也○革巳日乃孚傳曰革者變其故也人未能遽信故必巳日然後人心信從○彖曰巳日乃孚革而信之傳曰革之道人心豈能便信必終日而後孚在上者於改爲之際當詳告申令至於巳日使人信之人心不信雖強之行不能成也○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傳曰九三以剛陽爲下之上又居離之上而不得中躁動於革者也在下而躁於變革以是而行則有凶也然居下之上事苟當革豈可不爲也在乎守貞正而懷危懼順從公論則可行之不疑革言謂當革之論就成也合也當審察當革之言至於三而皆合則可信也言重慎之至能如是則必得至當乃有孚也已可信而衆所信也如此則可以革矣○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傳曰九四當革之時也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而當其悔乃亡也革之旣當在乎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命改爲也旣事當而弊革行之以誠上信而下順其吉可知○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傳曰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誠旣至則上下信矣革之道以上下之信爲本不當不孚則不信當而不信猶不可行

況不當乎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傳曰以大人中正之道變革之炳然昭著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天下必信也○豐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傳曰明動相資乃能成豐二爲明之主可謂明者也而五在正應之地陰柔不正非能動者二至明之才以所應不足與而不能成其豐故曰見斗斗昏見者也蔀周匝之義用障蔽之物掩晦於明者也五以陰柔而當君位日中盛明之時乃見斗猶豐大之時乃遇柔弱之君二雖至明所遇乃柔暗不正之君既不能下求於己若往求之則反得疑猜忌疾然則如之何則可夫君子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至誠以感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人之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己之誠意上達而君見信之篤耳管仲之相威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傳曰有孚發若謂以己之孚信感發上之心志也○兌九二孚兌吉悔亡傳曰二承比陰柔陰柔小人也說之則當有悔二剛中之德孚信內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和而不同說而不失剛中故吉而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傳曰心之所存爲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

而自失乎是以吉也○九五孚于剝有厲傳曰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矣而聖人復設有厲之戒蓋堯舜之盛未嘗無戒也戒所當戒而已雖聖賢在上天下未嘗無小人然不敢肆其惡聖人亦說其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聖賢之可說也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人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而強仁耳五若誠心信小人之假善爲實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小人者備之不至則害於善聖人爲戒之意深矣剝者消陽之名陰消陽者也蓋指上六故孚于剝則危也以五在說之時密比於上六故爲之戒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傳曰戒孚于剝者以五所處之位正當戒也密比陰柔有相說之道故戒在信之也○中孚已見前○未濟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傳曰九以剛在上剛之極也居明之上明之極也剛極而能明則不爲躁而爲決明能燭理剛能斷義居未濟之極非得濟之位无可濟之理則當樂天順命而已至誠安於義命而自樂則可无咎飲酒自樂也不樂其處則忿躁隕獲入于凶咎矣若從樂而耽肆過禮至濡其首亦非能安其處也有孚自信于中也失是失其宜

也如是則於有孚爲失也人之處患難知其無可奈何而放意不反者豈安於義命者哉○按程傳論孚信之義無一不切於用者其間雖論人君之事然在人臣亦無不可用者皆當熟玩而服膺焉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楊氏曰車無輗軏則無以引重而致遠人之於信猶是也故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舍是則不行於州里況天下乎○民無信不立並見兩記

程子曰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右專言信

易大傳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勉齋黃氏曰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寒暑往來之類是也地之道不外乎柔剛山川流峙之類是也人之道不外乎仁義事親從兄之類是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雖若有所不同然仁者陽剛之理也義者陰柔之理也其實則一而已天地亦大矣人以藐然之身乃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才其爲道則又與天地混然而無間其可不知所以自立哉非陽剛陰柔則雖天地不能以自立不仁不義則亦不可以謂之人矣不謂之人則與禽獸奚異哉由仁義則與天地並立而無愧由不仁不義則無以自別於禽獸學者其亦知所擇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

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按易之並言仁義者自孚及此而已在天地則曰生在聖人則曰仁仁之義蓋可識矣○又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是亦並言仁義之一也

記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

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讀爲揫斂也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察猶察察嚴殺之貌北方曰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偕藏也鄉讀鄉仁貴長大萬物也正義曰五行春爲仁夏爲禮今春爲聖夏爲仁者春夏皆生養萬物俱有仁恩之義故此夏亦仁也聖既生物言之則謂之聖故東方爲聖也各以義言之理亦通也中者藏也

中庸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擧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

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朱子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擧矣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便自然有惻怛慈愛之意深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聖賢言仁便有箇溫厚慈祥之意帶箇愛底道理下便言親親爲大○問仁這以仁繼之以仁者人也何爲下面又添義禮曰仁便有義如陽便有陰親親尊賢皆仁之事親之尊之其中有箇義等便是義與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此所謂殺也尊賢有等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問仁即是道如何說脩道以仁曰道是泛說仁是切要底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

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義而已矣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
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
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
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
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
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
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此章

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
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
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
端之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或問人之所以爲
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
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爲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
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曰然則其或主於愛或主於宜而
所施亦有君親之不同者也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於愛而
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
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曰
子謂仁義未嘗不利則是所謂仁義者乃所以爲求利之資乎
曰不然也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得不然
者也然仁義得於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於天下之事自然
無一物之不得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易所謂義之和
者正謂此爾曰然則孟子何不以是爲言也曰仁義固無不利
矣然以是爲言則人之爲仁義也不免有求利之心焉一有求
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害至矣此孟子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
弊也○心之制亦是說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

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非是說在外之事說看甚麼事來這裏
面便有箇宜處這便是義○問心之德愛之理俱以體言心之
制事之宜俱以用言否曰心之德是偏言說愛之理方說到親
切處心之制却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爲義是也揚雄言
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以義爲宜則義有在外
意思須如程子言處物爲義則是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事
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所謂事之宜方是
指那事物當然之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聖賢之言所以要
辨別教分明但只要向義邊一直去更不通商量第二着才說
義乃所以爲利固是義有大利存焉若行義時便說須有利則
此心便倚向那邊去故孟子云云董
仲舒亦分明說不謀其利不計其功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
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
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

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朱子曰害仁者凶暴
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
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南軒曰夫仁義之在天
下豈能賊之哉實自殘賊之耳其爲君如此則
上爲獲罪天命下爲不有民物謂之一夫不亦宜乎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
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
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
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人路言義者宜
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
故曰
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言
道
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哉此
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朱子曰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理也明則有以識其理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畧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是見得事事物物之理無一毫之未盡所以明仁義者皆不待求之於外此身此心便渾然都是仁義○問五云若學者須是行仁義始得曰這便如三月不違意他是平日身常在仁義內即從這行出學者身在外且須去求仁義就上行然又須以由仁義行爲準的方得○或言由仁義行好行仁義便有善利之分曰豈不見上有舜字惟舜便由仁義行他人須窮理知其爲仁爲義從而行之且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既未能安仁亦須是利仁利仁豈是不好底知仁之爲利而行之不然則以人欲爲利矣○南軒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者行仁義猶爲二物也由仁義行則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履無非是矣若舜者可謂全其所以爲人者而無虧欠矣未至於舜皆爲未盡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上兼言仁義而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餘詳見前求放心章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

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南軒曰事一也而情有異則所感與其所應皆不同是以古之說國者以禮義不以利害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而治忽之所由係蓋不可不謹於其源也夫說二君而使之罷兵非不善也然由宋牼之說而說之以利使其能從亦利心耳罷兵雖息一時之事而徇利實傷萬世之彝自宋人論之惟欲其說之行而不暇其害於後在君子則寧說之不行不忍失正理而啓禍源也故使二君悅於利而聽從則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以至於觀聽之間亦莫不動焉上下憧憧然知利之爲利則見私己而自便者無不爲也人欲肆行君臣父子兄弟之大倫亦且不暇恤矣則豈非危亡之道乎由孟子之說而說以仁義使二君幸而聽則是其心復於正道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則皆知仁義爲重將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無非以是心相與人心正而王道興矣三代之所以王者用此道也然則其說則一而所以說者異毫釐之間霄壤之分可不謹哉學者有見於此則知五伯之在春秋濫觴之首而罪之魁也又知晉西之所以罪晉甚而尊子晉也嗚呼知此入德之門矣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朱子曰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南軒曰良云者有本然之義有善之義蓋其本然者無非善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則無一毫人爲加乎其間天之所爲而性之所有也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莫不知敬其兄此其知豈待於慮乎而其能也又豈待於學乎此所謂良知良能也然此章下文獨言知者蓋知常在先也愛敬者良心之大端蓋親親爲仁敬長爲義人道不越是而已能存是心而達之則仁義之道不可勝窮矣雖然人之良能良知如飢而食如渴而飲手執而足履亦何莫非是乎何孟子獨以愛親敬長爲言也蓋飢食渴飲手持足履之類固莫非性之自然形乎氣體者也形乎氣體則有天理有人欲循其自然固莫非天理毫釐之差則人欲亂之矣若愛敬之所發則仁義之淵源故孟子之所以啓告之者專指夫此揭天理之粹以示人也若異端舉物而遺則則天理人欲混淆而莫識其源爲弊有不可勝言者矣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朱子曰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蓋未見於所行而方見於所存也○南軒曰尚志者以立志爲先也主乎仁義所謂志也不主乎仁義則役役然何所據乎謂之志不立可也殺一無罪非其有而取之擧二事者欲其推類而知仁義之所存也夫殺一無罪而非仁由是而體之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取之爲非義由是而體之則義之所以爲宜者亦可得而推矣居仁由義居則不違由則不他也居仁則體立由義則用行大人之事亦不越此而已矣學者可不以尙志爲先乎○黃氏曰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者不一而足蓋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入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則當世之迷蔽故開闢發端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者何也仁義其總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

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朱子曰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充滿也穿穴踰牆皆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其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者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其所爲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南軒曰人皆有所不忍皆有所不爲此其秉彝之不可殄滅也然有所不忍矣而於他則忍之有所不爲矣而於他則爲之此豈有異心哉爲私欲所蔽而生道息故也若以其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豈非仁之方乎以其所不爲而達之於所爲豈非義之方乎達謂達於用充謂充其所有者也此章始言仁義而末獨言義何也蓋仁義相須者也人之不仁者以非義害之也不爲非義而後仁可得而存故反復再三推而言之使人知所用力也

讀書記曰集八　廿八

荀子曰處仁以義然後仁 學者有以此說爲當理者蓋謂施仁而不以義則兼愛無別不足以爲仁矣愚謂此不知仁之論也盖仁義雖曰對立然仁未嘗不兼義仁者體也義者用也有體斯有用也以其體而言之則仁者之心無不周徧所謂理一也至其施之則親親與仁民不同仁民與愛物不同所謂分殊也即所謂義也程子之論西銘盡之矣必若荀子之言則仁未足以爲仁必處之以義然後仁也如此則仁小於義義大於仁矣豈理也哉

揚子曰君子於仁也剛於義也柔 問仁是柔如何却屬剛義是剛如何却屬柔朱子曰仁剛陽是一樣意思義柔陰是一樣意思盖仁本是柔底物事發出來却剛但看萬物發生時便迸地奮迅出來有剛底意思義本是剛底物事發出來却柔但看萬物肅殺時便依地收斂憔悴有柔底意思又問揚子云云如何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沐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邪先生曰然○陽主進陰主退陽主息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消而退者其勢弱此陰陽之所以爲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㱃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爲事作長爲生斂藏爲殺此剛柔之所以爲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之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揚子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爲一義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尔○則立天之道云云則仁當屬陰先生曰仁何嘗屬陰袁機仲力爭以仁爲陰引揚子之言爲證殊不知仁之定體自是屬陽至論君子所處則又就非地位上說如何拘得○據前一段正答袁書也

周子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朱子曰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民以義正萬民

讀西記甲八　廿九

程子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語道矣世之論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然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

龜山楊氏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 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支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屨足不可以納冠盖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朱子曰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生底義義便是收回底仁

問仁義之爲體用何也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也然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莫不各有條理焉程子仁體義用之言特舉其一爾

又曰仁義相對爲體用仁自有仁之體用義自有義之體用

又曰去得不仁不義則所行便是仁義下文云那得一箇在不仁不義與仁義之中底物事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謂欲知舜與跖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所隔甚不多

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

問不可差繆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初未嘗相離也又朱子少時嘗以書問延平李氏曰大抵仁者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含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体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出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是乃本然之仁義李氏報曰推測到此甚密加以涵養何處不見道也

仁義而有窮則天道之陰陽亦有窮也蘇明允書以爲揚衛之論爲仁義之窮而作此非知仁義之言夫舒而爲陽慘而爲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仁義之於人亦猶是已若云云而可乎

右兼言仁義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九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朱子曰此仁禮之施）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此仁禮之驗）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

此亦妄人也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此所謂存心與存其心不同只是處心又曰所以異於人以其處心與人不同○問自反而忠之忠曰忠者盡己也盡己者仁禮無一毫不盡○我猶未免爲鄉人此便是知恥知恥則進學不得不勇○南軒曰其欲如舜者非慕夫舜之事功也欲如舜之盡其道爲難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蓋言舜爲人倫之至也豈憂不如舜者豈但憂之而已哉[illegible]以則而行之者惟恐不及也故曰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揚子曰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

右兼言仁禮

易大傳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其全章云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云云下文云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朱子曰易道之大聖人用之知此○ 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過矣旁行者知之權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無憂而其知益深隨處皆安而無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濟物之心而仁益篤蓋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相爲表裏如此

春秋傳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 杜氏曰柳下惠也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廢六關 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塞逆末流而廢之 妾織蒲三不仁也 家人販席言其與民爭利 作虛器 謂居蔡山節藻梲○論語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朱子曰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楊氏曰以山節藻梲居蔡是僭以己義以養龜也焉得知○南軒曰所貴乎知者爲其明義理之是非也僭上失禮之事而爲之不疑則其昧理而悖於義甚矣孰大於是○按禮記家不藏圭故南軒以爲僭上 縱逆祀 躋僖公 祀爰居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文仲以爲神命國人祀之○文二年○愚按孔子之言雖爲臧文仲而發然即其所謂不仁不知者則仁知之義可知矣蓋舍其所當用之人而使澤不得以及民爭其所不當爭之利而使民不得以自養此文仲之不仁也後之人欲反其失則居顯位者其可不以舉賢揚善爲事乎食厚祿者其可不以損利于民爲心乎去其不仁者則仁可幾矣逆所以下而居之以華後之室而不知其亡益躋後君於先君之上而不知其非禮侮鬼而祀之以爲樂而不知其不能享則文仲之不知也後之人欲反其失則凡求媚於鬼神要福於冥漠而不循其禮之正不察其理之有無者其可不戒之乎去其不知者則知可幾矣若徒知文仲之失而無自反自克之功則雖終日誦聖經之訓言每歎古人之失將無益於己而已

論語樊遲問智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朱子曰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智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其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爲急而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或曰問仁而告之以先難後獲何也曰爲是事者必有是效亦天理之自然也然或先計其效而後爲其事則其事雖公而意則私雖有成功亦利仁之事而已若夫仁者則先爲其事而不計其效知循天理之自然而無欲利之私心也董子所謂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謂此爾然正誼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從夫功利者而爲之爾○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彝即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爲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來福此豈所謂之智者哉○問有一毫計功之心便是私欲曰是○獲有期望之意學者之於仁工夫最難但先爲人所難爲不必有期望之心可也○先難後獲只是我合做事便自做將去更無下面一截才有計獲之心便不是了大抵學者爲其所不得不爲者至於人欲盡而天理全則仁在是矣若先有箇云我欲以此去爲仁便是先獲也○南軒曰難莫難於克己勉爲其難不計所獲循循不已久自有所至若先有獲之意則同已自累其心而有害於天理矣無妄之六二不耕獲不菑畬而象曰未富也蓋此義也○仁者安仁智者利仁見前言仁篇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

知者樂仁者壽

朱子曰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智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智者動然他見得許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無事其理甚簡雖動而實未嘗不靜仁者靜然其見得天下萬事萬理皆在吾心無不相關雖靜而未嘗不動動不是勞攘紛擾靜不是塊然兀守這與樊遲問仁知章相連自有互相發明處○問仁者樂山是就成德上說先難後獲是就初學上說曰也只一般只有箇生熟聖賢是已熟底學者是未熟底聖賢○仁者一身渾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意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水且樂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若以配陰陽則仁配春主發生故配陽動知配冬主伏藏故配陰靜然陰陽動靜又各互為其根不可一定求之也此在學者默而識之○或問智者動仁者靜如太極圖說則智為靜仁為動如何曰這道理直看一樣橫看一樣子貢說學不厭為智教不倦為仁子思卻言成己為仁成物為智仁固有安靜意思然施行卻有運用之意智是潛伏淵深底道理至發出則有運用然至於運用各當其理而不可易處又不專於動○南軒曰動靜者仁知之體樂水樂山言其體則然也動則樂靜則壽行所無事不其樂乎常永貞固不其壽乎雖然知之體動而理各有安靜固在其中矣仁之體靜而周流不息動亦在其中矣動靜交見體用一源非深體者莫能識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朱子曰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智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下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學也如此○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枉與直一例去愛他便不得大抵為先知了能愛其所當愛只此兩句自包上下此所以為聖人之言○愛人知人是仁智之用聖人何故但以仁智之用告樊遲卻不告之以仁智之體蓋尋這用便可以知其體蓋用即是體中流出也○問云云曰尋常說仁智一個是甚愛一個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智合一處仁裏面有智智裏面有仁○南軒曰原人之性其愛之理乃仁也知之理乃知也仁者視萬物猶一體而況人與我同類乎故仁者以愛人為則愛人果可以盡仁乎以愛人而可以盡仁則不可而其所以愛人者乃仁之所存也至於問知而論以知人者亦猶是爾

中庸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朱子曰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智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所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程子曰成己須是仁推成己之道及物即是智○呂氏曰誠雖自成也道雖自道也非有我之得私也與天下同之而已故思成己必思所以成物是所謂仁智之具也性之所固有合內外而無間也天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自無內外之別人有是形而為形所梏故有內外內外一生則物自物己自己與天地不相似矣反乎性之德則安有物我之異內外之別哉

故具仁與智兼已無物誠一以貫之合天地而能化育故能時措之宜也○又曰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學不厭所以成己此則成己爲仁教不倦所以成物此則成物爲智何也夫盡性以成己則仁之體也推是以成物則智之事也自成德而言也學不厭所以致吾知教不倦所以廣吾愛自入德而言也此子思子貢之言所以異也○朱子曰呂氏所論子貢子思所言之異亦善而猶有未盡者盖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亦不但爲成德入德之殊而已也

孟子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朱子曰學不厭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朱子曰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爲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爲仁也博矣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上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先生因是推言學者亦有當務如孟子論今樂古樂則與民同樂乃樂之本學者所當知也若欲明其聲音節奏特樂之一事爾學者須要窮其原本故得大水下來則知海潮之至大船小船莫不浮動如講學既能其大者則小小文義自是該通若只於淺處用功則必不免沉溺之患矣○南軒曰自身以至天下皆有當務蓋天下之事未有無先後者傳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所以貴乎格物也雖然孟子之所論特言當大而狗小者爲不知務耳非謂能三年之喪與緦小功有不足察無放飯流歠則齒決有不必問也先後具舉本末畢貫此爲學者又不可以不知也

右兼言仁智

孔子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鄭氏曰物猶事也事親事天孝敬同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舉無過事以孝事親乃所以成身

右兼言仁孝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朱子曰智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也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動之謂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爲小節而忽之也○問克己復禮爲仁便是仁了今卻又有

莊以莅之與動之以禮底工夫如何曰人自有此心然却更不走失而於接物應事時少失莊嚴底意思自不足以使人敬此便是未善處問此是要本末工夫兼備否曰固是但先有知及之仁能守之做箇根本了却方好去檢點其餘便無欠缺事不奈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點檢處○問知及仁守曰此是說講學莊以莅之以後是說爲政○南軒曰知及乎此而仁不能守此則未能保之於己也仁能守之則在己者實矣又須莊以莅之而後內外相成而無斁而又欲動之以禮然後爲盡善動之以禮者以禮教民感動之也此雖言爲政之道至此而後善然所以成己亦一而已

孟子曰愛人弗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右兼言智仁禮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朱子曰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問知是格物致知仁是存養勇是克治否先生曰是勇謂持守堅固○問中庸力行近乎仁又似勇者不懼意思曰交互說都是○智者直是見得分曉故不惑○問智不惑一段能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亦有人明理不能去私欲然去私欲必先明理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智至於教人當以智爲先○問子罕智仁勇章與憲問仁智勇章何以次序不同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智爲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中庸言三德之序如何曰此亦爲學者言又問何以勇皆序在後曰末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問仁者不憂曰仁者心與理一心純是道理看甚麼事來不問大小改頭換面來自家此心各有一箇道理應副去不待事來方始安排所以自不煩惱今人有這事却無這道理便應置不去所以憂○又曰仁者理即是心心即是理有一事來便有一理以應之所以無憂○問無憂似未進

仁先生曰今人學問百種只是要克己復禮若能克去私意純是天理自無所憂如何不是仁○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憂之有○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得道理分明而反懾怯者氣不足也○南軒曰不惑者見理明也不憂者其樂深也不懼者其守固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朱子曰自責以勉人也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智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如此○王彦霖曰心一也有曰云云何也程子曰此只是名其德爾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智勇亦然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道之大者也○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

中庸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此章當連天下之達道五參看○朱子曰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緊要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學之要也○又曰智知仁守勇決○又曰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知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患在不能擇不能守不能斷

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反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智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上章既言達德之名恐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其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此章之指惟呂氏之言渾然有味庶幾得之

右兼言智仁勇

論語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朱子曰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嘆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南軒曰夫聖人之勇不可過也而過焉是未知所裁度也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朱子曰言此所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南軒曰夫子路自負其勇不避禍害故夫子因其病而救之以爲死難而輕死非君子所貴蓋死或至於傷勇故也臨事而懼戒懼於事始則所以爲備者周矣好謀者或失於寡斷好謀而成則思慮審而其發也必中矣敬戒周密如此此乃行三軍之道也若徒以暴虎馮河爲勇則將至於輕犯禍害豈君子之所貴乎

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朱子曰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理義所發

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 以篤周祜以對 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此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養大勇除暴救民以安天下矣○南軒曰勇有大小血氣之勇勇之小也義理之勇勇之大也以血氣爲勇則其勇不出於血氣之內勢力可[illegible]也利害可絀也義理之勇不以血氣勢力無所加利害無所絀也故曰王請無好小勇欲其據於義理也夫聖人非無怒也其動不以血氣而以理可怒在彼而理在此聖人何加毫末乎以文武之事觀之則可見矣○曾子聞大勇於夫子章已見前養氣篇

揚子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荊軻君子盜諸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其於勇也其庶乎

或曰顏子之爲人近於怯程子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有若無實若虛之類抑可謂大勇矣

程子曰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聘義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

右專言勇 按左氏晉狼瞫為右先軫黜之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狼瞫在春秋未得為賢大夫而所謂死而不義非勇也是言有可取者故附此

書仲虺之誥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此仲虺釋湯之詞全章見乙記

記冠義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朱子曰察理不精則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制宜豈為是哉○南軒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謂其事雖本是禮義而施之不當一過其則則為非禮義矣故程子曰恭本為禮過於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為義過於與是非義之義矣推是類可見矣蓋禮義本於天而著於人心各有其則而不可過乃天下之公而非有我之所得私也一以己意加之則是私情而已故其直雖以禮義而君子謂之非禮之礼非義之義也

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 萬章問不見諸侯章全文見丁記。言非禮義謂之自暴見前仁義篇

張子曰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為禮也學者有專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於天之自然告子專以義為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皆非

也當合內外之道

右兼言禮義

禮記說四九　八十五

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鄭氏曰禮所以節正民之偽使其行得中鄭司農云五禮謂吉凶賓軍嘉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也司農云六樂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按此義在周禮爲最難通者也先鄭云以陰德爲男女之情既率滿當而序成則曰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之如是然後陰陽平情性和而能育其類後鄭之說如此正義從之亦未見其必然更詳之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禮樂所以贊化育行則四者乃得其和能生非類曰化生其種曰產○正義曰吉凶四者謂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共爲一以事鬼神爲二諧萬民爲三以致百物爲四化產爲一者以其化與產氣相似故爲一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朱子曰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窮而在下所用禮樂固是從周若違而在上須更損益○南軒曰文勝而過質則於禮樂之實反有害故聖人思反本而有從先進之言程子曰若用於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也或曰然則從周之說奈何蓋文莫備於周大体固當從周而其末流文勝之弊則不可以不正也從先進與從周固各有義耳○不仁如禮樂何章見前

禮記說四九　八十六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朱子曰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个序樂只是一个和只此兩字含多小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黃氏曰程子朱子言樂則同主於和至於言禮則朱子主於敬程子主於序二說不同何也曰不但敬與序之不同雖言和則同而所以爲和者不同也集注之敬與和主人心而言也程子之序與和主事理而言也然有人心之敬與和則見於事理者始有序而和矣

記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

乙記甲九

十一

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正義曰懌是喜樂之事喜樂從內而生和說性情故云所以脩內也禮是恭敬之事恭敬是正其容體故云所以脩外也樂雖由中從中而見外禮雖由外從外而入中是中之與外皆有禮樂故云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也

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上文云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云云○正義曰以玄酒腥魚大羹非極口腹也以朱弦疏越非極耳目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鄭氏曰理猶性也

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

乙記甲九

十八

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鄭氏曰欲其然○正義曰流也勝猶過也若樂過和同而無禮則過殊隔而無和樂則親屬離析無復骨肉之愛唯須禮樂兼有所以爲美故論語云禮之用和爲貴是也

樂由中出鄭氏曰和在心也禮自外作敬在貌也樂由中出

故靜禮自外作故文(文猶動也)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鄭氏曰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和故百物不失(不失其性)節故祀天祭地(成物有功報焉)明則有禮樂(教人者)幽則有鬼神(助天地成物者也正義曰天地氣和而生萬物大樂之体順陰陽律呂生養萬物是與天地同和也天地之形各有高下大小為限節大禮辨尊卑貴賤與天地相似是與天地同節也易上繫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注云精氣謂七八遊魂謂九六遊魂謂之鬼物終所歸精氣謂之神物生所信言木火之神生物東南金水之鬼終物西北詳見後卷○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程子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問云云朱子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只是屈伸之理禮樂鬼神一理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處便是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沿猶因述也○正義曰尊卑有別是殊事俱行於禮是合敬也宮商別調是異文無不歡愛是合愛也禮樂之狀貌文雖異樂情主和禮情主敬致治是同以其致治情同故明王所以相因述也)故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鄭氏曰綴謂酇舞者之位兆其外營域也正義曰綴者舞者行位相連綴也周謂行禮周曲回旋也裼謂袒上衣而露裼也襲謂掩上衣也禮盛者尚質故襲不盛者尚文故裼)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鄭氏曰化猶生也別謂形体異也)樂由天作禮以地制(言法天地也○朱子曰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底意禮以地制如由地不可移易)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正義曰此一節申明禮樂從天地而來王者必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樂者調暢陰陽是天地之和也禮明貴賤是天地之序也樂主於陽是法天而作禮主於陰是法地而制)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倫猶類也患害也官猶事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質猶本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此所與民同也(言情官質制先王所專也○正義曰論倫云云者樂主和同論說等倫無相毀害是樂之情也言樂之本情欲使倫等和同無相損害也欣愛云云者賀瑒曰八音克諧使物歡欣此樂之事迹也在心則倫類無害故為樂情在貌則欣喜歡愛故為樂事也中心云云者謂內心中正無有邪僻是禮之本質也莊敬云云者外貌莊敬恭順是禮之節制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言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敦和樂貴同也率循也從順也別宜禮尚異也鬼神謂先聖先賢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正義曰此一節申明禮樂既於天地若禮樂備具則天地之事各得其宜○天高地下不同故人倫尊卑有異其間萬物各散殊途禮者別尊卑定萬物是禮之法制行矣天地萬物流動不息合會齊同而變化者也樂者調和氣性合德化育是樂興也樂主和同故云與禮主異故云行仁主仁愛樂主和同故仁近於樂義主斷割禮爲節限故義近於禮○或問天高

地下三段朱子宏歎此數句意思極好非孟子以下所能作其文如中庸左傳子大叔亦論此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云云又是說得麄文意不甚亮不如此說之縝密通暢他只是說人做這箇去合天之度數如云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云云之類都是做這箇去合那天都無自然之理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是自然合當如此○愚按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禮之制因乎自然之序也又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此樂之作因乎自然之和也天高而居上地卑而居下物生萬類有大有小分散而差殊聖人因之制爲之禮君父在上臣子在下卽天高地下之象昆弟夫婦師友賓主下及於輿臺皁隷等級分明不相踰亂卽萬物散殊之象此禮制之所自行也陰陽五行之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止息相摩相盪若雷霆之鼓動風雨之散潤二氣和合故能化生而不窮聖人因之作爲之樂有五聲有十二律剛柔剛陽也柔陰也六律陽也六呂陰也混合無間而樂成焉故能與天地之和相應此樂之所由興也知乎此然後識禮樂之原矣春作夏長氣之伸也陽之屬也秋斂冬藏氣之屈也陰之屬也樂本陽主乎流動故曰敦和率神而從天禮本陰主乎凝定故曰別宜居鬼而從地所謂鬼神者屈伸而已注疏以聖人賢人之神主之恐非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鄭氏曰卑高謂山澤也位矣尊卑之位象山澤也動靜陰陽用事小大萬物也大者常存小者隨陽出入方謂行蟲也物謂殖生者也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也象光燿也形體貌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

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齊讀爲躋躋升也摩猶迫也蕩猶動也奮迅也百化百物化生也○正義曰地氣上躋者躋升也謂地氣上升天氣下降者謂降下與地氣交合陰陽相摩者摩謂切迫天地相蕩者蕩動也言天地之氣相感動鼓之以雷霆者雖以氣生而物未發故用雷霆以鼓動之奮之以風雨者萬物得風雨奮迅而出也動之以四時者言萬物生長隨四時而動也煖之以日月者萬物之生必須日月煖照之自鼓之以雷霆至煖之以日月皆以天地相蕩細別言之耳○朱子嘗舉此章再三歎息愚按此章蓋詳析前章之旨自天尊地卑至貴賤位矣是言天高地下之義也自動靜有常至在地成形是言萬物散殊之義也地氣上躋至百化興焉是言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之義也合二章而觀其理燦然矣動靜言物之性有動者有靜者方以聚類猶燥濕之異趣物以羣分猶飛走之殊類凡皆爲散殊而言注疏之訓恐非

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之言處也大始百物之始生也著不

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著猶明白也息猶休止也一動一
靜者天地之間也間謂百物也故聖人曰禮樂
云言禮樂之法天地也學靜而禮動其並用事則亦天地之間爾正義曰此一節盛說禮樂之大樂象於天天爲生物
之始著猶顯也是樂顯大始禮法於地言禮以寧天氣以成於物故曰禮居成物著謂顯著言顯著明行運生不息者是天也
故乾彖曰天行健顯著養物不移動者地也故坤彖曰安貞吉言樂法於天動而不息禮象於地靜而不動也一動一靜天地
之間也者動者或一物飛走蠢動感天之陽氣也靜者或一物安伏而止靜感地之陰氣也天地之間也者言此一動一靜在
天地之間所有百物也○愚按此章亦推廣前章之指樂著大始禮居成物於跡得之但禮以寧天氣以成於物一句辭義不
明似有舛誤當云禮法於地地寧天之氣以成物故云禮居成物樂著大始注訓著爲顯著不息云云則訓著爲明白愚謂二
著字皆當訓爲顯而音同著草之著著之爲言顯也蓋顯乎上而不息者天也顯乎下而不動者地也此天地之定体前章所謂

禮記旨曰九 廿三

天地之序也而陰陽二氣一動一靜循環於兩間者此天地之妙用前章所謂天地之和是也蓋必有自然之序然後有自然
之和故聖人曰禮樂云而不曰樂禮周子所謂禮先而樂後程子所謂無序則不和皆此意也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
酒之流生禍也鄭氏曰以穀食犬豕爲豢爲作也言豢豕作酒本以立祀養賢而小人飮之善
酗以致獄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
百拜終日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
以備酒禍焉壹獻士飮酒之禮百拜以喩多故酒食者所以
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
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

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分扶
問反大事謂死喪也樂也者聖人之所樂而可以善民
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
焉著立也謂立司樂以下使教國子正義曰士之饗禮唯有壹獻言所獻酒少也從初至末賓主相答而有百拜言拜
數多也是意在於敬不在酒也終日飮云云謂饗禮也以其恭敬示敬而已故不得醉也綴止也人君制禮以教天下所以綴
止淫邪也其感人云云者言樂本從民心而來故感動人深也○愚按有喪事而無禮則哀必過有大福而無禮則樂必淫哀
樂之分皆以禮終所以約其情使合於中也禮之爲用大矣哉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
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鄭氏曰油然新生好貌也易

禮記旨曰九 廿四

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
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
敬則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
心入之矣鄙詐入之謂利欲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
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
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
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
容貌而民不生易慢也故德煇動於內而

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
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朱子曰易直子諒韓詩作易直慈良爲是○又曰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户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尤爲深切莫當佩服存省以察其身也○或問鄙詐易慢非心之本然也今曰鄙詐之心易慢之心何耶曰謂中心不和不樂則鄙詐入而爲之主外貌不莊不敬則易慢入而爲之主既爲主乎內非心而何

樂也者動於内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
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
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 鄭氏曰進謂自勉强也反謂自抑止也文猶美也善也
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

禮有報而樂有反 放爲於聲樂不能止也報讀曰褒猶進也 禮得其
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
義一也 程子曰禮樂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朱子曰禮如凡事儉約如收斂恭敬便是減須當着力向前去做便是進故以進爲文樂如歌詠和樂便是盈須當有箇節制和而不流便是反故以反爲文禮減而却進前去樂盈而却反退來便是得性情之正○禮以謙遜退貶爲尚故主減然非人情之所樂故須勉强做將去方得樂以發揚蹈厲爲尚故主盈然亦只管充滿而不反則又不可故須反方得○主減者當進須力行將去主盈者當反須回顧身心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 鄭氏曰樂出而不反禮有往來 樂樂
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
情反始也 自生也○正義曰樂也者云云言作樂之時衆庶皆聽之而無反報之意但有恩施而已禮也者云云禮尚往來受人禮重必當報之也樂樂其云云言王者正樂歡樂其已之所由生若武王民樂其武德武王由武功而生王業則以武爲樂名以受施與立名無報反之義也而禮反云云言王者制禮必追反其所由始祖若周由后稷爲始祖即追祭后稷報其王業之由是禮有報也樂章德云云者樂但施恩不望其報是樂章明其盛德也禮者報也言行禮者他人有恩於己也則報有情但先祖既爲始於子孫則反報其初始以人孝孫言之則謂之報情以父祖子孫言之則謂之反始其實一也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
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 鄭氏曰同謂和合也異謂尊卑也○ 禮
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管猶包也 窮本知變樂之
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
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

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偩猶依象也降下也興猶出也凝成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領猶理治也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
焉 言天地將爲之昭明也○正義曰樂也者云云樂出於心情之則歡悅是情之不可變也禮也者云云禮見於貌行之則恭敬是理事也言事之不可改易也樂出於心故曰情禮在於貌故云理樂統同云云統領也言樂主相親是主領其同禮殊別貴賤是分別其異也禮樂所說義理包管於人情也窮本云云者樂本出於人心心哀則哀心樂則樂是可以窮索根本也若心惡不可變惡爲善是知變也著誠云云者誠謂誠信也偽謂虛詐也言禮著誠信退去虛偽是禮之常也若人内心虛詐則外貌甚很唯禮知之故云云也偩猶依象也禮出於地尊卑有序是順依地之情也樂出於天遠近和合是偩依天之情也禮樂出於人心與神明和會故云云云也降興云云者興猶出也禮樂既與天地相合用之以祭故能降出上下之神謂降上而出下也凝猶成也是謂正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言禮樂之能成就正其萬物大小之形體也領猶理治也言禮樂理治父

子君臣之限節而樂主於和敬之則上下相親禮定貴賤長幼是禮能領父子君臣也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

云云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鄭氏曰凡言失者無禮故也言失禮無以為衆倡如無以合和衆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鄭氏曰大饗謂饗諸侯來朝者也四者謂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也事之謂立置於位也聖人已者是聖人也縣興金作也金再作者獻主君又作也下謂堂下也象武武舞也夏籥文舞也序更也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知仁焉知禮樂所存也采齊雍振羽皆樂章也振羽振鷺爲及雍金作示情也賓主人各以情相示也金非內明象人情也示德相示以德也清廟頌文王之德示事相示以事武象武王之大事也○正義曰四者謂賓初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主人獻賓賓飮訖而樂闋是一也賓酢主人金奏作主人飮畢而樂闋是二也至工入升堂歌清廟是三也獻畢堂下管象武是四也行中規至徹以振羽是大饗四禮之外加此五事揔爲九也○按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鄭氏云事之謂立置於位聖人已者是聖人也正義推說謂苟能知此四事雖在畎畝衆人奉之立置於位戴以爲君本指然不如此近世慈湖楊氏有閒居解此一節云畎畝之中無兩君相見之禮也而即兩君相見之禮也無金聲之樂也而即金聲之樂也無管象夏籥也而管象夏籥之音未嘗不日奏乎其前而昧者不知也又曰學道者學以言而靜默而近此兩君相見之禮不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禮樂即吾之言也內外一物動靜一體離物我裂語默判本末者不足以與此也楊氏之說頗有意味姑附此以俟講論○君子知仁鄭氏曰知禮樂所存思謂兩君相見禮樂並興敬而文和而節然此可見天理流行之則故曰知仁焉蓋禮樂之中有仁而仁不在禮樂之外也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汝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備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

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横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鄭氏曰原猶本也横充也敗謂禍災 敢問何謂五至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敢問何謂三無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敢問何詩近之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鄭氏曰詩讀其爲基聲之誤也基謀也密靜也言人君夙夜謀爲政教以安民則民樂之此非有鍾鼓之聲也逮逮安和之貌言君之威儀安和逮逮然則民効之此非有升降揖讓之禮也務之匍匐言君於民有喪有以賙恤之則民効之此非有衰絰之服五起謂君子有師此詩起此之義其說有五也○正義曰此五節從輕漸至於重

周子曰禮理也樂和也 朱子曰禮陰也樂陽也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爲和樂鮮不流於慢者○朱子曰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

致堂胡氏曰仁者所行皆理故可以爲禮

所安皆樂故可以爲樂此禮樂之本也劉向 請與辟廱胡氏論之曰向之論美矣而未循其本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不仁之人心非已有說蹏縣後皆進乎當而何以爲禮樂云云彼庠序之辟廱雅頌之聲音揖遜之威儀特其具耳無本而有其具則舉此敎人祗益趣於虛僞之域不若不行之愈也

右兼言禮樂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十

易大傳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朱子曰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如地而業廣○知是知處禮是行處知儘要高行儘自近處○知崇是智識超邁禮卑是須就切實處行知識高便是象天行實處便是法地大學所說格物致知是知崇之事所說誠意正心脩身是禮卑之事○地至卑無物不載所謂德言盛禮言恭是要極卑故無物事無窮禮儀至微至細底事皆當畏謹惟恐失之這便是禮卑處曲禮曰毋不敬自上東階先左足上西階先右足讀之有業者用故無業者不用致正謂此也○知崇便德崇所以崇禮卑者業之所以廣夫有些子不到處這業便是有欠闕便不廣了地雖極卑無所不闕故廣○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著實知既已明須是放低著實做去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推之於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皆是智之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足強辨取勝之心乎○成性只是一箇渾淪之性存而不失便是道義之門○成性與成之者性只些子不同成之者性便從上說來言成這个物成性是說已成底性如成德成說相似○成性如言明德如表德相似○成性猶言見成底性這性元自好了但知崇禮卑則成性便存存○成性不曾作壞底存謂常在這裏○橫渠言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其言成性猶言已形此說不是性是本然已成之性豈待習而後成邪此說與孔子之意不相似

右兼言知禮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有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鐘以宣其聲俟其旣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脉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智聖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

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右兼言智聖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朱子曰禮義信大人之事也情實也敬服用情蓋皆以其類而應○南軒曰小人云者爲其所見者小人之事耳夫上之所好下之所從也上好禮則篤於恭讓故民視之而莫不尊敬焉上好義則動而得宜故民心爲之厭服焉上好信則誠意孚故民亦用其情而無欺詐焉感應之機固不遠也蓋好稼者小人之公心樊遲之欲下從農圃之事以得民者其亦遠矣

右兼言禮義信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朱子曰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矣○或問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何也曰人之約信固欲其言之必可踐也然其始也或不度其宜焉則所言將有不可踐者矣以爲義有不可而遂不踐則失其信以爲信之所在而必踐焉則害於義二者無一可也若約信之始而必求其近於義焉則其言無不可踐而無二者之失矣或曰然則葉公所謂復言非信者何耶曰此特爲人之不顧義理輕言而必復者發以開其自新之路耳若信之名則正以其復言而得之也今不譽其言不近義之差於前而責其必復其言之失於後頑與信之所以得名者而亂之則是矯枉過其直矣或者乃引之以釋此句以爲信不近義則言有不可復者是乃使人不度於義而輕發其言以開詭諼欺偽之萌其弊且將無所不至非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旨也曰爲恭而中節則能遠恥辱何也曰致敬於人固欲其遠於恥辱然不合於節文則或過或不及皆所以自取恥辱推致恭而必求近於禮焉則其可遠恥辱也必矣或曰先儒又有以爲恭而近禮然後君子行之以遠恥辱若非禮之恭則寧身被困辱而不爲也其說何如曰此其意善矣然亦非有子之意也有子之意本爲謹其言行以防後患於未然之前所謂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者也豈使人不戒於初而徐計之於已然之後崎嶇反側如或者之言也哉曰因不失其所親則爲可宗何也曰此章前有等差謹信而親仁之說厚重忠信而交勝己之說後又有不求安飽敏行謹言而就正有道之說其與此章之意亦相表裏也因猶依也宗主也言人欲有所依必度其人之賢而後依之則在我不失其所親而彼亦可以爲宗主矣○問云云曰須是合下要約時便審令近義○要去致敬那人合當拜却長揖則爲不及於禮禮數不及人必怨之豈不爲辱合當與那人相揖却去拜它便是過於禮禮數過當被人不答豈不可恥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亦可以宗而主之一般人來爲我合下須知得那人如何便當

叢書記聞 二 六十六

依傍得若失其可親之人而宗之將來必生出悔吝○陳子翁從後交際下之慮後來難踐不得乃是所因失其所當親者也○與人交際當謹之於始若其人下來不可宗主則今日便莫要親它○宗主也所宗者可以久而宗主之如夫子於衛主顏讎由則是可親之人若主癰疽瘠環則是不可親之人猶因不失其親如擇師友託昏姻之屬皆是

右兼言信義禮

叢書記聞 二 六十七

易大傳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朱子曰釋謙九三爻義言德欲其盛禮欲其恭也

右兼言德禮

易乾九三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程子曰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朱子曰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忠信是心中眞實脩辭立其誠是說處眞實○忠信進德脩辭立誠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分屬乾坤蓋取健順之體脩辭立誠有剛健主立之體敬義便有靜順之体○忠信所以進德是乾健工夫蓋是剛健粹精日進而不自已如活龍然精彩氣焰自有不可及者直內方外是坤順工夫蓋是固執持守依文按本做將去所以爲學者事○伊川說內積忠信是得積在此而未見於事之意○內積忠信是實心擇言篤志是實事○問忠信所以進德本義云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實則是成德恐非進德之事曰忠信者無一毫之不實如捕風捉影更無下工處德何由進須是表裏皆實無一毫之僞然後有以爲進德之地德方日新矣○問乾之忠信與他書所謂忠信正猶夫子之忠恕與子思所謂違道不遠之忠恕相似曰不然此非有等級也但地頭各別耳正如伊川所謂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不欺也是誠但是實於無妄耳○問易之忠信莫只是實理曰此誠實理未得只是實心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已實心便是學者之關中河內少先有此而後可以有爲若無此則若存若亡而已烏能有得進者日新而不已者一定而不易○忠信只是實若無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是實有種子下在地中方會日日發生若把箇空殼下在裏面如何會發生忠信所以爲實者且如孝須實是孝方始那孝之德一日進一日如弟須實是弟方始那弟之德一日進一日若不實却自無根了如何會進○立其誠誠依舊是上面忠信居業是常常如此不少間斷德是得之於身業是見之於事德則欲日進業要始終不易○問脩辭也是舉一端曰言者行之表故就言上說忠信心也脩辭事也然蘊於心者所以見於事脩於事者所以養其心此聖人之學所以內外兩進而非判然兩事也○或人以脩辭名齋其意主於爲文朱子告之曰易之文言於乾九二實明學之始然而其所謂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眞好惡之若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脩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曰脩辭豈作文之謂哉今或者以脩辭名左右之

齋吾固未知其所謂紫說若盡如本指則猶恐此事皆在忠信進德之後而未可以遽及者以爲文辭而已則恐其於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朱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餘見後卷○或問程子所謂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何也曰盡己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其出乎內者而言也以事之實而無違是所謂信也以其驗乎外者而言也然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者故又曰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表裏之謂也亦此之謂而加密焉耳曰程子又謂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何也曰信之爲信實有之理也凡性之所謂仁義禮智皆實有而無妄者也所謂實理者是也其見於用則出於心而自盡者謂之忠以其物而無違者謂之信而凡四端之發皆必以是爲主焉所謂以人言之者是也蓋五行之氣各居一方而王一時唯土無不在故居中央而分王於四季是

乃天理之本然而人之所稟以生者莫不象之此人之所以克肖天地而爲萬物之靈也○忠信一也但發於心而自盡則爲忠驗於理而不違則爲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爲內外始終本末存於己爲忠見於物爲信○發己自盡謂凡出於己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毫髮不盡之意循物無違謂信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真實而無所背戾如大則言大小則言小循於物而無所違爾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見後篇爲學章 主忠信 朱子曰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並見後篇○游氏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故善學者其心以忠信爲主不言則已言則必忠信也故其言爲德言不行則已行則必忠信也故其行爲德行止而思動而爲無時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故爲仁不主於忠信則仁出於姑息爲義不主於忠信則義必出於矯抗操是心以往則禮必出於足恭智必出於行險安往而非敗德哉而何進德之有焉譬之欲立數仞之墻而浮埃積糞以爲基亦沒世不能立矣故主忠信者學者之要言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朱子曰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禮記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詳已見前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詳見後大學篇

右兼言忠信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朱子曰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有諸己之謂信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大而化之之謂聖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而充之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善人又是一箇渾然好人都是可欲更無些可惡處○問可欲之善曰爲君仁爲臣敬爲父慈爲子孝是也○有諸己之謂信謂眞箇有此善若不有諸己則不可謂之信○有諸己韓文公所謂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是也○程子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賢人之分有諸己之信屬焉一是自然一是做二天積習而至又曰善信美大聖神是六等人可欲之謂善是資禀好底是別人以爲可欲有諸己之謂信是說學○南軒曰云云人雖本有是善而爲氣習所蔽莫之能有推其有之以而後能實有之未有之亦它人之物有諸己而後爲己物也自是而不已焉則進乎充實之地充實者善盛爲實也美者美在其中也美之所積者厚則光輝之所發者充塞而不可揜矣故謂之大然猶有大之可名至於大而化則大不足以名之程子謂未化者如操尺度以量物用之尚未免於有差至於化則己即是尺度尺度即己蓋成乎天者也若夫神則是聖人之妙人不可得而測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也非聖之外復有所謂神也○問大而化之之謂聖橫渠謂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此則與易之窮神以成其變化同或說大猶有迹化謂使充實光輝者泯然無形迹之可見窮神與釋氏論物入空之說相似不知如何先生答曰孟子說化字與易之變化不同後說得之然非謂物入空之謂更分別之自可見矣

右兼言善信此章言善信美大聖神凡六等今獨摘善信二字爲題者善信者美大聖神之本而美大以上皆善信之積故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朱子曰釋大有上九爻義）

右兼言信順

書臯陶謨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孔氏曰叙次勑正惇厚秩序也○張子曰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叙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蘇氏曰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皆出於民性之自然爲此叙者非天乎秩特從而正之使益厚耳此論當矣其論五禮則以爲[illegible]悲歡言之是雖以情言也今不取○又按五禮孔氏以爲公侯伯子男先儒又以爲吉凶軍賓嘉近世蔡氏曰叙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叙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於義爲得）

孝經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朱子曰君臣之義下當有闕文○愚按此章蓋謂父子之道本於天性之自然父子之道即君臣之義也父母生我者也我則繼體乎父母者天性之恩孰大焉君之臨臣父之臨子所以治而教之也其厚乎我孰重焉合君親而並言以見父子君臣其義一也世以父子為天君臣為人者誤矣下文偏言親者蓋指天性之最切者知愛敬乎親則知愛敬乎君矣）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朱子曰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

下也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南軒張氏曰良知者有本然之善有善之義蓋其本然者無非善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則無一毫人為加乎其間天之所為而性之所有也孩提知愛其親及長知敬其兄此其知豈待於慮乎其能豈待於學乎此所謂良知良能也然下文獨言知者蓋知常在先也愛敬者良心之大端蓋親親為仁敬長為義人道不越是而已能存是心而達之則仁義之道不可勝窮矣○愚按達之天下二先生之說少異當詳之

莊子孔子曰天下有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朱子曰莊周云云言令以為名言然以予觀之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莫非天賦之本然民彝之固有疑乃獨以父子為自然而謂君臣之相屬特出於事勢之不得已夫豈然哉○按莊子之引孔子蓋假設之辭又朱子曰程子所謂性中只有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在性中只謂之仁君臣之分朋友之交在性中只謂之義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愚按仁義禮智信之性古人謂之五常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古人亦謂之五常以性之體而言則曰仁義禮智信以性之用而言則曰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其實則一而已天下豈有性外之理哉後世儒者乃曰古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擅大親有紀弟天之所為乃人之所設而近世復有以為事君父兄出於聖人之所使而制為罪戾之漫以率之者其殊然本原不亦甚哉

○以上言天性之本然

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愚按君者出令者也不能出令則非君矣然必不違於理然後可行臣之事君以恭為本又必秉心誠一然後可責令而違則有將入之忠共而貳則有飾說之偽父慈而不能教則陷子於敗子孝而不能箴則陷父於惡兄能愛弟矣又必有切瑳之益如朋友然弟能敬兄矣然禮隨則陷敵以順濟之夫本體故責予和若柔懦暗弱反受制於婦人不得謂之和矣故又主之以義妻柔於柔必守之以正而後無邪僻之失從謂姑從宜歸聽謂婦聽於姑自父子至夫婦皆一德相濟惟姑一於慈而從婦一於聽而婉婦姑相與外此則非道也此十者於禮為至善晏子之言真有世教哉

禮運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

中庸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曰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大學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朱子曰父所以慈子所以孝蓋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兩箇其恩愛相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其它大

論旨爲皆天理使之如此豈容強爲哉○以上通論

孔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此皆上言事親事兄）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朱子曰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此章兼言事君親交朋友也）

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按國語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古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遂鬭而死韋氏曰欒共子晉哀侯大夫共叔成也如一服勤至死也族類也壹事之事之如一也在君父爲君父在師爲師賜惠也○愚按生之族也謂君之養己師之教己與生我之恩同類也報生以死謂君父師報賜以力謂它人之有賜於我者）

曲禮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鄭氏曰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顏而諫左右謂扶持之方猶常也子則然勤勞之事致謂戚容稱其服也凡此以恩爲制）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無隱君臣尚義雖盡情以諫可也有方不可侵官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爲制）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無犯與隱言雖盡情猶從微而諫心喪戚容如父而無服凡此以恩義之間爲制○以上言事父君師）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鄭氏曰父者子之天殺己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殺之乃止）兄弟之讎弗反兵（恆執殺之備）交遊之讎弗同國（讎不吾辟則殺之交遊或爲朋友又周禮調人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鄭氏曰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仇之主大夫君也蓋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故有讎者使之相辟是又一義也）

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鄭氏曰雖除喪居處猶若喪也）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言雖適市朝不釋兵）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爲負而廢君命）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魁猶首也○以上言侍君父昆弟之讎）

白虎通德論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

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下文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爲化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詩云亹亹我王綱紀四方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爲三綱三綱法天地人六紀法六合六紀爲三綱之紀者也師長君臣之紀也諸父昆弟父子之紀也諸舅朋友夫婦之紀也○列女傳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以上言人道之當然

右總論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其言聖人設教關倫別見丙紀

仁道曰則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然不同○未發時只須做仁仁却無形影既發後方喚做愛安却有形影未發而言仁可以包義禮智既發而則隱可以包恭敬辭遜是非四端者端如萌牙相似惻隱方是從仁裏面發出來底心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問仁者愛之理看孔門答問仁多矣如克己等類變字恐未足以盡之曰必着許多工夫所以全得那仁發出來便能愛如克己復禮如君處恭執事敬這數豈便是仁所以喚醒那仁若私欲昏蔽這裏便死了豈復有仁○伊川曰仁主乎愛愛便是仁否曰仁主乎愛者仁發出來便做那慈愛底事○愛是仁之發謂愛是仁却不得

程子曰學者先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皆仁也下文云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持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不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故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朱子曰明道[illegible]者須先識仁一段說話極好只是說得太廣學者難入

程子曰觀雞雛可以觀仁或問云云何也朱子曰凡物皆可觀此偶見雞雛而言耳小小之物生理悉具○問雞雛如何是仁道夫曰先生嘗謂初與嫩底便是先生曰如此看較分明蓋當是時飲啄自如未有所謂爭鬪侵食之患只此便是仁也

切脈最可體仁問人何也朱子曰脈理周流於一身仁之理亦是恁地

程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或問云云如何以此

孝經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

四海蓋天子之孝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資於事

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朱子曰此一節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也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經之首統論孝終始中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以下

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續脈絡通貫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而後人妄分以為六七章又增子曰及引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間隔而讀者不復得見聖言全體大義故今合為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云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愚謂子之事親一毫有所未盡皆不

可以言至故五者皆以致言致者用力而極其至也與中庸致中和之致同驕亂爭三者皆忘德有一焉皆足以危辱其親爲人子不能謹行至於危辱其親則其不孝大矣共養之末奚足道哉

論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朱子曰無違謂不背於理。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朱子曰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朱子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或問父母至尊親犬馬至卑賤聖人之言豈若是其不倫乎曰此設敎之言也故特以其尊卑懸絶之甚者明之所以深儆夫能養而不敬者之罪也。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朱子曰事親之際惟色爲難服勞奉養未足爲孝。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對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孔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朱子曰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內則曰親在出不易方復不過時

禮記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正義曰朋儕等輩喜爭病身及親故敬之以不爭示民不敢專也

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 鄭氏曰告面同耳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

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恆言不稱老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謂與父同宮者也不敢當其尊處室中西南隅謂之奧道有左右中門謂棖闑之中央 正義曰奧者室內西南隅也室嚮南戶近東南角則西南隅隱奧無事故呼爲奧常推尊者于閒樂無事之處故尊者居必主奧也既是尊者所居則人子不宜處之也共坐則席端爲上獨坐則席中爲尊尊者宜獨不與人共則坐常居中故卑者坐不得居中也尊者常正路而行卑者故不得也中央有闑闑旁有棖棖闑之中尊者所行故人子不得當之而行又曰凡上四事皆謂與同宮者若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則不禁所以爾者有命既尊亦有臣僕子孫應敬已故也

食饗不爲槩 槩量也不制待賓客饌具之所有 正義曰由尊者所裁子不得限量多少

祭祀不爲尸 尊者之處爲其失子道 然則尸卜筮無父者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常若親之將有敎使然

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 爲其近危辱也

孝子不服闇不登危

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 為忘親也死為報仇讎

有私財 又坊記云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又曰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 父

召無諾 又玉藻云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

子云父母在不言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

内戲而不歎 鄭氏曰孝上施言慈則嫌下流也戲謂孺子言笑者也孟子曰舜五十而不失孺子之心歎謂有憂戚之聲○愚按言孝不言慈謂人子以孝自勉而不敢以慈望其親故言不及之戲而不歎老萊子是也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

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朱子曰愛根於心故其形見於外如此

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

勝如將失之 上言愛下言敬故曰愛敬盡於事親 嚴威儼恪非所

以事親也 四者容貌非事親之體事親當和順卑柔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逆其志

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

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

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鄭氏曰上言其近親者下言親所愛敬者○張子曰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不計家之有無又須使親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孔子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

親 鄭氏曰事親事天孝敬同也

子曰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

所與問有餘曰有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

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

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

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程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以上言事親大意

后皇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子事父母 司馬氏曰孫事祖父母同

雞初鳴咸盥漱 朱子曰咸皆也盥謂洗手漱謂漱口 櫛縰

總拂髦冠緌纓 櫛梳也縰黑繒韜髮而結之也笄者横施於髮中以固髻也總裂繒以束髮也拂謂拂去塵也髦用髮為之象幼時鬌其制未聞結之頷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緌 端韠紳搢

笏 端玄端士服也庶人深衣韠蔽膝也以韋為之與裳同色上繫之革帶紳大帶也搢插也插笏於紳笏所以記事也溫公曰今用帽子衫帶 左右佩用 紛帨刀礪觿燧之屬備尊者使令也 偪屨著

綦 偪行縢也綦屨繫也履頭施綦以為行戒 婦事舅姑 溫公曰孫婦亦同 如事

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右

佩用衿纓綦屨 衿其帶反○衿猶結也婦人有纓示繫屬也溫公曰今用冠子背子 以

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

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 [illegible]也苛疥也抑按也搔摩也溫公曰 又夫唱

諸婦人道萬福問侍者夜來安否○如侍者曰安乃退其或有不節則侍者以告此即禮之晨省也顏之推曰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痒痛懸衾篋枕此不簡之教也

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 先後隨時便也

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 槃承盥水者巾以帨手

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 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 退於連反○所欲如饘粥酒醴飲食之類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溫公曰父母舅姑起子供藥物婦具晨羞尊長舉箸子婦乃各退就食注曰羞物乃關身之切務人子當親自檢視烹調供進不可但委婢僕脫若有誤即其禍不測晨羞[illegible]易曰在中饋詩云惟酒食是議凡烹調飲膳婦人之職也近年婦女驕倨皆不肯入庖廚今縱不親執刀匕亦當檢校監視務令精潔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 總角收髮結之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爲迫尊者給小使也昧爽[illegible]成人也

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具饌也

凡內外 此總論子婦之外僕隷之等 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 衽臥席也將衽謂更卧處須尊者所安也

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 襡音獨○早旦親起侍御之人舉几以進使憑之從蒞所之襡謂以襡韜之須卧乃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洟不見

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以上言事規範文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嗜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己雖弗欲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

毋事必請於姑（婦雖受命猶不敢專行也）介婦請於冢婦（其位卑之也事介婦衆婦）舅姑使冢婦毋怠（雖有勤勞不敢懈惰）不友無禮於介婦（友婦無禮冢婦不友之也善兄弟為友婦猶兄弟也○朱子曰友當作敢字之誤也言不敢侍舅姑之命而無禮於介婦也）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雖有勤勞不敢粗故許今按下文三句亦是）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下冢婦也舉命並有教令之命）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侍舅姑者也）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家事當統於尊也）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

廣孝記甲十　十九

帨茝蘭則受而獻之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待姑舅之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以上兼言婦事舅姑之禮）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君子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疏孔氏曰先意謂父母將欲發意孝子則前逆知父母之意而為之承志父母已[illegible]之諭父母於道曉諭父母歸於正道也○[illegible]論尊親不辱能養宜與今天子諸侯卿[illegible]此章先事蹶論旹父母[illegible]之前其餘次第放此）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曾子曰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愚按無道而不失天下國家者蓋有爭臣爭子則於失道必爭之雖失而旋復所以免於危亡也歟）

諫上記甲十　三十

禮記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 鄭氏曰子事父母有隱無犯起猶更也 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 朱子曰孰謂殷勤純熟而諫得罪謂使父母得罪 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以上言諫過

葉公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其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朱子曰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爲直父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耶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邢氏引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以爲得此意蓋申其推言之也

子曰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 坊記○以上言隱過

[illegible]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厲終吉 [illegible]下成卦由之有主之義居內在下而爲主[illegible]之道能堪其事則爲有子而其考得咎不然則爲父之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也處卑而尸尊事自當惕厲以六之才雖能巽順體乃陰柔在下無應而主幹非有能濟之義若以不克幹而言則其義甚小故專言爲子幹蠱之道必克濟則不累其父能厲則可以終吉乃備見爲子幹蠱之大法也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子幹父蠱之道意在承當於父之事也故祗敬其事以置父於無咎之地常懷惕厲則終得其吉也盡誠於父事吉之道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二以剛陽爲六五所應是以剛陽之才在下而幹夫在上陰柔之事也故取子幹母爲義二巽體而處柔順義爲多幹母之蠱之道也夫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以剛陽之臣輔柔弱之君義亦相近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無大咎 三以陽剛之才居下之上主幹者也子幹父之蠱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然而在巽體雖剛過而不爲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無大過以剛陽之才克幹其事雖以剛過而有小小之悔終無大過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矣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以上言幹蠱

書堯典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東萊呂氏曰四岳稱舜可以當天下之責獨於家庭中言之何也蓋舜瞽瞍之子父既頑母既嚚象復傲日居死亡之地而舜克諧以孝方其始也怨慕[illegible]一家之中[illegible]所不有

克諧之後烝烝變為和順雍睦之風烝烝二字舜之工夫在此烝烝者有薰灌之意詩曰烝之浮浮如飲之炊炊然薪然不斷人
新相續則自然烝烝以至於熟舜處頑父嚚母傲象之間苟非孝誠薰灌工夫源源安能至於不格姦之地孔氏曰仁閔覆下
謂之旻天言舜為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己自責不責於人載事也夔夔悚懼貌舜負罪引惡敬以事見于父悚
懼齊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大禹謨益贊于禹曰帝初于
歷山往于田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
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
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
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朱子曰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

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能
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
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
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
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
是莫不勉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
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
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
定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萬章問曰舜往于田

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
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
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
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
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
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
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
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于父母言呼父母而泣也怨無怨之兒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
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盖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

孝矣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
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
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
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
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
女而不足以解憂云云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
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
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
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

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知之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韓詩外傳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疾惡子騫以蘆花衣之父察知之欲逐後母子騫啓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而止母悔改之後至均平遂成慈母○以上言事難事之親曾閔以孝並稱於聖門曾子之父晳亦嚴難事者也耘瓜誤斷而撻以大杖蓋可見矣而曾子援琴而歌恐傷親之心也斯其所以爲孝歟然孔子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之言乃人子所當知也伯奇亦類此韓文公履霜操曰兒罪當笞逐兒何爲蓋得伯奇之心者張子西銘曰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其指尤深爲人子者不幸而事難事之親則於大舜曾閔伯奇之事可不勉而師之乎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毛氏曰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棘難長養者夭夭盛貌○孔氏曰凱樂也風性樂養萬物王氏曰棘心至於夭夭則風之爲力多矣此母氏劬勞之譬○朱子曰此詩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蓋曰母生衆子幼而育之其劬勞甚矣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興也毛氏曰棘[illegible]者至嚴也鄭氏曰令善也○朱子曰棘可以爲薪則[illegible]非美材以比子之壯大而無善也○長樂劉氏曰自言[illegible]有一令善人[illegible]亦念之而不去也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興也毛氏曰浚衛邑也○陳氏曰寒泉在浚之下邑人賴之以生養今子七人反不能養一母而使母勞苦求嫁也○朱子曰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爲詞婉詞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睍睆黄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朱子曰興也睍睆清和圓轉之意○言黄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悅母心哉○曾氏曰凱風盛於夏時黄鳥鳴於夏末寒泉亦夏所宜寒泉能使人甘之有子而使母勞苦黄鳥能使人樂之有子而莫慰母心○愚按此又處事親之變而能盡其道者也故以次于前章之後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朱子曰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爲作此詩以敍其哀痛迫切之情○按小弁詩所謂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皆怨辭也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而道之無它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

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怨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乎五十而慕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趙氏曰生之膝下一体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或問五十而慕何也舜武夷胡氏曰所謂慕者不變其初心也赤心者赤子之心也爲舜父母日欲殺舜與它人父母不同故獨言舜耳此一節文當與前章參玩云。又晉獻公將廢太子申生里克諫不聽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子懼不孝不懼不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季武子立其愛子悼子而以長子公鉏爲馬正公鉏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果喜而孝之爲人子者不幸而勢處嫌疑之地則於里克閔子馬之言可不念之哉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南軒曰以年之盛衰察氣之強弱亦人子盡其心於親之一事也

曾子曰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爲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揚子曰父母子之天地與享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以上三章大指略同皆欲及時以致養

禮記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齒本也怒不至詈疾止復故曲禮下同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親瘠色容不盛孝子之疏節鄭氏曰言未足爲至孝也。愚謂此特末節而猶不能盡其爲不孝可知世子記見乙記。以上言侍疾又按春秋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胡氏曰左氏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卒書曰弑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之所謹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子曰丘未達不敢嘗謹其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謹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愼此藥弑之萌兆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此春秋除惡於微之意也又曾幾言許世子於君事如律遣師舟誤不牢合舞藥器不如查內皆死胡氏曰揭是。程子曰事親者不可以不知醫。司馬氏曰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游捨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劑藥爲務顏氏家訓曰父母有疾子拜醫以求藥蓋以醫者親之存亡所繫豈可忽也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陳氏曰岵也屺也岡也皆山之高處可以瞻望者○孔氏曰我欲父之時止我戒我曰嗟我子從軍行役之時當早起夜寐無得已止○蘇氏曰上猶尚也孝子登高以望其父而不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以自慰○朱子曰尚庶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毛氏曰季少子也無寐無耆寐也王氏曰尤撫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呂氏曰母尚恩故曰無棄言無棄母而不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蘇氏曰必與同役者偕無獨行也○魏風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毛氏曰肅肅鴇羽聲也鴇之性不樹止[illegible]曰鴇似鴈而大無後指集止也孔氏曰栩杼也孔氏曰今柞櫟也其子爲皁可以染皁毛氏曰盬不攻緻也[illegible]孔氏曰盬與蠱字異義同左氏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者皆謂之蠱是盬不堅牢不攻致之[illegible]毛氏曰怙恃也鄭氏曰曷何也君子從征王事不能播種五穀我父母[illegible]

[illegible]曰悠悠乎蒼天何時使[illegible]則反本困則告天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蘇氏曰極止也范氏曰曷其有極言勞役之無已也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蘇氏曰行列也朱氏曰嘗食也范氏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也○晉風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一章曰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李氏曰杞枸杞也毛氏曰偕偕強壯皃朱氏曰大夫行役陟彼北山采杞而食非其時也毛氏曰士子有王事者也鄭氏曰朝夕從事言不得休息朱氏曰言以王事而貽親憂也○二章以下皆言役使不均之意今不錄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李氏曰凱風母不安其室之詩也小弁太子見棄之詩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故其詞旨哀痛如此苟不爲母所棄爲父所逐不困於行役而得終養則其憂所可知矣讀詩者當以此類求之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毛氏曰蓼蓼長大皃陽氏曰周人苦於勞役不得養其父母皆見彼莪蓼蓼然長大者非莪即蒿皆草木之微者其哉寵如此曰天地生育之功也思我之生也父母之養育我者亦劬勞矣而我不得以終養以報也○呂氏曰我旣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也孟郊詩云誰言

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鄭氏曰瘁病也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毛氏曰缾小而罍大○呂氏曰缾罄則罍恥缾喻民罍喻君也缾之罄則罍之恥民之窮則君之羞○呂氏曰鮮獨窮獨之義言窮獨而從役其生不如死也○孔氏曰所以然者以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恃○劉氏曰出則銜無窮之憂○孔氏曰入則靡至無所歸投也○孔氏曰已無父母則中心銜憂旋來入門則室宇空曠不復覩見是其所以悲惻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毛氏曰鞠養也孔氏曰拊拊循也朱氏曰畜亦養也鄭氏曰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也父兮生我者本其生氣也○李氏曰拊我畜我而下皆重言生育之恩也朱氏曰父母之恩如天之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王氏曰烈烈氣之寒毛氏曰發發疾貌鄭氏曰穀善也蘇氏曰虐政之病人如大寒之視南山而聞飄風○王氏曰民莫不穀民獨何害傷已獨不得終養也朱氏曰我獨何為遭此害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王氏曰南山之勢律律然崒嵂之謂也○王氏曰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鄭氏曰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以上四詩皆為行役不得養親而作然陟岵陟屺比山視猶在也若蓼莪則父母已終無所復及矣故其辭悲痛特甚焉昔王裒以父不得其死隱居教授三子墓側攀柏悲號涕淚為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為廢蓼莪之篇詩之感人蓋如此古之君子迫於王事不得盡力於其親故形之歌詠誠其慘憺後世民兵既分出非行伍之士無長征遠戍若使

……勞之當報者……矣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十一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唐元宗注曰氣竭而息聲不委曲）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慼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毁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爲之棺椁衣衾而擧之陳其簠簋而哀慼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朱子曰期周年也）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絶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眞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

曾子曰吾聞之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南軒曰人於它事有能自盡於親喪其可不自盡乎若於此不能自盡則何事能盡者此能自盡則於其它亦推是心而已）

禮記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鄭氏曰皆憂悼在心之皃○檀弓）

顔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反而息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雜記 鄭氏曰言其痛之惻怛有淺深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
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鄭氏曰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愚謂夫子言此所以儆中國之不知禮者○雜記
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
齒君子以為難 檀弓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
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雜記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
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 檀弓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
入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
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
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之不入口者三日杖
而后能起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
自吾母而不用吾情於吾惡乎用吾情 檀弓下同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 鄭氏曰為其廢喪事形謂骨立
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 常若親存隧道也 居
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
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
不孝
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
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
知哀君子病之 雜記
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上同

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
檀弓○愚謂親非身已也合前後數章而觀則居喪之道可知矣其君子衆人飲食衣服之度詳見丙記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
信勿之有悔焉耳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
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 鄭氏曰言其日月欲以盡心情備之附身謂衣衾附於棺謂明器之屬○檀弓下同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
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
手足形還葬 鄭氏曰形體還之言便也言已斂即葬不待三月 縣棺而封

不設碑葬不備禮樂當爲之變不棺也春秋傳作踊人豈有[illegible]哉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〇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朱子曰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〇滕文公喪備見兩記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

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至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朱子曰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近其肌膚豈不快然無所恨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〇又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曰禮義由賢者出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

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〇今按子思必誠必信以下數章及孟子此章之指則聖賢之於其親心無不盡而其禮則以貧富有無爲則學者觀此知所取法矣〇按司馬氏論葬曰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措之謂卜地決其吉凶耳非若今陰陽家相其山岡風水也國子高曰葬者藏也又曰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明無地不可葬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盡以會葬者遠近有差不得不然也然禮文多云三月而葬蓋舉其中制而言之按春秋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午日下昃乃葬何嘗擇年月日時也葬於北方北首何嘗擇地也今世俗信葬師之說以爲子孫之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繫於此讀論紛紜不決至有終身不葬累世不葬者使殯葬實能致人禍福爲子孫者豈忍暴露其親而自求利耶悖禮傷義無過於此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爲人所抇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擇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擇必數處者以備卜之不吉故也或曰世人久未葬者非盡以陰陽拘忌之故亦以貧故也予曰孔子有云斂手足形還葬

而無槨稱其財之謂禮又子游問喪具孔子云云昔虞[illegible]千里負殯歸原平自輿櫬葬豈待擇嘗然後葬哉在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寢苫枕塊蓋閔親之未有所歸故寢食不安奈何舍之出仕食稻衣錦不知其何以爲心哉而程子則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犂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窯合二先生之言觀之以安親爲心則地不可以不擇其擇也不可以太拘擇焉而不至於太拘則葬不愆其時矣然世人多遷延不葬者以昆若弟各懷自利之心而野師俗巫又從而誑惑之甚至偏納其賂而給之以私己愚而無知者安受其欺而弗悟也夫其山強則某支富其山弱則某支貧非惟義理所不當問雖近世陰陽家書亦有深排其說者惟野師俗巫則張皇增惑以爲取利之資擇地者必先破此繆說而後無太拘之患爲人子者所當深察也〇南史何子平以兵饑未葬其母有八年晝夜號哭常如袒括

之日事註小學之書當攷

親喪外除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兄弟之喪內除日月未竟而哀已殺○雜記曰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者也雜記○似謂容貌似其父母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入謂復寢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檀弓下同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子夏既除喪而見見於孔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不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以上言喪葬祥除其制度節文別見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鄭氏曰孝子見親之器物哀惻不忍用也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朱子曰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南軒張氏曰曾子不忍食羊棗之意蓋發之萬不死其親者也覩之所嗜見之而不忍食焉推是一端則凡其日用之間所以感發於其親者多矣蓋人於其親日遠而日忘矣惟君子則不然親雖日遠而其心不可忘也故雖事事物物之間親心之所存吾亦存之未嘗忘而況於其言行乎此之謂不死其親或曰屈到嗜芰於其終也命宗老我死必薦芰而屈建命去之然則非耶蓋於親之所嗜而不忍食此其愛親之心也至於祭祀則有常物事親之禮不可以素違不敢以私意奉其親而祭之以禮苟不爲失也然使建也而能體曾子不食羊棗之意則其不爲也義固當然其精微曲折之間必更有以處者觀其命去之之辭則傷於大勁而於提要亦未免爲有害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朱子曰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足爲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

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或問此章之指謂有可取者乎曰晁氏洪氏之說亦善晁氏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觀行之一節也洪氏曰父沒雖可以行其志然改父之道於三年之中則無愛親之心而其行亦不足觀矣曰所取尹游之說何也曰尹氏得其用心之本游氏得其制事之宜二說相須爲不可易矣曰必若尹游之說則夫子之言得無有不盡者乎曰爲人子者本以守父之道不忍有改爲之心至其所遇之不同則隨其輕重而以義制之耳三年而改者意其有爲而言也其不可改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者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以預言矣請者推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顧其所遇之如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或曰昔謝方明承前代人不易其政其必宜改則以漸變之使無迹可尋爲人子者不幸而父之道有當必改者以是爲法而隱忍遷就於理義之中不亦可乎曰吾嘗聞之師曰以爲此其意則固善矣然用心每每如此卽駸駸然所失多矣若不得已但當至誠哀痛以改之而已何必隱忍遷就之云乎至哉此言足以

儆學者用心之微矣○南軒曰舊說爲父在能觀其志而承順之父沒則觀其行而繼述之此說文理爲順○按二先生之說不同姑兩存之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朱子曰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其它孝行雖有可稱皆不若此事之爲難○或問鄭氏之說如何曰鄭氏之言曰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皆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其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若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不善則是成其父之惡耳焉得爲孝哉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 鄭氏曰弛猶棄忘也

孝子不諫微諫父母之過

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不以己善駁親之過○坊記 以上言無改父道之孝 按書蔡仲之命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人子不幹如大禹之承鯀蔡仲之承蔡叔又當思所以蓋之故治水成功而鯀配夏郊蔡仲改行而蔡叔世祀豈非孝之大乎後世如尤充叛臣也其子勁以死節著孝義府鉉臣也其子湛以忠義聞若勁與湛可謂能蓋其父之愆矣○又穀梁傳孝子成父之美不成父之惡故衛輒從父命君子是之嘗讒與相秦弒弗取是亦不可不知也

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朱子曰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朱子曰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它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歉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

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禮爲虛也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朱子曰愼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

禮記曰霜露旣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旣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鄭氏曰皆爲感時念親也霜露旣降禮說在秋此無秋字蓋脫爾○祭義下同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笑

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
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程子曰凡祭必齊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
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則非齊三日見
其所爲齊者此非聖人語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能事
鬼神此是上一等人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
僾音微見皃周還出戶謂薦設時肅然必有聞其容聲
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無尸者闔
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
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
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唯聖人爲能饗帝唯孝子爲能饗親鄭氏
曰謂祭之能使之饗也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言中
心鄉之乃能使其祭見饗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
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
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鄭氏曰思死者如不
欲生言思親之深也如欲色者以時人於色厚假以喻之詩云明發不寐有懷
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

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
之必樂已至必哀坐不寐謂夜而至旦也祭之日謂繹日也言繹之夜不寐
也二人謂父母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
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比時猶先時虛中不兼念餘事宮室既
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
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
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
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

志意謂使祝祀饗及侑尸也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
或饗之庶或饗之或猶有也想見其彷彿來孝子之志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
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
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如居父母前將受命而使之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詘充詘形容喜
見也其進之也敬以愉謂進血腥其薦之也敬以
欲薦之謂進孰欲婉順皃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
齊之色不絕於面

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能終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鄭氏曰如懼不及見所愛友其薦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如有所以語覲而未見答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宿者皆出謂賓助祭者事畢出去也如將弗見然祭事畢而不知親所在思念之深如不見出也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思念既深如覩親將復入戶陶陶遂遂相隨行以俏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術當為述

夫祭者非物自外至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之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祭統下同

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

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張子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

爲後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
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
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
宮室不斬於丘木鄭氏曰廣敬鬼神也粥賣也丘壠也○曲禮○又按程子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畧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者皆當厚於生者人家得此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王制○以上言祭享大意其始死之奠與虞祔練祥時祀之儀別見內記○又程子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化之者司馬氏闢之尤嚴然彼之教得行由吾之禮先廢使今之居喪者始死有哭踊有殷奠虞祔祥禫皆有祭既足以盡人子追慕之情則於世俗之禮且將不暇爲之矣不復從禮而徒曰勿用浮屠使居喪者悵悵然無以報其親未見其可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
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
私也鄭氏曰忌日親亡之日忌日者不用舉它事如有時日之禁也○祭義近世大儒有忌日以黲巾墨衰受弔者或疑之答曰禮不云君子有終身之喪乎前世名家嫁女其喪中有墨衰一稱以爲忌日服舅姑之服皆可法也○又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馬謂人子之於生日苟無父母當以忌日之禮自處唐太宗以萬乘之主能行之況學者而可昧此乎故附于忌日之下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

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
後吾知免夫小子朱子曰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所以得之全者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也此至於將死知免於毀傷也○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之啓手足爲是故也○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啓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直是要刻不可自安如所謂孝非止是常常奉事而已念慮之微有毫髮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這箇心略不謹點便是失了至著者無如人心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朱子語

禮記曰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

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內則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
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
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
孝也戰陳不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其
親敢不敬乎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
養也君子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
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
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

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旣沒愼行其
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卒義下同○南軒張氏曰父母曾子全而歸之然後可謂之能終而世之昧者顧以富貴利達爲足以顯其親嘗不知枉道苟得戕賊天性莫此之甚而負乘播惡以加遺於市朝其得失爲何如哉是則行身以其道則雖疏食飲水而其所爲事親者莫若不得不以其道則雖窮富極貴而所爲辱親者益以深甚矣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
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
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
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
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

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
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
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
予是以有憂色也壹擧足不敢忘父母是
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
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
不羞其親可謂孝矣程子曰人夫子病問疾盍其稱事於父母可不盡其道按此亦歸全之孝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
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

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聞之也孰守曰守身則守其身不陷於不義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
爲守守身守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
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飮酒不顧
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
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
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很以危父母五不

孝也以上言謹身乃孝之大也或問父母旣終如何行孝胡氏曰何嘗一步離其身有味故附此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
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此章又以見一事未善皆非所以爲孝又非但謹身而已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朱子曰不親教也孟
子曰勢不可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
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
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
子相夷則惡矣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旣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

[illegible]古者易子而教之

[illegible]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又曰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臣章齊人上文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云云章子有一於是乎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此章言父子不責善子之諫父已見前幾諫等章父之不教子獨見於此然則子有未善一付之師友而父不問焉可乎曰父未嘗不教子也鯉趨而過庭孔子告之以學詩學禮此非教而何特不深責以善耳然君子之教以身不以言故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君子之門乎古之君子其以身教也如此皆必諄諄然命之而後謂之教耶夫子教我以正而夫子未出於正此正以言教不以身教之罪也說苑曰父母正則子孫孝慈孔子家兒不識怒曾子家兒不識罵爲人父者其可不知此義耶

読乙記四十一　一九

右言父子之親

論語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illegible]非有加也如是而後盡耳○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illegible]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於此可見○按鄉黨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吉月必朝服而朝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又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凡此皆所以事君之禮也

禮記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於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王藻○左氏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此將朝之禮

読乙記二　三

儀禮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蹙 鄭氏曰促恭愨貌○此始見之禮

禮記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 鄭氏曰臣統於君○此出入君門之禮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鄭氏曰御當爲訝訝迎也 君雖使賤人來必自出迎之尊君命也

君命召無諾 孟子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 鄭氏曰節所以

明信輔君命使使召臣三節則持二節則持一○玉藻○此趨召之禮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先典反鄭氏曰洒如肅敬貌二爵而言言斯魚斤反言言和敬貌禮已三爵而油油說敬貌以退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玉藻○此侍燕之禮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鄭氏曰君祭先飯食其祭食旨先飯示為君嘗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既謂進庶羞既嘗庶羞則飲俟君之徧嘗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將食猶進食謂膳宰也膳宰進食則望不嘗食周禮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士相見禮○此侍食之禮

乙記曰二　十二　本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鄭氏曰嫌棄尊者物也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敬君惠也○玉藻○此受賜之禮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鄭氏曰受君命也言謂有故所問也

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鄭氏曰此臣有所告請於其君曲禮下同○此受命請命之禮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鄭氏曰謂高於心敬也此衡謂與心平國君則平衡○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重慎之也克勝也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重慎也尚左手尊左也車輪謂行不離地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君臣俛仰之節倚謂附於身小俛則垂大俛則委於地○此執器俛仰之體

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以足蹙路馬有誅齒路馬有誅鄭氏曰廣敬也○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以

譯士言曰十一　十三　本

上皆言事君之禮傳記所載不止於此姑志其略云

子曰君子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朱子曰犯謂犯顏諫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南軒曰忠誠而不欺犯顏而納忠事君之義大要盡矣然勿欺其本也勿欺矣則誠信充積一不得已有時而犯之則有以感動也若忠信有所不足則於事君之道為未盡而徒以犯顏為事亦鮮矣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之萌皆為欺也以子路之剛猶懼其果於犯也故告之以勿欺為主○黃氏曰隱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夫子之告子路乃是一戒一勸兩句平說之辭若反覆以觀則能勿欺而不能犯則未免有回互之失能犯矣而不能勿欺則未免有矯飾之病此又不可以不戒也

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云云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朱子曰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南軒曰大臣不枉道以徇人其不合則有去而已由求爲季氏之臣坐視其失而不能去直尸祿備數而已故曰具臣然則從之者與季子意其不能止則當無不從也方是時季氏無君之心已著矣謂弒父與君亦不從者非惟言由求所長抑可使之聞而懼也或曰此何以必由求而從能之曾不知嘗從之因其始也惟利害之是徇而已愚按爲與求之不我聞習莊哉以至於從人而弒君父者多[illegible]從曾得鑿斧之時亦豈遂欲弒父與君哉惟其漸浸頹長而勢率至此耳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弒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矣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南軒曰患得患失者以得失爲事也其得者患無以得之也惟其有是心故既得則患失矣其患失之心乃患得之心也若是則凡可以勿失者皆往所必爲而亦何所不至哉自古亂臣賊子其初亦豈敢遽有篡弒之萌惟其患失之心浸淫至此故夫未得則患得既得則患失患失則無所不至是履霜堅冰馴致其道也然則患得患失之萌是乃弒父與君之原也聖人謂爲鄙夫者蓋臣惟己私之徇不亦鄙乎○愚按眉山蘇氏曰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懼李懷光之數其惡則誣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其禍乃至於此邪乃知聖人之言良不爲過亦名論也

晉丕鄭曰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 國語晉獻公將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君立臣從何貳之有丕鄭曰吾聞云云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三大夫乃別○愚按三大夫所見不同申丕鄭之言大臣之言也而荀息一於阿惑里克一於中立遂成新城之禍惜哉方里克許驪姬以中立丕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彼有成矣難以得間未矣李如其言亦可謂善謀矣劉又云事君者君爲我心制不在我亦吝言也鄭在晉雖不得爲賢大夫而其言有可法者故錄之

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 左氏傳齊景公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云云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禮記曰爲人臣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 鄭氏曰亡去也疾怨也頌謂誦其美驕謂言行詭從倚知而慢○愚謂無驕者不違其君之美以驕其心也鄭說恐非 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 廢政教壞亂無可因也 謂之社稷之役。 役爲也 少儀

爲人臣之禮不顯諫 鄭氏曰謂明言其君之惡不幾微也 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去○愚按不顯諫與事父母幾諫之義同當參玩也 ○曲禮

○勉齋黃氏幹曰華云君臣雖是亦父子間所要切磋戒不言雖從須此意當深味也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坊記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 鄭氏曰言謂陳其過於外 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表記

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於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云云朱子曰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全文見丁記

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不能謂之賊 上文云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云云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南軒曰責難於君者以先王事業望其君不敢以君爲難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朱子曰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得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南軒曰格之爲言感通至到也書曰格于上下蓋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必也感通至到而使之自消靡焉所謂格也蓋積其誠意一動靜一語默無非格之之道也若心非未格則雖責其人才更其政事幸其見聽而肯改易也日之所用所行亦未必是也何者其原不正不可勝救也心非既格則人才政事皆將源源而日新矣然而格君之業非大人則不能若在己之非猶有未之能克者而將何以善其感通之道哉後世眞學不明論治者不過及於人才政事而已孰知其本在於君心而格君之本乃在於吾心乎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魯欲使愼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愼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云云○朱子曰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孟子下章又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南軒曰此章大抵與前章意同戒

國之臣所以事君者徒以能富國强兵爲急而其君亦因以此爲臣之忠於我而孟子以爲民賊何哉蓋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但欲之爲富强之計則君益以驕肆而民益以憔悴是上成君之惡而下絶民之命也當時諸侯乃以民賊爲良臣豈不痛哉孟子之言曰爲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此聖賢拔本塞源之道今之道功利之道也今之俗功利之俗也由是道不變其俗本源既差縱使其間節目之善亦終無以相遠也故必以不由其道爲先不由其道則由仁義之道矣由仁義之道變而爲仁義之俗然後名正言順而事可成也所謂不能一朝居者功利既勝人欲肆衆雖得天下何以維持主守之乎故功愈就而害愈深利愈大而禍愈速富國强兵之說至於秦可謂擅其利矣然自始皇初并天下固已在絶滅之中人心內離豈復爲秦之臣也哉孟子謂雖與天下不能一朝居者寧不信乎知此義而後可以謀人之國矣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孟子謂蚔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旣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蚔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蚔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云云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朱子曰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又所就三所去三及其他論出處之節皆見下記

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請問異姓之卿曰云云○朱子曰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若異姓不合則可去蓋君臣以義合故也○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疏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

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南軒曰非謂貴戚之卿諫君反覆而不從便可以易位蓋極其理而言之有可以易位之道所謂以正對也或謂斯言不亦過乎蓋對宣王之問不如是無以深警其心也○愚按貴戚易位之說非後世所得行君有大過惟當反覆極言如屈平劉向之爲屈平諫懷王雖放流睠顧其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至于可奈何而後已可謂忠之大然而不流濁則過世豈胡氏等論之曰世謂屈原劉向皆同姓之臣忠言著於當時文采表於後世未易以優劣判以愚觀之向蓋優於原也向歷事三帝前後恭顯擅朝後值王鳳顓政數數忠諫之時上則正言諫刺懇懇納忠下則官讎不處禍亦不及豈非德信有孚周身無闕故耶原則偏介峭直揭揭衆邪之中上忤君心下取衆疾昧於不可則止之道怨刺強聒無所容身懷沙赴流智斯下矣胡氏之論向甚當然於平則貶之太過必如朱子曰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若原爲當其實而又同姓之卿雖無可去之義若其君有大惡而不可諫易位之事又不得行宗社將危豈容坐待則微子去之亦有明義存焉其惡雖未如紂然非可事之君義不當食其祿則魯之叔肸可以爲法春秋宣十有七年公弟叔肸卒穀梁傳曰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春秋貴之因時制義初無定法也○又按孟子反覆二字最宜深體前世人臣固有見君之過夫姑一言以塞責者曰吾已言之矣謂之云爾諫而不從非吾責也此其用心旣欲苟全祿位又欲罔塞公言張華之所以見殺於張林而不能自免也必反覆而諫諫而不從則去此人臣之正法孟子之言胡何易哉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玆不悅高子以

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朱子曰浩然如水之流不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善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

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為果也○南軒曰予日望之孟子非不知道之行否有命而拳拳不已者吉凶與民同患之心也學者所宜反覆詳味之若夫諫而不用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則是私意之所發其諫也固無本言之誠而其去也豈復有忠厚之氣哉

考槃刺鄭莊公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毛氏曰考成槃樂也程氏曰賢者之退窮處澗谷間雖德體寬裕而心在朝廷寤寐不能忘懷深念其不得以善道告君故陳其由也○楊氏曰矢如皐陶矢厥謨之矢自陳不能忘其君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毛氏曰阿曲陵薖寬大貌○楊氏曰自陳不得過君之朝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蘇氏曰軸槃桓不行從容自得之謂也張子曰考槃之詩永矢弗過弗告解以永不復告君過豈是賢者之言○楊氏曰考槃云云說者曰誓不過君之朝非也昔有以問常立者立曰古之人蓋有視其君如寇讎者此尤害理雖其時君使賢者退而窮處為可罪夫苟一日有悔過遷善之心復以用我我必復立其朝何終不過之有○鄭介夫說略同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

於政治故作是詩也鄭氏曰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孔氏曰公羊傳云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故荀卿云絕人以玦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毛氏曰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范氏曰忠於遊燕而怠於政治此賢人所以去也夫忠臣之事君言不用而去之不得已也其心豈舍君哉故曰云云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鄭氏曰翱翔猶逍遙也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朱子曰羔裘色潤澤如脂膏所謂日色照之則有光曜○檜風又鄭風狡童之詩曰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昭公之昏淫國人以狡童目之其不君可知矣不與我食其疏棄賢者又可知而賢者猶眷眷之念之至於不能食息況於由足為善者乎

○又樂毅曰言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劉向曰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其言皆忠厚可法故附以上言事君之義與夫言下行而去去而不忘其君者皆人臣所當知也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鄭氏曰不遇者君不受已之志也。張氏曰不遇非不達也不受其志也。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毛氏曰興也汎汎流貌柏木宜爲舟耿耿猶儆儆也隱痛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毛氏曰茹度也長樂王氏曰責我心之如鑒必能度形猶責周公必知管蔡之叛而不使之責孟子少識齊王之不可爲湯武而不應其聘。朱氏曰鑒能度物而

我不能徂以見弟宜可愬依而不知其不可也故或往愬焉而反遇其怒耳。范氏曰此公族之臣也故借賴責其兄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毛氏曰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棣棣富而閑習也。歐陽氏曰其意謂石席可轉卷我匪石席故不可轉卷也。呂氏曰不可選也言威儀閑習自有常度不可選擇以遺猶也程方進謂爲參君侯以王舅見疑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詘節卑體視有所宗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參性折禮儀不改其常操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毛氏曰悄悄憂貌慍怒也閔病也靜安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歐陽氏曰慍于羣小慍仁人也。王氏曰國亂而君昏則小人衆而君子獨君子獨而小人衆君子之憂者憂其國而已小人衆則與小人異趣其爲小人所慍固其理也故曰憂心

悄悄慍于羣小小人得志則將讒謗以病君子君子既病矣則又從而侮之故曰覯閔既多受侮不少其曰既多不少者以着小人之衆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孔氏曰居諸者語助也檀弓云何居注云居語助也。○歐陽氏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者謂仁人傷衛日往月來而漸微弱猶言日微月削也。○范氏曰如匪澣衣者中垢而不濯也不能奮飛者蔽於羣無所發也。○鄭氏曰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窶且貧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教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知其無可柰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爲忠臣也張氏曰此詩忠臣所自作也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

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爾雅曰殷殷憂也。○李氏曰爾雅云窶貧也兼言之以見其貧之甚也。○張氏曰出自北門是游息偏出北門因有此言也。○朱氏曰衛之忠臣不得其志因行出北門而有所感心爲之憂慇慇然蓋出北門背明向陰亦與亂世事暗君之比也鄭氏曰詩人事君無二志自決歸之於天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鄭氏曰王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鄭氏曰政事謂政事。毛氏曰適之埤厚也讁責也。○朱氏曰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之甚室人無以自安而交徧讁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韓詩云敦迫也。○毛氏曰遺加

也摧沮也。以上二詩一則不見遇於君困於羣小而不忍舍去一則不得志於時安於貧窶而安之畢命皆人臣所宜知然柏舟同姓之臣故所處如此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朱子曰其才可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詞也決詞設爲問荅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問云云本是兼才節說然緊要却在節操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我雖無欺孤之心却爲他人所欺則是我不能受人之託受人百里之寄我雖無竊命之心却爲他人所竊亦是我不能受人之寄矣技能守節不能了事只是枉死濟得甚事如晉荀息是也所謂君子者豈是敦樸端坐無所能爲之人耶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是事事理會得方可若但有節無才亦唤作好人只是不濟得事爾。問此三句如霍光當得否曰霍光亦當得上二語如許后事大節已奪矣譬如有猷有爲有守託孤寄命是有猷有爲臨大節而不可奪是有守霍光雖有猷有爲只是無所守。聖人言語渾全溫厚曾子便悚地剛勁有孟子氣象即此語可見也

晉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

國語晉獻公立奚齊爲大子使荀息傅之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云云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公卒里克丕鄭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公子卓克又殺之荀息死之。按荀息阿獻公之惑而立奚齊不得爲忠然其言有可取者使當申生將廢之時而能引義力爭未必不見從不從而死則於義得矣不死於申生而死於奚齊其何謂耶故司馬文正公嘗論之以爲左氏之志所以賢荀息而非褒也今特以其言之善而錄之亦因以爲戒也

狐突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杜氏曰質音贄名書於所書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則不可以貳辟罪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左氏晉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云云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

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杜氏曰欲為義者不行兩信故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考成也左氏楚子圍宋宋使樂嬰齊告急于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云云楚子舍之以歸○按漢景帝時吳楚反漢使路中大夫告梁使勿下為吳所得許之使反其言路大夫陽許之卒致其君命與解揚事畧同然揚獲免而大夫死亦無愧於人臣之義矣史失其名惜哉

箴尹曰君天也天可逃乎左氏傳宣四年楚滅若敖氏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云云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按鬬椒作亂其戮其族箴尹克黃子文之孫鬬椒之族也人臣不幸而遭此則如箴尹之所處者得之矣又以君為天始見於此故錄之

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史記樂毅破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畫邑蠋曰云云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以生不若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肥義曰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史記趙武靈王愛少子何二十七年大朝於東宮傳國立子何為王肥義為相國傅王武靈王自號為主父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黨衆而欲大田不禮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矣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為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為怨府毋為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大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云云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止今年矣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為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為暴矯令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可入信期曰善哉四年朝群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群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

章偎然反北面爲臣心悖之散分趙而王章於代許未決而粗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而定王室○按肥義不忍背君命而全其身可謂忠矣然知田不禮之必亂不能消弭之備而止患於未形徒能以身當其難而已使無公子成李兌入而討賊則惠文王必死於亂義雖忠其何益乎然其言有可法者故併錄其事以爲戒是亦前車取前息之義也李兌有知幾之智又有定亂之材其過肥義遠矣然沙丘之圍併及主父而殺之是自陷於亂臣賊子之域也仁與智果安在乎士大夫不幸受任於危難之時必有衛國之忠而稱之以弭亂之謀然後可不然則是一肥義而已矣嗚呼難哉

袁盎曰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 漢盎傳絳侯爲相罷朝趨出意甚得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文帝曰社稷臣盎曰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也云云方諸呂用事劉氏不絶如帶是時絳侯爲太尉本兵柄不能正呂后崩大臣共誅諸呂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按盎此言本以傾絳侯耳然所謂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則名論也故錄之○以上皆言事君之節當與己記其國丁記爽死生參觀然後扶顚持危伏節死義之事始備

三十七

子曰事君數斯辱矣 朋友數斯疏矣○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朱子曰後與後獲之後食祿也君子之食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南軒曰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後其事猶後獲之意然則爲貧而仕則奈何孔子嘗爲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蓋亦以敬其事爲主也若曰爲貧而仕食焉而已是恤其事則失其義矣

子曰事君愼始而敬終 鄭氏曰輕交易絶終君子所耻○表記

子曰不以舜之事堯者事君不敬其君者也 全文見前七篇

文中子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又問正主庇民之道曰先遺其身夫能遺其身然後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文中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也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

程子曰爲臣之道當含晦其章美有善則歸之於君乃可常而得正上無忌惡之心下得恭順之道也 易坤六三傳

三十八

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爲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其職耳 師九二傳

臣之於君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比其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

逢迎求其比已比九五傳
當君道方否之時處逼近之地所惡在居
功取忌而已若能使動必出於君命威柄
一歸於上則无咎而其志行可以濟時之
否矣否九四傳
爲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
於君若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居此地者
奈何唯孚誠積於中動爲合於道以明哲
處之則又何咎隨九四傳

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邪心下畜止天下
之惡人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
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
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則雖聖人
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於初如童牛
加牿則元吉也大畜六四傳
以人臣而當重任必常懷危厲則吉如伊
尹周公何嘗不憂勤兢畏故得終吉頤上九傳
以剛強之臣事柔弱之君當內存至誠不

假文飾於外故曰利用禴謂尚誠敬也上
下之交不以誠其能久乎萃六二傳
夫君子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至誠以
感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昏蒙可
開也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人之
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已之誠意上
達而君見信之篤耳管仲之相桓公孔明
之輔後主是也豐六二傳
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信於君其交

固而不可解又能開明君心則可保无咎
矣夫欲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
儀而尚飾莫如燕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
言當不尚浮飾唯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
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爲器質之至也其質
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
之道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
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況君心所明
處詩云天之牖民毛公訓牖爲道亦開通

之謂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辯者其說多行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

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所蔽與就其明之異耳左師觸龍之事亦然

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

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逆遂也若非邪僻曲徑也故曰未失道也 睽九二傳○又按南軒答人書曰來諭謂事最忌激訐求所謂激訐者要當平心易氣審處其理期於中節而已若欲迂就回互於當然而不禁枉尋而以求直尺而曰吾所畏者激訐也无乃終陷於姦邪之域人欲愈肆而天理愈滅歟伊川解遇主于巷一爻意極明切後人不知乃以己私窺聖人之意其失大矣

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 以上亦言事君之道每條各發一義皆人臣所當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也 朱子曰阿徇以爲容逢迎以爲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能忘 有天民者達可行之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也然猶有意也唯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南軒曰以事是君爲容悅者希爵祿而從君者也以安社稷爲悅者則志存乎功業者也與爲容悅者固有間矣然未及乎道義者蓋志存乎功業則苟可就其功業而遂其志則亦所爲矣古之人惟守道明義而已故雖有蓋世之功業在前可爲而在我者有一豪未安則不敢徇也蓋

功業一時之萬而良心萬世之彝故也所謂大民者必明見夫達而其道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蓋其所主在道而非必於行也謂之天民者言能全夫天之生此民之理也天之生民也其理無不具而人之虧之者多矣故程子謂天民爲能踐形者也以其在下而未達故謂之民大人者即天民之得時得位者也若伊尹之在莘野則爲天民出而佐商則爲大人也正己而物正者己正而物自正也秦漢而下其間號爲賢臣者極公以安社稷爲悅而已語夫天民之事業則鮮矣

荀子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然而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楊氏曰以佞悅君爲容態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恤公道道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篡臣者也環主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圖謀也環音患篡奪其君也內足使一民外足使距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形下如影應卒遇變齊給如響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此明於通變之意無方無常也推其比類接其聲譽言見其本而知其末也時之無常而不滯於一隅也委曲皆成制度法象言物至而應無所由法不苟而行之也聖無所不通之謂故齊之蘇秦蘇秦欲死於齊故云云楚之州侯楚襄王佞臣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韓之張去疾未見趙之奉陽李兌相趙齊

之孟嘗可謂篡臣也晉之咎犯齊之管仲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從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與強君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

於魏可謂拂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
也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
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
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
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安苟容以之
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
王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
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

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矣按荀子之言醇疵相半然其大槩有可取者姑錄之○以上言人臣優劣之差亦事君者所當深知而審處也又愚謂子有師臣友臣僕臣之目蓋爲人主用人而發此不餘然亦謂僕臣者非孟子所謂以事君爲容悅者荀子所謂態臣是也故眉山蘇氏有天僕隸之臣諂諛唯唯士大夫之在斜位而論合苟容死後書縣陳善之義者皆所謂僕臣也少有邪惡之心者其可爲乎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朱子曰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南軒曰使臣以禮如所謂敬大臣體羣臣之類是也事君以忠如所謂無以有己有犯無隱之類是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
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
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
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
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
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
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
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
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
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朱子曰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南軒曰此所以深警齊王也若夫在爲人臣者之分君雖待我若有未至我所以事君者可以不自盡乎是當玩孟子三宿出晝之心則庶乎其得之矣○按檀弓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孟子之言蓋本乎此○以上言君臣交盡其道

右言君臣之義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十二

易說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程子曰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為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為夫婦之義咸感也以說為主恒常也以正為本而說之道自有正也正之道固有說焉咸之為卦兌上艮下少女少男也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故二少為咸也艮體篤實止為誠慤之義男志篤實以下交女心說而上應男感之先也男先以誠感則女說而應也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恒久也咸夫婦之道夫婦終身不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之以恒也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感之義恒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婦居室之常道也論交感之情則少為深切論尊卑之敘則長當謹正故兌艮為咸而震巽為恒也○荀子曰易之咸見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此章論人倫之始

禮記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　鄭氏曰誠信也腆猶厚也　告之以直信　直猶正也此二者所以教婦正直信也　信事人也信婦德也　事猶立也　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為醮

男女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　先謂倡道也　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　言不敢相褻也摯所奠鴈也　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　言人倫有別則氣性醇也　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言聚麀之亂類也　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　言已親之所以使之親已　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　先者車居前也

○郊特牲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鄭氏曰聽命謂主人聽使者所傳壻家之命也○疏曰問名者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

合卺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酳而
無女酳所曰酳酳之礼如冠醮所以異者於寢耳壻御婦車輪三周御者代之壻自乘其車先道之歸也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成婦之義○疏曰所以必親迎者欲使男往迎之女則從男而來是男子先於女從後至也壻揖迎于門外者壻先迎而以敬待之也卺謂半瓠以一瓠分為兩瓢謂之卺壻之與婦各執一片以酳故云合卺而酳同尊卑謂共牢也所以合體同尊卑者欲使壻之親婦婦亦親壻所以體同為一不使尊卑有殊也
敬慎重正而后親之
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
言子受氣性純則孝孝則忠也○疏曰所以昏禮爲本者昏姻得所則受氣純和生子必孝事君必忠孝則父子親忠則朝廷正昏禮爲諸禮之本也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執笲棗栗腶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
成其爲婦之禮也 贊醴婦當作禮
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
以饋明婦順有供養之禮主於孝順○疏曰士昏故有特豚饋於舅姑若大夫以上非惟特豚而已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言既獻之而授之以室事也降者各還其燕寢婦見及饋饗於適寢○疏曰此以士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疏曰此以士爲主亦兼明大夫故厥明饗婦若士則見舅姑之日即舅姑饗婦不待厥明以著代者謂所階是舅姑所升之處今婦由阼階而

降是著明代舅姑之事也適寢者謂舅姑之適寢也適丁歷反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
室人謂女姒女叔諸婦也當猶稱也後言稱夫者不順舅姑不和室人雖有善者猶不爲稱夫也○姒詳里反夫之兄也藏丁浪反○疏曰以審守委積蓋藏者言以此之容保守家之所有委積蓋藏之物也室人是在室之人非男子也女姒謂壻之姊也女叔謂壻之妹諸婦謂娣姒之屬
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

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鄭氏曰謂天子諸侯同姓者也嫁女必就尊者教成之教成之者女師也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公君也宗室宗子之家也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娩也婦功絲麻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其齊盛用黍云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焉○白虎通曰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舉一時足以成矣與君有緦麻之親者教于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教于宗廟宗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於婦道者又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昏義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
鄭氏曰周禮凡取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以告君
齊戒以告

鬼神（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爲神席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會賓客也）以厚其別（厚重愼也○曲禮○孟子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禮娶則爲妻奔則爲妾）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鄭氏曰重男女之會所以遠別之於禽獸也有幣者必有媒有媒者不必有幣）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獻謂進也○疏曰謂民之女人猶有自進其身以求男者也○坊記）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鄭氏曰幽深也欲使婦深思其義不以陽散之也疏曰陽是動散用樂則令婦志意動散不能深思陰靜之義以脩婦道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序猶代也○程子曰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此則得之）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離力智反○鄭氏曰思骨肉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重世變也○疏曰所以不舉樂者思今已之取妻嗣續其親則是親之代謝所以悲哀感傷重世之改變也○以上摠言昏禮大意其節文則見丙記）

三十曰壯有室（鄭氏曰妻稱室○曲禮下同）

女子許嫁笄而字（鄭氏曰以許嫁爲成人）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鄭氏曰故謂父母之喪○內則）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禮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十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也不是過也男子二十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爲昏矣（家語○以上言昏嫁之年○其下文云曰羣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王肅曰季秋霜降嫁娶者始於此詩云將子無怒秋以爲期正月農事起蠶者採桑昏禮始殺於此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未止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知欲使妻歸當及冰未泮散之時○此又言嫁娶之時○按詩摽有梅皆以男女及時爲美而靜女有狐鄭之野有蔓草皆以男女失時爲刺至漢王吉則曰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世俗嫁娶太蚤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二義皆所當知也）

孔子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謂其逆德也（何休曰廢人倫也）亂家者謂其亂倫（何休曰類不正）世有刑人者謂其棄於人也有惡疾子者謂其棄於天也喪父長子謂其無受命也（程子曰世人多謹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也○愚按孔子五不取即擇婦之法也婦人深居閨闥美不外著賢否未易知也亦觀其家如何爾逆家子不娶是其所取必忠孝之家也亂家子不娶是其所取必德義之族也推是類而

求之其不中者鮮矣唯喪父長子一節先儒以爲疑若父雖喪而母賢則其教女必有法又非所拘也今世俗擇婦不謹其失有二一曰以色二曰以財晉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曰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后羿滅之夔以是不祀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卒娶之遂滅羊舌氏此可見以色娶者之戒文中子曰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此又深譏財娶之失也又先賢有言嫁女必求勝吾家者則女之事人也恭娶婦必不若吾家者則婦之執禮也謹今之士起於寒微而驟希昏於權要對門不侵其夫者晉大夫董叔將娶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爲繫援焉它日董祁愬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爲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旣繫矣求援亦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董祁即曰董祁者范宣子之女子之妹也此又可爲攀援貴勢而自取羞辱者之戒故附著之○此章言擇婦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鄭氏曰吳大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字○坊記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爲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 王肅曰君有食族人之禮雖親盡不異之殊食多少也 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

尊也下治子孫以親親也旁治昆弟所以敦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 白虎通曰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佚恥與禽獸同也外屬小功以上亦不得娶也○以上言不娶同姓今人知同姓之不可娶而不知有姓雖異而其出同者如韓毛之類是也又外屬之有服者亦罕知避故著此義焉

春秋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胡氏曰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往迎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効也禮制未然思念要事其不忘哀而君約矣方逆也而已成爲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誅之也○唐德宗時張茂宗尚主未昏茂宗母卒遺表請終嘉禮帝許之起復茂宗左衛將軍諫官蔣乂諫曰古者兵革之急有墨衰從事者未聞起復尚主者帝曰人間多借吉成昏者卿何執之堅也乂曰昏姻者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帝不悅輟上娶之期范氏曰委巷鄙陋之禮法之所當禁也乃引以爲比不亦惑乎今士大夫之家以喪昏者衆矣非獨委巷爲然此失之尤不可不戒故著此義焉○此章言喪娶非禮

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 鄭氏曰子壻也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 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 勗勉也若猶汝也勉帥婦道以敬其爲先妣之嗣女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詩曰大姒嗣徽音 子曰諾惟恐弗堪不敢忘命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 夙起也早起夜臥命姑舅之戒命 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

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庶母父之妾也鞶鞶囊也所以盛帨巾言尊也愆過也諸之也示之以衿鞶者皆託戒使識之也○士昏禮○按夫之道在敬身以御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孟子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易坤文言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程子曰為下之道不居其功含晦其章美以從王事代上以終其事而不敢有其成功猶地之代天終物而成功則主於天也妻道亦然○書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此言婦人用事之禍則妻道其可自專其成乎

小畜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程子曰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陰陽之情相求也又暱比而不中為陰畜制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說去輪輻言不能行也夫妻反目陰制於陽者也今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也婦人為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故說輻反目三自為也○按三自為謂其自取之也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夫妻反目蓋由不能正其室家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進猶夫不能正其室家故致反目也

恒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程子曰五應於二以陰柔而應陽剛居中而所應又中陰柔之正也故恒久其德則為貞也夫以順從為恒者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為貞故吉若丈夫而以順從於人為恒則失其剛陽之正乃凶也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如五之從二在婦人則為正而吉婦人以從為正以順為德當終守於從一夫子則以義制者也從婦人之道則為凶也

姤女壯勿用取女程子曰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是女之將壯長也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取女者欲其柔和順從以成家道姤乃方進之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也彖曰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取女者欲長久而成家也此漸盛之陰將消勝於陽不可與之長久也

歸妹征凶无攸利程子曰歸妹者女之歸也妹少女之稱為卦震上兌下以少女從長男也男動而女說又以說而動皆男說女女從男之義卦有男女配合之義者四咸恒漸歸妹也咸男女之相感也男下女二氣感應止而說男女之情相感之象恒常也男上女下巽順而動陰陽皆相應是男女居室夫婦唱隨之常道漸女歸之得其

正也男下女而各得正位止靜而巽順其進有漸男女配合得其道也歸妹女之嫁歸也男上女下女從男也而有說少之義以說而動動以說則不得其正矣故位皆不當以說而動動而不當故凶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二陰二陽之謂道陰陽交感男女配合天地之常理也天地不交則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天地不交則万物何從而生女之歸男乃生生相續之道男女交而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其終不窮前者有終而後者有始相續不窮是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以二體釋歸妹之義男女相感說而動者少女之事故以說而動所歸者妹也所以征則凶者以諸爻皆不當位也所處皆不正何動而不凶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无攸利柔乘剛也不唯位不當也又有乘剛之過三五皆乘剛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唱隨之禮此常理也如恒是也苟不由常正之道徇情肆欲惟說是動則夫婦瀆亂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

說而志其願如歸妹之象則是也所以凶无所往而利也夫陰陽之配合男女之交媾理之常也然從欲而流放不由義理則淫邪無所不至傷身敗德豈人理哉歸妹之所以凶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震於上澤隨而動陽動於上陰說而從女從男之象也故為歸妹君子觀男女配合生息相續之象而以永其終知有敝也永終謂生息嗣續永久其傳也知敝謂知物有敝壞而為相繼之道也女歸則有生息故有永終之義又夫婦之道當常永有終必知其有敝壞之理而戒慎之敝壞謂離隙歸妹說以動者也異乎恒之巽而動漸之止而巽也少女之說情之感動動則失正非夫婦正而可常之道久必敝壞知其必敝則當思永其終也天下之反目者皆不能永終者也不獨夫婦之道天下之事莫不有終有敝莫不有可繼可久之道觀歸妹則當思永終之戒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女之歸居下而无正應娣之象也剛陽在婦人為賢貞之德而處卑順娣之賢正者也處說居下為順義娣之卑下雖賢何所能為不過自善其身以承助其

君而已如跛之能履言不能及遠也然在其分為善故以是而行則吉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歸妹之義以說而動非夫婦能常之道九乃剛陽有賢貞之德雖娣之微乃能以常者也雖在下不能有所為如跛者之能履然征而吉者以其能相承助也能助其君娣之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陽剛而得中女之賢正者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之質動於說者也乃女賢而配不良故二雖賢不能自遂以成其內助之功適可以善其身而小施之如眇者之能視而已言不能及遠也男女之際當以正禮五雖不正二自守其幽靜貞正乃所利也二有剛正之德幽靜之人也二之才如是而言利貞者利言宜於如是之貞非不足而為之戒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也世人以媟狎為常故以貞靜為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三居下之上本非賢者失德而无正應故為

歸而未得其歸須待也待者未有所適也六居三不當位德不正也柔而尚剛行不順也為說之主以說求歸動非禮也上无應无受之者也无所適故須也女子之處如是人誰取之不可以為人配矣當反歸而求為娣媵則可也以不正而失其所也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未當者其處其德其求歸之道皆不當故无取之者所以須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九以陽居四四上體地之高也陽剛在女子為正德賢明者也无正應未得其歸也過時未歸故云愆期女子居貴高之地有賢明之資人情所願娶故其愆期乃為有時蓋自有待非不售也待得佳配而後行也九居四雖不當位而處柔乃婦人之道以无應故為愆期之義而聖人推理以女賢而愆期蓋有待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所以愆期者由己而不由彼賢女人所願娶所以愆期乃其志欲有所待待得佳配而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六五居尊位妹之貴高者也下應於

二為下賢之象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後正婚姻之禮明男女之分雖至貴之女不得失柔巽之道有貴驕之志故易中陰尊而謙降者則曰帝乙歸妹泰六五是也貴女之歸唯謙降以從禮乃尊高之德也不事容飾以說於人娣媵者以容飾為事者也衣袂所以為容飾也六五尊貴之女尚禮而不尚飾故其袂不及其娣之袂良也良美好也月望陰之盈也盈則敵陽矣幾望未至於盈也五之貴高常不至於盈極則不亢其夫乃為吉也女之處尊貴之道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以帝乙歸妹之道言其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尚禮而不尚飾也五以柔中在尊高之位以尊貴而行中道也柔順降屈尚禮而不尚飾乃中道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上六女歸之終而无應女歸之无終者也婦者所以承先祖奉祭祀不能奉祭祀則不可以為婦矣筐篚之實婦職所供也古者房中之俎菹歜之類后夫人職之諸侯之祭親割牲卿大夫皆然割取血以祭

禮云血斧盛氣也女當承筐筐虛而死實死實則死以祭謂不能奉祭祀也夫婦共承宗廟婦不能奉祭祀乃夫不能承祭祀也故刲羊而死血亦死以祭也謂不可以承祭祀也婦不能奉祭祀則當離絕矣是夫婦之死然者也何所往而利哉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筐无實是空筐也空筐可以祭乎言不可以奉祭祀也女不可以承祭祀則離逝。而已是女歸之无終者也
禮記曰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知音智。夫之言夫夫也音扶

家語曰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

王肅曰始嫁言醮禮無再醮之端言不改事
教令不出于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閫外之非儀也閫門限婦人以貞專無閫外之威儀詩云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孟子之母曰婦人之職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脩而無閫外之志
不越境而奔喪言無擅爲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定婦之德也白虎通曰婦人之贄以棗栗腶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衆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棗栗腶脩者凡肉脩陳也棗取其朝早起栗取戰慄自正也

魯師春姜曰夫婦人以順從爲務貞慤爲首故婦人事夫有五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而後有夫婦之際

春秋傳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

禮始於謹夫婦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在斂枕

篋簟席襡器而藏之鄭氏曰不敢褻也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曲禮。以上言夫婦之道

詩召南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鄭氏曰夫人有均一之德如鳲鳩然而後可配國君焉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五嫁反毛氏曰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東陽呂氏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但取鳩之不自爲巢而居鵲之成巢非取鳩之強而不淫知義之所在亦非取也有均養之德也。廣漢張氏曰唯其專靜均壹能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也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

于歸百兩將之 毛氏曰方有之也將送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毛氏曰盈滿也○鄭氏曰滿者言衆媵姪娣之多○朱氏曰成成其禮也○南軒張氏曰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脩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云云此詩之意與周南之有關雎也○四明袁氏講義曰序言夫人之德而詩之所稱惟曰鵲有巢而鳩居之安在其爲德乎曰此乃夫人之實德也婦人無外事謹柔正靜保養其良心而已又曰此詩之章不容有多能而以不能爲實非惡夫能也安於婦道之常而不願乎其外乃所謂能也至於夫道則不然以發強剛毅爲本以柔婉安爲病爲夫而柔弱則夫不夫矣爲婦而剛強則婦不婦矣若有他當故也序此詩者曰國君云云夫人云云蓋其所以爲夫婦之別乎[illegible]

按周南皆天子后妃之詩別見乙記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楊氏曰夫人爲宗廟社稷主以共祭祀爲職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毛氏曰蘩皤蒿也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長樂劉氏曰奉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于大廟大事于大廟是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毛氏曰宮廟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毛氏曰被首飾也孔氏曰髮髢也僮僮竦敬也長樂劉氏曰僮僮步雖移而被不動之貌○朱氏曰公公所也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毛氏曰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朱氏曰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袁氏曰祭祀之事古人之所甚重人孰不奉祭祀而可以奉祭祀者實難是必洞洞屬屬精一不雜有以契夫鬼神之臨則可以行此禮矣邦君之配國人所尊謂之小君而其職非有它事惟曰奉祭祀而已可以奉祭祀是爲稱職不足以奉祭祀則失其職矣然則夫人者可不識思其憂乎

又曰物之可薦者多矣不及其他而獨有取夫蘩者豈不曰交乎神明者在誠而不在物與誠心不至雖犧牲肥腯粢盛豐備神其吐之矣又曰僮僮竦敬之貌執蘩以助祭而竦敬於宗廟之中亦足以明此心之不放逸矣雖然當祭而致敬祭畢而忘之是誠心易衰也又豈足爲敬乎被之祁祁云云即祭義如將復入之意不即安於私室而猶遲遲其歸也又以抑其形而不爲形所役心不懈則形不倦故既祭之餘猶以異於承祭之時也是之謂夫人之職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朱氏曰喓喓聲也草蟲蝗屬趯趯躍貌阜螽蠜也忡忡猶衝衝也覯遇降下也○召南之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見此二物以類相從似有陰陽之性因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恐不得保其全而見之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朱氏曰非必大夫妻親出采蕨蓋言今其時矣○歐陽氏曰婦人見時物之變輒思其君子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朱氏曰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袁氏曰人惟有一心因物而遷非此心之正也况婦人以正靜爲主此心不然而以衆思亂之則婦德虧矣古之所謂賢婦者惟朝夕從事乎此心心無他念是爲大本萬善之所從出也喓喓云云蓋陰陽相求有不能自已者大夫行役於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惟君子之思能無動乎然自君子之外非有他念焉得其正則亦未嘗不靜也采蕨采薇非必躬自爲之觸於他人采此二物隨時而變於是乎復爲君子之思此亦思之無邪者也未見君子念念不忘既見且遇而此念釋矣此詩三章曰忡忡曰惙惙曰傷悲皆憂也憂之如何人心惟危一念有失墮於人欲將何以作配於君子是則可憂也序詩曰能以禮自防其心以憂則兢兢業業遵蹈規矩而

不違乎禮矣禮者人道之極也如此行於閨門之中俯仰無所愧怍可不謂之賢婦乎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毛氏曰蘋大萍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王氏曰采蘋必於南澗之濱采藻必於行潦言其所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毛氏曰方曰筐圓曰筥湘亨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王氏曰言其所用有常器也○長樂劉氏曰言其誠信之至事事必躬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毛氏曰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王氏曰宗室牖下言其所奠有常地也自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此所謂能循法度矣○長樂劉氏曰季女者大夫之妻也○東萊呂氏曰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爲者非一端所歷者非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序而有常嚴其誠而益厚然後祭事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以勝此而實了此者以其有誠敬之心也大夫之妻未必果少特言苟持敬則雖少女猶足以當大事云爾采蘩以誠言舉其綱也采蘋以法度言詳其目也尊卑之辨也

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鄭氏曰召南大夫召伯之屬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毛氏曰殷靁聲也山南曰陽何此君子也斯此也違去也遑暇也振振信厚也○張氏曰如鶴鳴婦歎之義將風雨則思念行者也○朱氏曰何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所也歸哉歸哉冀其畢事而還歸也閔之深而無怨辭所謂勸以義也○呂氏曰所言歸哉者欲其歸以復命也遠行從役不啻君命也何以言歸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 毛氏曰息止也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敢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毛氏曰處居也○李氏曰世俗之所謂歸者夫婦共處足以相歡也此詩所云非是之謂奉命而行事竟而返有以復命斯其爲歸也美矣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呂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毛氏曰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鄭氏曰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毛氏曰肅肅疾貌宵夜征行○鄭氏曰夙早也凡妾御於君不敢當夕○朱氏曰命所賦之分也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其所見以起興○孔氏曰衆妾自知卑賤不敢同於夫人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毛氏曰參伐也昴留也釋文曰二星皆西方宿○衾被也裯禪被也猶若也○程氏曰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也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遑於抱衾與裯而御其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袁氏曰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天之賦分毫釐無差貴賤壽夭上與下殊位勝之不可同猶臣之不可僭君也此理甚明而子名把分者世多有之惟其不知命而已今曰寔命不同寔命不猶何其審於自知而無觖望之心進於天理而絕人欲之萌歟是固有本焉國君之夫人足以刑于寡妻則夫人之惠必能及於賤妾故責之知命雖夫人

之賢而實國君之德也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孔氏曰嫡謂夫媵明矣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之媵○董氏曰江汜嫡沱況媵今序言江沱之間失詩指矣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爾雅疏曰凡水決之岐流復還本水曰汜○程氏曰其嫡不使備媵妾之數以侍君也汜水之分渚水之岐沱水之別當使媵妾均承其澤○鄭氏曰之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范氏曰以之爲言用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范氏曰處媵得其所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鄭氏曰嘯蹙口而出聲嫡既覺自悔而歌○朱氏曰嘯以舒其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矣此兼上兩章之意而言○呂氏曰以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以與如晉秦焉河吾不與也之實過如過從之過不我過曰不我顧也一章曰其後也悔二章曰其後也處三章曰其嘯也歌始則悔悟中則相安終則相歡已之序也○愚按此詩不美嫡而美媵者蓋嫡之悔過由媵遇勞無怨之所感也臣之事君子之事親亦若是焉而已矣○以上專言婦道○按周南詩言后妃之德化別其已記今取召南詩言夫人大夫妻之德者悉列于此以爲閨門之法焉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朱氏曰綠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間色賤而以爲衣正色貴而以爲裏言皆失其所也已止也○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言綠衣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使我憂之不能自已○廣漢張氏曰綠衣之憂言嫡妾之亂其弊將至於不可勝言者憂在宗國也夫豈爲一身之私哉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朱子曰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今以綠爲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爲裳其失所益甚矣○曾氏曰亡失也不須訓爲忘

綠兮絲兮女音汝所治平聲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朱氏曰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訧過也○言綠方爲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寵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我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以自厲焉使不至於有過而已○愚謂綠之未染也亦絲而已女治之而后爲綠妾之未僭也妾而已汝寵之而后上僭妾不能自惜由綠之不能自綠也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朱氏曰絺綌之過寒風猶已之過時而見棄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鄭氏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媯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媯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毛氏曰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今遠送至野情之所不能已也○孔氏曰至野與之訣別已留而彼去稍稍更遠瞻望之不復能及故念之泣涕○王氏曰燕方春時以其匹至其羽相與差池其鳴一上一下故莊姜感所見以興焉○廣漢張氏曰燕燕以興己與戴媯嫡妾相與之善賦獨言泣涕之情者蓋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批桓温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没心焉如割其有合於詩人之情歟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毛氏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佇立久立也○鄭氏曰將亦

送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愼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朱氏曰仲氏戴嬀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淵深終竟溫和惠順淑善愼謹也先君謂莊公也勗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言戴嬀之賢如此又以先君之思勉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楊氏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嬀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荅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眞可謂溫且惠矣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荅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廣漢張氏曰綠衣方其上僭之時故傷反己以自責而已至日月之作則在州吁弑逆之後於是始推原其致禍之本以爲由己不見荅於先君之所致亦猶孟子所謂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朱氏曰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莊姜不見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照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處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爲其獨不我顧也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爲厚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毛氏曰冒覆也○張氏曰以禮相報莊公不以恩荅己寧不我報我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毛氏曰日始月盛皆出東方音聲良善也○朱氏曰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袁氏曰德音天所同得莊公固有是德音失以不定之故良心梏爲無良甚可惜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朱氏曰畜養卒終也不得於夫而歎父母養我之不終蓋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呂氏曰左傳曰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夫人見薄則冢嗣之位輕亦此意本所以頂推也莊公既不見荅則桓公之位何能有定乎反覆言之蓋推原禍亂之由而非爲己私也俾也可忘謂君思莊公恩義之薄適爲不定之禍誠使我可忘而我自不忍忘之也末章不欲咎莊公徒自傷父母養我不終而已報我不述言莊公所以報我不欲稱述之矣亦不欲咎莊公也○按朱子以此詩爲不見荅時所作與序文異○終風詩毋子事今不錄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朱氏曰此詩皆女怨之辭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朱氏曰雉野雞泄泄飛之緩也○曾氏曰婦雉以喩其夫雄雉于飛雌懷安而不從之今之阻隔蓋自遠也大夫行役婦人本無可從之理其言如此乃怨思之切耳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毛氏曰展誠也朱氏曰言誠又言實所以甚言此君子之勞我心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朱氏曰悠悠長也○鄭氏曰視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以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程氏曰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且暮所見動人情思抑也甚其間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朱氏曰百猶凡也忮害求貪臧善也言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忮害又不貪求則何所爲而不善哉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獲全也○呂氏曰婦人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復自解曰凡百君子我婦人不

[illegible]言但不忮害不貪求亦何所為不善哉又處軍旅之間皆未害也

谷風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朱子曰皆述逐婦之辭也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如此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毛氏曰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程氏曰陰陽交和則成陰而成雨其感也陰其成也雨夫婦之道當黽勉和同不宜有怨怒也益和則夫婦之道成而室家正如陰陽和而成雨也○毛氏曰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鄭氏曰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程氏曰夫婦之道貴其有終德音好音也當期好音無違至於偕老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朱氏曰遲遲舒行貌違相背也畿門內也荼苦菜薺甘菜宴樂也新昏夫所更娶之妻○言我之被棄行於道路遲遲不進蓋其足欲進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而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邇亦至其門內而止耳又言荼雖甚苦反甘如薺以比己之見棄其苦有甚於荼而其夫方且宴樂其新昏如兄如弟而不見恤蓋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其夫之情厚之至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朱氏曰涇渭二水名湜湜清貌沚水渚也屑潔以與也逝之也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笱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閱容也○涇濁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然婦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久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然其心固猶有可取者但以故夫之安於新昏故不以我為潔而與之耳○歐陽氏曰禁其新昏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言棄妻雖去猶顧惜其家之物既而歎曰我身不容安得恤後事乎○李氏曰知其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朱氏曰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言我隨事盡其心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無而強勉以求之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

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朱氏曰慉養阻卻鞫窮也○承上章言我於汝家勤勞如此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讎惟其心既拒卻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因念其昔時相與為生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張子曰育恐謂生於恐懼之中育鞫謂生於困窮之際亦通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朱氏曰旨美蓄聚御當也洸武貌潰怒色也肄勞塈息也○又言我之所以蓄聚美菜者蓋欲以禦冬月乏無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子安於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使我禦其窮苦之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又言於我極其武怒而盡遺我以勤勞之事曾不念昔者我之來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至也

泉水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illegible]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illegible]

寧沒身使大夫寧於兄弟○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礼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沒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朱子曰毖泉始出之皃○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毖然之泉水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爲歸衛之計如下兩章所云也○呂氏曰諸姬非必俱嫁於此國者有所思而欲與親者謀乃人情之常亦非必真得相見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朱氏曰泲地名飲餞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地禰亦地名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姬也○言始嫁來時則固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況今父母既終而後可歸哉是以問於諸姑伯姊而謀其可否云爾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朱氏曰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舝使滑澤也舝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還旋也旋其嫁來之車也遄疾臻至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豈不害於義理乎疑之而不敢遂之辭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朱氏曰肥泉水名須漕衛邑也悠悠思之長也寫除也○既不敢歸然其思衛地不能忘也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乎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范氏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獨禮之正而能守義故以首鄘風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氏曰中河河中也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己之死無它心諒信也○鄭氏曰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兩髦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朱氏曰言母而責之於天曰何其不信我也序所謂誓而不許者如此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氏曰特匹也慝邪也○王氏曰以再嫁爲慝則變之甚矣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

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鄭氏曰滅者懿公死也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朱氏曰露未有宮室而露居也○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毛氏曰唁弔失國曰唁悠悠遠皃漕衛東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范氏曰載馳載驅歸急也言至于漕思之也○朱氏曰夫毋不在當使大夫寧於兄弟夫人欲自歸舍其兄弟而託以不欲勞大夫之跋涉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鄭氏曰嘉善許人也臧善

呂氏曰許人既不以我歸衛爲善則我亦不能旋反於衛矣爲許人者蓋亦視爾父子兄弟之閒有災患不臧其心如之何則我之思不遠矣不閟謂毖然易見初不閟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毛氏曰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曾氏曰善懷猶善思也鄭氏箋茅猶多也女子之於婚姻思甚於男子○朱氏曰善懷多憂思也猶漢書岸善崩也又曰將欲升高望遠以紓憂想之情言采其蝱以療鬱結之疾○呂氏曰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言女子雖多懷思然今之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也人不知則以爲女子情性之常而尤之也以迫穉且狂非真指許人以爲穉狂蓋言我憂思如此之迫切彼方衆且尤我之歸意者衆人其如穉且狂乎其穉狂盛乎不察何其不相體恤不戀戀急一至於是也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毛氏曰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朱氏曰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毛氏曰極至也○朱氏曰言我將行其野涉芃芃之麥而控告于大邦然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雖大夫君子爲我思所以處此者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爲愈也○王氏曰此終欲歸唁之辭

讀書旨 一二　三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范氏曰夫婦之際猶君臣之交或遇或不遇命也進不見答退不得歸則如之何以禮自止而已衛之賢女唯安於義命是以雖憂而不困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

毛氏曰籊籊長而殺也○朱氏曰此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

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遠不可至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李氏曰言舊時游泳二水之間其歸如此今出嫁於異國而不得見也其曰云云○愚謂此女雖思二水之間然念方其有行已遠兄弟父母矣今可復思歸乎此亦止乎禮義之意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毛氏曰瑳巧笑見儺行有節度○歐陽氏曰思衛女之在其國者巧笑佩玉威儀閑暇樂然於二水之上念已有所不如也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氏曰滺滺流見檜栝葉松身楫所以櫂舟朱氏曰與泉水卒章同意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鄭氏曰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孔氏曰夫人爲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爲一體母出與廟絶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爲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莊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踰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猶知有禮而畏義如此者蓋以先王之化所及也

讀書旨 一二　二十八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鄭氏曰誰謂河水廣與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爲其廣乎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爲其遠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鄭氏曰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鄭氏曰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常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東征其詩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說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故能成天下之務其著爲民於死地者也故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致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

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如在己是以詩美之則言其君上之閔恤刺之則錄其室家之怨思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鄭氏曰伯君子字也。毛氏曰朅武皃。鄭氏曰桀英桀。朱氏曰婦人自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乃執殳而為王前驅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朱氏曰蓬草名其華似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適主也。言我髮亂如此非無膏沐可以為容所以不為者君子行役無所主而為之故也傳曰女為說已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 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朱氏曰其者冀其將然之辭。冀其將雨而杲然日出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寧甘心於首疾也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 音佩 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音每又音悔。毛氏曰諼草可以忘憂背北堂也。

孔氏曰何處得一忘憂之草我樹之於北堂之上冀觀之以志憂。朱氏曰思得草之美者玩以忘憂然世豈有是哉則亦思之不已而心痗焉爾心痗則其病愈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 朱氏曰昧晦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辨之際也明星啓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弋繳射謂以生絲繫矢而射也鳧水鳥如鴨。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言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則不止於雞鳴矣婦人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爛然則當翺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言如此則不留於宴昵之私可知矣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朱氏曰加中也史記所謂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是也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所謂鴈宜麥之屬是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朱氏曰來之致其來者雜佩者左右佩玉也呂氏曰非獨玉也觽燧箴管凡可佩者皆是也贈送之順愛問遺也。朱氏曰婦又語其夫曰我苟知子之所致而來及所親愛者則將解此雜佩以送遺答之蓋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驩心而無所愛於服飾之玩也。張氏曰言婦人之好德甚於男子。以上皆婦人之詩或諄摯懇惻而有忠厚惻怛之言或優游纏綿而有箴誠懇切之益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具見於此然豈獨婦人所當佩服哉凡為臣子者苟能玩繹其詞指以養習中和平之氣則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處常盡變綽乎其有餘裕矣後世惟班婕好自悼賦幾乎此其末章曰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已過兮若浮已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婕妤為趙飛燕姊弟所譖退共養長信宮而作此朱子序之以為其情雖出於幽怨而能引分以自安援古以自慰和平中正不失於怨傷其德性之美學問之力有過人者嗚呼賢哉。

又按栢舟之不再適蓋婦人之大節故孔子列之於鄘風之首使萬世取法焉其後有魯寡陶嬰者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為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己之不更二也其歌曰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再行魯人聞之曰斯人不可得已遂不復敢求嬰寡終身不改又梁寡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為人榮於色而美於行夫死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娶而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高行曰妾聞婦人之義壹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今忘死以趨生是不信也貪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為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於是相以報王大其義而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陳寡孝婦者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且行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不

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者三年父母哀其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且行矣妾以其母既諾之夫受人之託豈可棄哉棄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母固欲嫁之孝婦不從因欲自殺父母懼而不敢嫁養其姑二十八年姑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漢文帝賜之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是三人者庶乎有栢舟之風矣講史尚多有之今不録或問於程子曰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程子之論可爲世深戒故併著焉

孔子曰婦有七出三不去不順父母出謂其逆德也無子出謂其絶世也淫僻出謂其亂族也嫉妬出謂其亂家也惡疾出謂其不可供粢盛也多言出謂其離親也竊盜出謂其反義也三不去者有所取無所歸一也何休取作受又云不窮窮也與共更三年之喪二也先貧賤後富貴者三也按禮記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illegible]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illegible]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illegible]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illegible]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illegible]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illegible]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illegible]兩○雜記○古者於出妻之事猶容有禮如此所以重匹耦也○又家語曾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藜烝小物耳猶不應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參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或問於程子曰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藜烝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古之人交絶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罪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親前亦有甚大故不是只爲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否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已理直只是何必求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个含容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可嫁出友令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味程子此言則古人非大故無出妻之理後世其可藉爲之哉

禮記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鄭氏曰宜猶善也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沒身不衰內則○按此正七出之第一條也

文中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言非古禮是拏教者之罪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愚按古者自天子至於士庶人妻妾媵各有等降之數後世惟力是視而已此文中子所以歎也夫正家之本由於夫婦之各正治家以禮而无寵昵之偏使嫡妾之序不紊此夫之正也御下以恩而无妒忌之失使怨曠之禍興此婦之正也得其正則家治失其正則家亂此必然之理也至於妾媵猥多未有不爲家之害者內或蹈子弟於惡外或生傾僕之變無所不有欲正其家者於此尤不可不戒故以是章繼焉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毛氏曰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朱氏曰不猶言豈不也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鄂然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孔氏曰爾雅釋木毛傳以爲常棣之木衆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以喻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強盛而有光輝乎○鄭氏曰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呂氏曰常棣今所謂郁李花鄂相承甚力故以喻兄弟又曰韡韡爲華之盛也○兄不作柎亦可如字亦可以花蕚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興人之莫如兄弟也○王氏曰華鄂之相依也不可須臾離者以天屬故也兄弟天屬也其親如此相依而不可離如此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毛氏曰威畏也懷思也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鄭氏曰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蘇氏曰此章敘兄弟相救之事人當死生患難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方困窮離散聚於原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依恃○王氏曰不得保其常居而裒於原隰之中此與人同患難之時也當是時人各顧其親則非兄弟孰肯以相求哉○呂氏曰疎其所親而親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疎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疎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而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豈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與曰每有良朋况也永歎則非不憂憫也但視兄弟之急難爲差耳詩人之辭各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何相悖也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毛氏曰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鄭氏曰每有雖也况茲也永長也○程氏曰此章言兄弟相須之急猶脊令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此也○蘇氏曰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友來茲對之長歎而已○范氏曰兄弟無不相救之義朋友之於患難義有不得相救也則况也永歎而已○王氏曰古者朋友之交視兄弟視兄弟則急難救難何爲而不赴曰身不有君而爲之臣莫不有父而爲之子莫不有師而爲之弟子莫不有兄弟而爲之兄弟則吾急難寇讎之所當致力也博友又推而致之朋友則吾有所不暇而無禮以責之則吾之憂無窮而人之責無已蓋古之道如此而後世之士猶有以恩望朋友而至於離絶者然則世之致力於朋友者非歟曰勢足以振之力足以周之而無傷於義則鄰里鄉黨不可以不盡而况於朋友乎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毛氏曰鬩很也○鄭氏曰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內鬩而外禦侮也○孔氏曰烝發語聲○毛氏曰戎相也○朱氏曰兄弟內鬩而猶外禦侮況於外則他人不與故雖有友猶無相也○王氏曰據于內非今兄弟也然及其禦侮則雖有良朋曾不如今兄弟之爲可恃○朱氏曰此章正爲管蔡之事而發以明兄弟恩情之篤也呂與叔解鬩爲競何謂至而兄弟同力以相死也此意亦甚美矣然以文義及一篇全指觀之則未安也蓋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此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死喪不能相救急難尤相助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當共禦外侮其所以責之者可謂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又不能然乃或無事而相忘則兄弟直爲路人矣故下章始言其賓客之宴其和平怨而不怒讀者猶或以爲當然而未之悟也其後兩章乃始極道兄弟至親雖有謗言室家之樂然非兄弟則無與同之以備見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之反覆窮極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然其詞意高深初若簡質閒眠而不切於事者故說者有所不察又以小忿爲嫌而曲其說以避之於是一篇之意無復統紀而失聖人之意遠矣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歐陽氏曰此乃責之之辭○蘇氏曰人居平安之世不御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常多

過失易以生怨故有以朋友爲賢於兄弟者矣○呂氏曰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此章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鄭氏曰儐陳也飫私也程氏曰孺屬親慕之義小兒親慕父母謂之孺乎出車將其相戀學養恩義陳爾籩豆飲樂飫足兄弟既皆來當和樂而相親慕世孝乎口陳籩豆以將飲而兄弟有不具焉則無與共享其樂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鄭氏曰如鼓瑟琴之聲相和合也程氏曰此章言兄弟相樂則且湛妻子好合其和如琴瑟兄弟既志意翕合故其和樂久而不厭朱氏曰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毛氏曰帑子也圖謀也亶信也○程氏曰言能如是親睦其兄弟則能宜其室家樂其妻帑究是理圖人是事信其然乎言然也朱氏曰家族同心人無侮焉後宜汝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矣兄弟不和忿鬩自起外見侵侮內不能救則不能保其大小室家甚焉故於是深思之矣是書謀之信其然者否乎程氏曰小人思慮不遠常以爲兄弟之於我無所損益不知兄弟之相親乃所以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患其淺陋不信故使之深思遠圖乃知其信否○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爲然者也不深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凡學蓋莫不然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毛氏曰宣公爲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孔氏曰汎汎然見其影之去鄭氏曰願念也毛氏曰養養然憂不知所定○蘇氏曰自詩適齊必涉河國人傷其往而不返況見其然後見其景欲救之不可得是以思之養養然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遐有害 毛氏曰逝往也○王氏曰死非其所不得爲無瑕於不義不得爲無害雖然其心豈有他哉故詩人探之曰不瑕有害唯其能不瑕有害也是以怨之云爾○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張揖自古處兄弟之變者舜也周公也至於讓國以爲仁殺身以爲義則有若夷齊伋壽焉學者觀聖賢待兄弟之道知大舜不以象將殺己爲怨而忘親愛之心則怨之小者當如何知周公不以管蔡世則而遂疑忌宗室則變之小者當如何利莫大於得國觀夷齊之相遜與區區之田金帛何足校害莫大於殺身觀伋壽之爭相爲死則利害得喪之微尤不足言矣大舜周公之聖夷齊伋壽之賢亦人而已固均是人也聖賢之於親親若是其厚而我乃甘心以薄自處不亦甚可愧乎 舜事見己記夷齊見言仁篇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毛氏曰緜緜長不絕之貌左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孔氏曰周南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又云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大雅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則葛也藟也必生於山谷丘野之地延蔓於草木條枚之上不生於河滸水厓生不得其地則失物之性也○王氏曰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謂他人昆所謂不愛其親而愛它人者鄭氏曰王既以他人爲父亦無顧我之意我九族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鄭氏曰有識有也毛氏曰不有蔑有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毛氏曰昆兄也

李氏曰不與我相關知也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毛氏曰杕特生貌杜赤棠也王氏曰湑湑潤澤也毛氏曰踽踽無所親也鄭氏曰比親也毛氏曰佽助也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它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毛氏曰菁菁盛也睘睘無所依也○呂氏曰杜雖特生然此詩方云其葉湑湑其葉菁菁以比晉君不親宗族也蓋言晉公室枝葉獨茂曾杕杜之不如也獨行踽踽言孤立無親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言他人之不足恃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言苟以它人為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也凡人無兄弟者胡不亦求佽助也蓋深戒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苟非兄弟必不相佽助信乎豈無它人不如我同父○以上二詩所刺正與常棣相反學者以此二詩與常棣參玩則可以見成周之所以興與平王之不能保族晉國之所以敗亡其得失蓋原於此然豈獨有國者為然凡為人未有不顧同氣扶持而能有立者可為氏家者鑒昔吐谷渾阿豺有子二十人病且死謂曰汝曹各奉吾一箭將玩之俄命其弟慕利延曰汝取一箭折之慕利延折之曰汝取十九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否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彼夷狄也猶知宗族相保以為安況華夏乎

程子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

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然惑之甚矣顏之推曰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為傍人之所移者免夫又柳仲郢曰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即上手低面聽我皇考訓戒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至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讎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為婦言所惑者鮮矣若等寧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為不孝事門業賴之獲全其家云○按程子之言孰不知之而鮮克蹈之者蓋薄俗漸染使然其所以離間骨肉之親者未有不由婦言是聽者也歟以顏柳之誡附焉

或曰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如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孝愛之道而已

張子曰斯干詩云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不報則輟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己之所宜施者

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亦莫不用此道盡己而已朱子曰按此於文義或未必然然意則善矣○背猶謀也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也故朱子云云○以上言兄弟

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十起與不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云云曰云云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皆是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將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爲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己之子妻公冶何也曰此亦以己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是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必量才求配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爲避嫌則大不是避嫌底賢者且不爲况聖人乎○此章言兄弟之子與己子不可異故附于此

禮記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鄭氏曰祗敬也宗子大宗○通曰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之妻雖富貴不敢以富貴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入謂入宗子家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猶若也子弟者有功德以物見饋賜當以善者與宗子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謂非宗子之所當服也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加猶高也○內則凡宗法見丙記

魯人有同姓死而弟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曰吾以其疎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思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絶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絶也故同姓爲宗合族爲屬雖國子之尊國子諸侯卿大夫之子

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孔叢子○范文正公之爲參政也嘗告諸子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疎則飢寒者吾安得不卹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卹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于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田宅云○程子曰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當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之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耳○蘇氏族譜序曰今之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其推說亦皆然此○以上言宗族

禮記年長以倍則父事之鄭氏曰謂年二十於四十者十年

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肩隨與之並行差退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席以四人為節因宜有所尊。○[illegible]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敬也
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挈皆謂少者。○[illegible]
幼子常視毋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
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
手習其扶持尊者提挈謂牽行疏曰為兒長大方當供養扶持長者故先使學之令習便也負劍辟
咡詔之則掩口而對辟匹亦反咡如志反口耳之間曰咡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辟咡詔之謂傾頭與語口旁曰咡使之掩口而對習其鄉尊者屏氣也疏曰劍謂挾於脅下如帶劍也長者負兒之時傾頭與語必掩口而對恐氣觸人也。○朱子曰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須安詳恭敬。○[illegible]

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踰等父兄黨也問年則已恭遜之心不全
燕見不將命見賢遍反。○私燕而見不使擯者將傳其命不敢用賓主之禮來則若子弟然
遇於道見則面尊者若見已已則面見若尊者不見已已則隱不敢煩動尊者也不請所之不問所往也
喪俟事不犆弔犆音特。○俟事謂朝夕哭時故不煩動也
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翣也翣所甲反。○侍長者或使彈琴瑟猶畫地則為之可也手無容不弄手也翣扇也如熱亦不敢搖扇也此皆端慤所以為敬
寢則坐而將命坐跪也命有所傳辭若尊者臥而侍者傳辭當跪前不可以立恐臨尊也侍

射則約矢矢箭也凡射必計耦先設福在中庭上耦前取一矢下耦又進取一矢如是更進各得四箭而矢盡揖三於福而手執一若卑者侍射則不敢更拾進取但一時并取四矢故云約矢侍投則擁矢投投壺也擁抱也矢投壺箭也尊者未發四矢卑者不敢委於地一一取以投卑者不敢委於地抱之勝則洗而以請若弟子酌酒不勝者飲若卑者得勝則不敢直酌但當洗爵而請問何所行觴之若卑者告欲射及投壺竟司射命酌而勝者[illegible]
也客亦如之客射若投壺不勝主人亦洗而請之如卑者與尊者為耦而射及投壺告已勝而可射命酌則不敢使侍之法所以優賓也。○今按此二句皆是定弟子酌酒以罰尊者必自洗爵而請行觴若耦勝則亦不敢煩定弟子酌而飲已必自洗爵而請自飲也注疏說恐非是不角角謂觥罰爵也於尊長而不敢用不擢馬擢去也謂徹也已徹馬嫌勝故尊之。○疏曰凡投壺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但節勝二馬雖得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於是二馬之朋徹取一馬者是以為三馬以成定勝也今若卑者朋雖得二

馬亦不敢徹尊長馬足成已勝也。○[illegible]以上揖讓長者之禮
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為去聲。○糞席前曰糞如是得兩手奉箕恭也謂初執而往時也弟子職曰執箕膺揲厥中有帚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謂掃時也以袂擁帚之前掃而卻行之。○疏曰拘障也當掃時卻退以一手捉帚又舉一手衣袂以拘障於帚前且掃且退故曰拘而退以箕自鄉而扱之扱與吸同扱音以。○扱讀曰吸謂收糞時也箕去棄物以鄉尊者則不恭
奉席如橋衡奉芳勇反橋居廟反。○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桔槹衡上低昂疏曰衡橫也如橋之橫也席舒則有首尾卷則無首尾此奉之左昂右低故如有首尾也蹋曰衡橫也公食禮云卷自末即是也
請席何鄉請衽何趾順尊者所安也衽臥席也坐問鄉臥問趾因於陰陽。○蹋曰坐

是陽鄉亦陽卧是陰鄉亦陰也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 布席無常此其順之也上謂席端也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illegible]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 敬父同志如事父。[illegible]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 從猶就也。疏曰几杖俱是養尊之物故於謀議之時將就也

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當謝不敏若曾子之爲。[illegible]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 尊不二也先生老人教學者

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 爲有教使。疏曰拱手見師而起敬故疾趨而進就之也又不敢斥問先生所爲故正立拱手而聽先生之教

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爲其不欲與己並行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 爲遠視不察有所問。[illegible]

將即席容毋怍 怍謂顏色變也。疏曰此謂弟子講問初來之法即就

兩手摳衣去齊尺 齊音咨。齊裳下緝也謂就席之時以兩手摳裳令下緝去地一尺許恐轉足躡之

衣毋撥足毋蹶 撥發揚貌蹶行遽貌。蹶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廣敬也在前謂當行之前坐亦跪也遷移也越躐也

虛坐盡後 盡津忍反。疏曰虛空也空謂非飲食坐也下謂[illegible]徒坐不盡席亦是也

食坐盡前 爲汙席。汙音烏。疏曰古者地鋪席而俎豆皆陳於席前之地若坐近後則濺汙席故盡前也正義云讀書食則齊豆去席亦是也

坐必安執爾顏 安謂不動執猶守也久坐好異

長者不及毋儳言 儳仕鑒反。儳猶暫也非類雜。疏曰長者正論甲事未及乙事少者不得輒以乙事暫攙雜之。今按說文云儳互不齊也儳言儳長者之說而言也

正爾容聽必恭 謂矜莊也聽先生之言不恭敬則心不有而易忘

毋勦說 勦初交反。勦猶擥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己說

毋雷同 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

必則古昔稱先王 雖不雷同又不得專輒言必有依據

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 趨隅升席必由下也謹唯諾者不先舉見問乃應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 不敢錯亂尊長之言

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尊師重道也起若今摳衣前請也業謂篇卷也益謂受說不解了欲師更明說之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應辭唯恭於諾。疏曰唯爾也諾則以緩慢

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 言先生坐一席己坐一席必盡其所近尊者之席端無使有餘蓋欲得親近若扶持備顧問且擬有後來者闕其下以待之

見同等不起 不爲私敬。疏曰同等後來者任其坐於下也

燭至起 異晝夜

食至起 爲饌變

上客起 敬尊者。疏曰尊者見之起故侍者宜從之而起然

食與燭至起則尊者不起但侍者起也燭不見跋跋本也燭盡則去之嫌若燼多有厭倦意○疏曰本把處也古者未有蠟燭唯呼火炬爲燭尊客之前不叱狗主人於尊客之前不敢倦嫌若風去之○風去聲○疏曰卑客亦然舉尊爲甚讓食不唾嫌有穢惡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離席對敬異事也君子少令復坐○離去聲○疏曰更端謂語已畢更問他事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禮尚謙也不顧望若子路帥爾而對○疏曰若指問一人則一人直對若普問衆人則當顧望坐中恐有勝己者不得帥爾先對也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不敢亢禮也賤者僮僕之屬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閒音閑注同復白也言欲須少空閒有所白也屏猶退也隱也○空去聲○疏曰屏者正侍君子而有人來告云欲侍君子少閒無事時有所白則侍者當自退避之不得逡也

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毋側聽嫌探人之私也側聽耳屬於垣毋噭應以下皆爲其不敬噭號呼之聲也淫視流動邪眄也怠荒身體放散不自拘斂也遊行倨慢也跛偏任也立當雙足並立不得挈舉一足一足蹋地也箕謂舒展兩足狀如箕舌也伏覆也斂髮也毋垂餘如髮也免去冠也褰袪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不請退者云正不敢自由欠伸以下皆解倦之狀伸頻伸也運澤謂玩弄也金器弄之易以汙澤○疏曰運動也澤光澤也玩弄劍首則生光澤旋轉也尊者脫屨於戶內屨常在側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屨賤空則不陳於尊者之側○疏曰長者在堂則侍坐者脫屨於階下不得上堂若長者在室則侍坐者得著屨上堂而不得入室解屨不敢當階爲妨後升者○疏曰內則云屨著綦綦屨繫也解其綦則解之也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謂獨退也就猶著也屏亦不當階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謂長者送之也不得屏遷就近而已俯俛也納內也遷或爲還○今按注云長者送之恐非是但謂離降階出戶猶鄉長者不敢背耳○[疏]

排闔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闔音合說吐活反離聚敬有尊長在則否尊在內則後來之衆者言說屨於戶外○[疏]○以上言侍長者猶有所尊對也屏之謂當與後小學論參觀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飯煩晚反小飯同○所以勸也○疏曰先飯若嘗食然後已若勸食然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亟疾也備噦噎若見問也數噍毋爲口容數色角反噍在笑反又作嚼○數噍謂數數嚼也口容弄口客自徹辭焉則止主人辭其徹○疏曰徹謂徹俎主人辭則客止[疏]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嫌於先也○[疏]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長者食耳雖賤不復

執食興辭拜而已示敬也

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 以其禮於己不隆○【附禮】

凡食果實者後君子 陰陽所成非人事也 火食者先君子 備火齊不得故先嘗之也○【附說】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 核行隔反恭也弗致者謂不置于地 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 上環頭材也○材亦作判寸木反○蔡曰食瓜亦祭先圓也環者帶斷所如一環也上環是蔕間下環是脫華處也○今按頭材謂蔕頭所切環也以其所生之本味最甘美又先斷而不汚故以爲祭中環也亦甘且潔故以奉尊者所操下環爲手所持褻以其味薄而不潔故棄之而不食也○【附說】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 降席拜受敬也 燕飲之禮鄉尊○嚴陵方氏曰陳尊之所貴賤不同若諸侯燕及大射鄉飲酒及鄉大夫燕各見本篇今燕禮鄉飲酒皆無拜受於尊所之文正是文不具耳○近尊者長者故往於尊所嚮長者而拜也

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 不敢先尊者盡爵曰釂○嚴陵方氏曰燕禮曰公卒爵而後飲也曰飲酒尊卑異爵故燕禮公執膳爵受賜爵者就飲爵又曰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與此禮合而玉藻【附說】云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附說】又若君賜之爵則起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皆異居卒爵者此據燕飲正禮玉藻是主見禮謂私燕之禮故不同也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 謂侍食於長者饌具與之同也貳謂重殽膳也本爲長者設而已故不辭 偶坐不辭 偶也或彼爲客設饌而招己往【附說】以食○以上【附說】○以上言侍

右言長幼之序 按舜命司徒以敷五敎其四不曰兄弟而曰長幼蓋宗族鄉黨皆有長焉非但同氣而已故今所敘先兄弟次宗族次先生長者云

易兌之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孔氏曰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講習然當明相益之象

詩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孔氏曰朋是同門之稱友是同志之名故舊即昔日之朋友也朋友新故通名故舊唯施久遠者則不可更稱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曰友賢也親親以睦指上常棣不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毛氏曰丁丁伐木聲朱氏曰嚶嚶鳥聲之和又鄭箋曰兩鳥鳴程氏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爲求友生程氏曰和謂相好平謂不爭○胡氏曰詩人多相因之詞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此以興焉故也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輔氏曰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爲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必有此義況士君子乎故賦伐木之人敘其情推其義以勸朋友之道然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朋友故舊篤則民德厚矣非言鳥鳴嚶嚶又以物情與朋友之好要相應和之和聲鳥聲相應和自幽谷升喬木相追逐嚶然其鳴蓋求其應友聲謂應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視鳥如是況人而不求友乎朋友之信恒久不渝可質於神明○丘氏曰伐木者其聲丁丁然空谷響應出於自然嚶朋友故舊氣類之相從亦如此也鄭氏曰事之甚小而混方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離其群者鳥也鳥出於谷而升于木以木爲安而不獨有世故嚶然而鳴以求其友況於事之大於伐木而人之有知者哉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音叙)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程氏曰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朱氏曰淮南子云舉大木者呼邪許蓋舉重勸力之歌也毛氏曰以筐曰釃以藪曰湑藇美貌羜未成羊也鄭氏曰速召也朱氏曰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孔氏曰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鄭氏曰寧適不來寧召之適自不來也毛氏曰微無也朱氏曰顧念也於歎辭毛氏曰粲鮮明貌孔氏曰粲然鮮明埽其室庭陳饋食之饌毛氏曰天子八簋孔氏曰簋盛黍稷之器是天子之禮鄭氏曰簋八則籩豆稱之天子燕禮之數也孔氏曰肥牡肥羜之牡者呂氏曰咎過也李氏曰上章既言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下章但言伐木許許省文也朱氏曰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有故而適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范氏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先施矣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鄭氏曰衍多也鄭氏曰踐陳列貌○朱氏曰兄弟朋友之同儕者無遠皆在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也乾餱食之薄者也湑亦釃也酤買也坎坎擊鼓聲蹲蹲舞貌迨及也言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以有大故或但以乾餱之薄不以分人而至於有愆耳故夫於朋友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劉氏曰天子之於天下無定截也厚其人倫皇建厥極人君之所以夙夜者也是故朋友道絕則睦喜之義不行人不會其有極而好其有極矣於是君得以遂其不君臣得以遂其不臣父得以遂其不父子得以遂其不子以至兄弟夫婦皆失其道

由琢磨之義不行而習以成俗莫知以為恥也乃至人倫弁亡風妻身而弃可教非天子之責歟其曰刺之不亦宜乎○呂氏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昔小人之交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則莫非小人之交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鄭氏曰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將且也孔氏曰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明友相長益也毛氏曰風雨相感朋友相須鄭氏曰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孔氏曰潤澤是雨之事也但雨得風乃行則潤澤亦由風故易曰潤之以風雨是風雨共為潤○呂氏曰在危難恐懼則相親愛曰雖予與女謂與己厚也孔氏曰纔得且安且樂遂復轉更棄我乎毛氏曰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呂氏曰朋友之義出於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故窮達若一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離合安可常哉玩習習谷風維風及雨之辭其義益可識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毛氏曰頹風之焚輪者也孔氏曰釋天云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頹迴風從下上曰猋鄭氏曰寘置也毛氏曰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孔氏曰頹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之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相事而成也鄭氏曰置我於懷言至親已也如遺者即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呂氏曰彼爾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與之我始之夫子禮之無不可所謂維風及頹此其一端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毛氏曰崔嵬山巔也鄭氏曰習習谷風雖山崔嵬言其所被者廣然猶無不死之草不萎之木況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劉氏曰天地之功有所不足奈何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乎呂氏曰生物之思及於崔嵬之山不知以爲德一草一木偶然死絶則怨其恩之不足此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也鄭氏曰大德切磋以道相成之謂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朱子曰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或問云云曰善道云者必平氣和理明意盡或從容深厚或規切簡當使聞者不怫而樂於聽從之謂也○朋友數斯疏矣已見君臣篇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朱子說見宣仁篇○南軒曰朋友講習蓋夫豈以威儀莫非文也爲仁固由己而亦資朋友輔成之輔之者左右翼助之意蓋非惟切磋之益其從容浹洽相觀而善所輔爲多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朱子曰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或問三友之說盡於集注之說而已乎曰是亦釋其文之正意云爾若推而言之則是三者之於人皆有薰陶漸漬之益爲守有觀劘畏謹之益爲皆有興起慕效之益而不但如彼之所言而已也曰損者之友其相反奈何曰便辟則無責善之益矣善柔則無固守之節矣便佞則無貫通之實矣○南軒曰友者所以輔成己德也直者有過必告諒者忠信相與多聞者知識可資是三者之友則使人常懷進修而不敢自足爲辟不自益乎便辟便佞謂便於辟與佞者善柔謂善爲柔者辟則容止足欺柔則每事卑屈佞則巧言爲媚是三者友之則使人日揭於驕情焉得不日損乎自天子以至於衆人皆當謹乎此也○愚按集注謂便辟直之反善柔諒之反便佞多聞之反南軒則不然並宜參玩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

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朱子曰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病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或問三章之說曰二子之言各有所偏折以聖人之中道則初學大略當如子夏之言然於不可者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成德大略當如子張之說然於其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是處之其庶幾乎○蔡節曰包注友交當如子夏泛交當如子張其說是蓋交有淺深二子論交各爲一義不可廢也若但與之泛然交際而已則固當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若與之爲朋友之交則當與其可者而拒其不可也但拒之之辭微過耳然而在學者之分則子張之言未若子夏之嚴也而盡非子夏之說且曰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其言若以成德自居者此亦其堂堂乎張也與

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朱子曰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朱子曰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爲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

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弒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

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平公于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詘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

有問於程子者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柰何曰與之處而不告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張子曰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

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又曰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洒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是故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之來

朱子曰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

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

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情物事勢而不能自已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

於責善輔仁之益出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力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爲寒心也已非夫獨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

始予讀王深甫告友之篇感其言若有補於世教者徐而考之則病而推之不及於天理之自然顧以夫婦君臣一出於情勢之偶合至於朋友則亦不求其端直以爲聖人彊而附於四者之間也誠如是也則其殘壞廢絶是乃理分之當然無足深歎而其至是亦晩矣 王回深父告友見文鑑今不錄

右論朋友之交 凡自易以下每條各一義故其引事父子君臣亦各不同

易大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程子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坤傳曰形而上者天地之道形而下者陰陽之功○朱子曰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狀是器然有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器未嘗相離却不是於形器之外別有所謂理○又曰形而上底虛渾是道理形以下底實便是器這箇分別得此精切明道說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問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指器爲道固不得離器於道亦不得○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要見此理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曰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竟○形而上者是理才有作用便是形而下者問陰陽如何是形而下者曰一物便有陰陽寒暖生殺皆見得事物雖大皆形而下者理雖小皆形而上者○天地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天地乾坤之形殼乾坤天地之性情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朱子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乎○或問朝聞夕死得無近於釋氏之說乎曰吾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當然之實理也彼之所謂道則以此爲幻爲妄而絶滅之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人事當然之實理乃人之所以爲人而不可以不聞者故聞之而夕死亦可以無所憾若彼之所謂清淨寂滅者則初無所效於人生之日用其急於聞之者特以懼夫死之將至而欲倚是以斂之耳是以爲吾之說者行法俟命而不求知死爲彼之說者坐亡立脫變見萬端而卒無補於世教之萬分也故程子於此專以實見實理義重於生與夫知所以爲人者爲說其旨亦深切矣○南軒曰所謂聞道者蓋實體察精習精深而自得於實理非若異端驚怪恍惚超悟直入之論也○按此章義程子曰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又曰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

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〻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見是理
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說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
此又曰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
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
一箇是而已程子之說
如此朱子所取其略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朱子曰貫通也

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
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
之一爾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
告之曾子果能黙契其指卽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

而無餘之詞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
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
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

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
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
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爲忠
如心爲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
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
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
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敎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
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
學上達之義又曰忠恕違道不遠格諸己不願亦勿施於人此
又掠敎人○忠是根本恕是枝葉○一者忠也以貫之者恕
也體一而用殊○忠是一箇忠做得百千萬般箇恕出來○一
以貫只是萬事一理伊川謂仁義亦得蓋仁是統體義是分
別○於內爲忠見於外爲恕忠是無一毫自欺恕是稱物
平施○忠因恕見恕由忠出○天地是無心底忠恕聖人是
無爲底忠恕學者是求做底忠恕○問蓋云忠恕只是無私心
不責人曰自有六經以來不曾說不責人是恕若中庸也只是

說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而已何嘗說不責人不成只取
我好別人不好更不管他論語只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謂之
薄者如言不以己之所能必人之如己隨材責任耳何至專而
棄之○曾子忠恕本是學者事曾子特借來形容夫子一貫道
理忠便是一恕便是貫有這忠了便做出許多恕來聖人極誠
無妄便是忠曰聖人之忠卽是誠否曰是曰聖人之恕卽是仁
曰是曰在學者言之則忠近誠恕近仁○曾子零碎處盡曉得
了夫子便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他便應之曰唯貫如散
錢一是索子○夫子固是一以貫之學者能盡己而又推此以
及物亦是以一貫之所以不同者夫子以天學者用力○動以
天之天只是自然○問忠是竭盡中心無一毫不盡恕是推中
心之所欲以與人所不欲不以與人曰是如此○夫子之所以
告曾子時恁它只緣它曉得千條萬目他人連箇千條萬目尚
自曉不得如何識得一貫○曾子件件曾做來所以知若不曾
躬行踐履如何識得○忠是洞然明白無有不盡恕是知得爲
君推其仁以待下爲臣推其敬以事君○忠者誠實不欺之名
聖人將此放頓在萬物上故名之曰恕○忠恕本末是說一貫
緣聖人告以一貫之說故曾子借此二字以明之忠恕是學者

事如欲子之孝於我必當先孝於親欲弟之弟於我必當先弟
其兄如欲人之不慢於我我須先不慢於人欲人不欺我我須
先不欺於人聖人一貫是無作爲底忠恕是有作爲底將箇有
作爲底明箇無作爲底聖人則動以天賢人動以人○聖人不
待推然學者但能盡己以推之於人推之旣熟久之自能見聖
人不待推之意○譬如一泓水聖人是自然流出灌溉百物其
它人須是推出來灌溉○學者是這箇忠恕聖人亦只是這箇
忠恕但聖人熟學者生聖人自胸中流出學者須着勉强○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天之忠恕施亦不已
萬物各得其所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是
學者之忠恕○忠一本恕萬殊一本是統會處萬殊是流行處
在天道言之一本是元氣之於萬物有昆虫草木之不同而只
是一氣之所生萬殊則是昆虫草木之所得而生一箇自是一
箇模樣在人事言之則一理之於萬事萬物有君臣父子兄弟
朋友動息洒掃應對之不同而只是此理之所貫萬殊則是君
臣父子兄弟朋友之所當於道者一箇自是一箇道理其實只
是一本○問如心爲恕曰如比也比自家心推將去仁之與恕
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問忠恕程子以推

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推廣不去天地閉賢人隱如何曰亦只推己以及物推得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生生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絶欲利於己不利於人欲己之富欲人之貧欲己之壽欲人之夭似這氣象全然閉塞隔絶了便似天地閉賢人隱○曾子平日功用得九分九釐九毫都見得了只爭得這些子一聞夫子警省之便透徹了也又問未唯之前如何曰未唯之前見一事各是一箇理及既唯之後千萬箇理只是一箇理○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子思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張子言理一分殊只是一箇○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別爾曾子專爲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子思專爲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所指既殊不得不以爲二然其所以爲忠恕則其本體蓋未嘗不同也○問程子以忠爲天道恕爲人道莫是謂忠者聖人之在己與天同運而然者所以待人之道否曰聖人待己待人亦無二理天人之別但以體用之殊耳○問伊川曰忠者天道恕者人道所謂天道人道初非以優劣言自其渾淪一本言之則謂之天道自其與物接者言之則謂之人道耳曰

然此與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語意自不同○南軒曰聖人之心於天下之理無所不該雖內外本末隱顯之致各有其分然未嘗不一以貫之也故程子曰如百尺木自根本至毫末皆一貫夫子之告曾子當其可耳曾子蓋嘿識之故答門人之問獨舉忠恕爲言可以見曾子自得之深也夫忠爲體恕爲用實有是體則實有是用用之周乎物是其體之流行發見而已體用一源也豈非一貫之妙然聖人全乎此天之道也曾子所稱夫子忠恕是已賢者求盡乎此人之道也子思所稱忠恕是已○又孔子之告子貢亦曰予一以貫之正文見後篇今以先儒注釋之語附此庶互相發云尹子曰一貫說見前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者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諭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或問云云曰聖人生

知不待多學子貢以己觀夫子故以爲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因己以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必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爲至耳蓋子貢之學固博矣然意其特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爲一理而廓然無所不通也若是者雖有以知夫衆理之所在而汎然莫爲之統其處事接物之間有以處其所嘗學者而於其所未嘗學者則不能有以通也故其聞一則止能知二非以臆度而言則亦不能以屢中聖人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謂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問謝氏謂如天於衆形非物物刻而雕之如何曰天只是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逐一粧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大本大原裏發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爲仁在君臣則爲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箇一便貫將去所主是忠發出去無非是恕○又曰曾子是事實上做出子貢是就識見上得看來曾子從實處見一直透上去子貢雖是知得較似滯在知識上○曾子是就原頭上面流下來子貢是就下面推上去○南軒曰賜之學博矣夫子欲約之也故告以予一以貫之使

極夫體之所該用之所宗不至泛而無統也夫子之告子貢與告曾子理則一而告之之意則異也於參也所以達其至於賜也所以進其歸二子所造蓋有淺深故所以告之之意不同然在教之當其可則一也○問明道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伊川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侯子曰伊川說得尤有功天授萬物之謂命春生之冬藏之歲歲如是天未嘗一歲誤萬物也可謂忠矣萬物洪纖高下短長各得其欲可謂恕矣某謂二先生之言不見有差別其在萬物得其所以蕃生便是正性命不知侯子何以分輕重兼謂維天之命爲天授萬物者恐此天命只是天理伊川所謂在天爲命不必須是授之萬物始謂之命故又謂春生冬藏歲歲如是未嘗誤萬物爲忠恐此亦只是恕蓋已發者也南軒曰明道之言意固完具但伊川所舉各正性命之語爲更有功忠體也恕用也體之而用未嘗不存其中用之所形體亦未嘗不具也以此思玩味則見伊川言尤有功與侯子所說忠字恐未爲得二先生之意天命且於理上推原未可只去一元之氣上看○愚按學者或有以一貫萬爲一貫者如此則是以己之一貫彼之萬雖聖人亦未免於有意且裂道與一而爲二也其可乎

學者當味聖人之言曰吾道一以
貫之而不曰以一貫之斯得之矣

子曰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朱子曰言人不能出不由户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户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或問云云曰何莫之云猶曰何莫學夫詩耳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户譬夫行之不能不由道則世之悖理犯義而不由於道者爲不少矣又何說以議之耶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

甲十三　二十三

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問集注云此道體之本然也後又曰皆與道爲體向見先生說道無形體卻是這物事盛載那道出來故可見與道爲體言與之爲體也這體字較粗如此則與本然之體微不同曰也便在裏面只是前面體字說得來較闊連本末精粗都包在裏面後面與道爲體之體又說出那道之親切底骨子恐人說物自物道自道所以指物以見道其實這許多物事湊合來便都是道之體體便在許多物事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問張思叔說此是無窮程子曰一箇無窮如何便了得何也曰固是無窮然須看因甚恁地無窮須見得所以無窮處始得○問有天德便可語王道曰有天德則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德則是私意計較所以做王道不成○因云舊嘗作觀瀾詞有曰因常流之不息悟有本之無窮又曰天理流行之妙若有私欲以間之便如水被障塞不得滔滔地去○問程子曰其要只在謹獨如何曰能謹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謹獨便有人欲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如何會如川流底意○問程子云自漢諸儒皆不識此義如何曰此事除了孔孟卻猶是佛老見得些様後來儒者於此全無相着如何教它不做大曰只爲佛老從

心上起工夫其學雖不然卻有本儒者只從言語文字上做有知此事是合理會者亦只做一場話說過了所以輸與它先生曰彼所謂心上工夫本不是然卻勝似今儒者多公此說卻是○范氏說與道爲體四字甚精蓋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爲體○南軒曰此不息之體也自天地日月以至於草木之微其生道何莫不然體無乎而不具也君子之自强不息所以體之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則與之非二體矣川流蓋其著見易察者故因以明之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朱子曰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或問云云曰人即道之所在道即所以爲人之理不可殊觀但人有知思則可以大其所有之理道無方體則豈能大其所說之人哉○鄭氏曰人能弘道當自勉以力學非道弘人不可安坐而求得

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日一三　三口

朱子曰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爲外物而非道矣○按輯略程子曰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爲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脩此道者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又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敬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呂氏曰率性之謂道則四端之在我者人倫之在彼者皆吾性命之理受乎天地之中所以立人之道不可須臾離也絶類離倫無意乎君臣父子者過而離乎此者也賊恩害義不知有君臣父子者不及而離乎此者也雖過不及有差而皆不可以行於世故曰可離非道也○楊氏曰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西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烏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飢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

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所謂知之者也○朱子曰楊氏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道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也若便指物以爲道而曰人不能頃刻而離此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則是不唯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則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爲道則其爲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也○所謂不可離者謂道也若便以日用之間舉止動作便是道則無適而非道無時而非道然則君子何用戒謹恐懼爲其不可離所以須是依道而行始得○按此章當與性道教戒懼謹獨致中和二章參玩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

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附錄程子曰費日用處問聖人亦何有不能不知也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有所不徧知不徧能也至纖悉委曲處如農圃百工之事孔子亦豈能知哉又曰此一段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神又曰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地在○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眞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又曰鳶飛云云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若指鳶魚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又曰鳶飛云云猶韓愈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王作人似之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猶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私意也故結上文云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今人學詩將章句橫在肚裏怎生得脫洒去○或問云云朱子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

見所謂費而隱也即其近而言之則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理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寒暑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其大至於天地聖人之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爲費而隱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爲不足以盡其意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也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見道之不可離處知其造端於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曰然則程子所謂鳶飛魚躍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于天者

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乎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為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為子思喫緊為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為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古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抑孟子此言固為精密但為學者集義養氣而發耳至於程子借以為言則又以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半詞之間已盡其意善用力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耶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為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為所累爾非謂必有事焉又當別設此念以為正心之防也曰然則其所謂活潑潑地者毋乃釋

氏之遺意耶曰此但俚俗之常談釋氏蓋嘗言之而吾亦言之爾彼固不得而專也況吾之所言雖與彼同而所以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則夫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鳶而必戾于天魚而必躍于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出於彼之所謂則為可以躍淵而魚可以戾天矣是安可同日而語哉○謝氏既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又曰非指鳶魚而言蓋曰子思之引此詩特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為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量也又非以是二物專為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此其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別以夫子與點之意明之則其為說益以寬矣但所謂察見天理者恐非本文之訓而於程氏之意亦未免小失之耳○問形而上下與費而隱如何曰形而上下者就物上說費而隱者就道上說○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若據先儒解當初何不道行道之人何不道衆人之愚何為說夫婦是必有意○至者非極至之至蓋道無不包若盡論之聖人豈能識盡知伊川之說是○問語小天下莫能破是極其小而言之今以一髮之微尚有可破而為二者所謂莫能破則足見其小曰然○鳶飛可見魚躍可

見而所以飛所以躍果何物也中庸不言隱者隱在費之中○鳶飛魚躍之說蓋是分明見得道體隨事發見處察者著也非察察之察詩中之意本不為此中庸只是借此兩句形容道體○鳶飛魚躍費也必有一箇什麼物使得它如此此便是隱○問鳶飛魚躍如何與它勿忘勿助長之意同曰孟子本言得粗程子却說得細只是用其語如程子之說却不曾說勿字蓋謂都沒耳其曰正當處者謂天理流行處故謝氏亦以此論曾點事其所謂勿忘勿助長者亦非立此在四邊做防檢不得犯著蓋謂俱無此而皆天理之流行耳○問鳶有鳶之性魚有魚之性其飛其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處故子思姑舉此一二明道之無所不在否曰是○活潑潑地所謂活者只是不滯於一隅○問中庸言造端乎夫婦何也先生曰夫婦者人倫中之至親且密者夫人所為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子者○問費隱章都是說費却不說隱莫是所謂隱者只在費中否曰惟是不說乃所以見得隱在其中舊人多分畫將聖人不知不能處做隱下面都說不去且如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亦何嘗隱來

聽之備知其大義遵履法度言不戲謔端坐徹日儼無武將之體

張嶷南充人爲縣功曹先主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長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攜負夫人夫人得免由是顯名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廣漢緜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刼略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鳥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

清泰後討汶山叛羌有功又出隴西與魏將徐質交鋒臨陣殞身然所殺傷亦過倍嶷慷慨壯烈人多貴之初見費禕姿性汎愛待信新附太過嶷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爲警後禕果爲魏降人所害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十四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朱子曰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不願亦勿施於人（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違去也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絶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

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焉實敎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是也○輔氏曰子曰以己及物忠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詳見一貫章又曰忠恕兩字要除一箇不得或問恕字學者可用功否曰恕字甚大然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爲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得相爲用處○張子曰所求乎君子之道四是實未能道何嘗有盡聖人人也人則有限是誠不能盡道也聖人之心則直欲盡道事則安能盡又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問忠恕游氏曰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或問子以爲以人治人爲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爲道之全也邪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今必以是爲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遺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曰諸說如何曰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之義或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矛一盾終不相謀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爲忠恕雖同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己推己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爲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己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己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爲同也違道不遠如齊師違穀之違蓋曰自此而去以至於穀纔七里耳孟子所云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耳非謂昔本禽獸而今始違之也亦曰自此而去以入於禽獸不遠耳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已根

於人心而見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唯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爲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程子又謂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此則不可曉若若姑以所重言之則似亦不爲無理若究其極則忠之與恕初不相離程子所謂要除一箇除不得而謝氏以爲猶形影者意可見矣今析爲二事而兩用之則是果有無恕之忠無忠之恕而所以事上接下者皆出於強爲而不由乎中矣是於程子他說殊不相似意其記錄之或誤不然則一時有爲言之而非正爲忠恕發也若程子所謂天地之不恕亦曰天地之化生生不窮特以氣機闔闢有通有塞故當其通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則有似於恕當其塞也天地閉而賢人隱則有似於不恕耳其曰不恕非若人之閉於私欲而實有忮害之心也謝氏推明其說乃謂天地之有不恕乃因人而然則其說有未究者蓋若以爲人不致中則天地有時而不位人不致和則萬物有時而不育是謂天地之氣因人之不恕而有似於不恕則可若曰天地因人之不恕而實有不恕之心則是欲爲人者旣以忮心失恕而自絶於天矣爲天地者反效其所爲以自已其於猜之命也豈不誤哉楊氏謂以人爲道則與道二而遠於道故責人不可以爲道如執柯以伐柯則與柯二故睨而視之猶以爲遠則其違經背理又有甚焉使經而曰人而爲道則遠人故君子不可以爲道則其說信矣今經文如此而其說乃如彼旣於文義有所不通而推其意又將使道爲無用之物人無入道之門而聖人之教人以爲道者反爲誤人而有害於道是安有此理哉侯氏四者未能之說獨以爲若止謂恕己以及人則是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矣此則諸家皆所不及蓋近世果有不得其讀而輒爲之說曰此君子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也嗚呼此非所謂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者乎侯氏之言於是乎驗矣○未改以前是失人道旣改則便是復得人道更何用治它○能改即是善矣更何待別求善天下只是一箇善惡不善即惡不惡即善只盼底便是善○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闕便非子之道矣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須要如舜周公之事君若有一毫不盡便非臣之道矣卻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不得○論著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曾子所說卻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

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級分明○或問到得忠恕已是道如何云違道不遠曰仁是道忠恕正是學者著力下工夫處○問忠恕即道也而曰違道不遠何耶曰道是自然底人能忠恕則去道不遠也○按此章當與前一章參玩忠恕段義盡矣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朱子曰峻高且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待其人然後行 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程子曰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方是說優優大哉又曰非如異教之說須得如枯木死灰以為得也○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 故君子

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也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道者自然之名德者人之所得故禮者道體之節文必其人之有德然後乃行之也○溫故知新敦厚崇禮諸說但以二句相對明其不可偏廢大意固然細分之則溫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它皆然也大抵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云云○聖人之道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大哉皆是天道流行發見其用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事不可欠闕才闕一事便是於全體有虧佛氏之學只說道無不存無適非道只此便了若有一二事不著亦不妨○廣大似所謂理一精微似所謂分殊○聖人事事著實禮樂刑政文為制度觸處都是體用動靜互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闕處○問致廣大章句以為不以一毫私意自蔽極高明是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何也曰此心本廣大若有一毫私意蔽之便狹小此心本高明若以一毫私欲累之便卑汙若能不以私意自蔽則其心廣闊都無此諸般界限底意思自然能致廣大不以私欲自累則其心峻潔決無汙下昏冥底意思自然能極高明因舉張子曰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行意在先擇善而固執之知意又在先如何曰此便是互相為用處○大哉聖人之道云云是言道之大處禮儀威儀是言道之細處只章首便分兩節來故下文五句又相因尊德性至敦厚此上一截便是渾淪處道問學至崇禮此是下一截便是詳密處道體之大處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上一截而無下截只道是我渾淪更不務致知則茫然無覺若有下一截而無上截只管要纖悉皆知更

不去行則又空無所倚○有一般人實是篤厚淳朴然或箕踞不以為非便是不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不篤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學禮便是敦厚以崇禮底意○道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間文理密察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既言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以形容其至大而又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該悉其至微而其指示學者修德凝道之功所以既曰致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世之言道者則不然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忌剖析喜高妙而略細微其於所謂廣大者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其所謂廣大者亦未易以議其全體之真也○古之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必曰盡精微極高明矣必曰道中庸溫故知新矣必曰敦厚崇禮蓋不如是則所學所守必有偏而不備之處惟其如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有道足以興無道足以容而無一偏之蔽也○或謂尊德性至崇禮六句不必以存心致知為分蓋道之在天下至大而無外至小而無間尊德性者存心養性之功道問學者致知格物之事能存心養性矣而未能格物以致知則其於道必有不盡者下四句亦然雖大而窮理未精不足以盡道造理雖高而行事未合乎中不足以盡道已學而用功

不繼質厚而守禮不嚴皆不足以盡道故必内外本末粗細願微交致其功然後於道雖之大者無不到其細者亦無所遺至德謂此五者不如是則至道不凝也此論與章句少異姑存之○南軒記時習之室曰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德道至於纖則斯能有之矣惟至德可以凝道古之人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洒掃應對献酬交酢以至於坐立寢食之間無一而不在德焉至纖至悉也所以成其天理而已蓋毫厘之間不至則毫厘之間天理不在敬事而時習之無時而不習也念念不忘天理也此所以至德以凝道也及其久也融然無間渙然和順而内外精粗上下本末動用一貫無餘力矣○按此雖爲時習而言然於此章之義有所發明故附焉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朱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 句 食粟

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章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麄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内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問云云曰楊氏之說有曰佛者龐蘊有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此乃自得之言最爲達理但其言周遍便更通徹亦須把來做一件事若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矣愚竊惑之夫釋氏之言偶與聖賢相似者多矣但其本不同則雖相似而實相反也蓋如此章孟子之言只是行也而一疾一徐其間便有堯桀之異是乃物則民彝自然之實理而豈人之所能爲哉

若釋氏之言則但能運水搬柴則雖倒行逆施亦無所適而不可矣何必徐行而後可以爲堯哉蓋其學以空爲真以理爲障而以縱横作用爲奇特故與吾儒之論正相南北至於如此今不察焉而以達理自得稱之至語其病則以爲特在於周遍著實而已如此則是凡爲佛者去此二病而遂與吾學不殊也程子有言以吾觀於釋氏句句同事事合然以其本之不正是以卒無一事之同正謂此爾或問於胡文定公曰禪者以拈捶豎拂爲妙用如何公曰以此爲用用而不妙須是動容周旋中禮始是妙用與求之楊氏之言其得失可見矣

右專言道

易大畜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程子曰以卦之才德而言也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乾四德見上別諸卦象之言德者皆別見

恒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程子曰三陽爻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常處也乃志從於上六不唯陰陽相應風復從雷於恒處而不處不恒之人也其德不常則羞辱或承之謂有時而至也貞吝固守不恒以爲恒豈不可羞吝乎象曰不恒其德無所容也人既無常何所容處○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朱子曰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南軒曰謂理之必然不待占而可知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朱子曰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南軒曰德立於己則衆善從之其爲不孤蓋理之必然如善言之集良朋之來皆所謂有鄰也語其至則天下歸仁亦是也○易敬義立而德不孤又是一義見本篇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朱子曰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南軒曰知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夫子以此告子路使之深進於德而不以聰明強力爲可恃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朱子曰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或問崇德辨惑何以有是目而子張樊遲皆以爲問也曰胡氏以爲古有是言或然有是名聖人標而出之使諸弟子隨其所欲知思其所未達以爲入道之門戶也其說得之矣曰主忠信徙義之所以爲崇德何也曰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所以爲惑者何也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死生定分爲可以隨己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亟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南軒曰崇德辨惑脩身之切務也以忠信爲主而見義則徙焉則本立而日新德之所以崇也不主忠信則無徙義之實不能徙義則所主亦有時而失其理矣二者蓋相須也○愚按欲生欲死必有所爲而言所以箴子張之失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子曰善哉問朱子曰善其切於爲己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麤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唯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南軒曰先其所事而不計其得此德所以崇也苟先有求得之心一以傷於德矣○愚按范氏以利欲爲得與先難後獲異而集注兼取之蓋並存兩說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慤注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原稱夫子以其似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與論語少異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有所不爲者知恥自好不爲不善之人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

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牧皮未詳何以謂之狂也萬章問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特行有不掩焉此所謂狂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此因上文所引遂解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

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痛絕之也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踽踽獨行不進皃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譏獧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旣生於此世則當但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說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

賊何哉原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鄉原不狂不獧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

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旣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人矣○南軒曰道以中爲貴然中道而立爲難故非狷高明則不能以道中庸孔子思欲中道者而與之惟其難得故思其次狂者所知進於高遠狷者所守執之堅介然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以古之聖賢爲慕者以其知足以及之也至於考其所行則有未能掩其言者以其言之高行有所未能踐故耳中庸所謂知者過之其狂者歟賢者過之其狷者歟云云鄉原自以爲是惟其自以爲是此其所以爲鄉原不可反也堯舜之道大中至正天理之存乎人心者也此所謂善也若鄉原之所謂善則出於一己之私竊中庸之名而已異端之於正道如黑之與白本不足以亂德其如道之不明世俗之見易以惑溺故以爲德之賊也云云經者天下之常理中之見於庸者也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勸而行之而其倫有序仁義禮智推而廣之而其道不窮所謂經也惟人皆而法之莫知所止故君子反經以爲民極經正則人興於善而邪慝自不能作此中庸之所以爲至也帝王之所以治孔子之所以教不越於反經而已矣○真氏曰德者務合乎理者也鄉原求媚於世則不必皆合乎理而委曲遷就似乎理而實非理使人之爲善者莫知乎理之正是天下之正理反爲鄉原所害也如廉潔理之正也鄉原不欲爲廉潔以異俗故亦同乎汙俗而外爲說以自蓋使人視之似廉潔而實非廉潔而反以害廉潔之正也故貪夫不足以害廉惟假廉者乃所以害夫廉夫子所以深惡之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朱子曰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南軒曰聞善者有而得之則其德蓄聚若徒以資談說而已則於德何有故曰棄之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朱子曰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蓋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其爲不忍一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朱子曰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能先立乎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學者正不可以此自恕一以小差爲無害則於大節必將有所牽而直又者矣○問伊川謂小德如援溺之事如何曰援溺事却是大處嫂溺不援是豺狼這處是當做更有甚麽出入○子夏之說自有病只是他力量有行不及處然旣是有力不及處不免有些子小小事放過者已是不是豈可謂之可也○子夏爲人不及其質亦弱夫子亦每提他如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無欲速無見小利之類○南軒曰大德大體也小德萬目也君子所存大體固有定至其酬酢之際用權以取中初無一定之勢然未嘗不同歸焉如可以取可以無取可以與可以無與之類是也若而斯言以大德不踰閑爲本必大德不踰閑而後小德可以出入並未嘗不在其間之中故曰可也不然本之不立而謂出入爲可是小人之無忌憚而已○南軒說甚善然非子夏本意姑存之

中庸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朱子曰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天道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也○大德是那敦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便如忠恕忠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自古亘今都只是這一个道理聖人做出許多禮樂法度功勳事業只是這个道理做出來○饒雙峯曰川流是日用處大德是存主處如俗言敦本之意○又曰大德敦化於化育處敦本也小德川流日用處也此言仲尼與天地合德○張子曰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

禮記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樂記

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於身也鄭鋭湖義○程子曰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充面盎背何待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又曰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方得○以上言德所指不同其實一也宜參釋之

書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彰厥有常吉哉程子曰九德最好○蔡氏曰自寛至強皆天資自稟至義皆學力任性以行非過則不及以本輔之則爲有用之德○愚按此所謂氣質之性也蘇氏曰横流而濟曰亂故才過人可以濟大難者曰亂亂臣十人是也○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故常於是德然後爲吉也○朴氏

曰一德之常如霍光可謂有濟國之才矣而在漢武左右小心謹敬出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者二十餘年此亂而敬之有常者武帝彰而用之遂能擁昭立宣況其九德成事其效宜如何哉○陳氏曰常者德之所安也人固有勉強矯拂亦足以欺人者能矯拂於暫而不能矯拂於久能矯拂於一時而不能矯拂於歲月惟其安而非有所勉強矯拂者乃德之常也主於常則不變矣朝夕如此窮達如此變故如此而其德曾不少變人主得斯人而彰顯之國之福也○蔡氏曰寛而栗云云而辨語皆正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愚按張氏以學力言蔡氏以成德言二說不同蓋嘗思之德不待率而成者生知安行者也自非聖人其氣質必有所偏學以治之然後能復其性之全故舜命夔典樂以教胄子直而溫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正此意也○又九德之訓諸家各有得失今取其長合爲一說蓋寛洪者易失於踈闊必以縝密濟之栗木性之最寄者也柔順者易流於委靡必以植立濟之謹愿者未必能恭肅有辨治之才者未必能敬謹馴順之人少果毅擾直之人少溫和簡者多務大畧未必事事精覈剛者或出血氣未必能篤實強者見事

剛爲未必能合義學以成德則無一偏之失柔而立剛而塞雖各爲一德然寛也愿也擾也簡也皆近柔故以栗以恭以毅以廉濟之皆剛之屬也亂也直也強也皆近剛故以敬以溫以義濟之皆柔之屬也此臯陶爲禹陳知人之法也曰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蔡氏曰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浚治也亮亦明也有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浚明亮采皆言邦家政事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大小之不同三德而爲大夫六德而爲諸侯以德之多寡職之大小槩言之夫九德有其三固不可有怠心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六尤不可有怠心必日嚴而祗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翕合也德之多寡雖有不同人君推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而俊乂皆在其官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遺才而上無廢事者良以此也師師相師法也言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也百僚百工皆謂百官言其人之相師則曰百僚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其實一也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

金木王於四時而土則寄王於四季也凝成也言百工趨時而衆功皆成也

立政周公作曰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蘇氏曰夏后氏之世王室所以大競者以求賢爲事天之實也○朴氏曰迪知其忱恂是其心誠安於此而無所矯僞於其間故可以信其誠有是德不然則有以聲音笑貌而爲之者矣○蔡氏曰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以上論九德

伊尹作咸有一德呂氏曰自古以來聖賢入道各有自得處在堯舜禹謂之執中在伊尹謂之一德在孔子謂之忠恕在子思謂之中庸在孟子謂之仁義皆所以發明前聖所未明處太甲悔過既功故伊尹以入道之極處告之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終始

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
二三動罔不凶新安陳氏曰一者天理故無往而不吉二三者人欲故無往而不凶又
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
一朱子曰伊尹告太甲許多語言句句是天理。蔡氏曰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說得極好蓋從一中流出者無有不善所以伊尹曰常厥德曰庸德曰一德常也庸也一也只是一理。又曰此四句三節一節緊似一節德且是大體說有吉德有凶德必主於善始爲吉耳善亦且是大体說惟是叶于克一是乃爲善蓋善因一而後定也德以事言善以理言一以心言大抵此篇旡揮在於一字上此心純一便終始不變而有常叶字與諧合乃是以此合彼之合非已相合之合與禮記叶於分藝書叶時月正日之叶同義蓋若揆度參驗之意耳。南軒張氏曰自虞書精一之外惟此語最親切陳氏曰德者善之摠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散語其運則無息語其体則并包而無遺也故有一德之。此章詔一德

洪範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
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
剛克高明柔克新安陳氏曰不剛不柔曰正直。蔡氏曰三德卽皇極之見於用者。呂氏曰王道言皇極本体剛柔言皇極之用。愚按平康正直三句孔氏謂世平安用正直治之世強禦不順以剛治之世和順以柔治之此說爲善所謂因時而施之者也杜氏曰沉潛猶滯弱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其本性乃能成全此說爲近所謂因人而施之者也上三句以時言下二句以人言蓋治其過不及而歸之中者君師之職故曰又用三德沉潛高明本皆美質但深沉者易偏於柔故濟之以剛杜氏滯溺之訓恐非先儒於此章多異說自孔安國從左氏傳以高明爲天沉潛爲地謂地雖柔亦有剛克能出金石天爲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喩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執柔以納臣不知此時曰又用則皆治人之事若君臣以剛柔相濟則治己之事矣故今獨取杜氏之說而蔡氏有曰平康正直無事乎矯拂者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燮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沉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乘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蓋如此其說亦善故附見焉。呂氏推洪五刑以成三德。又左氏昭十二年南蒯將叛筮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卽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强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蔡氏曰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東萊呂氏曰正義云剛則抑之以柔柔則進之以剛遵洪範最善使合於中道令皆從之。此章言三德。中庸三達德也見前

右專言德

書旅獒其末曰嗚呼夙夜罔或弗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蔡氏曰輕忽小物積害大故君子謹其微○王氏曰大德細行之積也○顧氏曰武王大聖人也西旅貢獒初未之受召公恐其恃大德而忽細行以受獒爲無損故諄諄戒之如此蓋積行而成德猶積累之所成山一行失則全體皆失亦猶一簣虧而全功俱虧也彼以聖人而猶致其謹今人未有寸善自曰吾知顯其大不暇卹其細可乎哉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鄭氏曰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善於父母爲孝善於兄弟爲友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於憂貧者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愚按二物之教先以德行而次以六藝即孔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又程子答學者問書忠和作中和蓋大司徒下文云教之中教之和不應此獨爲忠故也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鄭氏曰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朱子曰至德者誠意正心端本清原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者強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迹也孝德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者也○又曰至德云云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云云司馬溫公以之孝德云云則

無慊於孝之謂是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行爲本而下資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舉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耳又曰教三行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備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積也不自覺矣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愚按孝德者躬行孝道而實有得焉者也惟其實有是德故於事親之道有一毫之未順則知其爲逆有一毫之未善則知其爲惡深痛焉惟恐其犯之也世之不孝其親者豈自知其爲逆惡哉知之則不肯爲之矣然所謂逆惡者非以如法令所指五逆十惡之類也於事親之道苟有所違悖焉皆逆且惡也爲人子者其可忽諸

易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程子曰山下出泉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之象也若人蒙穉未知所適也君子觀蒙之象以果行育德觀其出而未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其

始出未有所向則以養育其明德○南軒張氏曰下坎上艮其卦曰蒙其象伊何源泉在中泉之始行其行未達雖則未達而理孰遏君子體之于以果行動在中動艮天命泉之始萌其勢則止止乃日滋源源爲已君子體之于以育德篤微不逾孰保天則惟蓄于中大本攸立惟敬于外遠消防內外交修相須以成久而有常則能日新又曰蒙之義蓋謂泉始出而遇險未有所之如人蒙稚未有所適貴於果行育德充而達之也育德之義未嘗深稚象之義南軒得之蓋泉之始出也涓涓之微壅於沙石豈能遠達哉惟其果決必行雖險不避故終能流而成川然使其源之不深則其行雖果而易以竭是之故象山也其德止也山惟其靜止故泉深之出者無窮有止而後有行也君子觀蒙之象果其行如水之必行育其德如水之有本則其體盛大而其用周流矣夫德者行之自出行者德之所以體用之謂也有體而後有用所養者厚則其應不窮中庸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又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皆此義也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程子曰坎爲水

水流仍洊而至兩坎相習水流仍洊之象也水自涓滴至于尋丈至于江海洊習而不驟者也其因勢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觀坎水之象取其有常則常久其德行人之德行不常則偽也故當如水之有常取其洊習相受則以習熟其教令之事夫發政行教必使民熟於聞聽然後能從故三令五申之若驟告未喻遽責其從雖嚴刑以驅之不能也故常如水之洊習○朱子曰治己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程子曰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是有節故爲節也君子觀節之象以制立數度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所以爲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爲德發於外爲行人之德行當義則中節議謂商度求中節也

乾文言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此釋初九用之義○程子曰德之成其事可見者行也德成而後可施於用初方潛隱未見其行未成未成未著也是以弗用○德行恒易恒簡見後乾坤藉

右兼言德行 孔門四科別見

易大傳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朱子曰乾健而動卽其所知便能始物而無所難故以爲易而知太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乾而不自作故以爲簡而作成物人之所爲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於內故可久有功則兼於外故可大德謂得於己者業謂成於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爲賢矣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朱子曰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

富有之謂大業 朱子曰富有者大無外日新者久無窮

日新之謂盛德 ○朱子曰盛德大業以下都是說易之理不是指聖人○先說富有方說日新此與說宇宙相似先是有這物事方始相連相續去○問此雖言易之理然易也天地也聖人也一而已矣生物無窮天地之大業也運行不息天地之盛德也功及萬世聖人之大業也終始日新聖人之盛德也學者有志於進德修業者亦必以天地聖人爲法蓋非富有不可以言大業非日新不可以言盛德故列而著之於此

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朱子曰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如地而業廣

乾文言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

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程子曰三居下之上而君德已著將何爲哉唯進德脩業而已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君子之學如是故知處上下之道而無驕憂不懈而知懼雖在危地而無咎也○朱子曰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也脩辭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雖有忠信之心然非脩辭立誠則無以居之知至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所以終日乾乾而夕惕若者以此故也可上可下不驕不憂所謂无咎也○知至是要知所至之地至之便是已到那地知終是知得合如此終之便須下著工夫是知之初方見得事幾便須是至之存義是守得定方存得這義○上至字是至處下至字是到那至處知終是終處終之是既之而不去蓋求必然處是而守之不去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程子曰或躍或處上下無常或進或退去就從宜非爲邪枉非離群類進德脩業欲及時耳時行時止不可常也故云或深淵龍之所安也在淵謂躍就所安之義或疑辭隨時而未可必也君子之順時猶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朱子曰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脩業九三備矣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問乾卦皆聖人事而九三九四皆以進德脩業爲言蓋徒不進則退業不脩則廢故堯兢兢舜業業周公坐而待旦孔子終日不食寢以此也然則學者奈何其不自力哉

右兼言德業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十五

春秋傳季文子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皋陶之倫庭堅即皋陶字）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其苗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下文云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愚按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共懿宣慈惠和皆德也而此謂之才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之屬皆不德也此所謂之不才則古之所謂才與德蓋通言之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朱子曰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此與論有才而無德者言○南軒曰此言才美之不足恃當以德為貴也古之聖人如周公者才美之多故借以明之驕則無以來天下之善吝則不能與人共由於善雖才美如周公亦何為哉）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朱子曰禹稷契皐陶伯益）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朱子曰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内或曰亂本作𤔔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言周室人才之多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南軒曰此所謂才者能全盡夫天生此民之才也如左氏稱才子必齊聖廣淵明允篤誠之類）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朱子曰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或問才受乎天德繫乎習乃重才而輕德者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德也固已根於其性之所有惟人不能皆生知而安行故賴學以成之耳非因學而後有也豈可以其專繫乎習而不受乎天哉若以氣稟而言則才之與德皆有自然勉強之差又不得專以才為天賦德為人為也司馬公論智伯以金與竹為才以鎔範矯揉為德其失正與此同至於蘇氏之書又以才難強而德易勉甘失之端不過如此而其末流遂至於貴才

而敗德則其失益甚而其溺天下後世之禍也益深矣。南軒曰驥之得稱爲其德不爲其力也而況於君子豈不以尚德爲貴乎苟無其德雖曰有才其得謂之君子乎。又南軒曰羿彼弱稱而有天下羿善射奡盪舟皆不得其死然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亦與此章同指云。又翰林曰驥謂馬才此才謂才力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此才指資質而言也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朱子曰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宗輔曰才御辨論敏捷之類小有才而未聞大道則必求所以用其才智聰明智力之可以有爲而不知理義之歸若是者極其才而不知所止不至於顛覆則不已故盆成括仕於齊而孟子知其必見殺也蓋不聞道則爲才所役聞道則有以爲用矣所謂道者非它也理義之存乎人心者也於此有聞則其進退語默之際皆有所據而才有所不敢恃矣故夫人之有才本不足以爲人害惟其無所本而從用其才於是才始足以滿己甚至於有取死之道反不若魯鈍無才之爲愈也夫小有才而未聞道者身且不能保而爲國者乃指而用之亡國敗家其何日之有。愚按此才與有才而驕吝之才同亦所謂天之降才與不善非才之罪也不能盡其才則指其根於性者而言如才之于性難之才矣

程子曰才與誠一則周天下之治

又曰才與至誠合則可以有爲。愚按此才指才能而言誠即德也近於溫公之說

司馬氏曰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是故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

下文云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爲善小人挾才以爲惡挾才以爲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爲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爲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爲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故爲國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愚按聖賢之所謂才有兼德而言者有才子之才才難之才是也有與德分而言者有才而驕吝小有才而未聞大道是也才子之才才難之才即所謂德也然不曰德而曰才者德尊以其本體而言才重以其著於用者而言才子才難之才體用之兼全者也德者何仁義禮智是也此所謂體也才者何仁義禮智之發是也此所謂用也自仁而發則爲慈利自義而發則爲斷制自禮而發則爲辨別自智而發則爲明察此才也而皆本乎德也若夫子所謂有才而驕吝孟子所謂有才而未聞大道則與德分而言之者也分而言之則所謂才者專指智能技藝而言溫公之才才之大者也盆成括之才才之小者也才大而驕吝德不足觀況小才而未聞大道其能免於戮乎此乃深慨世人以智能技藝自矜而不覺乎德者也蓋言者秋之後以才稱者類不本乎德故斷斷之不道而人稱其才智伯之好亂而人亦稱其才其實二人之才皆盆成括之類而非入于亂之比聖賢之說不得不析而二之以曉當世此所謂與德分而言者也。溫公之論以聰察強毅爲才正直中和爲德其信然耶曰正直中和蓋合性情之善而言所謂才之體也聰察者智之所形強毅者義之所發所謂德之用也然聰察而不苛強毅而不暴即正直也中和也即所謂德也溫公以二者爲之才而不指其本於德亦其指詞之未備者也又謂才

德兼全謂之聖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其果然者曰以正直中和之體兼聰察彊毅之用此所謂全德也德全則才亦全矣中庸謂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蓋惟聖爲能兼五者之全非五者之全則不足以言聖若大賢以下則隨其分量或異其所未能充或得其四三而不足於一二若是者雖視聖人爲有間然亦不失爲君子之才故皐陶謨有九德三德之分小大不同皆適於用若夫似聰察而實小慧似彊毅而實暴猛此世俗之所謂才而質諸賢聖之論則正所謂不才者也蓋才本於德雖有所未備不害爲君子才不本乎德雖有所可喜不免爲小人以是而觀則君子小人之分定矣大抵溫公之於此蓋惡委曲雖有所未周而其立論之大指然有補於世者於其言之當者固無所復議而其所未周者亦不可不致思也然德根於性者也性無不善而德與才乃有偏全之異何邪曰此所謂氣質之性也前性命篇論之詳矣今夫木一也而有松栢之材有樗櫟之才松栢之才稟之善者也樗櫟之才稟之惡者也故莊子以松栢爲受命之獨而謂樗櫟之木爲不才人之才不才亦猶是也然物之稟一定而不移人之性雖失而可復故學進則德進德進而才亦進矣是又學者之所當勉故併著之於此云

右兼論才德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朱子曰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爲有亡猶言不足爲輕重。或問弘之爲寬廣柰何曰此以人之量而言也蓋人之所以體道者存乎德而其所以執德者存乎量量有大小之不同故人之所以執德有弘而有不弘也夫觀群言該衆理而不自以爲博兼百善具衆美而不自以爲得知足以周萬物而於天下之事有不深察才足以濟艱務而於天下之事有不肯爲恢恢乎其胸中常若有餘地焉此非其量之大則其所以執德者孰能如是之寬廣而不迫哉易所謂寬以居之而曾子所謂可以任天下之重者正謂此耳其量之小者一善之得則先爲主而若不可以有所容一事之當則喜自負而若不可以有所加小有知則必欲用其知小有才則必欲試其才所謂執德不弘者蓋如此雖其所守之固若不可奪然亦安能爲有亡哉。黃氏曰或問以寬廣爲弘乃集注未改之前之說然與今集注之意實相通而有所發明故不得而不存也篤堅確也蓋所謂確乎不拔而曾子所謂死而後已者正謂此耳觀子張之二言則爲學之道信非偏心狹量質薄氣弱者之所可及也。執德須弘不可道已得此道理不信更有道理須是旣下工夫又下工夫已理會又理會若只理會得三二分便以謂只消恁地也得如此者非是無只是不弘故子夏云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弘便知道理儘有自家心下儘有地步寬闊著得他在。問執德不弘先生曰言其不廣也纔狹隘則容受不得不特是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纔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好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南軒曰執德弘則進德有地信道篤則志道不回苟惟不然雖有爲善之心亦若存若亡不能爲有亡也。程子曰信道不篤則執德無由弘。志道據德已見言仁篇

周子曰動而正曰道 朱子曰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右兼言道德

按道德二字並言始見於書禹謨之詞曰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道者常行之正路背之故言反德者固有之實理失之故言敗然其所以反之敗之之由則昏迷不恭侮慢自賢而已然則敬慢之分天理人欲之所由判歟。又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非知道德者也其辨見異端篇

書帝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朱子曰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其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舜復加之以三言者蓋以如是而後堯之言可庶幾也 餘見道心篇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 朱子曰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 或問云云曰聖賢所言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中庸之中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止時行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是而守之哉

仲虺之誥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

甲之十五

一

事以禮制心 朱子曰湯執中○蔡氏曰德貴乎日新故勉之以懋昭大德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惟其因物有遷故陷溺而不知返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故揭以示之昭大德者是乃所以建中也而為王氏學者乃曰懋昭大德者所以極高明而要乎已建中于民者所以道中庸而同乎人夫高明中庸豈可分為二致耶○蔡氏曰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

酒誥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上文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云云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按此乃武王誥教庶正庶伯之詞欲其能長自觀省每有動作必稽乎中德無過與不及也中德即中道也即身而言則曰中德即事而言則曰中道

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愚按自堯舜禹相授以中道為出治之本三代聖賢之君率而循之成王之命蔡仲曰康濟小民率自中至穆王此言尤得建中于民之意至呂刑之作一曰中二曰中蓋用刑之際小有過差則民有不得其死者以穆王耄荒而猶知此理豈非去文武成王為未遠猶有得於見聞之舊歟

易乾文言九二曰龍德而正中者也 程子曰以龍德而處正中者也在卦之正中為得正中之義 九三重剛而不中 九四同○按易以二五為中故九二曰龍德正中九五曰飛龍在天皆以得中故也初則勿用三則危四則或上則有悔夫乾天德聖人之事也必以中為貴以不中為戒則天下之至善豈有過於中乎今以諸卦言中之義附于此○蒙亨以亨行時中也程子曰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得君之應中謂處得其中得中則時也按本卦坎下艮上六五下應九二六五為蒙之主

日之一五

八

九二發蒙者也故程子云然○需位乎天位以正中也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程子曰以五得中正而盡其道也按本卦乾下坎上○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九五訟元吉程子曰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得其中正所以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也吉大而不盡善者有矣本卦坎下乾上○師九二在師中吉六五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程子曰長子謂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為得其宜也本卦坎下坤上○比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程子曰推原筮決相比之道得元永貞而後可以无咎所謂元永貞如五是也以陽剛居中正盡比之善者也以陽剛當尊位為君德元也居中得正能永而貞也卦辭本泛言比道彖言元永貞者九五以剛處中正故也○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程子曰顯比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正中也處正中之地乃由正中之道也比以不偏為善故云正中凡言正中者其處正得中也比與隨是也言中正者得中與正也訟與需是也按本卦坤下坎上○小畜剛中而志行乃亨程子曰二五居中剛中也陽性上進下復乾體志在於行也剛居中為剛而得中又為中剛言畜陽則以柔巽言說亨則由剛

中以成卦之義言則陰畜陽以卦才言則陽爲剛中按本卦
乾下巽上二五皆陽爻六四爲主○履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
光明也程子曰九五以陽剛中正尊履帝位苟無疚病則履道
之至善光明者也按本卦兌下乾上○泰九二包荒用馮河不
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程子曰四者處泰之道也包荒謂有包
容荒穢之量用馮河謂以剛果之道以濟深越險也不遐遺謂
不遺事之微隱與賢才之在僻陋者朋亡謂絶去朋比之私有
此四者則能合於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言能配合中行
之義尚配也六五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程子曰所以能獲祉
福且元吉者由其以中道合而行其志願也有中德所以能任
剛中之賢所聽從者皆其志願也剛中之賢謂九二按本卦乾
下坤上○同人柔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程子曰柔得位謂二
以陰居陰得其正位也五中正而以中正應之得中而應乎乾
也五剛健中正而二以柔順中正應之各得其正其德同也故
爲同人象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按本卦離下乾
上○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程子曰五以陰
居君位柔得尊位也處中得大中之道也爲諸陽所宗上下應
之也夫居尊執柔固衆之所歸也而又有虛中文明之德故上應

下同志應之所以爲大有也按本卦乾下離上○豫六二介于
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程子曰能不終日
而貞且吉者以有中正之德也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
之速爻言六二處豫之道爲教之意深矣按本卦坤下震上○
蠱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程子曰二
得中道而不過剛幹母之蠱之善者也不可貞之義已見前按本
卦巽下艮上○臨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
之謂也程子曰君臣道合蓋以氣類相求五有中德故能倚任
剛中之賢得大君之宜成知臨之功蓋由行其中德也人君之
於賢才非道同德合豈能用也按本卦兌下坤上○觀大觀在
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程子曰五居尊位以剛陽中正之德
爲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順而巽
也五陽中正以巽順中正之德爲觀於天下也按本卦坤下巽
上○噬嗑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程子曰六五以
柔居中爲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雖不當位謂以柔居
五爲不當而利於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於嚴暴過柔則
失於寬縱五爲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以
柔居剛爲利用獄以剛居柔爲利否曰剛柔質也居用也用柔

非治獄之宜也按本卦震下離上○大畜九二輿說輹象曰輿
說輹中无尤也程子曰二爲六五所畜止勢不可進也五據在
上之勢豈可犯也二雖剛健之體然其處得中道故進止無失
雖志於進度其勢之不可則止而不行如車輿說去輪輹謂不
行也動不失宜故無過尤也善莫善於剛中柔中者不至於過
柔耳剛中中而才也按本卦乾下艮上○大過剛過而中巽而
說行利有攸往乃亨程子曰言卦才之善也剛雖過而二五皆
得中是處不失中道也下巽上兌是以巽順和說之道而行也
在大過之時以中道巽說而行故利有攸往乃所以能亨也○
坎有孚維心亨乃以剛中也程子曰維其心可以亨通者乃以其
剛中也中實爲有孚之象至誠之道何所不通以剛中之道而
行則可以濟險難而亨通也○離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
牛吉程子曰二五以柔順麗於中正所以能亨人能養其至順
以畜中正則吉故曰畜牝牛吉也或曰二則中正也五以陰居
陽得爲正乎曰離主於所麗五中正之位六麗於王位乃爲正
也○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程子曰二居中
得正麗於中正也黃中之色文之美也文明中正美之盛也故
云黃離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同於文明中順之君其明如是所

麗如是大善之吉也又曰所以得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
正者離以中爲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恒九二
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程子曰在恒之義居得其正則
常道也九陽爻居陰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九二
以中德而應於五五復居中以中而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
是能恒久於中也能恒久於中則不失正矣中重於正中則正
矣正不必中也九二以剛中之德而應於中德之勝也足以亡
其悔矣人所以得悔亡者由其能恒久於中也人能恒久於
中豈止亡其悔德之善也按本卦巽下震上○大壯九二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程子曰二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居
柔而處中是剛柔得中不過於壯得貞正而吉也又曰所以貞
正而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中則不失正況陽剛而乾體乎按本
卦乾下震上○晉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玆介福于其王母象曰
受玆介福以中正也程子曰六二在下上無應援以中正柔和之
德非躁於進者也故於進爲可憂愁如謂其進之難也然守其貞正
則當得吉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指六五也二以中正之道自
守雖上無應援不能自進然其中正之德久而必彰上之人自當求
之蓋六五大明之君與之同德必當求之加之寵祿受介福於王母

也介大也又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之道也人能守中正九五賜福上而同德必受大福也按本卦坤下離上○晉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程子曰方睽乖之時六五以柔居尊位有說順麗明之善又得中道而應剛雖不能合天下之睽成天下之大事亦可以小濟是以於小事吉也五以明而應剛不能致大吉何也曰五陰柔雖應二而睽之時相與之道未能深固故二必遇主于巷五噬膚則无咎也天下睽散之時必君臣剛陽中正至誠協力而後合也按本卦兌下離上○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程子曰蹇之時利於坤平易西南坤方爲順易東北艮方爲險阻九上居五而得中正之位是往而得平易之地故爲利也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程子曰五居君位而在蹇難之中是天下之大蹇也當蹇而又在險中亦爲大蹇大蹇之時而二在下以中正相應是其朋助之來也方天下之蹇而得中正之臣相輔其助豈小也得朋來而無吉何也曰未足以濟蹇也以剛中之中正同有功矣欲以陰柔之助濟天下之難非所能也又曰上下中正而弗濟者臣之才不足也按本卦艮下坎上○解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程子曰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用於時者也天下小人常棄聞明之君在上則明足以照之威足以懼之剛足以斷之故小人不敢用其情然猶常存警戒慮其有間而害正也六五以陰柔居尊位其明易蔽其威易犯其斷不果而易惑小人一近之則移其心矣況難方解而治之初其變尚易二既當用必須能去小人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之小人也獲謂能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狐也獲之則得中直之道乃貞正而吉也黃中色矢直物黃矢謂中直也羣邪不去君心一入則中直之道無由行矣桓敬之不去武三思是也又曰所謂貞吉者得其中道也除去邪惡使中直之道得行乃正而吉也按本卦坎下震上○損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程子曰二以剛中當損剛之時居柔而說體上應六五陰柔之君以柔說應上則失其剛中之德故戒所利在貞正也征行也離乎中則失其貞正而凶矣守其中乃貞也弗損益之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非損已而益上也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唯知竭力順上爲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又曰九居二非正也處說非剛也而得中爲善若守

其中德何有不善豈有中而不正者豈有中而有過者所謂利貞謂以中爲志也志存乎中則自正矣大率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能守中則有益於上矣按本卦兌下艮上○益利有攸往中正有慶程子曰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二復以中正應之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受其福慶也六三益之用凶事無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程說已見畢言信篇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程子曰四當益時處近君之位居得其正以柔巽輔上而下順應於初之剛陽如是可以益於上也唯處不得其中而所應又不中是不足於中也故云若行得中道則可以益於君上告於上而獲信從矣以柔巽之體非有剛特之操故利用爲依遷國爲依依附於上也遷國順下而動也上依剛中之君而致其益下順剛陽之才以行其事利用如是也自古國邑民不安其居則遷遷國者順下而動也按本卦震下巽上○夬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程子曰夫者陽決陰君子決小人之時不可忘戒備也陽長將極之時而二處中居柔不爲過剛能知戒備處決之至善者也內懷兢惕而外嚴誡號雖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又曰莫夜有兵可懼之甚也然可勿恤者以自處之善也既得中道又知惕懼何事之足恤也九居二雖得中然非正其爲至善何也曰陽決陰君子決小人而得中豈有不正也○九五莧陸夬夬中行無咎象曰中行無咎中未光也程子曰五雖剛陽中正居尊位然切近於上六上六說體而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爲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決如莧陸然則於其中行之德爲無咎也中行中道也莧陸今所謂馬齒莧是也曝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若如莧陸雖感於陰而決斷之易則於中行無過咎矣不然則失其中正也感陰多之物莧陸爲易斷故取爲象又曰卦辭言夬夬則於中行爲無咎矣象復盡其義曰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無咎然於中道未得爲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按本卦乾下兌上○姤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程子曰以卦才言也五與二皆以陽剛居中與正以中正相遇也君得剛中之臣臣遇中正之君君臣以剛陽遇中正其道可以大行於天下矣○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程子曰九五下亦無應非有遇也然得遇之道故終必有遇夫上下之遇由相求也杞高木而葉大處高體大而可以包物者杞也

實之在下者瓜也美而居下賢才伏微之象也九五尊居高位而下求賢才以至高而求至下猶以杞葉而包瓜能自降屈如此又其內蘊中正之德充實章美人君如是則無有不遇所求者也雖屈己求賢若其德不正賢者不屑也故必含蓄章美內積至誠則有隕自天矣猶云自天而降言必得之也自古人君至誠降屈以中正之道求天下之賢未有不遇者也高宗感於夢寐文王遇於漁釣皆由是道也又曰所謂含章謂其含蘊中正之德也德充實則成章而有輝光按本卦巽下乾上○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程子曰萃之義聚也順以說以卦才言也上說而下順為上以說道使民而順於人心下說上之政令而順從於上既上下順說又陽剛處中正之位而下有應助如此故能聚也欲天下之萃才非如是不能也○六二引吉无咎象曰云云中未變也程子曰引者相牽也人之交相求則合相持則離二與五為正應當萃者也而相遠又在羣陰之間必相牽引則得其萃矣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二亦以中正之道往與之萃乃君臣和合也其所共致豈可量也是以吉而无咎又曰萃之時以得聚為吉故九四為得上下之萃二與五雖正應然異處有間乃當萃而未合者也故能相引而萃則吉而

无咎以其有中正之德未變至改變其節則不相引矣或曰二與有中正之德而象云未變辭若不足何也曰羣陰比處乃其與聚方萃之時居其間能自守不變遠須正應剛立者能之二陰柔之才以其有中正之德可覬其未至於變耳故象含其意以存戒也按本卦坤下兌上○升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程子曰柔升謂坤上行也巽既體卑而就下坤乃順時而上升以時也謂時當升也柔既上而成升則下巽而上順以巽順之道升可謂時矣二以剛中之道應於五五以中順之德應於二能巽而順其升以時是以元亨也按本卦坤上巽下○困貞大人吉以剛中也程子曰困而能貞大人所以吉也蓋其以剛中之道也五與二是也非剛中則遇困而失其正矣○九二困于酒食象曰云云中有慶也程子曰酒食人所欲所以施惠也二以剛中之才而處困之時未能施惠於人然守其剛中之德必能致亨而有福慶也雖使時未亨通守其中德亦君子之道亨乃有慶也按本卦坎下兌上○井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程子曰巽入於水下而上其水者井也井之養於物不有窮已取之而不竭德有常也邑可改井不可遷亦其德之常也二五之爻剛中之德其常乃如

此剛之才與義合也○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程子曰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其才其德盡善盡美井冽寒泉食也冽謂甘潔甘潔而寒可為人食於井道為至善也九五中正之德為至善之義按本卦巽下坎上○鼎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程子曰下體巽為巽順於理離明而中虛於上為耳目聰明之象凡離在上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在下之物乃居尊位進而上行也以明居尊而得中道應乎剛能用剛陽之道也五居中而又以柔而應剛為得中道其才如是所以能元亨也○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程子曰五在鼎上耳之象也鼎之舉措在耳為鼎之主也五有中德故云黃耳鉉加耳者也二應於五來從於耳者鉉也二有剛中之德陽體剛中色黃故金鉉五文明得中而應剛二剛中巽體而上應才無不足也相應至善矣所利在貞固而已六五居中應中不至於失正而質本陰柔故戒以貞固於中也又曰六五以得中為善是以中為實也五之所以聰明應剛為鼎之主得鼎之道皆由得中也○震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程子曰六五雖以陰居陽不當位為不正然以柔居剛又得

中乃有中德者也不失中則不違於正矣所以中為貴也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六二六五可見五之動上往則柔不可居動之極下來則犯剛是往來皆危也當君位為動之主隨宜應變在中而已故當億度無喪失其所有之事而已所有之事謂中德苟不失中雖有危不至於凶也億度謂圖慮求不失中也五所以危由非剛陽而無助若以剛陽有助為動之主則能亨矣往來皆危時則甚難但期於不失中則可自守以柔主動固不能致亨濟也又曰往來皆厲行則有危也動皆有危唯在無喪其中而已大无喪以無喪為大也○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程子曰索索消索不存之狀謂其志氣如是六以陰柔居震動之極其驚懼之甚志氣殫索也矍矍不安定貌志氣索索則視瞻徊徨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而處震動之極故征則凶也所以然者自失如此以未得於中道也使之得中則不至於索索○艮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程子曰五君位艮之主也主天下之止者也而陰柔之才不足以當此義故止以在上取輔之義言之人所當慎而止者唯言行也

五在上故以輔言輔言之所由出也艮於輔則不妄出而有序也言輕發而無序則有悔止之於輔則悔亡也有序中節有次序也又曰五之所善者中也艮其輔謂止於中也言以得中爲正止之於輔使不失中乃得正也○漸其位剛得中也程子曰所謂位者五以剛陽中正得尊位也本卦艮下巽上○歸妹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象曰云云其位在中以𧶘行也誠見夫婦嘉本卦兌下震上○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應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程子曰六上居五柔得中乎外也麗於上下之剛順乎剛也下艮止上離麗止而麗乎明也柔順而得在外之中所止能麗於明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按本卦艮下離上○巽小亨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程子曰以卦才言也陽剛居巽而得中正巽順於中正之道也陽性上其志在以中正之道上行也又上下之柔皆巽順於剛其才如是雖內柔可以小亨也○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程子曰二居巽時以陽處陰而在下過於巽者也牀人之所安巽在牀下是過於巽過所安矣人之過於卑巽非恐怯則諂說皆非正也二實剛中雖巽體而居柔爲過於巽非有邪心也史巫通誠意於神明者也紛若多也苟至誠安於謙巽能使通誠意者多則吉而无咎謂其誠只以動人也人不察其誠意則以過巽爲諂矣又曰二以居柔在下爲過巽之象而能使通其誠意者衆多紛然由得中也陽居中爲中實之象中既誠實則人自當信之所以吉而無咎○九五貞吉悔亡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程子曰九五之吉以處正中也得正中之道則吉而其悔亡也正中謂無過無不及正得其中也處柔巽與出命令唯得中爲善失中則悔也○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程子曰節之道自有亨義事有節則能亨也又卦之才剛柔分處剛得中而不過亦所以爲節所以能亨也○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程子曰九五剛中居尊位爲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在已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故可嘉尚又曰旣居尊位又得中道所以吉而有功節以中爲貴得中則正矣正不能盡中也按本卦兌下坎上○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程子曰二柔在內中虛爲誠之象二剛得上下體之中中實爲孚之象所以爲中孚也按本卦兌下巽上○小過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程子曰柔得中二五居中也陰柔得位能致小事吉耳不能濟大事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大事非剛陽之才不能濟三不中四失位是以不可大事小過之時自不可大事而卦才又不堪大事與時合也按本卦艮下震上○旣濟初吉柔得中也程子曰二以柔順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旣濟之功二居下體方濟之初也而又善處是以吉也○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程子曰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也然五旣得尊位時已旣濟無復進而有爲矣則於在下賢才豈有求用之意故二不得遂其行也自古旣濟而能用人者鮮矣以唐太宗之用言尚怠於終況其下者乎於斯時也則剛中反爲中滿坎離乃爲相戾矣二陰也故以婦言茀婦人出門以自蔽者也喪其茀則不可行矣二不爲五之求用則不得行如婦之喪茀也然中正之道豈可廢也時過則行矣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勿逐自守不失則七日當復得也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雖不爲上所用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不得行於今必行於異時也聖人之勸戒深矣又曰中正之道雖不爲時所用然无終不行之理故喪茀七日當復得謂自守其中異時必行也不失其中則正矣按本卦離下坎上○未濟亨柔得中也程子曰以卦才言也所以能亨者以柔得中也五以柔居尊位居剛而應剛得柔之中也剛柔得中處未濟之時可以亨也○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程子曰在它卦九居二爲居柔得中無過剛之義於未濟聖人深取卦象以爲戒明事上恭順之道鑑卽謂又曰九二得正而吉者以曳輪而得中道乃正也○按易之言中惟在二五蓋以所居之位得中而發所行之道得中所居之位體也所行之道用也有體斯有用矣

論語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朱子曰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庸常也言民鮮此德今已久矣○南軒曰德合於中庸則至當無以復加矣中者言其理之無過不及也庸者言其可常而不易也世衰道微民汨於私意以喪失其常此鮮有是德久矣夫子蓋歎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朱子曰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愈猶勝也子曰過猶不及道以中庸為至

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或問楊墨之學出於師商信乎曰胡氏論之當矣其言曰楊朱即莊周所謂楊子居者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者也以為出於二子者則其考之不詳甚矣○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朱子蓋汎言之非指子夏而言也○南軒曰子張高明故常闊擴子夏篤謹故常收斂闊擴則未免有過收斂則未免有不及然二子之過不及甚微特未得其中而已夫子謂猶不及過與不及為未得其中則均也今以論語所載二子之言行觀之其所為過與不及者蓋亦可得而見矣○按下章求退故進之由兼人故退之朱子以為一進一退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無過不及之患亦此意別見教人篇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朱子曰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不及而守有餘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矣○南軒曰中行謂中道上行狂者所見高明而行有未及乎其見狷者所守堅確而見有未得乎其理不得中行則斯二者亦可以與之進而裁之於中也蓋狂者力行以踐之則其見不差狷者致知以明之則其守不失其中可得矣

讀書記十二　二二

中庸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也○朱子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為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体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為無過不及之本体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為体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為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為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況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為對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其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又以見夫雖細微而必信謹

讀書記十五　一八

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為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為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為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曰此篇首章先明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其名篇乃不曰中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精而中庸之中實兼体用且其所謂庸者又有平常之意焉則比之中和其所該者尤廣而於一篇大指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未發之中是体時中之中是用○中庸之中是兼以其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程子曰惟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中庸只是一个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不如此便非中便不是平常以至湯武之事亦然○中庸該得中和之義庸是見於事和是發於心庸該得和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全文并說已見性情篇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朱子曰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惟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王肅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程子曰君子之於中庸

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又曰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暢子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如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中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又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又曰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張子曰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其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自能見得時中○呂氏曰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當其可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禹稷顏回同道當其可也舜不告而娶周公殺管蔡孔子以微罪行當其可也小人見君子之時中唯變所適而不知當其可而欲肆其姦心濟其私欲或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曰唯義所在而已然實未嘗知義之所在有臨喪而歌人或非之則曰是惡知禮意然實未嘗知禮意但猖狂妄行不謹先王之法以欺惑流俗此小人之亂德先王之所以必誅而不以聽者也○又曰執中無權雖君子之所惡苟無忌憚則不若無權之爲愈也○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爲中和以德行言之則爲中庸其實一道也君子者道中庸之實也小人則竊中庸之名而實背之是中庸之賊也故曰反中庸○或問有謂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應物知權則中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楊氏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是不知中也如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爲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以爲權也○

又曰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堯授舜舜授禹受之而不爲泰湯放桀武王伐紂取之而不爲貪伊尹放太甲君子不以爲簒周公誅管蔡天下不以爲逆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行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後世聖學不明昧執中之權而不通時措之宜故徇名失實流而爲之噲之讓白公之爭自取絶滅者有之矣至或臨之以兵而爲忠小不忍而爲仁皆失是也○或問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疊上文之語然諸說皆謂小人實反中庸而不自知其爲非乃敢自以爲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爲無忌憚也如此則不煩增字而理亦通矣朱子曰小人之情狀固有若此者矣但以文勢考之則未然蓋論一篇之通體則此章乃引夫子所言之首章且當略舉大端以分別君子小人之趣向未當遽及此意之隱微也若論一章之語脈則上文方言君子中庸而小人反之其下且當平解兩句之義以盡其意不應偏解上句而不解下句又遽別生他說也故疑王肅之本爲得其正而未必肅之所增程子從之亦不爲無所據而臆決也諸說皆從鄭本雖非本文之意然所以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足以警乎

纖原亂衛之器矣今存呂氏以備觀考也不能盡録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朱子曰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耳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朱子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或問智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明也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何也曰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蹇淺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之過者既唯知是務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汙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之過者既唯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輯略程子曰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知豈更有過○又曰聖人與理為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呂氏曰諸子百家異端殊技其設心非欲理義之不當然卒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所知有過不及之害也疏明曠達以中為不足守出於天地範圍之外淪於虛無寂寞之境窮高極深要之無所用於世此過之害也拘者蒙固常不知所以為中泥於刑名度數之末節徇於耳目聞見之所及此不及之害也三者所知一過一不及天下欲歸于中庸而無所歸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欲勉其厚不自者常處其薄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高柴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雖本於厚而滅性傷生無義以節之者也宰予以三年之喪為已久食稻衣錦而自以為安墨子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既本於薄又欲生道末不勉於恩以厚之也二者所行一過一不及天下欲擇乎中庸而不得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輯略曰若佛氏之寂滅莊生之荒唐絕類離倫不足以經世道之所以不行也此知者過之也若揚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過乎仁義者也而卒至於塞路道之所以不明也此賢者過之也

自知爲愚不肖言之則賢知宜高矣至其於道則猶不及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朱子曰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宜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邇言猶所謂尋常言語世俗常言語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如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也伊川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至理是知此○兩端如厚薄輕重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非謂只於二者之間取中當厚即厚上是中當薄即薄上是中輕重亦然○輯略呂氏曰舜之知所以為大者樂取諸人以為善已好問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皆樂取諸人者也兩端過與不及也執其兩端乃所以用其時中猶持權衡而稱物輕重皆得其平故舜之所以為舜取諸人用諸民皆以能執兩端而不失中也○一本云好問則無賢不肖無貴賤無長幼皆在所問好察邇言者流俗之諺野人之語皆在所察廣問合乎衆議者也邇言出於無心者也雖未盡合乎

惡義而理義存焉其惡者隱而不取其善者舉而從之此與人同之道也○楊氏曰道之不行知者過之也故以舜大知之事明之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取諸人以爲善也隱惡而揚善與人爲善也取諸人以爲善人必以善告之與人爲善人必以善歸之皆非小智自私之所能爲也執其兩端所以權輕重而取中也由是而用於民雖愚者可及矣此舜所以爲大知而道之所以行也○或問云云朱子曰兩端之說呂楊爲優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朱子曰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呂氏曰中庸者天下之所知天下之所共行猶寒而衣飢而食渴而飮不可須臾離也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亦不能久也惟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而未至乎誠雖心悅而不去然知不可不思行不可不勉在思勉之分而氣不能無衰志不能無懈故有日月至焉者有三月不違者皆德之可久者也若至乎誠則不思不勉至于常久而不息非聖人其孰能之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 朱子曰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期月守者而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弗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然則茲賢也乃其所以爲知也歟○雙峯饒氏曰顏子擇中庸得善則拳拳中庸如何擇如博學之又審問之又愼思之又明辨之所以能擇中庸雖然學問思辨亦何所據乃識中庸此則存乎致知此則在學者自加功也大凡求道擇之在乎智守之在乎仁斷之在乎勇○呂氏曰擇乎中庸可守而不能久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之者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自謂之知安在其爲知也歟雖得之必失之故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而能擇誠而能守能擇知也能守仁也如顏子者可謂能擇而能守也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察其志也非見聖人之卓不足謂之中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旣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爲像求見聖人之止欲罷不能也或問云云朱子曰呂氏之言親切確實足以見其深潛縝密之意但求見聖人之止一句文義未安耳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朱子曰三者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人之所難然皆取必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雖無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閒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難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問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謂資質之近於智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若中庸則曰造都無所倚着爭淨潔潔不容分毫力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那恰好處便是中庸不然只可謂之三事○雙峯饒氏曰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呂氏曰此章言中庸之難也均之爲言平治也周官冢宰均邦國平治之謂也平治乎天下國家智者之所能也遜千乘之國辭萬鍾之祿廉者之所能也犯難致命死而無悔勇者之所能也三者世之所難也然有志者率皆能之中庸者世之所謂易也然非聖人其孰能之唯其以爲易故以爲不足學而不察以爲不足行而不守此道之所以不行也

子路問強 朱子曰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教不報

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寬柔以敎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之道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於德義之勇也○或問此其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子路好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曰和與物一故疑於流而以不流爲強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爲強哉曰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惟強者爲能無所依而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偃仆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尤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爲強也國有道則有達之理故不變其未達之所守國無道則有不幸而死之理故不變其平生之所守不變其未達之所守易不變其平生之守難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朱子曰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

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輯略呂子曰素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不及者也不見知而不悔是中者也○愚按素隱二字三國志方技傳亦作索隱○或謂以中庸名書而言中者僅止於篇首之十一章然則費隱以下皆非中乎曰不然夫所謂中者豈有它哉天道之自然人道之當然不可過不可不及者即中也自此以下或言天道之自然如鳶魚飛躍之類是也或言人道之當然如道不遠人之類是也何往而非中哉朱子謂中庸一書不越乎誠之一字愚亦謂四書所言無一非中中與誠豈二物哉學者即全書而細味之自可識矣不必以正言中處方爲中也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十六

孟子曰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顔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顔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顔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顔子易地則皆然 朱子曰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顔子之地則亦能樂顔子之樂顔子居禹稷之地亦能憂禹稷之憂

今有同室之人闘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 朱子曰喩禹稷也 鄉鄰有闘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户可也 喩顔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楊氏曰君子所以施諸身措之天下各欲當其可而已禹思天下之溺猶己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己飢之過門不入弗子其子至胼胝手足不以爲病君子不以爲過顔淵在陋巷飯蔬飲水終日如愚人然君子不謂之不及盖爲被髮纓冠而往救者也顔淵閉户者也故孟子曰易地則皆然若顔淵禹稷不當其可則是楊墨而已○南軒曰禹稷顔子之心一也心之所爲一者天理之所存而無意必固我加乎其間當其可而已此之謂時中又曰顔子未見施爲而遽比之禹稷不亦過乎曰禹稷之事功果何所自乎德者本也事功末也本末一致也故程子曰有顔子之德則有禹稷之事功所謂事功在聖賢夫何以哉惟其時而已矣然而孟子歷聘諸國皇皇然以行道爲己任有異乎顔子之爲何哉方是時異端並作人欲横流世無孔子孟子爲得不以行道自任乎亦曰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朱子曰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不云見前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著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顔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闘而不知閉户同室有闘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顔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朱子又曰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盖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曰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執中則其爲我不敢爲楊朱之深兼愛不敢爲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爲中耳故由三聖以爲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卻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弗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也○按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程子亦曰欲知中庸無如權今以經傳言權之義附于此○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立未可與權○朱子曰可與者言其可與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

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
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
曰知為己則可與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篤然後
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
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
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
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
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
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黃氏曰
程子言權只是經或問云權經亦當有辨何也曰是各有所發
明也經常也權變也常者一定之理變者隨時之宜遇事之常
則但當守一定之理遇事之變則不得不小有移易以就夫權
權與經不可無辨或問之說然也然天下之理惟其當然而已
當經而經當然也當權而權亦當然也則權雖異於經而以其
當然則亦只是經此程子之說然也有或問之說則經權之義
始明有程子之說則經權之義始正先儒明道之力至是而始
備矣○西軒氏事事物物莫不有中中者天理當然不可過而
不可不及者也毫釐之差則失之矣何以致中而不失乎所以

貴於能權也權者權其輕重而適乎之謂此君子所以貴於時
中也或者不知權之所以為中乃以為反經合道夫經者道之
所謂常也權者所以權其變而求合乎經也既反經矣向何道
之合乎○愚按公羊傳桓十一年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九月
宋人執鄭祭仲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
以為知權也其為知權奈何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
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
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
出而忽可故反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
然後有善者也反經之說始此祭仲身為人臣而廢君立君其
事甚逆謂之有善可乎公羊此言蓋聖經之蟊賊人心之蟊賊
學者不可不察然則董仲舒所謂守經事而不知其權遭變事
而不知其宜者何如也曰此為不知春秋而言也蓋春秋王道
之權衡處常則用經遭變則用權其用權也乃所以求合乎經
也漢儒之論經權惟此為最粹大抵為學必先知經知經而後
可以語權不知經而遽語權未有不流於變詐者也故張子以
學未至而語變為揆

右專言一　道一也以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謂之中堯舜禹之相授是也以
其一無間則謂之一伊尹之告太甲者是也以
其至不可加則謂之極易之太極書之皇極是
也以其真實無妄則謂之誠子思孟子之所論是
也一已見前今以中極誠繫于道德之後蓋此三
者皆道之全體貫五常該百行者也其
名雖異而為道則一學者宜參味之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全文見學易篇。朱子曰易者陰陽之變太極其理也又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眹之目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先從實理説若論其生則俱生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然後有陰陽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南軒曰易者生生之妙而太極者所以生生者也。愚按古書言太極自易之外如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太佛氏因之亦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夫太極理而已矣二氏乃以物言可乎又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莊子曰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列子曰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也此皆指太極而言也朱子嘗答學者曰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無先後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今以乾坤未判大衍未分之時論之恐未安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今論太極而以天地未分元氣合而為一者言之亦恐未安也有是理即有是氣理一而已氣則無不兩者故易曰太極生兩儀而老子乃謂道先生一乃生二則其察理亦未精矣朱子所辨可謂有功於學者太極自周子以前凡論太極皆以氣言莊子以為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乃是指作天地人三者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者之名而道又別是一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為二矣不知道即太極太極即道以其通行而言則曰道以其極至而言則曰極又何嘗有二耶若列子渾淪之云漢志函三為一之説所指皆同倘非周子啓其秘而朱子又闡而明之孰知太極之為理而非氣也哉或謂古書有所謂太一有所謂大易太初太始太素其與太極同乎異乎曰太一者即太極之異名也禮曰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以其極至則曰極以其無二則曰一所謂名殊而義一者也若所謂大易未見氣太初氣之始太始形之始太素質之始也則以氣形質言之而非指乎此理矣不必引以為類也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朱子曰六爻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六為天動即變也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周子無極而太極已見前

邵子曰道為太極又曰心為太極 愚按道為太極言道即太極無二理也心為太極謂萬理總會於吾心是渾然一太極以此理而應事物千變萬化各適其當則又一事一物之太極矣

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

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

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朱子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訓皇極爲大中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脉求之而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它但即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爲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一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尚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材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若不能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脩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効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己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己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于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于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詞之宏深奧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覆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脩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爲大中又見其詞多爲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爲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

當而無其基檯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爲誤
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体而務爲至寛至廣之量其弊將
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
息卒至是非顚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斂福錫民之可
望哉○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爲治之心法如周禮一書只是箇
八政而已○皇極非大中皇乃天子極乃極至言皇建此極也
漢儒雖說作中字亦與今不同如云五事之中是也今人說中
只是含糊依違善不必盡賞惡不必盡罰如此豈得謂之中○
極蓋也先生指前面香卓四邊盡處是極所以謂之四極四邊
視中央中央是極也如屋之極極高之處四邊到此盡了去不
得故謂之極宸極亦然至善亦如此應于事到至善是極盡了
更無去處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問標準之義如何曰此是
聖人正身以作民之準則何以能斂五福曰當就五行五事
上推究人君修身使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則身自正五者得
其正則五行得其序以之稽疑則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在
庶證則有休證有咎證和氣致祥有仁壽而無鄙夭便是五
福反是則福轉爲極○蔡氏曰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
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其道之至語

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爲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
其別而天下之爲夫婦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
下之爲兄弟者取則焉以至于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
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
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
之所建福之所集也

右專言極 太極之極皇極之極其義一也太極指天道而言皇極指人道而言然太極未嘗不行乎人道之中皇極未嘗不以天道爲本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故合而爲一篇云

易乾九二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
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
博而化 程子曰邪既閑則誠存矣又曰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根很於不善
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 九
三子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
以居業也 全文見忠信章○程子曰修辭立其誠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
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体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有可居
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事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
无妄 程子曰序卦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復者反於道也既反於道則合正理而无妄爲卦天上震下震動也

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朱氏曰无妄者實理自然之謂 元亨利貞其匪正
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
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君子行无妄之道則可以致大亨矣无妄天之
道也卦言人由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有匪正則
爲過眚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
對時育萬物 雷行於天下陰陽交和相薄而成聲於是驚蟄藏振萌芽發生萬物其所賦與洪纖
高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妄物與无妄也先王觀天下雷行發生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使各得其宜如天與之
无妄也 初九无妄往吉 九以陽剛爲主於內无妄之象以剛實變柔而居內中誠不妄
者也以无妄而往何所不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以无妄而往无不得

其志也蓋誠之於物无不能動以之脩身而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又曰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

中庸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曰一則誠而已矣程子曰所謂誠者只是誠實此三者之外更別無誠○餘已見五典篇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

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去去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曰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九經之事見乙記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所推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无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或問云云曰夫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又不可以諂說取容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悅乎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悅然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強為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心正而身脩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脩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朱子曰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无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

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之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効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或問誠之爲義其詳可得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眞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

有取乎眞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實而无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事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爲天也冲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爲体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爲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謬天下之物洪纖巨細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忮害雜之則所以爲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爲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爲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甚至於詐偽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illegible]

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爲德也固擧天下善而無一毫之或遺而又其爲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无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不爲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爲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爲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体觀之則其爲善者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觀之則其爲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眞實无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善而反爲不誠耳○或問何以言誠爲中庸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体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敎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

存亡而不可揜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体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乎此理之功効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体微也鳶飛魚躍流動充滿夫豈無實而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固以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僞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覆乎此而語其所以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眞實無妄之極功也卒章尚絅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己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理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問聖人不勉不思今書載傳授之旨云允執厥中下一執字似亦大段著力曰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人自有不思不勉之

意則罔念而作狂矣此類非一更細思之○輯畧呂氏曰誠者理之極致一而不可易者也大而天下遠而萬古求之人情參之物理皆所同然有一無二雖前聖後聖若合符節理本如是非人私智之所能爲此之謂誠誠即天道也天道自然何勉何思故誠者天之道性之者也誠之者人之道反之者也聖人之於天道性之者也賢者之於天道反之者也性之者成性而與天無間也天即聖人聖人即天從心所欲由仁義行出於自然從容不迫不待乎思勉而後中也反之者求復乎性而未至雖誠而猶雜之僞雖行而未能無息則善不可不思而擇德不可不執而執不如是猶不足以至乎誠故學問思辨皆所以求之也行所以至之也○愚按呂氏朱子此章之指畧同呂詳而明朱約而精學者宜參味之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明則誠矣誠則明矣朱子曰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朱子曰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問至誠盡人物之性是曉得盡否曰非特曉得盡亦要處得盡其道若凡所以養人教人之政與夫利萬物之政皆是也故下文云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矣若只明得盡如何得天地參○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善底只在裏許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它使復其善物稟得偏了道理無可使開通所謂盡物之性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且

隨所明處使之它所明處亦是善聖人便是用它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方乘得此亦是教化是隨它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盡己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在兄弟則愛之類己無一之不盡盡人之性如黎民時雍各得其所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咸若如此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皆是實事非私心之仿像也○聖人贊天地之化育有不恰好處被聖人做得都好丹朱不肖堯則以天下與人洪水汎濫舜用禹而民得安居桀紂暴虐湯武起而誅之○人在天地中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熯物而薪爨必用人財成輔相須是人做非贊助而何○輯畧程子張子說已見理性命注○呂氏云云已見氣質篇其下文云行其所無事順以養之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如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至民之析因夷隩鳥獸之孳尾希革毛毨氄毛無不與知則所贊可知矣天地之化育猶有所不及必人贊之而後備則天地非人不立故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才此之謂與天地參○游氏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千萬人之性一己之性是也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萬物之性一人之性是也故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同焉皆得者各安其常則盡人之性也群然皆生者各得其理則盡物之理也至於盡物之性則和氣充塞故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夫如是則天覆地載教化各任其職而成位乎其中矣○或問諸說如何曰程子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曰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則亦若有可疑者蓋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則未嘗不殊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事雖若人之所爲而其所以爲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爲也又況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所以代天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間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爲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爲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若其事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一之致多或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意多而及於分殊者少抑揚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惟其所謂止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乃爲全備而不偏矣程張之論雖有不同以此求之則未嘗甚異蓋以理言之則精[illegible]本末[illegible]無二致固不容[illegible]當如程子之論若以其事而言[illegible]又不容

誠則當如張子之言又曰呂游說皆善而呂尤確實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至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又問其次致曲與易中納約自牖之意略相類約自牖是因人之明而導之致曲是因己之明而推之是如此否曰然○問顏曾以下皆是致曲曰顏子体段已具曾子却是致曲一一推之至答一貫之時則渾合矣○問致曲是就偏曲處致力否曰如程子說或孝或弟或仁或義所偏發處推致之各造其極也曰如此恐將來只就所偏處成就曰不然或仁或義或孝或弟更互而發便就此做致曲工夫○問所謂善端發見之偏如何曰人所稟各有偏善或稟得剛強或稟得和柔各有一偏之善所以就其偏而推極其全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四端隨人所稟發出來各有偏重處是一偏之善○輯略程子曰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是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之所以聖也○又曰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又曰人自提孩聖人之質已完只是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又曰誠則形形後便有物如參前倚衡如有所立卓爾是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變或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問致曲云云朱子曰伊川說得好將曲專做好說○問明動變化伊川以所過者化解動字是和那變化都說在裏否曰動是方感動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迹在化則都消化無復痕迹矣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朱子曰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体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輯略呂氏曰至誠與天地同德與天地同德則其氣化流行與天地同流矣興亡之兆禍福之來感於吾心動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前知況乎誠心之至求乎蓍龜而蓍龜告察乎四体而四体應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此至誠所以達乎神明而無間故曰至誠如神動乎四体如傳所謂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或問至誠如神之說朱子曰呂氏得之矣其論動乎四体爲威儀之則者尤爲確實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朱子曰道也之道音導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体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誠者物之終始猶言体物而不可遺○誠者物之終始來處是誠去處亦是誠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且如而今對人說話若句句說實皆自[illegible]出這便是[illegible]若是脫空誑誕不說[illegible]無物也且如

[illegible]是有此實理方有此物若無此理安得有此物。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如讀書半版以前心在書上則此半版有終有始半版以後心不在焉則如不曾讀。誠者物之終始却是事物之實理始終無有間斷自開闢以來以至人物消盡只是如此在人之心苟誠實無僞則徹頭徹尾無非此理一有間斷處即非誠矣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此誠所以爲物之終始而人心不誠則雖有所爲皆如無有也。問或問中云自其間斷之後雖有其事皆無實之可言何如曰此是說不誠無物如人做事未做得一半便弃了即一半便不成問游氏云四時之運已即成物之功處先生曰只爲有這些子如無這些子其機關都死了再問其至誠無息所以四時行百物生更無已時此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先生曰然。問不誠無物曰誠實也且如人爲孝若是不誠恰似不曾誠便是事底骨子。不誠無物不誠雖有物如禘自旣灌而往者誠意一散如不祭一般。東萊不存謂之無人可也中和不存謂之無禮樂可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便與鼻耳目相似。誠者物之終始指實理而言君子誠之爲貴指實心而言。誠者自成而已此自成字與前面不同蓋怕人只說自成故言非自成已乃所以成物成已便以仁言成物便以知言成已成物固無內外之殊但以先成已然後能成物此道之所以當自行也成已仁也是體成物知也是用學不厭知也是體教不倦仁也是用。問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成物知何說知曰須是知運用方成得物問時措之宜是顏閔閉戶無冠之義否曰亦有此意須是仁知具內外合然後有箇時措之宜又云如平康無事時是一般處置若卒暴急時又有一樣處置成已仁也成物智也以某觀之成已却是智成物却是仁曰顏子克己復禮爲仁非成已而何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非成物而何。龜山程子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或問云云朱子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義惟程子之言最至當然其言太畧讀得而推言之蓋誠之爲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諸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

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則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爲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有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爲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不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爲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爲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其餘諸說大抵皆知誠之在天爲實理而不知其在人爲實心是以爲說太高以失經文之本意正猶知愛之不足以盡仁而見言仁者遂至於無字之可識其亦謬矣

故至誠無息 朱子曰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於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見猶示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

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問久則徵徵是徵驗發見於外否曰以然後有徵驗只一兩日工夫如何有徵驗○問悠遠博厚高明章句中取鄭氏說豈以聖人之誠自近而遠自微而著如書稱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者乎曰亦須看它一箇氣象自至誠不息不息則久積之自然如此○至誠無息一段諸家多將徵之進德次第說只一箇至誠已說了豈復更有許多節次此是言聖人功業自徵則悠遠至悠久博厚高明皆是功業著見如此不須說入裏來古注有不可易處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

亦不已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讀書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之如使可爲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爲無爲故不息○呂氏曰實理不貳則其體無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間故至誠無息非使之也機自動耳乃乾坤之所以闔闢萬物之所以生育亘萬古而無窮者也如使之則非實非實則有時而息矣久者日新而無敝之謂也徵驗也悠遠長也天地運行而不息故四時變化而無敝日月相從而不已故朔晦生明而無敝此之謂不息則久四時變化而無敝故有生生之驗舜鬱生明而無敝故有照臨之驗此之謂久則徵生生也照臨也苟日新而有徵則可以繼繼其長至於無窮矣此之謂徵則悠遠悠遠無窮者其積以多博者能積眾故厚者能積眾薄此之謂悠遠則博厚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之謂博厚則高明博厚則無物不能任也高明則無物不能冒也悠久則無時而不養也所以載物覆物成物者其能也所以章所以變所以成者其功也能非力之所任功非用

而後有其勢自有不得不爾要皆至誠不貳而已此天地之道所以一言而盡也天地所以生物不測者至誠不息者也天地所以成物者積之無窮者也如使天地爲物而貳則其行有息其積有限昭昭撮土之微將下同乎眾物又焉有載物覆物成物之功哉雖天之大昭昭之多而已雖地之廣撮土之多而已山之一拳水之一勺亦猶是矣其所以高明博厚神明不測者積之之多而已今夫人之有良心也莫非天地之中是爲可欲之善不充之則不能與天地相似而至于大大而不化則不能不勉不思與天地合德而至于聖然所以至于聖者亦其良心德善仁熟而後爾也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如指人之良心而責之與天地合德猶指撮土而求其載華嶽振河海之力指一勺而求其生蛟龍殖貨財之功是亦不思之甚也天之所以爲天不已其命而已聖人之所以爲聖不已其德而已其爲天人德命雖異其所以不已則一故聖人之道可以配天者如此而已○或問云云朱子曰此章之說最爲雜呂氏所謂不已其命不已其德意雖無失而語亦有病蓋天道聖人之所以不息皆實理之自然雖欲已之而不可得今說不已其命不已其德則是有意於不已而非所以明聖人

天道之自然矣又以積天之昭昭至于無窮譬夫人之充其良心以至於與天地合德意則甚善而此章所謂至誠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非謂在己之德亦待積而成也故章末引文王之詩以詔之夫豈積累漸次之謂哉若如呂氏之說則是因無息然後至於誠由不已然後純於天道也失其旨矣○呂氏廣博高明之語甚善譬如為臺觀須根基大然後上面可以高萬物精氣蕃於下者深厚則其發越於外自然光明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朱子曰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肫懇至貌淵淵靜深貌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朱子曰謙讀為慊苦劫反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

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閒居獨處也厭然銷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慎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或問本章之指曰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善而惡惡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又為氣稟之所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瞢然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能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不知善之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為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去惡而適所以長乎其惡是則其為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聖人憂之故為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

閑明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進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色之眞欲以快乎己之目初非爲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眞欲以足乎己之鼻初非爲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脩矣若彼小人幽隱之間實爲不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不知其眞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爲自脩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眞則不能有以致其好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爲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次第相承首尾爲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間亦可見矣○誠意只是表裏如一若外面白裏面黑便非誠意○凡惡惡之不實爲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或有所爲而爲之或始勤而終怠或九分爲善尚有一分苟且之心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所謂誠其意者表裏內外徹底皆如此無纖毫絲髮苟且爲人之弊如飢之必欲食渴之必欲飮皆自以求飽足於己而已非爲他人而食飮也又如一盆水徹底皆清瑩無一毫砂石之雜如此則其好善也必誠好之惡惡也必誠惡之而無一毫强勉自欺之雜所以說自慊但自滿足而已豈有待於外哉是故君子謹其獨非特顯明之處是如此雖至微至隱人所不知之地亦常謹之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顯明處如此隱微處亦如此表裏內外精粗隱顯無不謹之方謂之誠其意○問物格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毋自欺也毋者禁止之辭○曰物既格知既至到這裏方可著手下工夫不是物格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了若知此卻不消說下面許多看下面許多節節有工夫○自欺是箇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爲卻又不十成去爲善知道惡不可作卻又自家所愛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或問誠其意者毋自欺先生曰譬如一塊物外面是銀裏面是鐵便是自欺然所以不自欺須是見得分曉譬如今人見烏喙之不可食知水火之不可蹈則自

不食不蹈如寒之欲衣飢之欲食則自是不能已今人果見得分曉如烏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見善如飢之欲食寒之欲衣則此意自實矣○而今說自欺未說到與人說時方謂之自欺只是自家知得善好要爲善然心中卻覺得微有些沒緊要底意思便是自欺正如金已是眞金了只是鍜煉得微不熟有查滓去不盡顏色或白或青或黃便不是十分精金○問自慊先生云人之爲善須是十分眞實爲善方是自慊若有六七分爲善又有兩三分爲惡底意思在裏面相牽便不是自慊須是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方是○自慊之慊大意與孟子行有不慊相類細思亦微有不同孟子慊訓滿足意多大學訓快意多橫渠云自慊不足以合天心初看亦只一般然橫渠亦是訓足底意思多○字有同一義而二用者慊字訓足也吾何慊乎哉心中不以彼之富貴而慊不足也行有不慊於心謂義須充足於中不然■餒也如忍之一字自容忍而爲善者言之則爲忍去殘忍之氣自殘忍而爲惡者言之則爲忍了惻隱之心慊字一從口如胡孫兩嗛皆本虛字看懷藏何物於內耳如銜字或爲銜恨或爲銜恩亦同此義○誠意十分爲善有一分不好底意思潛發以間於其間此意一發便由斜徑以長這[illegible]面善意卻是虛矣如見孺子入井救之是好意其間便有些要譽底意思以雜之如薦好人是善意便有些要人德之之意隨後生來治惡人是好意便有些狠疾之意隨後來前面好意都成虛了如姤卦上五爻皆陽下面只一陰生五陽便立不住○誠與不誠自慊與自欺只爭這些子毫髮之間耳又曰自慊則一自欺則二自慊者外面如此中心也是如此表裏一般自欺者外面如此做中心其實有些子不願外面且要人道好只此便是二心誠僞之所由分也○誠於中形於外那个形色氣貌之見於外者自別決不能欺人秖自欺而已這樣底永無緣做得好人爲其無爲善之地也外面一副當雖好然裏面卻踏空永不足以爲善了看來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一段便是連那毋自欺也說言人之毋自欺時便要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方得若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此便是自欺毋自欺者謂如爲善若有些自欺時便當斬根去之眞个是如惡惡臭始得如小人閒居爲不善底一段便是自欺底只是反說閒居爲不善便是惡惡不如惡惡臭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若只如此看此一篇文義都貼實平易坦然無許多屈曲○心廣體胖心本是闊大底物事只是

〔固滯作了便卑陋便被他隔礙了只是得一邊所以體不能舒泰○問誠意章曾子曰十目所視止心廣體胖處先生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是怕人見蓋人雖不知而我已自知自是甚可皇恐了其與所視所指何以異哉○意誠便全然在天理上行恁未誠以前尚汨在人欲裏〕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朱子曰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順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於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南軒曰誠者天之道言其實然之理天之所為也聖人則全此體身誠而善無不明也思誠者人之道則是以人之所為求合於天焉學者明善誠身之功是也〕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誠已見性命篇〕聖誠而已矣〔朱子曰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順之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脩矣〕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故誠則無事矣〔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至易而行難〔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果而確無難焉〔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易守之固則人偽不能奪之矣〕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効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誠無為幾善惡〔全文及說見五常篇〕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朱子曰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誠精故明神應

故妙幾微故幽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易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程氏傳曰陽實在中爲中有孚信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也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爲善無以爲君子脩學不以誠則學雜爲事不以誠則

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爲君子者乎

謝氏曰誠是實理非專一也 尋常人謂至誠止是專一實理則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不是安排來○朱子曰以實理言誠謝氏得之愚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恐只是實心誠者天道之屬乃實

問中庸專論誠而論語未嘗一及誠何也

楊氏曰論語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入之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亦猶是矣朱子曰誠之爲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不可一槩論如周子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者也如所謂聖誠而已矣卽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者而言也溫公所謂誠卽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

之實其心而不自欺者也 按元城劉公問學道從何入曰自不妄語入又問誠自何入曰自誠入南軒張氏嘗疑之蓋誠者道之極致學者必先窮理主敬然後誠者冀焉今乃以爲入道之始其語誠若未安今以朱子此說觀之則知誠之爲義經傳所指不同溫公之所謂誠主於不欺詐無矯僞正學者立心之初所當從事非指誠之至者而言也

右專言誠 按唐虞之時未有誠字舜典所謂允塞卽誠之義也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誠字始見於此

書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朱子曰欽恭敬也安安無所勉強之貌言其德性之美皆出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允信也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為恭而不實欲為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書見之盛如此也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故書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為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愚按堯之德以欽為首而其行以恭為先學者之學聖人此其準的也

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朱子曰溫恭者和粹而恭敬也又益之贊禹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說者謂夔夔齋慄之敬此事親之敬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此臨民之敬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不敬其君者也此事君之敬合數章而觀則舜之無不敬也可見矣又按堯舜之於敬也不特備己而已其於事亦莫不然二典所記其命羲和曰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其分命曰寅賓曰寅餞曰敬致命鯀以治水曰往欽哉釐降二女亦曰欽哉此堯之敬見於事者也命禹以讓乃有位命皋陶以恤刑命契以敷教命伯以典禮不曰欽則曰敬不曰敬則曰寅而於其末也復曰咨汝二十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此舜之敬見於事者也內而脩一身外而治萬事一皆以敬為主若乃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益之所以進戒也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進于上下兢識有土皋陶之所以陳謨也至於勑天之歌臣以敬戒勉其君君以欽哉儆其臣胥訓胥告惟敬之一言此所以為萬世帝王之法

讀書記甲十七 一

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朱子曰史臣言禹既布其文教於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曰以下即禹祗承于帝之言艱難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事修治而民亦觀感遷化於善矣此禹事君之敬又禹貢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朱子以為禹平水土定土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此禹率民之敬至孟子曰啓賢能敬承禹之道啓惟能敬是以繼禹之業太康失邦其昆弟述禹之戒以作歌曰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太康惟不敬是以墜禹之緒

詩商頌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 毛氏曰躋升也。朱子曰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遲遲久也言其純亦不已也。又湯誥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玩此數言則聖敬日躋之實可見矣朱子曰成湯工夫全在敬字上

讀書記甲十七 二

詩文王之四章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王氏曰穆穆敬也朱子曰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又大明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思齊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皆足以見緝熙敬止之氣象

書武王以箕子歸作洪範次二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孔氏曰五事在身用之必敬乃善。愚按貌言視聽思各有攸主而總以敬之一言何哉蓋敬者五事之主也敬不肯於中則形於貌者必輕

且慢無由而能恭發於言者必易以肆無由而能從視聽蔽於物何由而明且聰思慮汨於多端何由而通於微故敬則五事皆得不敬則五事皆失程子曰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信哉。又按三代聖王以敬爲脩身立政之本故伊尹告太甲曰嗣王祗厥身念哉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周公之戒成王一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二則曰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三則曰克自抑畏四則曰皇自敬德而召公之誥一則曰嗚呼奈何弗敬二則曰王其疾敬德三則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四則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伊周召公皆古聖賢而所以啓迪其君者如出一口又考之書昏迷不恭侮慢自賢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啓之所以伐有扈也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武王之所以誅獨夫受也蓋敬則爲堯舜爲禹爲湯爲文武不敬則爲有苗爲有扈爲獨夫受聖狂之所以分治亂之所由判未有不出乎此者

洛誥公功肅將祗歡 此成王留周公之詞其下文曰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舊說謂周公之功至大而能肅以自將敬天下之人敬而樂之也愚按本文無天下意蓋言公之功如此而以肅自將以敬自樂

肅將者嚴毅之容著於外祗歡者和樂之意發於中聖人盛德之儀象可以想見也又按康誥諸書皆周公作其戒康叔曰恫瘝乃身敬哉其戒微子曰恪慎曰肅恭其告召公曰克敬德告殷多士亦曰克敬聖人之脩身教人無二道也

子恭而安 此門人形容夫子之辭全文見氣象篇。程子曰衆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個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謝氏曰拘謹必勉強不安肆安肆必放縱不恭恭如勿忘安如勿助長正當勿忘勿助長之間子細體認取。或問持敬覺不甚安朱子曰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恭而安初要持敬也須勉強但覺見有些子放去便收斂提撕起敬便在這裏常常相接久後自熟。以上敘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敬。朱子曰聖人相傳只一敬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湯曰日躋又曰敬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在此感興詩云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日躋穆穆敬敬止戒獒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又按孔子之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而曰請事斯語焉此敬也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終其身亦敬也後之學者欲溯聖學之淵源者其必自曾始

春秋傳曰季曰敬者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 晉臼季之言也敬之外惟此爲最的且又在洙泗之前故記于此全文已見夫婦篇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朱子曰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程子曰君子脩己以敬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致堂胡氏曰可謂莫如善敬立則百善從宜遠乎如邪敬立則百邪退故敬也者存心之要法檢身之切務也欲存敬者奈何曰君子有言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如執大圭如奉槃水如雷霆之在上也淵谷之在下也師保之在前鬼神之在左右也是則持敬之道。問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是自敬出否朱子曰心常敬則常光明。問程子云云曰敬則自是聰明人之所以不聰不明者止緣身心怠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因問周子云靜虛則明明則通是此意否曰意亦相似。又問云云曰聰明睿智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事言之若視之此心才不專靜則義理雜進而不察何以爲聰治容亂色交蔽而不辨何以爲明睿智皆出於心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何由思慮得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惑。南軒張氏曰脩己之道不越乎敬而已敬之道盡則所爲脩己者亦無不盡而所以安人安百姓者皆在其中矣蓋一於篤敬則推之家以及於天下者皆是理也極其至也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兆民雖衆其有不得其所安者乎是則脩己以敬一語理無不盡者

孝經子曰禮者敬而已矣敬其父則子說

敬其君則臣說敬一人而千萬人說所敬
者寡而說者衆此之謂要道 愚按禮之節文三千三百可謂繁矣而爲
之本者敬而已矣苟無其本則儀章度數豈能以自行哉敬非
求人之說而其效有所必至用力約而爲功博故曰要道○孔
門言敬惟此二章獨
言餘皆兼言各見後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
之夷狄不可棄也 朱子曰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
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
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充之則睟
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問楊論敬曰正其衣
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般氣象某嘗以其說行之果如其說此是
敬否謝氏曰不如執事上尋便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事敬若
只靜坐時有之卻
又是坐如尸也

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
海之內皆兄弟也 上文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
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云云朱子曰旣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
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
如兄弟矣○程氏曰敬是持己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
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親愛
如此者安能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以上
兼言恭敬○按朱子曰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恭者敬之發於
外者也自學者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言則敬不若恭之
安○因言恭敬二字如忠信或云敬主於中恭發於外先生曰
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然
主於中者卻是本不可不知○敬字體恭字較還謂敬字有壓
液意恭字
有柔巽意

緇衣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 東萊呂氏曰
之一字固難
容古人所謂云云此兩語當深翫也○愚按經傳之言莊多矣
曰臨之以莊曰莊以涖之曰色容莊似皆主容貌而言獨此曰
心莊蓋未有無諸中而形諸外者以此語推之則所謂臨之以
莊莊以涖之皆兼內外而言非獨色莊而已也肅與莊何別曰
莊謂嚴而重肅謂靜而恭氣象固不同也心嚴重
則身安舒心輕肆則身躁擾以身驗之斯可見矣

表記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君子不以
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 鄭氏曰儳焉可輕賤
貌○伊川先生最愛
此語盖常人之情才放肆則日就曠蕩才檢束則日就規矩或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程子曰安有箕倨而心不
慢者○以上
兼言莊敬

易坤六二文言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敬義立而德不孤 程子曰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
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

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又曰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忠
信進德修辭立誠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道也○問人
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如何曰有諸中必形於外惟恐不
直內內直則外必方○操則存舍則亡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尹彥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
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旣久自然有得○君子
敬以直內徹生高所任者小而害者大○李籲問每常遇事即
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
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
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
是涵養意○以敬直內則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矣○
釋氏之學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又曰持國
爲禪學他有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
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程子曰
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若但知有敬不知集義卻
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問
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

義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着一箇孝字須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何如溫凊當何如然後能盡孝道。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侵。朱子曰敬有死底敬有活底敬只守主一之敬若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以察其敬與否動以察其義與否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敬是立己之本義是處事裁制方正各得其宜。問敬義夾持之意曰最下得此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又曰義不夾持更無東西走作去處上面只有箇天德又曰敬義內外交相養夾定在這裏實敎一箇有些去失如此則下不染於物欲只得上達天德也又曰夾持者內外並進之謂直上者進進不已之謂。敬以直內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敬義非兩截事。釋氏只要空聖人只要實釋氏所謂敬以直內只是空豁豁地更無一物却不會方外聖人所謂敬以直內則湛然虛明萬理具足。敬以直內是要無些偏邪。敬義云云此在坤六二爻論六二之德聖人本意謂人占得此爻若直方大則不習無不利夫子發而發明以敬解直義解方又須敬義皆立然後

德不孤將不孤解大字然敬而無義不得有義無敬亦不得只一件便是孤若是敬義立底之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朋則信皆不待習而無不利也。問云云曰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意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正此須實做工夫始得若只世說過步驟不本事若實是做工夫只此八个字一生用之不窮。○朱子於書之堂左曰敬右曰義蓋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要先以易此而未知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脩道之教而必以戒愼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旣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於二者樂而玩之固將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慕哉因以名吾二齋云。問養氣章孟子所謂有事者集義而已至於程子之論則每以有事于敬爲言何哉曰孟子之本以義爲養氣之本程子之本以敬爲入德之門此其言之所以異也然義非敬則不能以自集故孟子雖言集義而必先之以持志敬非義不能以自行故程子雖言持敬而於

其門人有事主敬之問未嘗不以集義爲言也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不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 大戴禮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存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屛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云云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机於鑑於盥槃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戶牖於劒於弓矛爲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問丹書朱子曰敬便堅立怠便放倒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是欲這敬義是體用與坤卦說同。以上兼言敬義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朱子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踈畧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太簡。或問居敬居簡之不同何也曰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故其所以見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若所以處身者旣務於簡而所以行之者又一切以簡爲事則是義理準則旣不素明於內而經綸法度又無所持循於外太簡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

○南軒張氏曰主一之謂敬敬則專而不雜序而不亂常而不迫其行自然簡也若夫居簡則是以簡之一字橫在胸中反害於敬而失行簡之本矣○敬簡堂記曰心宰萬物而敬者心之道所以生也生則覺理森然而萬事之綱總攝於此凡至乎吾前者吾則因其所而酬酢之故動雖微而吾固經緯乎吉之先事雖大而吾處之若起居飲食之常雖雜然並陳而條分縷析各得理不紊无他其端既立如鑑之形物各止其分而不與之俱往也此所謂敬而行簡者與○此章兼言敬簡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朱子曰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无所容而心德全矣詳見言仁篇○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礼唯慎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集義伊川曰大賓大祭只是敬也才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游氏曰出門如見大賓則无時而不敬使民如承大祭則无事而不敬○朱子發祀齋碁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心其敢失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爲春胡出之人恣己窮物惟我所便謂彼奚䘏孰能反是斂焉躬于羨于壇仲尼子弓內順于家外同于邦无小无大罔時怨恫爲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與汝永永無斁○南軒曰出門云云若平日之涵養一於敬故其出門使民之際皆是心也己所云云恕者爲仁之方也凡人有欲而不得則欲若夫平易公正欲不存焉則己无所怨於人和平之功人亦何所怨於己哉故曰云云○按無怨之義二先生所指不同謹按南軒謂人己俱无所怨其味尤長此章兼言敬恕○孔門論敬具前數條外其他所論如道千乘之國必曰敬事而信爲禮不敬則與臨喪不哀並言之稱子產曰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擧晏平仲曰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行必曰篤敬事必曰思敬至若不言敬而實主於敬者又不與焉故朱子曰敬乃聖門之綱領詎不信矣

詩思齊之三章 此美文王之詞 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歐陽氏曰不以人所不見而怠常端莊若有所臨○朱子曰不顯幽隱之處也雖居幽隱亦若有臨之者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言其純亦不已如是○愚按臨如上帝臨女之臨不射非謂人厭射之也蓋在己雖無厭倦之意而兢兢保守惟恐其或至於厭倦也

抑之七章 此衛武公自警之詞 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媿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朱子曰屋漏室西北隅也言視爾友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蓋常人之情其脩於顯者无不如此然視爾獨居於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于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況可厭射而不敬乎此言不但脩之於外又當戒慎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也子思子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此正心誠意之極功而武公及之則亦聖賢之徒矣○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韋昭曰懿讀爲抑即此篇也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爲刺厲王者誤矣

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朱子曰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

爲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隱暗處也微細微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旣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或問旣曰道也者云云又曰莫見乎隱云云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敎而入者其始當如此也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愼恐懼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謹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己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它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爲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

之所共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爲者而性之謂矣聖人之所脩以爲敎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子之所由以爲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在我而人欲間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愼乎其目之見恐懼乎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而不敢有須臾之間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之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形蓋不待其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夫旣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無時不然而幽隱之間細乃他人之所不見不聞而己之所獨見獨聞是皆常情爲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它人之知旣有是心伏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爲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

也是以君子旣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爲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間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爲己遏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爲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曰諸家之說皆以戒愼恐懼卽爲愼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爲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邪曰旣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旣言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愼矣又言愼獨則是其所愼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異矣若其同爲一事則其爲言又何必若是之重複耶且此書卒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程子有不愧屋漏與愼獨是持養氣象之語其於二者之間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爲兩事當時聽者有未察耳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爲獨乎曰其所不睹不聞者己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如曰是兩條者皆爲存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平常之地而專在幽隱之間也其繁複偏滯亦甚矣○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卽是道不可離處○所不聞不見非是

合眼掩耳只是喜怒哀樂未發時凡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愼恐懼常要提起此心使在這裏便是防於未然不見是圖底意思○戒愼恐懼不須說得太重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那箇物事常常有得不失了今人只見它說得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若不用戒愼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須有操則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戒愼恐懼它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或愼恐懼所以養其未發只是聳然提起在這裏○問恐懼是已思否曰思又別思是思索了或問卽是持敬否曰亦是○問伊川鬼神憑依語言爲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如何曰鬼神之事在人心不可得而知卻被它說出來豈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蓋鬼神只是氣心中實有是事則感於氣者自然發見昭著如此○黃灝云戒懼是統體做工夫愼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工夫猶一經一緯而成帛先生以爲然○問能存天理了則下面愼獨似多了一截先生曰雖是存得天理臨發時也須點檢這便是審其幾若只說存天理更不愼獨卻是只用致中不用致和也

又問致中是未動之前然謂之戒懼却是已動先生曰公莫看得太重伊川所謂道箇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孟子曰操則存操亦不是着力把持只是操一操便在這裏。戒慎恐懼是未之未形處慎獨是幾之將然處。方不聞不睹之時不惟人所不知自家亦未有所知若所謂獨即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極是要戒懼自是人說不睹不聞與慎獨只是一意無分別便不是。戒謹不睹恐懼不聞非謂於睹聞之時不戒懼也言雖不睹不聞之際亦致其謹則睹聞之際其謹可知此乃統同說承上道不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戒懼也然下文慎獨既專就已發上說則此段正是未發時工夫只得說不睹不聞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上既統同說了此又就中有一念萌動處雖至隱微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尤當致謹如一片止水中間忽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著工夫要先就睹聞處做了然後知就不睹不聞處用工方能謹密今人於睹聞處元不曾有工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不成。按此當與性道教中和二章通觀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

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朱子曰此以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襌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小雅正月之

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効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効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猶言豈不顯也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

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此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謂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illegible]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子思懼夫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用心

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慎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疏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无聲无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又曰思量來衣錦尚絅之意大段好如今學者不長進都緣不知此理原是闇然而日章聞知風之自曰凡事自有箇來處如閒知微之顯曰只是收斂向內工夫漸密便見得近之可遠風之自誠之顯又曰中庸末章只是說收斂近裏如此則工夫細密而今人只是不收向裏心便粗了然而闇中却自有光明發出來中庸一篇始只是一中間都事事有來後却揭歸結于一聞不顯曰按詩中所是言豈不顯也今借引此詩其作不顯說是箇幽深玄遠之意是不顯之顯此段自衣錦尚絅漸漸收斂到後面一段每似一段直到聖而不可知處○蔡覺軒曰學始於不欺暗室又曰不愧屋漏便是箇持敬氣象又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靜詳○南軒張氏曰中庸一篇聖學之淵源也躬用晦顯成己成物備矣學者欲從事乎此必知所從入而後可以馴致焉其所從入奈何子思以不睹不聞之訓著于篇首又於篇終發明尚絅之義而推極夫篤恭之效其示來世深切著明矣○以上皆言戒慎恐懼由慎獨之盡篤敬之事而用功之至要也大率慎獨已見誠意章○程子曰有天德則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邵子曰凡人之善惡形于言發于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也○龜山楊氏曰道无顯微之間慎其獨所以對越在天也詩曰勿貳勿虞上帝臨女○道鄉鄒氏曰慎獨最爲入道之要方謂獨者非獨閒居靜処而已萌於心之謂獨能於此着力無由有過差故中庸以此言爲篇首二

○按鄒氏之言慎獨最有深味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朱子曰畏者嚴憚之意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无所忌憚

如此○南軒曰畏天命奉順而不敢逆也畏大人尊嚴而肅易也畏聖言佩服而唯恐違也然而是三者皆主於畏天命○又小旻詩有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毛氏曰不敬小人之危殆也左氏昭元年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之杜氏注曰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取此義故不敢[illegible]子謝荀子亦云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虎則危災及其身以此義參之不獨大人之當敬雖小人亦不可不敬也荀如乃有愛而敬畏而敬之別其意謂於君子則心敬小人則貌敬豈其然耶書曰德盛不狎侮蓋德盛者自不爲狎侮非以危殆爲可畏也孔子曰君子无小大無衆寡無敢慢深味斯言則荀氏之辭斑可見矣○此章專言畏董銖子重問敬宜何訓朱子曰是不得而訓也惟畏庶幾近之饒氏黃氏則云嘗聞之師曰敬之爲義惟畏足以盡之蓋嘗深思其故則不易之論也敬者人心畏惧之名也故字之從人從敬則曰儆從言從敬則曰警從手從敬則曰擎無非畏懼戒謹之意先儒有以主一無適言者有以常惺惺言者皆足以發明主敬之意而訓義親切使人躬而易知則未有易畏之一字也按黃氏說與子重所記不同而朱子所跋薛畏字齋記亦曰惟畏可以近之實先生親筆爲曰近者甚當見畏然暫畏則切然其字有二義若所謂抵畏畏寅畏則皆敬之意也至所謂畏怯畏懦之屬又安得爲敬乎是又不容無辨○又曾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朱子曰畏威如畏疾病此民之上行從心之欲如水流行此民之下行見可懷而思可畏此民之中行此章可兼於小字故取焉

易大過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程子曰初以陰柔巽體而處下過於畏慎者也以柔在下用茅藉物之象不錯諸地而藉以茅過於慎也茅之爲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敬慎之道也慎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人之過於敬慎爲之上

慮而可以保其安而無過者能愼於
禍道推而行之於事其何所失邪

子之所愼齊戰疾 朱子曰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决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无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以上專言愼亦嚴之事又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見脩身篇

曲禮曰毋不敬 鄭氏曰礼主於敬 儼若思 鄭氏曰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問 安定辭安民哉 敬之貌如何朱子曰於儼若思時可以見敬之貌又曰平居須是儼然若思○藍田呂氏曰毋不敬者正其心也儼若思者正其貌也安定辭者正其言也三者正矣則无所往而非正所謂正己而物正者也天下至大取諸修身而无不足哉曰安民哉此禮之本於曲禮首章言之○愚按呂氏之說平實然嘗推廣其義以爲毋不敬者兼動靜而言儼若思則靜時之敬安定辭則動時之敬儼然端坐若有所思是靜中涵動意言辭之發安而且定是動中涵靜意雖非曲禮本指然玩之自有滋味云

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 程子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又曰思无邪毋不敬只此二語循而行之安得有差失有差者皆由不正不敬也閒窘不尸曰毋不敬也又曰忘敬而後無不敬○范氏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愚按毋不敬者其綱也見於事親事君事長与夫威儀容止起居動作者其目也事親以下見五典篇威儀以下今具列于后

書顧命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東萊呂氏曰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之學至是始發其秘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方以示孟敬子皆近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際然則周孔豈惟同道其用工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蓋莫非天命也踐經莫錯自喻其則特人自亂之耳天秩有常關哉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遡其語意之深長可見其觀之遠也威儀失則豈特形於事見於行爲後當戒一俯一仰毫釐有閒即非天命已冒進于非之幾矣曰爾無以釗冒進于非幾味其造語之嚴密可見其察之精也用力於聖學者其可不請事斯語乎

詩柏舟之三章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鄭氏曰棣棣富而閑習也東萊呂氏曰不可選也言威儀閑習自有常度不可選擇以避禍也惟方遭讒爲拳以王朝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詘節卑躬視有所宗而君臺棣容貌以威嚴臨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溢也參持好禮儀不改其常度

淇奧之一章曰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大學曰瑟兮僩兮者

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 朱子曰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諼忘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又曰恂慄者嚴敬之存於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問大學解瑟爲嚴密是就心言抑就行言曰是就心言曰心如何是密曰只是不麤疏恁地縝密○僩武毅貌言能剛強卓立不息情閑觀問恂慄何以知其爲戰懼曰莊子云木雞則恂慄危懼○問僩者武毅之貌而恂慄則戰懼之貌不知人當戰懼時畏有武毅之意否曰人而懷戰懼之心則必齊莊嚴肅又爲可畏○古人直是如此嚴整然後有那威儀烜赫著見

相鼠曰相鼠有皮 相視也 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 止容止也 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遄速也○愚謂人生之所以貴者以其有威儀容止之敬有揖遜周

旋之禮異乎衆物故也若其無此而惷養於天地之間直賦夫
糧食而已不如速死之愈也鼠之爲物至小且賤爲人所憎所
以深言無禮
儀之不可也

鳲鳩之一章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
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南軒張氏曰結
云者實而不乞也蓋謹其威儀於外而後其心可得而一心一
而後威儀有度而人有所取正此所謂由乎中以制於外制於
外所以保
其中也

其三章曰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
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朱子曰忒差忒也其心一則儀
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
爲父子兄弟足法然後民法之也

抑之一章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 鄭氏曰抑抑静審也
隅廉也朱氏曰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曰隅廉王氏
曰德譬則宮城也儀譬則隅也視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有諸
中必形諸外故也此詩以威儀為主乃自古
脩身者之所同蓋至切至近莫過乎此也
又二章曰敬
愼威儀維民之則又五章曰愼爾出話敬
爾威儀無不柔嘉 嘉善也柔者
遜順之辭 又八章曰淑
愼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又
九章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張子曰君子不必
避他人之言以爲
太柔太弱至于瞻視亦有節視有高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
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爲人剛
行終不肯進蓋目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記之已之徵微必見於
視下其視者出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學者先須溫

柔溫柔則可以進學詩曰溫溫
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

烝民之二章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
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 東萊呂氏
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爲弱不得謂之柔嘉矣○
又論語巧言令色章謝氏解曰巧言令色知之亦難禮曰情欲
信辭欲巧詩稱仲山甫之德曰令儀令色然禮所謂辭欲
巧亦難仁乎仲山甫之德亦難仁乎至於聖人所謂辭以出之
辭亦巧矣溫顏色怡怡如也色亦令矣豈以好其言語善其顏
色直以爲難仁也哉至於小人蓋嘗訐以爲直矣言何嘗巧雖
內荏而色厲色何嘗令然則何者爲巧言何者爲令色若能知
出辭氣可遠鄙倍則知之矣此正學者所深思而力索不可以言
語道也○朱子曰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
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
養務要竦動以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
爲己之功求仁之要復何病乎故夫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之

目不過視聽言動之間而曾子將死之善言亦不外乎容貌顏
色辭氣三者而已夫子所謂孫以出之辭欲巧者亦其一事也
仲山甫之徒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則大賢成德之行而進乎此
者夫子之溫顏色怡怡如也乃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又非
仲山甫之所及矣至於小人訐以爲直色厲而內荏則鄙與巧
言令色者不同然考其矯情飾僞之心則實巧言令色之尤者
聖人惡之上焉於此不肯明言其所以然者欲使學者深求而
自得之也然今學者反求之於冥漠不可知之中失之愈深故
詳論之使學者無濫思力索之
苦而有以審夫用力之幾焉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君子所
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
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
則有司存 朱子曰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貴者在此
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

操存省察而不可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
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先
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
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矣三者正
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
外曾子蓋以脩己爲爲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集義呂氏曰貌也色也言也皆以道正之則心正而身脩矣
○謝氏曰人之應事不過容貌辭氣顏色三事特係所養如何
耳動也正也出也君子自致處故暴慢鄙倍不生於心遠自遠
也信以實之謂也與禮樂不斯須去身之意同○朱子曰明道
之言簡約明白意趣深遠渾得乎曾子未發之意尹氏之言温
厚易直有得於平日涵養之源謝氏之言發強剛毅有得於臨
事持守之要呂氏之言深潛縝密有得於涵養持守之則學者
合是三者而用力焉無使偏廢則日用之間動靜語默無非妙
用而曾子之意程子之言亦不外是矣○不莊不敬則其動容
貌也非暴則慢惟恭敬有素則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內無誠實
則其正顏色者色莊而已惟誠實有素則正顏色斯近信矣涵
養不熟則其出辭氣也必至鄙倍惟涵養有素則出辭氣斯遠

鄙倍矣曾氏亦以爲君子於是持養既久而熟則向者皆不設
施而自爾也故皆以斯言之此說當矣○暴是粗厲慢是放肆
蓋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暴是剛急之過慢是寬柔之
過鄙是凡淺倍是背理今人議論有見得雖不甚差只是淺近
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此是倍○問曾子云云其
要在正動出之際曰曾子工夫更在三字之前此特語其效驗
處耳○問云云曰曾子之意只是說人之用力有此三處此大
而彼小此急而彼緩耳籩豆之事固是末節然亦非全然忽畧
不以爲意但當付之有司使供其
事而非吾所當切切留意者爾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
之

冠義曰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
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
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

玉藻凡行容惕惕 鄭氏曰直疾貌 廟中齊齊 恭慤貌 朝
廷濟濟翔翔 莊敬貌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
者齊遬 舒遲閑雅也雖尋常舒遲者見所尊則齊遬言自斂持不敢寬肆 足容重 舉欲遲
手容恭 高且正 目容端 不睇視 口容止 不妄動 聲容靜
不噦咳 頭容直 不傾顧 氣容肅 似不息 立容德 如有予○疏曰德得也如人從
物予己已受得之形 色容莊 勃如戰色○胡安定曰頭容直所以擦其外也矜莊節孝初見安定頭容少偏安
定厲聲曰頭容直節孝因自思不獨頭容心亦要直自此不敢
有邪心程子曰容貌必莊言語必正非是遺獨善其身要人
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朱子
曰自足容重以下皆敬之目也又曰足容重至色容莊是天理

節與自家合當如此一或不然便是壞了天理 喪容纍纍 羸憊貌 色容顛顛
音田憂思貌不舒暢 視容瞿瞿 驚遽貌 梅梅 猶微微瞻昧也 言容
繭繭 聲氣微以上皆喪容 戎容暨暨 果毅貌 言容詻詻 五格反教
令嚴 色容厲肅視容清明 以上皆戎容 山立 不動搖 時行
時而後行 盛氣顛實陽休 顛音田盛身中之氣使之闐滿其容若陽氣之休物山立而下揔言之
玉色 不變

表記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
言而信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
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

憚也言足信也 鄭氏曰失謂失其容止之節也 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忌之言戒也言已外敬而心戒愼則無有可擇之言加於身也

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 鄭氏曰言色稱其服也○歐陽氏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爲民信事行而爲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也故紱冕弁以爲首容佩玉玦環以爲行容衣裳[illegible]以爲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揖節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爲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章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蒞大事儼然人望而畏之曰此君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以君子者能自修而尊也然而行不充於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

曲禮臨喪則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愼不失色於人

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鄭氏曰敬天之怒○按易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鄉黨迅雷風烈必變皆此意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 鄭氏曰玉聲所中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 趨以采齊 路門外之樂節也門外謂之趨齊當爲楚薺之薺 行以肆夏 登堂之樂節 周還中規 反行也宜圓 折還中矩 曲行也宜方 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 揖之謂小俛見於前也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鏘聲貌 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曲禮坐如尸立如齊 朱子曰尸者神象如尸則其莊可知齊者致其精誠之至亦齊則肅而靜可知○玉藻坐如尸燕居告溫溫○朱子曰坐如尸立如齊皆敬之目也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鄭氏曰爲傷敬也

毋側聽 鄭氏曰嫌探人之私也側聽耳屬于垣 毋噭應 噭呼之聲也 毋淫視 流視也 毋怠荒 放散身體 遊毋倨 遊行倨慢也 立毋跛 偏任也 坐毋箕 謂坐展兩足狀如箕舌 寢毋伏 覆也 斂髮毋髢 髢髲也毋垂餘如髲也 冠毋免 去也 勞毋袒 露也 暑毋褰裳 決也以上皆爲其不敬也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 鄭氏曰謂挼莎也 毋摶飯 爲欲飯 毋放飯 大飯也 毋流歠 長歠也 毋咤食 口舌中作聲 毋齧骨 爲有聲不敬 毋反魚肉 爲已歷口 毋投與狗骨 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 用匕 毋嚃羹 謂不嚼菜

毋絮羹（猶調也） 毋刺齒（七亦反。弄口不敬） 毋歠醢濡肉

齒决乾肉不齒决毋嘬炙（初夬反。嘬謂一舉盡臠，爲其貪也。○按孟子云放飯流歠而問無齒决，則放飯流歠不敬之大者，齒决不敬之小者也。○少儀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數噍，毋爲口容）

凡視上於面則敖（敖，慢也。敖則仰）下於帶則憂（憂則頭低）傾則姦（側頭而視，心不正也）

少儀不窺密（密，隱處也）不旁狎（旁妻也，不妻與人狎）不道舊故（言知識之過失）不戲色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問敬與愼何異。鄭氏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愼之至也。敬則惕在其中矣，徹則外物不能揚）

樂記曰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射義曰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可以觀德行矣（按此章以內志外體並而言之，乃交相培養之意。蓋不獨射為然，凡敬之道皆以直內為本，不然則徒致飾於威儀之間，未有能周旋中礼者也。以上叙威儀容止起居動作之敬，皆本諸所當謹也。○南軒張氏書銘軒之石以自觀省曰：正爾衣冠，毋倩爾容，謹爾視聽，毋越爾矩，言式遵爾衷，爾之起居，式蹈爾庸，敬爾所動，毋寧其通，貞爾所存，毋失其宗，外之云肅，內保于中，中之克固，外斯率從，天命可畏，戒懼難終，勒之于石，用警厥惰）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僖十一年。爲惠公不祭受本）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劉康公，王季子也。原叔，趙同也）天奪之魄矣（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成八年晉殺趙同。傳○宣十五年）

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成四年。○後十年晉侯陷廁而死）

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礼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成六年）

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

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弃君命也不亡何爲成十三年○十七年晉殺郤錡

公及諸侯從劉康公成肅公會諸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杜氏曰交神之大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惰則失中和之氣其不反乎既行成肅公卒于瑕

○呂氏曰劉子之言乃三代老師宿儒傳道之淵源大率皆自此出學者爲學當致力於此冠以吾聞兩字可見非康公臆說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福不言取而禍言取者此心常存則心廣体胖怡愉安泰福本自內有一或放敗度縱敗禮則禍自外生故禍言取福不言取學問常自講究分明中庸大學與此相似反異端出後此議論皆盡○愚謂君子勤禮小人盡力言君子小人雖異而所當敬則同勤禮者君子之敬也盡力者小人之敬也養神謂奉祀守事謂務農君子勤禮以奉祀小人盡力以務農則可以保其所受之中而養其本然之福矣成子君子也而受脤不敬故劉子譏之受中說見首卷○成

十三年

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杜氏曰詩小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柔德雖設兕觥觩然不用以兕角爲觥所以罰不敬觩陳設之貌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彼之交於事而不惰傲乃萬福之所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爲十七年郤氏亡傳○成十四年

柯陵之會晉厲公視遠步高單襄公曰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杜氏曰心不固則容不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明年晉弑厲公○成十七年

齊高原相太子光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厚與光俱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

爲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弒其君光傳○襄十年
會於商任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
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
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爲二
十五年齊弒光二十六年衛殺剽傳○襄二十一年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
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
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
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

龍之紀旨 卷十一 廿七

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
君也淫而不父杜氏曰通太子班之妻僑聞之如是者恒
有子禍爲三十年蔡世子班弑其君傳○襄二十八年
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
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
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
其辜濟澤之阿杜氏曰言濟土行潦之蘋藻言賤菜寘
諸宗室爲宗廟季蘭尸之敬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服蘭
之女而爲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敬可棄乎爲三十年鄭殺良霄傳○襄二十八年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
於衛侯曰令尹其將不免詩云敬慎威儀
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
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
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
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
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
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
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

龍之紀旨 卷十一 廿九

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
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
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
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
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
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
有章以臨下謂之有威儀也明年令尹圍殺楚子而自立是爲靈
王後十三年楚人弑之於乾谿○襄三十一年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

于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襘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皃也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皃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昭十一年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

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定十五年

以上敘威儀容止之不敬者皆學者所當戒也自詩書言敬之外惟春秋名卿賢大夫言論多及之而外傳閔馬父引那詩之辭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味傳者之言則古先聖王以此相授春秋之世猶有知之者

西山真文忠公讀書記卷甲十七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十八

程子曰操約者敬而已矣（又嘗書一約字而注敬字於其下亦此意）

問心術最難如何執持曰敬（直內諸說已見前）○又曰橫渠教人本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然人更向別處馳走今日且只道敬必有事焉須必有所事是敬也又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主敬便是為善又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矣此皆程子教人以敬之大略也故朱子推明之曰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箇敬字然敬不是塊然又曰聖賢言語大約似各不同然未嘗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賓使民如祭言忠信行篤敬這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至程先生又專發明一箇敬字若止看他下頭萬緒其實只一理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兼攝在裏又曰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功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又曰人之為學頭緒至多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之語只是提撕此心教它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之則自然剛健有力敬字前輩多輕說過唯程子說得重又曰周子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敬上捱去庶幾執得定有箇下手處又曰敬者聖學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守之若不敬則其心顛倒眩瞀而不自知豈能有主哉又曰只是一箇敬字好該貫動靜心無時而不存又曰敬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又曰敬乃學之綱領須於此加功庶有所據依以為致知力行之地又曰敬者存養之要法又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又曰敬則欲寡而理明又曰敬則萬理俱在又曰敬所以抵敵人欲人常敬則天理自明人欲上來不得又曰敬是箇扶策人底道理人當放肆怠惰時才敬便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恁地雖有些放辟邪侈意思也自退聽○愚按秦漢以下諸儒皆不知敬為學問之本程子始指以示人而朱子又發明之極其切至二先生有功聖門此其大者也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

朱子曰按此兩條程子書而未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又曰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又曰程子二言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為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求其理之所在而已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又曰為學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箇敬字與學者說要人且將箇敬字收斂箇身心放在模匣裏面不走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理嘗愛古人說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緝如緝麻之緝連續不已之意熙訓明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又曰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者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又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又曰須格物不使一毫私欲為之蔽然後胸次虛明只一箇持敬亦易得做病又曰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又曰涵養窮索二者不可廢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又曰敬乃聖門第一義若於講論與詳密而此處工夫未到亦恐不甚精明矣已分無得力處須更於此子細著力以固根本為佳又曰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為主所居既實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大槩不出諸此又曰主敬固學者先務然亦要得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著力若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略不曾子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卻如何據生硬做得成又答人云所謂守得定方可以致知窮理此說得之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豈是此事之外更無它事只謂此本不立即無可下手處此本既立則自然尋得路逕進進不已耳又云為學兩途誠如來喻然猶其存而進之亦一而已矣心有不存物何可格然所謂存心者非拘執係縛而加桎梏焉也蓋嘗於紛擾馳騖之際少有覺焉則即此而在矣勿忘勿助長不加一毫智力於其間則是心也其庶幾乎又云所論日用工夫甚善但云一著力便覺多事

此恐未然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大段着力然又
不可不着力久之自然見效若如此論竊恐定須別求捷徑更
窮理亦无它法只日用讀書應事處每每理會便是雖若不能
頓有增益然積累久後自然浹洽貫通但欲速不得也又本
程子之意剖析以教人可謂至矣若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句
與大學格物或問皆言存心窮理相爲表裏已各見本章云○
此章兼言敬與致知又按上蔡謝氏曰横渠教人以禮爲先大
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爲地教他
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稍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
困遂生厭倦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却從敬入既
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
面威儀非禮之本焉按程子兩言既欲學者於敬與致知兩用
其功又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非如謝氏之說也正容謹節
正用工之要曾子所貴乎道者三不過如此而以爲外而不務
乎其言先有知識却從敬入如此則未能致
知不必敬乎此恐記錄之差學者不可不辨

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其全文曰學者先務固在
心志云云已見前有主則虛無主則實章下文曰所謂敬者云
云所謂一者云云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又曰閑
邪更着甚工夫但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
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此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
彼如此則只是內存此則天理自然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
涵養此意直內是本○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如主一蘇季明
曰昞常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它事如麻又生曰不可此
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
求一○朱子曰主一只是專一一者其心湛然只在這裏問主
一無適曰只是莫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此卽
主一无適之義又問云云曰了這一事又做一事今人一事未
了又要做一事心下千頭萬緖或問事爲之主一段最當使心
爲事主不可使事爲心主曰事爲之主只是此心收在一事上
不走作耳做鉢如伊川欲以數珠與溫公之類季律者亦是如
此他本意欲減思慮不能得故將一事來做心主如說箇沒道
理底話頭終年思量久久亦有覺處如道家存想頭數出入息
皆有甚道理只是要此心用在一處無暇思量別事此正是事
爲之主之類人心萬事之主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又曰季

閒只要專一如僧家想無成有釋氏想有成無只是專一然
他底却難自家道理本來是有只要人去理會甚順且易又如
莊子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亦是如此教人但它只是箇空寂儒
者之學則有許多道理若看得透徹可以貫事物可以洞古今
又曰無適只是不走作聖人說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博弈豈是好事與其營營擾擾不若將此心收在博弈上做好
又曰講學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
無安着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能就此上用工則外面許多義
理方始爲我有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得專一否曰靜坐
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絶思慮只收斂身心莫令走作閑思慮
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
方其洒掃時加帚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絃誦皆要專一如學
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它馬書
數亦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不奈何須著從今做去方得若不
做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立屋無基址且無安頓屋柱
處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得與道理相入否會得與聖賢之心
相契否今來此心正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
然後爲學便有歸着若此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從那處
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於敬上做工夫正爲此也
而南軒張氏亦曰伊川先生云云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
哉無適乃一也嘗試於平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
可識於言意之表矣又答學者云論及云云此正當深思於主
一上進步要是常常省察使斂飭清肅之時多則當漸有向進
矣又云伊洛諸先生所謂主一無適眞學者指南故某欲其於
操舍之間體察而居每每趨思事非它又乃是實下手處若於此
用力自然覺近裏趣約意味日別見則爲實見得則爲實得
不然徒談高說妙元只在膠膠擾擾中爾又主一箴曰人稟
天性其生也直克順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
無節生意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舍乃知出入曷爲
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它及涵泳
于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旣久而精乃會于極然哉
勿倦聖賢可則又主一銘曰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岐惟
君子貞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于一復何之事
物來審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
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題卑惟勿
替日在茲○此章論主一無適

程子曰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則無非僻之干矣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它只是整齊嚴肅云云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又曰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從此入 又問敬云云曰整衣冠齊容貌而已尹氏聞之於言下有省焉○朱子曰伊川整齊嚴肅一段是切至工夫說與人開敬曰不必解說但整齊嚴肅便是或問上蔡常惺惺之說如何曰不如程子云云尤切人能如此則其心常惺惺又曰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又曰此因朋友講論深究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 上蔡說便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能及耳○南軒張氏曰古人衣冠容止之間不是要作意矜持只是循它天則合如是爲尋常因循怠弛故須著勉強自持外之不肅而謂能敬於內可乎又曰詳考從上聖賢以及程氏之說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爲先蓋必如此然後得所存而不流於邪僻易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外以養其中者此也○以上論整齊嚴肅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 朱子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今人說敬以整齊嚴肅言之固是然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爲敬又曰心常惺惺自無客慮又曰曾子戰戰兢兢乃敬之法此心不存則常昏矣又曰古人瞽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無時不然被它恁地警後自住不得大抵學問須是警省又因言瑞巖僧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能如此又引釋氏說云云不得跳舉不得昏沉是它見得此心只有兩事跳舉是走作昏沉是放倒時惟敬則都無此病或問謝氏之說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而其爲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它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爲又曰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知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以上論常惺惺法

尹氏曰敬者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之謂 和靖曰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祁寬問如何是主一先生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按朱子大學或問有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以知其用力之方矣或問三先生言敬之異曰譬如此室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至此則三方入處皆在其中矣○愚謂持敬之道當合三先生之言而用力焉然後內外交相養之功始備

程子曰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 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或問程子之言敬而無失者本何朱子曰此言人能持敬而無間斷則其喜怒哀樂渾然在中而無所偏倚子思之言本不爲此程子特取其有會於吾心耳○問云云曰出則不是蓋謂發則便不可謂之中也且如喜而中節雖是中節便是偏於喜矣但在喜之中無過不及故謂之和耳○此章言敬所以中

程子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 敬者用也 則誠 又曰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又曰主一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愚謂主一指用功而言一者本然全體而言主則指用意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至於一則不待用意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問敬是存誠

之道否謝氏曰然須是體使
見得○此章言敬而後能誠

程子曰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有仁又曰才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

問孔明諸子問仁聖人多答之以敬如何楊氏曰齊莊中正仁之守也要得為仁須是敬要得從而歸應對上做起曲禮一篇其文似乎淺末假使學到聖人之於天道亦不能出此○問學以何為據武夷胡氏曰仁問從何入曰從敬入何謂敬曰心不在焉是為不敬○宋子曰百行萬善固是都合著力然如何件件去理會百行萬善總於五常五常又總於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求其心○又答學者曰孫王愛牛孺子入井此二章反覆指示最為深切但此只說得感物發見處一事其徹頭徹尾涵養根本一段工夫却不曾說著以今觀之若平日都不致養則人欲而天理微其發見之端亦為雜而僅有間或時有發見亦何由察而識之雖使幸而識之亦何由擴充得住擴充得行故學者要當如孔門所指求仁之方日用之間以敬為主不論感與

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間斷察識擴存擴充皆不難乎用力矣如是而造次顛沛無時不習則此心之體貫乎動靜語默之間而無一息之間斷其所謂仁然○問五峯曰敬以養吾仁又曰敬則仁矣二說如何曰敬以養吾仁則是先識仁了然後別以敬養之而敬與仁為二矣敬則仁却是就此實下工夫仁便只在這裏此意極為親切○以上言敬然後能仁

程子曰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又謝顯道從明道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朱子其言則曰發見自虛不靜不可把虛靜做敬問敬莫是靜否曰才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不用靜字只是敬字才說靜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又曰必有事焉主養氣而言故必主於敬或問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

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理會敬能敬則知此矣許此數條則又不專以靜為主○朱子嘗論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靜去與事物不接交涉却說箇敬有問周先生說靜與程先生說敬義同而意異否朱子曰程子是怕人理會不得他靜字意便似坐禪入定周子之說只是無欲故靜其意大抵以靜為主朱子發明二先生之意如此至其為論有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須靜坐始能收斂又曰始學工夫須是靜坐靜坐則本原定又曰心於未有事時須是靜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又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閒時須是收斂做事便有精神又曰心要精一才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遇事時方好又曰為學工夫須要靜靜多不妨才靜事都見得然擾是一箇敬又曰主靜所以養其動又曰靜者養動之根又曰主靜看夏一章可見以上數條蓋祖周子主靜之說也至其門人以靜坐工夫與役役應接不同為問則答之曰不必如此反成坐馳但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至紛亂凡所云為莫非至理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為持敬又曰明道說靜坐可以為學上蔡亦言多著

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不必專於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又曰不必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但看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又曰存養之功不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又曰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勿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為是耶其答廖子晦書云來教謂言靜則溺於虛無然此二字如佛老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可不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自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所以察之者益精明耳敬又謂某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今若遂易為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為的當

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靜以涵動之所本發夫動以見靜之所存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語卓然意語俱到謹當書之左右出入觀省以上數條則又本程子主敬之說而不專主於靜也。南軒亦嘗言程子教人以敬即周子主靜之意又曰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覺周子主靜之意爲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此意當深體之也南軒此言蓋合敬靜爲一學者宜深味之。以上兼言敬靜

程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即是敬也敬則無間斷 朱子曰易是自然造化聖人本意只說自然造化流行程子將來就人身說敬則這道理流行不敬便間斷也。問云云曰天地也似有箇主宰才始造化易便是天地底敬

程子曰聖人齊戒敬也以神明其德惡人齊戒亦敬也故可以事上帝 朱子曰遺書錄明道語多有只載古人全句不添一字底如曰思無邪如曰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皆是亦有重出者是當時學此語教人思量曰便是聖人也要神明這箇本是一箇齊戒底物事自家齊戒便會靈聖不齋戒便不靈聖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齋問齋戒是敬否先生曰固是敬但齋戒較於戒甚然截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也無了

程子曰敬即是禮無己可克始則須絕四 愚按絕四者克己之事能敬則禮復矣故曰無己可克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不用意卻是都無事也

又曰人之至神祠佛廟便敬何也只由居常不敬見彼乃敬若能常敬則至神祠佛廟亦止如此

又曰某書字甚敬非是欲字好只此是學只此求放心

又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又曰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禮者非禮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又曰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助長之病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又曰道箇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又曰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又曰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問學爲敬不免有矜持如何謝氏曰矜持過當卻不是尋常作事用心過當便有失要在勿忘勿助長之間耳。或問主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朱子曰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著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著意安排久而生病矣。問行篤敬曰篤者重而有深沉之意敬而不篤則恐有拘迫之患又曰人之持敬若拘迫不和便非自然之理

上蔡謝氏曰事至應之不與之往非敬乎萬變而此常存奚紛擾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謂此耳

龜山楊氏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敬 程霖送伊川西遷道

宿僧舍坐處背塑像先生令轉倚勿背蒙曰豈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耶先生曰但具人形貌便不當慢因賞此語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蓋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於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忽於人可知矣若於似人而萌輕忽之心其流必至於輕忽人

問敬何以用功朱子曰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又曰敬非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即敬也

曰敬不是百事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又曰敬不是閉目默坐須是隨事致敬又曰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有事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

問持敬恐不能久當如何用功曰習則熟熟則能久矣

又曰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

下文云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能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爍爍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不知光者是眞心乎見者是眞心乎

南軒張氏曰心生生而不窮者道也敬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怠則放放則死矣是

以君子以畏天命不敢違寧懼其一失而同於庶物也

又曰敬則心之道昭昭然非如釋氏坐忘槁木死灰之謂也

又曰嚮晦入宴息乃敬也知嚮晦宴息之爲非怠惰乃可論敬之理矣

答李季脩云所謂敬之誠當用力處不可怠惰而嚮晦宴息亦當隨時以爲云云

武夷胡氏曰敬之一字力行十年須別。自

程子天地設位而下每條各一義

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它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慾萬端不火而熱不氷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

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
敢告靈臺朱子云云曰此是敬之目說有許多地頭去處又曰須臾之間以時言毫釐之差以事言或問敬齋箴後面少些從容不迫之意欲先生添數語曰如何解迫切今未曾下手便要從容不迫卻無此理除非那人做工夫大段迫切然後勸它勿迫如人相戰未曾交鋒便要退可乎今未曾做工夫在如何便要開後門。黃氏曰此引是從粗說入精從淺入深又曰動靜不違表裏交正是一篇綱領
敬齋銘曰敬者宅心之要而聖學之淵源
世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
分事有萬變統乎心君一頹其綱泯然絲
棼自昔先民惟曰以敬克持其身順保常

性敬匪有加性主乎是履薄臨深不眛厥
理事至理形其應如響而實卓然不與俱
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于天
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
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遑亦勿迫切而不以
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于
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善斯
遷是則天命不過乎躬魚躍鳶飛仁在其
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

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己成物匪曰二
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
里愚按晦菴之箴南軒之銘其言敬之義至矣盡矣故以繫于篇之終云

右專言敬中亦有兼言者要皆以敬為主

書說命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王氏曰學道將以見之行事也非獨知之而已○呂氏曰人君學問之傳非以爲觀美而已經綸天下之大業彌綸天下之大化此所謂建事也○蔡氏曰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修身治天下之道二典二謨之類是也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所聞甚言其無此理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玆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張氏曰子路其言不遜爲夫子之所哂則聖門之學以遜志爲入路也○呂氏曰爲學必先虛心下氣乃能受天下之善自古聖賢爲學無不自遜志始旣能遜志又必不怠以充養而擴大之然後已之所得進進日益如井之泉愈汲愈來來者源源自生之意也然知此理者多特此念者少信能念玆在玆案後道聚于其身學者誦聖賢之書聞師友之教豈一不從事惟不能篤行所以乍出乍入乍信乍疑苟信之篤無一毫僞心則所謂允懷也是心常有無所間斷則道自然參會貫通聚而不散是所謂積也惟斅學半此交修之義也大抵教人與受教者其功各半師舉一隅學者當以三隅反聖人之教引而不發上一半固賴提指之力下一半必自用工可也自古聖賢皆書而誠欲之才毋其教止及於半其工夫之半學者必自加講求之方說之言又此蓋恐高宗全倚之也○孫氏曰厥德修罔覺董子所謂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蔡氏曰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者矣或曰斅於爲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此說極爲新巧但古人論學語皆平正的實不應此語獨爾險巧此蓋後世釋教機權誤以論聖賢之學也○愚按蔡說與學記合然呂說亦有意味蓋說雖教高宗以爲學之道然所發明者特半之而已自餘則高宗自用其功可也故曰念終始典于學未見爲釋氏機權姑並存之又按不言始終而曰終始者學無止法也

詩敬之曰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上文已羅于子不聰敬止云云蓋敬之敬之至日監在玆者羣臣進戒之詞世而王之答羣臣乃曰我一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緝熙而明之以至于光明也玩此二語則成王之用力於學者可知矣高宗成王皆王者之學然大學之道自天子至于庶人一而已矣曰遜志曰時敏曰允懷曰就將曰緝熙學者而不由此未有能進者也故以冠于本篇之首

易乾九二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程子曰學聚問辯進德也寬居仁行脩業也

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朱子曰蓋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也○愚按乾天德也聖人之事也猶必以學成之學之不可已者如是九二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九三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皆學之事也

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程子曰人之蘊畜由學而大說已見前○或謂學至於不識不知乃爲極致朱子曰詩人此語乃形容文王若學者必從知識入易曰多識大學曰致知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朱子曰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旣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尹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

逆而雖非信之篤養之厚而得之深不足以與此故唯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事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悅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或問事之爲何也曰所謂事者有所效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能皆事之事也曰事而時習何以說也曰人而不事則無以其所以爲人之理無以能其所以爲人之事固不足以謂之矣然事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致其事之之道習矣而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功是以雖曰知之而枯生澁無可嗜之味雖曰能之而危殆杌隉無可即之安如是未有以勝夫氣稟物欲之私亦何自而能得哉是以聖人之使人旣事矣而於其所事又必以時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熟此其中心油然悅懌之味雖芻豢之甘於口亦不足以喻其美此事之始也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若何而可樂耶曰聞之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能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嘗以是言觀之而朋來之樂其指可知然吾之善未克而無以取信於彼雖欲求以告之亦將不吾顧矣惟其有以充諸身而形諸外則彼之望風而觀德者自將敬信服從之暇蓋近者旣至而遠者畢來以事於吾之所事而求以復其初見吾之所得而說諸心者彼亦將有以得而悅之而無物我之間是其歡欣交通融怡和樂之意所以盈於內而達於外者又豈手舞足蹈之可言哉是事之中也曰人不知而不愠何以爲君子也曰常人之情人不知而不能不愠者有待於外也若聖門之事則其本心正以爲己而已初非爲是以求人之知也人知之人不知之亦何加損於我哉然人雖或聞此矣而信之有不篤養之有不厚守之有不固則居之不安而臨事未必果能眞不動也今也人不見知而處之泰然略無纖芥含怒不平之意非成德之士信之篤而養之厚守之固而居之安其孰能之哉必如是而得夫君子之名苟自是日進而不已焉則不怨不尤下事上達以馴致於聖人亦不難矣此事之終也或曰事有大小此所謂事其六事耶曰不然也事而習習而說凡事皆然不以大小而有間也且洒掃應對之事正門人小子所宜先者而大事之基也聖人豈略之哉曰程子之於習有兩義焉何也曰重複思繹者以知者言也所事在我者以能者言也事之爲道不越乎兩端矣曰時習之所以說諸說孰近曰夫習而熟熟而悅脈絡貫通最爲親切程子所謂浹洽者是也曰朋來之樂奈何曰惟以程子之言求之然後見夫樂之實且其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之云才九字爾而無一字之虛設也非見之明而驗之實其孰能與於此曰說樂皆出此心而程子有內外之所何也曰程子非以樂爲在外也以爲積滿於中而發越乎外之耳說則方得於內而未能達乎外也不愠之說孰爲得曰程子得之至論其所以然者則尹氏爲尤切使人之始事即知是說以立其心則庶乎其無慕於外矣○南軒曰人有所當知有所當能皆天理也惟夫人未之知未之能也則貴於事焉事之爲言効也効夫善而熟之於己也事貴於時習者重複思繹其所已知已能者也蓋不習不時則其理不熟其守不固荒蕪危怠雖暫得之亦且失之矣惟夫事焉而時習之則浹洽貫通其說有不可旣焉有朋自遠方來志同者應講習相滋其樂孰尚之義比於說爲發舒也藹然朋來固可樂而人之不知亦不愠也蓋爲仁由己亦豈與於知不知乎○按二先生釋朋來而樂之義不同嘗參之詳說曰事旣有得同類之人自遠而至己之所得有以及於人者廣人之所得有以裕於己者多則不但中心自說而已則夫子初說亦取人己相資之意而事從程說者蓋己之事旣有得焉能使同類之遠至必其善可以及人然後從之者多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朱子曰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南軒曰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章雖言爲弟爲子之職始學者之事然充而極之爲聖爲賢蓋不外是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

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
吾必謂之學矣 朱子曰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
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
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
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矣○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
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
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
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辭氣之間
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
爲無弊也○或問賢賢而言易色何也曰孔子兩言未見好德
如好色而中庸亦以遠色爲好賢之事則古人之言其以德色相
爲消長者舊矣○南軒曰子夏之意非謂能如是則不待夫學
也蓋所以貴乎學者在此而不在彼欲學者務其本也首言賢
賢易色夫能親賢固學之先務也不曰不學而曰未學辭意涵
蓄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朱子曰重厚重威
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
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 說已見前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
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
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
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
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
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實者未必樂
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南軒曰學以重爲先重者說
聽言動之際不敢以易也夫然則暴慢遠而德性尊其思必專
其行必果其守必篤學之所以固也不然則無以持其外而非
心易以入雖得之必失之主忠信主宰有力盡斯須而不忠信
則思慮言行皆無所據依同於聚物主乎忠信則立於實地德
所以進也取友當求勝己者常己之不如則挾志而損害矣過
勿憚改言見過則速改也人所以不能改者以憚之之故耳矣

重者嚴於外者也忠信者存乎中者也存乎中所以制其外嚴
於外所以保其中也而資友以輔之改過以成之君子之學不
越於是而已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
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朱子
曰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愼
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
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
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
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
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學者先須有根本方有可求
正者須是自去講學得七八分一就有道求正只一二語言便
可判判臨時旋學也難朱語○南軒曰於食與居則不求飽與安
於言行則敏而謹是人也物欲不行而惟理之是趨斯不謂之
好學乎然必然之以就正有道者蓋世固有不聞善而篤於
言行者無其所學乖僻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必就夫
有道而正然後謂之好學也正者正吾之偏也同世而親其人
異世而求之書其爲就正一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朱子說已見前
○南軒曰自灑掃應對進退而往無非學也然徒學而不能思
則無所發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窮其理之所以然徒思而不務
學則無可據之地危殆不安矣二者不可不兩進也學而思則
德益崇思而學則業益廣蓋其所學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
則其學之所存也用工若此內外進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
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朱子曰凡人性敏者
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
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爲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

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朱子曰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顔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眞好學矣○程子曰顔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顔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顔子爲好學顔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

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顔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顔子之學矣○或問韓子不貳過之說如何曰愚嘗聞之師矣曰顔子之不貳過者念慮小差輒即冰釋不復形於心術之間也若如韓子之言則是心常有過而直遏閉之使不形於事爾亦何足以爲顔子乎蓋其所論過字則是而所以爲不貳者則非學者不可不審而别之也○顔子到這裏直是渾然更無些子查滓不遷怒如鑑懸水止不貳過如冰解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裏已自渾淪都是天理○問云云曰此是顔子好學之効與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事顔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至此純熟乃能如此○問張子謂顔子不貳過是慊於己者不

於再夫子只說知之未嘗復行不是說其過不再萌于心來說張子之言尤更精密至于程子說更不萌作則兼說行字矣先生曰萌作只是萌動蓋孔子且恁大綱說至程子張子又要人理會得分曉故復如此說到精極處○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南軒曰怒之所以遷者以起怒於己故也起怒於己故溢於氣形於色發於辭橫於胷中而不能化移於它物而莫之止就有能知怒之不當遷者方其怒甲也而視乙其辭氣然未能以遷化是皆起怒於己故耳君子非無怒也怒其逆於理而已理之所在如鑑付形各適其可已何與乎然則奚遷之有過之所以貳者以其所以爲過之根不除也人每患不見其過既能見其過而過止之其心一或有懈則其端復乘間而萌矣君子非無過也隱微之間有所少慊則謂之過惟其涵養純熟天理昭融於過之所形未嘗不知消而去之如日之消水無復凝迹然則奚貳之有是二者蓋克己復禮之功也知是而後謂之好學則孔門之所謂學者蓋可知矣有志於道者其可不以是爲標的乎○黃氏曰顔子不遷不貳蓋其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冰消霧釋方過之萌纔覺莫遂既知之後拔株

系按此其所以爲好學而集注以爲克己之功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南軒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朱子曰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聖人教人有此二件未有不先於博者○博學是致知約禮是踐履之實聖人之教學者之學不越於二事博文乃道問

學之事是欲盡知天下事物之理約禮乃尊德性之事是欲常存吾心固有之理○兩事須是互相啟明約禮工夫深則博文之工夫愈明博文工夫至則約禮之工夫愈密○博文如講明義理禮樂射御之類一一著去理會若是約則只守一箇禮日用間合禮者便是非禮者便不是○南軒曰博學於文廣聞見也約之以禮守規矩也聞見雖多而不能約以規矩則汎濫而不實亦豈得不違畔乎故必博文而約禮然後可以弗畔若顏子之所謂博文約禮則又深乎是言蓋有輕重也○黃氏曰博約之義博謂泛而取之以極其廣約謂反而束之以趨其要且如仁字凡洙泗所言皆不可不講是博學於文也及其反而束之以求其要則不過存此心而已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朱子曰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南軒曰穀者取其成實之意故以訓善之成實爲三年學矣而不至於善則亦難得之矣蓋學者能用其力則必有月異而歲不同者苟惟因循玩歲愒月悠悠竟其有成則亦難矣聖人斯言所以勉學者使之自強循循不已自有所至不須期歲月而逆計所成則又爲求獲之私心矣○按二先生釋穀之義不同正宜參玩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朱子曰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四者更相爲用而不可一闕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說見下卷下同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南軒曰此言士之自處當如是也然篤信好學其本歟惟信之篤而後能好之好之然後能守之不移也餘亦見下記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朱子曰言人之爲學旣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南軒曰學者常懷不及之心猶恐人心[illegible]於自是自[illegible]善自居以一知自喜自[illegible]不爲而曰[illegible]事放過而曰爲其大者是皆人欲之所由長本心之[illegible]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說已見前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朱子曰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illegible]

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illegible]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illegible]身而後[illegible]人其[illegible]具於方無不講而知之[illegible]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illegible]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illegible]其本不立而置於書物訓詁[illegible]夫民人社稷固無非學而學固不獨在書冊[illegible]於讀書者以夫多識前言往行古之人所以[illegible]是德立於己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至若[illegible]生知之流宜莫待乎讀書矣而夫子每以好古爲言蓋聖[illegible]而亦必由是以成之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爲可恃而無復敦篤潛泳之功其弊至於廢古而任己爲學弊有[illegible]者故夫子責之之深也○按范氏引學而後入政云云出左氏襄三十一年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子產曰不可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若

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能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子産之言與此章頗類故附焉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朱子曰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若不爲己看做甚事都只是爲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己○問曰這須要自看如一日之間小事大事只是道我合當做便如此做這便是無所爲且如讀書只是自家合如此讀合如此理會身已才說要人知便是有所爲○大學或問云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爲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馬亦爲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爲己者無所爲而然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云云○學古齋箴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先致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衆辨居行無忘無怨至足之餘厚及萬物爲人之學煒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專鞶驕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惟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弗察胡越其歸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朱子曰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爲貴困而不學然後爲下○南軒曰困而學知已放而求已失而復者也○學道愛人章見兩記

子曰由也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汝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朱子曰蔽遮掩也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遠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南軒曰學所以明善也不知學則徒慕其名而莫知善之所以爲善矣好仁不好學則徒欲博愛而不明所施之先後故其蔽愚好知不好學則用其聰明而不知約之所在故其蔽蕩好信不好學則守其小諒而不知義之所存故其蔽賊好直不好學則務徑情而不知含蓄故其蔽絞絞者訐而已好勇不好學則犯難而不知止故其蔽亂好剛而不好學則務勝而不知反故其蔽狂是皆未爲達德善行然而不好學則非所以爲德行而反以自害學如行大道日闢而通不學如守暗室終窒而蔽矣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朱子曰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南軒曰致其知而不舍故其知日新保其有而不遺故其有日存日知其所亡謂日知其所未有也○博學篤志章已見言仁篇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朱子曰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今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朱子曰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以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或問云云曰仕優則學爲已仕而言也蓋時少有仕而不學如原伯魯者故有是言學優而仕爲未仕者言也蓋未有以明乎修己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子産於子皮有製錦之譏而夫子亦悅漆雕之對惡子路之佞程子以少年登高科席

爲美官爲不幸耳其意亦猶是耳子夏此章以先後之次推之意蓋如此而作其餘意則又以明夫仕未優而學則不免背公徇私之失學已優而不仕則亦未免有愛身忘物之累當時恐或兼有此二患也錯綜輪轉四○南軒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成已成物無二致也古之人學以終其身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終始于學而無窮已也○愚按或問引原伯魯事出左氏傳昭十八年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與語不說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朱子曰簣土籠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止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朱子曰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南軒曰蘗苗者不失其耘耔無逆其生理雨露之滋日夜之養有如有本而後可以華穗成實舍而弗耘或揠而助長以至於一暴十寒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以異於是有其質而不學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已秀而不實者也夫仁亦在乎熟之矣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朱子曰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後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而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南軒曰後生可畏以其進之不可量也然苟至於四十五十於道無所聞則其不能進蓋自進可知因循至是則無足畏者矣辭氣抑揚之間學者所宜深味也雖然有至于四十五十而知好學如中庸所謂困知勉行者聖人猶有望焉若後生雖有美質而悠悠歲月則夫所謂四十五十者將轉盼而至可不懼哉

又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朱子曰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南軒曰見惡者有不善而見惡於人也此又甚於無聞者方其壯時不能用力以矯厲則終於淪棄可知矣此警懼學者使之激昂自進於早也○自時習章至此皆聖人教人以爲學之道十五志學以下則聖人自言其學故析而二之然其自言即所以教人又初非有二也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十九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朱子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三十而立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四十而不惑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五十而知天命說已見前六十而耳順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之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

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之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此○志是心之所之如今學者誰不爲學只是不可謂之志學如果能志于學自住不得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朱子曰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胡氏曰十室之邑尚有忠信如孔子者況以天下之大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可以學而入聖者宜亦多矣然自孟子以後以至于今讀書學問者不絕於世而求如曾閔者不能以一二數則以不知孔子所好之學而好之爾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朱子曰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朱子曰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致而猶不敢當則謙之辭也○南軒曰默而識之言不假論說默識夫理之所

當然也在己則學不厭施諸人則誨不倦成己成物之無息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朱子曰講學自是講學脩德自是脩德如致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脩身是脩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脩德○問德之不脩曰如有善人之心便是仁之不脩有羞惡之心便是義之不脩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朱子曰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爲學須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麽精神是甚麽骨力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 朱子曰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南軒曰好古而又敏求也門人見夫子之聖謂生而知之不可致及也故夫子以是告之使果能好古敏以求之則聖人亦豈不可希哉玩味辭氣其循循善誘可謂至矣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朱子曰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之者也○南軒曰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不知其然而作焉皆妄而已聖人之言動無非天理也其有不知而作者乎雖然知未易至也故又言知之次者使學者有所持循由其序而至焉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其善由聞見而求其善雖未及乎知之至然知之次也擇焉而益詳識焉而不已則其知豈不日新乎○愚按多見而識之一句與先生所釋不同以文義求之南軒似優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朱子曰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而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

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而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云云○南軒曰達巷黨人大孔子之博學而歎其不能以偏成也夫豈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之道哉故夫子但舉一藝自居而又於藝之中復居其次者以見夫道之無所不在善觀聖人則於此亦可以得之不然則愈失之也其言則謙而不居其意則完備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 朱子曰此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朱子語錄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理只在事中若真能盡得下學之事則上達之理便在此○釋氏只說上達更不理會下學然既無下學如何上達○問聖人亦有下學否曰聖人雖是生知何嘗不學如入太廟每事問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便是學也○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見得箇理便是上達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然亦不離乎人倫日用之中但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安有不達者○下學是立腳只在這裏上達是見識自然超詣到得上達便只是這下學元不相離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前曾子忠恕章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

不如學也 朱子曰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訓以教人爾○南軒曰學原於思思固所以爲學也然思至於忘寢與食而不以學濟之則亦爲无益也以思而不學則无益耳聖人固不爲无益之思也即己而言所以教也○仲尼焉學章見後傳授篇○按論語一書凡教學者以修身治人之道无非學也今特取其正言學者入此編學者不當以是爲拘也

學記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說命曰斅學半其此之謂乎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 鄭氏曰言先易後難以漸入 善待問者如撞鍾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荅問者反此 從讀如舂舂容謂重撞擊也始者一聲而已學者既開其端意進而後問乃極說之如撞鍾之成聲矣○朱子曰注說非是從容正謂聲之餘韻從容而將盡者也言必荅盡所問之意然後止也 此皆進學之道也

中庸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全文見道體篇○張子曰今且只將尊德性道問學爲心曰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朱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兩邊做工夫都不偏○若於道理上看未精便須於尊德性上用功若德性上有不足便須於講學上著力二者並行庶互相發明可到廣大精微之也○博學審問已見前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朱子曰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値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既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无所往而不値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南軒曰學貴於自得不自得則无以有諸己自得而後爲己物也以其德性之知非他人之所與非聰明智力之所可及故曰自得深造之以道者言其涵泳之深也工夫篤至而發積有得不然則爲臆度而已非自得也臆度者猶在此而想彼自得則此便是彼更无二也蓋所得未有實則中心必有欲然不安者自得則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不可得而易故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乎此而所進日深矣資者涵藉援依之謂蓋居之既安則自得之味愈无窮也故曰資之深資之深則万理森然於此事至物來隨而應之周流運用无非大端之所存故曰取之左右逢其原於是重言之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其示人至矣夫未之有得則無所居無所居則又何所資而取哉故自得其本也然欲其自得

有道矣非深造之以道不可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朱子曰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鬪靡也欲其融會而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南軒曰天下之理常存於至約然求約有道其惟博學而詳說歟稽之前古考之當今以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朝夕從事而學焉所謂博也極天下之理講明問辨而不置焉所謂詳也博學詳說則心廣義精而所謂約者可得於言意之表矣故吾之博學詳說是將以反之於己而說約也學不博說不詳而曰我知約者是特陋而已矣若博學詳說而志不在於求約則是外馳其心務廣而貪多耳非所謂學也

孟子曰有爲者譬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朱子曰八尺爲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大道未免爲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南軒曰天下之事爲之貴乎有成云云今夫士之爲仁義固當循循不已以極其至若用力雖勞未有所臻而畫焉則亦不得爲成人而已

荀子曰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眞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 程子曰學未至而其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眞積力久乃入荀卿元不知此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 朱子曰司馬公答學者書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云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自然之貫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无可得思索

學者固學爲聖人也非學爲無方之民也

揚子曰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 首句云學所以修性也今刪去

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勝非乎學者亦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小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

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 愚按世人多言帝王之學與儒者不同此不知學者之言也凡學便當講求王者之事大學書自格物致知至於治國平天下天子至庶人皆所當學豈以位爲間哉揚子此言有可取者故錄之

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者也

大人之學爲道也小人之學爲利也

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

山是故惡夫畫也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顔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顔淵不遷怒不貳過朱子曰皆賢人之事也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此言士希賢也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於令名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爲事也故曰學顔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无窮矣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哉其包函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闕乃无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顔子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佗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之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上蔡謝氏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覽泛觀亦自爲害故明道先生教子嘗曰賢讀書切勿尋行數墨○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於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姑擧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无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又嘗以書答以詩來者云諸詩亦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若論爲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在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空言以校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

程子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

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上文云云實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等差不同其自小一也云云○楊氏曰學者有事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愨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志學之上當知天下無不可爲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無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無使力淺而易奪要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日陳露於目前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是未免口耳之學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以聖人爲可至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

中則存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為準○胡氏曰有志於學當以聖人為則有志於天下當以宰相自期○朱子曰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真實道理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這些道理更無走作只是一箇性善可至堯舜下文引成覵顏子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人皆可為也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為此學者之大病又曰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真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脩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誠意脩身不過將聖賢許多說話吟咏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為學卻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做聖人是也○又按程子曰人之為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朱子謂以聖為志而忌立標準者必有事焉而勿正也循循不已而自有所至者心勿忘勿助長也此義又當參玩云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

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又曰今之為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嶮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又曰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胡氏曰學者須要一日進如一日一年進如一年○朱子曰篤學須是痛切懇惻去做工夫使飢忘食渴忘飲始得又曰須勵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又曰勇氣發奮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又曰進得失之念放輕卻將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樣人明日也是這樣人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獲之心又曰為學須自覺得今是非昨非日改而月化方是長進問人氣力怯懦於學有妨否曰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弱事又曰立志要如飢渴之於飲食有悠悠便志不立

古之學者優游 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只作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 朱子曰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者至為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也若其高弟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受而顧為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盡人之志何哉蓋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

實未嘗不具乎日用顯微切近之間苟惑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嚮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耳又曰為學乃終身事業非可索於咄嗟指顧之間者但當循序講明著實持守不令日用之間少有間斷如是久久當自得之不當較計功程如世之出舉錢商于本者之營營也又答學者書云示喻屢見所存之遠大然以其所聞聖賢之學則見其心之所存不離乎日用尋常之近小而其遠者大者自不待於它求初不若是其荒忽放浪而無所歸宿也故曰下學而上達又曰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矣此聖賢終身事業某也少嘗有志焉念老且死尚恨未能有以得其彷彿也又曰必欲實為學亦當有以自致其力於日用之間有以養氣讀書窮理積其精誠循序漸進然後可得矣非躐等坐馳之所能至也○南軒亦曰聖門之學循循有序非若異端驚恐眩聾自謂一超徑詣卒為窮大而無所據也近世一種學者之弊渺茫恍惚更

無講學之功其意見只類一趨往詣之說非惟自誤亦且誤人不可不察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則爲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淸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又曰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无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朱子與人書曰聞罕以好名爲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恐廢隳數頓其弊有甚於好名者故先聖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又曰君子求諸己詳味此言不偏不倚表裏該備此其所以爲聖人之言欲學者要當於此致心則勿忘勿助長之間天理卓然事事物物无非至當矣黑發程子之言至矣朱子之論太學者所宜知故附此

科舉不慮妨功惟慮奪志

朱子曰科舉之學誤人知見壞人心術其技倆精其害尤甚又曰今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取舍之所宜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祇以重爲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爲學之方耳又告學者云若賢者以此言爲不繆則願以定省之暇之餘功收拾思慮完養精神暫置其所已學者勿令洶湧蕩發狂闊却於此處深察前所謂古今之學義利之間細剖銖分切令交互則其輕重取舍之極自當判然於胸中不待講擇而趣操自分聖學之門庭始可以漸而推尋矣此是學者立心第一義此志已定然後脩己治人之方乃可決擇而脩持爾又曰向來人請書爲科舉計已自是末了如今又全不諳書而應舉又末之末者若以今世之所習雖使貴窮公相世只是盜浸其識底人若依古聖賢所教做去雖極貧賤自躬耕而胷次亦自灑然視彼汚濁卑下之徒曾犬彘之不若

邵子曰至理之學非至誠則不至

學不際天人不足謂之學

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

或問才難何謂也曰臨大事然後見才之難也何獨言才曰才者天之良質也學者所以成其才也曰古人有不由學問而能立功業者何必學曰周勃霍光能成大事惟其無學故未盡善也人無學則不能燭理不能燭理則固執而不通

問才由天資可學至否胡文定公曰豈有見理而不能勇者又曰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

學在不止故王通云沒身而已

張子曰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呂與叔論變化氣質已見言誠篇○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朱子曰要緊只是靑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止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不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自不消得費力又曰如其罷俠則當遠求寬大氣象如其輕隨則當涵泳振作氣象○爲學當看自家有何病痛如覺語言多便用簡默意思躁擾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沉重厚程先生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南軒與方疇書曰人之性善然自非上智生知其氣稟不能無偏學也者所以化其偏而若其善也氣稟之偏其始甚微惟夫習而不察日以滋長非用力之深未由返也故傳稱強矯強矯云者揉而正之也顧毋恃夫天資之美必深察其所偏致知力行勉自矯爲異時相見當觀氣質變化之淺深而知學力之進否也又曰氣質雖美而有限天理至微而難明伊欲化其有限而著其難明其惟學而已矣學也者所

以成身也既以成其身則拘於氣質而不能以自通雖曰有是善而其不善者固多矣抑其所謂善者亦未免日淪於私意而不自知也就其中雖間有所異特異於衆者其事業終有盡日月爲可惜何者天理不明本不立故爾又與薛士龍書曰每念時事若此良由士大夫對克務學之故蓋天理之微爲難存氣習之偏爲難濟譬諸射者在此有秋毫之未盡則於彼有尺尋之差矣又與朱文公書曰兩從共甫詳問日用間事使人歎服者固多然其間於氣稟偏處未能盡變於舊自他人謂爲豪氣底事自學者論之只是氣稟病痛元晦所講要學顏子却不於此等偏處下自克之功豈不害事願以平時視爲細故者作大病醫療異時相見當觀變化氣質之功又去來者多言酒酣氣張悲歌慷慨如此等類恐皆平時血氣之習未能消磨者不可作小病看每念人心易偏氣習難化君子多因好事上不覺乘快偏了若曰偏則均爲偏耳又曰山中諸詩紆餘澹泊氣之不能已但覺其間猶時有未和平之語此非是語病正恐發處氣稟所偏尚微有有也○東萊呂氏曰人之爲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懦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焉又曰近思爲學必須於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偏蔽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力耳又曰弘毅二字最好今寬緩者必不能毅強者必不能弘又曰大抵稟賦偏處便消磨得九分臨事遇物此一分依前張王要得本融化得盡乃可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又曰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況德性自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又曰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麄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麄○朱子曰學者輕於著書皆是氣識淺薄便作得如此所謂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儇皎厲兮去道遠而蓋此理深厚非便儇皎厲不克負荷者所能當子夏謂執德不弘人多以寬說弘字大無意味蓋弘字有深沉重厚之意橫渠謂義理深沉方有造此說極佳又曰心麄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於聖猶是心麄一息不存即爲麄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涵養操存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愚按張子三說本各一義今乃合而一之者蓋欲以淺易輕浮麄五字自戒而以深沉寬快公平精密自勉故也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

博學於文者只欲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

呂氏曰學者不欲進則已欲進則不可以有成心有成心則不可與進於道矣故成心存則自處以不疑成心亡則知所疑矣小疑則必小進大疑則必大進蓋疑者不安於故而進於新者也叔與

五峰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

○學貴大成不貴小用

朱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上文云爲己之學於他人无一毫干預又曰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是欠缺了自家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聖賢之學本末精粗無不備學者須將身心作根柢又曰佛家一向撤去許多事只理會自身己其教雖不是其意却是要自理會所以它那下常有人今世儒者能守經者理會講解而已看史傳者計較利害而已那箇是要理會身己從自家身己上做去不理會自身己說甚別人長短又曰爲學最要從身心其次便是做事此是的實緊切處。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臨事不至牆面先生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聰明自做得堯舜事業者要一一理會則事變无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之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何患政治之不舉耶

學無非事事無非學

爲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作遲鈍之功始得下云旣是遲鈍之資却做聰明底樣工夫如何得又曰今之學者本是困知勉行底資質却要學他生知安行底工夫便是生知安行底資質亦用下困知勉行工夫況是困知勉行底資質

文章細事耳猶用力始工況學道乃天下至大至難之事而未嘗用旬月之功得乎本文云先生喻學者曰老蘇自言其初學爲文之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它聖賢之文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

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以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積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子謂老蘇但欲學古人說話聲響極爲細事乃肯用功如此故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如韓柳亦是如此其答李翊韋中立書可見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稱賞而已究竟何預己事却用了許多歲月費了許多精神甚可惜也今人說要學道乃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却全不曾著力蓋未有能用旬月工夫熟讀一卷書者及至見人泛然發問臨時揍合不曾舉得一兩行經傳成文不曾照得一兩處首尾相貫其能言者不過以己私意敷演立說與聖賢本意義理實處了无干涉何况望其更能反求諸己眞實見得眞實行得耶如此求師徒費脚力不如歸家杜門依老蘇去以三二年爲期正襟危坐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及詩書禮記程張諸書分明易曉處反復讀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養玩索著實行履有箇入處方好求師證其所得而訂其謬誤是乃所謂就有道而正焉者而學之成也可冀矣又曰釋氏有清草堂者其始學時若无所入有告之曰子不見猫之捕鼠乎四足據地首尾一直目睛不瞬心无它念惟其不動動則鼠无所逃矣清用其言乃有所入彼之學雖與吾異然其所以得之者則无彼此之殊學者宜以是自警。愚按朱子二說皆欲人下眞實專一之功旣借喩於文人又託類於釋氏其可謂爲人深切者矣故合爲一以玩味之

南軒張氏曰講學而明理則執天下之物不固而應天下之變不膠吾於天下之物無所惡而物無以累我皆爲吾役者也吾於天下之事無所厭而事無以汨我皆吾心之妙用也全文云天下之物衆矣紛綸膠轕日更于前可喜可怒可慕可愕所以盪耳目而動心志者何可以勝計而吾以藐然之身當之知誘於外一生其所止則遷於物夫人者統萬物者也而顧乃爲物役其可乎

哉是以貴於講學也天下之事變亦不一矣幾微之形節奏之會毫髮呼吸之間得失利害有霄壤之勢吾朝夕與之接一有所蔽塞則時幾而失節其發也不審則其應也必盭一事之蹉萬事之所由隳絫也豈不可懼乎是以貴夫講學也夫雖云云豈不有餘裕乎然所謂講學者寧它求哉致其知而已知有吾所固有也本之六經以發其蘊從觀于書以極其變即事即身親務之趣然會夫大宗則德進業廣有其地矣

右專言學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夫子曰温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或問云云曰故者昔日之所已得者也新者今之所始得者也昔之所得雖曰既爲吾有然不時加反復尋繹之功則亦未免廢忘荒落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温故而不能有以得夫前日之未得者則見聞雖富誦說雖勤亦若無源之水而已其積雖多發有窮亦將何以授業解惑而待學者無已之求哉學記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者正謂此耳唯能温尋其所已得者而每有得於其所未得者焉則經書所謂人非日識其所亡而今日識其心矣於以爲師其庶矣乎夫子之言所謂可云者正所以明夫未至此者不足以爲師非以爲由如是而爲師有餘也且昔程子晚年自言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其意味則今之視昔爲不同矣此温故知新之大者學者以是爲的而深求之則足以見夫義理之無窮矣○南軒曰程子有云云如此處極要理會若只認温故知新可以爲人師則泉窘促狹矣學者推此一端而廣焉庶幾可以味聖賢之辭云

學記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 朱子曰知學者至乎學之難易又知其資質之美惡 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 鄭氏曰的善則善 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此之謂乎 四代虞夏殷周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嚴尊敬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 鄭氏曰記問謂豫誦雜難雜說至講時爲學者首

論之此或時師不必解或學者所未能問必也其聽語乎必待其問乃誡之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南軒曰學莫病於自足古之所謂師者學明行脩人從而師之而非有欲人師己之心也人師乎己從而以己之善善之其答問論辯之際亦有互相發者故敎學相長也若有好爲人師之意則是乃矜己自大之私萌乎其中豈以益於人而不知其先損於己此其所以可懼也○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

周子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此所以爲天下善也

右論師道

讀書記旨一九　二一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朱子曰語告也言敎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无躐等之弊也○南軒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敎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朱子曰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无往敎之理故苟以往來則無不有以敎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朱子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幷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敎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發則沛然矣○或問反之爲還以相證何也曰如易所謂原始反終者也○南軒曰此聖人敎人之法也學貴於用思而後有得憤悱者思慮積久發而未暢誠意懇切形於外也憤則見於顏色悱則發於辭氣於是而啓其端發其蘊則在我聽之之專而感之之深也然告之亦舉一隅耳待其以三隅反而後復之此古之敎者所以爲從容而使人繼志之道也若不以三隅反則是未能因吾言而推類苟遽以復之則亦於彼無力矣

讀書記旨十九　二十一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朱子曰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无非敎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

子觀彖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体道無隱如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讀此章因云須要看聖人如何是無行不與二三子處又曰此章與人說得太高妙似禪不如程子說穩當○南軒曰道無乎不在聖人其何隱乎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蓋視聽言動之際無非教也二三子固亦皆具是理若能體之自近而實用力焉則知聖人果無毫髮之可隱也在二三子勉之何如耳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程子曰敎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朱子曰其初須是講學講學既明而後脩於行所行雖善然更須反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乃是忠信○問文行爲先忠信爲次之說如何曰此上也自有初間難曉底人便做忠信與說未得且教讀書漸漸壓伏身心教定方可與說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如何曰彼將教子弟而使之知大槩也此則敎學者深切用工也○南軒曰忠信本一事然忠則實諸己信則循諸人在學者皆以爲兩事而並勉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朱子曰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敎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智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南軒曰兩端者語近而遠者未嘗不具語卑而高者未嘗不存形而上曰道形而下曰器道與器非異体也聖人有鄙乎爾哉在學者體之何如耳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朱子曰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南軒曰學之無窮自不忮不求而馴焉以至于聖不可知其等級固有次第也苟終身誦夫不忮不求而已則亦不還於利仁者之事而有所止也聖人先後抑揚所以成德達材之道可謂至矣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朱子曰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患難之中也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幷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敎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又曰孔子敎人各因其材有以言論入者有以德行入者○或問四科之目何也曰德行者潛心体道默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語者善爲辭令也政事者達於爲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蓋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爲先誠以躬行云云其卒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

子曰予欲無言 朱子曰學者多以語言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

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无言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朱子曰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南軒曰孺悲之不見疑在棄絕之域矣取瑟而歌使將命者聞之是亦教誨之而終不棄也聖人之仁天地生物之心歟

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鄭氏曰術當爲遂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 比年入學 學者每歲來入也 中年考校 中猶間也鄉遂大夫間歲則考學者之德行道藝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中丁仲反間廁之間 一年視離經辨志 離經斷句絕也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趣鄉 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 知事義之比也必復反 強立而不反 強立謂臨事不惑不反不違失師道 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 張子曰離經離析經之章句也事師而至於親敬則學之篤而信其道也論學取友能講論其學而取友必端也知類通達比物醜類是也九年者言其大略人性有遲敏氣有昏明豈可齊也強立而不反可與立也學至於立則自能不息以至于聖人而教者可以無很矣○朱子曰按鄭注張說皆是也辨志者自能分別其心所趨向如爲義爲利爲君子爲小人也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也樂群者樂於取益以輔其仁也

博習者精累精專次第該徧也親師者道同德合愛敬兼盡也論學者知言而能論學之是非取友者知人而能識人之賢否也知類通達聞一知十而觸類貫通也強立不反知止有定而物不能移也蓋考校之法逐節之中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徐察其志行之虛實讀者深味之以見進學之驗

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蛾魚起反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時術蚍蜉之所爲其功乃復成大垤○疏曰蚍蜉所爲謂銜土也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有常居也學朱子曰今按上句鄭注孔疏讀時字居字句絶而學字自爲一句恐非文意當以也字學字爲句絶時教如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之類居學謂居其所學如易之言居業者當時所習如下文操縵博依興藝雜服脩息游之類所以學者能安其學而信其道不學操縵不能安弦縵未旦反雜弄也疏曰弦琴瑟之屬若不先學調弦雜弄則手指不便故不能安弦也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博依廣譬諭也張子曰依聲之依永者也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雜服冕服皮弁之屬○張子曰服事也雜服洒掃應對投壺伏習細碎之事又曰道本至樂古之教人先使有以樂之者如操縵博依雜服如此已必樂樂道義生今無此以致樂學義理自得以爲樂然學者太苦思不從容辛苦遑遽銳其速若其難而不知其益莫能安樂也

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樂五孝反興之爲言喜也歆也藝謂禮樂書射御數○張子曰禮樂之文如琴瑟笙磬古人皆能之以中制節射御亦必合於禮樂之文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馬蹄和鸞動必相應也書數其用雖小但施於簡策數莫不出於學故人有倦時又用此以游其志所以使之樂學也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藏謂懷抱之脩習也息謂作勞休止之息游謂閑暇無事於之游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訊猶問也言今之師自不曉經之義但吟誦所視簡之文多其難問也言及于數朱子曰數謂形名度數言及於數欲以窮學者之所未知非求其本也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

誠教人不盡其材張子曰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其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故使人必由其誠教人必盡其材人之材足以有爲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若曰勉率而爲之則豈有由其誠哉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朱子曰隱其學謂以其學爲幽隱而難知如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之意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速疾也學不心解則忘之易教之不刑猶成也其此之由乎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鄭氏曰謂年未十五時○朱子曰今按此但謂豫爲之防其事不一不必皆謂十五時也當其可之謂時可謂年二十成人時朱子曰當其可謂適當其可告之時事亦不一不當以年爲斷不陵節而施之謂孫不陵節謂不教長者才者以小教幼者鈍者以大也施猶教也孫順也相觀而善之謂摩朱子曰觀人之能而於己有益如以兩物相摩而各得其助也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扞胡旦反格胡客反勝音升教不能勝其情欲扞格堅如凍者之格扞堅不可入之貌○晁曰今人謂地堅爲格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猶褻也○朱子曰按大戴禮保傅篇作左右之習反其師明此燕朋是私褻之友所謂損者三友之類燕

譬廢其學（朱子曰燕譬謂私褻之談無益於學而反有所害也）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示之以道塗也抑抑推也開爲發頭角）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張子曰爲人則多好高則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多與易則抑之寡與止則進之）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朱子曰繼聲繼志皆謂爲發其端而不竟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朱子曰二者皆不務多言而使人自得之意）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朱子曰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絶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南軒曰此所謂中者以德言才者以質言惟有德者爲能涵養性情而無過不及之患故謂之中而其倚於一偏者不能自正者則謂之不中天資美茂如忠厚剛毅明敏之類皆謂之才而其資稟之不美以陷於刻薄柔懦愚暗之流則謂之不才父兄之於子弟也見其有不中不才也則當思所以教之教之之道莫如養之養云者如天地涵養萬物其雨露之所潤風之所披和氣之薰陶寧有間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之所以養其子弟當若是也寛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忠信以成之開其明而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喩此皆養之之方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朱子曰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南軒曰彀者弩張回的處也射者期於中鵠也然羿之教人使志於彀雖在彼而彀在此心存乎此雖不中不遠矣學者學爲聖賢也聖賢曷爲而可至哉求之吾身而已求之吾身其則蓋不遠心之所同然者人所固有也學者亦存此而已存乎此則聖賢之門牆可漸而入也規矩所以爲方圓大匠誨人使之用規矩而已至於巧則非大匠之所能與有乎其人焉然巧固不外乎規矩也學者之於道其爲有漸其進有序自灑掃應對至於禮儀之三百威儀之三千猶木之有規矩也亦循乎此而已至於形而上之事則在其人所得何如形而上者固不外乎灑掃應對之間也舍是以求道是猶舍規矩以求巧也此章所舉二端教人者與受教於人者皆不可以不知）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朱子曰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絶之所謂

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才而篤之無非敎也○南軒曰屑與不屑就不屑去之屑同訓潔教人之道不一而足聖賢之教人固不倦也然有時而不輕其教誨者非拒之也是亦所以教誨之也然就不屑誨之中亦有數端焉或引而不發而使之自喻或懼其躐等而告之有序聖賢之書著者多矣又有以其信之未篤則不留於門使自求之如孟子之於曹交以其行之未善則拒而不見而使之知之如孔子之於孺悲凡此亦皆爲不輕其教誨而乃所以教誨之也蓋聖賢言無非教也在學者領略之何如耳天之於物亦然傳曰天有[illegible]時雨露雷風無非教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朱子曰下文五者[illegible]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 艾音乂○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南軒曰記曰當其可之謂時所謂有如時雨化之者也言如時雨之造化萬物也今夫物之萌者欲發甲者欲拆於是時也而雨及之則皆得以遂矣蓋不先不後當其可而適與之會無待於彼之求也君子之教其察之精矣於其告之得之者如物之被時雨而爲其所啟達矣若之間所賴者深矣龜山楊氏以爲如告曾子以吾道一以貫之是也蓋曾子未嘗問而夫子呼以告之當其可也成德者因其有德而成之如顏閔仲弓之徒其德之所存雖存乎其人而成之者聖人也達材者因其材而達之如賜之達由之果求之藝因其天資所稟而達之使盡其材則教之功也夫成德達材答問固在其中而又有所謂答問者此則專爲凡答其問者也雖鄙夫之空空所以答之者亦無非竭兩端之教也又有所謂私淑艾者焉蓋不在於言辭之間躬行於身而觀者化焉凡動容周旋之間無非教也君子之善治其身非爲教人也身修而教在其中成己成物之道也其所以教不越是五者然私淑艾者又其至也○按私淑艾之說二先生不同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 朱子曰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引而不發謂漸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於心目之間○南軒曰公孫丑之意以爲孟子之道高大學者有難進之患欲少貶而就之處其可以幾及而爲之孳孳也夫聖人之道天下之正理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自卑者視之以爲甚高而不知其高之爲中也自躐者視之以爲甚大而不知大之爲常也徇彼而遷就則非所以爲道矣故孟子以大匠之繩墨羿之彀率爲譬夫繩墨而可改則非所以爲繩墨矣彀率而可變則非所以爲彀率矣君子之教人引而不發引之使向方而發則係於彼也躍如者言其自得之如有所興起於中也蓋理義素存乎其心向也湮滯而今焉興起耳道以中爲至中道而立其能者固從之其不能者亦莫如之何也已亦猶大匠設繩墨羿爲設彀率以示人其能與不能則存乎其人耳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此

正大之躰而天地之情也雖然學者於聖賢之言當以身躰之以心驗之術其所謂繹墨殺李者而勿會爲又其父也術自有得不然而先起求躍之意則是勸獲助長爲害抵甚矣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朱子曰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南軒曰受道者以虛心爲本虛則受挾則私意先橫於胸中而可告語乎故空空之鄙夫聖人未嘗不竭兩端之教而滕更之在門若在所禮而不答也使滕更思其所以不答之故於其所挾致力以消弭之其庶幾乎然則孟子之不答是亦誨之而已矣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如此○按莊子輪扁曰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或問古之道如是之明後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也程子曰此無它知道者多即道明知道者少即道不明也知者多少亦由乎教也以魯國言之止及今之一大州然一時所出大賢十餘人豈不是有教以致然也蓋是聖人既出故有許多賢者以後世天下之大經三千年間求如一顔閔者不可得也

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未嘗不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

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不尊又曰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故也門人弟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以及則趨望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事上臨發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因於兩尤其近也而以已爲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易乎近矣

攷之六四納約自牖人心有所蔽有所通

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非惟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

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牿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之大者其次則豶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豶其勢則性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

爲害如有不專心之人却須置其讀書勢別以道揚則其不須病是將自化矣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朱子白鹿學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脩身之要○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於己右接物之要某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

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它人設之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意也故今不復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而揭之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弃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東萊呂氏學規曰凡預此集者以孝弟忠信爲本其不順於父母不友於兄弟不睦於宗族不誠於朋友言行相反文過遂非者不在此位既預集而或犯同志者規之規之不可責之責之不可告於衆而共勉之終不悛者除其籍○凡預此集者聞善相告聞過相警患難相恤游居必以齒相呼不以丈不以爵不以爾汝○會講之容端而肅群居之容和而莊箕踞跛倚喧譁擁并謂之不肅狎侮戲謔謂之不莊○舊所從師歲時往來道路相遇無廢舊禮○毋得品藻長上優劣訾毀外人文字郡邑政事鄉閭人物稱善不稱惡○毋得干謁投獻請託○毋得互相

題高自標置妄分清濁語毋褻毋謾毋妄毋雜妄語非特以虛
爲實如期約不信出言不情增加張大之類皆是雜語凡無益
之談皆是○毋狎非類親戚故舊或非士類情禮自不可廢但
不當狎昵○毋親鄙事如賭博闘毆蹴鞠籠養撲淳酣飲酒肆
赴試代筆及自投兩副卷閱非僻文字之類其餘自可類推○
又高氏修學門庭云凡爲學之道必先致誠不誠未有能至焉
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
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闢邪僻行之慤
以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凡爲學之道必須一言一
何自求紀合事如六六經經語語孟孟中中庸庸所思未政能之當先先務務行行非止誦說
文而已○凡講究經旨須是且將正本反復誦讀求聖人立言
措意務於經內自有所得若反覆讀誦至于二三十遍以至五
七十遍求其意義不得然後以古注證之古注訓釋不明未可
通曉方考諸家解義擇其當者取一家之說以爲定論不可泛
泛莫知所適從也○凡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其子
史之所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罰罪合於律令格
式者爲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爲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
經語孟者爲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爲非以此度古之人而

白之二　十二

去取之辭有失矣故學者當以六經爲律令格式以語孟爲斷
案諸子百家則其情狀見也○凡欲閱史必且專意於一家其餘
悉屏去俟閱一史畢歷歷點記然後別取一史而閱之如此有
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閱一史又雜以他史將於交錯于
前則遺首不能通一史矣○凡看史當先觀其人之大節然後
攷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爲戒焉所以爲吾躬行之益徒記
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凡學者有科舉之累則於躬行之
道方有愛君憂民之心未能忘焉則姑應之不當戚戚然患得患
失所爲文不可趨時不可迎合主司之意○凡取友必須趨向
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己者若乃邪僻卑汙與夫柔佞不情相
誘爲非者謹勿近之○凡見人有一行之善則當孳孳以其
同精同處賞耳賤目焉○凡見人片文隻字可矜式讚乎毋之
聞人有一言半句可以覺悟提學即默記之沒以爲惟恐失之
此之謂好學○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
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耳不能自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
十人我能取之十人之長則已兼十人之長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
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所不到或制撰文
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

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忘其或不
可從則退而自省繹之以道不得強求而罪其逆己也○高氏
名登字彦先漳浦人號東溪先生
其言亦有補於學者故附于此

右論教法

白之二　一二

禮記曰凡生子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 諸母衆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司馬温公曰子始生求乳母必擇良家婦人稍温謹者乳母不良非惟敗亂家法兼令所飼之子性行亦類之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 食食上如字下音嗣唯于癸反俞然也温公曰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萬福安置稍有知則教之以恭敬尊長有不識尊卑長幼者則嚴訶禁之注曰古有胎教況於已生子始生未有知固舉以禮況於已有知孔子曰幼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顏氏家訓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故在謹其始此其理也若夫子之初生也使之不知尊卑長幼之禮遂至侮詈父母毆擊兄姊父母不知訶禁反笑而獎之彼既未辨好惡謂禮當然及其既長習已成性乃怒而禁之不可復制於是父疾其子子怨其父殘忍悖逆無所不至此蓋父母無深識遠慮不能防微杜漸溺於小慈養成其惡故也

男鞶革女鞶絲 鞶步干反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帛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 數謂一十百千萬方名謂東西南北温公曰始習書字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早其別也温公曰始誦孝經論語次及諸經 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 後胡豆反長丁丈反後凡長者之長同示以廉恥 九年教之數日 數所主反朔望與六甲也温公曰始爲之講解使曉義理 十年出就外傳 外傳教學之師也十年以後有學無教 居宿於外學書記衣不帛襦袴 襦音儒袴苦故反書謂六書計謂九數不用帛爲襦袴太温傷陰氣也 禮帥初 帥所律反帥循也行皆遵習先日所爲 朝夕學幼儀 言從朝至夕學幼少奉事長者之儀 請肄簡諒 肄以二反肄習也

書篇數也諒言語信實也請肄請於長者習學之也温公曰自是以往可以讀群書然必擇其精要者而讀之如禮記內則學記大學中庸樂記之類其異端非聖賢之書傳宜禁之勿使妄觀以惑亂其志觀書皆通始可學文辭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 勺章略反樂謂六樂之舞勺籥也舞籥文舞也 成童舞象學射御 成童十五以上舞象武舞也謂用干戈之小舞也射謂五射御謂五御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 冠古亂反衣於既反冠加冠也禮謂五禮二十成人血氣強盛可衣裘帛大夏禹樂樂之文武備者也 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行如字又下孟反博學問不可爲師教人蘊蓄其德在內而不可出言爲人謀慮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 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 博學無方孫友視志 孫音遜方猶常也○至此學無常在志所好也孫順也順於朋友視其志意所尚也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 物猶事也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 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 五十爲大夫服官政 統一官之政也 七十致事 致其事於君而告老 女子 温公曰女子六歲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誦孝經論語九歲講解論語孝經及列女傳女戒之類略曉大意注曰古之賢女無不觀圖史以自鑒如曹大家之徒皆精通經術論議明正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詩執俗樂殊非所宜也伊川程先生曰先夫人侯氏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閣既長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爲非正定胡先生曰鄭衛之音導淫以教女子非所宜也 十年不出 恒居內也 姆教婉娩聽從 姆音茂婉紆晚反娩音晚姆女師也婉謂言語娩謂容貌柔順貌 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 枲思里反紃[illegible]

與反紝女金反組音祖紃音巡紝謂繒帛組紃俱絛也薄闊爲組似繩爲紃學女事以共衣服共音恭溫公曰蠶桑織績裁縫及爲飮膳不惟正是婦人之職兼欲使之知衣食所來之艱難不敢恣爲奢麗至於纂組華巧之物亦不必習也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菹莊魚反相息亮反當及女時而知也納謂置酒漿籩豆葅醢之等於神坐禮相助奠謂以禮相長者之事而助其饌奠十有五年而笄笄今簪也此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笄未許嫁則二十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故謂父母之喪聘則爲妻奔則爲妾聘問也妻之言齊也以禮見問則得與夫敵體妾之言接也言得接見於君子不得與之敵體也○按朱子小學之書先載胎教之法而後以此章繼之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姙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

矣此言姙子之時必愼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也今列女傳與內則二篇觀之則始終之敎略備矣

尚書大傳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節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爲君則君爲臣則臣爲父則父爲子則子又保傅傳漢志所記入學之年不同詳見丙記然非大體所繫不必深攷也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旣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乃仕其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志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

朱子曰小學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悌忠信之事大學教之以理如格物致知及所以爲忠信孝悌者又曰古者小學已自養得是聖賢坯璞但未有聖賢許多

知見及其長也令入大學使之格物致知長許多知見○古者小學已自揷養成了到長來只就上加光飾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作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工夫又曰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它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旣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閑技藝反以害心○大學章句序曰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敎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敎之以灑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敎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敎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敎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所以爲敎則又皆本於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

……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
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
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可及也及周之
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
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
世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
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
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
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
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

右摠論小學大學

日二 十七

易蒙以養正聖功也 程子曰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於蒙學之至善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說見前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朱子曰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小大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小大故也故君子只在愼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義最爲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捨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或問既曰理無大小又以爲有序何也曰無大小者理也有序者事也正以理无大小而無不在以教人者不可以不由其序而有所遺也蓋由其

讀書記二十 一八

所受是極朱子曰必虛其心然後能有所容極謂盡其本原也見善從之聞
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志毋虛邪
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近有德顏色整齊
中心必式夙　飭朝益昏習
小心翼翼不　則按此篇見於管子其下又有蚤
作受業餼饌乃食酒儀禮經傳之十卷今　早末一條
程子曰古人　言而　之大學
之法以豫爲　知思未　主
便當以格　前雖　且

當薰聒　耳充　習若　之雖
以它言　之不　爲之　及乎
稍長私　偏好　口辨　於外
欲其　不可得也又曰古人雖猶今日　傳之敎之敎古人
自幼學耳人自少所見　觑不　皆善至長而不見異才能言便習穢惡日消月鑠更有甚天理　故易以成就今
皆盡然尚以此秉彝消鑠盡不得故且任過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僞萌多少機穽據此萬蘖蒸以氣動氣宜乎聖賢之不生知
氣之不兆也又曰敎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且敎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如關雎之類王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
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欲別作詩畧言敎童子洒掃應對事親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又曰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敎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

所受是極朱子曰必虛其心然後能有所審極謂盡其本源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近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不此不懈是謂學則按此篇見於管子其下又有蚤作受業饌饋乃食洒掃執燭請衽退習等章朱子已著之儀禮經傳之十卷今不能盡紀獨取學則一條於此云

程子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

當薰聒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它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又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年在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觀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習穢惡日消月鑠更有甚天理皆盡然尚以些事業消鑠盡不得故且恁過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僞萌多少機穽據此箇薰蒸以氣動氣宜乎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又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欲別作詩略言教童子洒掃應對事親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又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是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朱子曰古人八歲入小學便有涵養之功今皆無之則大學存養格物須當並進又曰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爲本。又曰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洒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子即教之屬對稍長則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某嘗欲做一小學規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須有益先生曰只得神完清規鍊爲之自好又曰天命非所以教小子只說箇理義大槩或以洒掃應對之類作段子亦可每嘗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户視必下等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二句曰將入門問孰存又小學嘉言篇載楊文公家訓童稚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爲主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

之類只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

右專言小學愚按小子之學如事親事長之禮洒掃應對之節雜見於曲禮少儀諸書已取而載本事親事長等篇今復列數條于此其詳則已備於朱子小學之書學者自當熟復此不盡錄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子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 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禀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旣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爲大人之學何也曰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曰敢問其爲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畧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旣輯而爲書矣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者小者今子方將語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爲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冰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旣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爲而不可哉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躐等陵節之病則誠幸矣若其年之旣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則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達也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追矣若其工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敎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爲說焉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或摧頹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

學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非徒歸咎於旣往而所以補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身心顚倒眩瞀迷惑終無以爲致知力行之地矣況欲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曰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耶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曰敬之所以爲學之始終者何哉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爲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爲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旣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問云云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信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藏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爲物者旣梏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爲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爲堯舜而能參天地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淸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智愚賢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況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然而本明之體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敎旣養之

於小學之中而後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濬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爲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吾既有以自明矣視彼衆人之同得而不能自明者方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汚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爲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汚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爲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爲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爲大學之敎者所以慮其理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脩己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爲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大抵大學一篇之指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然以爲大學之綱領也○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非義而羞惡見孺子入井而惻隱皆明德之發見也如此推之極多但當因其所發而推廣之○明德者人之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應萬事者也禪家則但以虛靈不昧者爲性而無以具衆理以下之事○聖人教人只在大學第一句明明德上又曰爲學只在此一句君子存之存此而已小人去之去此而已一念悚然自覺其非便是明之之端○明明德須是自家見得這道理光明燦爛常在目前始得○人知己德之不明而欲明之只這便是明明德就這裏便明將去○至善只是十分好處猶今人言極好明明德是下手做至善是行到極處○明明德是知止至善是守○明德新民皆當止於極好處止之爲言未到此便住不可謂止到得此而不能守亦不可言止○至善又是明德極盡處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問云云曰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夫至善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夫正鵠然不先有以知其正鵠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然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子之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懸爲終身經歷之次序也又曰此與中庸明動變化相類皆不甚相遠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知止是如射者之於的得止是已中其的○若知止了自住不得○問事物何以別曰對言則事是事物是物獨言物則事亦在其中○物亦有說事而言者如仁人不過乎物所謂物亦只是事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

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問云云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爲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眞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知知致者

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於極也此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爲學之次第至爲明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唐韓子乃能援以爲說而見於原道之篇則庶幾其有聞矣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其端而驟語其次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議荀揚哉○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若不格物何緣得知○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致知是吾心之知如一面鏡子本全體通明只被物所昏而今逐旋磨去使四邊皆照見其明無所不到○所謂窮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一箇事一物底道理窮之須要周盡若見得一邊不見一邊便不該通窮之未得更須款曲推明天理在人終有明處○窮理之初如攻堅物必尋其罅隙可入之處乃從而擊之則可乃爲不難孟子論四端便各自有入頭處如仁義禮智皆有頭如惻隱即其所發之端○求其可見

之體實非可窮之理也○致知所以求爲眞知眞知是要徹骨都見得透○不言窮理而言格物者蓋言理則無可捉摸物物有時而離言物則理自在自是離不得又曰人多把這道理作懸空底物大學所以說不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出方見得實體所謂實體非就事物上見不得○問或問中云妙何謂妙衆理曰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從外得所謂知者便只是知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道理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來若無知道理何從而見所以謂之妙衆理猶言能運用衆理也運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問莫不有以知夫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當然之則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所以然之故如君何故用仁臣何故用敬父何故用慈子何故用孝曰所以然之故即是上面一層如君之所以仁蓋君是個主腦百姓人民土地皆屬他管自是合著仁愛以一家言之爲家長者便用愛一家之人自是理合如此若天使之然如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蓋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兩個其恩愛相屬有不期然而然者其它大倫皆是天理使之如此也且以仁言之只天地生這物時便有個仁它自源頭處便如此了義禮智亦然亦自本原而

已然非特安排使如此也昔龜山問一學者當見孺子入井時其心怵惕惻隱何爲如此曰出於自然 龜山曰豈可止說自然如此了便休須是知其所自來龜山說最好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物格者事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問云云何也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脩矣身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曰篇首

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爲對則固專以自明爲言矣後段於平天下以後以明明德言之則以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揆之不明耶曰蓋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實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擴廣然後再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見夫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序也○問詩知之致知至之知有何分別曰上一致字是推致方爲也下一至字是已至○物格知至處是元至關物未格知未至處如何亦是凡人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入聖賢之域又曰物格知至後雖有不善亦是白地上黑點物未格知未至雖善也只是黑地上白點○致知誠意乃學者兩個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惡與善之關透得致知之關則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則惡○問心與意之別曰心言其體意是就其中發出○致知知之始誠意行之始○問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發既是意發於心則意當聽命於心可也今曰意誠而后心正則是心反聽命於意也曰心之本體何嘗不正所以不得其正者蓋由邪惡之念勃然而興有以動其心故也要

之未本自堅厚因遂壽向湯莫爲所激而動也○大學一篇有兩個大節目物格知至是一個意誠心正是一個過此二關便可直前行去又說大學次序曰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脩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以上大學經文蓋孔子之意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曰自天子以至於衆人一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而天下國家爲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差等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

此皆然一理[illegible]本於此者[illegible]治國平天下[illegible]序之事也端大矣又[illegible]蓋[illegible]分大學之教乃所以明明德於天下爲言等不[illegible]出[illegible]非其分而何以得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者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爲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內也又況大學之教乃爲天子之元子衆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國之俊選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爲己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徇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而敗國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迂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爲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敝車羸馬亦爲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亦其無他左驗且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蓋中庸之所謂明善即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誠身即誠意正心脩身之效也孟子之所謂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脩身者誠意正心脩身也其他如謹獨之云不慊之說義利之分常言之序亦無不脗合焉者故程子以爲孔氏之遺書學者之先務而論孟猶處其次焉亦可見矣曰程子之先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乎中庸何也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爲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爲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而後論孟亦以其難易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爲有優劣也至其中

備則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教未遽及之豈不又以論孟旣通然後可以此乎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先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空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或問克明德者何也曰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雖欲明之而有不克也文王之心渾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矣然猶云爾者亦見其獨能明之而它人不能又以見夫未能明者不可不致其克之之功也○曰顧諟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人之明德即天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人惟不察於此是以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常目在之而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曰克明峻德何也曰此言堯能明其大德也曰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然其言之亦有序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大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爲人而人之未始不爲天也帝典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其言之淺深亦略有序矣○自人受之則曰明德自天言之則曰明命今人冥然皆不知有這明命須時時照看若常在目前則凜然不敢放肆見許多道理都在這裏○問克明德曰德之明與不明只在人之克與不克須是眞箇會開其明德○顧諟云云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未接物之時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應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既久則是理愈明雖欲忘之自不可得○問天命至微恐不可目在之曰參前倚衡豈是有物可見○德如明珠常自光明但要時加拂拭耳若爲物欲所蔽即如珠爲泥涴然光明之性依舊自在○須是常存得此心則便見得此性○問天之未始不爲人云云曰人之性本無不善而日用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只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問云云曰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視聽動作皆天也只今說話天便在這裏顧諟是常要看教光明燦爛照在目前○以上明明

德傳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所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汙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瀹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汙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汙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不復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瀹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舊染之汙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有得於此故稱其德者有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然本湯之所以得此又其學於伊尹而有發焉故伊尹自謂與湯咸有一德而於復政太甲之初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為丁寧之戒○曰此言新民而引此何也曰此自其本而言之蓋以是為自新之本而新民之端也○曰康誥之言作新民者何也曰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汙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能及哉亦自新而已矣○曰詩之言其命惟新何也曰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于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曰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何也曰此結上文詩書之意也蓋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云云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以上新民傳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緡詩作綿見詩小雅綿蠻之篇云云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或問云云曰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為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為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為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為氣禀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

[illegible]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使其光明無所間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曰子之說詩既以敬止之止為語助之辭而於此書又以為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己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曰五者之目詞約而義該矣子之說乃復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類以通之者何也曰舉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論其所以為是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言之所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於姑息敬或墮於阿諛孝或陷父於不義慈或敗子且其為信未必不為尾生白公之為也又況傳之所陳姑以見物各有止之凡例其於大倫之目猶且闕其二焉苟不推類以通之亦何以盡天下之理哉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鐋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詠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〇或問復引淇澳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善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脩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之存於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曰切磋琢磨何以為學問自脩之別也曰骨角脈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曰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沒世不忘何也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上文之引淇澳以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此引烈文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新民之功也〇問章句云此曰大倫有五此言其三蓋不止此究其精微之蘊是就三者裏面窮究其蘊推類以通其餘是就此推廣去如夫婦兄弟之類大學止言一章工夫都在切磋琢磨上〇問切磋琢磨之說曰恰似剝了一重又有一重學者做工夫消磨舊習幾時便去得盡須是只管磨礱教十分淨潔最怕如今於眼前道理略理會得些便自以為足更不著力向上去如何得到至善田地〇衛武公大段有學問底人觀之一篇詩義理精密詩中如此者甚不易得〇切而不磋亦未到至善處琢而不磨亦未到至善處瑟兮僩兮則誠敬存於中矣未至於赫兮喧兮威儀輝光著見於外亦未為至善此四句是此段緊要切處皆是說至善蓋不如此則雖善矣未得為至善也至於民之不能忘若非十分至善何以使民至是古人言語精密有條理如此〇以上止至善傳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

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旣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問云云曰以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詞蓋已德旣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辯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聖人所以無訟者卻不在善聽訟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臯將至遂爲衰又何嘗聽訟了致然只是有以感動人處故耳○以上本末傳

朱子曰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敎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或問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者字義不明而傳復闕焉且爲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程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經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何耶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爲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正謂此也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爲哉或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爲難奈何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知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强而自樂循理爾夫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爲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不循理以害吾樂耶昔有談虎傷人者衆莫不聞而其閒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眞有不眞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爲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爲而猶或爲之則亦未嘗眞知而已矣此兩條者皆言格

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也又有問進脩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耶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旣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覺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爲孝則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凊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此十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功程也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此五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爲格物致知之本者也凡程子之爲說者不過如此其於格物致知之傳詳矣今也尋其義理旣無可疑考其字義亦皆有據至以他書論之則文言所謂學聚問辨中庸所謂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

天又皆在乎固守力行之功而可以驗夫大學始教之功為有在乎此也曰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聞之也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支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為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徧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曰然則子之為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

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人之一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為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為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是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曰近世大儒有為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又有推其說者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不善而有為不善者外物誘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外物之誘而本然之善自明耳是其為說不亦善乎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離也今曰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君臣然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則夫外物之誘人莫甚於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也但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差耳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於吾之所以行乎其間者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克復之功而物之誘於外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也今不即物以窮其原而徒惡物之誘乎己乃欲一切扞而去之則是必閉口枵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也是雖裔戎無君無父之教有不能充其說者況乎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哉曰自程子以格物為窮理而其學者傳之見於文字者多矣是亦有以發其師說而有助於後學者耶曰程子之說切於己而不遺於物本於行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舍其積累之漸而其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所及也是於說經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覆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閒嘗竊以

平先生之說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胷中自當有洒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工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爲能有以識之也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至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眞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開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爲己爲人之所以分也○問格物工夫未到得十分亦未害否曰學者之所以學便須是到聖賢地位不到不休方是但用工做向前去費問程子少間自能到如何先立一箇不解到得便休底規模在此○程子前說當窮物理不可專在性情後又言莫若得之於身爲尤切皆是互相發處○問立誠意以格之曰這箇意只是於實下工夫眞說文字是不同○致知是推致到極處窮究徹底眞見得決如此○問固有人明得此理而涵養未到卻爲私意所奪曰只爲明得不盡若明得盡私意自然留不得若半青半黃未能透徹便是尚有査滓非所謂眞知也今人行到五分便是只知得五分○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多自當脫然有貫通處乃是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醒悟其始固須用力及其得之也又却不假用力○所以謂格得多後自能貫通者只爲是一理釋氏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釋氏也窺見此理濂溪通書只是說這箇事○問程子謂一草一木皆所當窮又有𡸁騎太遠之說如何曰便是此等語說得好乎正一向一邊去○曰程子於此段節目甚多皆是因人資質說故有說向外處有說向內處又曰今須合程子諸說不同處看作一意乃善○問學外事皆是自己合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理會方可○致知本是廣大須表裏內外周徧兼盡得○格物致知彼我相對而言耳格物所以致知於這一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知得一分於物之理窮得二分我之知亦知得二分物之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才明彼即曉此所以說致知在格物又不說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蓋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別有致處也又曰格物之理所以致我之知○上蔡說窮理只尋箇是處其說亦好○正當是盡窮天下之理○問之

問云云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指理而言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人心而言否曰上句只是指事而言凡事固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理也理如此故不可易如見赤子入井而有怵惕之心此事之所當然不可已者然其所以然者是何故必有箇道理之不可易者又曰理之所當爲者自不容已孟子最發明此理處如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自是有住不得處○今學者當且以格物致知是大學第一義修己治人之道無不從此而出然身要得受用豈是細事今乃欲不勞而俟其自獲一何言之易耶近世學者氣象輕薄不耐持久每以欲速之心懷僥倖冀等之望又有科舉出俗之學以奪其志所以常若有所疑迫而不暇從容以及其有成也○以上格物致知傳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說已見前以上誠意傳○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

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說已見前。以上正心脩身傳○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 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爲僻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審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

甲之二十二　十二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或問云云曰人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惡之平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脩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之間將無一當於理者而况於閨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暱比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曰凡是五者皆身與物接所不能無今曰一有所向便爲偏倚而身不脩則是必其接物之際此心漠然都無親疎之殺貴賤之別然後得免於偏也且心既正矣則冝其身之無不脩今乃惟有是身之偏何也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命意大抵相似以爲身與事接而後或有所偏非以爲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也所謂心正而后身脩亦曰心得其正乃能脩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撿而自脩也○問正心章說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與脩身章說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如何曰是心卓然立乎此數者之外則平正而不偏身自外來者必不能動於中自內出者必不至溺於彼或問曰此如

或問如家人有嚴君焉之所當畏敬者也亦當一於畏敬然道以洛學而從之則是所偏矣若夫其惡者固當厭惡然有從剔亦當知之不文所謂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天下鮮矣此是指點人偏處最切當○問正心章既說忿懥四者之所謂身章又說親愛之類是如何曰忿懥等是心與物接時事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問辟作僻云云門人作自有偏處親愛父母至於父母有當幾諫處豈可以親愛而忘正救所敬畏莫如君父至於所當直言正諫豈可專持畏敬而不敢言○賤惡謂孔子不見孺悲孟子不與王驩言哀矜謂如有一般大奸大惡方治之以其哀憐便恕之這便是哀矜之不得其正○問君子亦有敖惰於人者乎曰人自有一般可厭者者○問敖惰非惡德也曰有曰讀書不可泥且當看其大意○南軒答文公書曰論及大學中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處蓋謂作脩身者之言雖不免有所偏其理則於脩身之齊家雖爲要切易隋所謂畏敬之言雖美而多從於增之言雖善而爲惡亦異意也○以上脩身齊家傳○愚謂親愛賤惡畏敬哀矜者人之所宜有也然有人之所不宜有者一陷於偏則非所宜有者皆失其正况於非所宜有者乎此辟之一字所以爲脩身齊家之要務也五者皆指人之偏處而言不可獨以爲惰爲惡亦不可牽於因者之故而謂敖惰亦所宜有也

甲之二十　十三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强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

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通結上文。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蓼蕭篇。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為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后能哉？若民則非如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傳之言此，蓋以明夫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又非外鑠而有待於強為也。事君之孝，事長之弟，亦何以異於此哉？○曰：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后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書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是意爾。○曰：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乃曰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勸勉程督而后化，且己適自脩，而遂欲望人之皆有；己方僅免，而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此為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己，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治己，都不治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己之長，愧人之短，而脅之以必從也。故先君子之言曰：有諸己不必求諸人，以為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也；無諸己不必非諸人，以為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也。正此意也。○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恕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指，以如心為義，蓋曰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為心，必當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為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即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己之心以治人者，又不過以強於自治為本。蓋能強於自治，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以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源潔流清，而治己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不肖之身為標準，視吾治教所當及者，一以姑息待之，不相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己之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而豈所謂終身可行之恕哉？近世名卿之言有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則不患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厚，世亦多稱之者。但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而不可以施之於己。今曰恕己，則已知其如此矣，而又曰以恕己之心恕人，則是既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及人，使其亦將如我之昏而後已也，乃欲由此以入聖賢之域，豈不誤哉？藉令其意但為欲反此心以施於人，則亦止可以言下章愛人之事，而於此章治人之意，與夫中庸以人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蓋其為恕雖同，而一以及人為主，一以自治為主，則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也。若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旦以無罪黜其妻，其臣郅惲不能力陳大義以救其失，而姑為緩辭以慰解之，是乃所謂不能三

事而緦功是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者光武乃謂曾為弟忘
己量主則其失又甚遠而大害為人臣者不可不謹陳善以賊
其君之罪一字之義有所不明而其禍乃至於此可不謹哉○
曰既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嗟
嘆詠歌優游厭飫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
義而已也夫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三
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試讀之則反復
吟咏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
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為多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云者皆
以是求之則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為用亦得矣曰三詩亦
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
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孝者所以事君云云此道理皆是我
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著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心誠
求之者求赤子之所欲也於民亦當求其不能自達者此是
推其慈幼之心以使眾也○或問治國章以恕己之心恕人此
語固未病但上文君子言以責人之心責己則連下句亦未害曰
上句自好下句自不好蓋才說恕己便已不是若橫渠云以愛
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語便不同蓋恕
己與愛己之不同知道君子然後言自別此學者所以貴於知道
也○問所藏乎身不恕此字還只就接物上說如何曰是就接
物上見得忠只是實心直是真實無偽所應接事物也只是推
這个心去直是忠方能如此若不忠便無本領了更把甚麼去及
物程先生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
化各正性命恕也便是實理及物閒任恕之說又與夫子忠恕相
似曰只是一个恕恕有二樣聖人與常人忠恕也不甚相遠
○治國章乃責人之恕平天下章乃愛人之恕○問齊家治國
之道斷然是父子兄弟足法而后人法之然舜不能化其子
而周公則上見疑於君下不能和其兄弟是如何曰聖人是論
其常舜是處其變看他烝烝乂不格姦至於瞽瞍底豫便是
他有以變那處○問先吏部說云云曰這是尋常人若自
家有諸己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己又何必非諸人如孔子所謂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說是
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然又須自家有諸己然後可以求
人自家無諸己然後可以非人又曰此是退一步說猶言溫故知新
可以為人師以明未能如此則不可如此非謂溫
故知新便要求為人師也○以上齊家治國傳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倍與背同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殉於一己之偏則身弒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

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此承上文不可不慎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亡在外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

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迸猶逐也言有此媢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命鄭氏云當作慢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節南山之意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仁者以財發身不仁

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或問所謂民之父母何也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為己之好惡也夫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曰此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己好惡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為天下僇矣如桀紂幽厲也曰得眾得國失眾失國何也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眾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為天下僇而失眾失國矣○所謂先慎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即所謂明德所以謹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而已矣○曰此其謂言務財用而失民何也曰有德而有人有土則因天分地不患無財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絜矩之心則未有不爭鬭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者也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氏以為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其旨矣○曰前既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也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為耳可不謹哉○曰其引秦誓何也曰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曰媢疾之人誠可惡矣然仁人惡之深至於如此得無疾之已甚而亂耶曰小人為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媢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然非殺人于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然又念夫彼此之勢雖殊而苦樂之情則一今此惡人放而不遠則其為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何罪焉故不敢以己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禦魑魅而後已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惡人使不得肆其惡雖因彼之善惡而吾好惡之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為禁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曰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措得宜也曰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有拂人之性者何哉曰不仁之人阿黨媢疾有以陷溺其心是以其所好惡戾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疾其能勝私而絜矩則不至於是矣○曰忠信驕泰之所以為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己徇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矣○曰上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後方言生財之道何也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洪範八政食貨為先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為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為國者以利為利則必至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至於崇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嘗廢也呂氏之說得其旨矣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謂政事者則以告齊梁之言 [illegible] 豈若後世頭會箕

府萬民自養六云戕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曰仁
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捐身以殖貨
崇貨也然亦即財貨而以其效言之爾非謂仁者眞有以財發身之
意也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何也曰上好仁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
義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爲君者有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
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
其事不終是將爲天下僇之不暇而況府庫之財又豈得爲吾
之財乎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
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曰其引孟獻子之言何也
曰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爲利者也旣已食君之祿而享民
之奉矣則不當復與之爭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織婦而董
子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喩皆絜矩之義
也聚斂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
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己之財而不
忍傷民之力所以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亦絜矩之義也
昔孔子以臧文仲一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以冉求聚斂於季
氏而欲鳴鼓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寬大兼容溫良博愛而所以
責二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曰國不以

利爲利以義爲利何也曰以利爲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饜以
義爲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
程子曰聖人以義爲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
分別義利拔本塞原之意其傳蓋亦出於此云曰此其言菑害
並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
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爲無及
於事之悔也以此爲防人猶有用桑羊孔僅宇文融楊矜陳京
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故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
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柢蹶拔矣
呂正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爲有
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
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二公之言則可謂深得
此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絜矩章專言財用繼言
用人蓋人主不能絜矩者皆由利心之起故徇己欲而不知有
人也所以專言財用也人才用舍最係人心向背若能以公滅
私好惡從衆則用舍當於人心矣此所以繼言用人也○問上
老老而民興孝下面便說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似不相續
如何曰這个便是相續絜矩是四面均平底道理教他老其老恤

得老其老這便是絜矩長其長恤孤亦然○問絜矩曰上之人老
老長長恤孤則下之人興孝興弟不倍此是說上行下效到絜
矩處是就政事上言若能興起其善心而不有以使之得遂其
心則雖能興起亦是徒然如政煩賦重不得以養其父母又安
得以遂其善心須是推己之心以及於彼使之仰足以事俯足
以育始得○爲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面只管說
財○問前後左右何指曰譬如交代官相似前官之待我者旣
不善吾毋以前官之待我者待後政左右如東鄰西鄰以鄰國
爲壑是所惡於左而以交於右也俗語所謂將心比心如此則各
得其平矣○又曰所謂絜矩者如以諸侯言之上有天子下有
大夫天子擾我使不得以行其孝弟我亦當察此不可有以擾
其大夫亦使不得以行其孝弟又如我家與左右鄰各有一丈
地左鄰侵我五尺地是不矩我必是不直他我又豈可却去侵
右鄰五尺地如此亦是不矩也須是我要地步方整也教他人
地步方整方得○問論平天下而言財利何也曰天下所以不
平者皆因此○問絜矩之道是廣其仁之用否曰此乃求仁工
夫此處正要著力若仁者則舉而措之不待絜矩而自無不平
矣○問絜矩是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否曰此

是二人須把三人看便見人莫不有在我之上者莫不有在我
之下者如親在我之上子孫在我之下我欲子孫孝於我而我
卻不能孝於親我欲親慈於我我卻不能慈於子孫便是一畔
長一畔短不是絜矩○所惡者只是絜矩帽底者是不是唯仁人
能好人能惡人是大段能絜矩底見賢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是
稍能絜矩而未盡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大不能絜矩○問未
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如何上仁下便義曰這只是一个在上
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曰慈在子曰孝○食祿之家又
畜牛羊却去與民爭利便是不絜矩○荀子莊子注云絜圍束
也是將一物圍束以爲之則也某嘗時見荀子注語如此他甚
自喜以爲先儒所未發
○以上治國平天下

右專言大學 按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
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
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
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朱子曰大學是將身治人底
規摸又曰大學是說了又說許多道理聖賢恰
有此子說不到節節覺得新去到這裏有這地頭到

不要有恁地病又曰大學一書如行程相似自某處到
某處幾里識得行程須便行始得又曰此一个心須每
日提撕令常惺覺頃刻放寬便隨物流轉無復收拾如
今大學一書豈是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
好色如惡惡臭試驗之吾心好善惡惡果能如此乎閒
居爲不善見君子則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果有此乎
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方有長進處今不知如此
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解
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注解便了久之又只
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胸中而正經亦
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
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問敬之有異聞乎曰滸
一日教看大學曰我平生精力盡在此書須先通此方
可讀他書又嘗曰横渠云如中庸文字直須句句理會
過使其言互相發今讀大學亦然某年十七八時
讀中庸大學每早起須誦十遍今大學且可熟讀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

大傳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
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 朱子曰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程子曰孔子感麟而作春秋麟不出春
秋豈不作大抵須有發端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圖
書八卦亦須作又因見賁兔若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
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兔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只
取神物之至者耳○朱子曰伏羲仰觀俯察見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
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聖人心細雖以鳥獸羽毛之
微也察得有陰陽令人心粗如何見得或曰伊川見兔曰察
此亦可以畫卦便是此義曰就這一端
上亦可見況草木鳥獸無不有陰陽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
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
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
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朱子曰王昭素云與地之間諸本多有天字俯仰遠
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神明
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朱子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
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爲一畫以分陰陽四
象者次爲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爲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
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
○易有太極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
其理無眹之目周子曰無極而太極邵子曰道爲太極又曰心
爲太極此之謂也○是生兩儀太極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爲

一畫者二，是為兩儀，其數則陽一而陰二，在河圖洛書則奇偶是也。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邵子所謂一分為二者，皆謂此也。○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二畫者四，是謂四象，其位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其數則太陽九、少陰八、少陽七、太陰六，周子所謂水火木金，邵子所謂二分為四者，皆謂此也。○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三畫者八，於是三才略具，而有八卦之名矣。其位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周禮所謂三易經卦皆八，大傳所謂八卦成列，邵子所謂四分為八者，皆指此而言也。○大傳又言包犧畫卦所取如此，則易非獨以河圖而作也。蓋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默契於其心矣。故自兩儀之未分也，渾然太極，而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粲然於其中；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也，兩儀固兩儀也；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為太極，而四象又為兩儀矣。自是而推之，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於百千萬億之無窮，雖其見於摹畫者若有先後而出於人為，然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勢，則固已具於渾然之中，而不容毫髮思慮作為於其間也。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可謂一言以蔽之，而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又可見其真不妄矣。世儒於此或不之察，往往以為聖人作易，蓋極其心思探索之巧而得之，甚者至謂凡卦之畫必由蓍而後得，其誤益以甚矣。○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四畫者十六，於經無見，邵子所謂八分為十六者是也。又為兩儀之上各加八卦，又為八卦之上各加兩儀也。四畫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五畫者三十二，邵子所謂十六分為三十二者是也。又為四象之上各加八卦，又為八卦之上各加四象也。五畫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六畫者六十四，則兼三才而兩之，而八卦之乘八卦亦周，於是六十四卦之名立，而易道大成矣。周禮所謂三易之別皆六十有四，大傳所謂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邵子所謂三十二分為六十四者是也。○闔闢往來之在易為易之道，易有太極則爭上文而言所以闔闢往來而無窮也，以具有是理，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兩生四，四生八，至於八則三變相因，三才可見，故聖人因之為八卦以形變易之所必而定吉凶，至然後可以言書，不所謂易有太極者未可以書言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朱子曰：劉聘君見元城劉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所謂大過，如當潛不潛，當見不見，當飛不飛，皆過也。

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全文見四書解。○朱子曰：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又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朱子曰：精，謂清微之意；蘊，謂凡卦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擬有卦則因以形矣。精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為書，所以為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程子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

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之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

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延平李氏曰頃年聞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最是切要處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語若學者未曾仔細理會便知此說豈不誤他朱子自謂聞此說然始知前日虛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知詳細云○問精蘊見其天授問

易天授今先看見乃謂之象一句精蘊未悟曰又問天授曰公豈不見象之在道猶易之有太極邪此意如何曰如此數人只好聽耳使其見之亦先教他將六十四卦熟讀方可及此○二說相類故附見 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云云 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務也 答張閎中 上文云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爾覺衰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第患無受之者爾對曰云云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又曰易傳序云觀會通以行典禮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皆是典禮處只是常事又曰予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伊川見分明人處○看易須著四日看一卦一日看卦辭彖象兩日看六

爻一日統看方子細又曰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彖象係辭來解 又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又曰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止四五之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易中只言反復往來上下易須是黙識心通只窮文義徒費力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間常包函數意聖人常取其重者為之

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辭又有直言其辭不及其父之才皆臨時參考

讀易須先識卦體如乾有元亨利貞欲知箇便不是乾須要認得

九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人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又問易說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曰亦不如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說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也○又曰介甫以武王觀兵爲九四大無義理兼觀兵之說亦自無此事云云

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

易要玩索

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乾坤數則假以見易須以意明之以此形容天地間事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密者用之源聖人妙處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又曰繫辭本欲明易若不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一本云繫辭所以解易須看了易方看得繫辭

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說先儒以謂乾位西北坤位西南言乾坤任六子而自處

於無爲之地此大故無義理風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則分任以事而父母自閑風雷之類於天地間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無爲乎○按邵氏云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兌艮爲耦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此矣○按此謂文王後天之易也程子之論與邵子不同今附此以備參考○程子又嘗曰今人讀易皆不識易爲何物不過就上穿鑿而已若識之不熟說上增一德亦不覺多減一德亦不覺少甚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腳亦不知是少添一隻腳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又擧甲嘗受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九說經義如只當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句只做得九三說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又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邵子曰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張氏曰此教人學易之法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闔一闢渾渾然無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夬而不遇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

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爲知易 孟子著書未嘗言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爲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又曰老子知易之體者也未詳
易三百八十四爻眞天文也
楊氏曰夫易求之吾身斯可見矣又曰人
人有易不知自求只於文字上用功欲作
何用 問易曰乾坤其易之門邪所謂門莫是學易自此入否曰不然易與乾坤豈有二物孰爲內外謂之乾坤者因其徙頤而命之小乾坤即易易即乾坤故孔子曰乾坤毀無以見易蓋無乾坤則不見易非易則無乾坤謂乾坤爲易之門者陰陽之氣有動靜屈伸爾一動一靜或屈或伸闔闢之象也故孔子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所謂門者如此夫氣之闔闢往來豈有窮哉有闔有闢變由是生其變無常非易而何夫易云云豈應外求橫渠於正蒙中曾累說破云乾坤之闔闢出入消息之象也非見得徹言不能及此云云
朱子曰易字義只是陰陽莊生曰易以道
陰陽亦不爲無見 又曰龜山過黃亭詹季魯家季魯問易龜山取紙畫圈墨塗其半云這便是易此說極好易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般樣
又曰易字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 問正義云易者變化之總名代換之殊稱乃陰陽二氣生生不息之理此數語亦說得好先生云云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看甚麼物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纔開眼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向前便是陽纔收退便是陰意思纔動便是陽纔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是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羲只因此畫卦以示人

易中之辭大抵陽吉而陰凶間亦有陽凶
而陰吉者蓋有當爲有不當爲若當爲而
不爲不當爲而爲之雖陽亦凶
夫子讀易與常人不同是其胸中洞見陰
陽剛柔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其贊易
即就胸中寫出此理
易中多言利貞貞吉利永貞之類皆是要
人守正
易大槩欲人恐懼修省 如讀坤之初六須知履霜堅冰之漸要人恐懼修省
問易如何讀曰虛心以求其義而不執己
見他書亦然
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以後之書莫大
於春秋然此二書皆未易學今人才學此
便入於鑿若要讀此二書且當求其大義易
尊陽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虛
之理春秋則尊王賤伯內中國而外夷狄
明君臣上下之分所謂大義也
橫渠云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甚善然

易中亦有時為小人謀如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言小人當否之時能包承君子則吉但此雖為小人謀乃所以為君子謀也易本為卜筮而作古人淳質初無文義故畫卦爻以開物成務故曰夫易何為而作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矣此易之大意如此 又曰聖人作易本為欲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而已未發明此說道理也如人占得這爻便要人知得當爻之象是吉是凶吉便為之凶便不為如此則理自在其中如剝之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其象如此謂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不及食而獨留於其上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是君子

之得輿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欲自下而剝之則是自剝其廬耳蓋唯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君子亡則小人亦無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小人曾有存活得者故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若人占得此爻則為君子之所為者必吉而為小人之所為者必凶矣其象如此而理在其中卻不是因欲說道理而後說象也○問易曰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之間無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其數便自在這裏非特河圖洛書為然蓋所謂數者只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皆然而圖書為特著耳於是聖人因之而畫卦其始也只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而已但纔有兩則便有四纔有四則便有八又從而再倍之便是十六蓋自其無朕之中而無窮之數已具不待安排而其勢自有不容已者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其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定而不差則以之立

事而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占筮而以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但自伏羲而上只有六畫而未有文字可傳到得文王周公乃繫之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蓋是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畫及其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箇形似也故聖人即其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而言則如剝復之類以其形之肖似而言則如鼎井之類此是伏羲即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及文王觀卦體之象而為之彖辭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為之爻辭而吉凶之象益著矣大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惡而已但所居之位不同所處之時既異而其幾甚微只為天下之人不能曉會所以聖人因此占筮之法以曉人使人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不迷於是非得失之塗所以是書夏商周皆用之其所言雖不同其辭雖不可盡見然皆太卜之官掌之以為占筮之用有所謂繇辭者左氏所載尤可見古人用易處蓋其所謂象者皆是假此眾人共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故自伏羲而文王周公雖自略而詳所謂占筮之用則一蓋即那占筮之中而所以處置是事之理便在那裏了故其法若粗淺而隨人賢愚皆得其用蓋文王雖有定

象有定辭皆是虛說此箇地頭合是如此處置初不黏著物上故一卦一爻足以包無窮之事不可只以一事指定說他裏面也有指一事說處如利建侯利用祭祀之類其他皆不是指一事說此所以見易之為用無所不該無所不徧但看人如何用之耳到得夫子方始純以理言雖未必是羲文本意而事上說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說為文王之說又曰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決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為善如嚴君平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者故卦爻之辭只是因依象類虛設於此以待扣而決者使以所值之辭決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後有是辭理無不正故其丁寧告戒之詞皆依於正又曰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

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以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脩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爲如此求之似得三聖遺意又曰聖人因卦爻以設戒多是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如云夕惕若厲無咎若占得這爻必是朝兢夕惕戒謹恐懼可以無咎若不如此便有咎又云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若占得這爻須是將自身已體看是直是方是大去做某事必得其利若自家未是直不曾方不曾大則無所往而得其利此是本文辭如此到孔子文言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本來只是卜筮聖人爲之辭以曉人便說許多道理在上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所說道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又曰學易者須將易各自看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是將未有一辭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看周公易自作周公易看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必欲牽合作一意看不得又本義文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無文字只有圖畫最宜詳玩可見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讀者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也又曰易中言占者有

其德則其中如是言無其德而得是占者卻是反說如南蒯得黃裳元吉疑吉矣而蒯果敗者蓋卦辭明言黃裳元吉無黃裳之德則不吉也如奮陽之人而得其陰則吉之占明不失陰者是占爲不吉也他皆放此如此看自然意思活○愚按曾昶姜筮得隨卦與南蒯得黃裳之義同又曰易只是箇空底物事未有是事預先說是理故包括得盡許多道理看人做甚事皆撞着他又曰易無思也無爲也易是箇無情底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者吉凶善惡隨事著見乃感而遂通又曰易如一箇鏡相似看甚物來都能照得如所謂潛龍只是有箇潛龍之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來都使得孔子說作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便是就事上指殺說了然會看底雖孔子說也活也無不通不會看底雖文王周公說底也死了須知得他是假託說是包含說假託謂不惹着那事包含是說箇影象在這裏無所不包○按朱子以易本爲卜筮作故本義一書專以明此同時諸賢雖有異論而不能奪也故詳載其說使學者知先生本意云○以上易之要指○又程子曰易有百餘家難爲遍覽如素未識文義且須看王弼胡先生王荊公三家理會得文

義且要熟讀然後知有用心處又曰王弼注易元不曾說但以老莊之意解說而已○尹氏曰伊川於易傳昔心廿世夕未嘗容易下一字○朱子曰伊川先生晚年所見甚實更無一句懸空說話今觀易傳可見又曰伯恭謂易傳理到語精平易的當立言無毫髮遺憾此乃名言又曰易傳明白無難看但伊川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若作易看即無意味惟將來作事看即字字句句有用處又曰易傳須先讀他書理會得義理了方有箇入路見其精密處蓋其所言義理極妙初學者未使曉得其味如讀書之類人看看却有啓發非是易傳不好但不當使未合看者看須是已知義理者得此便可磨礲入細此書於學者非是啓發工夫乃磨礲工夫○綽曰先生易傳盡是易其作傳只是寫成

孔氏書序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繁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樞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

程子曰觀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朱子曰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執

張子曰尚書難讀蓋難得胷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

朱子曰尚書初讀若於已不相關熟而誦

之乃知堯舜禹湯文武之事無非切己者

又曰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皆實理 下云堯之所以爲君舜之所以爲臣皐陶稷契伊傅等所言所行最好綢繆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又曰伊尹告太甲五篇講得極切其所以治心修身處都爲人主言然初無貴賤之別又曰伊尹詩書語句多是天理又嘗問學者曰尚書如何看曰須要考歷代之變先生曰世變難看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熙謂武王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是亦湯之心也

東萊呂氏曰書者堯舜禹湯文武皐夔稷契伊尹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欲求古人之心盡吾之心然後可以見古人之心 以上言之要指○朱子曰書有古文有今文古文乃壁中之書今文乃伏生口傳易讀書皆古文切是伏生口傳者難讀又曰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如盤庚大誥多方多士之類恐是當時召來而面命之自是當時一類說話至於湯誥微子之命君陳諸篇則是當時修其辭命所以百世皆曉者有今時老師宿儒之所不曉今人所不曉者未必當時之人不識其詞義也又曰典謨諸書恐是曾經史官潤色來周誥諸篇恐只似今榜文曉諭方言俚語隨地隨時各自不同又曰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著意解者有略須解者有不可解者如仲虺太甲諸篇只是熟讀義理自分明何俟於解如洪範則須著意解典謨諸篇辭稍雅奧亦略須解若如盤庚諸篇已難解而康誥之屬只已不可解矣昔日呂伯恭相見語之以此渠云亦無可闕疑處語之曰如此則是讀未熟後二年相見云誠如此語○孔安國傳恐是魏晉間人作與毛公詩傳大不同序文亦不類漢文章○書序亦非孔子作與詩小序同○問書經東坡最上否曰然又曰大綱好有得有失○東萊說不書後無闕疑處又曰伯恭說書傷於巧○問書五十八篇之書無一語不及天無一語不主敬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朱子曰心有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喜怒憂懼愛惡欲謂之七情形見永長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發猶見也聲不止於言凡嗟嘆永歌皆是也成文謂其淸濁高下疾徐疏數之節相應而和也然情之所感不同則音之所成亦異矣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詠之使人有所創艾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而致祥召災蓋其出於自然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是指風雅頌之正經經常也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爲教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旣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此一條本

[illegible]

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兔罝之類是也蓋衆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六者之序以其篇次風固為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故三者次之而雅頌又次之蓋亦以是三者為之也然比興之中螽斯專於比而綠衣兼於興兔罝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者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以譏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諷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鹿鳴至菁莪二十二篇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邶至豳十三國為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為變大雅皆康昭以後所作故其為說如此國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國自為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為俗然正變之說經無明文今姑從之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匹夫匹婦蓋非一人而序以為專出於國史則誤矣說者欲蓋其失乃云國史紬繹詩人情性而歌詠之以風其上則不唯文理不通而考之周禮太史之屬掌書而不掌詩其誦詩以諫乃太師之屬瞽矇之職也故春秋傳曰史為書瞽為詩說者之云兩失之矣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不失其德則以先王之澤入人者深至是而猶有不忘者也然此言其大槩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止乎禮義者固已多矣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所謂上以風化下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形者體而象之之謂小雅皆王政之小事大雅則言王政之大體也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告古毒反○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頌容古字通故其取義如此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所謂四始也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蓋此謂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朱子曰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

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說已見前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朱子曰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南軒曰凡禮之生生於質苟無其質則禮安從施夫素雖待於絢然素所以有絢也無其質則何絢之有曰繪事後素者謂質為之先而文為後也子夏於此知禮之為後可謂能默會於語言之外矣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朱子曰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鍾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南軒曰哀樂情之為也而其理具於性樂而至於淫哀而至於傷則是情之流而性之汩矣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而不踰則皆情之正也非養之有素者其能然乎關雎之詩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至於琴瑟友之鍾鼓樂之所謂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至於寤寐思服展轉反側所謂哀而不傷也玩其詩義可不深體於性情之際乎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朱子曰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集義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云云須是未讀詩時授之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未讀周南召南詩一似面墻到讀後便不面墻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 朱子曰感發志意 可以觀 考見得失 可以群 和而不流 可以怨 怨而不怒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謝氏曰詩吟咏情性善感發人使人易直子諒之心易以生故可以興得情性之正無所回滯則閑理自明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於物無忤故可以群優游不迫雖怨而不怒也無鄙倍心故可以怨○黃氏曰可以觀謂可以考見己之得失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 朱子曰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墻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或問二南何以為詩之首篇也曰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教天下後世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也○正

孟子曰咸丘蒙問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旣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旣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朱子曰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眞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眞無遺民也○程子曰擧一字是文成句是辭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說已見前

程子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其入於人也亦深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後學豈能興起乎

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爲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家鄉人皆得歌詠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故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人有能修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

詩

周南召南　如乾坤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未有不入學者

三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揖遜之序如今所傳之詩人人諷誦莫非止於禮義之言今人雖白首未嘗知有詩至於里俗之言皆不可聞皆褻嫚其習也以古所習安得不善以今所習安得不惡

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義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比其君以狡童之類是也（朱子亦以鄭衛之風止乎禮義如桑中之類固止乎禮義乎察）

中有其禮義大序只說得那好底

張子曰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味從容則忽不自知而自解頤矣若以文害辭以辭害意則幾何而不爲高叟之固哉

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蓋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詩人之志平易故無艱險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

知詩者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讀詩之法也

謝氏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朱子曰六義之說見於周禮大序其辨甚明其用可識而自鄭氏以來諸儒相襲不唯不能知其所用反紛行異說以汨陳之惟謝氏以說最爲得其用意○問詩備六義之旨先生曰六義大序孔氏得之但六字之旨緣為明白只因鄭氏不曉周禮篇章之文妄以七月一詩分為三體故諸儒多從其說牽合附會紊亂顛錯費盡安排只扶合鄭氏當解周禮一章而於詩之文義意言了無所益故鄙意不敢從之只且白直依文解義說覓得紛紜枉費心力而六義又都有用處不為虛設蓋使讀詩者知是此義便作此義推求極爲省力今人說詩空有無限道理而無一點意味只為不曉此耳周禮以大詩教國子亦是使之明此義例推求詩意要其易曉若如今說則是才通經時無所助於發明既通經後徒然增此贅說若周子者何以是為先而詩之為義又豈止於六而已耶蓋意之風雅頌恐大田良耜諸篇當之不然即是別有此詩而亡之如王氏說又不然如是以此七月一篇吹成三調詞同而音異耳若如鄭說即兩章為豳風猶或可成音節至於四章半為豳雅一章半為豳頌不知成何曲拍耳又曰讀詩全在諷詠之功諷詠得熟則六義將自分明須使篇篇有箇下落始得○問詩中比興先生曰詩中比興小風雅頌只是今[illegible]中風雅頌不須說每詩皆有如賦則是鋪陳其事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是也興則是感發多如鶴鳴詩却全是比分明是七箇謎了讀後淨用柔讀攝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分明是比出深味意思便見第明似○問興何先生曰此是興詩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睢鳩是摯而有別之物荇菜是淨潔柔之物引此起興猶不甚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者詩皆是興只借他物以起吾意耳然關雎又略不同也○問倬彼雲漢為章于天何以見作人之義先生曰倬彼雲漢則為章于天矣周王壽考則何不作人乎此等語言自有箇血脈流通處但涵泳久之自然見得條暢浹洽不必多引外來道理言語却壅滯詩人活底意思也周王既是壽考豈不作成人材此事已自分明更著箇倬彼雲漢

音于天喚起來便會四凡活潑潑地此大義所謂興也興乃興人之義凡言興皆當以此例觀之易以言不盡意而立象以盡意蓋亦如此

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併得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其爲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愁如綠衣傷已之詩也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

甲之三　二四

大夫久役止曰自詒伊阻行役無期度思其危難以風焉不過曰苟無飢渴而已若夫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固不待言而可知也其與憂愁思慮之作孰能優游不迫也孔子所以有取焉作詩者如此讀詩者其可以邪心讀之乎詩須諷味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不然只爲泥章句故也只有先生甚有可也又須不曾章解句福但將詩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得勁聽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日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又云伯分掌

該詩此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蓋平揲地念過教人省悟又因言爲淚魚躍去云曰今人學詩將章句捉了衷怨生得既溺去

龜山楊氏曰今之說詩者多以文害辭非徒以文害也又有甚者祈字之偏旁以取義豈復有詩孟子引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其釋詩也於其本文加四字耳而語自分明與今之說詩者異矣

詩全在體會仲弓問詩如何看曰云云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是也須當體象雎爲何物知其爲鷙而有別之禽則又想象關關爲何聲知關關之聲和而適則又想象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居幽間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間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想矣是之謂体會惟体會得則看將有味○又曰張敬之詩曰公孫碩膚赤舃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閑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意得矣

甲之三　十五

問詩如何以興朱子曰讀詩見其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

柏舟之詩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綠衣之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可謂止乎禮義所謂可以怨即是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處推此以觀則子之不得於父臣之不得於君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意處之如屈原之懷沙赴湘賈誼之言壁

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懷此都也便都通當了古人胸中發出意
思自好看著三百篇詩則後世之詩多不足觀矣又曰古人所
意思溫厚寬和道得
言語自恁地好

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
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
置務自立說也只恁平讀着意思自足須是打疊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虛心讀
也少間自然推出那箇道理所以說以此洗心便是以這道
盡洗出那心裏物事渾然都是道理又曰大凡讀書先曉得文
義了只是常常諷讀如看詩不須得着意去裏面訓解但只平平
地涵泳自好因舉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四
句吟詠者久之又嘗歎息者說鴟鴞詩先生曰詩不是恁地看
此只是論鴟鴞之詩豈不知是周公遭變而作須是將來節
節看取如明道先生善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思之切也百
爾君子不知德行歸于正也只如此說便收拾分明此方是

詩今意如鴟鴞鴟鴞既取我子一章乃託鳥自言既取我子矣
又毀我室毋乃害我太甚邪迨天之未陰雨而徹彼桑土言我爲
國家勤勞如此宜無敢侮者今乃毀之以至於予尾
翛翛矣予口卒瘏矣風雨乃飄搖安得不哀鳴疾呼而告訴乎
詩只是如此看便見得一篇之意又有問抑詩之序者先生曰
此序有得有失蓋其本例以爲非美非刺則詩無所爲而作又
見此詩之次在宣王前故以爲刺厲王又以國語有左史之言
故又以爲亦以自警以詩考之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
者得之也曰刺厲王所以爲失者史記衛武公即位於宣王之
三十六年不與厲王同時一也詩以小子目其君而爾汝之無
人臣之禮與其所謂敬威儀謹出詞者自相背戾二也厲王無道貪
虐爲甚詩不以此爲首而專以威儀詞令爲諄切之戒緩
急失宜三也詩辭倨慢雖仁厚之主有所不容厲王之暴何
以堪之四也或以史記之年不合而以爲追刺者則詩所謂聽
用我謀庶無大悔非所望於既往之人五也曰自警所以爲得
者國語云云一也詩曰謹爾侯度二也又曰曰喪厥國三也又
曰亦聿既耄四也詩意所指與淇澳所美賓筵所悔相表裏五
也二說之得失其佐驗明白如此必失其一而取其得然後

此詩之義明人之序者乃合而一之則其失者固已失之而
得者亦未爲全得也然此猶即序詩之外而言之者但即其
之本文而各以其一說反覆讀之則其訓義之顯晦疏密意
之厚薄淺深可以不待考證而判然於胸中矣此又讀詩之簡
要直訣學者不可以不知也又曰讀詩正在於吟詠諷誦其委
曲折旋之意正如自家作此詩相似自然能感發人之善心今
人讀詩只將三兩句包了中間委曲周旋之意並不曾理會只
是自將已意去包籠他如何得其意且如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
興視夜明星有爛又曰雞既鳴矣可以與吳士曰尚昧旦也子
起視夜則明星尚爛然也不成又於是將翱將翔而弋鳧
與雁關它意思如此好所以有感發人之善心
示意其間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從得

問關雎是周公所作曰凡言風者皆民間
歌謠採詩者得之而聖人因以爲樂以見
風化流行淪肌浹髓而發於聲氣者如此

其謂之風正以其自然而然如風之動物
而成聲耳如關雎之詩正是當時之人被文王太姒德化
之深心膂肝腸一時換了自然不覺形於歌詠如
此故當作樂之時列爲篇首以見一時之盛爲萬世之法尤是
感人妙處若云周公所作即國風雅頌無一篇是出於民言只
是後世差官撰樂章相似都無些子發見若是意思亦可以
致移風易俗之效邪○又曰關雎之詩看得來是后妃爲之所
以形容得寤寐反側
之事外人不能及此

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而不加一詞而
意自見者然必其事之可言若清人之詩
是也至於桑中溱洧之篇則雅人莊士有
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

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為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而況曲為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為辨數而歸無邪於彼不若反

而責之於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大雅若干篇是也鄭則鄭風若干篇是也是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而風雅之篇說者又有正變之別焉至於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為桑間又不為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鄭風不為鄭邶鄘衛之風不為衛桑中不為桑間亡國之音則其篇帙混亂邪正

錯揉非復孔子之舊矣且於小序之無稽可笑者猶篤信之而於其有據者反不之信此又何耶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見於序又或出於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其領在樂官者以為可以識時變觀土風而賢於四夷之樂耳今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

桑中當薦何等之鬼神溱洧當接何等之賓客耶蓋古者天子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篇秩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陳則固不無於厖雜矣今於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於厖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引夫淫放之鄙詞而文以風刺之美說必欲強而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為厖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胡樂

與鄭衛合奏猶曰不可而況強以桑中溱洧爲雅樂又欲合於鹿鳴文王清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詩爲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既亡無所考正則吾不敢必爲之說獨以其理與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爲近於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有所謂諷者若漢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則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哉若曰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當於此而又收之以備六籍也此則曾南豐於戰國策劉元城於三不足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哉因讀桑中之說而惜前論之不及竟又痛伯恭父之不可作也因書其後又曰桑中一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爲刺奔誤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略見本篇而

或者以爲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譙讓質責然後爲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爲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已然嘗試玩之則其所賦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詞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爲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況此等之人安於爲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所爲之如此亦豈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遷有懲創之心耶以是爲刺不惟無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辭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按東萊呂氏曰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詩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或曰後世狹邪之樂府冒之以此詩之序豈不可乎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或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即此篇乎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戰國之際魏文侯與子夏言古樂新樂齊宣王與孟子言古樂蓋皆別而言之雖今之世太常教坊各有司局初不相亂況上而春秋之世寧有編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其聲雖已降於煩促而猶止於中聲荀卿獨能知之其辭雖近於諷一勸百然猶止於禮義大序獨能知之仲尼錄之於經所以謹世變之始也借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厖雜自衛反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無大於此矣唐明皇令胡部與鄭衛之聲合奏談俗樂者尚非之曾謂仲尼反使雅鄭合奏乎

論語答顏子之問矣孔子治天下之大綱也於鄭聲亟欲放之豈有刪詩示世反收鄭聲以備六藝乎東萊之說如此故朱子辨之學者正當參玩也○以上詩之要指○朱子曰詩大序是後人作其間有病句小序極有難曉處多是附會如魚藻詩見有王在鎬之言便以為君子思古之武王似此類甚多詩具集傳○又曰伊川有詩解數篇說小雅以後極佳又曰程先生詩傳取義太多詩人平易恐不如此亦曰子由詩解好處多歐公本義亦善東萊說詩太巧古人意思自寬平何嘗如此纖細拘迫○又曰看詩須并叶韻讀古人文自是叶音詩譜韻乃吳棫才老作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二十三

記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

中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漢志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朱子曰經禮即今儀禮但亡逸者多故其篇數不及三百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旗之等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云云○愚按鄭氏諸人皆以周禮三百六十官為經禮儀禮為曲禮朱子始以臣瓚及葉氏之說辨其不然詳記其略於此以見經禮曲禮之別云○葉氏名夢得

韓子曰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之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莫知其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愚謂韓子可謂好古矣然以為於今無所用則亦考之未詳也

朱子曰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又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 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

使有奇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又曰儀禮載其事禮記明其理讀禮記不讀儀禮許多理皆無安著處○又曰禮記只是解儀禮如喪服小記便是解喪服傳推之諸篇皆然○問禮書曰看儀禮是古全書若曲禮玉藻諸篇皆戰國之士及漢儒旁裒集問儀禮傳記是誰作曰傳是子夏作記是子夏以後人作又曰漢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想必有可觀但當時君臣間有所不曉遂至無傳故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其說亦好温公論景帝太子既亡當時若立獻王為嗣則漢之禮樂制度必有可觀又曰今儀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有些小朝聘燕禮自康以來凡天子之禮皆是將士禮來增加為之漢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固謂愈於推士禮以為天子諸侯之禮班固作漢書時此禮猶在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又曰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致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成書只看古人君臣之際如君臨臣喪坐撫當心要經而踊今日之事至於死生之際恝然不相關不曾如路人恩義安在又曰儀禮舊與六經三傳並行至王介甫始罷去其後雖復春秋而儀禮遂廢今士人讀禮記而不讀儀禮故不能見本末

問周禮有訛缺否程子曰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决是非也

張子曰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如盟詛之類必非周公之意蓋盟詛起於王法不行人無所取直故要之於神所謂國將亡聽於神也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 看得盡其規模至大若

此心欲事事上致以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 又曰周禮惟大宰之職難看蓋無所不包羅得出後六官其間官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方看得其它五官便易看只一職也

又曰有麟趾關雎之意然後能行周官之法度 或問云云何也朱子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

楊氏曰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一不講○朱子曰周禮周公遺典也 胡氏父子以為王莽令劉歆撰此恐不然○又曰周禮乃周家盛時聖賢制作之書又曰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又曰周官徧布周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又曰說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周禮畢竟出於一家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又曰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事且冢宰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處應副事到面前便且區處不下況於先事措置思慮預防是著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佛氏只合下將那心頓下無用更不動步徙趾所以吾儒貴窮理致知便須事事物物理會過又曰五峯以周禮為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宮閫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宮闈交結近習以為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豈可以後世之弊而併廢聖人之良法美意哉又如王后不當交通外朝之說他亦是懲後世宦者之弊禮經中亦分明自載此禮在至若女祝掌凡內禱祠之事使後世有此官則巫蠱之禍安從有哉又曰此間看周禮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基本他定為一[illegible]有許多[illegible]是書大綱是要人主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天下之民無一不被其澤又推而至於鳥獸草木無一不得其所而已不如是不足

以習之異哉誠得此參贊天地耳曰是然但須要識公平意思○
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許但不敢令學者看
又曰學有先後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底學周禮却是後一
截事問周禮合如何看曰也且循此熟看去第一要見得聖人
是箇公平底意思陳君舉說天官之職如膳羞衣服之官皆屬
之此是治人主之身此說自是到得中間有官屬相錯綜處皆
看聖人有使之相防察之意這便不是○按永嘉陳氏君舉有
周禮說曰周制三公位冢宰則冢宰與王坐而論道者也今攷
其屬小宰掌外治凡與王左右親習之官隸焉內宰掌內治凡
與后左右親習之官隸焉而他無職業凡若是作格君心四篇
其一曰凡饔飧田野薪蒸之事醫藥之事酒醴漿之事雖若卑褻
之事然皆究也其須宰也必用命士必皆領於冢宰若王有好
田之事則大僕而下凡僕馭之官有祭祀之事則大祝而下凡
巫祝之官有燕樂之事則大師而下凡聲樂之官其用命士每
官多至四十人往往皆大夫長之而屬於卿若夫宿衛升宮正
之羣吏則宮伯之士庶子所謂執戈立階陛者是也宿衛者非
旁後世但以兵衛也昔周公作立政大抵以親於用賢而以虎
賁綴衣趣馬攜僕列諸左右常伯之事之下常伯三事皆大臣

也名位若矣視趣馬綴衣至不等而周公一槩言之何也蓋以
大臣進見有御數奏有常而朝夕與王接者則斯人也必以士
爲之則必公卿所自辟除所自者其用命士則皆由冢宰之辟
出於朝其選雖卑而奉至至矣是故分綴衣列御而冢宰之辟由
特詳書曰昔在文武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由
此其選也方周公之教世子也使公之子伯禽與成王之子年
齒於公之子使俱事成王伯禽與成王宿衛國子也使其能爲
題諸侯而成王與之處則相觀而善之益多矣後世人則是後
曰皇父卿士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艷妻煽方處以是
徽人者此相從於女謁者也由此觀之王之所與燕私得其人
則太子身德而成王爲賢君不得其人則女謁行而褒姒之禍
作自后世子賢否繫焉而周之興亡從之如之何其不謹乎○
其二曰宦寺酒漿衣裘之事雖王及后有司不敢會惟不會矣
而必領於大臣何也彼貴有尚識不宜以苛細撓至尊惟大
臣以道佐人主獨得與人主可否相是非是故領之夫富有四
海而一人之奉乾使採節度賢者何方且嘉與大臣以自防檢
虎幾過差不中九式之度雖有司不敢論而大臣盡規所以成
養厥成德良也○其三曰宮壺閨闈雖如三代而上后妃極天下

之選矣后妃毋儀天下而帶然有不可以褻至尊之意當是時
夫人嬪若干人世婦若干人女御若干人各以其職奉上所以
共賓祭奉子姓之官備矣后有御敘燕寢之間何有
遺賢宜配君子求而不可復得則中夜不寐展轉嘆息庶幾得之
吾嘗推其衰鑄鼓之奉與之俱樂而後擇后德如此則宮掖之
政一以聽后之所爲矣不可者今通內小臣而下凡閽官九嬪
而下凡婦官下至於女奴咸屬焉者既書其姓名者必屬之大
臣則夫貢獻之增損賜賚之豐置稱秩之多寡與子之疏數皆
無不命於朝廷而后不與且飭內宰得以稽其功緒而賞罰其勤
惰苟違有尚之恭雖天子不得自以爲恩且教私謁不行而內
政舉古之所謂正家者蓋如此而非有者然也今出於房闥而方
救於外後素少後世之學未安之緒抑未攷漢太尉楊秉
斜中常侍而尚書詰以三公統外安得扶奏近官盡內治不顯
於公卿以矣無怪乎後世之多亂也其四曰周之學政不別
言王世子而稱子 無王姬之法蓋天子之元子毋適命
士也公卿大夫之子共齒於學王姬之車服雖不繫其夫而其
尊卑之詩曰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則從夫之序也夫唯王與后
自牧其卑則以能下人爲家法夫唯能下人而後能長有天下

自冢人宰君卑臣之今行無惑乎後世之疑周禮
也 自此而上蓋朱子之所是故錄之餘不取

程子曰禮記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乖
繆之說乖繆之說本不能混格言只爲學者不能辨
別如珠玉之在泥沙耳聖人文章自然與
學爲文者不同譬之化工生物剪裁繪畫
雖似相類終不若化工所生者自有一般
生意

禮記儒行經解極害義理又曰儒行之篇
如後世遊說之士所爲誇大之說觀孔子

平日語言有如是者否朱子亦曰讀禮要人自辨別其間非純是格言如孝子孝近乎王王孝近乎伯全不成義理

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爲最近道學者深思自得之表記亦近道其言正

朱子曰世謂禮記爲漢儒作非也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曷嘗有禮記中語乎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安能到此

禮有經有變經者常也變者常之變也先儒以曲禮爲變禮蓋曲者委曲之義故以爲變禮然毋不敬安定辭安民哉此三語謂之變可乎先儒以儀禮爲經禮然其守亦自有變又不可一律觀也

問孔子何以問禮於老聃曰始疑有兩老聃後思之老子曾爲柱下史故知禮之節文所以孔子問之聃雖知禮然其意以爲不必盡行行之反以多事故欲絕滅之禮

運所謂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語亦有此意

東萊呂氏曰曲禮少儀皆是遜志道理步趨進退左右周旋若事事理會必有所不周惟常存此心則自然不違乎理心有時而不存則禮有時而或失內有毫釐之差則外有尋丈之差下六技天之於百物採並蒼蒹葦實條雜說一生之藏儀則一目揭自出若一枝一葉之病則人非不到觀也又所謂解志不徐行後長如酒掃應對都切師旨是

經二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又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一時之傅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朱子亦曰古禮難盡行後世有作者必須酌古今之宜若如古人煩縟如何行得古人上下習熟不待家至戶曉皆如見今洛此故一不見其源難又曰孫獻子有求古禮意未必盡用須且是理會本原曾子臨死丁寧說及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孟子答滕文公喪禮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嘗聞之矣齊衰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只是大原大本又如說井田只說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後面說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方九一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說井田只說這幾句是多少好看蓋孟子不去理會許多細碎只理會許多原大本因說如今學問不考古固不得若一向去采摭故事

所存合說別求之雖甚益亦無益然以今天下自作可當今天下舍六經者惟我列說則要以此只說得[illegible]尋求之學也皆開其端也又曰以明義從觀之周人每事皆源四重不可不用是一本於指以易大數流周能章行[illegible]若要實有作易者[illegible]便見之而易知推之而易行蓋[illegible]秦漢[illegible]自[illegible]於是了太史公董仲舒每欲改用夏之正心不知其[illegible]世又云孔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只[illegible]周之文了又曰[illegible]大時乘殷之輅此處亦可見使有聖賢[illegible]當[illegible]則從今之宜而爲之也

古者禮學是專門名家始終考訂此亦 故學者有所傳授終身守而行之凡與禮有疑輒就質問所以上自宗廟朝廷下至士庶鄉黨典禮各分明漢唐時猶有此意 以上讀書法要指 ○朱子又曰禮記有王制[illegible]好古史公[illegible]人之文中兼有王鄭二氏○[illegible]成是个好人考[illegible]名[illegible]大有功[illegible]禮師[illegible]用之禮書[illegible]又[illegible]似[illegible]禮樂[illegible]皆當儒議論却有可[illegible]作一書六朝人多精於禮當時以專門名家朝廷有[illegible]事[illegible]用此等人議之如今刑法官專用[illegible]法人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孟子曰(公都子問夫子好辯章)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朱子曰有作之有讀爲又古字通用)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註南軒曰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者以亂臣賊子之情僞畢見而討亂之法著爲施於萬世皆無所逃其[illegible]故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朱子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

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又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

聖人議而不辨○漢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作春秋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仲舒也周道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

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

禮義之大宗也
文中子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所折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
程子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斷例始見法之用楊氏曰孔子於六經言其理春秋著其行事若得六經之理春秋蓋不難知
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有異則義須別
春秋傳爲按經爲斷
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黃黎隅問春秋如何看曰云云。○按黎隅名勝亦當時爲古學者
夫子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經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耳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傳序
又曰自伏羲堯舜歷夏商以至于周或文或質因時損益其變旣極其法旣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爲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
問春秋書日食如何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欲人君恐懼修省
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力也
○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

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意矣又曰五伯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襃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録之孫復云春秋有貶而無褒邵子曰春秋盡去諸侯君臣亂其間有能為小善者安得不進之也况五伯實有功於天下安得不與之也

春秋皆因事而襃貶非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

春秋為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夫聖人之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春秋録實事而善惡形于其中矣春秋書實事而善惡自見此之謂天理之自然而非一人之私意也

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

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武夷胡氏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敘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詞辨而義精學者以傳為按則當閱左氏玩詞以義為主則當習公穀如載惠公元妃繼室及仲子之歸于魯即隱公兄弟嫡庶之辨攝讓之實可按而知也當閱左氏謂此類也若夫來賵仲子以為豫凶事則誣矣王正月之為大一統及我欲之暨不得已當習公羊氏謂此類也若毋以子貴媵妾許稱夫人則亂矣段弟也弗謂弟公子也弗謂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當習穀梁氏謂此類也若夫曲生條例以大夫日卒為正則鑿矣萬物紛錯懸諸天衆言淆亂折諸聖要在反求於心斷之以理精擇而慎取之則美玉之與珷玞必有能辨之者自晉杜預范甯唐啖助趙匡此數子者用力甚勤時有所取雖造宮墻之側幾得其門

而入要皆未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也
故不預七家之列謂孟荘董文中子程邵張今增孔子自言又左氏傳章
七家所造固有深淺獨程氏嘗為之傳然
其說甚略於意則引而不發欲使後學慎
思明辨自得於耳目見聞之外者也故今
傳事按左氏義採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
孟子而微詞多以程氏為證云
傳序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
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

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為天子之事
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
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
不以為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叙
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
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
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
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由人

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
之深切著明也又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
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
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
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
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
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
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
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

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遏人欲於橫流存天
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
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
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
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
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
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
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
繩準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

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

朱子曰春秋大指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又曰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春秋之大指也 又曰春秋正義明道貴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為褒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 又曰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 又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看風水移步換形但以今人之心求聖人之意未到聖人灑然處不能無失也朱子謂得之矣乎先生者如此 又曰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又曰春秋之事且據左氏當時大亂聖人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又曰孔子只是要備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加從定存當其

是事用其兵其事用其例那且如會盟征伐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辟其邦衛不滿見曾僭禮耳至如三十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書不郊猶三望見不必望而猶望也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看却分明

春秋本明道正誼之書今人止較齊晉伯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晦矣

春秋是末後事惟理明義精方見得 又曰春秋是言天下事學者讀書先要理會自己分上事

南軒張氏曰春秋耶事而明天理窮理之要也觀其書取其大義數十斷為定論而詳味其抑揚予奪輕重之宜則有以權萬變矣 以上春秋要指○問三傳優劣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甚疏然理義却精二人乃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都不曾見國史又曰左氏有些疏惡處如君子曰之類病處甚多又曰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又曰左氏乃一個趨時避害之人要置身於穩地而不識道理於大倫處皆錯大率論所止便說君臣父子左氏豈知此如云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正如田客論主而責其不能以飲食使令子論此肯如此否尚得謂與聖人同好惡哉又曰左氏傳是箇博記人作只是以世俗見識斷當他事皆功利之說○又曰近時言春秋者皆是計較利害大義卻不曾見如唐之陸淳本朝孫明復之徒雖未深於聖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凛凛然可畏終是得聖人意思又曰胡文定春秋傳大義正論有開合精神存取此本與後世看縱未能盡得聖人之意不中不遠矣又曰劉原父春秋亦好蘇子由呂居仁亦看得平

程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作自已問聖人荅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 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凡學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言語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 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又曰論孟只剩讀着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着意便不足某初見龜山先生問為學之方先生令讀論語問何者為要曰熟讀論語初不知其要後來方覺此語之深切

或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曰固是好但終是不浹洽耳 問論語百揀緊要處看否朱子曰不可須從頭看無精無粗無淺無深都玩味得熟道理自然出若便要揀別則孟子一部可删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著理會教徹透莫道他是粗淺至竊大些不盡見也有窒礙處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 尹和靖嘗言近日看論孟似有所見先生曰所見如何曰只見句句皆是實話先生首肯之曰善自涵養

又曰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凡讀論語非是要理會語言要識得聖賢氣象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又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又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又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問同而荅異者甚多或因人才性或觀人之所問意思而言及所到地位

或問學者之於論孟其用力也奈何朱子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

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疏易陵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為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它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

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又曰讀孟子非惟看它義理熟讀之便曉作文之法首尾照應血脈通貫語意反覆明白峻潔無一字閑）

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体驗充擴之端

論語中看得有味餘經亦迎刃而解（聖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處不可穿鑿求速成又不可苟簡鹵莽看過直須是心平意定之地玩味探索而虛恬省事以養之遲久不斷當自有其益又答說元精書云欲為春秋學甚善但前輩以為此異書最難讀非理明義精則止是較得失考同異心粗雜與前史傳無異況於左右心中本閑非所以得失而彼中也爲是以為不若且看論語）

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讀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讀孟子未言梁王問利國便說盡心

南軒張氏曰論語日夕玩味覺得消磨病痛稍變氣質須是潛心此書久久愈見其味

又曰論語與孟篇所記大抵皆欲略文華趨本實敦篤躬行循序而進乃聖人教人之大方從事於此則不差也又曰學者潛心孔孟必先於明義利之辨已見前義利篇○以上語孟要指○朱子曰論語一日只看一段大故明白歷看兩段須是專一自早至夜讀不輟亦當涵味常在胸

以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朱子曰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此章兼言詩書禮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此章兼言詩禮

子曰興於詩朱子曰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立於禮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或問古者之教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始學禮舞大夏今夫子之言其序如此乃與教之先後不同何也曰詩若樂之章也故必學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塤篪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情性有美刺風諭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咏嘆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爲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爲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酬酢之際亦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能也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詩禮之後也○問興於詩如何程子曰古人自小諷誦自然善心生而興起今雖老師宿儒不知詩也○興於詩者吟咏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也氣象○又云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南軒曰此學之序也學詩則有以興起其性情之正學之所先也禮者可踐之規矩學禮而後有所立此致知力行學者所當兼用其力者也至於樂則和順積中而不可以已焉學之所由成也此非力之所及惟久且熟而自至焉耳○此一章兼言詩禮樂

記經解入其國其教可知也 鄭氏曰觀其風俗則知其所以教

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疏曰云人君以六經之道各隨其民教之民從上教各從六經之性觀民風俗則其教可知也溫謂顏色溫潤柔謂情性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故云云書錄帝王言語舉其大綱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皇之世是知遠樂以和通為體無所不用是廣博簡易良善使人從化是易良易之於人正則獲吉邪則獲凶不為淫濫是絜靜窮理盡性言入秋毫是精微禮以恭遜節儉齊莊敬慎為本若人能恭敬節儉是禮之教屬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比次褒貶之事是比事凡人君行此等六經之教以化於下在下染習其教還有六經之性故云云

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失謂不能節其教者也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易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春秋習戰闘之事近亂

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正義曰詩為樂章詩樂是一而教別者若以聲音干戚以教人是樂教也若以詩辭美刺諷諭以教人是詩教也此為政以化民故有六經若教國子則唯用四術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

[illegible]書 言六經之教程子論經解許見前朱子於論易則曰易[illegible]書本物只是懸空說出當其未有事畫則渾然一太極在人則是[illegible]事未發之中一旦發出則陰陽吉凶事事都有在裏人[illegible]至靜中見得這道理周徧通讀方好若先靠定一事說則滯泥不通此所謂絜靜精微易之教也其序呂氏詩記亦謂其有意於溫柔敦厚之教則學者于此[illegible]斷言蓋深取之注疏之詩多[illegible]古者君臣上下共由六經之道上之所以為教者此[illegible]之所以為事者此也上因性以為教下亦因事以[illegible]

[illegible]其習之俗既知其君之教事詩則[illegible]情之故其為人溫和而柔順厚而[illegible]之理故其[illegible]而[illegible]而所見皆[illegible]知古今治亂之事書而博大中易而良易道簡要[illegible]者各得之而成其[illegible]春秋連屬比次其[illegible]取之精故況能如是者必有得於春秋者也[illegible]必得一經之[illegible]曰為人則氣質[illegible]與注一[illegible]通經之士徒習章句訓義亦無益[illegible]其視後世各有所[illegible]者於[illegible]或不足以[illegible]如哉然人教其失[illegible]傳六者易以[illegible]者易以[illegible]恭敬者或煩勞[illegible]言或易發

而不安樂為[illegible]比事而不至者則春秋至[illegible]亂故必[illegible]其失而後有以全其[illegible]教[illegible]之意也曰詩之失書之失云者言[illegible]事經者之失非[illegible]之有失也或謂孔子之前六經未備[illegible]者何以為教哉曰經之書雖未備而經之理已具於人心故以是教之者即詩之教以疏通知遠教之者即書之教[illegible]六經[illegible]則[illegible]當思有得於經者何如[illegible][illegible]為功六經[illegible]詩[illegible]溫柔[illegible]厚[illegible]吾之德[illegible]疏通[illegible]知遠[illegible]如是而深思為如是而[illegible]者不然則章句而已耳訓義而已耳[illegible]何益哉

荀子曰書者政事之紀也 楊氏曰書所以紀政事此說六經之意

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詩謂樂章所以節音生乎中而上不使流淫春秋傳曰中聲以降五[illegible]之後不[illegible]禮矣

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 禮所以為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獨類而長者謂律條之比附

故學至乎禮而止矣

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又曰禮樂法而不說（有大法而不曲說）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誦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於人）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不能使人速曉其意○愚謂法而不說謂陳列其法使人自悟而無待於論說故而不切謂但述已然之得失使人視以為監而不待於迫切）

莊子曰詩以導志書以導事樂以導和易以導陰陽春秋以導名分（朱子曰莊子此語做來人如何可及直是如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著落）

揚子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為辯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捨斯辯亦小矣（按戰國以來辯士之說勝而不根諸理流俗惑之至業讀焉故揚子發此論然於五經之指未能大有發明也其後班氏作藝文志有云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夫六經於五常之道無不包者今以五常分屬於六藝是與謂仁而無義詩有義而無仁也可乎哉大率漢儒論經辭有得其指要者亦不若朱子之當於理說）

記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哀公時）

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時周室衰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語魯大師樂其可知也又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

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哀公十四年）

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據魯親周其辭約其指博吳楚之君自稱王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用之春秋之義行

[illegible] 二十三 [illegible]三

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以上

右論作經之指

程子曰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它莫如論語孟子又曰學者且先讀語孟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 朱子亦曰先看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夫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

[illegible]工夫來若要者此數書他書可見而決矣又曰人學[illegible]之尸疑中庸甚大盛之關與又曰學問須以大學爲先[illegible]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規模大又曰論孟中庸待大學通[illegible]無可讀者後方看[illegible]又曰爲學之序爲己而後可以[illegible]八達無論讀可以制事故程子教人先讀語孟次又讀諸經[illegible]序又可習世若或其脫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illegible]行之意無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illegible]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爲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難之甚乎○按此卷東萊書時[illegible]東土乃今學者讀左氏及一時賢奏疏又曰讀大學語孟中庸一書義後看詩書禮易春秋皆未易看又曰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以躐等近日學者欲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又有專於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約今日考一制度明日又考一制度空無用處作[illegible]天其[illegible]又甚於[illegible]而不能者○以[illegible]論[illegible]讀書之序

[illegible] 三十五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二十四

程子曰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適用奚益哉 又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而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按此伊川與人帖也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延平李氏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朱子亦曰學須做自家底看便見切己今人讀書只要科舉用已及第則爲雜文用其高者則爲古文用皆做外面看又曰人雖有聰聖賢所以留千言萬語以攝繫人私意又曰學者當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於已人讀諸經之屬先儒說各之復曰今雖盡與公說公盡曉得不於自家心地上做工夫亦不濟事又曰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理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又曰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又曰讀書無爲己之意只欲以資口耳作文字取意思浮泛者於義理不出又曰聖人言語須是實體於身切熟行得方是讀書豈可以言語解過一遍便休又曰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所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耶

尹焞問爲學之方曰爲學須是讀書觀書不必多要知其約多觀而不知其約書肆耳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 其要多只是讀書貪多多忘了又曰讀書要玩味○朱子亦曰讀書著意玩味方見得義理從文字中迸出又曰讀書雖極害事伯恭曰前只向雜博處用功卻於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如閒觀之作者意趣在然讀書只如此亦有何意味耶先達所以深患玩物喪志之弊者正爲是耳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功夫題見新聖賢之言都只於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是事了不曾子細玩味所以都先生亦只見其全不精明異是不可戒也耶又曰讀書有學者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撑纖數彷彿便爲究竟也又曰爲學不可以不讀書而讀書之法又當熟讀沈思反覆涵泳銖積寸累久自見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若欲求爲涉獵而求此理之明又欲別求方便以期此心之定其亦難矣又曰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且咀嚼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然後將注解看方是有益又曰觀書須是著心看著意思沉潛反覆久久自會曉得去又曰讀書云學習之所謂沉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須有沉着反覆之功方得又曰觀書不可只觀緊要處閑慢處都要周匝若能沉潛專一看得文字只此便是治心養性之法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 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實美與詩之美不同○朱子亦曰凡讀書須看上下之意是如何不可泥着一字如揚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剛來說仁柔來說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說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

凡觀書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又曰學者不泥文義又全背卻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凡讀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

何作爲乃有益

張子曰書以維持此心又曰讀書則此心常在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朱子曰近見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最爲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着處不至走作氣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又云所讀之書經文注脚記得首尾通貫索洽方有可玩繹處不然泛觀雜論徒費日用決無所益也

學者信書且須信論語孟子詩書無舛雜禮雖雜出諸儒亦若無害義處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禮記則是諸儒雜記 至如禮文不可不信己之言禮未必勝於諸儒如有前後所出不同且闕之記有疑義亦且闕之就有道而正焉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又曰某觀中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已長得一格六經循環年欲一觀觀書以靜爲心但只是物不入心然人豈能常靜須有以制其亂

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爲理未精耳 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著一義理都貫穿

楊氏曰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順然後爲得 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未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工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燕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 謝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云又與人書曰至道之歸固非筆舌能盡也要以身體之云云則庶乎其至矣又豈若口耳誦數之學也

讀書須先看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於言上求之 如萬章問象曰以殺舜爲事孟子答舜所以處之之道其意在就聖人舜處此則不可不知若從枝葉上理會如象欲使二嫂治朕棲之語此豈可信況在上豈容有此

學者須有所疑乃能進德然須用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 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者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論若今人問政使之足食足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是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智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申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皐陶湯舉伊尹之事爲證故仁智兼盡其說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爲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又曰讀書須有疑然後能進今人讀書元不知疑所以不及古人如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禮後問宰我於三年之喪猶有疑問何也曰此其所以爲宰我也凡學於孔子者皆欲窮究到無疑處方已三年之喪在他人於此不敢發言宰我疑以請問故必求

實於聖人雖誠深責所不辭也○西山李氏曰學者讀書須是於無時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朱子曰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何濟事如用兵相戰若得些兒小子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捷一番方是善勝為學之要亦是如此又曰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又曰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後疑漸漸解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

延平李氏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

朱子教人讀書之法有曰正身危坐緩視微吟虛心涵味切己省察

又曰立志不定如何讀書 又曰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令稍安靜然後開卷方有所益若只如此馳騖紛擾則方寸之間自與道理全不相近如何看得文字今亦不必多言但且閉門端坐半月十日却來觀書自當信此言之不妄也又曰今世之人心不在軀殼裏如何讀得聖人之書又曰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百餘日以收放心卻去讀書遂一覽無遺又問讀書須是有精力否云亦須是聰明先生曰雖有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又曰今人看文字多是以昏怠去看所以不子細故學者且於靜處收拾教意思在裏然後虛心去看則其義理未有不明者也又曰讀書閒暇且於靜室安坐庶幾心平氣和可以思索義理又曰收斂精神方可商量讀書

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

須是存心與讀書為一事方得 又曰觀書一舉兩得這邊又存得心那邊理又到又曰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

問讀諸經之法曰亦無法只是虛心平讀去 又曰看文字須是虛心莫先立己意又云虛心切己虛心則見道理明切己自然體認得出又答學者曰所喻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蓋緣平日讀書只爲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子細積得意思長時於今當以此爲戒洗滌淨盡別立規模將合看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且看一書一日隨力看一兩段俟一段已曉方換一段一書皆畢方換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之本意雖已得之亦更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淪浹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又曰讀書須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襯帖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別無閑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若棄卻本文肆為浮說都忘了於初因甚着說得到此此最學者大病也又曰觀書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讀書之法無它只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爲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率然穿鑿便爲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所益

學者貪作工夫便看得義理不精 讀書須是子細逐句逐字要見去着落用工夫不務精巴只道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又曰讀書只恁逐段子細看積累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不曾讀得又曰其為他自歸兩事能其然也一事不能此言人讀書不專一而貪多廣閱之弊也問讀書云看雖可觀但所言既通道理後這般簡以又自知之說曰書明者

如求田□先生其易者而後其節目所以為先生問陰陽不測之
謂神而程子答之曰公是揀難底問是疑後問故昨日與公說
讀書須看一句後又看一句讀一章後又讀一章正如格物格
一物後又格一物見這箇物事道理既多則難者道理自然識
得又曰如可讀書有漸甚善但亦須且讀一書先其近而易知者
字字考驗句句推詳上句了然後及下句前段了然後及後段
乃能真實該徧無所不通使自家意思與古聖賢意思無間乃
為真讀書爾又曰看此一書且須專此一書便特此邊冷如水
那邊熱如火亦不
可捨此而觀彼

泛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又曰學者只
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時熟玩味時熟
又曰書須熟讀所謂書只是一般然讀十遍時與讀一遍時終
別讀百遍時與讀十遍又自不同也又曰讀書不精深只是不
專一又曰讀書須純一如看了一般未了又要般涉都不濟事
某向時讀書方讀上句不知有下句讀上章不知有下章又曰

讀論語如無孟子讀前一段如無後一段不然方讀此又思彼
擾擾於中這般人不惟無得於書胸中如此做事全不得

讀書須心在簡冊上方可研究義理 李文云讀書須
將心貼在書冊上逐句逐字看得各有著落方始好商量又曰
看文字須此心在上面若心下不在便是不曾看相似所謂觀
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問著心讀書有時半板前心在書上半
板後忽然思量它事口雖讀心自在別處如何得心只在書上
先生曰此最不可所謂不誠無物雖讀猶不讀也又曰大凡讀
書須是要自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
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卻說仁在其
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
卻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
夫不如放了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卻去看

又曰蓄之極則通 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自切至令
可舉然後與朋友講論假無朋
友久之亦能自得蓋蓄積者多忽然爆開便
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

大凡讀書少看熟讀一也不必鑽研立說
但反覆體驗二也理頭理會不必求效三
也三者學者當守此讀書須是徧布周滿
某嘗以為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
寧近毋遠

古人文章大率平說而意自長觀書且須
觀其平易正當處 又曰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曉者 又曰觀書當平心以觀之大抵看
書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去不可尋從隱僻去處凡文字諸家
說異同處最可觀舊嘗日讀書專於異同處觀之又曰凡看文
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觀謂如甲說如此且撏扯住乙窮盡
其詞乙說如此且撏扯住甲窮盡其詞兩家之說既盡又參攷

而窮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又曰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
不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曉不若退步卻看得審大槩
病在執著不肯放下正如聽訟心先有主張乙底意思便只見
得甲底不是先有主張甲底意思便只見乙底不是不若姑置
甲乙之說徐徐觀
之方能辨其曲直

學者有二患一是自主己意一是有先入
之說 李文云橫渠言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
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家意思
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又曰讀書若有
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
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卑濕田地若了面
纔安一物便有遮蔽了覺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
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
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箇田地方是 又云執德不弘
子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大之意學者要須體之

讀書不可不先立一程限如農之有畔爲學亦然又曰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也

觀書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是切要孟子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只根字其有意如此用心義理自出

文字大節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學者之患在於輕浮不沈着痛快

爲學者訂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勿計近功全文云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惟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知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爲學者計云云如此積累做得一五年工夫庶幾心意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爲浮泛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

或問左傳疑義曰子不求之於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有甚義理縱有能幾何只看聖人所說無不是這箇大本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不然子思何故說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三句是怎生如此說是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中流出不假他求又須是於這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胸中開闊見世間事皆

一

明後雖讀申韓書亦有得

氏門人自言尹和靖教學者云耳順心得

問曰言用功既至誦聖賢言語即已言

書當如猛將用

酷吏治獄直是鏖戰一陣直到推究到底

○又按朱子教人讀書亦曰讀書已是第二義蓋人之生合下皆完全所以要讀書者是未曾經歷見得許多聖人聖賢見得許多所以寫在上與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許多道理及理會得了又是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而添得來又曰讀書切理亂意要須逐條理教條直又曰讀書須逐句逐字理會教通透又曰看文字且逐條看多是一字須牽合問孟子言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義之實從兄是不知羞惡與從兄之意如何相似曰不要如此看且理會一義理教通透了方可別看如今理會一處未得卻又牽一來與同說者只聞愈無理會與聖賢說話各有指歸且與從句逐字上理會將去又曰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主解但見有正經與箇小小方好又曰讀書理會得通徹是書熟讀生更不用再理會了因只須把出來還可不若不還理會則難讀到老依舊不生底如不曾讀一般○曾異撰云中載東坡教人讀書小篇先生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此教家父詩詩載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書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之類亦如之他皆放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而語又山谷與洪駒父書云不審諸經諸史何者最熟傳而常病不精泛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

然後又謂書則涉獵諸經亦得其情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先生深善之以爲有補於學者

南軒張氏讀書樓之銘曰洪惟元聖研幾極深出言爲經以達天心天心煌煌聖謨洋洋有赫其傳惠我無疆嗟哉學子生乎千載孰謂聖遠遺經猶在孰不讀書而昧厥旨章句是鑿文采是事掇其所懷惟以祿利茫乎四馳其曷予監嗟哉學子當知讀書匪有所爲惟求厥初厥初惟何爾所固然因書而發爾知其全維誦維歌維

究維復維以泳游勿肆勿拮維平乃心以會其理切于乃躬以察以體積功既深有燁其明迥然意表大體斯呈聖豈予欺實發予機俾予自知以求于爲若火始然若泉始達推之自茲進孰予遏若登泰山益高益崇維理無形維經無窮嗟哉學子盍敬念茲以是讀書則或庶幾以上論讀書之法○又元城劉氏嘗拜司馬公讀三國志曹操遺令事以問客客曰此溫公識見不能及此劉氏曰此無他也乃一誠字耳而先生讀書必具衣冠正坐斂色不敢萌怠惰以誠意讀之誠之有可以開金石況此區區之事一看即解散也○愚按朱子鈍條是說此意故附見焉

程子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上字云九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道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某與改之云云朱子亦曰聖賢之言有高遠處有平實處又曰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又曰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

解經不同無害但要切處不可不同

好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程子勸楊時勿好著書云云學者要當察此

揚氏曰解經欲得理通而語簡蓋嘗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是一箇自然之理

朱子曰解經但可略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爲有益先生謂南軒孟子解文不過數語而所解者文過數倍將使學者求經而先坐困於吾說非先賢談經之旨且如易傳已是太詳然必先釋字義次釋文義然後推本而索言之其淺深近遠詳審有序不知是之忽遽紊雜也云云

漢儒善說經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作一道看直是意味深長先生謂近世說經者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

[illegible]且是使人看得將來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梢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云云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謬處

讀書先有立說之心此念已外馳矣

解經當如破的 以上論解經之法。自易要指至此皆解格物致知之事程子所謂讀書講明義理者也自此以爲廣大卷之首

右廣大學之一

日二十四　八三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朱子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或問[illegible]有序鄭國[illegible]孔子稱之如此安得[illegible]政不專於寬[illegible]君使之以義[illegible]治之法而[illegible]四者爲得君子之道[illegible]指其一耳。[illegible]而已[illegible]所得也聖人與人爲善故特舉其所長焉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或問其所惡之有舊惡何也曰蘇氏蓋嘗言之然無所考未敢以爲然也蘇氏曰夷齊之事蓋見傳失其辭而其出也父子之間有言焉若申生之事與不若是則又何是之可念哉。問云云曰此與不遷怒相似其所惡者因其人之可惡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又其能改又只見它善處聖賢之心皆是如此。南軒曰以夷齊平日之節觀之疑其狹隘而不合今夫子乃稱之如此何其宜容也蓋於其所爲亦安夫天理之所當然而其胸中休休然初無一毫介於其間也若有一毫介於其間則是私意之所執而豈夷齊之心哉味夫子此言焉然可以識之矣怨是用希者已無所怨於人而人亦無所怨於己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朱子曰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

甲二十四　十四

此誠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
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
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
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或問微生乞醯之說或者以直
非中庸之行當生之事夫子蓋美之者然乎曰爲是說者其附
而矣然即其言以觀之有以知其無正大之情也夫醯非難得
之物或乞於我而我無之則直告以無而已彼將去而求之他
人豈患其不得哉設其有急難之用而不知可得之所則告之
可也孝之而不得焉則往助其求可也今微生高之乞諸鄰也
蓋不告以求之之意其與之也以不告以得之之所其校美行
於左右與聽如此夫子尚何美之云哉蓋曰所國王文正公之
言曰恩欲已出怨使誰當至哉斯言其亦異乎微生之用心矣
臣主之爲言自古聖賢皆有以爲非美德者特惡其過而失於
微有而已今槩以直爲非中庸之行吾不知其何取而爲斯言
也則斯人之所謂中庸者乃謂廣之中庸而非子思之中庸
矣○問微生高乞醯不是不直曰此標定只是要人回互
矣曰以爲直之則此鄉原之漸不可不謹○南軒曰順理之謂直
委曲行爲前後君之枉則害於直矣故夫子舉此以明直之理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將樹反○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
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
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
也○或問左丘明非傳春秋者耶曰未可知也先友鄧著作
爲集例詳考先友鄧著作者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若而
爲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鄧名世字元亞云○足恭亦思之意
並恭則禮之盡矣然足之上而又加足便是私欲○巧言令色足
委實匿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與
上文乞醯之義相似○南軒曰巧言令色足恭人習以爲常而未知爲
以惟君子學以爲己不苟自欺故以爲恥爲觀此則丘
明爲人誠實可知吉已亦恥之以明丘明所恥之
爲傳又可以味聖人與人爲善其辭氣温厚如此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

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朱子曰孟子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
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
還以後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
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
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
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南軒曰爲學
之害莫大於伐居多聖人取孟之反所以數門人也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朱子曰荊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
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
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荊皆曰苟而已則
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或問八章之說曰胡氏之說
爲備胡氏曰自合而完自完而美非善乎其事不能循其光
於前而公子荊知此非所有心者直謂之苟且而已既見其不
以隨意自能又見其不以多財自累爲而無驕吝而弟益非賢
而能之乎此可
爲居室之法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朱子曰子產之政不專於寛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
主故孔子以爲惠人
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
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
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爲人
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詞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
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
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
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
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或問十章之說曰胡氏之說爲詳胡氏曰鄭小國也介乎晉
楚子產爲政默然後世莫能竹刑書皆謀爭以豐豆

則足用於安效而已其用法雖深爲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故夫子以惠人蔽之及其卒也聞之出涕而曰古之遺愛也故子產以爲惠而不知爲政禮記以爲能食民而不能教者皆先王之政之教子產誠有所未及也諸家以惠人稱子西爲何人猶是氏能考之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公子申也皆未嘗當國無大可稱宜申謀亂故讓相去又遠宜皆所不論者鄭公孫夏與孔子同時又嘗國昭王欲用孔子而子西止之其後又召白公以致楚亂則其爲人可知矣○問管仲人也伊言以爲盡人道如何曰恐未然古注謂猶詩言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盡人道說除管仲是箇人他人便不是人管仲也未盡得人道在○愚按古注范楊之說皆以人字意人字之上猶有一字若子產惠人之類而謎之與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朱子曰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南軒曰老者行尊望之所重之講趙魏老當時號爲家事治者公綽之不欲其望可以重也故以爲趙魏老則優若夫滕薛則小國也大夫之職煩劇事責者公綽之才有所不足故不可爲耳大抵用人之方貴在處之得其宜而已○黃氏曰君子不器則無所施而不可也未至於不器則各有所長而不能相通世之羨論人物者但見其長而不知其短也然有其長而不能任重則亦未足爲全德夫子之於公綽言可謂公且平矣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朱子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或問公叔文子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而公明賈以爲時然後言笑取何也曰薛氏曰凡事之過而中理者人不知其有是也飲食未嘗無五味也而人不知者以其適宜而中度也飲食而知其有五味必其過者也此文子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也而公明賈以是稱之也夫子之疑之何也曰吳氏曰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東陽許氏曰公叔文子者蓋簡默寡言重之士故人之稱之如此聖人愛之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其門人將以察其然也公明賈之言者美矣然非夫子之所及也蓋如賈所言非和順積中發而中節者其能之乎不宜謂不誠而爲之辭曰其然豈其然乎聖人詞氣含洪忠厚如此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朱子曰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南軒曰雖云據邑以請非要君而何不知義者將以武仲之存先祀爲賢也故夫子正之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朱子曰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爲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晉文用之其便是戰國孫吳之習○南軒曰詳觀二公之事之以城濮之戰則可見矣二君皆以功利爲心

也罪人則可然就其中行事之迹又有禍正之異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朱子曰之臣家臣公公朝諸僎之與己同進爲公朝之臣也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南軒曰志在上賢而無媢疾之心以揚一善其謚以文可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朱子曰喪失位也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仲叔圉卽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南軒曰以衛靈公無道然所用得其才猶足以無喪雖然僅能維持使之勿喪而已若身正於上而用得其人則孰禦焉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朱子曰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擧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又以爲竊位○按論語所論人物如管仲晏平仲臧文仲令尹子文陳文子季文子甯武子子產伯子史魚柳下惠各已見前論今不重出而春秋襃貶尤衆又當卽全經而考焉非此所能盡錄也學者觀聖人論人之得失皆當反而觀己之賢否然後爲有補云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朱子曰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蠐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夫蚓上食槁壤下飮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

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辟績也纑練麻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顣曰惡用是鶂鶂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

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 世家出而哇之示不義食粟於蓋也

入蓋鍾定歸自於陵歸也兄仲子也鶃鶃鵝聲也頻顣而言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

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

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

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爲廉哉○南軒曰於陵仲子於所當享有所不安則而避之而某辭至於無以食而食井上之螬李在當時或稱其廉謂其能不以一介取

諸人然謂仲子不以一介與人不以一介取諸人則人友害於道義矣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仲子苟以爲不當享其祿食則當與其兄共思社稷之計以翊其主治其國家保其民人則齊國有無窮之業而仲子之家亦有無窮之聞斯爲稱善耳今乃昧正大之見爲狹隘之思以食粟爲不義而不知避兄離母之爲非徒欲潔身以爲清而不知廢大倫之爲惡小廉妨大德猶是書公義乎仲子本心亦豈不知母子之恩重於其妻兄之居爲貴於於陵乎惟其私意所蔽亂天倫類五此機也衆人惑於其迹以其清苦高介而取之而不知察其所蔽若是其差殊也甚乎世之貪冒苟得肆而爲惡者多矣而孟子於仲子之徒獨闢之之深者蓋其出之爲惡若其失易見而仲子之徒其過爲難知也惟其難知故可以惑世俗而得仁義孟子攻而闢之蓋有以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朱子曰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

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

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

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

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很以危父

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戮羞辱也很忿戾也 夫

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

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

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

妻屛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

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爲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南軒曰常人之私情樂聞人之過責人亦無所不至而不復察其理君子恕以待人油然公平以其分而是非無不得矣匡章之事亦可謂感矣其不孝者世人皆歸之以不孝之名而孟子獨明其不然者察其理故耳蓋諫於其父而父不受以至於怒而并之以君子之法論之章時未知夫有隱而無犯與夫號泣而從之之義耳夫其所謂有隱而無犯與夫號泣而從皆其既諭委曲如何而致其歸安者不能也章之諫也無一刀不許察其親之意而或過於訐是以爲責善而賊恩也至於責善而賊恩則非惟不

遂至於其重而反以傷其父子之天性其所處固不為無過然謂之不孝則非其實矣蓋章本心亦庶幾欲其父之為善可而驟之哉過及以致其怒而章又以為既得罪於父則已亦不當安夫妻子之養則從而黜屛其妻子謂不若是則己之罪益大也其深自咎責之意可見矣夫察章之事既異乎世俗之所謂不孝而原章之心則又以得罪於父為不足以亦庶幾其可進於善者而豈當棄絕於君子之門哉若章得罪於父而不知懼則是以忿戾之氣行於其間而可罪矣然則君子之觀人也豈苟云乎哉夫齊國之士皆以仲子為廉通國皆稱匡章不孝而孟子獨明其不然世俗之毀譽如是之不同而非君子孰能察之○按孟子論人物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之類已散見諸篇若仲子事合見出處篇匡章事亦合在父子篇以其察世俗之毀譽而斷之以至公之理深得論人之法故備載焉若荀楊以下評論人物未必皆當故略之

問四凶堯不誅而舜誅之何也程子曰四凶皆大才也在堯之時未嘗為惡堯安得而誅之及舜舜加其上然後始有不平之心而肆其惡故舜誅之耳曰堯不知四凶乎曰惟堯知之知其惡而不去何也曰在堯之時非特不為惡亦賴以為用

或言高宗於傅說文王於太公蓋已素知之矣恐羣臣未信故託夢卜以神之曰此偽也聖人豈偽乎

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夫是之

謂弒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故隘不食粟蓋不食其祿非餓而不食也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

問伐國不問仁人何也曰未知其所以伐如何若武王伐紂則皆仁人也柳下惠之時諸侯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皆不義之伐宜仁人不忍言也

問宋襄公不鼓不成列如何曰此愚也既云戰又卻不鼓不成列必待它成列圖甚

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曰譬之小人多行不義人不之責至君子未有一事則議論便生此一理也白者易汙此又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為小惡宣王小惡為大異此又一理也東漢之士尚名節只為不明理若使明經則皆大賢也

趙苞為邊守虜奪其母招之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之城降而求生其

毋固非也然亦當求所以生毋之方柰
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
而使賓以招陵陵降可也庶得之矣
問三國之興孰爲正曰蜀志在復漢則正
也
唐太宗爲藩臣佐父取天下一功臣耳而
可奪元良之位乎終唐之世三綱不正太
宗啓之 又曰太宗人知其爲英主不曾有人識其惡餘同又曰如肅宗即位靈武分明是簒也又曰唐有天下都正觀開元間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起於太宗故其後世子孫皆不可使玄宗媳肅宗便簒肅宗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曰藩鎭不賓權臣跋扈陵夷至於五代之亂

曰之二四　二五

朱子曰鬻拳乃一粗厲之人其意則忠而
其事皆非不足法也 按左氏傳以鬻拳爲愛君曰諫以自納於刑刑而不忘納君於善是豈所以爲人君法歟故朱子辨其不然然范甯亦議其非矣
樂毅亦一戰國之士何嘗是王者之師 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爲善藏其用東坡則責其不合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者說孰是朱子曰不然此只是田單會守御無如之何耳毅其初是合秦魏之師又因人怨湣王之暴故一舉下齊七十餘城及湣王死人心之怨已解他又恐三國來分它功氣破還了以燕之力亦只做得這地位況以單忠義死節堅守二城自是不可攻非不欲取蓋力不能耳云云毅在當時亦公心向燕正與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爾○愚按夏侯玄以來稱許皆人過至是無驗矣有取事見毅與燕惠王書云

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是也
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借
仁義以行其私
漢高祖急於攻楚所以致太公之歸 廣武之會項羽所以不殺沛公若盡是時漢強而楚弱使高祖留意於事楚則有媿心而已惟其云云須藉亦能曉此而殺太公爲不可不若歸之可以致漢之歡心若分羹之說則大不可
漢文帝資質雖美然安於此而已 如云卑之無甚高論今人可行之類是也先王之道消頽不要去做只循循自守 武帝之病固多然天
資高志向大惜其無眞儒輔佐不能勝其

曰二十四　二六

多欲之私耳然輪臺之悔終是資高故能
如此嘗因人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帝曰
若太子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可見
當時自知其非向若能以仲舒爲相汲黯
爲御史大夫豈不善邪召平高於四皓
或問霍光不負社稷而有許后之事馬援
以口過戒子孫而他日有薏苡之禍朱子
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爲己師
法不當如是論也

漢儒董仲舒最平正劉向博洽而已然[illegible]

不見聖人大道賈誼司馬遷皆駁雜大[illegible]

抵言權謀功利時以仁義救覆之然終[illegible]

不得

漢儒專以災異讖緯之屬為問學（如徐[illegible]之徒多雜）

夕以義理之學為外學（如[illegible]子[illegible]學者會[illegible]）

（[illegible]甚[illegible]進也）

問黃憲豈得似顏子曰其資質然是美又

問若得聖人為之依歸如何曰又未知其

志向何若顏子豈徒一柔善之人觀其敢

問為邦而孔子告以四代禮樂其聰明絕

人可見矣

人知曹操之為漢賊而不知孫權亦漢賊

也若權有意與復漢室當與先主并心合

謀以正曹氏之罪奈何先主稍能自立即

權而仆之其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權自知其與操同是賊）

（[illegible]之[illegible]若先主可[illegible]必承曹氏且[illegible]不可掩乎[illegible]先主安[illegible]全[illegible]）

問羊陸之事[illegible]此敵國相傾之謀耳非吉

意也觀陸抗[illegible]是彰其德於祜之言斯可

見矣（如石勒[illegible]祖[illegible]亦相類）

嵇紹蕩陰之忠固可取亦不足以贖事仇

之過二者正不相掩也

陶淵明古之逸民

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

為異

唐史贊太宗功德兼隆蓋謂除隋之亂是

功致治之美是德且道學不明故言功德

者如此換以聖門之法則此二事不過是

功未可謂之德

顏魯公是有忠義而無意智之人（當時去那[illegible]自[illegible]者[illegible]不知是賊[illegible]兩[illegible]後來知得方罵[illegible]公始以節[illegible]不知[illegible]明不[illegible]功之意[illegible]不知進明之不可恃[illegible]所[illegible]不知引云以全明[illegible]首[illegible]有所不足[illegible]當矣）

南軒張氏曰責己須要備人有片善皆當

取之古人之學只是為己如晏平仲其事

三不隨政亦必皆是然善與人交聖人便取

之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illegible]亦合道處

多只是四者便是吾之節責己而取人不
惟養吾之德亦所以與人為善
問高祖規模宏遠何事可驗曰約法三章
用董公仁義之說此二事可驗
漢武謂多欲不宜君國子民此言當矣帝
雖能言而自亦多欲然此言不可以人廢
○于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史氏將誰
蓋楊惲之死皆在定國之手冤莫大
看史不可含糊讀過

言東漢之亡黨錮趣之也曾不知東漢
若無數君子其亡也尤速譬如羸病者之服藥一旦死則歸罪於藥
不知其所以能延數日之命者藥之功也
問趙苞當初不當為邊守曰然當擇於初
至是無可為者非不忠則不孝矣又曰溫
嶠當時只當終老北方不當棄母
劉元德言濟大事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
何忍棄去大哉言乎足以得人之心矣因言
玄德此語極是大小大向在淮上有歸正人來或欲不受因舉此
言謂此等皆吾之赤子也今相隔絕不得見其父母幸而有路歸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皐陶為士瞽瞍殺人
則如之何朱子曰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皐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皐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然則舜不禁與桃應問也曰夫
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言皐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桃應又問曰舜視
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
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蹝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
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

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宗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
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南軒曰善發明愛之心者其惟孟子乎若以後世利害之見論之則謂天下方無事於舜而顧其治
舜乃舍而去之得無廢已成之業而孤天下之望乎此不知天理之言也聖人之所以為治者循天理而已苟狥於利害而失
天理之所存則雖舜何以治天下哉或者以舜竊負為在是未之思也又以為皐陶既執瞽瞍舜為得而竊之是又未之思也皐
陶執瞽瞍於前而使舜得以申竊負之義於後是乃天理所中全夫君臣父子之義者也微孟子孰能推之○程子以應接
事物而處其當否為格物致知之一事然所謂處事之方不過本之以義理而參之以時與勢而已湯之以義制事易之義以
方外中庸之時中是也各已散見諸篇今獨取孟子一章列之於此蓋其事乃天下之至難而聖賢處之曲盡其道此即處事
之大法也又朱子嘗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乃處事之要學者誠能每事以義為的而權其輕重可否之宜不雜
以世俗利害之私則庶乎應酬事物有餘裕矣

來父母門户而拒之可乎

孟宗嘗與立傳又曰孫翊之妻能報夫之讎又不汙其身可謂智仁勇三者兼全矣史傳中然有婦人理艱而不顯者如吳主下詔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職遭喪而奔赴者置之大辟吳令孟宗喪母奔喪已而拘之聽刑賴陸遜等力陳其素與誠一等如此等人是甚力量當云云雖是一事關係甚大又如孫翊之妻云云

李太白從永王璘非必有意於璘之爵祿也亦是疎快忽過耳若杜子美則無此自語孟論人物至此亦格物致知之事程子所謂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者也然諸老先生所論多已見當篇其餘若帝大臣事業又當悉入乙記至若司馬公通鑑范氏唐鑑致堂胡氏讀史管見及龜山史論了齋入納忠南軒諸老先生史論當即全書而觀之故今

記甲二十四　三十一

獨取程子以下數條列之于此以為廣大學之一條云

世間常有一種邪說與正說相對如唐肅宗時議陷賊官罪李勉議當以九等定刑而當時却恐堅河北叛臣之心不知所以正叛臣之罪也又知伐叛之初衆論欲先追虜而後即位而黃潛善汪伯彥則倡為先即位之論正論常見危邪說常見安使吾人平日間嘗講究必不到得錯只恐利害倉卒之際錯了路岐其觀昔賢多是於利害倉卒之際錯了是故學不可不講然不可不養

右廣大學之二亦格物致知之事程子所謂講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也

右廣大學之三亦格物致知之事程子所謂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也

記甲二十四終　卅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二十五

易䷀乾上乾下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程子曰此解一卦之象乾道覆育之象至大非聖人莫能體欲人皆可取法故取其行健而已至健固足以見天道也君子以自彊不息法天之行健也○朱子曰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彊不息矣○天惟健故不息不可把不息做健便天有一頃之息則地必陷人必跌死矣惟其不息故局得地在中間○問健足以形容乾否曰可伊川曰健而無息之謂乾蓋自人而言固有一時之健有一日之健惟無息乃天之健

䷁坤上坤下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程子曰坤道之大猶乾也非聖人孰能體之地厚而其勢順傾故取其順厚之象而云地勢坤也君子觀坤厚之象以深厚之德容載庶物○朱子曰地坤之象亦一而已故不言重而言其勢之順則見其高下相因之無窮至順極厚而無所不載也

䷂震下坎上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程子曰坎不云雨而云雲者雲為雨而未成者也未能成雨所以為屯君子觀屯之象經綸天下之事以濟於屯難經綸謂營為也○朱子曰經綸治絲之事經引之綸理之也屯難之世君子有為之時也○問屯需二象皆是陰陽未和洽成雨之象也然屯言君子以經綸而需乃言飲食宴樂何也曰需是緩意在它無所致力只得飲食宴樂屯是物之始生象草木初出地之狀其初出時欲破地面而出不無艱難之時故當為經綸其義所以不同也

䷃坎下艮上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程子曰山下出泉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之象也若人蒙穉未知所適也君子觀蒙之象以果行育德觀其出而未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其始出未有所向則以養育其明德也○朱子曰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

䷄乾下坎上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程子曰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陽和洽然後成雨雲方上於天未成雨也故為須待之義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澤猶君子畜其才德而未施於用也君子觀雲上於天需而為雨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朱子曰雲上於天無所復為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耳自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為但飲食宴樂俟其自至而已一有所為則非需矣○需待也云云待之須有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

䷅坎下乾上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程子曰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由也若上下相順訟何由興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謹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朱子曰作事謀始言觀此等象便當每事謀之於其始

䷆坎下坤上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

程子曰地中有水水聚於地中為眾聚之象故為師也君子觀此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眾也○朱子曰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眾矣

䷇坤下坎上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程子曰夫物相親比而無間者莫如水所以比也先王觀比之象以建萬國親諸侯建立萬國所以比民也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朱子曰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間建國親侯亦先王所以比於天下而無間者也○伊川曰建萬國以比民言民不可盡得而比故建諸侯使比民而天下所親者諸侯而已這便是他比天下之道

䷈乾下巽上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程子曰乾之剛健而為巽所畜夫剛健之性惟柔順為能畜止之雖可以畜止之然非能固制其剛健也但柔順以

擾系之耳故爲小畜也君子觀小畜以懿美其文德畜聚爲蘊畜之義君子所蘊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才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文德方之道義爲小也朱子曰風有氣而無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爲小畜之象懿文德言未能厚積而遠施也○問云云曰山是堅剛之物故能力畜其三陽風是柔軟之物止能小畜之而已○云云言畜他不住且只盈些子發泄出來只以大畜比之便見得大畜說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便見得小畜只是做得這些箇文德如威儀文辭之類

☱☰ 兌下乾上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程子曰天在上澤居下上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爲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辨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蓋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而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無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辨上下使各當其位以定民之心志也

☷☰ 乾下坤上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程子曰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泰也人君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財成謂體天地交泰之道而財制成其施爲之方也輔相天地之宜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爲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也如春氣發生萬物則爲播殖之法秋氣成實萬物則爲收斂之法乃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輔助於民也民之生必賴君上爲之法制以敎率輔翼之乃得遂其生養是左右之也○朱子曰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問財成輔相云云曰裁成猶裁截成就之也裁成者所以輔相也又問裁成何處可見曰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聖人便爲制下許多禮數倫序只此便是裁成處萬物本自有此理若非聖人裁成亦不能得如此齊整所謂贊天地化育而與之參也

☷☰ 坤下乾上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程子曰天地不相交通故爲否否塞之時君子道消當觀否塞之象而以儉損之德避免禍難不可榮居祿位也否者小人得志之時君子居顯榮之地禍患必及其身故宜晦處窮約也○朱子曰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以辟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祿位榮之

☲☰ 離下乾上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程子曰不云火在天下天下有火而云天與火者天在上火性炎上火與天同故爲同人之義君子觀同人之象而以類族辨物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異同凡異同者君子能辨明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朱子曰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問類族辨物如伊川云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則是就族類上辨物否曰類族是就人上說辨物是就物上說天下有不可以皆同之理故隨他頭項如分別類族去分姓氏張姓同作一類辨物如牛類是一類就其類聚以致其所以爲同也伊川之說不可曉也

☰☲ 乾下離上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程子曰火高在天上照見萬物之衆多故爲大有繁庶之義君子觀大有之象以遏絶衆惡揚明善類以奉順天休美之命萬物衆多則有善惡之殊君子享大有之盛當代天工治養庶類治衆之道在遏惡揚善而已○朱子曰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爲大有之象所有旣大無以治之則釁蘖萌於其間矣天命有善而無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反之於身亦若是而已矣

☶☷ 艮下坤上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程子曰地體卑下山之高大而在地中外卑下而內蘊高大之象故爲謙也不云山

在地中而曰地中有山言卑下之中蘊其崇高者乎謙之象
山而在地下是高者下之卑者上之見抑高舉下損過益不及
之義以施於事則取多者增益寡者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
與使得其平也○朱子曰以卑蘊高謙之象也裒多益寡所以
稱物之宜而平其施損高增
卑以趨於平亦謙之意也

☳☷ 坤下震上 象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
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程子曰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
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始閉鬱及奮發則通暢和豫故
爲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於聲樂之象也先王觀雷出
地而奮和暢發於聲之象作聲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於薦
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禮有殷奠謂盛也薦上帝配祖
考盛之至也○朱子曰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旣象其
聲又取其義○先王作樂無所不用樂之大者尤在於薦
上帝配祖考○問作樂崇德是自
崇其德如大韶大武之類否曰然

甲二十五

☱☳ 震下兌上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
宴息 程子曰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爲隨之象君子觀象
以隨時而動隨時之宜萬事皆然取其最明且近者言
之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君子晝則自强不息及嚮昏晦則入居
於內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隨時適其宜也禮君子晝不居內夜
不居外隨時之道也○朱
子曰雷藏澤中隨時休息

☶☴ 巽下艮上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
德 程子曰山下有風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爲有事之
象君子觀有事之象以振濟於民養育其德也在己則養
德於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無大於此二者○朱子曰山
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於二者乃治己治人之道也

☷☱ 兌下坤上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
窮容保民無疆 程子曰澤之上有地澤岸也水之際也
物之相臨與含容無若水之在地故澤
上有地爲臨也君子觀親臨之象則教思無窮親臨於民則有
教導之意思也無窮至誠無斁也觀含容之象則有容保民之
心無疆廣大無疆限也含容有廣大之意故爲無窮無疆之義
○朱子曰地臨於澤上臨下也二者皆臨下之事教之無窮者
兌也容之無疆者坤也○問臨卦臨字不是上臨下之謂臨
凡進而逼近者皆謂之臨否曰然此是二陽自下而進上則知
凡相逼近者
皆爲臨也

☴☷ 坤下巽上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
民設教 程子曰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爲由歷周覽之象故
先王體之爲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天
子巡省四方觀視民俗設爲政教如奢則約之以儉
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省方觀民也設教爲民觀也

☲☳ 震下離上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程子曰象無倒置者疑此文互也雷電相須並見之物亦有嗑
象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勑
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爲之防者也○問雷電噬嗑與雷電豐
似一同朱子曰噬嗑明在上動在下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
此未有犯底人留待異時而用故云明罰勑法豐威在上明在
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
過差故云折獄致刑此
伊川之意說得極善

☶☲ 離下艮上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
無敢折獄 程子曰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其下
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爲賁飾之象也君子
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脩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無果敢
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慎也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
乃聖人之用心也爲戒深矣象之所取唯以山下有火明照庶
物以用明爲戒而賁亦自有無敢折獄之義折獄者專用情實
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無敢用文以折獄也○朱子曰山下有
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內離明而外艮
止故取象如此○問本義云云伊川卻就賁飾說不知二說可
兼備否曰明庶政是就離上說無折獄是就艮上說離明在內

止在外則是事之小者可以用明折獄是大事[illegible]止之義明在内不能及他故止而不敢折也大凡[illegible]意味長若既空說道理亦說得去亦不甚覩切也[illegible]與旅卦都說刑獄事但爭艮與離之在内外故其說相[illegible]

䷖ 坤下艮上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程子曰艮重於坤山附於地也山高起於地而反附著於地[illegible]剝之象也上謂人君與居人上者觀剝之象[illegible]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也[illegible]下下剝則上危矣爲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illegible]本乃所以安其居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 震下坤上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程子曰雷者陰陽[illegible]成聲當陽之微未[illegible]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陽始生於下而甚微安靜而[illegible]先王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故閉關[illegible]得行人君不省視四方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陽也○問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后能長人[illegible]未至之復其善端之萌亦甚微故須莊敬持養然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朱子曰然

䷘ 震下乾上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程子曰雷行於天下陰陽交和相薄而成聲於是驚蟄藏振萌芽發生萬物其所賦與洪纖高下各正其性命無有差妄物與无妄也先王觀天下雷行發生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使各得其宜如天與之无妄也茂盛也盛對之爲言猶盛行永言之比對時謂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體天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朱子曰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無妄也先王法此以對時育物因其所生而不爲私焉

䷙ 乾下艮上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程子曰天爲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朱子曰天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但以其象言耳

䷚ 震下艮上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程子曰以二體言之山下有雷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荄發其萌芽爲養之象以上下二陽中含四陰外實中虛頤口之象口所以養身也故君子觀其象以養其身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不唯就口取養義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在身爲言語於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於身者皆是慎之則必當而無失在身爲飲食於天下則凡貨資財用養於人者皆是節之則適宜而無傷推養身之道養德養天下莫不然也

䷛ 巽下兌上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程子曰澤潤養於木者也乃至滅沒於木則過甚矣故爲大過君子觀大過之象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君子所以大過人者以其能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也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無悶也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爲大過人也○朱子曰澤在下而木在上今澤水高漲乃至浸沒了木是爲大[illegible]子曰木雖爲水浸而未嘗動故君子觀之而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 坎下坎上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說見前德行篇

䷝ 離下離上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程子曰若云兩明則是二明不見繼明之義故云明兩明而重兩謂相繼也作離明兩而爲離繼明之義也震巽之

類亦取洊隨之義然離之義尤重也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觀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德照臨于四方大凡以明相繼皆繼明也舉其大者故以世襲繼照言之○朱子曰明兩作離若做兩明則是有二箇日不可也故云云只是一箇日相繼之義

䷞艮下兌上 象曰山下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程子曰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上而其漸潤通徹是二物之氣相感通也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於人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無我也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朱子曰山下有澤以虛而通也○上若不虛如何受得

䷟巽下震上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程子曰君子觀雷風相與成恒之象以常久其德自立於大中常久之道不變易其方所也

䷠艮下乾上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程子曰天下有山山下起而乃止天上進而相違是遯避之象也君子觀其象以避遠乎小人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唯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朱子曰天體無窮山高有限遯之象也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

䷡乾下震上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程傳見前復篇○朱子曰君子之自治須是如此猛烈方得

䷢坤下離上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程子曰昭明之也傳曰昭德塞違昭其度也君子觀明出地上而益明晉之象而以自昭其明德去蔽致知昭明德於己也明明德於天下昭明德於外也明明德在已故云自昭

䷣離下坤上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程子曰明所以照君子無所不照然用明之過則傷於察太察則盡事而無含弘之度故君子觀明入地中之象於涖衆也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爲明也若自任其明無所不察則已不勝其忿疾而無寬厚含弘之德人情睽疑而不安失涖衆之道適所以爲不明也古之聖人設前旒屏樹者不欲明之盡乎隱也

䷤離下巽上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程子曰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內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謂事實恒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於外由言行之謹於內也言愼行脩則身正而家治矣○朱子曰風自火出是火中有風如一堆火在此氣自薰蒸上出也

䷥兌下離上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程子曰上火下澤二物之性違異所以爲睽離之象君子觀睽異之象於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彝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朱子曰二卦合體而性不同○或謂同而異作理一分殊看如何曰理一分殊是理之自然如此這處又說人事之異上說如所謂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是也大抵易中六十四象下句皆是說人事之所當不必深去求伊川說得甚好

䷦艮下坎上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說見丁部

䷧坎下震上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程子曰天地解散而成雷雨故雷雨作而爲解也與明兩而作離語不同赦釋之宥寬之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則非義也故寬之而已君子觀雷雨作解之象体其發育則施恩仁体其解散則行寬釋也○朱子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陰陽之氣閉結之極忽然迸散出做這雷雨只管閉結了若不解散如何會有雷雨作小畜所以不能成雷雨者畜不極也雷便如今是筒爆杖

☶☱ 兌下艮上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說已見治情篇

☴☳ 震下巽上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說見廣大學之五篇

☱☰ 乾下兌上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程子曰澤水之聚也而上於天至高之處故爲夬象君子觀澤決於上而注溉於下之象則以施祿及下謂施其祿澤以及於下也觀其決潰之象則以居德則忌居德謂安處其德則約也忌防也謂約立防禁有防禁則無潰散也王弼作明忌亦通不云澤在天上而云澤上於天上於天則意不安而有決潰之勢云在天上乃安辭也○朱子曰澤上於天夬之勢也施祿及下潰決之意也

☰☴ 巽下乾上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程子曰風行天下無所不周爲君后者觀其周徧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風行地上與天下有風皆爲周徧庶物之象而行於地上徧觸萬物則爲觀經歷觀省之象也行於天下周徧四方則爲姤施發命令之象也諸象或稱先王或稱后或稱君子大人稱先王者先王所以立法制建國作樂省方勅法閉關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者后王之所爲也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者王公之通稱

☱☷ 坤下兌上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程子曰澤上於地爲萃聚之象君子觀萃象以除治戎器用戒備於不虞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故矣故觀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弊惡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 巽下坤上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程子曰木生地中長而上升爲升之象君子觀升之象以順脩其德積累微小以至高大也順則可進逆乃退也萬物之進長皆以順道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學業之充實道德之崇高皆由積累而至積小所以成高大升之義也○朱子曰王肅本順作慎古字通用○汪公嘗言曾見樹木之生日月滋長若一日不長便是生理不接日以枯瘁矣學者之於學不可一日少懈一日不進則退木一日不長則必死學一日不進則心亦死

☱☵ 坎下兌上 象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說見處患難篇

☵☴ 巽下坎上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程子曰木承水而上之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君子觀井之象法井之德以勞徠其民而勸勉以相助之道也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朱子曰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草木之生津潤皆上行直至樹末而上如菖蒲葉每旦皆有水如珠顆雖密室中亦如此非露水也又曰木上有水便如井中之水水在井底却能上來給人之食故取象如井也

☱☲ 離下兌上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程子曰水火相息爲革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歷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朱子曰澤中有火水能滅火此只是說陰盛陽

兌火盛則克水水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
革意恐君子觀這象便去治曆明時林艾軒說因革卦得曆
云曆須年年改革不改革便差了天度此說不然天度之差
蓋緣不曾推得那曆不定却不因不改革而然治曆明時非謂
曆當改革蓋四時變革中便有治曆明時底道理

䷱ 巽下離上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程子曰木上有火以木巽火有烹飪之象故爲鼎君子觀鼎之象以正位凝命鼎者法象之器其形端正其體安重君子觀其端正之象則以正其位謂正其所居之位君子所處必正小至於席不正不坐毋跛毋倚取其安重之象則以凝其命令安重其命令也凝聚止之義謂安重也今世俗有凝然之語以命令而言耳凡動爲皆當安重也○朱子曰正位凝命伊川說得未然此言人君臨朝也須端莊安重一似那鼎相似安在那裏不動然後可以凝住那天之命如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之休○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意凝猶至道不凝焉之凝

十三

䷲ 震下震上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程子曰洊重襲也上下皆震故爲洊雷雷重洊則威益盛君子觀洊雷威震之象以恐懼自脩飭循省也君子畏天之威則脩正其身思省其過咎而改之不唯雷震凡遇驚懼之事皆當如是

䷳ 艮下艮上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說已見前

䷴ 艮下巽上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程子曰山上有木其高有因漸之義也君子觀漸之象以居賢善之德化美於風俗人之進於賢德必有其漸習而後能安非可陵節而遽至也在己且然教化之於人不以漸其能入乎移風易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漸也 朱子曰二者皆當以漸而進 居賢字衍或善字下有脫字

䷵ 兌下震上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說已見夫婦篇

䷶ 離下震上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程子曰雷電皆至明震並行也二體相合故云皆至明動相資成豐之象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折獄者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致刑者以威於姦惡惟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動之象以折獄致刑也噬嗑言先王飭法豐言君子折獄以明在上而麗於威震王者之事故爲制刑立法以明在下而麗於威震君子之用故爲折獄致刑旅明在上而云君子者旅取慎用刑與不留獄君子皆當然也朱子曰取其威照並行之象

䷷ 離下艮上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程子曰火之在高明無不照君子觀明照之象則以明慎用刑明不可恃故戒於慎明而止亦慎象觀火行不處之象則不留獄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朱子曰慎刑如山不留如火

十四

䷸ 巽下巽上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程子曰兩風相重隨風也隨相繼之義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問申命是兩番降命令否曰非也只是丁寧反復說便是申命巽風也風之吹物無處不入無物不動詔令之入人淪肌浹髓亦如風之動物也

䷹ 兌下兌上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說已見朋友篇

䷺ 坎下巽上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程子曰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觀是象救天下之渙至于享帝立廟也收合人心無如宗廟祭祀之報

出於其心故享帝立廟人心之所歸也保人心合離散之道無大於此○朱子曰皆所以合其散

䷻ 兌下坎上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議已見德行篇

䷼ 兌下巽上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程子曰澤上有風感于澤中水體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物能感之風之動乎澤猶物之感于中故爲中孚之象君子觀其象以議獄與緩死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故誠意常求於緩緩寬也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朱子曰風感水受中孚之象議獄緩死中孚之意○議獄緩死只是以誠意求之澤上有風感得水動議獄緩死則能動人心

䷽ 艮下震上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程子曰雷震於山上其聲過常故爲小過天下之事有時當過而不可過甚故爲小過君子觀小過之象事之宜過者則勉之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當過而過乃其宜也不當過而過則過矣○朱子曰山上有雷其聲小過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彖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也○小過是過得不多如大過便說獨立不懼小過只說行過乎恭用過乎儉小事小過是過於慈惠之類大過則是剛嚴果決氣象○行過恭用過儉皆是宜下之意

䷾ 離下坎上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程子曰水火既交各得其用爲既濟時當既濟唯慮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於患也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患而豫防也

䷿ 坎下離上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程子曰水火不交不相濟爲用故爲未濟火在水上非其處也君子觀其象以慎處於事物辨其所當各居其方謂止於其所也朱子曰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以上言六十四卦之象蓋有是象則有是理理與象未嘗相離故曰顯微無間象有形故曰顯理無形故曰微聖人見其象即知其理故設之以示人欲人體象而盡其理也在聖人則物自格知自至不待窮究而知之學者則當因象而推其理故列此於格物致知之條使學者知天地之間形形色色充滿無非至道誠能虛心以體之則耳目所接妙理畢呈而形而上者莫不在形而下者之外矣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朱子曰兩目相承而物麗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於此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日中爲市上明而下動又借噬爲市嗑爲合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乾坤變化而無爲 刳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木在水上也致遠以利天下疑衍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上動下說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豫備之意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下止上動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乖然後威以服之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壯固之意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送死大事而過於厚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明決之意○愚按此亦前所列卦象之意也蓋離之中虛而物麗乾坤之上下風之行木上此皆物象之自然者也有自然之象則有自然之理人之所共睹也然常人則見其象而昧其理惟聖人之心虛明洞徹故見是象則知是理知是理則制是器人皆謂備物致用立成器以利天下出於聖人之心思不知聖人亦因其所固有而已蓋天地之間昭昭布森列莫非至理之所存故曰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敎也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豈有隱乎哉百姓日用而不知耳學者誠能虛心以觀天下之物則精義妙道莫不昭昭然接於吾之心目然後其知道器之用合而顯微之無間也又後漢志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爲輪輪行可載因物有

生故爲之輿輿輪相乘流運罔極任重致遠天下獲其利於世聖人觀於天視斗周旋杓方杓曲以攜龍角爲帝車於是乃曲其輈乘牛駕馬登險赴難周覽八極故易震乘龍謂之壯言器莫有尚之者也此志所云即十三卦之意故附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說已見道體篇○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朱子曰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於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極也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爲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者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又家語孔子觀於東流之水一段亦當參觀古今同此水也然孔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推之而明爲學之有本今人之凡觀於水者其亦知此乎此格物致知所當察也孟子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朱子曰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愚按聲入心通四字朱子嘗以解耳順之義矣今復用於此蓋聖人之心表裏

澄徹前所聞之言雖淺而所指之理則甚深猶舉至顯之事而謂至微之理也故附于此○自此以後凡言知者皆兼人物格致至事

書說命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南軒張氏曰孔子觀上世之化曰大哉知乎雖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亦惟使之由之而已知者凡聖之事也豈可易云乎哉傳說之言高宗蓋知之者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非知之者有此乎此蓋學于甘盤之所得也故君奭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而未及于傅說蓋高宗之知者甘盤也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說之意亦曰雖已知之此非艱也惟於身親實履之此爲知之者言也若高宗未實知之而告之曰知之非艱則說爲失言矣

易乾九三文言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程子曰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朱子曰知至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也○知至是知得到至處至之便是至那處了知終是知得合如此知終便是做下然底工夫○上至字是至處下至字是到那至處知終是知所終之是終之而不去益求必然於是而守之不失也知至至之可與幾先知爲要如人欲往長安雖未到長安然已知長安之所在所謂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存者守而勿失既知得箇道理如此則堅守之而勿失所謂可與存義也○知至至之知字是輕至字重知終終之知字輕終字重大學知至知字是重至字輕

甲二十五　一九

論語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朱子曰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不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集義尹氏曰子路勇於行故有聞而未能行惟恐有聞也○問云云曰可見古人爲己之實處子路急於爲善惟恐行之不徹今人惟恐不聞既聞了便休更不去行如此者王夫○南軒曰門人記此亦可謂善觀子路者矣○中庸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已見爲學之功安行困知勉行章已見智仁勇篇

程子曰書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

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若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也又曰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問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爲常人言纔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勉強至於知穿窬不可爲則不待勉強是知亦有淺深也又曰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終之須以知爲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饑而不食烏喙人不食只是知人爲不善只爲不知知至而至之知之事故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又曰出有篤學力行而不知道者○餘已見大學致知章

呂氏曰知崇者所以致吾知也禮卑者所以篤吾行也

朱子曰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　論輕重行爲重

又曰學問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自脩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又曰講學克己二事各是兩件工夫學者於此兩是無所不用其極然後足目俱到無偏倚之病○聞某在湖南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朱子曰義理不明

如何箴曾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又曰有人專要理會窮行此亦是孤又曰言而不行固為失之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亦非小病○問須是先知之然後行之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且如曾點與曾子便是兩箇樣子曾點便是理會得底而行有不掩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旋明理一唯處又曰大學明明德是知止至善是守夫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聖賢未嘗不為兩頭說話如中庸所謂擇善是知之事固執其守之事又曰至善是以其極言知要到極處行亦要到極處○王德修相見先生問和靖大槩如何接引學者曰先生只云在力行以前更有甚工夫德修曰某所聞行所知得須是知得方始行得德修曰自志學至不踰矩皆是說行曰便是先知了然後能行

南軒張氏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歷玫聖賢之意蓋欲使學者於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至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內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然則聲氣容色之聞洒掃應對進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他求乎

知之而行駸駸曰當然也踐實地上步步相推未有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中操索臆或中而不中者多矣○以上皆言知行並進[illegible]

右廣大學之四

易大傳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朱子曰釋中孚九二爻義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朱子曰此釋益上九爻義

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朱子曰卦爻之辭亦猶是也○按此自夫乾天下之至健也為一章今得闕取以附

予此諸安藏王氏兄弟章備考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周氏

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難故告之以此○南軒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爲先故其言之所發乃其力行所至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爲君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矣子貢非不能踐言者然未免於易言夫子恐其有時而或以言爲主而行有未揜也是以深警焉夫未之能踐而言與夫力行所至而言者其意味有間矣學者宜深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南軒曰君子以行不逮言爲恥故言不輕其出言之不出則勉於躬行者力可知也夫子懼學者務於言而行有弗篤則趨於高也故言古之學者蓋御此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言而能訥蓄德則固喻人則信謀事則密不敏者反是行而能敏遷善則速改過則勇應務則給不敏者反是夫敏與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煩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已不自反其氣質學豈有功哉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悔理自內出者朱子曰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謹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顔閔則無此問矣○子張學干祿一章是教人不以干祿爲意蓋言行所當謹非欲爲干祿而然也若真能著實用功則惟恐言行之有悔尤何暇有干祿之心耶○南軒曰夫謹言行者非期於得祿亦非必得祿也曰祿在其中謂爲不道而義則充矣若告之以士不可以求祿則理有所未盡亦非長善救失之方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爲懼勤勵不息自强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朱子曰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詞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南軒曰言文吾不與人同者至於躬行之君子則孝見聖人之意欲使學者不但既其文而務勉其實也夫所謂文者威儀藝文之事可得而見者也躬行之實則在夫穆密篤至存乎人之所不見者也此顏閔之徒所以獨出於衆人與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朱子曰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詞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

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朱子曰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爲流於釋氏先覺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於羹見堯於墻豈是以我之心再見一心別爲一物而在身外耶○篤者有重厚深沉之意○南軒曰篤敬者敦篤於敬也言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常以是而行何往而不可故雖蠻貊亦可行也若夫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則妄而已故雖州里亦不可行參前倚衡從之常存乎忠信篤敬也存之不素而欲遽得之於既發之時難矣此子張所以書紳而不敢忘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朱子曰大言不慚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南軒曰易其言者實必不至若聽其言之而不怍則知其爲之也難矣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而仁者之言必訒也

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南軒曰此章戒人言語當適其可也

中庸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說見專言道篇

表記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鄭氏曰不見人之言語輒以爲善言其飾行或時而已也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行有枝葉所以益德也言有枝葉是益虛華也枝葉依幹而生言行亦由禮出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

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皆辟有言而無其實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善言而無實人所怨也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

有己怨（己謂不許也言諾而不與其怨大於不許）
緇衣故大人不倡游言（游猶浮也不可用之言也）可言也
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
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危猶高也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言行相應也）
詩云淑慎爾止不諐于儀子曰君子道人
以言而禁人以行（禁猶謹也）故言必慮其所終
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稽猶考也敝猶敗也）
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話善言也）子曰

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
民德壹（貳不壹也）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
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張子東銘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
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
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
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
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
咎為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

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
不智孰甚焉（以上皆謹言敏行之事）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朱子曰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集義游氏曰此曾子之省身者而已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與行或悖於心而言或浮於行與欲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與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古之人所謂夜以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者亦曾子之意也○餘已見忠信篇○荀子曰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智明而行無過矣○此章言省身）

易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程子曰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君子觀風雷相益之象而求益於已爲益之道無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無過矣益於人者莫大於是○朱子曰遷善如風之迅改過如雷之烈

復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程子曰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祇宜音祇抵也王篇云適也義亦同无祇悔不至於悔也顔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無祇悔也過旣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旣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旣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脩其身之道也學問之道無它唯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无咎者善補過也 上文云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又曰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朱子曰介謂辨別之端蓋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震動也知悔則有以動其補過之心而可以[illegible]无咎矣○案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illegible]曰[illegible]人位已在下卦之上未離於下而尊顯者也日夕不[illegible]則雖處危地而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傳曰躍不[illegible]及將以就安耳聖人之動無不時也○本義曰九陽四陰[illegible]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能隨時進退則无咎○[illegible]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傳曰四居近[illegible]無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之時其自處以正危疑之[illegible]藏其智如括結囊口而不露則可得无咎不然則有害○需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傳曰需者以遇險故需而後進初最遠於險故爲需于郊郊曠遠之地也處於曠遠利在安守其常則无咎不能安常則躁動犯難豈能需於遠而無過耶○師貞丈人吉无咎傳曰師之道以正爲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故師以貞爲主其動雖正師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蓋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illegible]且无咎乃盡善也○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傳曰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專制其事唯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蓋恃專自失爲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六四師左次无咎傳曰師之進以強勇也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捷者也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進退乃所當也故無咎○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必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筮謂占決卜度非謂以蓍龜也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以此三者○初六有孚比之无咎傳曰初六比之始也[illegible]比之道以誠信爲本中心不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故比之始必

有孚誠乃无咎孚信之在中也○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傳曰初九陽爻而乾體陽在上之物又剛健之才足以上進而復與在上同志其進復於上乃其道也故云復自道復旣自道何過咎之有无咎而又有吉也諸爻言无咎者如是則无咎矣故云无咎者善補過也雖使爻義本善亦不害於不如是則有咎之義初九乃由其道而行故曰何其咎○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傳曰四於畜時處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內有孚誠則五志信之從其畜也主獨一陰畜衆陽者也諸陽之志繫于四四苟欲以力畜之則一柔敵衆剛必見傷害唯盡其孚誠以應之則可以感矣故其傷害遠其危懼免也如此則可以无咎不[illegible][illegible]不免於害矣○履初九素履往无咎傳曰履不處者行之道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陽剛之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上柔而往則无咎詳見出處篇○否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傳曰報以陽剛健體居近君之位是有濟否之才而得高位者也足以輔上濟否然當君道方否之時處逼近之地所惡在居功取忌而已若能使動必出於君命威柄一歸於上則无咎而其志行矣能使事皆出於君命則可以[illegible]之否其疇類皆附離其福祉離麗也○同人初九同人于門无咎傳曰九居同人之初

而無係應是无所偏私同人之公者也故爲出門同人出門謂
在外則无暱比之偏其同博而公如此則无過咎也。象
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傳曰出門同人于外是其所同者廣无
所偏私人之同也有厚薄親疎之異過咎所由生也既无所偏
黨誰其咎之。大有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傳曰九居大
有之初未至於盛處卑无應與未有驕盈之失故无交害未涉
於害也大凡富有鮮不有害若能享富有而知難處則自无咎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傳曰九以陽剛居二爲六五之
君所倚任剛健則才勝居柔則謙順得中則无過其才如此所
以能勝大有之任如大車之材強壯能勝載重物也可以任重
行遠故有攸往而无咎也。九四匪其彭无咎傳曰九四居大
有之時已過中矣是大有之盛者也過盛則凶咎所由生也故處
之之道匪其彭則无咎謂能謙損不處其太盛則得无咎也四
近君之高位苟處太盛則致凶咎彭盛多之皃詩載驅云汶水
湯湯行人彭彭行人盛多之狀雅大明云駟騵彭彭言武王戎
馬之盛也。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傳曰能不處其盛而
得无咎者蓋有明辨之智也晢明智也賢智之人明辨物理當
其方盛則知咎之將至故能損抑不敢至於滿極也。豫上六

冥豫成有渝无咎傳曰上六陰柔非有中正之德以陰居上不
正也而當豫極之時以君子居斯時亦當戒懼況陰柔乎乃耽
肆於豫昏迷不知反者也在豫之終故爲昏冥已成者也若能
有渝變則可以无咎矣在豫之終有變之義人之失苟能自變
皆可以无咎故冥豫雖已成能變則善也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
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隨元亨利貞无咎傳
曰隨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爲衆所隨與己隨於人及
臨事擇所隨皆隨也隨得其道則可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從
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
於貞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
亨乎。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傳曰九四以陽剛之
才處臣位之極若於隨有獲則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
隨於己爲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心
從己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奈何唯孚誠積於中動爲合
於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
是也皆德及於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
其國之安其至誠存乎中是有孚也其所施爲无不中道是在
道也唯其明哲故能如是復何過咎之有是以下信而上不疑

位極而无逼上之嫌勢重而无專權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
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處
无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蠱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
厲終吉傳曰初六雖居最下成卦由之有主之義居內在下而
爲主子幹父蠱也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爲有子而其考
得无咎不然則爲父之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也處卑而尸尊
事自當兢畏以六之才雖能巽順體柔在下无應而主幹非有
能濟之義若不以克幹而言則其義甚小故專言爲子幹蠱之
道必克濟則不累其父能厲則可以終吉乃備見爲子幹蠱之
大法也。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傳曰三以剛陽之才
居下之上主幹者也子幹父之蠱也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
也然而在巽體雖剛過而不爲无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
故无大過以剛陽之才克幹其事雖以剛過而有小小之悔終
无大過咎也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
也傳曰以三之才幹父之蠱雖小有悔終无大咎也蓋剛斷能
幹不失正而有順所以終无咎也。臨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
之无咎傳曰三居下之上臨民者也陰柔而說體又處不中正
以甘說臨人者也在上而以甘說臨下失德之甚无所利也兌

性既說又乘二陽之上陽方長而上進故不安而益甘既知危
懼而憂之若能持謙守正至誠以自處則无咎也邪說由己能
憂而改之復何咎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傳
曰陰柔之人處不中正而居下之上復乘二陽是處不當位也既
能知懼而憂之則必強勉自改故其過咎不長也。六四至臨
无咎傳曰四居上之下與下體相比是切臨於下臨之至也臨
道尚近故以比爲至四居正位而下應於陽之初處近君之位
守正而任賢以親臨於下是以无咎所處當也。象曰至臨无咎
位當也傳曰居近君之位爲得其任以陰處四爲得其正與初相
應爲下賢所以无咎蓋由位之當也。上六敦臨吉无咎傳曰
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而居臨之終敦厚於臨也與初二雖非
正應然大率陰求於陽又其至順故志在從乎二陽尊而應卑
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敦厚之至也故曰敦臨所以吉而无咎陰
柔在上非能臨者宜有咎也以其敦厚於順剛是以吉而无咎
。觀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傳曰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
俗之美惡係乎己而已觀己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
己之所爲政化善也乃无咎矣若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則
是己之所爲政治未善不能免於咎也。上九觀其生君子无

象傳曰上九以剛陽之德處於上爲下之所觀而不當位是賢人君子不在於位而道德爲天下所觀仰者也觀其生觀其所生也謂出於已者德業行義也既爲天下所觀仰故自觀其所生若皆君子則无過咎也苟未君子則何以使人觀仰矜式是其咎也○賁上九白賁无咎傳曰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於華偽唯能質白其賁則无過飾之咎白素也尚質素則不失其本眞所謂尚質素者非無飾也不使華沒實耳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傳曰白賁无咎以其在上而得志也既在上而得志處賁之極將有華偽失實之咎故戒以質素則无是飾不可過也○剝六三剝之无咎傳曰衆陰剝陽之時而三獨居剛應剛與上下之陰異矣志從於正在剝之時爲无咎者也三之爲可謂善矣不言吉何也曰方羣陰剝陽衆小人害君子三雖從正其勢孤弱所應在无位之地於斯時也難乎免矣安得吉也其義爲无咎耳言其无咎所以勸也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傳曰三居剝而无咎者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是與其同類相失於處剝之道爲无咎如東漢之呂強是也○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傳曰既復則亨也陽氣復生於下漸亨盛而生育萬物君子之道既復則漸以亨通澤於天下故復則有亨盛

之理也出入无疾出入謂生長復生於內入也長進於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陽生非自外也來於內故謂之入物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摧折春陽之發爲陰寒所折觀草木於朝暮則可見矣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既无害之而其類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无咎也所謂咎在氣則爲差忒在君子則爲抑塞不得盡其理陽之當復雖使有疾之固不能止其復也但爲阻礙耳而卦之才有无疾之義乃復道之善也一陽始生至微固未能勝羣陰而發生萬物必待諸陽之來然後能成生物之功而无差忒以朋來而无咎也三陽子丑寅之氣生成萬物衆陽之功也若君子之道既消而復豈能便勝於小人必待其朋類漸盛則能協力以勝之也○六三頻復厲无咎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爲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无妄九四可貞无咎傳曰四剛陽而居乾體復无應无妄者也剛而无私豈有妄乎曰以四居乾體若復處剛則爲過矣過則妄也居四无尚剛之志也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謂其所處可貞固守之利貞謂利於貞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傳曰貞固守之則无咎也○大過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傳曰初以陰柔巽體而處下過於畏慎者也以柔在下用茅藉物之象不錯諸地而藉以茅過於慎也是以无咎茅之爲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敬慎之道也慎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大過之用也繫辭云茍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言敬慎之至也茅雖至薄之物然用之可甚重以之藉薦則爲重謹之道是用之重也人之過於敬謹爲之非難而可以保其安而无過苟能慎斯道推而行之於事其无所失矣○習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傳曰六四陰柔而下无助非能濟天下之險者以其在高位故言爲臣處險之道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信於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又能開明君心則可保无咎矣夫欲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而尚飾莫如燕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唯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爲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況君心所明處詳見人臣正君篇○九五坎不盈祗既平

无咎傳曰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出矣祗音抵也抵於已平則无咎既曰不盈則是未平而尚在險中未得无咎也以九五剛中之才居尊位宜可以濟於險然下无助也二陷於險中未能出餘皆陰柔无濟險之才人君雖才安能獨濟天下之險居君位而不能致天下出於險則爲有咎必祗既平乃得无咎○離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傳曰陽固好動又居下而離體陽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於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跡已動矣動則失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謹之則不至於咎也初在下无位者也明其身之進退乃所繫之道也其志既動不能敬謹則妄動是不明所麗乃有咎也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傳曰履錯然欲動而知敬慎不敢進所以求辟免過咎也居明而剛故知而能辟不剛明則妄動矣○恒亨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傳曰恒者常久也恒之道可以亨通恒而能亨乃无咎也恒而不可以亨非可常之道也爲有咎矣如君子之恒於善可恒之道也小人恒於惡失可恒之道也恒所以能亨由貞正也故云利貞○晉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傳曰初居晉之下晉之始也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於始進而言遂其進不遂其進唯得

正則吉也罔孚者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傳曰无進无抑唯獨行正道也寬裕則无咎者始欲進而未當位故也君子之於進退或遲或速唯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概久速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傳曰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角為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也剛極則有強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於進失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維獨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內也言伐邑謂內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睽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傳曰九居卦初睽之始也在睽乖之時以剛動於下有悔可知所以得亡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睽離无與自然同類相合同是陽爻同居下又當相應之位二陽本非相應者以在睽故合也上下相與故能亡其悔也在睽諸爻皆有應夫合則有睽本異則何睽唯初與四雖非應而同德相與故相遇馬者所以行也陽上行者也睽獨无與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與之合則能行矣是勿逐而馬復得也惡人與己乖異者也見者與相通也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絕也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傳曰睽離之時人情乖違求和合之且病其不能得也若以惡人而拒絕之則將衆仇於君子而禍咎至矣故必見之所以免辟怨咎也无怨咎則有可合之道○本義曰如孔子之於陽貨也○九二遇主于巷无咎傳曰二與五應為相與者也然在睽乖之時陰陽相應之道衰則剛柔相戾之意勝學易者識此則知變通矣故二五雖正應當委曲以相求也二以剛中之德居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成濟睽之功矣而居睽離之時其交非固當委曲求於相遇冀其得合

也故曰遇主于巷必能合而後无咎君臣睽離其勢大矣甚者委曲之塗也遇者會逢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與之合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就使合而已非枉己屈道也○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傳曰九四當睽時居非所安无應而在二陰之間是睽離孤處者也以剛陽之德當睽離之時孤立无與必以氣類相求而合是以遇元夫也夫陽稱元善也初九當睽之初遂能與同德而亡睽之悔處睽之至善者也故目之為元夫猶云善士也四則過中為睽已甚不若初之善也四與初皆以陽處一卦之下居相應之位當睽乖之時各无應援自然同德相親故會遇也同德相遇必須至誠相與交孚各有孚誠也上下二陽以至誠相合則何時之不能行何危之不能濟故雖處危厲而无咎也當睽離之時孤居二陰之間處不當位危且有咎也以遇元夫而交孚故得无咎也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傳曰初四皆陽剛君子當睽乖之時上下以至誠相交協志同力則其志可以行不止无咎而已卦辭但言无咎夫子又從而明之云可以行其志救時之睽也○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傳曰六以陰柔當睽離之時而居尊位有悔可知然而下有九二剛陽之賢與之為應以輔翼之故得悔亡厥宗其黨也謂九二正應也噬膚謂噬齧其肌膚而深入之也當睽之時非入之者深豈能合也五雖陰柔之才二輔以陽剛之道而深入之則可往而有慶何過咎之有以周成之幼稚而興盛王之治以劉禪之昏弱而有中興之勢蓋由任賢聖之輔而姬公孔明所以入之者深也○解初六无咎傳曰六居解初患難既解之時以柔居剛以陰應陽柔而能剛之義既无患難而自處得剛柔之宜患難既解安寧无事唯自處得宜則為无咎矣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爻之辭寡所以示意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傳曰初四相應是剛柔相際接也剛柔相際為得其宜難既解而處之剛柔得宜其義无咎也○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傳曰損減損也凡損抑其過以就義理皆損之道也損之道必有孚誠謂至誠順於理也損而順理則大善而吉所損无過差可貞固常行而利有所往也人之所損或過或不及或常或不常皆不合正理非有孚也非有孚則无吉而有咎非可貞之道不可行也○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傳曰損之義損剛益柔損下益上也初以陽剛應於四四以陰柔居上位賴初之益者也下之益上當損己而不自以為功所益於上者事既已則速去之不居其功乃无咎也若享其成功之美非

損己益上也於爲下之道爲有咎矣四之陰柔賴初者也故聽於初當酌度其宜而損己以益之過與不及皆不可也○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傳曰四以陰柔居上與初之剛陽相應在損時而應剛能自損以從剛陽也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之益四損其柔而益之以剛損其不善也故曰損其疾疾謂疾病不善也損於不善唯使之遄速則有喜而无咎人之損過唯患不遄速則不至於深過爲可喜也○象按疾病在躬人惟恐去之不速至於不善在躬則往往不速於去之是知疾之能害人而不知不善之害人之甚者也人能去惡如去疾則知損之義矣○益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傳曰初九震動之主剛陽之盛也居益之時其才足以益物雖居至下而上有六四之大臣應於己四巽順之主上能巽於君下能順於賢才也在下者不能有爲也得在上者應從之則宜以道輔於上作大益天下之事利用爲大作也居下而得上之用以行其志必須所爲大善而吉則无過咎不能元吉則不唯在己有咎乃累乎上爲上之咎也在至下而當大任小善不足以稱也故必元吉然後得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爲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爲无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爲知人己當之爲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夬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傳曰當云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愠无咎夬決當剛健之時三居下體之上雖在上而未爲最上上有君而自任其剛決壯于頄者也有凶之道也獨行遇雨三與上六爲正應方羣陽共決一陰之時己若以私應之故不與衆同而獨行則與上六陰陽和合故云遇雨易中言雨者皆謂陰陽和也君子道長決去小人之時而己獨與之和其非可知唯君子處斯時則能夬夬謂夬其夬果決其斷也雖其私與當遠絶之若見濡汚有愠惡之色如此則无過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傳曰牽梏於私好由无決也君子義之與比決於當決故義不至於有咎也○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傳曰五雖剛陽中正居尊位然切近於上六上六說體而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爲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決如莧陸然則於其中行之德爲无咎也中行中道也莧陸今所謂馬齒莧是也曝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若如莧陸雖感於陰而決斷之易則於中行无過咎矣不然則失其中正也感陰多之物莧陸爲易斷故取爲象象曰中行

无咎中未光也傳曰卦辭言夬夬則於中行爲无咎矣象復盡其義云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吾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爲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萃九四大吉无咎傳曰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下比下體羣陰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得大吉然後爲无咎也大爲周遍之義无所不周然後爲大无所不正然後爲大吉大吉則无咎也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常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爲大吉乎得爲无咎乎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後爲无咎也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傳曰以其位之不當疑其所爲未能盡善故云必得大吉然後爲无咎也非盡善安得爲大吉乎○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傳曰九五居天下之尊萃天下之衆而君臨之當正其位脩其德以陽剛居尊位稱其位矣爲有其位矣得中正之道无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未歸者則當自反以脩其元永貞之德則无思不服而悔亡矣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王者既有其位又有其德中正无過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歸附者蓋其道未光大也元永貞之道未至也在脩德以來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既有未歸則當脩德也所謂德元永貞之道也元首也長也爲君德首出庶物君長羣生有尊大之義焉有主統之義焉而又常永貞固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无思不服矣乃无匪孚而其悔亡也所謂悔志之未光心之未慊也○升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傳曰二陽剛而在下五陰柔而居上夫以剛而事柔以陽而從陰雖有時而然非順道也以暗而臨明以剛而事柔若屈勉於事勢非誠服也上下之交不以誠其可以久乎其可以有爲乎五雖陰柔然居尊位二雖剛陽事上者也當內存至誠不假文飾於外誠積於中則自不事外飾故曰利用禴謂尚誠敬也自古剛強之臣事柔弱之君未有不爲矯飾者也禴祭之簡質者也云孚乃謂既孚乃宜不用文飾專以其誠感通於上也如是則得无咎以剛強之臣而事柔弱之君又當升之時非誠意相交其能免於咎乎○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傳曰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

旡吉而无咎大人處困不唯其道自吉樂天安命乃不失其吉
也况隨時善處復有咎乎有言不信當困而言人誰信之○九
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傳曰酒食人所欲
而所以施惠也二以剛中之才而處困之時君子安其所遇雖
窮厄險難无所動其心不恤其爲困也所困者唯困於所欲耳
君子之所欲者澤天下之民濟天下之困也二未得遂其欲濟
其困故爲困於酒食也大人君子懷其道而困於下必有得道
之君求而用之然後能施其所蘊二以剛中之德困於下上有
九五剛中之君道同德合必來相求故云朱紱方來方且來也
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行來爲義故以蔽膝言之利用享祀
享祀以至誠通神明也在困之時利用至誠如享祀然其德既
誠自能感通於上自昔賢哲困於幽遠而德卒升聞道卒爲用
唯自守至誠而已征凶无咎方困之時若不至誠安處以俟命
往而求之則犯難得凶乃自取也將誰咎乎不度時而征乃不
安其所爲困所動也失剛中之德自取凶悔何所怨咎○革六
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傳曰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
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
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无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

日之二六八　二

之至善者也然居道不當爲革之先又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
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逢之時足以革天下之弊
新天下之治當進而上輔於君以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
則失可爲之時爲有咎也以二體柔而處當位體柔則其進緩
當位則其處固變革者事之大故有此戒二得中而應剛未至
失於柔也聖人因其有可戒之疑而明其義耳使賢才不失可
爲之時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傳曰人
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
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
止於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
也謂忘我也无我則止矣不能无我无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
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
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爲无咎也○初
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傳曰六在最下趾之象動之先也艮其
止止於動之初也事止於初未至失正故无咎也以柔處下當
止之時也行則失其正矣故止乃无咎陰柔患其不能常也不
能固也故方止之初戒以利在常永貞固則不失止之道也○
漸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傳曰漸諸爻皆取鴻象鴻

之爲物至有時而羣有序不失其序乃爲漸也干水湄水鳥
止於水之湄水至近也其進可謂漸矣行而以時乃所謂漸進
不失漸得其宜矣六居初至下也陰之才至弱也而上无應援
以此而進常情之所憂也君子則深識遠照知義理之所安時
事之所宜處之不疑小人幼子唯能見已然之事從衆人之知
非能燭理也故危懼而有言蓋不知在下所以有進也用柔所
以不躁也无應所以能漸也於義自无咎也若漸之初而用剛
急進則失漸之義不能進而有咎必矣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
也傳曰雖小子以爲危厲在義理實无咎也○豐初九遇其配
主雖旬无咎往有尚傳曰雷電皆至成豐之象明動相資致豐
之道非明无以照非動无以行相須猶形影相資猶表裏初九
明之初九四動之初宜相須以成其用故雖旬而相應位則相
應用則相資故初謂四爲配主已所配也配雖匹稱然就之者
也如配天以配君子故初於四云配四於初云夷也雖旬无咎
旬均也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下之
附上敵則安肯相從唯豐之初四其用則相資其應則相成故
雖均是陽剛相從而无過咎也蓋非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
无所用相資而成用同舟則胡越一心共難則仇怨協力事勢

四二六八　三

使然也往而相從則能成其豐故云有尚有可嘉尚也在他卦
則不相下而離隙矣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傳曰聖人因時
而處宜隨事而順理夫勢均則不相下者常理也然有雖敵而
相資者則相求也初四是也所以雖旬而无咎也與人同而力
均者在乎降已以相求協力以從事若懷先已之私有加上之
意則患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均而先已是過旬也一求勝則
不能同矣○巽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傳曰二居
巽時以陽處陰而在下過於巽者也牀人之所安巽在牀下是
過於巽過所安矣人之過於卑巽非恐怯則諂說皆非正也二
實剛中雖巽體而居柔爲過於巽非有邪心也恭巽之過雖非
正禮可以遠恥辱絶怨咎亦吉道也史巫者通誠意於神明者
也紛若多也苟至誠安於謙巽能使通其誠意者多則吉而无
咎謂其誠足以動人也人不察其誠意則以過巽爲諂矣○節初
九不出戶庭无咎傳曰戶庭戶外之庭門庭門內之庭初以陽
在下上復有應非能節者也又當節之初故戒之謹守至於不
出戶庭則无咎也初能固守終或渝之不謹於初安能有卒故
於節之初爲戒甚嚴也○小過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
勿用永貞傳曰四當小過之時以陽處柔剛不過也是以无咎

旣用過則合其宜矣故細論過之謂得其道也若往則有危必由戒懼也往去來而以剛斷之則勿用永貞陽性堅剛故戒以隨宜不可固守也方陰過之時陽居失位則君子當隨時順處不可固守其常也四居高位而無上下之交雖比五應初方陰過之時彼豈肯從陽也故往則有厲○旣濟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傳曰初以陽居下上應於四又火體其進之志銳也然時旣濟矣進不已則及於悔咎故曳其輪濡其尾乃得无咎輪所以行倒曳之使不進也獸之涉水必揭其尾濡則不能濟方旣濟之初能止其進乃得无咎不知已則至於咎也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傳曰旣濟之初而能止其進則不至於極其義自无咎也○未濟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傳曰九以剛在上剛之極也居明之上明之極也剛極而能明則不爲躁而爲決明能燭理剛能斷義居未濟之極非得濟之位无可濟之理則當樂天順命而已若否終則有傾時之變也未濟則无極之理而自濟故止爲未濟之極至誠安於義命而自樂則可无咎飲酒自樂也不樂其處則忿躁隕穫入于凶咎矣若從樂而耽肆過禮至濡其首亦非能安其處也于太過似者曰无咎之所以爲善補過者蓋謂卦爻中有時也之難處本當有咎以

其善處故免所謂轉過爲福易危爲安故謂之善補過耳非眞以爲某卦某爻先有過而後能改也今之所取本爲改過而无咎之辭取之太泛但當取損上六睽六三復六三睽初九損六四夬九五六條皆改過之親切者餘皆可削伯恭之說是矣然當難處之時而處之善乃所以爲改過之學者所宜盡心故存而不削且併記其說於此云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朱子曰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南軒曰人惟安於所偏而狃於所習是以雖能見其過或覺其爲過不能自訟又從而文之者多矣內自訟則无一毫蓋覆之意其於從善進德也孰禦○過則勿憚改已見爲學篇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朱子曰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蘧伯玉使者之言體有味學者所宜熟玩而深省焉胡氏說亦可觀也胡氏曰未能寡過乃虛心益事而使者知之賢伯玉克己日新之功著見於外而言亦可謂知德而能言矣○南軒曰大欲寡過而未能非篤於進德循業莫知此味也則伯玉之賢可知○聞義不能徙見善不能改已見爲學篇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黃氏曰其過也明白而无掩覆故人皆見其更也磊落而无瑕疵故人皆仰○南軒曰人皆見之者君子不文飾掩藏其過也日月之食旣而復矣无損其明也故君子改過不吝而復愈光焉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朱子曰過而能改則復於无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 朱子曰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辨也更之則无損於明

家人利女貞 程子曰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則家道正矣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彖以卦才而言陽居五在外也陰居二處內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內外之道正合天地陰陽之大義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雖一家之小無尊嚴則孝敬衰無君長則法度廢有嚴君而後家道正家者國之則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道則家道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則天下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內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謂事實恒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於外由言行之謹於內也言愼行修則身正而家治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 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始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為之防閑則不至於悔矣治家者治乎衆人也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無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無是矣故悔亡也九剛明之才能閑其家者也不云無悔者羣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耳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閑之於始家人志意未變動之前也正志未流散變動而閑之則不傷恩不失義處家之善也是以悔亡志變而後治則所傷多矣乃有悔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閒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初三上是也六二以陰柔之才而居柔不能治於家者也故無攸遂无所為而可也夫以英雄之才尚有溺情愛而

不能改 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无心失理謂之過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无善不幸故悉有衆善无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无所不用其愛敬矣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 噫

易共九四程氏傳曰夫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唯剛明者能之

學者有自言其病而未有以藥之者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不知如此是藥 以上論省躬之事

廣大學之五 脩身○誠意正心前卷備之

易家人利女貞 程子曰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則家道正矣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彖以卦才而言陽居五在外也陰居二處內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內外之道正合天地陰陽之大義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雖一家之小無尊嚴則孝敬衰無君長則法度廢有嚴君而後家道正家者國之則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道則家道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則天下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內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謂事實恒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於外由言行之謹於內也言謹行修則身正而家治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 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為之防閑則不至於悔矣治家者治乎眾人也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無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無是矣故悔亡也九剛明之才能閑其家者也不云無悔者群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耳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閑之於始家人志意未變動之前也正志未流散變動之前而閑之則不傷恩不失義處家之善也是以悔亡志變而後治則所傷多矣乃有悔也 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貞吉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初三上是也六二以陰柔之才而居柔不能治於家者也故无攸遂無所為而可也夫以英雄之才尚有溺情愛

不能自守者況柔弱之人其能勝妻子之情乎如二之才若為婦人之道則其正也以柔順處中正婦人之道也故在中饋則得其正而吉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云中饋 ○朱子曰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六二爻義當以本義為正程傳少差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二以陰柔居中正能順從而卑巽者也故為婦人之貞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嗃嗃未詳字義然以文義及音意觀之與嗷嗷相類又若急束之意九三在內卦之上主治乎內者也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正而過乎剛者也治內過剛則傷於嚴急故家人嗃嗃然治家過嚴不能無傷故必悔於嚴厲骨肉恩勝嚴過故悔也雖悔於嚴厲未得寬猛之中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祗畏猶為家之吉也若婦子嘻嘻則終至羞吝矣在卦非有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於放肆寧過於嚴也嘻嘻笑樂无節也自恣无節則終至敗家可羞吝也蓋嚴謹之過雖於人情不能无傷然苟法度立倫理正乃恩義之所存也若嘻嘻无度乃法度之所由廢倫理之所由亂安能保其家乎嘻嘻之甚則致敗家之凶但云吝者可吝之甚則至於凶故未遽言凶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雖嗃嗃於治家之道未為甚失若婦子嘻嘻是无禮法失家之節家必亂也 六四富家大吉 六以巽順之體而居四得其正位居得其正為安處之義巽順於事而由正道能保有其富者也居家之道能保有其富則為大吉也四高位而獨云富者於家而言高位家之尊也能有其富是能保其家也吉孰大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以巽順而居正位正而巽順能保有其富者也富家之大吉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九五男而在外剛而處陽居尊而中正又其應順正於內治家之至正至善者也王假有家五君位故以王言假至也極乎有家之道也夫王者之道修身以齊家家正則天下治矣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恭己正家為本故有家之道既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矣勿恤而吉也五恭己於外二正家於內內外同德可謂至矣 象曰

王假有家交相愛也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使之順從而已必致其心化誠合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能如是者文王之妃乎若身脩法立而家未化未得爲假有家之道也上九有孚威如終吉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爲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也況欲使人乎故家以有孚爲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無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於卦終言之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治家之道以正身爲本故云反身之謂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於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

孝經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朱子曰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周子曰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詳見乙卷人君正家篇

右廣大學之六綱家

甲集二六　一九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朱子曰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舜亦以命禹即虞書所載危微精一之訓是也已見前篇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曰之三六　二二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所重民食喪祭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

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南軒曰此篇所載帝王之事孔子之所常言門人列於末章所以示後世之大法也○黄氏曰論語末篇歷序堯舜禹湯武王相傳之道而先之以執中可謂得其要矣至其下乃泛及於賞善罰惡責己恕人大綱小紀本數末度無不具舉者蓋帝王之道初無精粗惟其合於天理當於人心者是其所以爲道也所謂執中者正以其事事物物無適而非中也是豈空虛無據而可謂之中乎此然後知聖賢相傳之道無非實理非若老釋氏空無之謂也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朱子曰道之顯者謂之文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四二六

廿一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南軒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聖人以斯文爲己任也已之在與未喪繫焉是豈人之所能爲哉天也不曰喪己而曰喪斯文蓋己之身即斯文之所在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朱子曰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或問孔子不夢周公之說程子以爲初實未嘗夢也如何曰孔子自言不夢之久則其前固嘗夢之矣程子之意蓋嫌於因思而夢者故爲此說其義則精矣然恐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朱子曰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又曰此言未墜落於地而猶在人耳賢者則能記其道之大者不賢者則能記其道之小者皆有文武之道夫子皆師之也○或問何以言文武之道爲周之禮樂也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未墜在人之云者考之則可見矣若曰道無適而非惟所取而得則又何將墜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後得師耶此所謂人正謂老聃萇弘郯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大率近世學者習於老佛之言皆有厭薄事實貪騖高遠之意故其說常如此不可以不戒也然彼所謂無適而非道者豈

四二十六

廿二

離於文章禮樂之間哉但子貢本意則正指其事實而言不如是之空虛恍惚而無所據也○南軒曰文武之道謂周家之制度典章在當時猶有存者未至盡泯也在人所識何如賢者則識其大者不賢者則識其小者至如鄉黨之間其冠昏喪祭日用飲食亦習乎其數而不自知也然則夫子焉往而非學惟善之主而初無常師也此其所以能集文武之道而極其大全歟

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朱子曰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游氏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道著於堯舜故祖述焉法詳於文武故憲章焉呂氏曰祖述者推本其意憲章者循守其法

孟子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或問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著便是仁何也朱子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

多乎文義今未暇詳說但至孔門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備文詳到親切處爾夫子之道以賢於堯舜亦其一端也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朱子曰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南軒曰先聖後聖莫非一揆孟子獨舉舜與文王言之者蓋其地相去為最遠而世相去為最久故耳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者聖人之道化行乎天下是所謂行志者也然自今觀之舜與文王之所以周旋於父子君臣之際者蓋不同矣孟子謂若合符節何哉蓋道一而已其所以一者天之理也若夫人為則[illegible]

右凡十六

十三

聖人者純乎天理者也純乎天理則其云為莫非天之為而有二乎哉故舜之所以事瞽瞍者是文王所以事王季也而文王之事紂是舜所以事堯者也文王之憂勤是舜之恭己而治者也舜與文王易地則皆然何者舜與文王皆天也使其間有一毫不相似則不曰若符節之契矣然舜與文王之所以為天者則抑有道矣堯舜文王生知之聖也亦必學以成之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學也緝熙敬止克宅厥心者文王之學也即其生知之聖而學以成之此其所以為天之無疆也學者讀此章當深究所以一者於此有得則先聖後聖之心可得而識矣

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說已見前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朱子曰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群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南軒曰於是四者而窺四聖人之心則可見其運而不息化而不滯其天地之心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朱子曰此承上章歷敘群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小石八十

讀中二十六

大四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朱子曰私猶竊也淑善也人謂子思之徒也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至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

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
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
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詳見後篇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
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趙氏曰五百歲
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由湯至於
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
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由文
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
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氏宜生名文
王賢臣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
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
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林氏
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
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朱子曰
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
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
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
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指
深哉○南軒曰道不爲古今而有加損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
然者耳苟得其所同然則雖越宇宙與親見之何以異哉○愚
按皐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皆與聞斯道之傳今考之皐陶
謨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則二人之事至精至粹其傳與舉

聖之列也[illegible]哉萊朱若仲虺則因伊尹之亞也太公[illegible]
無所見惟大戴禮所載武王問道於太公望公奉丹書以入
所陳者敬義仁之道其所以爲文武之師者[illegible]
以爲兵家之祖蓋未然也散宜生之名一見[illegible]書[illegible]之事
則無所考至於獨言文王而不及武王周公則以父子[illegible]
文王則餘在其中故[illegible]或者遂謂孟子有不[illegible]武王之意[illegible]其
歟耶
韓子曰斯道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
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以是傳之舜舜以
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
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
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
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退之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
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
所傳者何事○張子曰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揚皆不能知
○以上詳錄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傳授然其所傳之道若堯舜
禹之中湯文之敬武王之極周公之禮樂孔子之[illegible]
孝若孝之類各已散見諸篇合而觀之然後
見聖賢傳授之全斯文非此篇所能盡錄也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二十七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顔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說已見言仁篇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同上

顔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

在前忽然在後　朱子曰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顔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顔子稱聖人最切要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此顔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絶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顔子所以未達一間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顔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通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嘆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朱子曰顔子只是博文約禮兩事自堯舜以來便如此說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約禮○博我以文是要四方八面都見得周匝無遺至於約之以禮又要逼向身己上來無一毫之不盡○瞻仰鑽忽見得猶未親切在如有所立卓爾方始親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只是脚尖未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道也○或問云云曰此是顔子當初尋討不著時節仰之彌高一層之上又有一層鑽之又堅透一重又有一重瞻之卻似前又到著力趕上又卻在後然夫子教人又卻循循善誘既博之以文又約之以禮只如此教我去下工夫久而後見道體卓爾立在這裏此已得親切處然雖欲從之卻又末由也已此是顔子未達一間時說已當初捉摸不著時事○顔子初見聖人之道廣大如此欲向前求之轉覺無下手處退而求之只見聖人所以循循善誘人者不過博文約禮於是就此處竭力求之而所見始親切的當如有所立卓爾在前而嘆其峻

絶著力不得也○顔子仰鑽瞻忽初是捉摸不著夫子不就此啓發顔子只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令有用功處顔子做這工夫漸見得分曉至於欲罷不能已是住不得了及夫既竭吾才如此精專方見夫子動容周旋無不中處皆是天理之流行卓然如此分曉到這裏只有箇生熟顔子生些以未能渾化如夫子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問云云曰未到這裏須看力到這處自是用力不得如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這處如何用力得只熟了自然住地去横渠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所以不可及自家才著意去做不知不覺又蹉過了且如恭而安固是聖人不可及到得自家才著意去學時便恭而不安了此其所以不可及只是難得到那恰好處不著意又失了才著意又過了所以難楊氏曰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顔子之歎也雖說得拘然亦自說得好或曰伊川過不及之說亦是此意否曰然○南軒曰誦味此章則顔子學聖人終始之功孔子教人先後之序與夫聖人之道之至皆可得而研求矣○黄氏曰此章高堅前後之嘆所立卓爾之言顔子之見固非後學所可窺測然以其

不可窺測也故言之者往往流於恍惚無所據依之地歆於為言者反借老佛之說以譏聖人其不歆者則委之於虛無不可測識之域故此章最為精確惟吳氏以為亦在日用常行之間者最為切實今竊以其意而推之夫聖人之道固高明廣大不可幾及然亦不過性情之間動容之際飲食起居交際應酬之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常出處去就辭受取舍以至於政事施設之間無非道之所寓其所謂當前後者他人於此或未能無纖毫之私或未能達義理之正或未能通權變之宜或未能極從容之妙故仰之但見其高鑽之但見其堅或前或後而無定所也顏子用力亦不過於博文約禮之間而竭其力則見益精行益熟而於聖人情性動容以至政事施設之類皆有以見其當然之則卓然立乎其前耳初非有所遠不可窮詰之事也○以上三章乃孔顏傳心受指今本胡氏之說以問此為首不違仁次之此章又次之餘章則繫于後云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朱子曰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或問先儒之說曰曾氏胡氏張敬夫之說亦善曾氏曰入乎耳著乎心默而識之故不違如愚退而察其燕處則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故足以發胡氏曰顏子之質鄰於生知故聞夫子之言心通默識不復問辨反如愚蒙之未達者及侍坐而退夫子察其燕私則其視聽言動皆能以聖人所教隨用發見然後知向之所謂愚者乃所謂上智也張聖人以已知顏子之不愚矣而必曰退而省其私之云者所以見其非無證之空言且以明進德之功必內外相符為驗一致欲學者之審其獨也嗚呼夫子與回言終日則言多矣而今存者無幾可勝惜哉張敬夫曰夫子之言顏子皆能体之於日用間所以夫子退而省其私而知其足以發明斯道乃其請事斯語之驗也○問顏子省其私不必指燕私只是他自作用處曰便是這意思但恐後有落只得說燕私謂如人相對坐心下黙有趨向亦是私如謹獨之獨亦非特止幽隱人所不見處只它人之所不知雖在衆中便是獨也○然亦足以發莫是所以發明夫子所言之旨否曰然且如夫子言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受用不復更問如何是禮與非禮但是退而省察顏子之所為則直是視聽言動無非禮也此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也○問李先生謂顏子聖人体段已具莫只是言箇模樣否曰然顏子去聖人不爭多其所以不及聖人者只是須待聖人之言觸其機乃能通曉爾○問默識心融如何曰融如消融相似如人飲若不消化如何能滋益体膏如孔子告曾子一貫之語它人聞之只是箇一貫曾子聞之便能融化發得忠恕之說出來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朱子曰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或問云云曰胡氏亦得其旨胡氏曰聞一知十窮始知終無不盡也聞志學則知從心不踰矩之妙聞可欲之善則知聖而不可知之神聞一知二者序而進類而達也語以出告反面而知昏定晨省語以徐行後長而知天顯克恭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朱子曰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改其樂故夫子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

樂何事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或問顔樂之説程子答鮮于侁之問其意何也曰程子蓋曰顔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然後樂也○問學者看文字如何對曰方思量顔子樂處先生曰不用思量它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然後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不被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若只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何益又要著實用工○問顔子樂處曰未到他地位如何便能知得它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工夫處做下稍亦須會到他樂時節○顔子身中自有樂地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心底做樂明道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亦在其中○問伊川所謂其字當玩味是如何曰是元有此樂○問濂溪程子尋孔顔樂處如何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去非初學所能求究今師非濂溪友非二程不如且就聖賢着實用工處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久自當純熟充達向上處○孔顔雖同此樂然顔子未免有意○問云云曰不要去孔顔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問程子曰使顔子以道為樂則非顔子周子顔子章又却似言以道為樂先生曰顔子之樂非是自家有這道至富至貴只管把來玩弄後樂見得言道理後自是樂故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問云云曰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為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為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非所以為顔子爾若某人之云乃老佛緒餘非程子本意○又問伊川云云曰如何曰樂道之言不失只是說得不精切故如此告之今便以為無道可樂却走作了問如鄭侍郎引此謂今日始見伊川面已入禪去曰然○曾點之樂是見得如此顔子之樂是工夫到那裏○南軒曰此不可以想像求也惟用力於克己則庶幾其得之耳○黃氏曰集注或問二說不同何也曰博文約禮顔子所以用[illegible]前天理渾然顔子所以求其功於後博文則知之明以[illegible]之一固凡事物當然之理既無不洞曉而[illegible]之事皆不足以累其心此其所以[illegible]

[illegible]

甲二十七　五

子謂顔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顔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朱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它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唯孔顔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舍之則藏了它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唯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問命不足道也曰如常人用之則行乃所遇舍之則藏是自家命恁地不得已不奈何聖人無不得已底意思聖人用我便行舍我便藏無不奈何底意思何消得更言命○聖人說命只是為中人以下說如道之將行將廢聖人欲曉子服景伯故以命言○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若中人之情則見前面做不得了方休方委之於命若使前面做得定不肯已所謂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恥者矣然實未能無求之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所謂安於所遇也如顔子之安於陋巷它那曾計較命如何○南軒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illegible]德正中隨時發見者也蓋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道固自若也因時用舍而有行藏耳惟顔子幾於化故足以與此○南軒初本云其行也豈有意於行之其舍也豈有意於藏之朱子曰聖人固無意然亦謂無私意期必之心耳若其救時拯物之意皇皇不舍豈可謂無意於行哉至於舍之而藏則雖非其所欲謂舍之而猶無意於藏則亦過矣若果如此則是孔顔之心漠然無情於應物推而後行曳而後往如佛老之為也聖人與異端不同處正在於此不可不察也程子於此但言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詳味其言中正微密不為矯激過高之說而語意卓然自不可及其所由來者遠矣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范氏曰顔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群弟子所不及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朱子曰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顔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

甲二十七　六

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其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顔子云爾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朱子曰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命謂天命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顔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絶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不貴言也如是○或問屢空之説曰空爲匱乏其説舊矣何晏始以爲虛中受道蓋出老莊之説非聖言本意也胡氏亦論之曰以屢空爲虛中受道聖人之言未嘗如是之辭而轉也屢而有間是頻復矣方其不空之時與常人亦奚遠哉此得之矣且下文以子貢貨殖方之尤見舊説之不易也

易大傳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説見與大學篇

中庸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説已見前○以上皆聖人稱許之辭

顔淵問爲邦 朱子曰顔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而説者以爲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顔子也 乘殷之輅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黄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放謂禁絶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顔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飭戒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顔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或問商周之改正朔何以不如夏之得其正也曰陽氣雖

始於黄鍾而其月爲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叶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爲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未有知其所由始也至於商周始以征伐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爲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説然以言乎然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論考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曰周輅爲過侈何也曰夫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爲用也賤矣運行振動任重致遠其爲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則其爲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増費之則傷財周輅之所以爲過侈與曰周冕之不爲侈奈何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等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爲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問程子云云曰此猶言準則也謂以此四者爲準則餘可推也○華山劉氏曰顔氏終日如愚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爲仁一爲邦夫子答之皆純天理人事之大者天理謂克己復禮全一性之天也人事謂行夏時乘商輅服周冕樂韶舞也原易之用内焉推窮理盡性外焉惟開物成務顔子盡之雖無諸子之

者猶謂之通易可也。此章蓋聖人許顏子以王佐之事業。又家語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三日馬佚公召回曰吾子奚以知之回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以此知之公曰善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進乎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無危者也公悅以告孔子孔子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按顏子在陋巷而於帝王經世之事無所不講此章者所當法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朱子曰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朱子曰慟哀過也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它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史記四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朱子曰顏子既死之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或問云云曰惟胡氏爲盡若胡氏曰顏淵何人也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吾往者也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此吾止者也其進其止皆非他人所能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南軒曰此顏子既沒之後夫子稱之之詞蓋其日進無疆於聖爲幾矣然未至於聖則猶有所進焉至於聖則止矣所謂止者大而化之止於中而成乎天也此顏子所以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歎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以說見學篇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朱子曰友馬氏以爲顏淵是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程子曰此顏子之所以爲大賢校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謝氏曰不知有餘在我不足在人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或問能矣而問於不能多矣而問於寡不幾於巧僞以近名乎曰愚嘗聞之於師矣曰顏子淨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肯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已非挾其能而故問也但自他人觀之則見其如此耳謝說意蓋如曰孟子之自反不如顏氏之不校信乎曰孟子所言學者反身修德之事若顏子則心理渾然不待自反物我一致不見可校者也二者優劣固不待言而喻矣然自學者則隨其所至之深淺而用力各有所當不可以此廢彼而反陷於躐等之失也曰有謂犯而不校非特自反且有包之之意焉者恕之之意焉者有憫之之意焉莫非理也其說然乎曰夫犯而不校固不待於自反今曰非特自反則既失之矣且其所謂包之者驕也彼之者疾也憫之者傳也是豈顏子之心哉。曰吳氏曰子貢多聞故於顏子見其聞一知十曾子力行故又見其如此信乎其優入聖域也此說如何曰即其言足以見三子之氣象亦善言也。此章乃朋友稱許之辭

孟子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

冉求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 此公孫丑之問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全章見時中篇又舜何人也見性善篇

楊子昔仲尼潛心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仲尼矣未達一閒矣子雲論顏子凡數條今獨取此

周子曰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者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至愛之閒當有貴可二字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此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語言解會而已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貴富貧賤處之一也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齊字意微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全之名也。學顏子之所學已見學篇

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朱子曰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之者惟顏子得其全故因其進脩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見如天地生物即在物上盡見天地純粹之氣謂之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言之而後發也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

程子曰學者欲得其正必學顏子有準的顏孟於孔子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顏子尤溫淳淵懿近聖人氣象又曰顏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又曰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又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又曰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聖人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或曰顏子爲人似乎怯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有若無實若虛之類抑可謂大勇矣朱子亦曰顏子非懦善底人開口便問爲邦孔子便語以四代禮樂顏淵問克己復禮即當天大壯氣象非智仁勇之備其孰能之

問顏子所好何學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全文已見論語篇其未云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者。又曰人而化之只是謂聖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天度量物用之尚未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天度尺度便是已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

張子曰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爲信人善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於聖人之止耳又曰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麄

朱子曰顏子渾渾無迹有擧先生舊語問曰顏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曰公且自做工夫這般說不濟事看得顏子渾渾無痕迹。以上皆後賢論述之辭。此篇專叙顏子博謬愚按其辭以及

周孔其可見者相傳之大際尔至孔子之授顏子則本來盡見聖人之蘊撫擴遺餘盖亦顏所以亦孔而光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從可知矣夫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尭舜禹相傳之要指也克己復禮為仁孔顏相傳之要指也以言語求之盖甚不同矣然孔子之所謂己即舜之所謂人心孔子之所謂禮即舜之所謂道心克而復即精一之功而仁之与中又名異而実同者也蓋合乎義理之正而無過不及者中也純乎義理之正而不雜之以私欲者仁也未有中而不仁亦未有仁而不中者即此推之凡聖賢相傳之心法皆可一以貫之矣

語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拔忠

此亦孔門傳授心法与告顏子克己復禮一也故以為首章說見前篇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朱子曰尽己之謂忠以実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无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内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尽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其可不尽心乎。問未為人謀未交朋友時所謂忠信如何做工夫朱子引程子鋪為為書只是主敬之說曰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此便是不動而敢不言而信処。曾子守約不是中和為只是所守者約耳。曾子之学大率力行之意多曾子中約是於樸実頭省力処用功。南軒曰曾子以此三省自省可謂為己篤実之功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說見言仁篇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與 說見君臣篇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朱子曰曾子平日以為身体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得

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覆丁寧之意其警之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歿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体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或問以易簀為死生无变於己者甚何曰昔死屢事皆問此義於程子程子曰礼也死曰今人有於老佛之說則不謂之礼而謂之達矣程子然之不知或人之說礼為重乎是求可知也。集義程子曰顏子沒後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学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說見敬篇或問此章之說曰胡氏所考曾子之事則善胡氏曰曾子之疾見於此者二而見於

檀弓者一思嘗於其事之先後屬意此章最先前章人之而易簀之事最在其後乃垂絕時也○蓋當是時也氣息奄奄僅在而聲爲律身爲度心即理理即心其佛死生晝夜然大豈異教坐亡幻語不誠不識首所可彷彿學者誠能盡心於此則可以不惑於彼也○按程子曰曾子易簀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律身爲度也胡氏蓋本諸此○愚謂曾子之啓手足也蓋以爲知免矣而易簀一節猶在其後使其終於大夫之簀則爲未正也全歸之難如此學者其可不戰兢以自省歟

記檀弓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

一百二十七　十五　延祐五年刊

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彼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又曰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爲同心○又曰曾子易簀之際其志示之微可知只爲他志已定故能死生時大事亦動他不得

孟子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朱子曰有若以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濯也秋日燥烈言暴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以上記曾子言行。末章形容聖人之語非知德之至者其能及是

子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朱子曰魯鈍也 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楊氏曰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爲魯然道宜難究它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自曾子由此觀之聰明才智未必不害道而質木訥信乎於仁爲近矣○南軒曰曾子之魯其爲學篤實故卒能深造於道○此章乃聖人因曾子之辭然以在曰唯之前無疑也

十四 二十七　十六　延祐五年刊

孝經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此章見曾子之學由孝而入孔子以此授之亦傳道之一端也礼記所舉曾子論孝數條與孟子稱曾子之孝皆已見五典篇不重出然學曾

子者必自孝始可也○又大學正經朱子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述之其序所以爲大學之書蓋孔子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三千之徒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云

程子曰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朱子曰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貫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務

曰三七　一七　延祐五年刊

曾子序曰昔孔子沒門人惟曾氏爲得其傳其後孔子之孫子思樂正子春公明儀之徒皆從之游而子思又得其傳以授孟軻故其言雖見於論語孟氏書其他傳者衆多然皆散出不成一家之言而世傳曾子書者乃當取大戴禮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語氣象視論孟書所載相去甚遠子友劉子澄嘗病其然因輯此書以備觀省而其精粗純駁之際尤致意焉其學之竊以謂云云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甚陋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蓋雖或附而益之要亦必爲如是之言然後得以自託於其間也然則是七篇者等而別之雖若內外精粗之殊而其大致皆爲有益於學者非它書所及也誠能熟其大而必謹其小勞其終而除學其深則庶乎其無躐等之病而有日新之功矣○按先賢著曰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高明光大不在乎它加之意而已即仲舒所引也其它名言多學者自當詳味又按禮記曾子問一篇雖所聞皆禮文之變然古之學者未有不以博文爲先而三千三百皆道體之所形又多不載於此要當顧考云

孔門唯一顏子天資至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又曰曾子語言盛水不漏

問顏曾以下皆致曲否曰顏子體段已當曾子則是致曲一一推之至答一貫之問則渾合矣因論中庸致曲及此○以上後賢論述之辭○此篇專叙曾子傳授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顏淵已見今以閔冉事列于後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此章已具別篇今欲見諸子之成德故復出爲解義則不錄餘放此

曰三十　一八　延祐五年刊宗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史記曰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朱子曰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無故改作之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南軒曰貨財之府無故改爲得無厲人以崇利勞斂之意乎○按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唯此四章合而言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與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朱子曰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朱子曰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或問云云程子說云曰字蓋衍於與其子言而其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此說得之蓋以論語攷之其數顏淵未見其止乃對死後之言此其例也

言語宰我子貢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污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云云宰我出曰子之不仁也

孟子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史記曰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又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蘇氏古史曰太史公云云余以為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為不善不至於從畔逆弑君父也不幸子我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常之亂[illegible]闞止亦子我也田常殺闞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常之亂闞殺闞止殺簡公則尚誰於宰我者必不將矣又李斯□田常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因殺簡公信如此說則宰我乃田常之仇為齊攻田常者非與常作亂矣要知由闞上亦曰子我故戰國諸子誤以為宰我皆不足信也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朱子曰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問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南軒曰子貢之問蓋欲因師言以省己之所未至也而夫子告之所謂高下所以長善而救其失者備矣謂之器則固適於用然未若不器之周也謂之瑚璉則以其美質可以薦之宗廟也然瑚璉雖貴未免於可器耳賜也味聖人之言意即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則亦何有窮極哉○按前篇子曰君子不器朱子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無不具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才一藝而已黃氏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人具是性以生則萬事萬物之理無一不具於此性之中頓爲氣質所拘物欲所蔽故偏而不通耳惟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使天下之理無不明無不實則心之全体無所不具而惜之於用宜其無不周而又豈可以器言哉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朱子曰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長短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詞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南軒曰疑譏人之優劣非知者其能之乎故亦可謂之賢而曰夫我則不暇求之宜乎不若篤其在己也聖人抑揚之間所以長善救失者宜深味也以上皆聖人稱許之詞然所以勉其不及者亦甚至矣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蓋至此非復前日之子貢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朱子曰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黃氏曰叔孫武叔以子貢賢於仲尼子貢亦以仲尼豈賢於子貢自今觀之則二人之識見固懸矣然其設於爲此論者亦豈無識且其所謂子貢之賢者何也物之廣博者其蘊蓄也必高厚其中狹小則其外必卑薄此理之自然非其固爲是高卑厚薄之殊也人之常情有如是之力量然後有如是之識見故凡下者不足以窺高而淺近易見則人情之所共喜也豈性宮墻爲然哉雨露之澤物人皆知其爲功而元氣之密運則人莫得而窺其際也子貢三稱夫子一稱宮墻一稱日月一以天喻之其論愈精此子貢之所以爲達也

叔孫武叔毁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絶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喩其高自絶謂以謗毁自絶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南軒曰子貢善喩如宮牆日月之喩皆可謂切矣丘陵固可喩太山雖高然猶有可踰之理至於日月之行天則孰得而踰之哉人之議日月者初無損於日月之明徒爲自絶於日月而已矣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爲恭謂爲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 責子禽不謹也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晩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此殆難以思勉及也。南軒曰子貢以日月喩聖人之不可踰又復以天之不可階升喩聖人之不可及尤爲切至也蓋大而化之非從

又日 元左下　又十三 延右王 補刋

思勉所及學者至此無所用其力是豈不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乎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天下至誠感無不通也其生也榮其死也哀民心戴之如天親之如父母也子貢知足知此其所造抑深矣。黃氏曰子禽之問見於論語者凡三於夫子聞政則疑其有所求於伯魚則疑夫子之私其子於此章則又疑子貢之賢於仲尼其爲人粗率而淺陋可知一言之善則可以爲知一言之不善則遂爲不知知與不知係於一言之間此言之不可不謹也由志學而立由立而不惑由可欲而有諸己由有諸己而充實皆可以告而作至於知天命有輝光已昇有階級可漸次而進若夫耳順不踰矩化而不可知則德盛仁熟顏子知其所以然而然但見其仰之高鑽之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是豈得而階升也哉立之道之綏之動之皆聖人政化之施斯立斯行斯來斯和皆天下感動之速榮謂尊親之以生故以爲榮哀謂失其所依故爲之哀戚子貢之稱夫子若如此或曰子貢知足以知聖人今乃不言其德而稱其得邦家之效何也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人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宏本深而末茂感動之淺深遲速未有不相其德之所至者也聖人道全德備高明博厚則其感於物者如此固其處於物以反觀聖人之道豈不曉然而易見也哉此子貢之所以爲善言聖人也

又德元申二十一　又二十四 延右王三 刋

孟子孔子沒三年之喪畢門人治任將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 自此與天道而下數章見子貢學力之進如此朱子曰顏子而下穎悟莫如子貢。左氏傳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見二公執玉之高卑而知其將死亡曰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既而皆如其言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使賜多言也與論語億則屢中合故附此又史記曰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又載其說齊田常書白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蘇氏曰此戰國說客設爲子貢之辭以自託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孔子有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孔門所謂言語者謂止於此至於子貢加之以巧辯可以解紛結紓患難而已若如公孫衍張儀騁其諸

辭頗屢諸侯以快意一時此則孔氏所諱也

政事冉有季路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千室之邑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朱子曰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悅夫子之道誠如口之悅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南軒曰爲仁未有力不足者故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焉今冉求患力之不足非力不足也乃自畫耳所謂中道而廢者也士之學聖人不幸而死則已矣此則可言力不足也不然而或止焉則皆爲自畫耳畫者非有以止之而自不肯前也。愚按此章乃求也受病之源惟不能自強以進學故義利取舍之分不明而苟以從人無匡救之益而有順從之失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朱子曰旅祭名泰山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名求時爲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孟子曰冉求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云云。朱子曰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爲季氏宰又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爲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爲急故也。或問冉求學於夫子於門弟子中亦可謂明達貴今乃爲季氏聚斂何邪曰冉求之失不存於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蓋當是之時達官重仕皆爲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國君之有仕唯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也冉求豈亦習於安世之風而不自知其爲非與然使之仕於季氏而能勸之黜其強僭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志吉矣今乃反爲之聚斂使權臣愈盛而公室愈不振故孔子云云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以從仕爲士之常職是以漸靡而至於此耳曰然則夫子曷爲不禁其仕季氏焉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爲無義而循習之以小貞之吉也。南軒曰此良公才年用田賦之事也冉有時爲季氏宰左氏之國語蓋嘗以此事訪於夫子而卒不克之救私門益以封植則公室益以衰弱此求之所以得罪於聖門爲深也原求所以至此蓋不能如愚了見幾而作因循廢遷而不自知也有志於學者亦鑒諸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朱子曰子然季氏子

第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己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季氏將伐顓臾 朱子曰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冉求爲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孔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

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 欲之謂貪其利 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

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干楯也戈戟也蕭墻屏也言不

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强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爲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或問首章之說曰蘇氏所推兩條考之尤密蘇氏曰書說以蕭墻之憂爲陽虎之難以吾考之定公五年陽虎始專季氏囚桓子至九年始殺桓子不克而出奔齊前此者季氏之所爲推虎之駿非二子之罪也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有七冉有少孔子二十有九歲嘉年十八而已未能相季氏也定公十二年子路爲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爲季氏宰皆見於春秋則伐顓臾非陽虎出奔之前其在季康子之世歟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召吳冦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公患三桓之侈也而欲以越去之故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但蕭墻之稱亦季氏言非預知哀公以越伐魯之事也曰然則所謂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者奈何曰是時季氏據魯之半而公室無尺地一民之勢不均甚矣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而二家各有其一不均則臣疑其君而以貧爲憂矣憂貧而求富不已則君疑其臣而至於不和矣不和則臣益自疑而常懼於寡少矣憂寡而求衆愈甚則君益疑之而至於不安矣以臣疑君而不安至此則雖欲長保其祭祀而無傾危之患其可得哉必也痛自貶損以復於諸侯千乘大夫百乘之制則均而不患於貧矣君臣輯睦則和而不患於寡矣子孫長久世守職業則安而不至於傾矣此在當時盖有難顯言者故夫子微辭以告之語雖略而意則詳也○釋曰三家之罪在於四分公室而私有之此其奸名犯分之大惡也若以此而加之罪則其不可仕明矣顓臾既久以爲當然故孔門弟子亦有仕於其家皆仕於其家則不復知有魯矣冉有之言曰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則止知費爲季氏之邑而子孫者爲季氏子孫謀也豈復知有魯哉其於夫子社稷之臣之語蓋憪然莫覺也夫子不均不安之語又專指魯以發之其言切矣以求由之賢猶蔽於習俗安於豢養尚不復知義理之正况下此者乎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南軒曰季氏卿也而上僭其君真下觀之亦將不奪不厭是提

以顓臾爲子孫憂而不知禍之起於蕭墻者有理之必然者矣冉有但知爲季者當仕其家而昧於幾微暗於遠大如此則爲其臣而已矣○愚按孔子與門弟子言未有若此之反覆詳悉者亦以其不可啟耶○按左氏齊師伐魯求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逆齊師子郊求用矛以師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人肯遁杜氏曰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

甲二十七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二十八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朱子曰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汝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以為知所不知者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南軒曰子路勇於進於知與不知之間容有察之未精者故夫子語之以知之之道蓋於其所已知與其所未知者皆能察其實而無自欺非心平氣和守約務實者莫之能也於此而博學審問慎思明辯則其不知者亦將終知之矣故曰是知也言是乃知之道也不然強以不知為知是則終身不知而已○黃氏曰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其亦有說乎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是是非非見得分明便是智之發見而人之所以為知也若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則是為惛無識之人也今有人焉所知之事則以為知所不知之事則以為不知乃是非之心自然發見如此智孰大焉心之虛明是非昭著故夫子以為是知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 家語曰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高明正大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南軒曰以瑟為言者蓋瑟之聲音象其中之所存也子路之氣稟偏於剛雖其學之所至氣質不為不變於其所偏然有化之未能盡者在聖人之門為有未和也斯言所以警子路而進之而門人聞此遂有不敬子路之意蓋不知子路之所至與夫聖人發言之意也故復從而開曉之云自得其門而入以至於升堂其為次序淺深亦已多矣其於用力亦可謂至矣獨未極夫閫奧之地耳由室而言在堂者則為未至所當勉以進也由宮牆之外而望其升堂者則不啻有間乎聖人斯言非特以發明子路亦所以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朱子曰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朱子曰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夫子既差而知其事故言無臣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其責子路深矣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洪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

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吾以稱於行詐罪莫大焉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或問云云胡氏云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事之前也若爲其則子路死於衛久矣孔子初未嘗知爲臣之事而曰吾誰欺者引咎歸己以深責子路也或曰如使夫子疾病不問非禮之臣遂以奉其喪不御果聖德乎曰只子德至大故耳目所接有異必將正之矣匪人病則不能無若芥方寸之不以病而昏也○南軒曰所謂天者理而已理不應有而強使之有故曰欺天子路孔門之高弟而所見若是之偏者蓋意有毫厘之差則流於欺詐而不自覺此君子之所以戰兢自持而每懼其或偏也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又六言六蔽章曰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按史記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

由也喭 朱子曰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史記子路死孔悝之難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

孟子曰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用於世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

文學子游子夏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

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

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

偃之室也 朱子曰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爲政以人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爲法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

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

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

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

耳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上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

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

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

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

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

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是以君子不爲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

好學也已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

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

其道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

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

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

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

禮記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鄭氏曰言其不稱師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言居親喪無異稱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按史記孔子旣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樂記有文侯問樂事○朱子曰曾子之下篤實有如子夏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師也辟朱子曰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禮記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

小人曰死鄭氏曰由將予張子欲使執喪成己志也死之言澌也事卒為澌然盡為死吾今

日其庶幾乎按史記子張之少曰曾參巳為華武明曾子巳別見魯人蕃并見子游字中史記曰武

明字子羽少孔子貌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

取舍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

取斯朱子曰子賤姓宓名不齊上斯此人下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魯無

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或問云云曰胡氏

吳氏亦有可取者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曰子賤有才智仁愛為單父宰民不忍欺以年計之孔子卒時子賤方年二十

餘歲意其遊師夫子退從諸弟子遊而切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之如此矣氏曰說苑云子賤為單父宰所兄事者五人所

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術○按史記子賤為單父反命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

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恥也邦無道穀恥

也朱子曰憲原思也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不能獨善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

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并言之以廣其志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謂仁矣子曰可以為

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

罪也以其子妻之朱子曰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

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者為榮辱哉○南軒曰公冶長雖

在縲絏而非其罪則其人能謹於行可知矣特遇無妄之災耳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

以其兄之子妻之朱子曰南宮縚也又名适字子容諡敬叔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

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

哉若人尚德哉若人按史記南宮之友曰曾蒧曰顏路曰閔曰高柴曰漆雕啓請車

一事見於論語商瞿傳云孔子傳易於商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弓然瞿傳易不見於論語只附此

子曰吾與點也全文見無小象篇

孟子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問曰如琴

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者矣何以

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

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柴也愚朱子曰柴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

泣血三年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矣○子路使子羔為費宰曾見學篇擅弓記其二事一曰季子臯將葬其妻犯人

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非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鄭氏曰肯讀

唐民非也矣 曰成人乃其兄死而不爲衰若聞子皋之將爲成宰遂爲衰焉前則未可謂知禮政之理由後則可言之也爲儒其學力之進有乃異而歲不同者耶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朱子曰開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所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問漆雕開未能自信而夫子以爲已見大意此理已明何也曰人惟不見其大也故安於小惟見之不明也故若存若亡一出一入而不自知其所至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安於小也如此則固非有以見乎其大不能矣乎然之問一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手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矣切而不容自欺也則其所見之明又如何哉然曰見大意則於其細微容或有所未盡曰理已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不誠也程子又以開與曾點並稱敢問二子孰爲賢乎曰論其資稟之誠慤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處超詣脫然無毫髮之累則點賢於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慶源輔氏曰夫子使之仕知其可以施於有政也而開自謂斯未能信蓋胸中一毫有未盡不敢以自欺也其篤志近思之功爲如何哉期其所至蓋未可量也故子說然則學者自謂能信者其未知用其力者與○按史記開之次曰公伯寮其人無足紀者今闕之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

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史記曰牛多言而躁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禮記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鄭氏曰喪謂仕失位也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敬叔仲孫閱也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朝於君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

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illegible]已見曾子事中史記謂孔子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夫子弟子相與師之如夫子時他日弟子問曰月宿畢而不雨商瞿四十而有子有若黙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此非子之座也蘇氏曰昔聖於君子未有無恥者也子稱禹崩益避啓於箕山之陰朝覲欲訟者皆不之益而之啓然後益不敢踐天子位太史公稱孔子既沒弟子以有若狀似孔子師之及問而不答乃斥去之以益有若之賢而其辱至此疑與宿畢而雨不應商瞿四十而生子此小說之陋而繆妄所以謂孔子聖人若聖國語說兼此者多矣孟子猶[illegible]見於太史公乎

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
其仁也 又言志節見揆 倩○適齊乘肥馬衣輕裘見史記○按史記赤之次曰巫馬期見邵公宓子賤語宓子賤為單父宰時孩千單父治巫馬期為單父宰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單父亦治巫馬期問之梁鱣曰願卒日於諸曰曾郵曰伯虔曰以後諸皆不見其論語故略之○以上記孔門諸子之學自顏冉而下雖以四科之次第然十哲之云先儒已非之張而下雖以史記為序然諸子無力之說殊少得之高下故不以是為等也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又曰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全文見中道篇

韓子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又曰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楊氏曰中庸深厭多見於孟子其所傳也與 又曰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所以發此已旣曾商是子之七篇之書其淵乎中庸者非一日四端五者則未發之中中節之和也蓋仁義禮智性也所謂天下之大本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也所謂達道也其曰吾獲罪於天孔子曰止矣夫則君子而時中也其曰鄉原亂德者則小人而無忌憚也其曰子莫執中者時中之反也其曰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者時之謂仁也其曰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禮之實節文斯二者則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其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則自誠明自明誠之謂也其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也至誠能盡天之道也誠者人之道一章之義悉具矣中庸大學以爲淵源之所自

朱子曰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舜復益之以三言者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幾也其後聖賢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皆以此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雖不得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 有賢於堯舜者當是時見

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若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

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 自是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緖得有所據以斥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以得其心也○此中庸章句序今刪著於此

孟子所謂存心收放心乃致中也至於充廣其仁義之心則致和也 又孟子思以前章末子曰此章近中庸孔子之言子思誠爲脩身之本而明善又爲誠身之本乃子思所謂子而孟子所受於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又孟子盡心知性章朱子曰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以上總論子思孟子傳授○朱子又嘗曰聖人之德無不備其次則顏子然是純全然比之聖人便有些未純熟若曾子則偏於淳篤剛少顏子剛明之意和曾子則入□剛毅然

是有並卿鄭所以獨得其傳到子思此段說謝推是言也人方始得於子思事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一兩節可見

楊子曰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異於孔子者乎孟子異乎不異

韓子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 上文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伯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什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眉山蘇氏亦云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孟子距楊墨以是配禹也

夫禹之功與天地並而孔孟以空言配之不已多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害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

程子曰孟子有大功於後世者以其言性善也

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孟子有功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或問孟子可謂聖人否曰未敢便謂已是聖人然其學已到至處 朱子曰至字恐當作聖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 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

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得不以道自任 上文云昔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朱子曰使顏子之時上無孔子則彼其所以明道而救世者要必有道決不止然安坐陋巷之中以獨善其身而已故孟子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孟子見此道理

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 上文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如顏子便渾厚不同云云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朱子曰孔子只言忠信篤敬孟子便發出性善 直是漏泄○又曰孔子之言多只說做工夫如居處恭執事敬言忠信行篤敬之類未說到要人理會甚麽事○曰微得工夫透徹如此就其中見得體段是如此孟子則要人理會不得又從進一著說如惻隱之心學問之道求其放心之類說得滲漏動○以上專言孟子○史記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或以人爲衍字也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

用羅殺其身亞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朱子云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上文云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及得荀氏書又知有荀氏者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

程子曰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則曰人之性善惡混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邪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邪 又曰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又曰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極好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揚大醇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又曰韓愈云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又曰荀子云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今學者才讀書便望爲聖賢然中間至之之方更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卻以禮義爲僞性爲不善他自情性尚理會不得怎生到得聖人又曰揚雄則擇焉而不精即性也言性已當更何所得○按荀子性惡篇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爲君子

從性情安恣睢慢禮義者為小人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
子曰人之性善是不然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曰凡禮
義者生於聖人之偽非生於人之性也其非十二子篇曰略法
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
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
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
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
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十二子者它囂魏牟也陳仲
史鰌也墨翟宋鈃也慎到田駢也惠施鄧析也子思孟子之道
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而以厠於十子之間其與
荀卿性惡之云皆其言之甚戾而無罪於聖人之門者也故具
列于此。眉山蘇氏曰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
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
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
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子思孟軻世之所
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
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
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

李斯者其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
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
滅而不可考者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
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
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
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
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
蘇氏之言有可取者故附見焉

荀子曰真積力久則入循其言可以入道
然荀子初不及此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
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人
之言遠如天賢者之言近如地非也

太玄中首曰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
其中養首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
心于淵神不外也揚子雲之學蓋嘗至此
地位也

朱子曰荀子說能定而後能應又曰君子
大心則天小心則畏義而節皆好語也問荀子資
質亦是剛明底人曰然只是粗又問揚子比荀子却細曰揚子
說到深處又是入老莊窠中去如清靜寂寞之說皆是太元中
藏心于淵亦是老莊意。問揚子避礙之說如何曰大概也似
只是說有滿閒莫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閒與事不看道理
當如何便先自有个依違閃避之心矣。揚子為人思沉會去思
索如陰陽消長之妙它直是去推求然太元亦拙底工夫蓋天
地間只有一个奇偶奇偶陰陽春少陽夏太陽秋少陰冬太陰
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是不得揚子却將作三截事
要作三截又且有氣無氣有日星而無歲月恐不是道理其手
似本老氏如清靜寂寞之語皆是老氏意思。以上兼言嘗揣
之李。又程子曰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為賢然出處之間不
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遜
于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
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又曰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
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有天祿閣世傳以為高百尺寔
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
去是安得為大丈夫哉人曰揚子出處使人疑說若孟子則不
肯為。朱子通鑑綱目書莽大夫揚雄死有以書來問者朱子
答曰雄與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雖異而其為事莽則同故竊
取趙盾許止之例而原以莽臣書之所以著萬世臣子之戒明
雖無臣賊之心但畏死貪生而有其迹則亦不免於誅絕之罪
此止春秋謹嚴之法也。愚按出處去就君子之大節李之所爭
孰先於此此既失矣何以李為哉君子之論甚當使子雲而在
亦當為之受惡金陵王氏乃謂其與孔子無可無不可合學

乙记日 六八

六三

乙记日 六八

六四

程子曰王通者隱德君子也當時有少言語後來爲人傳會不可謂全書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又曰

中說後有人綴緝之○一本云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傳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說不到處又有一件之行也截好半截不好如疑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不是又曰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云云非也又曰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又曰文中子書以明內齊外爲家人之義古今善之非取象之意也所謂齊乎巽言物潔齊於巽方非巽有齊義也如戰乎乾乾非有戰義也○司馬補傳曰文中子王通字仲淹幼明悟好學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璵受禮於河東關子明受樂於北平霍汲受易於族父仲華不寢三年通始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召見歎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帝即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爲事弟子自遠方至者甚衆乃著禮論樂論續書續詩元經贊易謂之王氏六經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賀若弼嘗示之射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依仁然後遊於藝也弼不悅而去通曰夫子矜而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蘇威好蓄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劉炫問易通曰聖人之於易也沒身而已矣況吾儕乎有仲長子光者隱於河渚嘗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通以爲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矣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通曰是漢文之所難也廢肉刑害於義省之可也衣弋綈傷於禮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而棄義若之何通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或問人通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未嘗與交也賈瓊問息謗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故其鄉人皆化之無爭[illegible]

道通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外不殊俗故全也賈瓊請絕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以待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泛如也則可通所能交曰捐通曰救所以能也又曰廣通曰廣而不溢茲又所以爲能又問賈收善於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頻如也通嘗以時難非古也其秦漢之機心乎又曰甚哉周公之志深矣乎寧家所以寧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又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又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又曰我未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又曰昏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又曰居近而識遠處今而知古其惟學乎又曰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階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階去媒讒佞遠矣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起居而後鍼藥謂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爻象大業十年尚書召通署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於家門人諡曰文中子評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也而又奚續焉續之庸能出於其外乎出則非經矣苟無出而續之則贅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漢魏以還也曰漢魏以還遷固之所記之詳矣奚取於續經哉後人知之少也好大而欺愚乎則少不量者熟肯從之哉今其六經皆亡而中說亦出於其家雖云門人薛收姚義所記然余觀其書竊疑唐室既興凝與福畤輩依並時事而附益之也何則其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考諸舊史無一人語及通名者史臣初爲也方來嘗載其名於儒林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舊之人乎何獨其家以爲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畤又云凝爲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不信之但黜爲姑蘇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忌不爲文中子立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任相埒何故畏之至沒其師之名使無聞於世乎且魏徵實總隋史縱叔達曲避權戚徵肯避之乎此余所以疑也又淹以貞觀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怨望十七年謀反誅此其前後參差不實之尤著者也如通之對李靖問聖人之道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彼道之方也必無至乎又對魏徵以聖人有憂疑退語董常以聖人無憂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於釋老者矣夫聖

人之道始於正心脩身齊家治國至於安萬邦和黎民格天地遂萬物功施當時法垂後世安在其無所至乎聖人所為者皆發於至誠而後功業被於四海至誠心也功業迹也異為而判我如通所言是聖人作偽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中國則泥又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苟為聖人矣則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焉有可行於西方而不可行於中國哉苟非聖人矣則泥於中國獨不泥於西方邪秦焚詩書之文詩書之道盛於天下秦安得滅乎莊老貴虛無而賤禮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風而鼓之飾誕論恣情慾以至九州覆沒釋迦稱前生之因果棄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嚴齋戒弛政刑至於百姓塗炭發端唱導謂非二家之罪而誰哉此皆議論不合於聖人者也唐世為學之士傳其書者盖寡獨李翱以比大公家教及司空圖皮日休始推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大行於世至有真以為聖人可繼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為人誠好學篤行之儒惜其自任太重而其子孫譽之太過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於理可通而所言切於

事情者著于篇以補傳書之闕○愚按司馬氏補傳之外其言有曰人不里居田不井雖終苟道也雖肆焉不繇理矣又曰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耻又曰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無辱欲謹其德而不章也又曰責德皆義而患人之不已親好徒尚詐而患人之不已信則有之矣又曰處貧賤而不懾可以富貴矣童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又曰多言者不可與遠謀多動者不可與久處又曰疑滯者智之蟄也忿懟者仁之賊也識法者義之蠹也又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又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又曰恭則物服慤則有成平則物化李密問王霸之畧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問勇曰必也義乎密出子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免禍愛強而好勝神明不與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曰若之何決勝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由也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為我謝楚公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使其道無為禍化己此亦名言也其散見於諸篇者不與焉至於其行則有若所記子躬耕

計則不惟精粗懸絶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脩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

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牵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畧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皇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顔謝之詩是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勉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

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强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黄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又曰賈誼根本只從戰國中來漢儒惟董仲舒其學甚正非諸人比然最好處只有正義明道兩語下此諸子皆不足道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太粗王通也有好處然無本原工夫却要將秦漢以下文節做个三代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如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他那詔令豈明得甚麼義理只有高帝時詔令稍好然已不能如曰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三代之書詔令皆是根原學問發明義理所以粲然可爲後世法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它不曾將心子細去讀聖人書只是依它个樣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亦學它作六經便說可以比並聖人不知如何比並某嘗說自孔孟没後諸儒不曾子細讀聖人之書曉得聖人之旨只是自說一副當道理說得似若可觀只是非聖人之意間董子文中子如何曰仲舒本領純正如固所謂醇儒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如仲淹識見高明如說治體處極高了但於本領處如古人明德新民止至善處皆不理會要知文中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又少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文中子之志於天下亦識得三代制度較之房魏諸公又稍有此本領只本原上工夫都不理會若究其義論本原只自若從古來聞人如十好處與不好處曰見得道理透後從高視下一目瞭然又更去揣度不得曰七制之主必因其續書中曾采七君事以爲書名之曰七制加二典然今其可考大率多是依倣而作如以董常爲顏子則是以孔子自居又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蓋有當憂疑者有不當憂疑者然皆以心之主中子以爲有心迹之判故伊川非之只曰惟其迹一口之學

故能處疑以天下推其處疑以天下故無一己之處疑又曰觀聖人之出處須看他至誠惻切處及洒然無累處文中子云云此說是又曰文中子言論大綱雜霸如說安我存我都是爲自私張本

文中子不曾有說見道體處 按中說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問智子曰五常之用也問禮子曰五常之中也可以行矣先王以是南面而坐篤明而化也問義子曰五常之斷也問信子曰五常之終也問性子曰五常之本也問理子曰五常之分也問道子曰五常之所一也問器子曰五常之偏也於是乎不一也君子器乎哉否也以此數條推之則仲淹之於道体見有未明故其言有未粹易曰元者善之長也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然則仁之爲仁蓋貫乎五常之始終今獨以始言之是知有偏言之仁而未知有專言之仁也以性言之則仁義禮智皆体也發而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則用也今曰智爲五常之用焉則仁義信皆体而智獨爲用也豈其然乎至若以禮爲五常之中未知其取居中之義乎抑取無過不及之義也以居中爲言則初無意義若曰無過不及則凡合乎義理之正者皆中者又非獨禮爲然某信於五常無乎不在猶土之王四時也獨以終言可乎謂義者五常之斷一語若曰義在五常之中主於斷制差爲近之而以性爲五常之本則失之尤甚者也韓子曰人之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則所謂性者五常而已今曰性爲五常之本是性非五常特其本焉爾其各言之未嘗大抵若是蓋仲淹之學詳於世變而畧於情性故其於道之用似有見焉而体則未也朱子之評豈不勝哉。以上論文中子之學

程子曰韓退之晚年爲文所得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因學文日求其所未至遂有所得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語言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 又曰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大意儘近理。問遺書言韓愈近世豪傑揚子豈得如愈後卷又曰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二說似相抵牾朱子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揚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耳若退之見得却甚分明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及而第二說未得其實也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又嘗曰退之直是會道言語內不足者求於人知涕然有餘底閒四聯大抵爲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自無意於名又曰退之文王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又曰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是甚說得伯夷心也

揚雄韓愈說性皆說著才 因言性無不善才有善不善云云又論情變之謂仁非是已見言仁篇

朱子曰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 又曰原性言所以爲性者五說得甚實詳見性言篇

韓公之學見於原道者雖有以識夫大用

之流行而於本然之全體則疑其有所有
睹且於日用之間亦未見其有以存養省
察而體之於身也是以雖其自任者不爲
不重而其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乎文字
言語之工至其好樂之私又未能卓然自
拔於流俗所與游者不過一時文士其於
僧道則亦僅得毛干暢觀靈惠之流是其
身心內外所立所資不越乎此亦何所據
以爲息邪距詖之本而充其所以自任之

心是以一旦放逐憔悴亡聊之中無復平日飲博過從之樂方且鬱鬱不能自遣而卒然見夫瘴海之濱異端之學乃有能以義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盡解亦豈不足以蕩滌情累而暫空其滯礙之懷乎然則凡其稱譽大顚之言自不必諱而於公所謂不求其福不畏其禍不學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雖然使公於此能因彼稍有之效而悟我泰授之未熟一旦翻然反求諸身以盡聖賢之蘊則所謂以理自勝不爲外物侵亂者將無復羨於彼而吾之所以自任者益恢乎其有餘地矣豈不偉哉○此朱子考異孟簡書注云
韓公於道知其用之周於萬事而未知其
體之具於吾心知其可行於天下而未知
其本之當先於吾之一身也是以其言常
詳於外而畧於內其志常極於遠大而其

行未必能謹於細微雖知文與道有輕重
之殊而終未能審其緩急輕重之序以決
取舍雖知汲汲以行道濟時抑邪與正爲
事而或未免雜乎貪位慕祿之私
大學八條起於格物致知終於平天下所
以教人爲學次第至爲纖悉漢魏以來諸
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唐韓子乃能援
以爲說庶幾其有聞矣然其言極於正心
誠意而無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其端

而驟語其次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
詳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議荀楊哉
韓子於道見其大體規模極分明但未能
究其所從來而體察操履處皆不細密其
排佛老亦據其所見而言之爾程先生說
西銘原道之宗祖此言可以推其淺深也
又令門人評王韓優劣學者多主退之曰文中子根腳雖淺却是以天下爲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皆入思慮來退之雖見得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問揚子韓子優劣曰各自有長處韓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揚子之學似本於老氏如清靜淵嘿之語皆是韓公綱領正却無它這个近老子底說話又曰原道亦

得仁義道德極好但是它不去踐履玩味故見得不親切問退之文士何以從祀曰有闢佛老之功問伊川謂西銘乃原道之宗祖如何曰西銘從上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說天命之謂性說了問如是名虛位之說如何曰後人多譏議之然謂如此亦何害蓋此仁也此義也便是定名此仁之道仁之德此義之道義之德則道德乃總名是虛位也且須知它此語爲老子說老子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而後智所以原道云吾之所謂道德合仁與義言之也須知此意方看得○問退之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子取之屏山以爲孤舟道絕後學如何曰屏山只要說孟子道統皆得其傳不屏山本釋學問博愛之謂仁如何曰說得却差仁義兩句皆用將作體看而事合宜者爲義仁者愛之理若曰博愛曰行而宜之則皆用矣又曰以博愛爲仁則未博愛之前將無仁乎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非是說道體問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問孟子闢揚墨之害不減孔子之道不著韓公推尊孟氏闢揚墨之功而讀墨一篇乃云云何也曰韓公第一義是學文第二義方去窮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己不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但行己不敢有愧於道耳把這个做第二義○愚按唐史本傳云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又曰自晉汔隋老佛顯行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代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于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史氏之稱愈者如此而程朱二先生議論乃或是非相半蓋史氏存乎褒善而二先生論學明道則雖毫釐必致其察此所以不同然○又神道碑云公處己以與人無不如孔氏[illegible]日是從書道爲渾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所從朱子曰按此可見公之平生謹守禮法擯斥異教自信之篤至死不變可以爲後世法○以上論韓子之學

程子曰昔受學於周茂叔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又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曰自家意思一般又曰觀天地生物氣象周茂叔謂看一部華嚴經只消看一艮卦法言各得其所也○[illegible]爲伊川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嘗曰平生作見周茂叔論至此○伊川爲大中家傳曰公在虔時嘗假倅南安獄掾周惇實年甚少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河間劉立之敘明道事曰先生從汝南周惇頤問學窮性命之理○朱子曰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灑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子也

胡氏曰周子啓程氏以不傳之妙其功蓋在孔孟之間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長也

五峯序通書○通書四十一章周子之所述也周子名惇實字茂叔舂陵人推其道學所自或曰傳太極圖於穆脩也脩傳先天圖於种放放傳於陳摶此殆其學之一師歟非其至者也云云○朱子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潘清逸誌先生之墓敘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爲稱首然則此圖當爲先生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指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脩而來而五峯胡公作通書序又以爲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二公蓋皆未嘗

則此說而云云耳然則公所以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約云云人有能立伊尹之志脩顔子之學則知此書之所以綴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讀此書者所宜知也○又曰今人多疑濂溪之學出於希夷某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

朱子曰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

至于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

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江州書堂記

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壹出於私智人爲之鑿若此者蓋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奥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祕辭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

河南兩程先生旣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三先生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袁州祠記

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

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其爲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者固此理也其爲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

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顧孟氏既沒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爲道固如是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發明之以傳於程氏而其流遂及於天下之學者於是始知聖賢之所以相傳之實乃出於此而有以用其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於斯世也隆興祠記

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爲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已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於一世宋興有濂溪先生者作

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摹宏遠矣歷選諸儒授受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汛掃平一之功未有高

爲者也劉刻桐記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自少卽
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
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
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槪見然所
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
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
多放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
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

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
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
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
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
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
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
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
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通書序○朱子既爲太極圖說則錄
以寄廣漢張敬夫以書來曰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
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

其必有微意是則同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竊以爲此
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
蓋以爲惟程子爲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旣
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
言者觀其答張閎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
論橫渠淸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
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卽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
爲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爲之目有不可以
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
此耳○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
者孔門亦未嘗以此語顏曾如何曰焉知其不曾說曰觀顏曾
做工夫只是切己做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己皆非在外乃
我所固有也曰[illegible]人聽度尋想之只曰理會不得者圖
如此若理會得者其非在手可受用何聽度之有○問太極
圖自一而二自二而四物亦至於萬物則自一而二自二而
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
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言陰陽乾坤則止言五行或要一
或詳或畧不同何也先生曰理一也人所見有詳畧不然道理一亦

未嘗不相値也○大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
節只是此箇道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敎人只是逐件事說箇道
理未嘗說出大頭腦然四方八面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
頭腦若孟子便已指以示人至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段分明
指出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發出處推上去則是此心之仁仁卽
謂四德之元元卽太極之動處如此節節推上去亦自見得總
腦處若看得太極處分明則盡見得天下許多道理皆自此出
事事物物皆有此箇道理元無虧欠也○近世諸公知濂者
甚衆如呂氏童蒙訓傳其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
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爲之又何遠近高下一
可道哉○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渾淪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
變化脩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
中數對如出幾字要當卽此皆卽自然有箇省力處○廣
之書簡古深奧未易究則然其大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工夫
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其性則吾於家
於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
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推行之以覺斯人者○周子之
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却教人如何看得太極圖得通書

南軒張氏曰自孔孟沒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爲窮經學古不過求之訓詁章句間於其文義時有所益然大本之不求聖賢之心鬱而不彰而又有顓從事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經生文士岐爲二途及夫措之當世施於事爲則又出於功利之末智力之所營若無與於書者於是有異端者乘間而入橫流於

中國儒而言道德性命者不入于老則入於釋間有希世傑出之賢攘臂排之而其說復未足以盡吾儒之指歸故不足以抑其瀾而或反以激其勢嗟乎言學而莫適其序言治而不本於學言道德性命而流入於虛誕吾儒之學其果如是乎哉及吾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

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蓋在此而不在乎他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無本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誣淫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其形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道州刻記又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實聖人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若無與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

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先生崛起千載之後獨得微指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物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至于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凡聖人之所以教人與學者之所以用工本末始終精粗詳備於是五伯功利之習無以亂其正異端空虛之說無以申其誣求道者有其序而言治者有所本其有功於聖門而流澤於後世顧不大矣哉又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以久其間儒者非不知尊孔孟而誦習六經所得則不越於訓詁文義間而止矣於所謂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況睹其大全者哉惟先生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於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二程先生始嘗受學于先生而其自得之深充養之至精粹純篤更益光大聖門之大全至是發明無遺憾矣夫以孔孟之心至三先生而復傳三先生所爲傳心之[illegible]在學者可不深求而力體之乎○又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覩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汙漫

而不將是以性命之說不參諸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於私意小智之為豈不可嘆哉惟先生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无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何而適於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充君食息主一而不捨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體察之際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

程子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不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伊川作明道墓表

又曰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

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
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
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
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
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伊川作明道行狀。伊川嘗謂
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
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又曰明道之葬門人朋友與
文以表其墓學者之衆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爲孟子
之後傳聖人之道一人而已是則同。劉安禮曰自孟軻沒
聖學失傳先生崛然自立于千載之後芟闢榛穢開示本原聖
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朱光庭曰先生之
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
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
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間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
茲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靜也淵停其動也神速
天地之所以立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先生得聖人之
誠者也自孟子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
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范祖禹曰孟子沒中庸之學不傳
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
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載發其關鍵直覩堂奧一天地之
理盡事物之變眞學者之師也。游酢曰天地之心其太一之
體與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乎確然高明萬物覆焉廣乎厚
萬物載焉非以其一體陽自此舒陰自此斂消息盈虛莫見其
形非以其知歟夫子之德其融心得廣默契於此歟不然何穆
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呂大臨曰
先生質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
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
應之以是心而無窮推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
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
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敢褻也遇事優爲從容
不迫然誠心懇惻篇之懵也其自任之重寧學聖人而未至不

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不欲以一時之利爲
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
官有所
不屑

武夷胡氏曰程氏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
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
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
指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程氏之行其
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
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
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不顧

也紹興間諫官陳公輔伊川之學不正公上章辯之曰伏見
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急於得人首薦
河南處士程頤以爲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
之逸民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自韋布超居講筵而臺諫朱光
庭等又奏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
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也而頤之見知於當世至
矣自頤之司勸講不爲辯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
心者固不得而聞也又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
退必合於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第
莫或傳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
其後門人如諫議楊時右史劉安節舍人許景衡殿院馬
伸待制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勵而
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判其眞僞矣去子
年臣至行闕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士大夫將轉爲
伊川矣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
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盛乎自是服
儒冠者以伊川門人自相標榜識者憂之士大夫所學各有黨
與互相排擊自此起矣紹興五年省試舉人陳狀乞不用元祐

人朱震等考試蓋從於新學者耳目見聞皆已習熟安於其說不肯遽變而傳河洛之學者又多失其本真妄自尊大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離世異俗之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云云者則狂言怪語淫說鄙論豈其文也哉頤之行云云其餘則亦與人同耳然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云云

五峰胡氏曰程氏兄弟唱久絶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

朱子曰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爲標指而達于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內之聖賢之域 黄州二程先生祠記曰天聖中洛人程公珦初任爲黄陂尉秩滿不能去而遂家焉實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顥又以明年癸酉生子曰頤其後十有餘年當慶曆丙戌丁亥之間攝貳南安乃得獄掾周公某而與之游於是二子因受學焉慨然有求道之志得孔孟不傳之緒於遺經遂以其學爲諸儒倡今所謂明道先生伊川先生者也云云

明道德性寛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 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可謂不同矣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可以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其寡過矣

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 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又曰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功○又曰明道當初想明得煞容易便無那查滓只一再見濂溪當時〻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是他天資高見得易如何便明得○問遺書中載明道語便自然洒落明快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却只管修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自然許多事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寧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說得極善如性即理也一語直是自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及又曰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孟子亦未分明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出來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略似耳

南軒張氏曰讀諸先生之書惟覺二程先生完全精粹愈讀愈無窮不可不詳味也 又曰伊川之言看得似平易而研窮其味無歇

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覆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

二先生其猶一氣之周流乎何其理之該而不偏辭之平而有味也讀遺書易傳它書眞難讀也

上文云諸君子往往因有所見便自爲之高論之圖後來精義更不可入故未見有痛若云云○以上兼論周子二程子傳授○又伊川嘗言某於易傳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春秋待劉絢文字到知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却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

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閑過了日月卽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子曰先生自以爲不滿意焚之矣○又先生以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數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閱門弟子請問易傳事一字之疑先生必再三喻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字○又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又南方學者從伊川旣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必從學于門諸君子有得者伊川曰豈敢便道有得處且只是指與他个的逕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成大難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又胡文定公言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爲有不通處後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術志完知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鄒子嘗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下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先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潁昌有趙均國者自省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國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却神珂鳴玉人始知爲善古人觀象作服便是爲善之具○掞以上數字皆足以見程子之學故附焉

程子曰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慨慨有大志旣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也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

裕如講學于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汚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間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如何耳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

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曾子子思而子思之所以授孟子耳其餘門人各以材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户則衆矣況後此千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而先生醇一不雜汪洋高大乃其

甲子九

二十二

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户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與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則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十二卷曰皇極經世古詩一千篇題曰擊壤集銘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又明人張岷為行狀畧曰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明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參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訖于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先生少事北海李之才挺之挺之聞道於汶陽穆脩伯長伯長以上雖有其聞未之詳也先生既受其學又踰河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濱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茍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遁退居共城

處於百源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程子曰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又曰堯夫放曠又曰堯夫猶空中樓閣又曰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又曰堯夫有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不止風月言皆有理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他放蕩之場堯夫却皆有理自以為皆有理故要得從心妄行總不妨堯夫又得詩云聖人喫緊些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著裏何必如此又曰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為人則直是無禮不恭又曰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道來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个意思元古未有人道來。邵子嘗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耶子曰天下之事頤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頤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之以其不知故

讀書記四二九

二十三

須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為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又曰以道嘗以書問康節之數于伊川伊川答書云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程子言堯夫疾革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又曰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也問堯夫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个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个事將這个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邵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學

朱子曰周子從理處觀邵子從數上觀皆只是此理又曰從義理上看則廣大數門是細碎

又曰太極不如先天之大先天不如太極之精先天乃伏羲本意非康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康

溪自作敬明易中大畧綱領意而已故論其指歸則太極不
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
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
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
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剛柔自二而四剛
柔太少加其一中以爲五行而遂至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
數亦無二致但推
得有大小詳畧耳

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而小節目猶有疏

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而大體乃有未

粹 問張節書謂易見得速徹曰然伊川都較之嘗有簡與橫
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它說某嘗謂此便見伊
川不及孔子處只
觀孔子便不如此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

之橫渠心統性情說得尤密其不易之論

詳已見心性篇又邵子名言多已見前而先天之說朱子易
啓蒙盡之此不復錄○程子稱康節空中樓閣一日看得四通八
達○或言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廣大安得如之曰它是甚麼樣
工夫○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謂
慕堯夫爲人如何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它腹裏有這箇
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下得今人卻恃箇
甚後敢如此開謂其詩曰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
可謂人豪矣○又言看康節爲人須極會處置事爲它神閑氣
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別蓋它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
又不曾枉用了心它用心都在緊要上爲它靜極了看得天下
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嘗乘月
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
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到此又曰它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
成四截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
下康節甚喜子房以爲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爲得易之體孟
子爲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問康節嘗有詩

老之說如何曰便是它有些子這个曰如此莫於道理有異否
曰他需說老子云云孟子云云既用自分作兩截二程謂其不
雜以今觀之亦恐未然曰他說風花雪月莫是曾點意思否曰
也是見得眼前這个好曰意思也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
是它有這些子若不然却是陋了○問堯夫之學似揚雄如何
曰數言○某看康節易了都看別人底不得他說那太極生兩
儀兩儀生四象又都無甚么妙只是從來更無人識又曰太元
擬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數推之太爲之首一以生三爲三方三
生九爲九州九生二十七爲二十七部九九乘之斯爲八十一
家首之以八十四所以準六十四卦贊之以七百二十九所以
準八十四爻無非三數推之康節之數則是加倍之法○康節
其初想只是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那上轉久
之理自透徹想見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
物才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漸於衰也謂如見花方
蓓蕾則知其將發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理在數內
數又在理內康節是見得一个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說
它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謚之類此知康節之淺者也○或
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

必有衰且如一朶花含蕊時是將開略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
衰謝又如看人即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
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頹乎其順浩然其歸若
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
康節者末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更不待思
量又云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
此整齊包括得盡想他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才到二分以
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个姤卦來蓋緣他於起處推將來至
交接處看得分曉廣云先生前日說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少
異處莫正在此否若是聖人則處乾時自有个處乾底道理處
姤時自有个處姤底道理否先生曰然○或論康節學云若論
先天一事無後天方要著工夫先生問如何是一事無對曰出
於自然不用安排廣云一事無處是太極先生曰嘗謂太極是
个藏頭底物事重重推將去更無盡期廣云先生所謂迎之而
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是也○邵子天地定位否泰反類一
詩正是發明先天方圓之義先天圖傳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
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煉參同契所言是也○問舊無所引心
贊云形依心鑄大抵論盡此規模有幾人我性即天天即性莫

於微處起經綸不知如何曰是殆非康節之詩也林少穎云朱內翰作次第是子發也問何以辨曰若是真實見得必不恁地張皇如康節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多少平易實見得者自別又問一中分造化曰本是一个而消息盈虛便生陰陽事事物物皆恁地有消便有息有盈便有虛有个面便有个背道夫曰這便是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為者曰這便是生兩儀之理○邵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康節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間有術者人來問事心下默念則他說相應不念則說不應問姓數畫口中默數則他說便著不數者說不着○先生誦康節詩曰施為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或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直卿云其詩多說閑靜樂底意思太煞把做事了先生曰這个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

張子西銘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

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也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非吾兄弟之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潁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夫若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啟手啟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疏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者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為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其既為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謂第一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

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体用果離而二矣曰用未嘗離体也以人觀之四支百骸具於一身者体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即体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問西銘曰更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都即是一个氣○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又問自惡旨酒至勇於從而順令此大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曰惡旨酒育英才是事天顯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問天地之塞如何是塞先生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体乃孟子氣体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不足之處則非塞矣帥即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西銘一篇正在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乾為父坤為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予茲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

日志二十九　二十二

西銘有个劈下來底道理有个橫截斷底道理直卿疑之竊意當時語貴以謂每句直下而觀則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問向日曾以西銘仁孝之理請問先生令截斷橫看接來見得孝是發見之先仁是天德之全事親如事天即是孝自此推之事天如事親即仁矣老吾老幼吾幼自老老幼幼之心推之至於疲癃殘疾皆如吾兄弟顛連而無告方始盡故以敬親之心不欺闇室不愧屋漏以敬其天以愛親之心樂天循理無所不順以安其天方始盡性竊意横渠大意只是如此不知是否曰他不是說孝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人但逐日自把身心來体察一遍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塞吾性便是天地之帥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疎遠近之分故敬天當如敬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徐子融曰先生謂事親是事天底樣子只此一句說盡西銘之意矣○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這志便只是那天地之帥吾其性底志為人子便要述

得父之事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是濟惡不悛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天地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脉都是從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是這兩句則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吾其體吾其性有我去承當之理○問西銘說潁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恭二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先生曰西銘本不是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盡事親却未免有失處若天道無然則無失了處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耳○問西銘無過而待烹申生未盡子道何故取之先生曰天不到得似晉獻公也人子安天則無害若於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問西銘只是言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曉者明其所難曉者耳○白雲郭氏曰西銘專為理言不為分設某謂西銘之書横渠所以示人至為深切而伊川又以理一分殊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為父坤之為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則其分不得不殊矣故以民為同胞物

日志二十九　二十三

為吾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眞以為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眞以為我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以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顛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差等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貴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爾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夫子始發明之非一時救弊之言姑以證此而猶救也又云西銘止以假途非舉身之學某謂西銘之言所以發明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為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西銘它無所附故載於此

程子曰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楊時致書伊川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先生荅之曰云云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彼正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為不用不亦異乎餘已見前矣子記

西銘原道之宗祖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又曰訂頑之言極醇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又曰訂頑立心便達天德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之語言之外者也又因論弘毅曰西銘言弘之道又曰觀子厚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又曰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它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是不仁不孝也○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說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智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盡高自孟子後儒者都無它見識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以上皆程子稱道之言而其荅書則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見彷彿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它日自當條暢又嘗曰子厚謹嚴才謹嚴便有迫切意氣無寬舒之氣

藍田呂氏曰先生志氣不羣嘗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反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為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一本作盡棄其學學焉○伊川曰表叔平生議論謂與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無是事故後來云云朱子撰以為定○尹彥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眾一夕二程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而自得之者窮神知化一天人立大本

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命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熙寧九年秋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呂與叔撰行狀

龜山楊氏曰西銘止是發明事天之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又曰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橫渠用工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用工要當如此

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問橫渠似孟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又曰某自十四五時拜程張二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舊嘗擇其言之近者別為一書名近思錄云又曰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以上論張子之學○按張子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故附焉○張載字子厚世稱橫渠先生之學篤實寬裕儼然正色雖若不形於色然與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及於利樂道人之善而不及

其惡樂進己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可以能容人其和不以物華忘常歸隱而起勉然矯強任道力行毋若不及德大容物沛然有餘常自省小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為矣得失嘗語人仁吾弟德性之美吾有所不如其不自眼而勇於不屈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後先然講學而達又曰吾弟全器也然語道而合乃自今始○呂希哲字原明始從安定胡先生於太學與程先生頤居並舍察程先生學問淵源非它人比首以師禮事之而明道先生橫渠兄弟皆與公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以造聖人為說書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為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為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它術身不能修左右之人且不能喻況天下乎公之行己務自省察度量以日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公閒居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沈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榷得失久之而罷公少從諸老先生學復更從高僧宗本修顒游盡究其道然後知佛之道與吾聖人合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

絲毫不盡即有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范祖禹字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盡用先生之論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無他書惟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三代以來無此議論又嘗稱淳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又尹彥明問淳夫之為人先生曰其人如玉○朱光庭字公掞初受學於安定先生告以為學之本主於忠信公終身力行之又從二程先生於洛陽其所聞以格物致知為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為入德之方公服行之造次不忘嘗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為然故力排異端以扶聖道○劉絢字質夫自髫齔即事明道先生程氏兄弟受學焉君所授有本末所知造精微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它也天性孝悌樂善而不為異端所惑故其養也安內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明道嘗謂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至吾無疑焉君之為人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雖步不忘學既病與其友李端伯言曰每習閱特正坐端意氣即下平居持養豈可忽乎自初治春秋其學祖于程氏專以孔孟之言斷經意既卒伊川以文哭之曰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將明斯道興斯學於既絕力小任重而

不惟其難者亦有覺矣以詔若此後知之者廣與用力者衆
難也不易也游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
若子若邈希方賴子到力以相輔而不幸者亡使吾悲傷學之
難則所以惜子者豈止游從之情哉侯師聖嘗稱曰明道平和
簡易惟劉絢庶幾近之○李籲字端伯程子稱其才識穎悟又
嘗言明道語錄只有李籲本無錯他人只依說寫不敢改動其
脫去一二字便大別識者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錄得將是其
字且伊川以文祭之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
者視效而信從子與劉質夫為有力焉予謂二子可以大受期
之遠到半年之間相繼以亡使予喪事道者鮮悲傳學之難天
於斯文何其艱哉呂與叔亦哭之曰子之智中闊辟開發者之
孔門如賜也歟○呂大鈞字和叔為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
為己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
季路而君之所養蓋亦未見其止也蓋大學之教久矣自扶
風張先生唱之而後進稍於俗尚其才俊者志於進取豪者
溺於領解由是寂寥無有知者君於先生為同年友及聞先生
學於是心悅誠服執弟子禮請然後以所益親自是學者靡然
知所向矣先生之學大抵以誠明為本以禮樂為行若人則皆

日之三　五

誦其言而未知其所以進於是篤君即若登大路朝夕從事不
嘗讀屬之嘗飲食也潛心玩理望聖賢之致意期可到而日用
躬行必取先生之法度以為宗範自身及家自家及鄉人旁及
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表其事方講議冠昏喪祭至于喪祭做
古儀所得為者而居長之節鉅細規矩于禮又推之祭祀冠昏
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皆不得習俗粲然有文以相接人或安而
愛之君少時聰學於關無所不讀一日聞先生說盡其業志而
前日之學博而以約明煥然冰釋矣故比他人功數而得之者
尤多范巽之表其墓曰惟君明善至學性之所得者盡之心之
所知者踐之身又曰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不二于心
所知不二于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
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
不息不為衆人沮之而疑小辨奪之而屈勢利劫之而回知力
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為必可到此○呂大臨字與叔初學於
橫渠之門橫渠卒乃東見二程先生卒業焉伊川稱其六月中
來緱氏學窮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又云若中甞祖遺
何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然但不及用兄大忠字進伯諱
三子進伯老而好學理會到底又曰和叔任道其厚

是勉然與諸經密有所不逮者與叔又嘗言和叔至誠相信又
言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才有說了便不
肯回○蘇昞字季明亦橫渠門人而卒業於程氏者呂大忠嘗
薦於朝謂其德性純茂強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故崇
文校書張載學為門人之秀自布衣召為博士後坐子書邪黨
嚴論胡安國愚其獄籍上書必有非所宜言者○謝良佐字顯
道初見明道明道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明道一
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
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明
道又嘗謂子雖小聰直是篤實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汗責掃
如此顯道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
明道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
發赤明道卻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卻逐行
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
士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問做甚得工夫謝曰也只
去箇矜字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
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
思者也伊川又嘗問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

日之三　六

是則是有此理賢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
卻道恰好著工夫也游定夫嘗問伊川於物一切放得下否伊川曰
日實在上面做工夫來它須有根樞在挺挺地看便倒樹木
有根雖滿地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做甚必須有用處
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或問子於勢利如何曰打
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段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卻後來漸漸
輕至今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為合要用卻無健羨底心又曰舊
多恐懼於命暗上有理又嘗作課簿記日用言動視聽是禮與
非禮者又言萬事皆有命人力計較不得故平生未嘗干人
在書局亦不謁政府或勸之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學者稱
上蔡先生云○游酢字定夫伊川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
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知扶溝縣事兄弟方以倡明道學
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
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伊川往見
之伊川謂定夫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
於道所見得如此其篤公自少不群讀書一過目
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自到不為世儒之習誠於中形於外
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成德君子云○楊時字中立宋

嘉祐中有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
而宗之學徒其號稱高弟在南方則黃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與
公三人是也公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
中者純粹而閎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
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illegible]不[illegible]入以
和而[illegible]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
之道有欲知方者為指其攸趣無所隱也學者稱之曰龜山先
生云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楊謝不變因歎曰學
者皆流於夷狄惟有楊謝二君長進又嘗曰楊時於新學極精
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伯淳
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上蔡昌在二先
生之門者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二人氣象亦相似○
劉安節字元承天資近道而敏於學問嘗從伊川遊世賢而前輩
游[illegible]以致知格物愛其有沉潛縝密有得以發越之於是有得
[illegible]之道不遠求諸天下之理有一節一兩者[illegible]則有
聞矣所治二州[illegible]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illegible]由[illegible]求之
俾毋[illegible]問於上蔡曰劉子進乎曰未見它有進處問所以
不進者何曰只為未有根因指定前來業已此[illegible]為有根荄

一年長盛師一年、尹焞字彥明年二十[illegible]應進士舉
發策問誅元祐黨人先生曰噫尚可以干祿為哉不對而出
告於程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子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
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先生遂不復就
舉程子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中崇學自[illegible]有言曰程頤倡
為異端尹焞張繹為之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棄門從程學益
篤同門之士皆尊畏之程子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靖康以布衣召未幾力辭投和靖處士以歸僑居陽先生之
家死于賊先生死復蘇[illegible]長安山中劉豫僭立使人來招先生
先生夜出走徒步渡渭入之上于紹興五年有以臣言先生
之道足以崇政說書召後為從臣以學和請去先生非王實
不敖聞室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初見伊川
今看何書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其後看得親切祈實問如
何是主一先生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又言見
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伊川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為本
先生能力行之嘗問伊川不習無不利時更無疑處當中讀計較
也耶伊川深以為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要涵養更要熟
嘗問遂思叔見伊川伊川問二子於某之言如何先生

之言下須熟不如繹能然中先生之學[illegible]如淳川川說
之伊川當稱其明必有用於世○張繹字思叔初見伊川程師
有視聽之之意時劉共知官洛中謂之曰他日程先生歸可
從之學無為空言也及伊川歸自涪陵思叔始見先生時授
學者見來先生獨許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
忘喪其元忽有自得處伊川嘗言吾得二士謝思叔尹彥明也
○馬伸字時中崇寧元祐學校人用事出其黨[illegible]諸路學
使專州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都指索從學[illegible]以超例陞太學
公方自多部求為西京司法曹事欲爲依之計王朔因張
繹求見先生辭焉公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於死乎
先生聞而歎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二年公
嘗謂風雨必一造焉靖康初為御史張邦昌僭位公移書責之
且勸之以康王而退就北面之列高宗立進殿中以論汪黃誤
國遷濮州監酒死公居常稱曰志士不忘在溝壑男子不忘喪
其元吾自何時講熟而今乃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如此公
王至是乃以[illegible]學生讀中庸一遍然後出視事常曰志在
行道用伸事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為念則為
妻孥所累是道不可行也故其在廣陵隨身行李一擔而圖書

半之○侯師聖字仲良明道伊川舅氏也胡文定稱其安於羈
苦守節不移雖窮屈不爵而充時輩鮮能及者尹和靖嘗
曰伊川嘗稱侯子議論又好隱之○王蘋字信伯揚子靖嘗
稱同門後來成就莫踰信伯者胡文定亦稱其學其師承議道
之語云○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朱子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
張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比之康節橫
渠皆不及又曰呂與叔之文秋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
伉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說得透龜山文字卻弱似是合下會
得易其後看文字須似法家深刻方窮究得盡問尹和靖立
朝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它語錄中說涵養持
守處分外親切有些朝廷文字多是呂本中代作又問龜山立
朝卻有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問云云曰以其
之二先生者似無偏之者又問上蔡議論莫大過曰上蔡好
於事上理會理卻有過處又問和靖專於主敬處少日和
靖工夫尚得有[illegible]又曰張思叔敏似和靖伊川稱其
日益[illegible]亦然無多話說繫了曰伊川之門謝上蔡自擇問求其
進者[illegible]張思叔最後進然深惜其早世使天予之年殆不可
量又曰謝楊[illegible]伊川亦因多看書[illegible]蓋[illegible]不見其[illegible]或後

來底倒蓋此理無形影故易差有百般滲漏門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有首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各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安而成矣如康節輩豈曾高也他去做官了他這學自是他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又曰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習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少是程先生當初說得太高了他們只晓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或謂龜山晚年此日只論語序便可見又曰呂與叔惜乎不壽若其可見賢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得之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又曰呂與叔本是箇剛底氣質涵養得到如此故聖人以剛為君子柔為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剛之病全其為剛之德相次可以為學若不然只是不能成又曰呂與叔論顏子等處說得又云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伊川不破此語克己銘不合以己與物對說又曰上蔡高邁卓絕言論宏肆善開發人若海語雖不能無過然却是雄偉縝密工夫深間人之病痛不一處皆所深切

所以病痛在於字曰此說是也然須說得分明後來於依舊來看論語好湯湯地了上蔡已後解得下當直理若只是禪學意思鶻突謝復與伊川異故以三見說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乃是禪儒佛本同而所以不同但是下截耳龜山亦如此某謂明道以三學觀於偏說於此異然而不同又曰如今人說道愛從高處便入禪去自上蔡以來已然故曰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窮究他少年未見伊川時先看莊列等文字後來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先生大甚禪素亦自有此意又曰胡文定作龜山墓志云其於佛下寬看果是如此又曰尹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做得成又曰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又曰和靖■看光明經一部問人問之曰母命不敢違也此便是平日闕却講父母於道一節使做得如此○以上論程張門人之學○按二程之學龜山得之而南傳之豫章羅氏羅氏傳之延平李氏李氏傳之朱氏此其一派也上蔡傳之武夷胡氏胡氏傳其子五峯五峯傳之南軒張氏此又一派也若周恭叔劉元承得之為永嘉之學其源亦同自此以附以遠之傳偏得其宗故今先叙胡氏父子及羅李二氏之學

[illegible]而文定末于此蓋周程之統緒而張氏呂[illegible]流於異乎可考矣○胡安國字康侯少入太學[illegible]同郡靳裁之嘗聞西洛程氏之學與公論經史大[illegible]日明聖學[illegible]時策問大要欲復熙豐之[illegible]言大學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平天下之道詞幾萬言一[illegible]得之定為第[illegible]宰相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第其第上親[illegible]三經與初為上言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義精好窺測令方思深難建於理我輩倘之際虛費光陰文采而已乎陛下必欲削平禍亂使亂臣賊子[illegible]不作莫要端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illegible]以春秋定講[illegible]王荊公盡廢先儒以為害政[illegible]己意者[illegible]新說所字[illegible]偏旁謂之[illegible]命之學[illegible]春秋聖人行事之[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以為斷爛朝報[illegible]不列於學官下逮[illegible]家遺[illegible]或存三傳[illegible]不見[illegible]或是猶以春秋而仲尼經世之志[illegible]公[illegible]年則有服膺之志者曰大著推是書出於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此乎於是潛心刻意[illegible]古今諸儒所著述[illegible]家片言之善采拾[illegible]義切

深加辨正或云或取無一毫好惡之偏若準則之以論孟權衡之以五經權衡之以歷代之史窮研玩味存深造者三十年及得伊川先生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按實愈勤至且年六十有一而書始成奏御歎曰此傳心之要典也蓋於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攘夷狄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公孤傑出卓異之資見善必為聞過必改其於利欲必去之不從其根自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置科後同年嘗集飲狎邪公不往終身不復飲嘗好弈棋先令人責之曰得一第則事業盡矣乎公由是不復弈學官父師同僚多[illegible]之賢[illegible]事既[illegible]數日吾[illegible]千里之外曾是以為學[illegible]自[illegible]身[illegible]在[illegible]行[illegible]部[illegible]觀受其[illegible]一[illegible]覽[illegible]行矣[illegible]曰[illegible]所在[illegible]止謝受取捨[illegible]之微[illegible]義[illegible]寡於言[illegible]雖在[illegible]聞猶[illegible]未嘗[illegible]語孟五經[illegible]而後[illegible]始至老未嘗釋手[illegible]弟子[illegible]必問何[illegible]合意[illegible]志於聖人勿[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安[illegible]流[illegible]可惜[illegible]為小人之歸[illegible]子[illegible]近[illegible]夜已[illegible]歸[illegible]其辭舌且問其所業何事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士子有自遠

大學者公隨其資性而導之大抵以立志爲先以忠信爲本以致
知爲窮理之漸以敬爲持養之要毋誦曾子之言曰君子之愛
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故不以舒爲假借子弟及李
者亦未嘗降志屈意苟爲唯諾以祈人之悅也壯年嘗觀釋氏
書後遂屏絕嘗答顧川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
而察知之非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而
擴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太山
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叙不可違充四端惇五典則性盡
而倫至矣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盡
以爲障而於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致詰接物處事
顚倒差繆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
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
故自修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謂充良知
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辨彼而取此夫良
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充之達於天下釋氏
則以爲前塵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
相妨何哉公於出處由道博義以心之所安爲主其欲出也不
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未嘗放君以出處聞公公曰世習

惟講學論政則當反覆詳究至於行己大節去就語默之際則
人欲食其飢飽寒溫以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
也宋國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於心雖定夫顯道諸人行
皆不以此議之也定夫者游察院酢也顯道者謝李士良佐也
與楊時中立皆二程先生之高弟公不及二程之門而二君子
皆以斯文之任期公謝公嘗語朱震胡康侯正仲大久霍立
百草萎死而松栢獨秀閣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
爲耳公嘗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爲首於本朝則以韓忠
獻公爲冠莫則呂以言以稱之性本剛毅方其老也氣一粹然
復資雖勝於和平中有毅然不可犯之象於嚴正中有藹然可
親近之意年浮高矣加以疾病而謹於禮無異家世至貧難
堪疏傳道至空乏然貧之一字亦視故聞此惟口所不道故亦
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自奉黨退休
致九四十年其在貧蹙之日不發太戚雖數以罪去而學居之
心遠而息焉每被召即置事第一問或退久不寐思所以告吾
君者誠懇情如奇所好不在焉仲良曰視不善富貴如浮雲
考當今天下惟公一人耳子之十人自翁志於大道嘗見擯
於士元生於京國及識侯師聖與其於門而何文靖公之

專意於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
切至到於大經之微毫釐之辨剖析之端綜事物於一源貫
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
聲無臭之妙使者驗端倪之不差而造高深之無極先生之
於斯道可謂見之明而擴之至矣其爲知言一書誠道學之樞
要制治之蓍龜也其言有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
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
乎仁者心之道乎惟仁者爲能盡性至命學者能精察於視聽
言動之間而知心之所以爲妙則性命之理蓋可默識矣此南
軒張氏所作知言序也朱子於前二章極稱歎之而於性無善
惡則辨其不善言已見首篇矣又嘗曰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
有之東萊云知言勝似正蒙朱子曰蓋後出者巧也問文定却
爲章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資質好然亦大學友
蜀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其學問多得謝楊之緒敷之上又
曰文定之學發來得之上蔡者爲多又曰五峯說性謂粹然至善
曰聖門工夫要處只在个敬字以爲名論○李侗字愿中世所謂
延平先生也少游郡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
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

知之見先生於是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
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
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
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
致之或遣子弟從遊受學州郡士人有以矜式爲云云初龜山
先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
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
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云是盡
父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
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
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
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
之小物折之于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
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云云嘗與答問錄爲
不能隨人觀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聖賢
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
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
進於道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

縱有力行守不過若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
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
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脫落
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也耶嘗以黃太史之稱濂溪周夫子胸中灑落如光風
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
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
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
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
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
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可以言中庸矣其
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
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
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其於語孟也經無不貫達苟有疑
問答之必極其趣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
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
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以
故未嘗爲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
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
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
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先友鄧迪天啓謂愿中如冰壺秋月表
裏澄澈無瑕者賞其知言云此朱子所爲行狀也○問延平先生
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不過是恁地涵養
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又曰李延平
初亦是學禪底人到後來也得琢磨之力問延平先生靜坐之
說聞先生頗不以爲然如何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
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學見
李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極靜
後又理會得如何某心常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
如何看得道理出問李先生謂常存此心勿爲事物所勝曰李
先生涵養得自是別其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
疾言遽色先生直是如此問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
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其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
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
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
是有箇覺處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
未發之前者其間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
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是着
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是以不觀觀之又曰李先生說人心中
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
相續不斷難爲驅除
今看得來是如此

勉齋黃氏曰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
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
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
誠意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
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
中屛山劉彦沖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
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
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旣孤則奉以告三君
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
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
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李
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龜山
楊先生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
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
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絶人力

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游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爲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

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

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

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

世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
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
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
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
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
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
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脩
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
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

屨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
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飮食也羹食行列有
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
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
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
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顚沛未嘗有須
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
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
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

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
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飮食衰絰各稱其情
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
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
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䘏問遺
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
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
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
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

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
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
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
其精力以硏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
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
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荅問之意使
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
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
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注其

関於天命之微人心之與入德之門造道之閫者旣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沉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注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旣亡而淸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于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

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没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旣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没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脩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眞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

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
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以
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
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
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
其於讀書也又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
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
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己務實
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

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
敬也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
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
反復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
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
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
然沉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
為憂攄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
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

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
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
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
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
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
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曆
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
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
亦皆動中規繩可為世法是非姿禀之異

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
其極哉學脩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
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
足以望其藩墻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
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閫域哉嗚呼
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
之傳也黃氏又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絕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蠹壞

之後挺持據立勝功偉然未及百年踣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
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則摭其
言行又可略歟輒採同志之議敬述其系辭里出處言論與夫
學問道德行業人之所共知者而又私竊以道統之著者終之
以俟知德者考焉按先生語錄多自言爲學工夫今附此○問
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每覺心中有三病云云曰若論求此心
放失有千頭萬緒病何止於三然亦別無道理醫治只在專一
果能專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須自有許多
長覺這也未嘗如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漸自會熟熟了自有
此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技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
巧又問先生往時初學亦覺心有不專一否曰某初爲學初無
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向時諸前
輩每人各是一般說話後來見李先生較說得有下落說得較
縝密若看如今自且有見成下工夫處看來須是先理會箇安
著處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箇屋子安著身己方始如何積
累箇箇須做成家計若先未有安著身己處雖經營豈不
濟事爲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都自無安
著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說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

收斂得箇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
從日江西所說則是守箇死物事又曰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
寸積而得之又曰已前看得心只是虛蕩地而今看得來湛然
空明時那萬理便在裏面向前看得似一張白紙今看得那紙
上都是字又曰某舊時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覺
實○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
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爲
學須是專心致志又言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
小念漸漸放闊去不可不察又曰延平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
是於顯然處過惡萌動此卻易見易除卻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
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又嘗
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
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
日應舉亦不累也某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
輕之也○又言初師屏山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
學爲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
爲舉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
諸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

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因論爲己之學子靜說話常是
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
說破處便是禪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
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劉病翁所會一
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劉說某也
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心更有要妙
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
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粗說試官爲某說動了
遂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
先生只說不是某卻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
生爲人簡重卻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
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
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
罅漏百出又曰某少時未有知亦曾學禪只李先生極言其不
是後來考究知是這邊味長才這邊長得一寸那邊便縮了一
寸到今銷鑠無餘矣○又曰舊嘗以論心論性處皆類聚看看
熟久則自見○又曰讀書須將一般看一般來了又要將涉都
不濟事某向時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方其讀上章

則不知有下章讀中庸則祇讀中庸讀論語則祇讀論語一日
之間祇看一二章將諸家說看合與不合凡讀書到冷淡無味
處尤當著力推考又曰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
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
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
他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
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又曰讀書
貪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會不得若到閑時無書讀時得一件
書看更子細某向爲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借文字
只借得一冊孟子將來子細讀方尋得本意見看他初間如此
問又如此答待再問又恁地答其文雖若不同自有意脈都相
貫通句句語意都有下落○又曰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
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
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得者是如何所以爲失
者是如何又曰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
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
夜裏卻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眞箇是不
同又曰某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且尋句內意

隨文解義只求少時讀一兩書時半晌若諸公今讀時把文義拈掇
工夫了又曰某亦向來從人學偏病甚朱子細如今愈看方見得
精切因論前輩諸先生長者說話於大體處固無可議若看其
他細碎處大有工夫未到又曰某於大學用工甚多溫公作通
鑑言臣平生精力盡此書某於大學亦然論孟中庸却不費
力又曰某讀時有文字只是費心力如讀書諸家解有一箇好者
一段必多說諸說上尋處解各曰
底都拈出一兩字好雖未如今作注揔然大概已定
今集注諸書上論采但又不合見成就只熟看了今又細看
來每看所以去又是如何須自見得○因與朋友言及
易曰易非學者之急務也某平生也費了些精神理會易與詩
然其得力則未若語孟之多○因說詩曰詩惟是諷誦之功上蔡
亦云詩須是謳吟諷誦以得之某舊時讀詩也只先去看許多
注解少間却被惑亂後來讀至半了却只將詩來諷誦至四五
十過已漸漸得詩之意却去看注解便覺減了五分以上工夫
更從而諷誦四五十過則胸中判然矣因說如今讀書多是不
曾理會一處通透了少間却多事引前詞此以學者
大病○問胡氏春秋以歸忠孝便爲經義不知果得孔子

意否答曰吾嘗說若是聞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
重說春秋義例易象數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已見
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
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壞足矣今欲直得
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他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
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
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銀朱畫出合處又用粉筆則
不同矣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則全與元看時
不同矣○因言讀書用功之難諸公覺得大故淺近不曾着心
某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
之間才失脚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歲已後覺得心力短
看見道理只爭絲髮之間只是心力已不及所以大學中庸語
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已前做了五十歲已後長進得甚不多
又曰大抵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
平着心去秤停他都不使得一毫杜撰只順他去某向時也杜
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
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這地卷以去年死也則枉了自
今夏來覺見得這纔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

體得好都不用心一字整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與事了又
要隨他曲折恁地去又曰某覺得今年方無疑又曰某嘗初學
學也曾畫意到這裏華而又倡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
得從前去年去年似前年○敬子舉先生所謂傳命之脈及佛
氏傳心傳髓之說曰便是要自家意思與他爲一若心不在上
面書自是書人自是人如何看得出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
學只十五歲時便斷斷然以聖人爲志矣○又按李方子爲文
公年譜今刪其要附此○先生字元晦屛山祝詞曰木晦於根
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
若虛不斥厥名而傳于書雖百世之遠揣其氣象知顏氏如愚
自諸子言志回獨無之一言於聲然身弗越暗然闇然其光烈
烈從事於斯惟參也無愧服膺道離一身則一史韓孔門關翔丙
發學的於正吾知斯之爲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
又華其繼來從講學敬真耶翔如源之方駛古人不
云乎絲亦不已三德不日新則時予之耻刻謂此耳充之若充
借曰合矣宜養於家言而思欲動而思噫吾崇慎惟曾顏是
畏○先生幼有異禀五歲入小學始誦孝經即了其大義書八
字於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聞從事兒嬉遊獨以沙列八

卦象詳觀側玩又嘗指日問於吏部曰日何所附曰附於天又
問天何所附吏部奇之○先生爲屛山劉先生墓表有曰先生
病時某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
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子之徒聞其所謂
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爲道在是矣比歸讀吾書而有契焉
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是抑吾於易得入德之門
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三字符也汝尚勉之又爲胡籍溪先
生墓表曰先生受學于譙公之言曰心爲物漬則不能有見惟
學乃可明耳於是慨然有得曰所謂學者豈克己工夫也耶由
是自信不疑篤志力行以沒其身先生早歲所聞於二君子者
如此○初先生學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亦既有
年及見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端之非盡能掊擊其失由是專
精致誠剖微窮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
之○先生嘗言自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於
釋氏之說皆非又云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
生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
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某後
來它說故今日不至於無理會耳○延平與其友羅博文

博文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辨某問此人來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用處無則非矣○隆興初元先生將趨命召爲延平先生問所宜言延平謂今日三綱不正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趨利不顧義故主勢孤先生用其首說以對○乾道三年八月如湖南見南軒先生二先生講論之語無所考見按南軒贈行詩有曰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先生答曰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論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原以二詩觀之則其往復而深相契者太極之旨也○四年編程氏遺書成初二程子之門人各有所錄雜出並行間

頗為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六年先生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蓋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為一編命曰家禮然未嘗為學者道之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云○八年編次語孟精義成初學者讀二書未知折衷至是書出始知道之有統學之有宗因而興起者甚衆是年資治通鑑綱目成初司馬公既編成通鑑又著目錄又著舉要曆胡文定公又著舉要補遺先生因二公四書別為義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大略綱倣春秋而兼採群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自有通鑑以來未有此書其後刪加更定未畢然大經大法則已粲然矣○是年西銘解義成○九年太極圖傳通書解成是年編次程氏外書成○淳熙二年東萊呂公自東陽來寓止寒泉精舍留旬日相與掇周子程子張子書關於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篇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概號近思錄先生嘗語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以言爲學者當由此而入也○四年論語孟子集註或問成初先生既編精

孟精義又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注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簡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蓋辨析毫釐無微不到其讀書之龜鑑也是年詩集傳成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爲主其與經文舛戾則穿鑿爲說前後諸儒莫能辨正先生獨以經文爲主而刊其序之是非從爲一編附其經後以還其舊云○六年在南康建白鹿書院約聖賢教人之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七年南軒先生張公卒于江陵明年東萊呂公繼卒先生皆有文以哭之○十一年先生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詖以爲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輩言之又答陳亮書辨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先生嘗謂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十三年易學啓蒙成而序之易經自文王前皆爲卜筮至夫子作十翼專用義理發揮經言而未行於世遭秦焚書以卜筮故獨全逮漢儒爲方伎之學王弼始刱落空談釋以清談諸儒因之至我朝伊川程子始發孔氏之微

言而卦爻之本則未及焉康節邵子傳伏羲先天圖旨得其本而亦未及於卜筮也先生遠推義文之意作易本義又懼學者未明厥指乃作啓蒙四篇以爲言易不本象數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本象數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穿鑿傅會故其篇目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蓍策考變占爲次凡蓍揲及變爻皆盡破古今諸儒之失而易經始還其舊學者不可不知也○十四年編次小學書成初先生既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足以有進也乃輯此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云○十五年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學者○十六年始序大學中庸章句二書之成久矣不輕修改至是以穩愜於心而始序之○紹熙元年在漳州刊四經四子書成奉以告諸先聖易取古文分經傳爲十二篇其說曰易經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就傳之一端以爲之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其蓋殘之詩書皆取序合[illegible]後其義書曰茂儒以伏生之書別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illegible]

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乃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讀者姑務沈潛反復乎其所易而不必穿鑿傅會於其所難可也春秋則出於聖人經文別為一書以躡三經之後四子則謂程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中庸則非所以為入道之漸○五年自長沙召為侍講首論經權常變之道及以學之所得對上言之其詞曰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敘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而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脩身而為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誦詞章之謂而亦非有甚高難曉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當用力固未有可為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而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

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為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吉背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以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夫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啟其端而遽欲探其終未究夫此而忽已志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匆匆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

而看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連接血脈貫通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眄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復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又為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熹平生為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推帝王之學殆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為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切慨歎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此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為獻伏

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夜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強不息以緝熙于光明使嘉靖邦國如商高宗之享壽考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為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先生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每勉上以求放心為之本未幾講說得行先生遂去國歸來過玉山為其令司馬邁講四端之旨曰學者傳焉是冬竹林精舍成率諸生行釋菜之禮以告成事其文曰後學朱熹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孟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熹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晚親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茲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丘羣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奠以告虔尚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終無斁今以吉日恭修釋菜之禮以先師兗國公顏氏郕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配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康節邵先生橫渠張先生溫國司馬文正公延平李先生從祀○慶元六年正月

先生有疾已未夜為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且言為學之要惟在事事求是決去其非積集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午刻疾甚不能興癸亥諸生問疾先生勉以堅苦下工夫牢固著足方有進步處甲子命移寢中堂諸生入問疾因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先生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乃頷之就枕筆而目門人使正之揮婦人無得近諸生揖而退良久恬然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山哲人之萎豈小變哉嗚呼方子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閫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二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乎內內則無貳無適寂然不動以為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凌躐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然以熟讀使其

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遡源索其精微若辨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己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後為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挾或假借以相逞或躁心浮氣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諦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為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其反躬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視聽言動非禮不為意必固我之萌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至若語默云為之際周於出入之頃無往而非斯道之流行矣合是三者而一以貫之其惟敬乎先生天資英邁視世之所嗜好漠如草芥倘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淪浩博不可涯涘而莫知為之者雖門人弟子親炙之久固亦莫得而形容也姑以所嘗竊有見者言之則其

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巨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戚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䘏問遺恤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至於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事設施之所及皆可為世法而其志措之一時而不得措諸天地而小試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群書立為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聖賢之道此其勲烈之尤著明盛大者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為之說者亦多矣而析理未精釋言未當大學中庸自程子始表

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為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燦然也先生為經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章別句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精微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群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嘗集小學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本書之本體探二聖之旨以主於卜筮而實寓義理以發其精微之藴其於詩也深玩詠而得詩人之本意掃除小序以破後儒之謬說其要旨悉得其意是以復溫公程子之舊其於書也則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誤雖未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澀得於壁藏者反平易者皆古文反覆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誼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為褒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

傳者之鑿説謂周官備于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
既通四子又讀一經而後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
矣謂通鑑編年之体近古因就綿以纂輯之法以綱提其要以
目紀其詳綱倣春秋而兼采群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
之粹使大義炳乎若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与史家之相
䜟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為
得之因為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于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
白亦頗与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
幽眇雖未及著為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未析世學
之謬辨異教之非樵其巢穴而破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
正之則而不覆於荊棘獲穽之塗推陷廓清之功固非近世諸
儒所能髣髴其万一也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礼授学者
顔子曾子子思孟子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学失傳亡各
以意為學其弊只從治者既以聞見為累自矜而流於泛濫
雜之歸其溺於從約者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悄於
曠蕩空虚之域學者則知所適矣亦或悦於持敬之約而惮於
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凡先秦古書既加考索歷
代史記国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編觀取其所

甲三十　三二三

同而刪其不合豬其實用而剪其煩蕪参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
其舛差然毫不得遁焉數千年間世道学術議論文詞之變皆
若身親歴於其間而耳接目覩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有逆
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窮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綸万端本末
鉅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爲億度料
想之説外至天文地至律歴兵機邊鄙之防戰守經畫至纖至
悉靡不洞究下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絶一世蓋其包涵停蓄溥
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無窮也学者據經辨疑隨問輙周
者極其精要緩而論难古今其應如響愈扣愈益不絶及
詳未而細察之則亦融貫於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学者要須
未見因以即書以窮理苟有見焉亦當博考諸書有所證驗而
後実有所據助而後安不然則徒泒而與結楢寂滅者無以異
矣蓋心大業何有哉自周衰教失礼楽養徳之具一切盡廢
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語可講肄經傳遺指与惜精而不
觀乎要在以心体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
存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至於晩歳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
窮歳月有限懼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礼而極其至
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到級甚嚴循循有序

之是疏密曉其而近至於切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
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所爲
丹銘之詞必三嘆焉為學者則其於緩而質其疑意有未論則委曲
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
見于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
至諸生問辨則脱然沉痾之去体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
憂晩見學者儕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
体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嗚呼道之在天下未
嘗一日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乎孟子没千有餘
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歴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
濂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學統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可
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淆亂於衆説而
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以經斯備
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殘缺漢唐諸儒名以已
見言定監齋誦未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之言明矣然於經
言未暇發正一時從遊之士或辞其旨遂流入於異端者有矣
先生於是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
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獻文集其大成以爲萬世之法然後

口三一　三二口

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道得先生而益
光孟子之道得先生而益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天
[illegible]
[illegible]也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三十一

朱子記南軒張氏之事曰其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衒於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騖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

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公諱某字敬夫故丞相魏國忠獻公之嗣子也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公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又命往從南嶽胡公仁仲先生問河南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卽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

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顔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而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學之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深者益深遠者益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

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也又曰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以至病疾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害於一時然至於公論

之久長蓋亦共失得而擠之也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所爲郡必葺其學於靜江又特盛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以事至廷中者亦必隨事教戒而於孝悌忠信睦婣任恤之意尤孜孜焉世俗鬼神老佛之說所至必屏絕之獨於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爲兢兢雖法令所無亦以義起其水旱禱祠無不應也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爲成書其它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

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南軒集卷末

詩狼跋美周公也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鄭氏曰公周公也孫讀當為遜而弟居也毛氏曰碩大膚美也朱氏曰几几安重貌也安也○程氏曰周公雖攝政居危疑之地雖成王不知四國流言終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忠於王室無貪欲之私心也狼獸之貪者猶求欲故觸於機羅躓前跋後疐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傑之所以致得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至公不私進退以道者剛○藍田呂氏曰以謙遜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雖任危疑之地安步自若赤舄几几然也○又曰周公之遇此變事赤舄之心其存誠也厚矣推是心以不失其聖也○范氏曰其從備者其步亦盛赤舄几几則其餘可見矣○朱氏曰赤舄冕服之舄也几几安重貌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明道對神宗言王安石之學不是上問何故對曰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曰公孫碩

甲三十一 五

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龜山集載上問王安石是聖人否餘同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毛氏曰猗猗美盛貌有匪君子匪文章貌如切如磋治骨曰切象曰磋如琢如磨治玉曰琢石曰磨瑟兮僩兮瑟矜莊貌僩寬大貌赫兮咺兮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諼忘也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會弁如星弁皮弁所以會髮中飾以玉采瞻彼淇奧綠竹如簀簀積也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毛氏曰金錫鍊而精圭璧性有質程氏曰成就之質如金錫如圭璧寬兮綽兮程氏曰寬弘綽

論也猗重較兮重較卿士之車善戲謔兮不為虐兮程氏曰言其樂易而以禮自防節不至於過是不為虐也

烝民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朱氏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則為剛不得謂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之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修也

論語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朱子曰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

甲三十一卷 六

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南軒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朱子曰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子路曰願聞子之

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朱子曰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今夫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南軒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車馬之閒此意未嘗不存焉子路蓋欲先去其私者車馬之閒者其志可謂篤而用工亦實矣至於顏子則於物我大公而無物我之閒矣然猶有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至於孔子則純乎天矣物各付物止於其分而無不得焉此誠者天之道也然而學者有志於求仁則子路之事亦不可忽要當如此用力然後顏子之事可以馴致若夫高遠而忽卑近則亦妄意躐等終身無所成就而已耳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朱子曰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南軒曰聖人聲氣容色之所形盛德之至不勉而中也○黃氏曰記此語者足以見聖人渾然天理與時偕行一毫一髮皆有當然之則初豈有心爲之哉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朱子曰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南軒曰臨喪則哀食何由飽哭者哀之至歌者樂之音二者不容相襲學者於聖人而觀之亦足以養中厚之心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朱子曰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朱子曰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閒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爲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味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朱子曰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爲有黨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爲萬世之法矣○南軒曰它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則但可告之以知禮而已及巫馬期以告則又豈可謂取同姓爲知禮哉若言爲君隱之意則淺露已甚而失前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己之過而已然而取同姓之爲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矣聖人辭氣之閒其天地造化與○愚按聖人之言如元氣之運渾然無迹而發生秋殺隱寓其中如對王孫賈之問答陽貨懷寶迷邦之類皆此類也雖非學者所可望而反覆優游諷詠涵浸而不已則其所以轉移變化於冥冥之中者其益可勝計哉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南軒曰愛敬生於中而形於外惟聖人爲能有常而無失於齊衰有喪也於冕衣裳貴達尊也於瞽者矜困窮也推之則帝王所以治天下之綱要亦在是也

鄉黨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程子曰鄉黨一篇形容聖人動容注措甚好使學者宛然如見聖人○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卽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朱子曰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南軒曰此篇

所記於夫子言語容貌衣服飲食之際可謂察之精矣門人亦善學聖人哉蓋聖人之道如是其高且深也苟非潛心度權夫子之無入德之地也故卽其顯見之實而盡心焉有而味之則而象之於此有得則內外並進體用不離而其高深者可以馴致矣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此君未視朝時也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紓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黃氏曰色勃足躩攸命之初也趨進也行禮之際也賓退禮畢之後也自大體之節文所當然以至於揖之左右衣之前後手之翼如皆備文之至末者聖人於此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從心所欲不踰矩也門人弟子亦必審觀而詳記之可謂善學聖人者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屛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南軒曰君不在焉而猶恭也如此則其事君之誠可知矣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屛氣似不息者 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屛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旣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私覿愉愉如也

私覿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爲君聘於鄰國之禮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紅紫不以爲褻服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齊必有明衣布齊必沐浴浴竟卽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從程子說移附此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變食謂不飮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唯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沽酒市脯不食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不撤薑食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祭於公不宿肉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卽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食不語寢不言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飮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飮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胡氏曰⋯⋯其於志外務其氣⋯⋯聖人飮無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是以如此學者未能然則⋯⋯言帝⋯⋯黃氏曰飮食以養生故欲其⋯⋯謹焉聖人一念之微⋯⋯天理學者不可以不戒也

席不正不坐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鄕人飮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鄕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鄕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鄕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

之以曰云蓋亦莫得而揜之也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所爲郡必葺其學於靜江又特盛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以事至廷中者亦必隨事教戒而於孝弟忠信睦婣任恤之意尤孜孜焉世俗鬼神老佛之說所至必屏絶之獨於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爲兢兢雖法令所無亦以義起其水

旱禱祠無不應也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爲成書其它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朱子曰誾侃義見鄉黨行行剛强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尹氏曰子路剛强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說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或問誾誾侃侃於前篇之訓其亦通乎曰誾誾者外和內剛德氣渾厚所謂和說而諍者也侃侃則和猶不足而剛直稍外見矣前篇之訓樂故侃侃直而果敢行行有諸中形於外剛猛也○按鄉黨註引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或問二字之訓不同說文爲得何也曰大史公儒書褒之史朱與之間齋衞如此亦依誾誾者以爲辛讓之意而晉人亦謂侃侃正色之語善以言義求之亦宜如此說文之訓所以爲樂誾誾之爲中正義有不盡而而宗自作所不作侃也後書云誾誾斷折得禮之容寢默那人非朝廷福其意亦以爭辯剛直爲異而有此言但侃字亦作喬與○宋亦二先生開合之之訓不同更當詳玩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朱子曰率爾輕遽之貌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

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覜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希間歇也作起也撰具也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三子者

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乎三子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

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各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集義謝氏論佛學之失曰爲它不窮天理只將拈起把捉日用底渾是當做大小大事任意縱橫將來作用便是差處便是私觀聞作用何故是私曰把來作用做弄便如做兩般看當了是將此事橫在肚裏一如子路冉有相似便都他曾點將冷眼看他只管獨對春風吟詠肚裏渾沒些能解豈不快活又問堯舜湯武做底事業豈只是作用曰它做底事業只是與天理合一幾曾做作橫在肚裏他見做出許多般天動地蓋世底功業如太空中一點雲相似他把做甚麼又引呂氏詩云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至諸侯可憐曾點推鳴瑟擾對春風詠不休謝氏之說集注不取今附此○或問夫子何以與點也曰方三子之競言所志也點獨鼓瑟於其間漠然若無所聞者及夫子問之然後瑟音少間乃徐舍瑟而起對焉而悠然遜避若終不肯見所爲者及夫子曉而安之然後不得已而發其言焉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嘗少出其位蓋澹然若將終身焉者此夫子所以與之也曰何以言其與天地萬物各

得其所也曰夫暮春之日生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長少有序而和也沂上舞雩魯國之勝處也既浴而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若止於一身然以其心論之則固藹然天地生萬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內外之間哉程子以爲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正謂此爾或曰曾皙智不能一毫能事列子御風之事近之其說然乎曰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佛老者正以無意必固我之累而下同天地生物之心對時育物之事者未嘗一息而停也若但曰曠然無所倚著而不察乎此則亦何以異於虛無寂滅之學而豈聖人之事哉○曾點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故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只看他說從容鼓瑟舍瑟而作便從容優游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人之一身便是天地只緣人爲人欲隔了自看此理意思不見曾點却超然看破這意思○曾點見道見其遠者大者而視其近小者皆不足爲故其言超然無一毫作爲之意唯欲樂其所樂以終身焉耳○先生令門人說曾點之志門人以爲只是樂其性分而已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才着一毫私意去安排便不得曰不是不要着私意去安排這道理自

是天生自然私意見自著不得更待些云安排與聖人安老懷少信朋友底意思用以推曾點見得到這裏聖人便做得到這裏○人只見說曾點狂看夫子特與之之意須是大段高然它資質明敏洞然自得見斯道之体看天下甚麼事能動得它大綱知莊子明道先生亦稱莊子云有大底意思又云莊生形容道体儘有好處曾點見得大意然更面工夫却疏略明道亦云莊子無禮無本○問曾點浴沂氣象與顏子樂底意思相近否曰顏子較細膩無許多事曾點是自恁地說起來孔子雖然他不曾自說我點○問吾與點也程子謂便是堯舜氣象如何曰曾點却只是見得未必能做堯舜事者其見到處直有堯舜氣象如莊子亦見得堯舜分曉或問天王之用心何如莊說得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以是知它見得堯舜氣象出曾點見識高見得此理洞然只是未曾下得工夫點參父子正相反以點如此高明參却是一向低頭捱將去直到一貫方始透徹大段見識方到曾點地位然而規模氣象又別○此一段唯上蔡見分曉蓋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道理曾點只去自己心性上見得此中原道理使曾點做三子事未必做得然曾點見處却是堯舜事業亦不過以此

爲之而已○諸子皆有安排期必之意曾點只以平日所樂處言之○曾點見得道理大所以將事業爲之規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固有間矣是它見得聖人氣象如此雖超然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爲底道理却做有事有爲底功業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點指得那據看源頭諸子則從支流上做工夫諸子底小他底大○觀季武子死曾點倚門而歌便有些莊老底意思○曾點言志云云蓋其見道分明無所係累從容和樂欲與萬物各得其所之意莫不藹然見於詞氣之間明道謂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指此而言之也○嚴時亭問曾晳一章夫子既語以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正是使之盡言一旦見用何以自見及二子自休其才之所能據志之所欲爲夫子皆不許之而獨與曾點者其三子所言皆是實與曾點雖若言志之問實未嘗言其志之所欲爲有似逍遙物外不屑當世之務者而聖人與此而不與彼何也曾點是而思之爲要與爲治本來只是一統事它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如治國於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要安排當要曾無一件是少得底然須先理會自家身心使自得無欲常

滿容涵養直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程子所謂不得以天下事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事物者是矣夫子嘗因孟武伯之問而言由可治賦求可爲宰赤可與賓客言固已深知其才之所能辦而獨不許其仁夫仁者體無不具用無不該豈但止於一才一藝而已使三子不自安於所已能孜孜惟求仁是務而好之樂之則何暇規規於事爲之末緣它有治能解懷安於所無以自見故必欲得國而治之一旦夫子之問方以觀其誠即各述所能此聖門平日講學講切自身受用親切工夫之反於爲學爲治作兩截看了所以氣象不寬宏其也在行乎蹙如曾點浴沂風雩自得其樂却與夫子飯蔬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氣象相似大抵人之未用與知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本分學者曾點言志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爲樂而得其所也孟子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孟子所謂所性即孔子顏子曾點之所樂而程子所謂如此故夫子以四代禮樂許之者所以知其爲事業者曾點

優爲之也如子路食焉不避其難也求爲季氏聚斂後來成就止於如此正爲它不知平日所蓄積何事業功業之本未到無入不自得處夫子之不與其有以知之矣所見如此不肯只向諸子答曰此段說得有本末學者當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第已爲看得這言之矣○按先生答因陽希達之與者當備下學上達之意若一向來曾當見解未有不流於釋老者也○南軒曰三子之對非偶然而言蓋体索其力之所至而言其實也言三子而可使如此者其先後將實甚安定於胸中而知其然也向使用力不索一聞聖人之問非若子無所指則泛然肆其說矣乎於曾晳則又見乎是其敦爲合聖之問已可見其從容不迫之意曾點若春之時與數子者浴沂舞雩吟詠而歸蓋其中心和樂無所係累由此以觀物各但得其所玩味胸氣象平如春陽之照無不以生故程子以爲此則是堯舜氣象而夫子之所安少者懷之之意也晳之言若此非其見之明而有其能然乎然而未免於行有不掩焉以其狂也顏氏之工夫有所未盡耳○黃氏曰觀夫子近於斯之言於此言之意是亦許曾點之言也又曰夫子以是與點者爲不以是許門人何也以夫子未嘗不以是教門人也誨之以孫內省之以求仁無非使之存此心之

天理也又曰蒋之不見爲在何也曰天下之理固根於人心而未嘗不形見於事物爲學之方固由存養於未發之前而亦不可不省察乎實行天是以精粗不遺而表裏相應內外交養而動靜一然後可以爲聖學之全功顯之見高而遠潛厚實中正之意有未足則見高而遠大而略小此所以不可學顏曾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朱子曰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可見矣

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或問卒章之說曰張敬夫推之尤詳曰道無一而不存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已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者蓋待瞽者之道當然耳子張察夫子之所爲而有問焉夫子以爲固相師之道辭約而意無不盡乎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焉聖人所當然者天之所爲也夫以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待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不可須臾離也一失所宜則與是道異矣故君子戒謹恐懼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惟懼其失之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隨形蓋無往而非是也○讀先生說未處子發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固相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微無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朱子曰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

不待贊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學者也行而不得其故良玉溫潤而栗然○南軒曰其見之於四體者以禮樂無斯須而去身故其成就發見如此

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程子曰言四者本於心而生色也孟子非自及此焉能道到此○又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跡顏子微有跡孟子其跡著葉氏曰顏子具體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是地氣象但未免菁耳孟子強勇以自任道慶立萬仞譙然數工觀着非孟子忘地王聊也撑柱此事不去辭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說大人者諸言不敢出來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鑄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它聖人怎地禮數是它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闇闇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與孟子全別

豫章黃氏曰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

月延平先生李氏以為著形容有道者氣象○朱子曰濂溪清和孔經甫祭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暮誌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可想矣○又曰所謂灑落者只是形容一个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以如此看有道者胸懷表表亦自可見

伊川先生曰明道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

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謝氏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又云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明道在扶溝縣時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望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看它胸懷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侯師聖云朱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其嚴厲如此晚年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卑官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先朝則不至有今日事矣○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右論聖賢氣象程子嘗言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故近思錄亦以此篇終之然近思所錄併及世儒學行此則學者求其義形解而之可以想謙而一箇若道擬象之別見云

論語子曰君子不器 朱子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南軒曰器者拘於一用凡人可以器言者皆以其才而論之也器雖有小大然其拘於才而有限則一也若君子則進於德進於德則器質變化而才有非器者矣不亦君子乎。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與訥言敏行章已見前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朱子曰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小人之爭矣。南軒曰爭生於有己君子克己者也是以無所爭惟射疑於可爭而君子之於射乎以正己而觀德耳揖讓而升揖讓而下揖讓而飲其雍容辭遜自反而下人之意蓋如此然則君子其爭乎於射而不爭則它可知矣。司馬牛問君子與君子人與章已見前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朱子曰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南軒曰以二者論之若未得中而有所偏勝與其失而為府史無亦寧為野人之野乎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朱子曰鞟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或問棘子成之言與夫子之若林放何異而子貢非之若是耶曰夫子之言措衛審而詞氣和平蓋未始以文為可盡去也若子成則詞氣矯激而語含過中矣其流之弊將至於棄禮蔑法如西晉君子之為者故子貢惜其言而力正之也曰何以言子貢之言之亦病也曰子成之說偏矣而子貢於文質之間又一視之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焉則又矯子成之失而過中者也立言之難如此自非聖人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平也哉○取言過行及君子道者三子路問君子義以為質章並見前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南軒曰病無能者病夫履行之無其實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南軒曰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朱子曰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群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南軒曰矜莊以自持則易以不和而失於爭群居而相與則易以比而失於黨君子非與人異也處己嚴而不失其和故矜而不爭君子非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其公故群而不黨惟敬者為能兼此而弗失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南軒曰以言舉人則行不踐者進矣此固不可也然而雖使小人言之而善亦不可以其為善言也以人廢之則善言壅蔽矣故君子公心無蔽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朱氏曰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或問貞諒之別曰義既精不期固而自固者貞也不擇邪正惟知必信而不易者諒也。南軒曰貞者貞於義也諒者執於小信也貞於義則信在其中若但執其小信而於義有虧則失其正而反害於義矣蓋貞於義者公理所存而執小信者私意之守而已。君子有三戒三畏與九思三变章並見前五美章見丙記。不知命見丁記。以上言君子之道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朱子曰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或謂善人者未能有諸己乎南軒曰不然有之則安得善然所謂有諸己者言行有淺深善人雖其不能有諸己則不可然謂其盡夫有諸己之道則亦未也。此章言善人之道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朱子曰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子張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言名譽著聞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而下文又詳言之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反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務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問只是求聞於人達却有實有實方能達。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正是指子張病痛處。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實要做工夫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己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是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只成人之私學須自低下做將去才自高了便不濟事這一項都是詳細收斂工夫如色取仁居之不疑只是麄謾將去。此章大意一篇是名一篇是實。吕氏謂德孚於人者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此說却好。質與直是兩件質是朴實直是無偏曲。南軒曰聖人論達蓋爲己篤實工夫若有求聞之意則其心外馳矣色取仁者其色則有取於仁其行則違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萌于中皆所謂行違也雖然使其有所不安于心則庶乎可使之反者惟其居之不疑則於爲不仁而已矣。又曰聞與達異聞謂人知之達謂道行於家邦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朱子曰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爲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其次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筭亦作算今之從政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

無下故夫子以見警之。程子曰子張之意盖欲爲皎然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修之事。晁氏曰尊義於己不窮於外士之上也僅能有義於己而未能不窮於外士之次也孝弟覩於宗族鄉黨時行己有恥之事。或問行己有恥爲使小硜硜亦何足以爲高而夫子以爲士之上何耶曰是二者該而觀之雖若僅免於羞辱然嘗及請身而度之則能充其實者正不易得程子所謂篤實自得者正謂此也曰硜硜小人而亦可以爲士何也曰彼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夫謏諛苟賤之人則不可同年而語矣此與不得中行而取狂狷同意故下章言之。○子路問何如斯可謂士章見前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朱子曰居謂意所便安處也。○南軒曰懷居者志不立其何以爲士乎。○愚按懷居與小人懷土之義同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

隨季騧 楊氏曰此爲士之道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章見前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朱子曰興者感動奮發之意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盖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材無物欲之蔽爲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爲也。○士尚志章見前。○以上言爲士之道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朱子曰成人猶言全人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盖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盖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或問四子之事曰武仲則春秋傳詳矣公綽之無所見而前章

所稱亦可以得其爲人卞莊子事見新序曰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魯莊子請從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殺十人而死冉求之藝則夫子固嘗稱之矣曰必兼四子之長而又必文之以禮樂然後可以爲成人何也曰四子各有所長而不能相兼又能禮樂以文之故知者至於要君勇者至於輕死藝者至於聚斂而不求者又或不能於小國之大夫也亦猶以爲成人矣故孔子言必兼此四人之能而又文之以禮樂則庶其所長去其所短而後可以爲成人也然洪氏以爲特以四人爲言者四人皆魯人而莊子不言子路皆下人冉求又朋友也舉其近而易知者胡氏以爲言卞莊子盖以兄子路耳言有是一能而不能兼衆之長而成於禮樂則亦不足爲成人矣恐亦有此意也曰今之成人以下或以爲子路之言何如曰未可知也然始存之以備參考可也胡氏曰此子路之所已能也夫子方進子路於成人之域豈又取其已能者而重發之哉盖子路聞節未路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是以自名其善而爲此辭與未見其止者異矣。○文之以禮樂此一句最重上面四人所長且把做箇樸素子唯文之以禮樂始得○南軒曰文之以禮樂道問學之事也又言其次者聖人所以

引而進也見利思義無苟得也見危授命無苟避也久要不忘不食其言也是雖未有過人之才而亦爲實忠信之上也故在今日亦可謂成人此亦思狂狷之意。此章言成人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朱子曰亡讀爲無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或問云云曰吳氏曾氏說亦得之吳氏曰君子蓋有賢良而又有作用者特不及聖人亦若善人則雖能篤守或鋪不至於爲惡而已非若君子之能有爲也曾氏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常者乎而夫子云然者蓋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悅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凡此類當持意而忘言善人明乎善者也有常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爲有之狀未能充實而爲盈之狀貧爲而爲泰之狀似亦妄人而已矣孟子所謂矜持淺陋皆盈其聰可立而待也爲能久矣曰有無盈實約泰之分奈何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耳二者兼內外事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爲之云者作爲如是之形作爲如是之事者也爲而無以繼則雖欲爲有常不可得矣。釋曰亡爲有虛爲盈約爲泰三者夸大欺妄之意不實之謂也人惟實也則始終如一故能有常今其人不實如此又豈敢望其有常哉夫子將聖人君子有恒不可得見而卒及乎此又以明夫有恒者之亦不可見也言舉世皆虛浮之徒豈敢望其有常而得見之哉歎風俗之益薄也。南軒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聖人者參天地者也君子者具其体而未能充盡者也故聖人不得而見得見君子斯可矣善人質美而無爲惡之偏有恒者則能謹守常分而已故善人不得而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雖然以善人之質而進學不已聖蓋可幾有恒者力加勉焉亦足以循至也若夫以亡而爲有以虛而爲盈在約以爲泰則是驕矜浮虛不務實者其能以有恒乎未能言恒況可言學乎此章言聖人君子善人有恒之分

甲集三十一卷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三十二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朱子曰亡讀爲無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或問云云曰吳氏曾氏說亦得之吳氏曰君子蓋有賢德而又有作用者特不及聖人耳若善人則雖能篤守成常不至於爲惡而已非若君子之能有爲也曾氏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常者乎而夫子云然者蓋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悅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凡此類當得意而忘言善人明乎善者也有常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爲有之狀未能充實而爲盈之狀貧約而爲泰之狀此亦妄人而已矣孟子所謂矜持淺陋皆盈其溝可立而待也焉能久矣曰有無虛實約泰之分奈何曰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耳二者兼內外事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爲之云者作爲如是之形作爲如是之事者也爲而無以繼則雖欲爲有常不可得矣。釋曰亡爲有虛爲盈約爲泰三者夸大欺妄之意不實之謂也人惟實也則始終如一故能有常今其人不實如此又豈敢望其有常哉夫子將聖人君子有恒不可得見而卒及乎此又以明夫有恒者之亦不可見也言舉世皆虛浮之徒豈敢望其有常而得見之哉歎風俗之益薄也。南軒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聖人者參天地者也君子者具其体而未能充盡者也故聖人不得而見得見君子斯可矣善人資美而無爲惡之偏有恒者則能謹守常分而已故善人不得而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雖然以善人之質而進學不已聖蓋可幾有恒者力加勉焉亦足以循至也若夫以亡而爲有以虛而爲盈在約以爲泰則是驕矜浮虛不務實者其能以有恒乎未能言恒況可言學乎。此章言聖人君子善人有恒之分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朱子曰周普遍

也其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
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之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
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
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捨之幾也○南軒曰君子小人之
分公私之間而已周則不比比則不周天理人欲不並立也君
子內恕以及人其於親疏遠近賢愚之際莫不得其分蓋其
無不溥為所謂周也若小人則有所偏係
而失其正其所親暱皆私情耳所謂比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朱子曰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或問君子小人安得不以位言耶曰以實言之凡言君子小人而相須者則君民之謂如愛人易使之類是也言君子小人而相反者則善惡之謂如周比和同之類是也此蓋以相反為言云云又問懷刑之說以為畏不害何也曰樂善而不善惡曰如仁惡不仁也必以刑為言則若仲所謂畏威如疾之謂耳○南軒曰懷德懷刑好善惡惡之公也懷土懷惠苟安務得之私也○喻義喻利章已見上

論語 三十二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朱子曰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南軒曰正己而不求於人故坦蕩蕩而不反諸己故長戚戚坦蕩蕩非謂放達自適無所憂慮之謂也謂求之在己而無愧於外以常寧泰耳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朱子曰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南軒曰君子見其可愛之心於人之善其樂之如在己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篤相之惟欲其成之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止抑之不可則亦矜之惟恐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為心幸人之有過而樂人之禍已非挾欺以視其成又將疾之非挾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操存未嘗不相反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朱子曰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或問云云曰諸說皆推晏子之意然晏子之言乃就事而言而此章之意則直指君子小人之情狀而言似不可引以為證也蓋此所謂君子之和者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乖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黨雷同之風若小人則反是焉此二者外雖相似而內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轍非聖人不能究極而明之也且以本朝諸公論之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而卒未嘗失和東王呂章惠蔡氏父子同惡相濟而其原也無所不至焉亦足以驗聖言之不可易也如此說則君子之心無可否同異之私而能欲必歸於是若晏子之說則其於立異然後可以為和而不同也是非稀狂遇直之論殊見公孫丘孫而矣則均中其病耳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朱子曰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南軒曰易事者寬其心難說者正大之情

論語 三十三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朱子曰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南軒曰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意盈而氣盛曰驕則何由泰泰則奚驕之有雖而謙不驕矣而未之泰者則亦有之蓋雖能制其私而強勉未至其子克乎物者也○君子而不仁章已見前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朱子曰君子反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尹氏張子曰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之訓本此○南軒曰上達及本下達從末皆云遂者習與積之義

以同言病。固窮窮斯濫章見丁記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意實相足亦記言之者意。按此章在病人不己知與疾沒世名不稱之次故楊氏云云朱子有説見學篇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朱子曰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吳氏曰方舜之耕稼時視之猶人也一旦受堯之天下若素有之小人有立談之間其材可知者至委以國則未有不敗。南軒曰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者求知而可以當其大者小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而可以小知之大受如學者之事學以有爲者之當大任也

右論君子小人之分 學所以學爲君子者也故先之以君子之道次之以善人之道又次之以士之道與成人之道然後及君子小人之分學者誠能深玩乎此則其願爲君子而不願爲小人也必矣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朱子曰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或問何以言小道之爲農圃醫卜之屬也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脩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以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也然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而皆不可以通於君子之大道是以致遠恐泥而君子不爲也。黃氏曰小道之不可以致遠者聖人之道自脩身而齊家治國而平天下與夫參天地贊化育無適而不通也若農圃醫卜之屬則不總之曰用近不足以致遠然求其知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則不可也許行欲以並耕而治天下此孟子所以譏其相率而爲偽也。或曰安知所謂小道者不指楊墨佛老之類而言耶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以致遠則不可以濡泥之近異者則不可以須臾而泥也楊墨佛老之類又何待致遠而後不通哉所謂正牆面而立雖步而不可行者也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 朱子曰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説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

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

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

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

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人之有道言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五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振德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

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

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

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南軒曰許行之說初若淺近而乃盛行於時其所以能動人者蓋其人亦矯苦高介之士遠慕古初而謂理不明見世有神農之說不知其為後世傳習之謬則從而狙述之以謂農者天下之本善為治者必使其民盡力於農而人君必力耕以先之不當使民勞而已逸以為是乃以道治天下而非後世所及比其說若高而有以感人者也樊遲請稼穡士之入于物之蓋亦蔽陷於此矣夫帝王之道如長江大逵往而不違者以其述天之理故耳異端之

說如斷港荒蹊卒歸於不可行者以其私意之所爲故耳又曰陳相言許行之說以謂使其說行其效可使天下反於淳朴凡天下之物皆可齊也嗟乎豈有此理哉有天地則有萬物其巨細多寡高下美惡之不齊乃物之情而實天之理也物各付物止於其所吾何加損於其間哉故莊周之齊物強欲以理齊之猶爲賊夫道況乎許子遂欲一天下之物而泯其一定之分其蔽豈不甚矣哉孟子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斯兩言也足以發明天理之大不但可以闢許行而莊周之說亦可坐見其偏矣故曰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偽者也強使巨者細多者寡高者下美者惡豈非相率而爲偽乎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朱子曰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

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椁是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

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

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嘬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之而泚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虆土籠也梩土轝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爲貴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

憮然為間曰命之矣 憮然茫然自失貌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蔽易解也○愚按曰仁莫大於愛親其達之天下皆是心所推也故其等差輕重莫不有別焉此仁義之道所以相為體用也若夫愛無等差則是無義也無義則亦害夫仁之體矣以夫其所以為本之一故也故孟子於墨氏之說所以深闢之而發二本之論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朱子曰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此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公明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作起也事所行政大体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揚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揚墨之害甚於申韓蓋揚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揚墨爲其惑世之甚也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及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南軒曰爲我兼愛特其見之偏耳而比之禽獸及於無父無君者蓋爲我則自私自私則賊義而君臣之分遂可廢也兼愛則無本無本則害仁而

父子之親遂可棄也人之異乎禽獸以其有君臣父子也無父無君則與禽獸奚擇哉○愚謂莊子以曾史楊墨並譏者凡數曾子孔門之高第史魚亦孔子所與莊生非孔子者也其譏之宜矣并及於楊墨者以其兼愛之似仁爲我之似義故也孟子并子同於楊墨而其意不同莊子直以爲仁義孟子則以其似仁義而實非仁義此所以爲不同也

論語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或問有以攻爲攻擊之攻言異端不必深排但當反經而已者如何朱子曰不務反經而徒與之角其辨之不一言以正之則亦何以祛習俗之蔽而反之於經哉蓋正道異端如水火之相勝彼盛則此衰此強則彼弱反經固所當務而不可以徒反異端固不必辨然亦有不可不辨者觀孟子所以答公都子好辨之問者可見矣○或問諸說如何張子謂孔子不闢異端其教之亦不詳矣當時所謂異端者未有以見其爲誰氏始以楊墨論之如墨氏之無父則皆原

於禮之訓固已不闢之楊氏之無君身亂倫之求又已深闢之矣○愚按孔子之言雖非指楊墨然發此而言其旨亦可以推氏之病此義當明則楊墨之惑自起矣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全文見前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朱子曰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罥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

以苟知此道之可反乎之言義之大也○問逃墨歸楊云云
曰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
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爲可取也○程子曰儒
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
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
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
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
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呂氏大事記曰齊宣王喜文學游說
之士騶衍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
以齊稷下學士盛者數百千人是時諸子並起秦漢以後所謂
六家九流特其善耳孟子荀卿列傳曰騶衍作怪迂之變終始
大聖之篇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其語閎大
不經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淳于髡齊人博聞強記學
無所主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之術因發
發著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文具難施公孫龍爲堅白同
異之辯劇子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
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
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莊子天下篇曰古之人

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
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
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
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
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
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
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
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學者不見天地之
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司馬子長與莊生所敍皆當
時學也愚按莊生所述諸子墨翟禽滑釐其一也宋鈃尹文其
二也彭蒙田駢慎到其三也關尹老聃其四也莊周其五也惠
施其六也異端之盛莫甚於此時而孟子攘斥獨楊墨者蓋曰
楊墨之禍仁義固也必若何而後爲仁義耶曰孟子嘗言之矣
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也蓋自親親而推之於民
物是其理之一也明乎理之一則心無不偏而非楊氏之爲我
矣親親與仁民不同仁民與愛物不同是其分之殊也明乎分
之殊則其施有序而非墨氏之兼愛矣聖賢正大之學其端拉
邪之見其肯險也學者徒知孟子之闢楊墨而不知此章乃闢

楊墨之本故所見爲
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
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程子曰詖辭偏蔽淫辭陷溺邪遁辭其說至於離惑遁辭生於
不正窮者僻遁此四者楊墨皆有○愚按此亦闢異端之詞故附著于此全章見志氣編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
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朱子曰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
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
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
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

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
之道也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
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
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
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
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
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奸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燄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
道哉○愚按此章闢縱橫家又宋此章亦闢游說之字見仁義編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爲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爲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闢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愚按此章兼闢兵獵相殽三家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朱子曰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幷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侯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爲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辟開墾也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

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愚按此二章專闢兵家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陳去聲○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好去聲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焉於虔反○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太史公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 史記老子列傳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莫知其所終○莊子名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終身不仕以快其志焉○按莊子之稱老聃關尹曰以本為精以末為粗澹然獨與神明居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又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未嘗先人而常隨人又曰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又曰關尹老聃古之博大真人哉其自稱則曰寂寞無形變化無常又曰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老莊之學即此可見其大略矣○揚子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揚子曰搥子首老子罷言道德則有取云云則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為救時反本之言為可取却何可取如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有取則是楊子已不見道又曰今之道德家者流欲其靜形使如槁木心使如死灰若有真似槁木石而已六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裁物而不遺又裁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而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又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莊周欲齊物然物終不齊也莊夫有言況空然是若齊物到頭爭鬧莊子齊物論如何口莊子之意欲齊物理

從衆爭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又曰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子谷神不死一章最佳○又曰莊子說游方之內游方之外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間斷內外各是一處也豈有此理○龜山楊氏曰聖人以為是常事者莊周則以為奇之莊周之徒乃裡家兩禍之類是也如逍遙遊養生主皆寓言嘅大其論則是要逍遙一篇乃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而養生主一篇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而已○朱子曰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才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又曰老子之術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又曰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才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便不可是以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只是他用此術以定天下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如張子房之術全是如此嶢關之戰啗秦將以利與之連和即回兵殺之與項羽約和已講解了即勒兵追之漢家始終治天下全是得此術又曰老子也見得此個道理只是他與恁地收斂故其言

有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乎其若客老子說話大
抵如此只是欲得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
嗇之而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其學也
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則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
經之類是也問老氏柔能勝剛弱能勝強之說曰它便是宜
先占了便宜不肯吃虧然後有利用問老子云夫禮忠信之
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卻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
折只是他說這个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為事某初間疑有兩个
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得來不是如此他曾為柱下史故
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只是他又說這个物
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禮運
中謂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个意思又曰易不言
有無老子言有生於無便不是又曰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
卻說二生三便是不理會得又曰莊周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
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
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
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它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
將去字字有著落○問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莊子跌蕩老

子收斂莊子卻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又曰莊周列禦
寇亦似曾點底意思他也不是專學老子吾儒書他都看來不
知如何被他綽見這箇物事便放浪去了又曰列莊本楊朱之
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至
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
義卻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着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為
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為無君此類是也又曰莊子云各有儀
則之謂性此語似好各有儀則如有物有則此之諸家說又曰天其
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
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
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
勸是莊子這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天
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
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曉焉敢如此道要之他病我雖理會
得只是不做又曰人說孟子只闢楊墨不闢老氏卻不知道家修
養之說只是為己獨自一身便了更不管別人便是楊氏為我之
學○又曰記周安王四年鄭人殺其相駟子陽列子之書言其時傳
其世耳非人與孔子同時楊朱亦師耳與作人畢撲不敢發各

以其學行天下呂氏曰耳老子也孔子嘗問禮焉又見於曾子
問若配五千言殊不類蓋告孔子者其所識者其書者自其所
見也列子書引黃帝書者并古之遺言傳久而著者也玄牝一章
今見於老子此戰國諸書以來所以多並言黃帝者乎而謂
之黃老也孔子定論而於老聃其有以哉以列子所載楊朱遇
老子之中道而歎一言觀之則未免懸於老子不能無朱之言
見於列子者因是揣人所附益為我之說亦略可見也史謂墨
翟並孔子時又或曰其後皆不可考然墨之說肆行於天下間
亦在春秋後蓋異端之說非王教衰不能行也○按曾子問
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
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
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
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
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
取群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
廟必蹕老聃云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
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
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

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
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
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
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
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
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
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
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
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
者吾不知也此呂氏所謂與五千言異者列子引黃帝書曰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
不勤此章亦見老子又引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
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
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張湛曰聚則成形散則為終此世之所
謂終始也然則聚者以形實為始以離散為終散者以虛漠為
始以形實為終故迭相為終始而理實無終無始者也又黃帝
書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其大指與老莊相若
而文字又細佛氏所謂四大各散今身何在蓋本此意楊朱之

語多見於列子其說老子一章云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陽子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辭行不間是以不敢今夫子間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楊朱之不害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又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順耳目之

曰之三十二　二　廿四　林

視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累梏何以異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行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又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

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禹纂土功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周公攝天子之政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其它言論尚多大抵皆邪詖誕論也已其所謂爲我之說亦畧可見其不信夫

太史公曰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傳云申不害荆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終死於秦不能自脫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宛丘張氏曰吾嘗論韓非老之意遣去情累而貴乎虛無者何哉夫惟離名與實之情而無係者知其[illegible]情者[illegible]之所[illegible]莫生[illegible]而[illegible]王于[illegible]

諸子首廿二　廿三

列寞安此亦名之所以同也胃以韓氏之說異宗而求大指何
說異之○又按漢之勸學者道之用身子曰老子說話都是
笑機家云氾老看衛天下事變熟了都不反變做起且如人問
論門時既做之不已其勢必有持而留故它只務為弱人纔弱
便是有傳那蹻亂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
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
偶耳心旣如此也便是殺人也不卹故其流入於變詐刑名太
史以老子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呂氏
曰按韓序申子之書號曰術商鞅之書號曰法太史公謂非喜
刑名法術之學則要治之也六經孔孟之教與人之公心合故
合世宗之申商韓非之說與人之私
情合故秦世宗之彼各有所合也

董子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
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
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

漢 漢書本傳卷廿二 一 卷

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
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
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
知所從矣武帝紀建元元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呂
氏曰此皆仲舒之言也衛綰特從之書奏耳使白大義豈綰所
能辨哉武帝年未二十而知所決擇如此可謂英主矣然謂其所
以老而見幸至於以窮而見黜仲舒雖數勸三策而不能引
以自近也少寡賢良一書考之武帝終身之得失皆可推矣○
按仲舒本傳言武帝即位舉其武公孫弘而罷儒矣及仲舒對策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皆自仲舒發之胡氏曰仲舒推明春秋之
義以發仲尼之教道術有統異端咸息民到于今稱之其功不
在孟子之下漢唐大儒皆莫能及○又按自二世以至于文景
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
欲設明堂云云竇太后好黃老言不說其武安侯趙綰王臧等

之以罪事告言竇太后太后大怒下 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綰請毋
奏事東宮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之陰求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下綰
臧吏皆自殺而免丞相太尉由 公亦疾我以歸又外戚傳曰竇
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其後
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
文學儒者以百數呂氏三 帝即位之初罷申韓蘇張之言
按黃老以竇太后之故至是始禁之太史公曰申不害本於
黃老而主刑名明申韓 蓋漢初以來黃老申韓迭用於
其源流皆本傳於張留侯得之黃石公而蓋公得諸蓋公
自有所本蓋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傳之毛翕公毛
翕公傳之樂瑕公樂瑕公傳之樂臣公樂臣公傳之蓋公蓋公
曹相國師此黃老源流之可見者也見錯李申商刑名於軹
張恢先生所與洛陽宋孟及劉帶同師此申商之源流可見者也
陳平相之李賈傳之文帝亦以上所傳授特史失之耳又以文
帝河淳其住與黃老合景帝深刻其性與申韓合故道家刑名
堅術於時而儒術闇昧不明微仲舒發其端則六經之教幾為
二家所掩矣然武帝雖曰罷黜百家然張杜之徒以深文峻法
進則刑名家未嘗不用也嚴助朱買臣以談說幸則縱橫家

己記曰三二 廿

之得志如故也至其窮僻漫溺以神仙方士之說幾然其身而
未悟是又黃老之末流耳名雖崇儒而所得者則公孫弘董是
又何益於治亂之數哉○又太史公自序太史公學天官於唐
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
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
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
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
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
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
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
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
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
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
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
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
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
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
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

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飯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剸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illegible]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之論如此宜班固以先黃老後六經爲譏也其視仲舒有間矣

○又劉歆序諸子分爲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以爲九家者其言雖殊譬如水火相滅亦相生仁義相反而皆相成也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班氏論之曰歆言九流猶一義之相反而相成也夫仁以親親義以尊尊施之雖有等衰殊則非異道故事父孝則忠可移於君求忠臣必於孝子未聞相反之理也曰法則慘刻曰名則苛碎曰墨則二本曰縱橫則妄婦之道是皆五經之棄也其歸豈足安乎儒家者流固修六藝矣列儒於九家而曰修六藝之術以觀九家之言則修六藝者無所名家謂雜氏邪何其書之多舛也歆資性穎利而不端學識博而不正方之仲舒豈直什百而已哉

西山真文忠公讀書記甲集三十二卷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　甲之三十三

楊子曰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弃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山嶝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又曰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

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 按子雲此言不可謂無意於衛道者然其論老子以言道德則有取則未可與知道者夫未能知道而欲以衛道自任可乎此所以見議於程子也

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弦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倚門牆則麾之 按此論得之故韓子取以爲法焉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它與曰適堯舜文王爲正道非堯舜文王爲它道君子正而不它

狙詐之家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也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沾項漸襟舜乎或曰狙詐與亡孰愈曰亡愈或曰將六師則誰使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或曰無狙詐何以征乎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 愚按刑以[illegible]謂劓宮九殘之法也

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也曰何必刑名圍碁擊劍反目眩形亦皆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或曰申韓之法非法與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

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鄰不覿也

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多知爲雜惟聖人爲不

雜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

莊揚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

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

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曰甚矣鳳鳴而鷙翰也然則子貢不爲與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

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他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于沱或淪于漢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爾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

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吁吾聞宓羲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與惟囂囂爲能使無爲有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爲也有與無非問也問也者忠孝之問也忠臣孝子偟乎不偟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之道也按道家養生之說出於老子如谷神章其最要也莊子云黃帝見廣成子於空同之上順下風膝行而進曰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善哉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此其至要之言也其後道家者流推而衍之乃有神仙飛昇之說時君之信其術者自燕昭王始秦始漢武溺之尤甚武帝蓋晚而後悟善乎谷永之論曰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惟陛下拒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illegible]

資刻皆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之言者祈祀者遂亦之論如此
朱子以為聖人端莫明蓋必古人淺言非求所謂道也。○歐陽氏
所黄庭經曰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
不知無仙而妄學仙者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理也生而必
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夭閼而
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
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臥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
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
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稟之於
天非人力之所為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
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
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
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
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
而卻疾猶愈於肆欲撓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
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卻疾最下妄意而貪生○問神仙飛昇
之說有諸程子曰若謂白日飛昇之類則無之若言居山林間
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

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
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
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人有語導氣者問程子
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
氣如斯而已矣○朱子詩曰盜啟元命秘竊當生死關又曰但
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是亦程子之意至其辨屈原遠遊所
謂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毋滑其魂兮彼將自然虛以待之兮
無為之先則深取之以為養生之至言雖廣成子之告黃帝者
曾不過是則其意亦可識矣後世方士眩惑人主如寇
謙之於魏趙歸真之屬可為世主戒者別著之乙記云

晉范氏甯曰王何之罪甚於桀紂或以為太
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遊辭浮說波蕩後生飾
數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故愚以
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按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
莊以清談相尚至晉此風益甚晉書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
無為本向秀王衍輩士大夫皆以浮誕為美著作有論以釋其
旨故世不能復也陳頵等遺王導書以老莊之俗傾惑朝廷今

宜改張然後大業可舉也未能從一時名士如庾亮輩皆以清
談為風流之宗國子祭酒袁瓌亦以太學不立士大夫習尚莊
老儒術不振請崇儒學不從又後王坦之著廢莊論以為莊之
質不免為習俗所移寧非謂儒學盛衰於此論然終於晉亡而不
能革至梁武帝好佛而太子又好玄言虛實何殺容數日西晉
尚浮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江東復祖尚浮虛其為戎乎及後元
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內外以之日老子之言其害非釋
氏比也蓋弃仁義捐禮樂以為道近於人趙子盈而生人
之治忽矣或謂曹參治齊師蓋公其術蓋漢也以清靜文景之治
大率依本黃老約躬省事除煩苛獄不言兵而天下富庶子之
則亦何罪歟曰蓋公之語參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莊老
之書中一語耳此一語非有掊擊仁義絕滅禮學之失也故參
用之得為休息不擾至於文景躬務安靜雖黃老之徒富矣而未
及於欲也比之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亦何可同日語哉又況晉於
世玄虛之論而不切於事理有如西晉王衍輩獨尚老莊醒醒
清談數百年仲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後蕭繹者何晏云然方在
浮誕之中不思保國之計而講老子近有兵變不知所也其
亦愚蔽之甚矣又曰自何晏王弼以老莊之書訓釋大易王衍

等玄虛相尚然專尚清談猶擯棄五經其弃本實風流波蕩晉遂
以亡又曰异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芻狗
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
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轍後世宗師釋氏其弊又
甚於清談其數其之差則亦相類耳○愚按文中子有曰清談
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夫清談之弊正祖於老莊謂非其
罪可乎近歲文士又習自正始以後流相命當好成俗士業坐
談空靜不異臨戎熟誇子弟非減百萬兵矣是清言致敗而非
老莊邪也夫鄙薄者以成之功而變邪由清言所致其得矣自不
知指何而曰清言敗政可乎此所謂反理之辭不得不辨

韓子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
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
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
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

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
曰天小者非天罪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
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
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
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
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
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
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
魏齊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

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
必出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
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
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
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
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
嘗云耳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
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
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

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
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
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
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
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
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養
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
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
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后為之宮室為之

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同其有無為之
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
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
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倦為之刑以鋤其
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以信之相奪
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
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
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
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

世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

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

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

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

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

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又與孟簡書曰嘗惠書云有人傳愈近少奉釋氏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

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

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

徒也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多得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大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

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已來羣儒區區脩補百孔

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

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又送浮屠文暢師序曰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麾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敘詩累百餘篇

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
聖人之道告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
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
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
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之盛其心有慕焉拘
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
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
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
物之所以蕃河江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

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
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
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
道莫過乎仁義教莫大乎禮樂刑政施之
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
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
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
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
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

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
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
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
寧可不知其所自邪按後漢永平八年楚王英奉黃縑白紈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
惡累積奉送縑帛以贖愆罪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
屠之仁祠絜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
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
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
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
報應故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
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
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又後魏釋老志曰案漢武元狩
中遣霍去病討匈奴至皋蘭過居延斬首大獲昆邪王殺休屠
王將其衆五萬來降獲其金人帝以爲大神列於甘泉宮金人

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
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
浮屠之教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
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了也後孝明夜夢金人頂有
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傅毅始以佛對遣使於天竺寫浮屠
遺範乃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
之法自此始也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
寫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於蘭臺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
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浮屠正號曰佛陀佛陀
與浮圖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爲二音華言譯之則曰淨覺
其經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
世識神常不滅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經無
數形藻鍊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
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爲著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慾習虛靜而
成通照故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又有五戒去殺
盜婬妄言飲酒奉之則生人天勝處虧犯則墮鬼畜諸善惡生
處凡有六道焉其爲沙門者初修十誡曰沙彌而終於二百五
十則乃具足成大僧婦人曰比丘尼其誡至于五百皆以浮爲本

□□□戒在於防心攝身正口心去貪忿癡身除殺婬盜口斷妄雜諸非正言總謂之十善道能具此謂之三業清淨凡人修行粗有三種其根業各差謂之三乘聲聞乘緣覺乘大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爲名此三人惡迹已盡但修心盡累濟物進德初根人爲小乘行四諦法中根人爲中乘受十二因緣上根人爲大乘則修六度雖階三乘而要由修進萬行拯度億流彌長遠乃可登佛境矣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仁謂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也釋迦前有六佛釋迦繼六佛而成道釋迦者天竺迦維衛國王之子天竺其□□□也所釋迦以四月八日生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生時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夜明是也年三十成佛導化羣生四十九載乃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入般涅槃涅槃譯云滅度或言常樂我淨明無遷謝及諸苦累也諸佛法身有二種義一者真實二者權應真實身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權應身者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脩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但時無妙感莫得常見耳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既涅槃後有闍弟子大迦葉等五百人撰集著錄阿難親承囑授多聞總持

蓋能綜覈深致无所漏失乃綴文字撰載三藏十二部經如九流之異統其大歸終以三乘爲本漢明帝時云云□帝寢□□言佛陀黃老道以諫欲令好生惡殺少嗜慾去奢泰尚无爲□明帝曾欲壞宮西佛圖外國沙門乃金盤盛水置於殿前以佛舍利投之於水乃有五色光起於是帝歎異之後有天竺沙門曇柯迦羅入洛宣譯誡律中國誡律之始也自洛中構白馬寺盛飾佛圖畫迹甚妙爲四方式凡宮塔制度猶依天竺舊狀而重構之從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謂之浮圖或云佛圖晉世洛中佛圖有四十二所矣晉元康中有胡沙門支恭明譯維摩法華三本經微言隱義未之能究後有沙門常山衛道安性聰敏日誦經萬餘言研求幽旨慨無師匠獨坐靜室十二年覃思構精神悟妙賾以前所出經多有舛駁乃正其乖謬石勒時有佛圖澄爲勒所宗重弟子甚眾因紛亂道安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玄宗所在流布分遣弟子各趣諸方法汰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慧遠之襄陽道安後入苻堅堅宗以師禮時西域有胡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道安思與講釋勸堅致羅什道安卒後羅什至長安道安所正經義與羅什譯出符會如一於是法旨大著中原後魏太祖天興□年下詔曰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

甚深又有詔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也其後姚興加崇敬是時鳩摩羅什爲姚興所重於長安草堂寺集義學八百人重譯經本羅什聰辯有淵思達東西方言時沙門道彤等數人與羅什共相提挈發明幽致諸大經論十有餘部更定章句辭義通明至今皆識者論尊爲其最羅什之撰譯僧肇常執筆定諸辭義著者宗之世祖初即位每引高德沙門與其談論於四月八日與佛像行於通衢帝御樓臨觀散花以致禮敬及得寇謙之信行其術司徒崔浩亦奉謙之道尤不信佛與帝言數加非毀帝頗信之後帝伐蓋吳至長安先是長安沙門種麥寺內御騶牧馬於麥中帝入觀馬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便室見大有弓矢矛楯帝怒以爲與蓋吳通謀又閱其財產得釀具及□□之迹浩因說□□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及下四方行之時真君七年三月也崔□死帝頗悔之業相覓死高宗即位詔諸州縣各聽建佛圖一所任其財用不制會限其欲爲沙門者不問長幼聽其出家天下承風朝不及夕往時所毀圖寺仍還修矣孝文太和中數幸永寧寺設齋聽講時京城內寺新舊且百所僧尼二千餘人四方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自魏有國至

於拓代佛經流通中國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以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計僧尼二百萬寺三萬有餘流弊不歸一至於此識者所以歎息也隋經籍志所載略同者不錄其大要黃初中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爲僧者太始中有月支沙門法護西遊諸國大得佛經至洛翻譯部數甚多佛法東流自此而盛姚萇時胡僧至長安數十輩惟鳩摩羅什才德最優□□□□□□所譯經典不可勝記自是佛法流通遍於四海梁武大崇佛法於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隋開皇初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于寺內而又別寫藏于秘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合魏隋二史志觀之則漢明以後已有佛法至晉以後始盛故韓子曰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今略摘其要以備考云

□ 本論曰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

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

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三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缺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受之田凡

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

之使知尊卑長幼明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

說民之道甚焉行之以勸而被於物者治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

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眾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墮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

人往往倡而毆之曰佛是眞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

而退修孔氏之道故孔子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談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

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况
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又曰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
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
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
善也彼爲佛者弃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
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
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說故也嗚
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

不相率而從哉柰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
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
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
之佛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
爲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
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
導之則其患始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
若馴致而去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
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

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
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
自然之勢也（同時徂徠石氏亦有本說今不錄）
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
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
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
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
之比此所以爲害尤甚
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

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
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又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
聖人本天釋氏本心（愚謂天者指理而言心者兼乎血氣而言釋氏以精靈知覺爲主故曰本心聖人以仁義禮智爲主故曰本天）
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
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

曰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其中矣又曰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又曰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又曰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所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伊川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又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又曰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為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楊墨之害今世已無之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談之彌漫滔天其害無涯舊嘗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簀之理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正如兩足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足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方是道又曰古亦有釋氏盛時尚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陷溺愈深又曰今日卓然不為此學者惟范景仁與君實爾然其所執理有出於禪學之下者又曰今日釋氏盛而道家蕭索方其盛時天下之士往往自從其學自難與之力爭惟當自明吾理吾理自然明則彼不必與爭又曰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方是說優優大哉非如異教之說須得如枯木死灰以為得也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為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

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荊棘而已矣又曰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野之中四方莫不見也又曰釋氏無實又曰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又曰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總為一己之私是安得同乎聖人循理故平直易行異端造作大小大費力非自然也故失之遠又曰學者之流必談禪者只是為無處撲撲故須入此又曰釋氏尊伯自言覺悟是既已達道又却須要印證則是未知也得佗人道是然後無疑則是信人言語不可言自信又曰釋氏之學不可道佗不知亦儘極乎高深然要之卒歸乎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卻言免死齊煩惱卒歸乎自私老氏之學更挾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欲之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秦之愚黔首其術蓋亦出於此又曰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子言此則以味見釋氏之說才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却是味短只為乍見不似聖人慣見又曰昔謂異教中疑有達者或是無歸且安於此者今之卒不達若達則於其前日所處不能一朝居也觀曾子易簀之意便知其不達朝聞道夕死可矣豈能安其所未安如毀其人形絕其倫類無君臣父子之道若達則不安也只夷言左衽尚可言竄其俗至如人道豈容有異又曰儒者其卒必入異教其勢有自然如此蓋智窮力屈欲休來又卻得未安穩故見人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無阻則更不由徑只為差著山水行不得有窒礙則見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所以守不得者何也只為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守今有人處於異鄉元無安處則言某處安某處不安須就安處若是有家人言佗人家為安必不肯就彼故儒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為於己道實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曾實有之又曰佛莊之說大抵略見道體乍見不似聖人慣見故其說走作又曰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答以市人雖日營利猶有休息時至忙者無如禪客何以言之禪者之行住坐卧無不在道存無不在之心便是常忙又曰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事忘為夫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外物所役便覺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世人只為一齊在那昏惑迷闇中拘滯無由泥於事便

畫事舜動不得以著身處。問佛說性如何曰佛亦是說本善只
下今將十從錄看又問說死生如何曰譬如水漚亦有些意思
又問佛言生死輪廻果否曰此事說有說無皆難須自見得聖
人只一句盡斷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佛亦是西
方賢者其方外山林之士但爲愛身持人說利害其實爲利
耳其學譬如以管窺天謂他不見天不得只是不廣大又曰釋
氏之術最善化誘故人多向之然其術所以化衆人也故人亦
有向者有不向者如介甫之學他便只是去人主心術處加功
故今日靡然而同無有異者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此學極有
害以介甫才識施之學者雖能出其右者則且以利而從之而
遂步其學今天下之弊滋甚但一日除了便於事宜其化
華了人心爲害最甚又曰今日釋氏却未消理會却要先整頓
介甫之學○按末二條因論釋氏而及於荊舒之學以見荊舒
之害尤甚於釋老也故附此○致堂胡氏亦曰自有載籍以來三
十歲矣爲世害者固多有之大抵皆淫辭邪說楊墨一也儀秦
二也老莊三也荊舒四也楊墨之學近於老佛而其術於孟子
辭而闢之既無其傳矣老有莊列乃異之其說浸浸足以惑人
耳目而蕩其心或其後爲子何者清虛空寂華而不實之禍此

之楊墨其披猖而其流遠矣佛氏之害前已言之若夫荊舒則
取諸老之似以亂孔孟之眞廢仁義之名以濟申商之實謂理
財之說以行交征之事使人它之盛以行空言之教假蓍材
之道以收速肖之士開競利之門以變天下之心兼此數端其
爲害詎止於王何而已哉又曰昔人謂王何清談之
罪甚於桀紂而未見晦川蒙羅之禍甚於王何也

張子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
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
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
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
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
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

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
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
所從也

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
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
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
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爲變爲
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
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
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

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推
知晝夜通陰陽體之無二
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
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
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
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
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
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
學而知故未知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
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

以不示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上蔡謝氏曰佛之論性如儒之論心佛之論心如儒之論意 循天之理便是性不可容些私意纔有意便不能與天爲一

又曰釋氏所謂性乃吾儒所謂天釋氏以性爲日以念爲雲去念見性猶披雲見日釋氏所去正吾儒之所當事者 又曰問學佛者欲免輪回超三界於意云何蔡曰是有利心私而已矣輪回之說信然否曰此心有止而太虛決知其無盡以爲輪回推之於始何所付受其終何時間斷也且天下人物各有數矣又曰性本體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見於作用者心也自孟子歿天下學者向外馳求不識自家寶藏被他佛氏窺見一斑半點遂將擎拳豎拂底事把持在手敢自尊大輕視中國學士大夫而世人莫敢與之爭又從而信向歸依之使聖學有傳豈至此乎問從上諸聖皆有相傳處至如孔子門如何謝子曰他見得錯了余問錯在甚處曰只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是甚說話自然不可易底便喚做道體在我身上便喚做德有如有識痛癢便喚做仁運用處皆是當便喚做義大都只是一事那裏有許多分別莊周如何仁吾嘗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周安得比他佛說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他地只是家常茶飯[illegible]

甲之三三　二九

是箇甚底吾嘗爲佛說與吾儒同處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問本領何故不是曰至他不循天理只將拈匙把箸日用底便承當做大小大事任意縱橫將來作用便是妄處便是私處余問佛說直下便是動念即乖如何曰此是乍見孺子已前底事乍見孺子底吾儒與他說便與做前面底只當了是見得太高吾儒要就上面做工夫才他却一切掃除却那裏得地位進步佛家說大乘頓教一聞便悟將乍見孺子底心一切掃除須是他頗雖已上底資質始得顏子猶要請事斯語今資質萬倍不如他却便要一切掃除怎生得且如乍見孺子底心生出來便是自然底天理怎生掃除得去佛大學是自爲私心學佛者欲離生死豈不是私又曰儒以名利明爲難秀釋氏以聲色開爲難秀釋氏不窮理以去念爲宗程氏指性於天故夢動念靈與我同性明道有言以吾儒觀釋氏疑於無異然而不同聞儒佛之辨曰吾儒下學而上達窮理之至自然見道與天爲一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以天爲我也佛氏不從理來故不自信必待人證明然後信又曰儒異於釋正在下學處顏子工夫真百世軌範舍此應無入路無住宅

龜山楊氏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脩性楊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脩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佛氏和順於道德之意蓋有之理於義則未也

儒佛深處所差杪忽耳見儒者之道分明則佛在其下矣今學之徒曰儒者之道在其下是不見吾道之大也

致堂胡氏曰佛者之言其道也曰直指人

巳　共三十三　三十

心見性成佛今夫人之所以爲人異於禽
獸者爲有夫婦父子君臣也茲三者性耶
非性耶若以爲非性則佛固人耳不能舍
是三者而有已也以爲性耶則何乃立教
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爲心也　且自後其道以爲廣
大慈悲無與對者於毒如蛇虎蝎蚊蚋皆所以問損身以飼
之飼肉以啖之與所翻惜諸亦廣且大矣慈且悲矣而獨於夫
婦父子君臣則必舍棄而不顧雖龍虎蚊蚋爲比又安在哉
又論梁武捨身事佛曰佛行有五要舍其一也舍心者以物爲
己累必棄而絶之故自父母妻子始并所親并絶所不可絶則
其心空矣此舍之說也瞿曇身爲嫡嗣次當主國亦既娶妻生
子矣一旦盡棄絶此以就其所願遂居深山苦形練志者六年
然後有成此舍之徑捷武帝樂其說即當師其行棄家棄國

棄所不棄雖非正理庶乎其眞學佛者今爲帝王宜夫位內而
擬妻外列官師而貴之崇之孫之榮宮室城池守衛之密猶以
爲未足又命將出師並奪于外凡有國之常無所不爲惟恐失
之烏在其能舍乎不師其行而樂其說雖不成佛後然學者不
待正人非之雖爲佛道如達磨者亦且笑之也然則從達磨可
乎達磨以言外之妙自覺神悟僅耳武帝問其所爲有德
者不敢取與曰爲佛之道者淡泊精粹雖所得不同要其言致
歸於珍滅倫理以爲之所當舍者并而絶之可也又論武毅
帝明智至盡事曰佛之道以寂滅爲至寂滅云者滅妻子有心
滅生滅并滅而寂亦無滅者其言之若甚難自正術鄙人非御
心與理一動與體合智周天下道濟天下之爲難也然謂其
言則當踐其行爲其事則當有其功梁武學佛數十年矣大捨
屢矣習定又矣當如瞿曇舍棄王位此乃舍之大者然乃舜其
子之謀其國也年已老而忌方深是數十年如就衣一食覺悟
者一無所得此莊周氏所謂終身不靈者耶其論杜佛斬則髮
事曰佛法雖學佛而不悟其要直爲因果芽言所移卬或悟其
要則必如瞿曇舍國王之位割妻子之愛入山林毀形壞飢
食苦形體以成其道也今生則出入將相受觀運之書而不能

舍又甚病死矣乃始爲佛則所謂死而受生復得善果豈非貪著
嚴豪之積與佛氏以了死生爲一大事惟繫之至不但坐而死
或立或倒或頂言死日月期不爽此俗所共神而敬之者君子
則不取曰自漢唐以來蓋無一人見道者其眞見則垂死之
時必以布帛裹首而然必不肯以易朝服而效曾子將死而易
簀曰吾得正焉而斃斯已矣君子之貴於得正不肯一息安於
不正蓋如此可謂真悟者矣夫曾子上智卧非其簀不以疾病
委頓而必易之而杜鴻漸死于相位不以家服斂葬而必髡之
有志于道者其以爲戒爲
法乎抑以曾子爲師也

朱子曰知堯舜孔孟所傳之正則知異端
之爲害也深而息邪距詖之功大矣　象云秦
皇漢武欲無夷狄韓愈欲無釋老孟子欲無楊墨甚哉末之思
也天不唯慶雲甘雨而有霪降焉地不惟五穀桑麻而有荑稗鈎
吻生焉山林河海不唯麟鳳而有鴟梟豺狼古今
豈有無小人之國哉作易者其知道乎朱丁辨之曰云云彼曰

景風時雨與氣旱蝗均出於天五穀桑麻與荑稗鈎吻均出於
地此固然矣人生其間則以裁成輔相之功則有景風時
雨而無炎氣旱蝗有五穀桑麻而無荑稗鈎吻此人之所以參
天地贊化育而天地待之以爲三才者也孟子之闢異端如宣
王之攘夷狄其志亦若此而已豈秦皇漢武之比哉聖人作易
以立人極其義以君子爲主而爲君子謀而不爲小人謀觀泰
否剥復名卦之意則可見矣而曰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嗚
呼作易者其知道乎其不知易也甚哉又答東萊書云來教謂
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矣而亦非鄙意之所安
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却著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須一
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聰明純粹處無對之道若和泥合
水便只著箇無對包了却無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孟子
言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
較量勝負尤爲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耶蓋無對之中有陰
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明則陰長君子進
則小人消循環無窮而不害其爲無對也

孟子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後世佛學

亦出於楊氏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先生云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
人皆如至親此自難從故人亦未必信楊氏一向爲我超然遠
舉視營營於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爲說雖甚高然人亦難從故
未必盡從楊朱即老子弟子人言孟子不闢老氏不知云云後
出佛氏之說亦出於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所
墨氏然此說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磨過東初見梁武帝
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
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莊老之說從而附益之所
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耳又有所謂頑然真空之說頑空
者如死灰槁木真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耳又曰
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爲
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然又只是盜莊子之說及達磨
入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爲可以直
指心悟而其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此其所以盛也
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閩洛諸公既皆闡明正道以
排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傳燈錄數卷未見又李翰黃東坡儒釋
觀評陳後山白鶴宮記皆足以盡其失此數人皆未深知道

三十一 三十二

而其言或出於強爲是以終有不滿人意處耳曰西漢時儒者
說道理亦只是黃老意思如揚雄太玄經皆是故其自言有曰
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當時楚
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當時文
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來鋪張如遠法師諸論皆成片盡是老
莊意思直至梁會通間達磨入來然後一切被他掃蕩不立文
字直指人心蓋當時儒者之學既廢絕不講老佛之說又如此
淺陋被他窺見這箇罅隙了故橫說豎說如是張王沒奈他何
人才聰明便被他誘引將去問釋氏之無與老氏之無何以異
老莊云老氏依舊有如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徼是也若
釋氏則以天地爲幻妄以四大爲假合則是全無也又曰老氏
只是要長生節病易見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然却
認爲己有了以生爲寄要見得父母未生時面目既見便不認
作衆人公共底須要見得爲己有死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
之身爲寄寓其學人見下然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是衆人公共
底便只道他天理流行更無分毫私見如此便倫理自明不是自
家作爲出來皆是自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私之哉又曰
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只是全不以其身爲事自謂

外何謂龜山曰釋氏只是勿視勿聽無那非禮一截又曰然孝子之道
固如此事事便要人做只管做他坐定做甚日月便運行天地
便要運先生曰他不行不運固不是吾輩是見道理只見人運
行得差如今要著著差也不是差他須是看之今人又是不及
則皆有一種僧師日喚曰主人翁惺惺着大學或問之中亦載
謝氏常惺惺法之語不知是同是異曰謝氏之說地步闊於身
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如惺者所見只喜得个主人翁便了其
動而不中理者都不管處子所有枯槁有性無性之論先生
曰此只是理有乘物具有大理子細辯錯處是認心爲性義與佛
氏用此只是佛氏磨擦得這心極精細如一塊物事剝了一重
又剝一重皮至剝到極盡無可剝處所以磨弄得這心精光
它便認做性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謂
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說得這
理佛氏便認知覺運動底做性如視聽言貌聖人則視有視之
理聽有聽之理言有言之理動有動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
所謂明聰從恭睿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能動底
性是視也得不明也得聽也得不聰也得言也得不從也得
得思也得不睿也得它都不管橫來豎來它都認做性所以

九三 九四

它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
問龜山門說知性安之語有以異乎曰請公所見如何
友仁曰竊謂之所見及佛氏之說者此一性在心所發爲意
在目爲見在耳爲聞在口爲議論在手能持在足爲運
奔所謂知性者知此而已先生曰如此見得只是个無星之秤
無寸之尺若聖門則在心所發爲意須是誠始得在目雖見須
是明始得在耳雖聞須是聰始得在口談論及在手在足之類
須是動之以禮始得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若如公所見及
佛氏之說有物無則了所以與聖門有差又曰釋氏棄了道心
却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者取其粗者以爲道如以
仁義禮智爲非性而以眼前作用爲性是也此只是源頭處錯
了又曰釋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又曰
要人不識死已死了更說甚事聖人只說既生之後未死之前
須是與他精細理會道理教是胡亂中自說得好人生物也佛
不言生而言死人事可見也佛不言顯而言幽問佛果然要如
何曰是他到處曰如何與那滿清對合曰三言精粗無二又問
擢只是一箇保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橛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
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才悟

則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氏則亦厚之者也。或問佛與莊老不同處。曰：莊老絕滅義理，未盡至佛，則人倫皆盡，至禪則義理滅盡。又曰：佛初入中國，止說修行，未有許多禪底說話。天下只是這道理，終是走不得。如佛老，雖是滅人倫，然自是逃不得。如無父子，他卻拜其師為父，以弟子為子；長者為師兄，少者為師弟。但是他只護得箇假底，聖賢便是存得個真底。○以上兼言佛老之學。○某人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儒釋雖不同，畢竟只是一理。某說：道性，其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以有我底著他底不得，有他底著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聖人有兩心，則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又曰：釋老之書，極有高妙者，句句與自家箇同，但不可將來比方，煞誤人事。因舉佛氏之學與吾儒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揮下也。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禪家皆破其說，以為有理路，落窠臼，礙正當知見。今之禪家多是麻三斤、乾屎橛之說，謂之不落窠臼，不墮理路。妙喜之說便是如此。然又有翻轉不如此說時。又曰：儒釋言性異處，只是釋言

空，儒言實；釋言無，儒言有。又曰：釋言說空，便不是，但空裏面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个空底，不知他有个實底道理，卻做甚用得。又曰：釋氏合下見得一箇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脫，盡去物累，方是無漏為佛地位。其他有退轉者，皆是衆生地位見，只隨順有所修為者，猶是菩薩地位，未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箇道理便實了，故首尾與之不合。又曰：吾以心與理為一，彼以心與理為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理咸備。又曰：釋氏之徒為學精專，曰便是其常談。吾儒這邊難得如此。看他下工夫直是自日至夜，無一念走作別處去。如今學者一時一日之間是多少閑雜念慮，如何得似他。只惜他所學非所學，枉了工夫。若吾儒邊人下得這工夫，是甚次第。又曰：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儒學亦只是說，不曾就身心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心上做，所以人謂伊川類佛說為已。使問：釋氏入定，道家數息。曰：他只要靜，則應接事物不去。曰：子靜也要人靜，然而須是理會書。所以曰：吾儒何不就這恁地。曰：他開眼便依舊失了，只是硬把捉了。如吾儒非禮勿視聽言動，戒謹恐懼乎不睹不聞，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都一切

後便作得偈頌，悟後所見雖同，然亦有深淺。明道謂：者去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亦也。知得行這知字之妙。曰：伊川以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它也識見得這意思，要識認這道理只是它用處全差，所以都間斷相接不著。他其所謂知，上皆以心之神明作用者否。曰：然。問佛法如何是以利心求？曰：要卜清淨寂滅超脫世界，是求一身利便。又曰：自伊洛君子之後，諸公亦多闢佛氏矣，然竟說他不下者，未知其失之要領耳。釋氏自謂識心見性，然其所以不可推行者，何哉？為其於性與用分為兩截也。聖人之道只是求性，凡修道之教，無不本於此，故雖功用充塞天地而未有出於性之外者。釋氏非不見性，及到作用處則曰無所不可為，故弃君背父，無所不至者，由其性與用不相管也。又曰：天命之謂性，是空無一法耶？是萬理畢具耶？若空，則浮屠勝；實，則儒者是。又曰：儒釋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物咸備。又曰：又云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禪。一日在劉病翁坐，會一僧與之語，僧只是應那病翁，言其亦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其胖之意是要有個悟處，往後說之見，異說亦好。後見李先生，李先生但云不是。再三質問，則曰且看聖賢言議，淡底理。人書讀之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看釋氏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　甲之三十四

易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　竊謂程子朱子之說以為陰陽氣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道即所謂太極也詳見天命篇今不重出蓋自一而二則為陰陽以形體言之則曰天地以性情言之則曰乾坤自二而五則曰五行著而為象則為日月星辰形為功用則為雷霆風雨之屬德而名之則曰鬼神又以人言之則曰魂魄無往而非陰陽也故今所輯一曰陰陽二曰天地三曰乾坤四曰五行五曰日月星辰六曰雷霆風雨七曰鬼神八曰魂魄云○立天之道章已見仁義篇

陰陽不測之謂神　張子曰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乎一○又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陽云云朱子曰橫渠說得極好一故神橫渠注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却周行乎事物之間如所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行乎什伯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注云推行乎一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如此亦是推行乎此一耳此說極精須當細玩又曰神化二字雖程子說亦不甚分明惟橫渠推出來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又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言兩在者或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體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陽化是逐一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直卿云一故神猶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兩故化猶動極而靜靜極復動又曰陽化而為陰只恁消縮去無痕迹故謂之化陰變而為陽其勢浸長便著有形迹著見故謂之變

禮月令孟春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　正義曰天地之氣謂之陰陽一年之中或升或降故聖人作易各分為六爻以象十二月陽氣之升從十一月為始陽氣漸升陰氣漸下至四月六陽皆升六陰皆伏至五月一陰初升陰氣漸升陽氣漸伏至十月六陰盡升六陽盡伏然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五月至十月也地氣下降天氣上騰十一月至四月也今正月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者但陰陽二氣五月之時為陰從下起上而陽氣漸上極反退至十月之時六陽退盡皆伏於下至十一月陽之一爻始動地中至十二月陽漸升而陽尚未發生物正月三陽既上成為乾卦乾體在下三陰為坤坤體在上乾為天坤為地天居地下故云天氣下降地在天上故云地氣上騰是陽氣五月初降至正月為天體而在坤下也十一月一陽初生而上排陰陰之上六漸退反歸於下至四月陰爻伏盡六陽在上五月一陰生六月二陰生陰氣尚微成物未具七月三陰生而成坤體坤體在下三陽為乾而體在上則是地氣在下天氣在上故正月為泰泰通也天地交通七月為否否塞也言天地隔塞所以十月云地氣下降天氣上騰者以十月之時純陰用事地體凝凍寒氣逼物地之在下故曰地氣下降於時六陽從上退盡無復用事天體在上不近於物似若陽歸於天故云天氣上騰其實十月天氣反歸地下若審察於此無可疑者矣○愚按正義大略得之然陰氣為下等語則未然程子屈伸往來之說盡之見後章

仲春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　鄭氏曰時可宣出不可收斂也句屈生者芒而直曰萌

仲夏之月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　鄭氏曰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分猶半也　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晏安也

仲秋是月也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

孟冬是月也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　正義曰此以易卦言之七月三陽在上則天氣[illegible]地氣下降[illegible]十月云者[illegible]

氣下降者以氣應之也則於五月地氣上騰至十月地氣六陰俱升天氣六陽並謝天氣在上陽氣於是無故云上騰所降六陰用事地氣在下陰氣下泄以地故云地氣下降各有其義不相妨也

仲冬之月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 鄭氏曰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將萌芽也 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朱子感興詩曰朱光徧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明昧謂著道迷有開先幾諒難忽善端本綿綿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

楚辭天問篇明明闇闇惟時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朱子曰明明即謂晝夜之分也時是也言非陰陽不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

後生一〇此間盡可明以有形之者闡必有闡之者是何物之所為乎陰也陽也天也三者之合何者為本何者為化乎今答之曰天地之化陰陽而已一動一靜一晦一明一往一來一寒一暑皆陰陽之所為而非有為之者也然緊子言天而不以地陰則所謂天者理而已矣成湯所謂上帝降衷子思所謂天命之性是也是為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為之化焉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正謂此也然所謂太極亦曰理而已矣

董子曰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成歲功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

按仲舒此論以以比陰陽德刑之分可謂善矣然謂陰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地則未然也夫元亨利貞四德之循環春夏秋冬四時之代謝陰陽未嘗不並行而相濟故生生之意未嘗不行於其間蘊然一歲之功實於此而收斂於冬而亦所以為春生之地也特閉藏無迹人不得而見耳謂之空虛不用則非也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 全文及陽生萬物章已見前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朱子曰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

神妙萬物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也 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承上文而言自五而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又自一而五也即五行之見反上言自五而萬也 混兮闢兮

其無窮兮 混合也自五而一闢開也自一而五而萬靜而陰動而陽也一合一開如循環之

無始而天地之造化無窮焉○所謂神者初不離乎物如天地物也天之收斂豈專乎動闢之發生豈專乎靜此即神也○問
自五而一自五而萬之說曰是太極常在貞上恐未穩先生然之○混言太極闢言爲陰陽五行以後故末句曰其餘將言
既闢之後爲陰陽五行爲萬物無窮盡也
易坤卦程子傳曰陰從陽者也待唱而和
乾之用陽之爲也坤之用陰之爲也形而
上曰天地之道形而下曰陰陽之功
初六履霜堅氷至傳曰陰始生於下至微
也聖人於陰之始生以其將長則爲之戒
陰之始凝而爲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
至堅氷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
則至於盛也
上六龍戰于野傳曰陰從陽者也然盛極
則抗而爭文言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
無陽也故稱龍焉傳曰陽大陰小陰必從
陽陰既盛極與陽偕矣是疑於陽也不相
從則必戰卦雖純陰恐疑無陽故稱龍見
其與陽戰也 問坤卦純陰不爲無陽之說如何朱子曰雖是十月爲坤十一月爲復然自小雪後
其下一畫便有三十分之一分陽生至冬至方成得一爻成爾故十月謂之陽月蓋嫌於無陽也自姤至坤亦然又曰陽無驟

生之理如冬至前半月中氣是小雪陽已生三十分之一分到得冬至前幾日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至日方足成一畫不是
前日都無今日一旦便都復了大抵剝盡處便生莊子曰造化密移疇覺之故列子亦謂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凡
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陰陽之浸消浸長人身之自少至老亦莫不然
屯傳曰陰陽不交則爲否始交而未暢則
爲屯也
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傳曰雲陰陽之
氣二氣交而和則畜固而成雨陽唱而陰
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唱不順也故不和
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成
雨者自西郊故也
泰傳曰坤陰在上乾陽居下天地陰陽之
氣相交而和則萬物生成故爲通泰文小
往大來吉亨傳曰小謂陰大謂陽往往之
於外來來居於內也陽氣下降陰氣上
交也陰陽和暢則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
以人事言之大則君上小則臣下君推誠
以任下臣盡誠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
之泰也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君子來處於

內小人往處於外天下之泰也否傳曰天處上地處下是天地隔絕不相交通所以爲否

臨至于八月有凶傳曰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爲之戒曰陽雖方盛至于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長久若既衰而後戒亦無及矣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陰生而陽消矣故彖曰消不久也在陰陽之氣言之則消長如循環不可易也以人事言之則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方君子道長之時聖人爲之戒使知極則有凶之理而虞備之常不至於滿極則無凶也

剝傳曰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於盛極羣陰消剝於陽故爲剝也又彖傳曰剝謂剝落也柔變剛也柔長而剛剝也夏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於建戌則極而成剝是陰柔變陽剛也陰小人之道方長盛而剝消於陽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

上九碩果不食傳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爲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長言則陽剝爲坤陽來爲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

復傳曰序卦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以物無剝盡之理故剝極則復來陰極則陽生陽剝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復所以次剝也爲卦一陽

生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歲十月陰盛既極冬至則一陽復生於地中故爲復也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故爲反善之義

又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傳曰物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摧折春陽之發爲陰寒所折觀草木於朝暮則可見矣出入無疾謂微陽生長無害之者也既無害之而其類漸進則將亨盛故無咎也一陽始生至微固未能勝羣陰而發生萬物必待諸陽之來然後能成生物之功而無差忒以朋來而無咎也三陽子丑寅之氣生成萬物衆陽之功也若君子之道既消而復豈能便勝於小人必待其朋類盛則能協力以勝之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傳曰謂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而來復姤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謂七更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傳曰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象傳曰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陽始生於下而甚微安靜而後能長先王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視四方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陽也

夬傳曰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衆陽上進決去一陰所以爲夬也夬者剛決之象衆陽進而決去一陰君子道長小人消衰將盡之時也

姤女壯勿用取女傳曰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矣是女之將壯也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取女者欲其柔和順從以成家道姤乃方進之

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也女漸壯則失男女之正家道敗矣姤雖一陰甚微然有漸壯之道所以戒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傳曰一陰始生漸長而盛陰盛則陽衰矣取女者欲長久而成家也此漸盛之陰將消勝於陽不可與之長久也凡女子小人夷狄勢苟漸盛何可與久也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

初六繫于金柅至羸豕孚蹢躅傳曰姤陰

始生而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爲之堅強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止之固也固止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使之進往則漸盛而害於陽是見凶也羸豕孚蹢躅聖人重爲之戒言陰雖甚微不可忽也豕陰躁之物故以爲況羸弱之豕雖未能強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二者跳躑也陰

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於消陽也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無害君子之心防於微則無能爲矣○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傳曰牽者引而進也陰始生而漸進柔道方牽也繫之于金柅所以止其進也不使進則不能消正道乃貞吉也

天地陰陽之運升降盈縮未嘗少息陽常盈陰常虧一盈虧參差不齊而萬變生焉

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莊周固欲齊之可乎一本云命之曰易便有理若安排定則更有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二扇磨升降盈虛剛柔初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周强要齊物然而終不齊也

冬寒夏暑者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無體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減

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專其動也直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

不翕其靜也翕聚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
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無成而代
有終者地之道也
五德之論有理天地間無一物無此五者
一日有一日之陰陽一歲有一歲之陰陽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
鼻息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
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

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
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必有死有
始必有終 又一本云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爐雖生物銷鑠亦盡況既散之
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
氣至如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
潮水生非卻是將已涸之水為潮此是氣之始終開闔便是易
一闔一闢謂之變○問自十一月至正月方三陽是陽氣自地
下而升否未可曰然只是陽氣既升之後相將欲絕便有陰生
陰亦消盡便有陽生其已升之氣便散所謂消息是理其來無
窮又曰天地間只是一氣自今年冬至到明年冬至是氣之一
周如人之一歲前面四截便是陽後面底便是陰又折做兩截
便是四時天地間只一箇陰陽到地面時地下便冷了只是
這六位陽長到那第六位極了無去處上面便是漸次消去
上面消去些箇時下面便生些箇那
便是陰只是過盡便是陽又是陰

陰陽消長之理以無截然斷絕之理 註文云冬至一陽生
而每遇至後則治寒何也云云故常相攙過如天將明後必
亦昏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理儘神妙須研窮乃得
陰陽於天地間雖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
須去參錯然一箇升降生殺之分不可無
也 又曰早梅冬至以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
侯其枯此萬物一齊生陽升降大節也然於其中自有一消
剝於升限不齊此各有一箇坤也萬見他消息惟其消息此所
以不齊老如枝梧不可爾只是陽消陰得消甚少得消
息方夏至長時卻有夏枯者則冬實之際有發生之物何足怪
也○程子一日游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見群鵲便還堂
求曰便是天地升降道理又一日見火盛熟湯鼎曰此便是陰
陽消長之義○早梅松柘石壇湯鼎皆因物理而推陰陽故併
記於此

邵子曰陽無十故無後陰無一故無首陽
者道之用陰者道之體陽用陰陰用陽以
陽為用則尊陰以陰為用則尊陽 張氏曰道體常盡變
陽動而陰靜故為道之體陽動陰靜用陰靜而常故為道之體陽動陰靜
陰降至于陰時然後道自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迭相為用故陽用
陰陰用陽以陽為用則尊陰以陰為用則尊陽
也陽盡陰純純坤為主矣陰盡陽純純乾為主矣
陰幾於道故以況道也 鮑曰陽者道之用陰者道之體矣又曰陰幾於道故
以況道何也太極包乎陰陽未動之初至靜而虛當以陰名靜
為體而動為用體近本而用近末故陰幾於道也且太極在一
年則純坤用事一陽將復之時在聖人之心則退藏於密寂然
不動之際自始終而言則退藏於密者乃萬動之終寂然不動
者為萬動之始正如六陰方純一陽已由此一靜一動間不容髮
冬時收藏之終實是施生之始有體則用隨之也易曰元亨利

貞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元而亨利必歸於貞貞然後返於元未發而中發乃能和和然後不喪其中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張氏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坤則主之其冬至之時乎靜極而動動而生陽自復至乾動極而靜在天正中陰又生焉有象之後陽分陰也乾則主之其夏至之時乎動極而靜靜而生陰自姤至坤靜極而動始在地正中陽又生焉。此章當考

陰事太半陽一而陰二也問治世少而亂世多君子少而小人多何邪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

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后立故陽以陰而爲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后見故陰以陽爲唱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

本一氣也生則爲陽消則爲陰二者一而已矣朱子亦曰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一箇陰生又曰陰陽做一箇看亦得做兩箇看亦得做兩箇看是分陰分陽兩儀出焉做一箇看只是一箇消長又曰陰陽論推行底只是一箇對峙底則是兩箇如日月水火之類皆是兩箇推行底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對峙底如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一作流行對峙亦通

陽主闢而出陰主翕而入

陰對陽爲二然陽來則生陽去則死天地萬物生死主于陽則歸之于一也張氏曰陽對陰爲二

如君之有臣夫之有婦各卽並立勢不相完所以乾九坤六陽能兼陰陰不能兼陽

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亂久則復北而南矣天道人事皆然推之歷代可見消長之理也張氏曰天地之運自子至卯爲陰中之陽自卯至午爲陽中之陽自午至酉爲陽中之陰自酉至子爲陰中之陰中之陽君子之道已長而小人道盛亂而將治也陽中之陰小人之道已長而君子猶盛治而將亂也陽中之陽極治之運也陰中之陰極亂之運也先天圖自泰歷蠱而至否自否歷隨而至泰卽南北之運數也

夫四象若錯綜而用之日月天之陰陽水火地之陰陽星辰天之剛柔土石地之剛柔張氏曰天有四象地亦四象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故日爲陽中陽月爲陽中陰星爲陰中陽辰爲陰中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故水爲柔中柔火爲柔中剛土爲剛中柔石爲剛中剛此本象也若錯綜而用之則天亦有柔剛地亦有陰陽日爲陽月爲陰星爲剛辰爲柔天有地也水爲陰火爲陽土爲柔石爲剛地有天也

有溫泉而無寒火陰能從陽而陽不能從陰也張氏曰水受火則溫火受水有滅而已不能從陰也所以泰則小人皆爲君子否則君子有死而已不能從小人而爲否也火溫水益之也水滅火害之也故泰則君子養小人否則小人傷君子

問小人可絶乎曰不可君子稟陽正氣而生小人稟陰邪氣而生無陰則陽不成無小人則君子亦不成惟以盛衰乎其間也

陽六分則陰四分陰六分則陽四分陽陰相半則各五分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時有盛衰世治世亂則君子六分君子六分則小人四分小人固不勝君子矣亂世則反是

陽能知而陰不能知陽能見而陰不能見也能知能見者爲有故陽性有而陰性無也陽有所不徧而陰無所不徧也陽有去而陰常居也無不徧而常居者爲實故陽體虚而陰體實也張氏曰陽以神爲性陰以氣爲性神者靈也氣者質也故陽有知見而陰無知見是以月無光假日以爲光魂無識資魄以爲識所謂陽性有而陰性無者非無也可以謂之無也陽以氣爲体陰以形爲体氣者虚也形者實也自用而言實有不爲虚無不周實有消亡虚無去住若自体言則氣先盡而形常餘氣内聚而形外包所以光鑠令而灰成存華棄乾而散亥在故曰陽体虚而陰体實也

冬至之後爲呼夏至之後爲吸此天地一歲之呼吸也張氏曰冬至之後陽長陰消萬物以出故爲呼夏至以後陰長陽消萬物以入故爲吸若自日言則子以後爲呼午以後爲吸

寂然不動反本復静坤之静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陽動于中間不容髮復之時也

○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揉升降相求絪縕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氣坱然太虚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虚實動静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通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問氣坱然太虚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朱子曰此張子所謂虚空即氣也蓋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不見耳○升降飛揚所以生人物者未嘗止息但人不見爾如望氣者見氣之災祥皆能見之如龍成五色之類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朱子曰游氣紛擾當横看陰陽兩端當直看晝夜運而無息者便是陰陽之兩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萬殊某嘗言正如麪磨相似其四邊只管層層撒出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層層撒出人物其中有麤有細故人物有偏有正有精有粗○問横渠云云此是言一氣混沌之初天地未判之時爲復亘古今如此曰只是統說只今便如此兩升降者是陰陽之兩端飛揚者是游氣之紛擾否曰此只是說陰陽之兩端下文此虚實動静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此正說陰陽兩端到得其感通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形山

川之融結以下知正是說游氣紛擾○問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兩句欲云虛實動靜乘此氣以爲機陰陽剛柔資此氣以爲始可否曰此兩句只一般實與動便是陽虛與靜便是陰但重言之動靜是言其用陰陽剛柔是言其体而已問始字之義如何曰只是說如箇生物底母子相似萬物都從這裏生出去上文說升降飛揚未嘗止息便含這虛實動靜兩句在裏面了所以虛實動靜陰陽剛柔者便是這升降飛揚者爲之非兩般也○問絪縕非教也都是道理在上面發見否曰然因引禮記中天道至教聖人至德一段與孔子予欲無言一段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那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上流行發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問虛陽游氣之辨曰游氣是生物底陰陽譬如扇子扇出風便是游氣○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合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譬如擣木其根本肯大義業而生先綜實一向發生去是人物之萬殊○虛陽搖動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之以擴纏綿之以寓兩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問游氣陰陽曰游是游散此如一箇水車一上一下兩邊只管衮轉這便是循環不已立天地之大義麼一上一下只管衮轉中間帶得水灌溉得所在便是生人物之萬殊天地之間二氣只管運轉不知不覺生出一箇人不知不覺又生出一个物即他這箇斡轉便是生物時節○游氣陰陽陰陽即氣也豈陰陽之外又復有游氣耶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與萬物一物各得一箇性命便有一个形質皆此氣合而成之也雖是如此而所謂陰陽兩端成片衮衮將出來者固自若也亦猶論太極物物皆有之而太極之体未嘗不存也

朱子曰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即陽勝陰無物不然寒暑晝夜君子小人天理人欲皆是又曰無一物不有陰陽乾坤至於至微至細草木禽獸亦皆有牝牡又曰古者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邪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聖人心細雖以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粗如何察得因言鯉魚脊上有三十六鱗陰數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陽數又龍脊上文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邊各有四段者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有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皆然又指木向陽處則堅實其背陰處必虛軟

天地之間無往而非陰陽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皆是陰陽之理

坤初六履霜堅氷至本義曰大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無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無者旣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無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

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符經之說善矣天地間不能頓陰頓陽皆漸漸地天地之道漸漸消長

事之未定者屬乎陽其已定者屬陰凡說兩端處皆有陰陽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務是陰致知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周子之書屢發此意推之可見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

強消而退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爲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爲事作長爲生斂藏爲殺此剛柔之所以爲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揚子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爲一義但不可雜乎此而論之爾此因廣安袁氏擬圖論發此其第一書云來諭謂東南以一陰已生而爲陰柔之位西北以一陽已生而爲陽剛之位則是陽之盛於春夏者不得爲陽陰之盛於秋冬者不得爲陰而反以始生之微者爲主也謂一陰生於東南一陽生於西北則是陰不生於正南午位之姤而生於東陽不生於正北子位之復而旅於西也謂巽以一陰之生而位乎東南則乾者豈一陽之生而位於西北乎云云巽以三畫言之雖爲一陰之生而其所以位乎東南者初非有取乎其義至於乾之三陽之全體而初元一陽已生之義可得而取也凡此精粗交錯不可通六者直以陽剛爲仁陰柔爲義之明白而簡易也蓋如此則發生爲仁肅殺爲義其理甚明確乎剛然實天地收斂嚴肅之氣自不妨其陰柔也○子位一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出地上而溫厚之氣從此始焉已位乾卦六陽雖極而溫厚之氣未衰故午位一陰雖生而未害於陽以至於未位遯卦而後溫厚之氣始盡也其午位陰已始而嚴凝之氣及申方始亥位六陰雖極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益義方此說似中之象數見而坐上之宗亦易識故周子以陰子爲正雖得入統而孔子之論爲邦乃以夏時爲正蓋取其陰陽始終之著明也○又曰來諭中單上六其位在坤陽極方生

乾之上九其位在巳陰氣已生以剝上九碩果不食十月爲陽月之義推之則剝上九之陽方盡而變爲純坤之時坤卦下又已有陽氣生於其中矣但一日之內一晝之中方長得三十分之一以積之一月然後始滿一畫而爲復卦是一陽之生所夫之一陰爲乾爲姤義亦同此蓋論其始生之微固已可名於陰陽然曾以此爲陰陽之限則其方盛者未嘗而皆占不齊其內六分之五方生者甚微而所古未及其內六分之一所以未可截自此與而分陰陽也

天地之化包括無外運行無窮然其所以爲實不越乎一陰一陽而已其動靜屈伸往來闔闢升降浮沉之性雖未嘗一日不相反然亦不可以一日而相無也聖人作易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其所以爲

說者亦若是爲爾然及其推之人事而擬諸其形容則常以陽爲君子而引翼扶持惟恐其不盛陰爲小人而排擯抑黜惟恐其不衰何哉蓋陽之德剛陰之德柔剛者常公而柔者常私剛者常明而柔者常闇剛者未嘗不正而柔者未嘗不邪剛者未嘗不大而柔者未嘗不小公明正大之人用於世則天下蒙其福私暗邪僻之人得其志則天下受其禍此理之必然也非獨

於易爲然凡聖賢之言雜出於傳記者亦
未有不好剛而惡柔者若夫子所謂剛毅
近仁而又嘗深以未見剛者爲歎蓋專以
是爲君子之德也

右論陰陽

易天行健 王義曰行者運動之稱健者強壯之名乾是衆健之剛萬物壯健皆有衰怠惟天運動日過一度未嘗休息故云天也○問云云朱子曰惟胡安定說得好因舉其說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因言天之氣運轉不息故知得地在中間○又曰尚書璣衡載三者渾天說一段極精密今按其說云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又論語

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或問北辰之爲天樞何也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乎地上半繞乎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在夫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猶屋脊之謂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而聖人所以取譬者亦可見矣○南北極天之樞紐只有此處不動如磨心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

楚詞天問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圜與圓同度待洛反○圜謂天形之圓也則法也九陽數之極所謂九天也 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斡一作筦 說文曰轂輻所湊也軒車轂之內以爲孔竅而受軸者也維繫物之索也天極謂南北極天之樞紐常不動如譬則車之軸也蓋

九物之罪者其數必有所繫然後有所加故問此天之斡維
繫於何所而天極之軸何所加乎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
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
不滿東南注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
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故又問
八柱何所當值東南何獨虧闕乎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九天即所謂圜則九重者際邊也放至也屬附也隅
隈多也○右二章大問今答之曰或問乎邵子曰天何依曰依乎
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
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无涯詳味此言屈子所問昭然若發矇
矣但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
樞軸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无形質但如勁風之旋當晝則自
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復左將
旦則自後升而復前旋轉无窮升降不息是爲天體而實非有
體也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
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黃帝問於岐伯曰地有憑乎
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其曰九重則自地之外氣之旋轉
益遠益大益清益剛究陽之數而至於九則極清極剛而無復
有涯矣豈有營度而造作之者先以斡維繫於一處而後以軸
加之以柱承之而後天地乃定位哉且曰其氣无涯則其隅隈
放屬隅隈多少固無得而言者亦不待辨說而可知其妄矣東
南之虧乃專以地形
言之初無預乎天也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沓合也此問天與地合會於何所十
二辰誰所分別乎陳列也言日月衆
星安所繫屬誰陳列也○上章所問天何所屬并地而言此所
問乃爲天地相接之處何所沓也今答之曰天周地外其說已
見上矣非沓乎地之上也十二云者自子至亥十二辰也左傳
曰日月所會是謂辰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爲辰十一月
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元枵之類是也然此特在天之位耳若
以地而言之則南面而立其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
焉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鶉火
加于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耳蓋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周布二十八宿以著天體而定四方之位以
天繞地則一晝一夜適周一匝而又超一度日月五星亦隨天
以繞地而日之行一日一周而猶縣欠其餘則各有遲速之
差焉然其懸也固非綴屬而居其運也亦非推挽而行但當其
氣之盛處精神光耀自然發越而又各自有次第耳列子曰天
積氣耳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張湛註曰星者
物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
時各有攸屬此言得之矣

程子曰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天
中一物耳凡有氣莫非天有形莫非地

邵子曰天何依曰依乎地

全安見上註○伊川先
生見康節先生伊川指
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天地何處康節爲之極
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朱子曰康節此說古今曆家所未及也伊川謂自古言數
者至康節方說到理上曰然揚子雲亦略知之然不及康
節之
精

天圓而地方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之如
倚蓋然地東南下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
西北多山天覆地地載天天地相函故天
上有地地上有天

張氏曰古之言天有三家曰宣夜
曰蓋天曰渾天宣夜之學絶無師
法蓋天之學推曆一行知其乖謬渾天又異蓋天之法如繪
學止得其半渾天之法如劉依能得其全堯之曆家曰星蓋天
法也舜之璿璣玉衡渾天法也渾天家以蓋天創意若尚遂
作者謂得渾也宜今人皆非之者謂依著不無外見但論者天
其本旨爾今明記日月安虛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
皆須氣焉屬者曰天積乎在上有常安之形數語皆有意蓋而
假不覺乎緊結蓋渾圓之義氣一氣一起于下是爲地天
象之始也九家子上曰地高乾全天象之底也故必水柔動而氣
金堅靜動昧故生而滿精文靜虛實謂依於之形者北極不動
之義天之而可鄒衍洲日星渾於於之一所以須氣乃則其渾

轉爲氣即大虛耶氣也先生曰埊之如倚蓋以兼取蓋天之說也其曰地東南下西北高者天圓如張蓋地斜隔其中西北之高戴乎天頂故北極出地才三十六度而又東南傾乎天末故南極入地才三十六度東南多水西北多山其高卑可見矣地勢本傾倚以承天故人居其上而東寬西狹附實東南面處人倚北而嚮南是以天常平北而顯乎南水皆乎西而流于東也天包地地載天天地相函以立於太虛之中而動靜合吉不壞雖其理至妙不可測度要之不過虛實相依動靜相資不離非一非二故在天成象則在地成形仰天有文則俯地有理人能窮此可以達性命之原知死生之說矣

天可以理盡而不可以形盡渾天之術以形盡天可乎

胡氏曰夫天之爲天非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也後魏高堂之作宮欲令其高不聞雞犬之聲而後可以上接天神

浩信之胡氏論曰云云昔人以積氣名天故以倚蓋名其形皆非知天者也蓋胡氏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言天無色也無色則無形無聲無臭皆天之事矣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山川草木之麗乎地也昔明森布運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乎形能不墜乎故子貢曰天不可階而升謂無形也仲尼以言天地山川之皆以自微至著明之地則始於撮土山則始於一拳石水則始於一勺是皆可見之物也惟天曰天斯昭昭之多夫昭昭果何物哉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係焉萬物覆焉而不離於昭昭之多昔人言天本有顥白如仲尼者也非窮理不足以知天所以性不足以事天天豈遠乎哉○按楊倞注荀子亦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皆天也

張子曰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朱子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

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

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爾朱子又云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許多渣滓在裏面無出處便結成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爲天爲日月爲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只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又曰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得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爲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麼時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問想得如潮水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問天有質否抑只是氣曰只是箇旋風下面軟上面堅道家謂之剛風人常說天有九重分九處爲號非也只是旋有九耳但下面氣較濁上面至高處則至清至明又曰地言其全體之形質又曰地者氣之查滓者也所以道輕清爲天重濁爲地

問邵子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日東升西沈又從東升這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內曆家算氣只算得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

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橐籥今之鞴扇耳

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或問乾言大坤言廣何也曰此解經分疏甚明以形言之則天包著地以說卻包天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大以氣言之則地卻包著天天之氣卻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天之氣所以說坤之廣蓋天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數奇從裏面便有到地而周遍雖是堅實然其中皆虛所以天之氣流行乎中其間遍地

乘載以然坤二而虛又開地形如腸形之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以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地便承受得這氣發育萬物曰然要之天形如一箇鼓鞴天便是那鼓鞴外面皮殼子中間包得許多氣開闔消長今所以用律管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便是這氣都在地中透上來如冬至則黃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是也

右言天地之形體 程子所謂以形體言謂之天是也

書大禹謨益贊于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皐陶謨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程子曰天敘天秩天有此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 ○上蔡謝氏曰所謂天者理而已天命有德便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便五刑五用渾不是杜撰做作來學者直須明天理爲是自然底道理移易不得識得天理然後能爲天之所爲

泰誓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張氏曰天有顯道者福善禍淫之道顯然在人耳目世蓋禍福之來莫不各以其類至焉善者應之以福惡者應之以禍其類甚明

易謙彖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程子曰濟當爲際此明謙而能亨之義天之道以其氣下際故能生育萬物其道光明下際謂下交也地之道以其處卑所以其氣上行交於天皆以卑降而亨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程子曰以天行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日月陰陽是也以地勢而言盈滿者則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鬼神謂造化之迹盈滿者禍害之謙損者福祐之凡過而損不足而益者皆是也人情疾惡盈滿而好與謙巽謙者人之至德故聖人詳言所以戒盈而勸謙也

恒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程子曰天地之所以不已蓋有恒久

之道人能順於可極之
順則合天地之理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

程子曰天地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
而不息故曰貞明朱子曰貞正也常也觀示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朱子曰天
即理也其
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言但當順理非
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奧也○胡氏曰天即理也理無不在在
人則人心之昭昭者是也○南軒曰胸
中之所存一有不直則爲獲罪於天矣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朱子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
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
多有莫知其
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
而有生物之功○誠者天之道見前

程子曰天者自然之理也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言也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

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爲天道在地則爲地道在人則爲人道

介甫言堯行天道
以治人舜行人道
以事天介甫自
不識天字云云

甲之三十四

三十二

問福善禍淫如何曰此自然之理善則有福淫則有禍又問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即天道也

且如說皇天震怒終不是有
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

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

問程易云
云又曰天
地者道也不知天地即道耶抑天地是形所以爲天地乃道耶
朱子曰天地只以形言先天而天弗違者如禮雖先王未之有
而可以義起之類蓋雖天之所未爲而吾意之所爲自與道契
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之類雖
天之所已爲而理之所在吾亦奉行
之耳蓋大人無私以道爲體故也

朱子曰天者理而已矣

孟子集注樂
天畏天章

右言天地之道

即程子所謂專言之則道
也然所謂天道者凡人皆

甲之三十四終

三十三

之所既有事理之所當然皆是也皆以指言曰天然
後謂之天道或得子才子所謂天者自然之理天者
理而已矣者皆若聖賢所未發者
皆即斯言而深味之無餘蘊矣

於易爲然凡聖賢之言雜出於傳記者亦未有不好剛而惡柔者若夫子所謂剛毅近仁而又嘗深以未見剛者爲歎蓋專以是爲君子之德也

右論陰陽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二十五

易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程子曰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又曰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下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爲心又曰復者反本也本有而去之今來復乃見天地之心也乃天理也此賢人之事也又曰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无復故未嘗見其心○朱子曰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之心幾於息滅而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爲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問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萬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見天地之心唯程子言動之端乃天地之心竊謂十月純坤不爲无陽天地生物之心未嘗息息但未動耳因動而生物之心始可見曰十月陽氣收斂一時關閉得盡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无端倪可見惟一陽動則生意始發露出乃始可見端緒也言動之端竊於此方見得天地之心也因問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所謂中者之體已各完具但未發則寂然而已不可見也特因事感動而惻隱羞惡之端始覺非因動而新有此也曰然○問云云先生曰天地所以運行不息者做个甚事只是生物而已物生於春長於夏至秋萬物咸遂如收斂結實是漸欲離其本之時也及其成則物之成實者各具生理所謂碩果不食是已夫具生理者固各繼其生而物之歸根復命猶自若也如說天地以生物爲心斯可見矣又問既言心性則天命之謂性命字有心意否曰然流行運用是心○問伊川以動之端爲天地之心曰動亦不是天地之心只是見天地之心如十月豈得无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流行只自若但十月萬物收斂寂无蹤跡到一陽動處生物之心始可見○問伊川云云曰此須就卦上看上坤下震坤靜震動十月純坤當貞之時萬物收斂寂无形迹到此一陽復生便是動然不直下動字去云動之端端是從此起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大動處凡發生萬物都是從此起豈不是天地之心邵康節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康節此詩最好此是復卦本義亦載此詩蓋立冬是十月

初小雪是十月中大雪是十一月初冬至十一月中小寒十二月初大寒十二月中冬至子之半則十一月之半也人言夜半子時冬至蓋夜半以前一半屬子時今推五行者多不之知然數每從這處起畧不差移此所以爲天心然當是時一陽方動萬物未生未有聲臭氣味之可聞可見所以謂元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也○問王輔嗣說寂然至无乃天地之心如何曰彼說非也若靜處說无不知下面一畫作甚麽○在天地則爲陰陽在人則爲善惡不善處便是陰動處便是陽上五陰下一陽是當沈迷蔽固之時忽然一夕自覺便是陽動處○問云云曰此只是就陰陽動靜闔闢消長處而言如云利貞者性情也一元之氣云云涵發散品物流形天地之心盡發見在品物上但叢雜難看及到利貞時萬物悉已收斂那時只有个天地性情丹青著見故云利貞者性情也正與復其見天地之心相似康節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蓋萬物生時此心非不見也但天地之心悉布散叢雜无非此理呈露倒多了難見若會看者能於此觀之則所見无非天地之心惟是復時萬物皆未生只有一个天地之心昭然著見在[illegible]看也○聖人无復故未嘗見其心者蓋天地之氣[illegible]陽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衆人

己四 三十五　二

之心所以有善之復者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之心則天理渾然初无間斷人孰得以窺其心之起滅耶若靜而復動則亦有之但不可以善惡而爲言耳○天地之心動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問寂然至靜之中一念之動此便是復否先生曰此說不盡復有兩樣有善惡之復有動靜之復二者不同須要各看得分曉終日營營與物並馳忽然有惻隱等心發見此善惡之爲陰陽也若寂然至靜之中有一念之動此動靜之爲陰陽也二者各自不同○伊川與濂溪說復字亦差不同濂溪就坤上說就回來處說如云利貞者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來處說伊川却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以周子之義濟之則伊川之說爲正然二先生所論復字只一般亦有所異只是所指地頭不同于鄙之說與濂溪同○又曰此須通陰陽動靜善惡論之見得各是一理而後无所不通始盡其曲折矣學者工夫則只如易傳所見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此是要約處若須要識得端倪而心體可識却是添却一事○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雖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亘古亘今未始有毫釐之間斷故陽極於外而復生於內聖人以爲於

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蓋其復者氣也其所以復者則有自來矣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絶而不復續矣尚何以復生於內而爲闔闢之無窮乎此則所謂動之端者乃一陽之所以動非徒指夫一陽之已動者而爲言也○復卦贊曰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爲工陰闔陽闢一靜一動於穆無疆全體大用潛藏於淵潛陽壯陰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余有緝餘新闢之始生意闖然具此全美其在於人曰克之仁斂藏方寸包羅無疆不寘其萌有惕其隱于以充之四海其準曰惟今政朕鴻之問是用齋戒撫身開闢仰止羲圖稽經協傳敢贊一詞以詔□後

咸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程子曰天地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聖人至誠以感億兆之心而天下和平天下之心所以和平由聖人感之也觀天地交感化生萬物之理與聖人感人心致和平之道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

乙甲 三十五　三

恒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程子曰觀其所恒謂觀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觀此則天地萬物之情理可見矣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程子曰大者既壯則利於貞正正而大者道也極正大之理則天地之情可見矣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至正至大也正大之理學者默識心通可也

萃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文中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 詳考

程子曰詩書中凡以主宰言者皆曰帝有以包涵徧覆之意言者則曰天

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 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曰明道先生兩句極好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無心便是不憂成化便是鼓萬物天地鼓萬物亦何常有心來

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 全文見前

邵子曰天地之心者生萬物之本也天地之情者情狀也與鬼神之情狀同也 張氏曰天地無心繇感而生故於神則寂然不動於復則感而遂通復之一陽天道之所以生物也咸之男女人道之所以生民也於復言天地之心者以無心而爲心也於咸言感者有心而欲其無心也云云

張子曰天無心心皆在人之心一人私見固不足盡至於衆心所同卽是義理摠之則便是天故曰天曰帝者皆民之情然也

或問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卽主宰言否

朱子曰心固以主宰言然所謂主宰者卽理而已非心之外有所謂理理之外有所謂心也 又問心字與帝字相似否曰仁字似天字心字似帝字

天地以生萬物爲心者也 道夫言向者先生令思天地有心無心近思之竊謂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爲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維此所以爲天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公所說只說得他無心處爾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却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爲心中間欽夫以爲某不合如此說某謂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爲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爲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爲人之心物得之遂爲物之心

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定說不得問所謂上帝降衷于下民天將降大任於人天佑民作之君天生物因其才而篤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凡此等類是蒼蒼在上者眞有主宰如是邪抑天無心只是推原其理如此耶曰此數段只一[illegible]也只是理如此問天地之帥吾其性先生解以乾健坤順爲天地之志天地安得有志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情可見安得謂天地無心情乎程先生說天地以生物爲心甚好此乃無心之心也又曰天地自有箇無心之心又如謂帝是上帝降衷于下民天道福善禍淫這便自分明有箇人在裏主宰相似又問如何見天地之情曰人正大便也見天地之情正大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邪處未嘗有些子小處又曰且如今人言稟性寔性說稟何嘗有性只是它所主[illegible]地又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譬如甑蒸飯從下面蒸上到上面又下來只管在裏面衮便蒸得熟天地則是包得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衮一番便生一番物他別無可勾當只得生物不似人便有許多應接所謂爲心者如云天命豈是諄諄然命之所謂爲心豈是切切然做又曰天包著地無所作爲只知生物而已亘古亘今生生不窮人物則得此生物之

心以爲心所
以濟箇肖他

右言天地之心也此程子所謂主宰之謂帝語曰簡在帝心書曰安

方義然而傳說亦有人心天意之說夫天本無心安得有意況於然乎以其福善禍淫不必差忒若有意節然爲耳朱子所謂無心之心字者所宜深辨也

易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朱子曰此言以天道明乾義大哉歎詞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此以地道明坤之義而首言元也至極也比大義差緩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順承天施地之道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朱子曰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強而不息矣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地坤之象亦一而已故不言重而言其勢之順則見其高下相因之無窮至順極厚而無所不載也

乾知太始坤作成物朱子曰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主成物○知猶當也如今知州知縣之類○太始即物生之始乾始物而坤成之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無所難故為以易而知太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為以簡而能成物○問乾坤易簡之理曰易簡只以健順可見且以人論之有人甚健果事時自然覺易易只是不難又如人稟得性順及其作事便自然簡簡只是不煩○問易簡曰只是健順如人之健者做事自易順承者自簡靜而不繁只看了繫辭然隨然自分曉易者只做得一半簡者承之○乾以易知蓋惟乾健其所施爲自是容易能造化生長則可見只是這氣一過時萬物皆生可見其易處生便生更無許勞做便做更無等待非健不能也○亦其健所以易能天下至險亦安然行之如履平地○乾坤只是一箇健順之理人之性無不具此雖千萬人吾往矣便是健雖褐寬博吾不惴焉便是順如剛果奮發謙退遜亦是但要施之得其當施之不當便不是乾坤之理且如孝子事親須是下氣怡色若用健便是悖逆不孝事君須是犯顏敢諫若用

頭便是阿諛順旨中庸說君子而時中時中之道施之得宜便是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朱子曰效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效如出禮效羊效牛之效言呈出許多物事大槩乾只是做得形象到坤漸次詳密資始資生於此可見。效如陳效之效今人言效力之類法是有一定已成之物可以形狀見者。成象之謂乾此造化方有些顯露處效法之謂坤以法言之則大段詳密矣效有陳獻底意思乾坤只是理理本無心自人而觀猶必待乾之成象而後坤能效法然理自如此本無相待。成象之謂乾謂風霆雨露日星只是箇象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程子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朱子曰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之乾一而實坤二而虛緣已見前。廣如河廣廣廣

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朱子曰闔闢動靜之機也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乾坤變是化育之功也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法者聖人修道之所爲而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之。問闔闢一段只是一箇物事以其闔闢謂之時以其闔闢謂之乾以其闔闢謂之變以其不窮謂之通發見而未形謂之象成形謂之器聖人修禮立教謂之法百姓日用謂之神曰然又曰利用出入便是人生日用都離它不得又曰民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民周徧而不窮所以謂之神所以謂之法總總地便是這裏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朱子曰確然健貌隤然順貌

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朱子曰至健則所行無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然其於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以易處之也是以其有憂患則健者如自高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蓋雖易而能知險則不陷於險矣既簡而又知阻則不困於阻矣所以能危能懼而無易者之傾也。按此併上文危平易傾說。乾坤簡易知險知阻而曰知險阻便不去了惟其簡易所以知險阻而不去蔡子云今行險僥倖之人雖知險阻而猶冒昧以進惟乾坤德行本自簡易所以知險阻。此段專以憂患之際而言且如健當憂患之際則知

險之不可乘順當憂患之際便知阻之不可越此乃處憂患之道當如此如上文說危者使平易者使傾下文說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皆因憂患說大要乾坤只是循理而已它若知得前不險之不可乘而不去則不陷於險知得前有阻之不可冒而不去則不困於阻若人不循理以私意行乎其閒其遇乎則者能知險之不可乘知硬要乘則陷於險矣雖知阻之不可越卻硬要越則困於阻矣只是循理便無事又問在人固是如此以天地言之則如何曰在天地自是無險阻這只是大綱說箇乾坤底意思是如此。或問見得乾是至健不息之物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足爲其病自然足以進之而無難否曰不然易之書本意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然是等義至健頗了九有險阻只說冒進而傾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上文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看此語但是恐懼危險便不敢輕進之意乾之道便是如此。又說知險知阻之義曰譬之登山而知之自上而下則所向爲險自下而上則所向爲阻蓋乾則自上而下坤則自下而上健則遇險亦易順則遇阻亦簡然易則

可以濟險而備方有可涉阻之理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朱子曰始則必亨理勢然矣）利貞者性情也（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或曰坤利牝馬則言所利矣）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無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純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蓋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或疑乾無柔不得言中正者不然也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無所不包矣以其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朱子曰剛方釋牝馬之貞也方謂生物有常）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程子曰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其德則方動剛故應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陰之道不倡而和故居後為得而主利成萬物坤之常也）

乾健也坤順也（朱子曰此言卦之性情）

乾為馬坤為牛乾為首坤為腹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坤為地為母

程子曰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則以性情謂之乾 朱子曰是天之性情如此火性情熱水性情寒天之性情則是箇健健故不息惟健乃能不息其理是自然有此○乾坤是性情天地是皮殼其實只是一箇道理○問云云曰性情二字常相參在此情是性之發非性何以有情○乾健也動靜皆健坤順也動靜皆順靜是性動是情○健之與順為性從之用是情○靜也專便是性動也直便是情）

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乾以龍為象龍之為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陽氣消息聖人進退

坤以牝馬為象者以其柔順而健行也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朱子曰敬夫云天之行健一息不停而坤不能順動以應其行則造化之功或幾乎息矣此語亦元病）

朱子曰陰陽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資乾以始即資坤以生（不爭得多時乾底亨時坤底便亨坤之所生資乾之所始者發變云万物資乾以始而行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生即坤元此說亦通）

乾是自然而然坤便有用力處

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有守

右言乾坤（此程子所謂性情也）

書甘誓王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孔氏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正義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時各有其德王者所共事法而有扈氏獨侮慢之所以爲大罪也五五行在人爲仁義礼智信威侮五行亦爲侮慢此五常而不行也有扈与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天子廢君臣之義失相親之恩五常之道盡矣是威侮五行也

書洪範王訪于箕子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孔氏疏曰水是五行之一水性下流鯀反塞之水失其逆則五行陳列皆亂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孔氏曰皆其生數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正義曰謂之行者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繫辭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如此則陽無匹陰无耦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爲水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爲火數也是故易說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當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

三陽已生故三爲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爲陰進八月爲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爲金數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爲土數此其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於無著生於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大劉與顧氏皆以爲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水既陰故潤下趍陰火既陽故炎上趍陽木金陰陽相雜故可曲直改更○王氏曰五者往來天地之間而不窮者以謂行五行之數以奇生者成而偶以偶生者成而奇故萬物之變至於無窮○蘇氏曰水至陰也必待天一加之而後生者陰不得陽不得孕而成也火至陽也必待地二加之而後生者陽不得陰則無所傅而見也五者皆然莫不生於陰陽之相加陽加陰而爲水爲木爲土陰加陽而爲火爲金苟不相加則雖有陰陽之資而無五行之用

易大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程子曰此簡宜在天數五之前今附此○朱子曰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者也天數五注五奇也地數五注五耦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古注天地之數各五五數相配以合成金木水火土天數二十有五五奇合爲二十五地數三十五耦合爲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正義曰天數五者謂一三五七九地數五者謂二四六八十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者若天一與地六相得合爲水地二與天七相得合爲火天三與地八相得合爲木地四與天九相得合爲金天五與地十相得合爲土也天數二十有五者總合五奇之數地數三十者總合五耦之數也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是天地二數相合爲五十五此乃天地陰陽奇偶之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變化以此而成鬼神以此而行也○朱子曰天數五者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皆偶也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耦爲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二十有五

奇之積也三十者五耦之積也變化謂一生水而六成之二生火而七成之三生木而八成之四生金而九成之五生土而十成之鬼神謂凡奇耦生成之屈伸往來者

記月令孟春之月其數八 鄭氏曰數者五行佐天地生成萬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爲後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 孟夏之月其數七 火生數二成數七但言七者亦舉其成數 孟秋之月其數九 金生數四成數九云同上 孟冬之月其數六 水生數一成數六云云同上○正義曰生物者謂木火七八之數也成物者謂金水九六之數也則春夏生物也秋冬成物也故易係辭云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注云精氣謂七八遊魂謂九六則是七八生物九六終物也引易曰以下者 下繫之辭也天陽地陰陽數奇陰數耦陽所以奇者陽爲氣氣則渾沌爲一無分別之象故其數奇陰數所以耦者陰爲形形則有彼此之殊故其數耦也

孟春之月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 正義曰天以覆蓋生民爲德四時各有盛時春則爲生天之生育盛德在於木位故云云 立夏盛德在火中央土 火休而盛德則土也○正義曰天曰時五行是天地所生而四時是氣五行是物氣是輕虛所以屬天物體質礙所以屬地四時係天年有三百六十日則春夏秋冬各分居九十日五行分配四時布於三百六十日間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則每時輒寄王十八日雖每分寄而位本未宜處於季夏之末金火之間故在此陳之也 立秋盛德在金 立冬盛德在水 按太史以此告天子者蓋欲其隨天順時以布政也故下文曰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此助春之生氣也餘時各因所宜爲則行賞封諸侯習合禮樂所以助長氣也秋則命將帥選士厲兵所以順肅殺之氣冬則賞死事恤孤寡者謂孤寡死事者之妻子也何嘗無有掩蔽及因殺氣之盛而及此欲忠義者之不徒死刑戮者之不憚死也秦人自以爲水德而一於用嚴急之政是未嘗知有月令也其亡宜哉

周子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及根陰根陽說皆見前篇

程子曰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

鑽木取火人謂火生於木非也兩木相戛用力極則陽生今以石相軋則有火非特木也蓋天地間無一物無陰陽

邵子曰陽先陰故水先成陰後陽故火後成陰陽相生也體性相須也故陽去則陰竭陰盡則陽滅 張氏曰天一生水陽生陰也地二生火陰生陽也太極既判之後則陽分陰未判之前則陰含陽人生之初精藏血中始化曰魄陽生陰也既生魄曰魂陰生陽也陰陽相生故形性相資精魄者形質也神魂者性用也志意相依動靜相資所以陰盡則陽滅陽去則陰竭

金火相守則流水木相得則然從其類也 張氏曰火克金故不守則金流水生火故相得則木然金流則夫剛而歸柔木然則子盛而母衰陰性趨下故金流則就濕陽性炎上故木然則就燥各從其類也○愚按朱子曰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邵子之言似本於此朱子下文又云利害相摩生火其甚多矣人欲和此又指人心之火亦名言也但其所謂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又曰月固不勝火其義未詳

水者火之地火者水之氣黑者白之地玄者暑之氣張氏曰虛以實爲基陽以陰爲地凡物之以先有陰而後陽施焉故陰爲道躰水氣陽則爲火實氣生陽則爲暑黑氣生陽則爲白猶魄氣生陽則爲魂也或曰黑安能變白乎曰夜之變晝幽之變明非黑而何乎黑者玄也玄之變白者天一之水也

火生於無水生於有張氏曰火生於無神也水生於有精也

火內暗而外明故離陽在外火之用用外也水外暗而內明故坎陽在內水之用用內也張氏曰火用外日之象也水用內耳之象也火以內爲躰外爲用水以外爲躰內爲用陽者用也。朱子亦曰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按日火外景金水內景本淮南子之說蓋清明者內景濁明者外景清明金水也濁明火日也道家謂日火揚光於外故日有蝕火有戶金水潛光於內故無竊以此爲養生之法收視反聽潛神不耀此理固妙只於治道物不相關若吾儒之道則當明而明离晉是也當晦而晦明夷是也

張子曰中央土寄王之說非也五行之氣分王四時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人見金木水火分王四時獨不見土之所主是以有寄王之說然於中央在季夏之末者以易言之八卦之作坤在西南西南致養之道在離兌之間離兌即金火

也是以在季夏之末一問四時取火何爲季夏又取一番朱子曰土旺於未月故兩之土寄王四季每季皆十八日是土計七十二日其它四行分四時亦各得七十二日共成三百六十日也。愚按張朱二先生所論不同正宜參玩又勉齋黃氏有火生金之說謂推其能就是以能生學者疑之又蔡氏嘗言非土生金也木火之反即爲金矣蓋春夏氣之舒秋冬氣之斂陽之極則反而生陰李公晦深辨其不然今不能盡錄姑附見于此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才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

下與陰陽升降土不能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清則生火燃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也朱子曰五行之說正蒙中說得最好一字不可增減。問

五行之說質屬土否曰此說亦只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卻不屬土問火附木而生莫亦屬土否曰火自是箇虛空中物問只溫熱之氣便是火否曰然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

朱子曰氣之精英者爲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爲金木水火土者神也在人則爲理所以爲仁義禮智信者是也

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

火中虛暗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坎中之陽也 又曰火中有黑陽中陰也水外黑而中明者陰中之陽也故水謂之陽火謂之陰亦得

右言五行

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朱子曰此叙命民四子作爲曆象以授民欲其及時以趨事也若順也昊廣大之意也曆所以紀數之書也象所以觀天之器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皆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也人時謂耕穫蠶績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此以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敬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宅居也嵎夷東表之地蓋官在國都而於測之方其處是此非但居於彼也曰暘谷者以日之陽出而名之也寅敬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平均秩序作起也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也蓋以曆之節氣早晚爲之次其

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日中者春分晝夜皆五十刻春主陽故以晝言也星鳥南方朱鳥七宿殷中也仲春者春分之氣盡以日景中星驗春之中也析分散也先時冬寒民聚於隩至是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溫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

中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中申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也化化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也所謂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永長也日永晝六十刻也火以東方蒼龍七宿火謂大火夏至之中星也因析而又析也以氣愈熱而民愈散也希少也希稀而革見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西謂西極之地曰昧谷以日所入而名之也餞送

行者之日納日方納之日也蓋以秋分之莽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宵夜也此時亦晝夜各五十刻秋主陰且避春之日中故舉宵以見日也星虛北方玄武七宿虛星秋分之中星也夷平也鳥退而人氣平也毛毨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朔方北荒之地謂之朔者朔之爲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也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象幽暗故曰幽都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日短晝四十刻也冬而主陰然無所避故直言日也星昴西方白虎七宿昴星冬至之中星也隩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氄毛亦以寒而生細毛以自溫也蓋既命羲和造曆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是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今按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星言者蓋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虛星昴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者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界於兩次之間者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聖人作曆推考參驗以識四時中星其立言之法詳密如此又按堯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日在斗昏中壁而中星古今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運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即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是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為天以歲為歲乃立差法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而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為七十五年蓋為近之而亦未為精密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咨嗟也嗟嘆而告之也暨及也朞猶周也歲周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曰三百六旬有六日者舉成數也按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初躔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歲之常數也故日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積之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皆不定十二失閏則子皆入丑而歲全不成矣蓋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既為可笑而農桑庶務皆失其時為害尤甚故必以餘置閏而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

洪範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歲月日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易豐彖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程子曰日中盛極則當昃昧月既盈滿則有虧缺盈虛謂盛衰消息謂進退天地之運亦隨時進退也

坎為水為月離為火為日為電

春秋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也杜氏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故以配日謂以子丑配甲乙也○王氏曰四時一歲曰歲辰歲星行一次也年辰午歲一歲是謂歲即年也時謂四時日謂十日從甲至癸也月從正月至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謂日月所會一歲十二會從子至亥也辰時也言日月聚會有時也○書胤征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注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則日食可知正義引昭七年左云云是辰為日月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也聚會為辰一歲十二會故為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也故為所舍之次集會也會即是合日月當聚共合今言日月不合於舍則是日食可知也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即不成共處以不集言日食也

記月令正義曰案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生一道一則混元之氣與大初大始大素同又與易之太極禮之太一其義不殊皆為氣形之始也一生二謂混元之氣分為二二則天地也與易之兩儀禮之大一分為天地同也二生三者三才也三生萬物謂天地人既定萬物備生其間也分為天地說有多家形狀之殊凡有六等一曰蓋天二曰渾天形如彈丸地在其中天包其外猶如雞卵白之繞黃揚雄桓譚張衡蔡邕陸績王肅鄭玄之徒並所依用三曰宣夜四曰昕天五曰穹天六曰安天今禮記是鄭氏所註當用鄭義渾天為說案鄭氏注考靈曜云天者純陽清明無形如鄭此言則天是太虛本無形體但指諸星運轉以為天耳但諸星之轉從東而西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星復舊處星既左轉日則右行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至舊星之處即以一日之行而為一度計二十八宿一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之一周之數也天如彈丸圍圓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渾天之體雖繞於地地則中央正平天則北高南下北極高於地三十六度南極下於地三十六度然則北極之下三十六度常見不沒南極之上三十六度常沒不見月是陰精日為陽精故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京房云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先師以為日似彈丸月似鏡體或以為月亦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闇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日下生也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鄭氏曰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為大數焉觀斗所建命其四時孟春者日月會於娵訾而斗建寅之辰也凡記昏明中星者為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正義曰云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者律歷志云十一月辰在星紀丑十二月辰在玄枵子正月辰在娵訾亥二月辰在降婁戌三月辰在大梁酉四月辰在實沈申五月辰在鶉首未六月辰在鶉火午七月辰在鶉尾巳八月辰在壽星辰十月辰在析木寅此是一歲十二會也[illegible]是其次之屬斗[illegible]隨天而轉行一月建一辰也其日甲乙日之行春東從青道發生萬物月為佐時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為日名焉乙不為月名者君統臣功也○正義曰日之行春東從青道者以星辰之次謂之黃道春時星辰西遊黃道近西黃道之東謂之青道日雖不移依舊而行當青道之上故曰東從青道云月為之佐者以日月皆經天而行月依從青道既佐於陽故云為之佐也知日依從東道者以釋云月行九道九道者並與日同而黃道二黃道赤道二黃道南白道二黃道西黑道二黃道北并黃道而為九道是與日同也云物軋而出因以為日名者以日能生養萬物臣功之出以為日功之名也云乙不為月名者君統臣功也者月既是臣日同有甲乙之功今獨以甲乙為日名不以為月名者日統領月之功猶若君統領臣之功以為己功也仲春季春日在甲乙同不重舉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仲春者日月會于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弧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季春者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

孟夏之月日

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孟夏者日月會於實沈而斗建巳之辰其日丙丁丙之言炳也日之行夏南從赤道長育萬物月為之佐時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強大又因以為日名焉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仲夏者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未之辰也中央土火休而盛德在土也其日戊己戊之言茂也己之言起也日之行四時之間從黃道月為之佐至此萬物皆枝葉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起故因以為日名焉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而斗建申之辰也其日庚辛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日之行秋西從白道成熟萬物月為之佐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又因以為日名焉仲秋之月日在角昏

牽牛中旦觜觿中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季秋者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之辰也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孟冬者日月會於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也其日壬癸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揆也日之行冬北從黑道閉藏萬物月為之佐時萬物懷任於下揆然萌芽又因以為日名焉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季冬者日月會於玄枵而斗建丑之辰也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言日月星辰運行于此月皆周匝於故處也次舍也紀會也○正義曰日窮于次月窮于紀者紀猶會也去年季冬與■相會於玄枵自此以後月與日相會在於它辰至此月窮盡還會於玄枵故云云星迴于天者謂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至此月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云云數將幾終者幾近也以去年季冬至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未得正終唯近於終故云云

禮運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鄭氏曰秉猶持也言天持陽氣施生照臨下也竅孔也言地持陰氣出內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時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若臣功成進爵位也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以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正義曰播謂散五行金木水火土之氣於春夏秋冬之四時也和而后月生也者若四時不合日月行度寒燠失所則月不得依時而生若五行四時調和道度不失而后月依時而生也云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者盈謂月光盈滿若臣之進受爵位是其伸也闕謂

月光虧損若臣之退位是其屈也○愚按日星垂乎天陽之為也山川麗乎地陰之為也秉者主持之謂陽主精氣故為日星之光日太陽也星少陽也陰主形質故為山川之竅播者布也謂陰陽二氣分為五行而布於四時也和猶合也謂陰陽和合而月始生也月太陰也太陰有質而無光其光受日光之多少月之朔也始與日合越三日而明生八日而上弦其光半十五日而望其光滿此所謂三五而盈也既望而漸虧二十二日而下弦其虧半三十日而晦其光盡此所謂三五而闕也方其晦也是為純陰故魄存而光泯至日月合朔而明復生焉和而月生者取此義注疏之說恐非又鄉飲酒義日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朱子曰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皆謂月三日月初生時也月言既生魄謂月十六日月始闕時也今此篇所言月三日而成魄則是漢儒專門陋學未嘗讀尚書者之言耳

禮器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陳氏曰孔記云云詩曰日居月諸出自東方又曰東方之日東方之月蓋月之始則

生於西則生於東

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程子曰日月之明有本故容光必照

光照惡子之道有本故光不及也〇朱子曰明者光之体光者明之用

楚詞天問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朱子曰陽音湯次舍也汜水涯也書云宅嵎夷曰暘谷即湯谷也爾雅云西至日所入爲大蒙即蒙汜也〇此問一日之間日行幾里乎答之曰湯谷蒙汜固無其處然日月出水乃昇于天其西下又入于水故其出入似有處所而其行里數曆家以爲周天赤道一百七十萬四千里日一晝夜而一周春秋二分晝夜各行其半而夏長冬短一進一退又各以其什之一焉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菟一作兔與兔同〇夜光月也死其晦也育生也月之生也〇此問月有何德乃能死而復生月何利而顧望之兔常居其腹乎答曰歷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旣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旣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于東而遡日以爲明乎故惟近世沈括之說乃爲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由其說曰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在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到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得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菟在腹之問則世俗桂樹蛙兔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眞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〇月只是受日光月質常圓不曾缺如圓毬只有一面受日光望日日在

酉月在卯正相對受光爲盛天積氣上面勁只中間空爲日月來往地在天中不甚大四邊空有時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則光從四旁上受於月其中昏暗便是地影望以後日與月行便差背向一畔相去漸漸遠其受光面不正至朔行又相遇日與月正緊相合日便蝕無光月或從上過或從下過亦不受光受日光但小耳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闔閉戸也開闢戸也陰闔而晦陽開而明角亢東方星曜靈日也〇此問何所闔而爲晦明旦東方未明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答曰晦明之問前屢發之其實亦陰陽消息之所爲耳陽息而闢則日出而明陰消而闔則日入而晦以何疑乎角宿固爲東方之宿然隨天運轉不常在東古經之言多假借也日之所出乃此之東方未旦則固已行於地中特未出地面之上耳

程子曰日月陰陽之精氣也又曰日月陰陽發見盛處

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

天地日月一也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也惟無成而代有終耳

〇北辰自是不動只不動便爲氣之主故爲星之最尊也朱子曰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些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問極星動不動曰也動只是他近那辰處雖動不覺如那射糖盤子樣北辰便是中心樁子極星便是近樁底點子雖也隨那盤轉緣近樁子便動動得不覺今以管窺極星見其動去只在管裏面不動出去向來人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推得是北極只在北辰頭而極星依舊動又一說那空無星處謂之辰康節說日月星辰日是四件辰是那天上分爲十二段底即十二辰天壤也此說是每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於角幾度即所宿

度是辰也故曰日月所會謂之辰又諸五緯說極星有三箇以星不動處不可挨若以天運譬如輪盤則極星只是中間帶了所以不動若是三箇不動則不可轉矣

邵子曰日行陽度則盈行陰度則縮賓主之道也月遠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張氏曰日自冬至以後行陽度而漸長夏至以後行陰度而漸短縮以陽臨陰爲客之禮亦不敢自肆此君所以禮臣夫所以禮婦也諸曆家說月一日至四日行最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夜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其行遲日夜行十二度餘二十日至二十三日行又小疾日夜行十三度餘二十四日至晦行又大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以一月均之則日得十三度七分也遠日則明生而行遲近日則魄生而行疾有君臣之義焉故易曰二多譽四多懼

陽消則生陰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陰盛敵陽故日望而月東出也天爲父日爲子故天左旋日右行日爲夫月爲婦故日東出月西生也張氏曰初三日昏爲入時月在庚上故生明見西方八日爲上弦日初入時月在丁上十五日爲望日初入時月在甲上故盛於東方十六日將出時月在辛上二十三日爲下弦日將出時月在丙上三十日爲晦日將出時月在乙上月與日合于乙上月本無光借日以爲光及其盛也遂與陽敵爲人君者可不慎哉天左旋日右行日東出月西生又子天婦之道陽之義也月望亦東出者敵陽也非常道也○朱子曰三日第一節之中月生明之時也蓋始受一陽之光而昏見於西方庚地八日第二節之中月上弦之時受二陽之光而昏見南方丁地十五日第三節之中月既望之時全受日光盛滿而昏見東方甲地是爲乾體十六日第四節之始也始受下一陰爲巽而其魄以平旦而沒於西方辛地二十三日第五節之中復生中一陽爲艮而下弦以平旦而沒於南方丙地三十日第六節之終全變三陽而光盡體伏於西北一月六節既盡而禪於後月復生震卦云○震一兌二乾三巽四艮五坤六每五日爲一節故曰震始用事日月陰陽交感之祇道家象此以爲修煉之法此參同注也因附于此

日月之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猶水火之相尅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張氏曰日月相對謂之望日月相會謂之晦日常食於朔月常食於望工知水火之相尅水之尅火大權而克之小人用力也火之尅水必隔物焉君子用智也月近日無光爲晦月與日而光盛爲望然日食於朔月食於望乃知小人在外雖盛必自危而其柔弱能爲君子以則處與不遠之間所以易窮君子而不隱揚庭也日多神比之時多月一年十二會十二望而有食有不食者交則食不交則不食也所以有交不交者日行黃道月行九道也亦有交而不食者同道而相避也

月體本黑受日之光而白張氏曰月體本黑者陰也受日之光而白者得陽之氣也

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

月者日之影也情者性之影也

陰中有陰陰中有陽天之道也陽中之陽日也陽中之陰月也以其陽之類故能見于晝陰中之陽星也所以見于夜陰中之

陰辰也天壤也
陽中陽日也陽中陰月也陰中陽星也陰
中陰辰也柔中柔水也柔中剛火也剛中
柔土也剛中剛石也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卷第三十五

張子曰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僅此五星以色言之亦有驗以心取之亦有以識○按漢天文志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辰星曰北方冬水知也聽也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主故四星皆失填星乃爲之動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轉旋於外此天
地之常體也常星不動純繫於天與浮陽
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
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
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從而右爾間有緩
速不齊者七政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
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爲陽精然其質本陰
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常星不
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
存乎物感可知矣填星地類然根本五行
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
質爲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
日惟木乃歲一盛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

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右二十五章凡二十二段說日月五星甚好〉
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耳不考日月出沒
常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
而已常星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
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北爲南日月
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
外也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
反交則光爲之食

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
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鈎之曲及其
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
望中弦則光爲之蝕精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
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
施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
月之形萬古不變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朱子曰星亦受日之光凡天地之光皆日
也
太一如人主北極如帝都〈問己蔡謂北極爲天之樞也以其居中故謂之北極以其周旋於十二辰之舍故謂之北辰不知然否曰以其居中不動衆星環向爲之樞軸天形如雞子旋轉極如一物橫亘在中兩頭稱定一頭在地上是爲北極一頭在南下是爲南極又問太乙曰太一是帝座即北極也以星辰位言之謂之太乙以其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云云〉
緯星陰中之陽經星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地上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却是陽氣之餘凝結者但經星則閃爍開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見〉

右論日月星辰〈按程子曰日月星辰之事聖人不言以是推之皆已星曆更不須言也以程子之說推之則日月星辰之事亦學者所當講也然今所載止取聖賢之言庶知其大概而已若史志所書曆家所著乃當別爲一書非此所能該也〉

易震爲雷巽爲風坎爲水離爲電 按諸卦有坎者可爲雲或爲雨

記月令仲春是月也雷乃發聲始電蟄虫咸動啓户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鄭氏曰主戒婦人有娠者也容止謂動靜 正義曰雷是陽氣之聲將之與陰相衝擊 發聲云季冬雷在地下則蟄蟲雖孟春動於地之上則蟄虫應而振出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以雷出有漸故云乃云始電者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升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蔡氏云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玉藻曰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所以畏天威也小人不畏天威慢褻或至夫婦交接君子制法不可指斥言之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言此時夫婦交接生子支體性情必不備其父母又有災

仲秋是月也雷乃收聲蟄蟲坏戶 雷始收聲在地中蟄內物也正義曰知動內物者以雷是陽氣之主於動不推地中潛伏而已至十一月一陽初生震下坤復卦用事震爲動坤爲地是動於地下是於此月爲藏故云動內物也

仲尼閒居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正義曰神氣謂神妙之氣也言神氣者氣從地出又風霆於土雷出於地故神氣須雷傳發於地

程子曰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電便有雷擊者是也 末句疑有誤字

雷風二物相益者也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兩相助益所以爲益

霜露星之氣異乎雨雪又曰霜與露不同霜金器是月之氣露亦星月之氣 看感得其氣即爲霜如言露結爲霜非也朱子曰霜只有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云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雨雪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有霧氣便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只是雨遇寒而凝[illegible]如雪先消

雹者陰陽相搏之氣蓋沴氣也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 按左氏昭四年王正月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鄭氏曰雨水陰也雹陰也而水氣在陰薄之則凝而爲雹雨雪而陽薄之則合而爲霰故程子云沴氣也

霹靂天地之怒氣也 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是人惡不善之心感霹靂之怒而死否曰是如此也問有使之者否曰人之作惡與天地之怒氣相擊故也[illegible]

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自西則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 長安西風而雨然未嘗見東風而雨[illegible]西則不雨何者東北陽[illegible]陰唱則陽不和故不雨[illegible]

龍陰物也出則濕氣蒸然自出龍之興雲不足怪 雲從龍風從虎云云如濕物在日下氣之自出木石之微感陰氣尚亦有氣則龍之興雲不足怪

虎行動則風自生

邵子曰陽得陰而爲雨陰得陽而爲風剛得柔而爲雲柔得剛而爲雷無陰則不能爲雨無陽則不能爲雷雨柔也而屬陰陰不能獨立故待陽而後興雷剛也而屬體體不能自用必待陽而後發也 張氏曰陽唱而陰從則流而爲雨陰唱而陽從則散而爲風剛唱而柔從則升而爲雲柔唱而剛從則激而成雷蓋主從先後陰陽不同也風雨自天而降故言陰陽雲雷自地而升故言柔剛天陽也陽必資陰故無陰則不能爲雨陽得陰然後凝而成雨地陰也陰必資陽故無陽則不能爲雷陰得陽然後發而成聲也此言陰陽之相資也雨之柔也屬陰者本乎天之氣也陰不能獨立待陽而後興者天之陰資於天之陽也雷之聲剛也屬體者出乎地之形也體不能自用必待陽而後發者地之陰資乎地之陽也大抵陰陽以數雖曰相資然陰無能爲必待陽而後有爲君臣父子夫婦之義也陽來則生陽去則死天地間所主者一陽而已是故陽一而陰二陽尊而陰卑對而言之則天爲陽地爲陰合而言之則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陰陽氣也剛柔形也既以陰陽言天則必以剛柔言地然地有柔剛天亦有柔剛所以先生之言錯綜而用之也風氣也雨形也雲半形半氣象也近乎形雷聲也近乎氣氣皆可以言天形皆可以言地自其始而言則風雨爲陰陽雲雷爲柔剛要其終而言則雲雷亦得言陰陽風雨亦得言柔剛或由天而地或由地而天蓋以天地相交上下同用也

雲行雨施電發雷震亦各從其類也 張氏曰陰唱陽和[illegible]

[illegible]雷霆[illegible]則光發爲電聲[illegible]霆各者陽先而陰從之激者陰發而陰制之也

吹噴呵呼風雨雲霧雷言相類也 張氏曰吹爲風噴爲雨呵爲雲呼爲霧聲爲雷此人與天地之相類者也然以不相類者人有心而天無心其故在於有心人欠其機巧詐僞則人不若天矣

有雷則有電有電則有風雨生於水露生於土雷生於石電生於火電與風同爲陽之極故有電必有風 張氏曰雷者震之氣也電者離之氣也風者巽之氣也陽爲陰所制怒而爲雷怒而極則爲電陰已不能制矣散而爲風則反制陰也故風電皆陽之極雨者木之氣也則爲[illegible]雷雷出於石雷生於火有雷則爲雷火山[illegible]於石也

木之堅非雷不能[illegible]草之柔非露不能潤 張氏曰木者地之剛雷亦地之剛[illegible]之柔露亦地之柔[illegible]相合

張子曰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

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

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

暑正 朱子曰橫渠此論極分曉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爲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爲陰氣壓墜而下也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爲雲也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爆開而爲雷也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則旋繞其外不已而爲風至于散陰氣乃已也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曀霾之類皆陰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雹水雜霰或言雷乎〇又按隋文帝致六月震人大雷少爲霹靂之帝曰六月雷乎雷霆天所行何不可之有胡氏曰雨雷猶人君之號令雷霆猶人君號令生成萬物之時固有雷雪而雷震於昔殺物何以爲戮雷雲而乘殺殺人其違天多矣或問雷霆何處有雷霆有形耶有神耶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氣類聚散闔闢之所爲也可以持言不可以形論非如世俗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只聲陽也光陽也光發而影隨之陽氣奮擊勢出之勢也電雖小則震亦小電大則震亦迅大震電交至則以有雨電而不電電而不震則陰氣凝而閃聚之有疏密遲速也曰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本乎天者氣行形則屬于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爲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或值之則書咎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電之閃爍微茫加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陽光爲陰雲所映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必入于幻妄怪誕之說而終不能明也君子窮理之學要也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

蝃蝀者陰陽氣薄而日氣見也 有二日其全見者是陰陽氣薄處不全見者是陽氣厚處

朱子曰雪花所以必六出者六者陰數天地自然之數也 太陰玄精石亦六稜

龍水物也其出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然雨者陰陽之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爲也 問龍行雨之說曰云云

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下氣上升故未能雨 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有雨又曰如甑有蓋其氣蒸鬱而汗下則爲雨甑不蓋其氣散而不收則爲霧

風與天相似旋轉未嘗息也 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蓋亦可見

霧者氣鬱積之極而迸散者也 如今之爆散

雪非能爲豐年其所以然者以其凝結陽氣在地至來歲發達而生長萬物故也

雨與露不同雨氣昏而露氣清也露與霧不同露氣肅而霧氣昏也

露之結爲霜然露滋物而霜殺物 露後露未凝則陽也故生凝則陰實故殺

右論雷霆風雨之屬

書大禹謨帝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
其依龜筮協從葉氏曰卜筮以稽疑而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此所謂无疚而天弗
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按六經之言鬼神始於此其言最宜詳味○又益贊禹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孔氏曰
廿世悉未發蘇氏曰以感物曰誠似得其指
伊訓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
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又太甲曰先王顧諟
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又申誥于王曰
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

其為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
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
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
王鄭氏曰二公欲卜於廟周公曰未可以憂我先王周公欲自以身請之故以此言止二公也○或問周公之金縢不
程子曰周公誠心欲代其兄豈問命耶又曰至誠可以動神○呂氏曰周公之卜但自為其禮二公之卜乃動朝廷
王與大夫盡弁之類先王之心豈不感哉○蔡氏曰若二公之卜而乃自以為功者蓋二公不過卜武王之安否
周公欲以身代兄之切危國之王忠誠懇於祖父之前如丁文者有不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為功也又二公穆卜則必
宗廟用朝廷之禮如此則上下喧騰而人心周公不於宗廟而特為壇墠以自禱也
史乃冊
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

黄言乙日卅六

十二

孔氏曰習因也以三王一、龜卜一揩同吉三兆既同吉是習吉
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公視兆曰如此體兆王其無害之公但用
○唐孔氏曰周禮太卜三兆之下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
其頌皆千有二百占兆之書則彼頌是也周禮占人凡卜簭君
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鄭氏以周公曰體兆謂體
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攻既故王之命必出
親視兆觀省斷不惟占體而已○張氏曰周公為武王故占龜
非常也○林氏曰蔡氏簭先發吉之於同○呂氏曰古者[illegible]神元卜
藏之物皆不敢發蔡則藏之非周公獨留待後來自解之計
出○陳氏曰古王[illegible]無[illegible]吉氏[illegible]三王之命而永終是圖
矣然後者即[illegible]所謂[illegible]侯也
試行也言三王皆念武王後之安也

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書孔氏曰堯[illegible]

[illegible]王與以顓頊[illegible]重所司[illegible]
[illegible]民神雜[illegible]天地不通何也
[illegible]重黎[illegible]位[illegible]
[illegible]司地以[illegible]民使[illegible]無[illegible]

書記甲千六

十三

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
使復典之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則重黎之後羲氏和氏即
羲和即和楚語司天屬神司地屬民令無相侵瀆天在上民與地在
下定上下之分使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災厲不生○蘇氏曰
瀆之亡也有神降于莘則此類○劉氏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人
道治則天地得其位萬物安其常陰陽調其序人道不治則上
下交亂失其名號不變其體[illegible]不能其氣雖不敗純具政擾矣
故古之治天下者必有神明之官以序天地之事皆為民
昔也觀下者本于治者也以神之事皆屬天民之事皆屬地
毋以民亂神毋以神亂民則天地之道得矣天子祭天諸侯祭
土境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一
天子有常祀有常享有常禮有常等而不可無[illegible]
人鬼而不享故曹[illegible]有[illegible]上下有等而不[illegible]
天地與山川祀非其鬼而褻之[illegible]女不[illegible]
以子之親無吾臣之節下者乃為褻視[illegible]天下常百[illegible]人可
謂治民乎○楊氏曰分北三苗[illegible]
傳曰蠻夷猾夏[illegible]於民[illegible]三苗[illegible]
命於神也[illegible]人將假此以作亂如漢末張角[illegible]

亡十六莫明先以刑此假鬼神以成其惡者也○呂氏曰上之不公乎爲政則善惡分明善者得福惡者得禍民不罔罪尤天下事不神杖狄之中或疑之人或謂之鬼故有所其鬼而受其福以命重聚分別禍福天子祭天地諸侯祭方岳無人則受其報者而已大抵治出神怯身以不興者只爲吉惡分明所以流不求之神乎治乱世善廷不明所以欲事信神求言見吉命也

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保邦國鄭氏曰謂祀之祭之享之之礼也唐孔氏曰天神地示人鬼之示問地何以曰祇朱子曰祇只是示字蓋天垂三辰以著象地亦顯山川草木以示人所以曰祇示又別言君之鬼曰氣之清明者曰神日月星辰之類是也以變化不可測故本示字以有示之可見山川草木之類也曰天地又從著至八則死爲鬼矣从後鬼謝之本作鬼帥學之令其扃六閉鷄犬以上皆天神靈各從其類之謂也胡氏論之曰夫天之爲天非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昔人以積氣名其氣以蒼蒼名其形皆非知天者也莊周氏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言天無色也無色則無形無聲無臭皆舉天日月星辰之繫乎天皆原於自然莫使之然而自然者無所宗也若謂有記則是以形相屬一體乎形能不壞乎子貢曰天不可階而升謂無形也仲尼之言天地山川也皆以自然至著明之地則始於埽土山則始於卷石水則始於一勺是皆可見之物也但天曰天斯昭昭之多夫昭昭果何物哉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不了離於昭昭之多昔人言天未有親切顯白如仲尼者非窮理不足以知天非盡性不足以盡天天果孰乎哉故自其主宰而言則曰天命自其稟受而言則曰天性自其無息而言則曰天道自其不忒而言則曰天理自其主宰而言則曰天心自其覆物言則曰天覆自其法度而言則曰天叙自可推而言則曰天敍因其秩而言則曰天休自可去而言則曰天則與德應而言則以天變自不可犯而言則曰天威天豈遠乎哉故窮理盡不可使窮理盡性則知其非一物也故詩書易春秋語之言皆稱天神之曰上帝皆祀之言皇天后土名山大川曰在爾有神明神不專乎天矣至周禮乃有所謂天神者此言統禮而祀之言也夫人死曰鬼以鬼所有形生於象聲色其精者好六字爲所皆見而可想也天神地示豈有形聲象色嗜好如之可想乎枯者不知天於是以事人鬼之心而億度之浸淫於黃老浮屠氏虛無幽渺之說謂天之上又有天焉其多至於三十有三而宮室衛不服皆擬諸人主所用而加以宏闊侈麗之致於是人主之修祀從諸者謂已至聖與天相接或令其語言或獲其衛衛或身其詔告降契則又大興土木崇飾像宇偽而事之周遍四海謂以神道設教而惑矣莫不若方士實誤詩張侈其心意而至此也夫子而不知父不足以爲子帝王繼天而爲之子可以不知天乎知天者能繼天而居其位故成湯敬夏桀之罪曰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夫子而命人臣而矯詔也可以敢欺民力以事之高又宗臺萬從爲天子也皆方萬達無所至極而其神從不得而見也莫謙之無足云者他皆自謂知所事而擅其本之其所欲信而敬從者乃爾豈不聽於後世者哉按胡氏之論大集得之然周禮天神也示之名皆以理言未可以實其非也讀子說見後

春秋傳莊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内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杜氏曰事祭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鬯宜用鬯服上青以此類祭之王從之内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祝大祝宗宗人史大史應區嚚皆名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

依人而行（唯虎是也）號多凉德其何土之能（[illegible]）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
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
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
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
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
子產立公孫及良止以撫之乃止（泄子孔之子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爲大夫使有宗廟）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
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及子產
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
產曰能人生始化爲魄既生魄陽曰魂用
物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
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
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
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
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
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
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程子曰伯有爲厲別是一理朱子曰[illegible]死生之）

（常理也又曰左傳[illegible]而有[illegible]以附形之初言之必先[illegible]此非[illegible]有[illegible]不[illegible]也又曰伊川云云[illegible]人氣未當[illegible]強死自是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便有所歸[illegible]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又曰子產此語雖[illegible]理[illegible]又曰伊川云云亦自有這般底然亦是不得其死故氣未散少間亦不能不[illegible]）

心之精爽是謂魂魄（見前心篇）

易大傳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程子曰[illegible]此只身自得[illegible]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illegible]爲[illegible]變則[illegible]聖者[illegible]也又[illegible]知鬼神[illegible]狀[illegible]曰有[illegible]又曰既有情狀[illegible]必有鬼神矣[illegible]易說鬼神便是造化○朱子曰原者推之於前[illegible]）

及僻氏輪廻之説則有疑焉今以講者分生字論謂了上説
曰聚伸散屈是理不必附會張子之氣換然方伸之説反此得七
地間如大洪鑪何物鎔鑄不盡此乃聚散之常理既久之又然
其散也有遲有速故程子曰氏曰譬火一爐即滅然灰尤熄与
成成焉宮觀之三月乃散即其理也于此以了至論伯有行而
未了謂人死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然
只然者不可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
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无是理也又曰
氣久必散人説神仙一代説一項底世説不知其後不復説
香以來許神出今又不復説香將來地亦只是散了分外許者
然又亦不能不散聞此即理氣歸于天與形魄歸于地之説
如何只魂氣歸于天是消散了正如火煙騰上有散而已論理
大概只是如此然亦有死而未遽散者亦有冤恨而未散者然亦
不曾甚生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釋云在天言其既沒而其
精神上合於天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問恐只是此理上合
於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或問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
又能全而不失故其沒也其氣上合于天曰也是如此這又微
妙難説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无常

小入口七十　讀甲三十六　十八

不可窺測者如此看方活合數説而觀之則聚散之理其幾可
推矣又觀若而問佛氏輪廻之説既爲善者死則復生爲善人
爲惡者死則復爲禽獸之類切恐有此理何則凡稟中氣以生
者未始不同聖人先得人之所同者而擴充之故能保合大和
至死其氣冥會於中和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復生爲人之理
惡者平居作惡而中氣已喪至死其氣則會于驕戾之所造化
之中自然有爲禽獸之理故曰恐有此理也程子答曰未知生
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知原始則能要終矣而胡氏於讀皇奏
王不頗復生其王家其辨論具詳大畧謂佛之言曰衆生各因
注業而上推合使世以皆爾此以證死生其不能然則愛欲潮
本死於此生於彼或人而爲畜畜而爲人輪轉相續无有窮已
故人貴修行精進不殺禽獸恐於殺身隨念之善即生樂地除
其不然者請有以質之一毛鱗介者天地之物在天地
間抑有定數乎抑无定數乎死必更爲人安知人死爲畜畜死
爲人可若有定數則自古及今人與禽獸相爲死生不漏此數
以人數論之人殺禽獸不可少爲矣禽獸能殺人者无幾矣是
世禽獸日加多充滿于宇內人日加少遂至於无人然後以殺
復之事信矣而有不然者太平之際人得其食海內之戶以千

萬計于時動物亦不可勝用上下以爲足若禽獸則宜
耗而反加多使亂之後人失其養或至于里无煙火絶于
此庶類亦不能獨茂求之輪廻若人死爲禽獸則宜耳牛多而
反以彫耗此以曰觀之卒而質之者也人之類亦至於此
識知固在之而不能大察也其爲也其新以一論大重
人亦不能其身知窮理之分際也死之毘以之以
時或乎之而窮之理説而質也死則不能安停之蔣之覆然而
覺然其實理之則其味寡莫也凡者且異又見元氣説離形
知之是火知靈混處不可虛妄曰我有一食自言之讀者
之爾理善亦有所感而亦而人乃出又人無故害乎而笑之者
二説其言人死爲禽獸之殊則輪轉之有無可可疑矣或曰自覺通
明以二言人死爲禽獸之殊則輪轉之有無可可疑矣或曰自覺通
亦恕之理莫當而明之又云人死則類於禽之類等耳而求
二則曰死則氣散屍與速其常也有記三言是偶然禽獸
不常又生禽言禽生者亦能爲生然非其常也問人死爲禽獸
恐無此理然嘗見永嘉人家生子耳上有猪毛猪皮者何也曰
此不足怪但是禀得猪氣耳此
又輪廻之辯也學者其參考焉

宮二十六　十九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説萬物者莫説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成萬物也 朱子曰神者以萬物而言者也盖天地之即指神而言神是理之發用而乘氣以出入者故易曰云云若將神字全作氣看則誤矣

論語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朱子曰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南軒曰非其鬼上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其分所不可踰蓋天理也有是理則有是神若於非所當祭而祭焉既

而其神何有之有哉其心之所發不誠爲誠而已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〇范氏曰有其誠則有其神无其誠則无其神

子不語怪力亂神 朱子曰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〇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〇南軒曰聖人一語一默之間莫不有教存焉語怪則亂常語力則妨德語亂則害治語神則惑衆故聖人之言未嘗及此也然就是四者之中鬼神之情狀亦豈不言之乎特明其理使人求之於心若其事則常言之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朱子曰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无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无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〇或問行禱五祀著於禮經今子路請之而夫子不從何也曰以理言之則聖人之言足矣以事言之則禱者臣子至情迫切之所爲而非病者之所與聞也病而請禱則異不安其死而諂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爲是哉曰然則聖人之言乃不及此而直以爲无事於禱何也曰是爲有疑而問者然以理言則聖人之言決於理而不屑於其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一至於天子而後數人之矣蓋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也於其所不及知則胡氏之說得之〇胡氏曰詩雖爲禮之禱而下禮之上冀可以身至一之情有不可察者故聖人之所禱實蔽爾爲君子不自爲也惟君父則可而亦不必以其病爲禱非其祀則其言祀而已又安取禱乎子路所謂上下神祇者其非大夫之所得禱也此雖之後世杞與之失又豈可勝言哉又曰上下神不當人一理夫子道參天地誠洞幽明而明所以爲禱也所禱何禱哉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朱子曰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〇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〇朱子又曰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無欠闕到死時乃是生理已盡安於死而無愧又曰事人以盡其道是也知生是窮理是要知得人之所以生則知死是要曉得生所以生之理則能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亦然苟非其鬼而事之則諂矣〇問云云曰若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家正當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須要一一盡得這道理則死了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矣

義之所宜如何學者要知有事當思是理會底日用實切工夫又曰鬼神事自是第二著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 朱子曰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〇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〇或問鬼神者非祀典之正耶則又使人遠之何也曰理之所當祭者祀之以其正也遠者以其幽故敬之而不瀆若其非正則聖人豈復使人敬之哉蓋在上則祀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耳人要知所以慢之也〇問敬鬼神而遠之如何曰人之所以敬山川之神與夫先比其尚教至如世俗之禮淫祀則不必敬亦不必遠之然所謂敬鬼神者如龜卜筮亦不可不信但不可瀆也然文仲山節藻棁以居蔡亦不知之大者

禮運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

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 正義曰鬼神謂生成萬物之鬼神也四時變化生成萬物皆鬼神之功餘說見前禮論

樂記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鄭氏曰教者天地[illegible]或救皆也[illegible] 德說黃帝曰[illegible]又[illegible]其神百子春秋傳[illegible]若敖氏之鬼然則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賢知之精氣謂之鬼[illegible]云精氣爲物游魂爲變[illegible]之鬼物[illegible]論金木之[illegible]神又聖人與人[illegible][illegible]子曰[illegible]云鬼神[illegible]入中[illegible]人[illegible]之會[illegible]

中庸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二氣之良能也〇朱子曰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以二氣言則陰爲鬼陽爲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人物皆然不離乎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illegible]物之體而物之所不能遺也[illegible]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大詩

大文四小五〇四五

甲之三十六

二十二

[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世思[illegible]死生鬼[illegible]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誠者眞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〇或問鬼神之說其詳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予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嘘吸者爲魂耳目之精明者爲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爲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爲神陰魄爲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其升降爲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爲神往者既屈而爲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以言之亦各得其義焉學者熟玩而精察之如鄭氏所謂體自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曰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也曰以天下之物莫非鬼神之所爲也故鬼神爲物之體而物無待是而有者然曰爲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言順耳幹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焉有以之事亦猶是也〇問體物而不可遺曰有是物便有鬼神凡天下萬物萬事皆不能外夫鬼神曰不是有上一物便此鬼神乃是有此物方有此鬼神又至有此物又不能違夫鬼神也體物而不可遺用拽轉看將鬼神做主將物做賓方看得出是鬼神去體那物鬼神却是主也前輩以體物言者非謂陰陽說體物云云只是就陰陽上說末後又卻以祭祀言之是如何曰此是就其親切著見者言之也若不如此說人必將風雲山澤做一般鬼神看將廟中祭享者又做一般鬼神看故即其親切著見者言之欲人會之爲一也問章句云性情功效性情乃鬼神之情狀所當知所謂功效者何謂曰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是功效又曰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所謂一物而兩體其然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也在人者以[illegible]之精之陰而歸爲陽故陽爲鬼而魂爲神以運言之則消爲鬼息爲神[illegible]而以鬼爲主魄性靜故方其歸也非無魂也而必以[illegible]生則[illegible]初無二理矣〇問或問中取鄭氏說云口鼻之[illegible]耳目之精明者爲魄先生謂此語指血氣之[illegible]以陽言耳目之精明以陰言口之[illegible]

日之三十六

二十三

也耳之精明何由以以而言司醫家以耳屬腎則精血盛則聽精血耗則耳聵矣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禮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真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神來至時自家那者便滿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其萬物若謂其有物來則馬以從而來則又誤矣

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

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

合鬼神教之至也 鄭氏曰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合鬼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正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者言神是人生存之氣氣者是人之盛極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者言人之形體者鬼之盛極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者言人死神上於天鬼降於地聖王合此鬼神以祭之是聖王設教致其如此也○魄曰氣謂噓吸出入也者謂氣在口噓吸出入此氣之體無性識也但性識依氣而生有氣則有識無氣則無識則識從氣生耳目之聰明為魄者魄體也若無耳目形體不得為聰明合鬼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者人之死其神與形體分散各別聖人以生存之時神形和合今雖身死聚合鬼神似若生人而祭之是聖人設教興致之令其如此○按教之至也蓋謂聖人以此虛神為可孫者知祖考雖亡其精魂猶可合一盡其精誠以承之有感格之理其所以教人也至矣不必以全為致也

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

陰為野土 陰讀為蔭言人之骨肉蔭於地中為土壤 其氣發揚于上

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焄謂香臭也蒿謂氣蒸出貌也上言眾生此言百物明其與人同也不如人貴耳○正義曰此經人氣為神言人生時形體與氣合共為生其死則形與氣分其氣之精魂發揚升於上為神靈光明也百物之氣或香或臭蒸而上出其氣蒿然也此是説氣也精靈之精氣為昭明……是一物也言人氣揚於上

與百物同但人情為多故特謂之神神之著也著發揚明是人神之著

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 明命猶尊名也尊極於鬼神不可復加也黔首謂民也法使民亦事其祖禰鬼神民所畏服○正義曰因物之精制為之極者言聖人因人與物死之精靈尊極之稱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者明猶尊也命猶名也黔首謂萬民也則法也尊名人及萬物之精謂之鬼神以為民法則也百眾以畏萬民以服者百眾謂百官眾萬民謂下眾民既尊之以鬼神不皆畏敬之故云云也○贊曰鬼神之是人物之精魂鬼神是尊名不尊故尊而名之為鬼神是加畏敬之也所以名鬼為理者言鬼神本是神故下文築為宮室外它名不可復加也此經鬼神本是神故下文築為宮室宗祧其實此鬼神……地成物者是百物之魄謂之鬼對則精靈為魂形體為魄左傳云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形為魄氣為魂若散而言之總於性識無鬼……昭二十五年左傳之精爽是謂魂魄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天奪伯有魄又對而言之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散而言之通曰鬼神

聖人以是為未足也築

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

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眾之服自此故

聽且速也 正義曰古謂先祖追而祭之是反古也始謂初始父母始生已今追祭祀是復始也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

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眾反始也薦黍稷

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

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二端謂氣魄

也更有箇名云鬼神也二禮謂朝事也薦黍稷也朝事謂薦血腥時也並
腥時也薦黍稷所謂饋食也禮器曰饋食者以蕭光取
蕭祭脂也光猶氣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間以俠甒謂雜以兩甒醴酒也相愛用情謂此以人道祭之也
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首其類也○孔氏曰報以二禮者謂此
氣魄以二者祭之報氣謂朝事之節也報魄謂饋熟之節也建
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者此明報氣之義
也朝事謂早朝之事薦血腥時也謂燔燎羶薌於堂以報羶香臛以
蕭光觀雜也光謂氣也謂燔燎羶薌合黍稷臭陽以蕭氣此等
三祭是以報氣也薦黍稷者謂饋食時薦黍稷羞肝肺首心
者羞進也謂薦黍稷時進肝與肺首與心殷祭以肝周祭以肺
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皆謂薦黍稷之時兼此物祭也間以
俠甒者俠甒謂祭黍稷之時兩以兩甒醴酒加以鬱鬯者言非
但薦熟是報魄所以然者亦是報魄也以魄在地下鬱
鬯灌地猶是祭初亦是報魄不當薦熟之時故云初也以報魄
也者薦黍以下皆是報祭形魄之氣教民相愛上下用情者言
此饋熟之時皆以飲食膏味偏於衆數是教民相愛上以恩賜
逮下下受上恩報故上下用情禮之至也至謂至極也謂報氣
報魄二禮備足禮之至極也○首本也報氣以氣者以氣是天上
還以氣報之報魄以實者以魄是實還以黍稷實物報
之各本其事存也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

從事謂修薦可以祭者也○陳氏曰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
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旣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
臭陽達於牆屋故旣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愼諸此魂氣歸
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
先求諸陰又曰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
升首報陽也○義曰灌用鬯臭者鬯謂鬯氣也未殺牲先酌鬯
酒灌地以求神是尚臭也鬱合鬯者鬱金草也釀秬為酒煮
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調鬯也臭陰達於淵泉者用鬯酒灌地
是用臭氣求陰達於淵泉也灌以圭璋用玉氣也者以圭璋為
瓚之柄也灌以瓚也瓚以潔故用玉氣者先求神後迎牲也
致陰氣也者解所以先灌是求諸陰也先致氣於陰故云致陰

氣也蕭合黍稷者周人尚臭取陽也取蕭草及牲脂合黍稷燒
之也此謂饋食時也臭陽達於牆屋者謂以蕭合黍稷之臭氣
求陽達於牆屋也故旣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者謂堂之時
節也旣奠謂薦孰時也於薦孰時祝先酌奠奠於鉶南之後乃
尸未入之時是又取香蒿以脂膋合黍稷燒之於宮中此又
求諸陽之義也又禮運曰以嘉魂魄是謂合莫鄭氏曰莫無
也亦合鬼與神之義故附此○問於範云云朱子曰神氣屬陽
故謂之人精陽氣陰氣所附之理然方其生也陰之理已附其中
矣又曰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鬼神之露
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焄蒿使人精神悚動處是悽愴如
武帝致李夫人其歷也肅然是也問草木土石有魂而無魄否曰
精氣為物物有體便有精氣方有魂魄草木土石不可
以魂魄論但此氣便是魂精便是魄譬如燭燈燒香此便是魂
便是魄眼光者魄之光焰者魂之燄問鬼神各有分別如耳
目是体聰明是魄口鼻呼吸是魂者鄭氏之解也又問陰神是魂
魂陽神也魄陰神也此說好又問人生始化曰魄如何是始化
曰是胎中初略成形時又曰夫子答宰我鬼神說甚好人死
時魂氣歸于天體魄歸于地所以古人祭祀燎以求諸陽灌以

求諸陰朱子以其氣發揚于上云云曰人氣本上騰這下面盡則只
管騰上去如人之暖氣只管騰上去冥者隨遂散盡矣曰然又曰鬼
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明皆是在人則精是
魄魂是神又曰先儒言口鼻之噓吸為魂耳
目之精明為魄也只少得大總更有母子在便是坎離水火
暖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神會思
量計度底是魂會記當底是魄又曰死者曰魂而明耳而照者是
魄之用老氏曰載營魄是以魄為主義魄是一个晶光堅凝之
物釋氏四地水火風其說口人之死也風火先散則不能為祟
蓋魂先散而魄尚在只是消磨未盡少間自銷了若也水先散
而風火在是則能為祟蓋魂氣猶存爾又曰精魂則魄不能以
自存今人多思慮役得精魄與魂相離了老氏便只要守得相
合所謂抱一也然宰在這魄不得動又曰魂散則魄
便自然下人說死鬼死只是落了便是如此又曰萇弘死三年
而化為碧此所謂魄也如虎威之類弘以忠死故其氣凝結如
此又曰鄭氏注經言子曰魂是陽之神魄是陰之神所謂神者
以其主乎形氣也人之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禀得許多氣須有
箇盡時盡則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

黜渺之功謂之降也問聖人凡言鬼神皆只是以理之屈伸者言鬼者屈也神者伸也屈者往也伸者來也屈伸往來之謂也至言鬼神禍福吉凶等事亦只是以理言蓋人與鬼神天地同此理無有不善人能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其於禍福亦然此豈謂天地鬼神一一下降於人哉如書稱天道福善禍淫易言鬼神害盈福謙亦只是這意思蓋善者循理者也自當得福淫者違理者也自應獲禍自是道理合如此安有所謂鬼神降之哉然嘗觀祭義有曰氣曰精曰昭明又似有物何也曰此子所謂無形鬼神也鬼神固是以理言然亦不可謂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以鬱鬯以其有氣故以氣求之如禍福吉凶之事則子言是也問氣曰魄曰魂為氣為神於未嘗此是氣為則氣是魄人之語言動作是氣屬神精血是魄屬鬼發用處皆屬神是氣定底皆屬是魄知識處是神記事處是魄人初生時氣多魄少後來魄漸盛到老魄又少所以耳聾目昏精力不強記事不定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正義云風雨雲露並益於人故皆曰神而得祭也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鄭氏曰折棄敗之言也鬼之言歸也五代謂黃帝堯舜禹湯周○問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程子曰只是氣蒸成耳又問既有祭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才有水旱便去廟中祈不知雨露從何而出卻於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卻不說著卻於土木人身上求之可乎

西山讀書記甲之三十七

程子曰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

又曰鬼神造化之迹也問云云朱子曰風雨霜露四時代謝又問此是迹可得而見又曰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何也曰說道無又有說道有又無物之生成非鬼神而何然又去那裏見得至於洋洋乎如在其上是又有也又曰天地之間只是此一氣耳來者為神往者為鬼譬如一身生者為神死者為鬼問功用妙用曰鬼神者有屈伸往來之迹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皆鬼神之功用此等可見者也忽然而來忽然而往方如此又如彼使人不可測知此鬼神之妙用也又曰其跡見而見於功用者謂之鬼神至於不測者便謂之神所謂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妙處便是神又曰功用是有迹底妙用是無迹底妙用是其所以然者又曰功用兼精粗而言是說造化妙用以其精者言其妙不可測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為神死底為鬼以四時言之春夏便為神秋冬便為鬼又如晝便是神夜便是鬼以氣言之呼是神吸是鬼又曰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公平正直鬼神若所謂嘯于梁觸于胸此則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曰古之戰場往往有鬼彼皆強死團宜未散問此亦造化之跡乎曰若論正理則如樹上忽生出花葉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此便是造化之迹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則便以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以為怪異耳如家語云夔魖罔象之屬皆是氣之雜揉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但既非理之常故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也

鬼者往而不反之義

釋氏道家之論鬼神可笑之尤者也道家尤甚以至說人身上耳目口鼻皆有神

世間有鬼神憑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

全不信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
已
今之雜信鬼怪異說者止是不先燭理者
於事上求之安有盡期亦用力於學而已
矣
土地之神社稷而已 范文甫將赴河清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曰正者謁之如社稷先聖是也其它古先賢哲亦當謁之又問城隍如何曰城隍不典云云又問恐駭衆爾曰唐狄仁傑毀江浙間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吳太伯伍子胥耳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同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
除神祠然後人為善
曰之三十一
二
邵子曰鬼神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
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
手足草木之枝葉華實顏色皆鬼神之所
為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耶聰明正直有
之者誰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
耶皆鬼神之情狀也 張氏曰[illegible]行於天地之間者謂之鬼神鬼神者太極之[illegible]氣小理行乎兩間為天地之用有所以為其狀也理其情也
氣形盛則魂魄盛氣形衰則魂魄亦從而
衰矣又曰魂隨氣而變魄隨形而止故形

曰卅七
三

神只是氣然神亦來者只也天地間無一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
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便達於氣便與這屈伸
往來者相感通問祭而伸者爲神往而屈者爲鬼凡陰陽魂魄
之遊吸皆然不獨死者爲鬼生者爲神故橫渠云神示者歸之
始歸往者來之終曰然判語之中又曰有屈伸口祭祀致享
鬼神來格便是就既屈之氣又能伸也所謂魂氣則能既屈而伸
若魄既死既不能復伸矣曰也能伸蓋亦則倶與初
祭祀致氣都處未之面方上下便是皆有感格之理

九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
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
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藍田呂氏曰鬼神者二氣之往來耳物感
雖微無不通於二氣故人有是心雖自謂
隱微心未嘗不動動則固已感於氣矣鬼
神安有不見乎

范氏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
神

上蔡謝氏曰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
其鬼乎往來不息者神也摧仆歸根者鬼
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
何也人以爲神則神以爲不神則不神矣
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仁

聖人所爲神明之也 又或問死生之死謝氏曰人死
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曰余當
時亦嘗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
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此便是答底語○朱子曰鬼神上
蔡識得好如曰可著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可者是合當祭
如祖宗父母這須著盡誠感格之不要人便做死人看待它不
可著便人處之不使人致生之不可者是不當祭如閒神野
鬼便要人處之不要人做生人看待它我不管它便無了

鬼神天地間之妙用祖考精神即我之精
神 問先王祭享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
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格有廟必於
淺與宣言之雖然如是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有
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斷制得去如得曰如此卻是鶻突也曰
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
辟塞間觸目皆是爲它是天地間妙用云云○朱子曰古人因
祭祀便招呼得來問祖先已死以何而來曰只是以我之氣
承接其氣便是有來底道理○問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

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彼之無先生曰神
致之氣常是伸而不已人死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
有久速之異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來則
俱來然非有一物積于空虛之中以待子孫之求也但主祭祀
者既是它一氣之流傳則盡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寓此也
又問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齋戒祭祀則可以來格若旁
親外親之屬則其精神非彼之精神矣豈於此但以感之而不
以意乎先生曰但所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從一源
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人死雖是魂魄
各散然之魂又散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魂魄要定相合聖人教人
子孫常常祭祀是要聚得它○問上蔡云先生曰有其誠則
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
無便是合有底當有合無底當無上蔡而今都說得鑑了這合
當道合有底從而有之則有即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
今卻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問性即是理不可以聚散言
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
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亘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也曰只是
這个天地陰陽之氣人與物皆得之氣聚則爲人散則爲鬼然

其氣雖已散這個陰陽天地之理生生而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子孫之精神魂魄自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個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似都無了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裏也又曰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自若也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之祭祀卻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卻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樣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卻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個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卻在這裏根既在此又卻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問先生答廖子晦書曰氣之已化者既散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問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是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它氣來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也血氣雖不流傳它那今亦自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

封於齊便用祭爽鳩氏季萴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衛侯夢康叔云相奪予享蓋衛後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者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為鯀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勾芒他更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氣類在這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偪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問鬼神中有謂祖宗是天地間一個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曰他這說便是上蔡所謂道要有時便有若無時便無是皆由乎人矣鬼神是個有底物事祖宗亦只是同此一氣但有個總腦處子孫這身在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個血脈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為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地之主諸侯皆山川之主大夫皆五祀之主我主得它它氣便總統在我身上便是個相關處問祭古聖賢如何曰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

此氣便與相通如釋奠列郡多漢且設許多當祭不是各有神之漫為之耳○誠以數條而論祖考推而及於天地山川之變之祀故附焉

問魂魄陰陽之義朱子曰魂如火魄如水

又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之義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許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雨有雷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此見這一身只有一個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夜來云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一個道理

古人之心正故其神亦正後世人心不正故所感無由而正

問今愚民於村落創立一神祠合衆以所禱之其神便靈何也曰衆心之所輻湊便有生氣所以祭神必用血肉者蓋欲藉他之生氣耳如古人釁鐘釁龜之意皆然胡廣曰人心聚處便有神故

古人祭則天子祭天地則人鬼享亦是此理曰固是也云云因言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行祀祭時便有祭了便無故不褻瀆後世却先立一個廟在此所以反致惑亂人心倖求非望無所不至且如今日淫祀之非禮與釋氏所以能服鬼神之類曰人心苟正表裏洞達無纖毫私意可以對越上帝則鬼神焉得不服故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又曰一心定而鬼神服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若以道蒞則此等不正之氣銷矣

有此物則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所為也

問鬼是陰之靈神是陽之靈司命中霤竈與門行人之所用者有動有靜有行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理古人所以祭之然否曰古人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戶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霤兼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

南軒張氏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

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祀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爲神散而死爲鬼又就一身上言之䰟氣爲神體魄爲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昔者季路蓋嘗問事鬼神之說矣夫子之所以告之者將使之致知力行而自得之故示其理而不詳語也至

於後世異說熾行譸張爲幻莫致詰流俗眩於怪誕怵於恐畏胥靡而從之聖學不明雖襲儒衣冠號爲英才敏識亦往往習熟崇尚而不以爲異至於其說之窮則曰爲知天地間無有是事委諸茫昧而已耳信失事之妄而不察夫理之眞於是鬼神之說淪於空虛而所爲交於幽明者皆失其理禮壞而樂廢人心不正浮僞日滋其間所謂因其說而爲善者亦莫匪私利

之流亂德害教孰此爲甚故本朝河南二程子橫渠張子與學者反復講論而不置夫豈好辯哉蓋有所不得已也若夫程子發明感通之妙張子推極聚散之蘊所以示來世深矣學者誠能致知以窮其理則不爲衆說所咻克己以去其私則不爲血氣所動於其有無是非之故毫分縷析了然於中各有攸當而不亂然後古人事鬼神之精意可得而求德可立而經可正也不

然辯之不明守之不固眩於外而怵於内一理之蔽則爲一事之礙一念之差則爲一物之誘聞見雖多亦鮮不爲異說所溺矣

右論鬼神附理說

西山真文忠公讀書記乙集目錄

一卷
虞夏大臣事業　有商輔臣事業
二卷
有周輔臣事業
三卷
有周輔臣事業
四卷
有周輔臣事業　有周中興輔臣事業
五卷
春秋名卿事業
六卷
春秋名卿事業
七卷
春秋名卿事業
八卷
先漢輔臣事業
九卷

先漢輔臣事業
十卷
先漢輔臣事業
十一卷
後漢輔臣事業
十二卷
蜀漢輔臣事業
十三卷
東晉輔臣事業
十四卷
有唐輔臣事業
十五卷
有唐輔臣事業
十六卷
有唐輔臣事業
十七卷
有唐輔臣事業
十八卷

有唐輔臣事業
十九卷
有唐輔臣事業
二十卷
有唐輔臣事業
二十一卷
有唐輔臣事業
二十二卷
有唐輔臣事業

西山眞文忠公讀書記乙集目錄

西山讀書記乙下綱目 人臣輔治之法

愚聞之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自有載籍以來其論大臣輔君之道未有若是之深切著明者也求之於古惟禹臯益伊傅周召爲能盡之春秋以後雖號爲名卿賢大夫往往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如伊川程氏所譏

至若伯圖之佐衰世之臣則又汲汲於事功之末而謂治亂存亡不本於人主之身雖規過亦所不暇矣嗚呼此大學不明之罪也今自唐虞而下至于周宣中興之佐其謀猷事業見于書若詩者備著于篇以爲世之楷則經文淵奧則頗采舊說以發其意若春秋戰國訖于五閏其間號爲名卿賢相者亦叙次其事以便覽觀大抵其目有四一曰正己二曰格君三曰謀國四

曰用人以此爲的而考論古今相業其是
非優劣若燭照龜卜有不能遁者矣西漢
以後其歲月事迹本通鑑而參以正史斷
以先儒之說而間傳以臆見其聖賢所論
人臣事君之道則揭之篇首命之曰綱領
云

綱領

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曰君子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
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
得之旣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
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
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
吾君不能謂之賊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
已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全章見首

荀子曰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曰我先攻其
邪心

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

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

文中子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又問正主庇民之道曰先遺其身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能以天下爲心矣

程子曰爲臣之道當含晦其章美有善則歸之於君乃可常而得正上無忌惡之心下得恭順之道 易坤六三傳

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爲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爲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其職爾 師九二傳

臣之於君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比其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也 比九五傳

當君道方否之時處逼近之地所惡在居功取忌而已若能使動必出於君命威柄一歸於上則無咎而其志行可以濟時之否矣 否九四傳

爲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居此地者惟孚誠積於中動爲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 隨九四傳

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

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於初如童牛之加牿則元吉也 大畜六四傳

以人臣而當重任必常懷危厲則吉如伊尹周公何嘗不憂勤謹畏故得終吉 頤上九傳

以剛強之臣事柔弱之君當內存至誠不假文飾於外故曰利用禴禴謂尚誠敬也上下之交不以誠其能久乎 萃六二傳

君子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則至誠以感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昏蒙可開也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人之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已之誠意上達而君見信之篤耳管仲之相威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豐六二傳

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信於君其交固而不可解又能開明君心則可保無咎矣夫欲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

而尚飾莫如燕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唯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況君心所明處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

之求信則易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惟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辯者其說多行如漢高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人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

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周昌叔孫通然不從此而從彼者由攻其所蔽與就其所明之異爾左師觸龍之事亦然坎六四傳

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迎逢也巷非邪僻曲徑也故曰未失道也睽九二傳

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

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此禹陳謨於帝之辭○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亦本此意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朱氏曰舜因禹之言因謂此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盍爲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重而從人者輕也○愚謂知爲君之難者易真知其難而能盡其道者難故曰允若茲惟帝時克世之人主謂言已盡用而不以求言不知伏于下者之難達也賢已盡得而不必求賢不知遺於野者之難進也惟帝堯於此一以難視之故能使言不伏于下而賢不遺於野而致萬邦之安雖然堯猶慮其難也方且稽衆以求事理之當舍己以從人情之公無告易虐而不虐困窮易廢而不廢皆自克艱一念而爲之孔子論博施濟衆脩己以安百姓皆曰堯舜其猶病諸可謂知堯舜之心矣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孔氏曰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堯有此德故受天命所以勉舜○朱氏曰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呂氏曰廣運者乾健不息之意止則不運矣惟其廣運乃能克艱○愚按廣運則與天同德故能受天之命益之勉舜全在廣運二字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張氏曰禹因益

美堯遊言及此意亦因之以戒舜○朱氏曰禹言此以繼上文之意以見不可不儆者以此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孔氏曰先汗後戒欲使聽者精其言遊逸淫樂敗德之原失道求名古人所戒專欲難成犯衆興禍之故戒之○朱氏曰儆與警同古文作敬開元改今文百志從易所謂百慮○呂氏曰人有一心安得百志盖志者心之所之一心既正乃有所之皆廣且明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

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孔氏曰禹因益言又獻謀於帝云云○吳氏曰人君之德無他惟善政為人君之德人君之政無他惟養民即善政之本○唐孔氏曰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者洪範以生數為次此以相克為次○林氏曰所謂修者不疏不瀹水不潤下不鑽不灼火不炎上不鍛不冶金不從革不矯不揉木不曲直不耕不闢土不稼穡不穫不烝穀不可食○蘇氏曰利用厚生而後民德正先言正德者德不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宋氏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以水克火以火克金以金克木以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之類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飢不寒之類六者既修則民生厚遂而不可逸居無教故為之惇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洪範五行百穀本在木行之數以其為民食之急故別而附之九功合六為三也措叙者九者各順其理也九叙惟歌者所以九功之叙而詠之歌也九者既已修和民享其利其不勸詠以勞其生也然後勸終怠者人情之常安養既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不壞故其勤於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取其前日詠歌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是也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

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孔氏曰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王氏曰方水之未平春作秋成有弗養者故地平然後天成○朱氏曰六者財用之所出故曰府三者人事之所當為故曰事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愚按德和二字可見天人相貫之意○此下省格汝禹一章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林氏曰聖人制為刑辟非期於多刑人多殺人以為威也乃以輔弼教之不逮而已出教則入刑出刑則入教使民趨於王教而刑為無用此聖人之本心此皐陶能體此意而行之使天下知有契之教而不知有士師之刑蓋百官有司之職以無瀆寓徒徒士刑

異此必使民不犯於有司天下〇無一人之於
其官若虛誠者然後爲能其官〇朱氏曰之期
者先事取必之謂舜言惟此臣庶罔或干予
犯我之政者以爲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弼
輔五品之敎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始雖不免
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治故民亦皆
協於中道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刑
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 皐陶曰帝
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
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
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
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葉氏曰上下以勢言故曰臨衆寡以人言故曰
御〇朱氏曰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
所容御急促則衆擾亂云云皐陶以舜美其
功苗言此以歸
功於其上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
動惟乃之休 此下省帝曰來禹一章 帝曰咨禹惟時有
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
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
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
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
乃心力其克有勳 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
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
十有七年其居攝也凡總萬幾之政而舜
之爲天子者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
禹征有苗蓋有專攝之後而稟命於舜不敢
專也以征苗推之則知舜之攝位亦不專

克之命
無疑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
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
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
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誠
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
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林氏
曰益是時亦從禹出征見苗民負固恃其
強不可以威服也則以言佐禹欲其專以德
懷之也〇陳氏曰引慝瞽瞍以喻其苗蓋謂
瞍之頑猶能使之允若豈有苗之不可格乎
〇蔡氏曰益又推言至誠之道以爲神明亦
且感格而況於苗民乎〇四明表氏曰舜耕

歷山之時祗見厥父惟知己之有罪而不見
父之爲頑極其精誠一念不已所以瞽瞍底
豫及其征苗也自省之未嘗有違而惟見苗民
之作無與祗見瞽瞍之時是心微有間矣所
以苗民逆命至於班師之後誕敷文德無異
平往時負罪引慝之心于烈之舞和氣先塞
而迷格焉滿損謙益捷於
彰響人心豈可以自滿哉

皐陶謨 孔氏曰皐陶爲帝舜謀 禹曰俞如何 蔡氏曰其問有闕文 皐
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
可遠在茲 敖氏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始
於修身身既修矣惇叙九族謂親親
也庶明勵翼謂尊賢也中庸論爲天下國家有九
經自修身而至於體羣臣其本立矣自其本而推
之無所施而不可堯舜之治天下禹皐陶之陳謨
未嘗不本於此〇陳氏曰禹衆同列之際咸俞或

呼哉如何無非真情實意之所發有合於心則都之俞之不合則吁之問之善之在人猶在己也故聞而拜不以爲諂善之在己猶在人也故自言而先曰都不以爲矜也

禹拜昌言曰俞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蔡氏曰帝謂舜也難者疾焉而不敢易也蔡氏曰知人智之事也安民仁之事也哲者智之明惠者仁之愛也王氏曰惟以爲難故憂驩兜遷有苗畏巧言令色孔壬〇揚氏曰知人安民此皋陶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知人之事也天叙有典而下安民之事也非知人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〇愚按孔壬二字舊說以爲甚佞而王荊公謂其包藏禍心蓋以壬爲任姦之徑而闕氏非之以爲荊公爲此訓不將以腹非罪人近世後有祖其說者愚謂不若從舊爲長也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唐孔氏曰人雖難知亦當考察其所有九種之德人欲稱薦之者不直言可用而已亦當言其人有德〇蔡氏曰人之難知如此然豈可畏其難而不求其說乎蓋亦以九德求之論其人則曰斯人也有某德言其德則曰是德也有某事載采采者謂言其事也

禹曰何

蔡氏曰問九德之目也

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唐孔氏曰九德皆人之性鄭玄云人之性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二之誰是本性亦可以長短自爲寬弘者失於緩慢故能矜莊嚴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義也愿者慤謹良善之名謹厚者失於遲鈍身或不恭故以恭爲德有能治亂者謂才能擾須理亂者也貌才輕作人之常性故以敬爲德愿言恭亂言敬者恭在貌敬在心也擾是変德之義和順者失於不斷故順而能果決乃爲德也簡者寬大卑略之名弘大者失於不謹細行不修廉隅故簡而廉乃爲德也剛而能斷失於空疎必剛而塞實乃爲德也彊直自立無所屈橈或任情違理失於事宜必動合道義乃爲德也蓋是性復是志也〇林氏曰皋陶言此者蓋謂苟能以此九德觀人才之成不成全不全則知之之道無復餘蘊矣〇張氏曰自寬至彊皆天與之性自栗至義皆學問之力〇愚按先儒以九德爲人之性盡

指氣稟而言若天命之性則渾然全體無所偏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孔氏曰三德謂九德之中有其三浚治也〇王氏曰日宣達三德之人使不塞蔽之日嚴祗敬六德之人使亮衆事〇林氏曰既曰嚴又曰祗又曰敬謂好賢樂善之心有加而無已也〇張氏曰所治者小則所賴者寡所治者大則所資者衆有家比邦爲小故三德而足有邦比家爲大故六德而足〇王氏曰翕受者令衆德而受之敷施者數衆德而施之〇孔氏曰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也〇林氏曰師師指其人而言故曰僚惟時指其事而言故曰工〇孔氏曰五辰五行也葉氏曰言無于

五辰則不特授人時而已大而燮理陰陽小而川澤草木無不得其所也○孔氏曰凝成也言衆功皆成○蔡氏曰德之多寡雖有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是則九德之人成事其事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曠才而上無廢事著見以此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唐孔氏曰皐陶既言用人之法又戒以上之所為下必效之無教在下為逸豫貪欲之事○王氏曰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當以逸欲教有邦○孔氏曰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幾微也言萬事之微○林氏曰上文至於庶績其凝則是治定功成矣常人之情當國家無事則易安於逸欲而無戒謹危懼之心此則禍亂之萌也故天子逸欲則諸侯化之以至於啓業怠做生民之受禍何可勝既苟上之人濬然無營清心寡欲則諸侯敢自肆於下哉此端本澄源之道又況天下之大一二日之間而危亡禍亂之幾至於有萬其可不畏然天子雖兢業於上而庶官曠職亦危亂之道終之以無曠庶官蓋欲后臣克艱以保其治也蔡氏曰曠廢也言不用非才而使庶官曠廢厥職也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或曠則天工廢矣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葉氏曰五典五禮五服五刑皆天之所命待人而舉故皆言天所以繼天工人其代之之後○揭氏曰典禮雖本於天天豈諄諄然以示人哉施之於民在人

君而已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則典禮必自天子出故曰勑我自我若夫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雖天子不得私焉故五服五刑皆不言我孟子論用賢殺人必至於國人皆曰賢皆曰可殺而後從蓋此意也○孫氏曰五典五禮數也五服五刑政也敎之而入于善則有五服以彰之敎之而不乎則有五刑以罰之○孫氏曰經云天道福善禍淫則命德討罪者天也又曰德者天所命然德有隆殺故服之別有五所以稱其德而彰之也有罪者天所討然罪有輕重故刑之差有五所以隨其罪而用之也○蔡氏曰叙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叙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衷降衷之衷典禮雖天所叙秩然正之使倫叙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唐孔氏曰皇天無心以百姓心為心即泰誓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是也○張氏曰高其目下其耳若天之聰明也其所以聰明者因民之聰明而已善者福之惡者禍之天之明畏也其所以明畏者因民之畏威而已○林氏曰古文書畏威二字通用○王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命之所受與天為一則其好惡取舍未嘗與天遠也○愚按我衷閩氏嘗舉此章曰皐陶之學精粹特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

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蔡氏曰襄成也皐陶謂我所言順於理可致之於行禹然其言以為致之於行信可有功皐陶謙謂我未有所

知言不敢計功也惟思日贊助於帝以成其治而已○蘇氏曰日當作曰○王氏曰贊贊
襄哉言思一一贊襄以成禹之功也○張氏曰謂之贊贊則其所贊非一事也
益稷呂氏曰益稷與皐陶謨文相連議論相承初不間斷其名篇但以禹首擧益稷
爲言如論語學而子罕爾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
予何言予思曰孜孜孔氏曰因皐陶謨九德故呼禹使亦昌言○王氏曰
皐陶之言至矣故禹無所言思日孜孜慕事功而已○蘇氏曰予何言者亦猶皐陶之未
有知也思日孜孜者亦猶皐陶之思日贊贊襄哉也其言皆相因之辭是以知思日當爲
曰伏生以益稷合於皐陶謨有以也夫○張氏曰帝舜好善之心何其不已也當是時嘉
言藹前亦已盛矣而舜爲聞不倦方使禹來前曰汝亦如皐陶之昌言其所以爲大聖者

在此歎禹見舜好善不已如此歎曰美哉此好善之心也然皐陶昌言至此極矣予復何
言哉○呂氏曰禹要其職之未盡何暇分其心於陳謨皐陶曰吁如何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
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
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
俞師汝昌言唐孔氏曰皐陶恠禹不言故爾之曰吁又曰如何皐陶問禹所
以孜孜之事禹曰生者洪水滔天浩浩然盛大包山上陵天下之人遭此大水昏昏迷惑
無有所知也○孔氏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行九州之山刊槎

木并開通道路以治水○孔氏曰奏謂進於民鳥獸新殺曰鮮○陳氏曰然則益將人人
而飲食之歟曰不然亦教之有方耳○孔氏曰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畝之間
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王氏曰決九川距四海使大水有所
入濬畎澮距川使小水有所歸濬治而深之之謂川或不必濬於其壅塞也決之而已○
葉氏曰艱食稼穡也稼穡之功提鮮食爲艱又曰洪水之害草木暢茂禽獸繁殖禹隨山
刊木以除其塹蔽然後益得以烈山澤而焚之獸蹄鳥跡不交於中國禽獸可得而食所
謂暨益奏庶鮮食九州之川決之使皆至于海九州之畎澮濬之使皆至于川降丘宅土
然後稷得以播時五穀穀民艱[illegible]種藝其其魚鱉而食之所謂暨稷播奏庶[illegible]食鮮食遷
○唐孔氏曰懋遷有無者謂徙我所有往彼無鄉取彼所有濟我所無也○孔氏曰化亦

易居積也謂交易其所居積米食曰粒萬邦作乂言天下由此而治○蔡氏曰先儒疑禹
盛言己功不知方水患已平之際天下推知禹之功而已禹以益稷與有功焉故言暨益
暨稷是禹不自有其功而與益稷共之不矜不伐乃在於此先儒之言失之矣○葉氏曰
禹雖不以陳謨自居惟遂其治水之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予之所以思日孜孜者蓋欲
君臣之間相與警戒常如洪水未平之時則國家之福亦永無窮矣○呂氏曰禹雖不陳謨此乃陳
謨之大者故皐陶曰師汝昌言使禹自言其功而非有深意何以謂之昌言禹曰
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唐孔氏曰禹以皐陶然己因數而戒帝曰
帝當謹汝所在位○葉氏曰慎乃在位卽前帝所謂慎乃有位蓋古者君臣更以其言相
告戒類如此○林氏曰此申續上文之義蓋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洪水之時天下可

謂多難矣而君臣相與焦勞以拯天下之飢溺乃克有濟使安於無難則怠忘其所可戒
而危亂自此始故禹之陳謨兢以一言云云其言簡而盡可謂一言而興邦者也禹
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
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林氏曰禹之陳謨盡於前一言
帝既虛心而聽之矣故又推明其義爲帝盡言之○呂氏曰止者知其所止之止將以安
汝心之所止必於動之微靜而無事之時常致省察之工又必輔弼之人直而無隱不直
則省察之功不至省察之所止或不得其安矣大抵治身之道毫釐杪忽燕間暇際工夫
最切而繩愆糾繆格其非心閑防最要推幾推察則內得其養其弼直則外得其養內外
交得其養則苟有所動莫不應之矣○蔡氏曰止者心之居止也人心之靈萬事萬物各

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者所謂止也人惟私欲之言動搖其中始有時於理而不得其所
止者焉安云者去人欲之私守義理之正方寸之間安然順適萬事萬物各得其當而心
無有不得其止者矣惟幾者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者所以省其事之安至於左右輔弼
之臣又皆盡其繩愆糾繆之職內外交修無有不至是惟無作作則天下無不丕應故有
先意而徯我者以是昭受于天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者乎帝曰吁臣哉
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王氏曰言臣者君之鄰鄰比而使己也○
蘇氏曰蓋曰我安能獨成此非臣誰與共之○張氏曰臣哉鄰哉言臣當鄰我者也鄰哉
臣哉言鄰我者乃臣也○吳氏曰再言之者嗟歎之不足也○呂氏曰臣鄰猶隱言之○
陳氏曰舜既然禹謨乃在位之言而更又然舜臣鄰之言君臣之相然豈苟爲容悅必有

莫逆於心者矣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
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
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
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
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
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唐孔
氏曰帝以禹然已言又曰云云言已動作視聽皆由臣出○吳氏曰左右有民爲作肱而
言宣力四方爲作服而言觀古人之象爲作日而言聞五聲八音爲作耳而言推此四者
則亦無所不賴之矣高宗之命傳說蓋出於此○孔氏曰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

服汝明制之欲以六律和聲音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五言汝當聽審之○蔡
氏曰以樂之聲音察世之治否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政修理若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
怠情○蔡氏曰五言則五聲也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韻言也播於律之所和聲
爲五聲雖聲也本於詩之所詠則爲五言○呂氏曰此言君臣相資爲一體也予欲左右
汝扶其民翼而左右者汝也予欲宣康濟之澤而及於四方爲其事者汝也竭股肱之勞
以任天下非一手一足之謂也予欲觀古人之象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自黃帝已
有衣裳故曰觀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此六章者會之於衣以衣在上之服宗廟之彝尊
亦用此六章之餝藻火粉米黼黻此六章者繡之於裳以爲在下之服凡此十二章以五
采彰五色而作服所賴以明之者汝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六律五聲八音者

天地自然之和也以此察治忽則無幾毫之僞出納五言五言樂之成言者如三百篇之詩是也詩有出於上者爲出有出於下若爲納出納作之於樂所賴以聽之者汝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服膺耳目之外又以一身是非之責盡責付於爲也古者君臣之義委任之至如此舜之爲君非有所懼而畏人之後言非容受有所未盡而致人之後言賓廷之臣又非肯欺其君而爲面是背以之行者聖人巖畏無已盡後特誠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其求之切也如此作衆錯以祭天出宗窮遺之大皆也六律八音五聲樂之大者也治定功成制禮作樂之時也禮樂非可以壹文樂言禮樂必至於左右宣爲之後若民氣扚冶然後可以典禮樂固有次序也○祭民曰以中結上文罰直之義而深責之禹若如此○孔氏曰四鄰巴逅左右前後之臣也欲敬也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孔氏曰庶頑者心不則德義之經也讒說者口不道忠信之言也尚無以教之則是棄人而已聖人常以不教人而無棄人敬雖頑讒之人亦皆教之而不棄也○孔氏曰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其○藏氏曰其不率義者甚則撻之小者則書其罪以記○唐孔氏曰謂並生哉撻上三者皆是欲其改將與無過之人並生也○呂氏曰始刓月射侯之禮以明之射者心正然皆能中云云工者掌誦詩之官時而諷之威其詩也彡駿其從化與若也○蘇氏曰然所以彰其頑冥讓馬之人其心不工刑而平四體形乎動靜其容體不能比於禮其節奏不能比犬樂其中以不能多審如是其爲頑讒之人咏

矣撻扑也即扑作教刑者蓋懲之使記而不忘也撻著錄其過惡以識于冊如周制鄉黨之官以時書民之孝悌睦婣有學者也聖人不忍以頑讒而遽棄之用此三者之教啓其憤發其悱使之遷善改過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格有恥且格之格謂改過也承萬也聖人於此猶既有啓發之又懲其言以觀其改過與否如其改也則進之用之不改然後刑以威之其不忍輕於章人如此○林氏曰自庶頑至威之此龍之職其畧見於舜典其詩身於以蓋命禹以撻其事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張氏曰帝德之光其所被者遠

至於海隅微至於蒼生無不仰其明堯典言光被四表言堯德之光也此言光天之下言舜德之光也○孔氏曰萬國衆賢共爲帝臣帝舉是而用之○唐孔氏曰言其可用者甚衆帝當虧是衆賢內舉而用之也此下言樂用之法○張氏曰數納以言所以考其言也明庶以考所以考其功也既考其言又考其功則考功之實無功可以功見故鑿之以車服以庸德之以賞而使之勸功也○蔡氏曰禹輯俞帝之言而有未然之意謂庶頑讒說加之以成不若明之以從使言德光稱達于天下壽焉蒼生之地莫不昭功德之遠書如此則萬以黎獻之賢執不感慕與足而皆有帝臣之哉惟帝時舉而用之窮數納以言而觀其藍明庶以功而考其成往能命恭以導真報如此則誰敢不讓於並敢不精自一心誠惡其上而庶頑讒誠豈足慮乎帝不如是則今任用之臣遠近敷同率爲誕謾日進

於無功矣豈特庶頑讒說爲可慮哉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
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
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
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
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唐孔氏曰旣勤帝擇人又
勸帝自勤求堯丹淵爲諸侯朱名丹國也○林氏曰自古人君未嘗無好賢樂善之心至
於好賢樂善之心替而讒說日進若未有不始於一日之慢遊也○林氏曰丹朱之不肖
蔽以一言曰傲而已惟慢遊以下言其傲之實也○張氏曰慢不恭也遊不勤也傲侮人之

也虐害人也○張氏曰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罔晝夜頟頟則其不舍晝夜可知矣○
林氏曰舜聖人也雖萬萬不至於是然而君臣相與警戒極其切直而無諱者眞盛德之
事也○孔氏曰創懲也謂懲丹朱之惡○林氏曰丹朱之惡起於慢遊故已之懲創不敢不
黽勉以赴事功○孔氏曰塗山國名辛日娶妻甲日復往治水不以私害公也啓禹子治
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張氏曰言其不敢以慢遊爲
好常思天下之有溺者由己溺之此所以急於治水而不遑安息也○林氏曰未有溺於
妻子之愛而能建大功立大勳者也五服實甸綏要荒也服五百里四方五千里治洪水
輔成之○張氏曰當堯之時國有其制矣洪水之後亂而莫治壞而未脩禹於是奠其封
域爲之疆理所以弼成之也○唐孔氏曰州十有二師鄭氏曰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

師也○陳氏曰十有二州之外薄于四海咸立五長此舜禹之聲教所以東漸于海西被
於流沙也○孔氏曰九州五長各蹈其功惟三苗頑凶不就功○林氏曰言當以三苗爲
念而憂勤於政事不可使有一日之慢遊也○呂氏曰禹以丹朱戒舜於請見不暇而內
自省也帝其念哉使之更求己所未盡者○蘇氏曰今天下定矣而苗猶未即工者帝不
可以不求諸己也故曰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
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鄭玄曰此歸美於二臣○
夏氏曰禹言苗頑弗即工欲帝念之故帝言我命皐陶敬承汝功之有次序者而用刑以
防之正如前九功惟敘之後而董之用威俾勿壞也夔曰戛擊鳴球搏
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
韶九成鳳皇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
率舞庶尹允諧孔氏曰戛擊柷敔所以作止樂搏拊所以節樂球玉磬也
禮備樂和祖考來至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下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鏞大鐘
韶舜樂名鳳皇靈鳥也尹正也衆正官之長信皆和諧○呂氏曰治定功成夔故以樂之
至和爲言祖考來格其幽冥所感如此虞賓在位羣后以德相遜所謂相維辟公天子穆
穆濟濟多士秉文之德也其明而人和如此則堂上之樂可知矣至於堂下之樂作鳥獸
蹌蹌然而舞其和又可知也簫韶九成樂大備之時雖至治之祥如鳳凰亦來儀言和樂之
至也○蔡氏曰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箾韶季札觀周樂見舞箾韶蓋

舜樂之總名也今人作簫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鳳凰羽族之靈者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依上下而遞奏間合而務曲成祖考尊神故言於堂上之樂鳥獸微物故言於堂下之樂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之非堂上之樂獨致神格堂下之樂偏令獸舞也或曰笙之形如鳥翼鏞虡爲獸形故於笙鏞以間言鳥獸蹌蹌風俗通曰舜作簫笙以象鳳蓋因其形聲之似以狀其聲樂之和豈真有鳥獸鳳凰而蹌蹌來儀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致祥召物見於傳者多矣況舜之德致和於上虞之樂致和於下其格神人舞鳳獸豈足異

哉季札觀樂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盛德蔑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明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羣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獸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也其樂之傳歷千載孔子聞之於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則當時感召從可知矣又按此章夔言作樂之效其文自爲一段不與上下文勢相屬蓋舜之在位五十餘年其與禹皐陶夔益相與答問者多矣史官取其尤彰明者以詔後世則是其所言者自有先後史官集而記之非其一日之言也諸儒之說自皐陶至此篇月皆謂文勢相屬故其說牽合不通今不取又曰重擊曰戛輕擊曰拊石磬也有大磬有編磬有歌磬磬有大小故擊有輕重八音獨言石者蓋石聲最難諧和石聲和則餘聲無不和者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百獸舞則物無不和庶尹允諧則人無不和此又一時之言者也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孔氏曰帝用庶尹允諧之故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張氏曰功成作樂舜之治至於命夔則其治大成矣然而危亂之機常兆於治安之極聖人於此尤有所不敢忽也○林氏曰詩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舜之君臣相與答問於廟堂之上曰都曰俞曰吁曰於皆言之不足而歎嗟之帝庸作歌則嗟歎之不足而永歌之也舜皐陶之賡歌雖載於書實三百篇之權輿也○陳氏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帝歌引也皐陶颺言以下皐陶歌引也引其意而發之以歌則所歌之辭蓋以成所引之意也○王氏曰勑戒也勑天之命在不失時○孔氏曰在

慎微○蔡氏曰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勑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勑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爲倚伏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釐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帝舜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唐孔氏曰既爲此言乃歌曰云云言君之治功由臣也○孔氏曰股肱之臣喜樂于中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王氏曰人之形視聽食息皆在元首作而行之則在股肱故君謂之元首臣謂之股肱欲左右有民宣力四方而股肱不喜則元首雖欲起不能也○張氏曰喜者世樂有爲也股肱既喜矣百工之興事造業其有不興者哉

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

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林氏曰上言股肱而後言百工則股肱者指大臣而言也舜既望大臣如此皋陶於是拜手稽首颺言也拜手者首至手稽首者首至地言盡敬於君也○孔氏曰大言而疾曰颺○蔡氏曰率揔率也皋陶言人君當揔率羣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蓋樂於興事者易於紛更故深戒之也屢數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誕謾欺蔽之失兩言敬哉者興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戒而不可忽者也此皋陶將欲賡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孔氏曰賡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衆事乃安以成其義○唐孔氏曰元首之功能明哉則股肱之臣乃善哉衆事皆得安寧哉○孔氏曰叢脞細碎無大畧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其功

不成歌以申戒也○王氏曰明則好要好要則不屑昏則好詳好詳則叢脞前曰庶事後曰萬事甚言叢脞之隳事也○張氏曰叢脞明之反也惰良之反也隳康之反也明則足以知人知人則善者在所用惡者在所去此股肱之所以良股肱良則才足以任責力足以起功庶事其有不康者哉不明則昏昏則股肱非其人皆不動而常矣惰則哉叢脞居息哉耽樂欲酒此萬事之所以隳也帝舜之歌君有責於臣之意也皋陶之歌臣有望於君之意也唐虞之際上下賡歌勑戒至於如此不其盛哉○林天曰范太史嘗論此言以為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舉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隳也常帝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亦舜不觀也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教刑之

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為虞垂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為一相總百官自揆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務則雜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責賢者不得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之所以不治也功言盡之矣○陳氏曰舜之歌事欲責望其臣皋陶之歌事責望其君君臣之間各相警戒各盡其責則治功可保矣○又曰訪落嗣王謀於廟也敬之序曰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此亦賡歌之意

帝拜曰俞往欽哉林氏曰禮曰君於臣則無答拜然太甲於伊尹成王於周公皆有拜手稽

首之義所以尊師重道也舜豈亦以師傅之礼待皋陶歟○蔡氏曰帝拜者重其礼也重其禮然其言而曰汝等往治其職不可不以敬也

論語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朱子曰禹稷契皋陶伯益○或問舜之臣衆矣而獨曰五人何也曰舜之天下所以治者以此五人而已故孟子亦獨稱之他人不得而與也

孟子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

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 說見甲記異端篇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全文見甲記中道篇

右敘虞夏大臣事業 按舜典之命官曰禹曰棄曰契曰皐陶曰垂曰益曰伯夷曰夔曰龍而因遜以見曰殳斨曰伯與曰朱虎曰熊羆左氏又有十六相之目具說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

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此十六相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內平外成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杜氏以蒼舒以下即垂益禹皐陶之倫庭堅即皐陶字伯奮以下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凱和也元善也其實舜有天下禹相之禹有天下皐陶相之皐陶卒益繼之故三謨所載禹皐益之謨甚爲多餘各主一職而已不皆相也又夏后氏之臣自益外他不見經獨遺臣靡相少康事亦見於左氏今附于此○襄四年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杜氏曰武羅四子羿之賢臣靡夏遺臣事羿者斟灌斟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過戈皆國名少康夏后相子后杼少康子又哀元年伍員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

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杜氏曰澆寒浞子封於過后緡有仍氏女相之妻也牧正牧官之長惎其毒也戒備也椒澆臣有虞舜後誘失思虞君也綸虞邑女艾少康臣諜候也豷澆弟杼季少康子后杼也過澆國戈豷國○按司馬氏史記不載此事幸有左氏可考○五峯胡氏皇王大紀論曰人殺其父子必欲死人孥其君臣必欲報忍死謀報能以天道為定命不覩敵勢而敗圖則庶幾為苟頓其私內覩大利外畏大難雖有良心日銷月鑠其不忘君父者希矣少康犢南真人臣子哉志在討賊行吾義而已非圖富貴者也故受困厄而不淪濱死士而不怠兢兢業業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元凶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嗚呼此真可謂

中興者矣故虞世南論歷代中興之主以少康為冠意前王之所為後王之師也可不鑒哉○南軒張氏曰少康年次邵康節皇極經世中以寒浞戕相係於壬午是歲或云卯少康生而克復舊物乃在癸未凡四十有一年方少康在維稱之時而憂之臣靡因有成浞而立之之心經營許久乃遂其志若蹇者可謂忠之盛者矣方寒浞在上澆豷縱欲之時少康獨有田一成衆一旅其勢可謂單微而卒用以興其間國回諫歷久大有功折當不發待於後權幸有左氏傳所載耳曳之靡與有遲氏有勿氏皆往少康以有為者也苦使少康之君臣比數十年中不忍而欲速則身目不保而光閔乎推其濟也君深淵之親故其發也如春陽之撥勤推其持者也○思皆靡變宗於王室加亡而在頗乃曰康要適臣之事舜者也今考其本末乃事相非可也

豈有夏氏之忠臣而肯事羿者哉愚不得而不辨

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孔氏曰南巢地名○蔡氏曰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地桀奔于此湯不殺也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王氏曰湯有慚德者承堯舜之後始以兵取天下恐後人以己藉口而濫亂故也○陳氏曰堯舜以天下遜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燕噲之於子之是也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為口實哉○張子曰湯武之功聖人之不幸也若論君臣之義則為臣而事君當使其君如堯舜至其君得罪於天下而放之豈其所欲哉成湯之事以言乎順天應人何慙之有然自人情觀之既以堯舜之禪為盡善則征誅而有天下安能無慊乎○呂氏曰湯居萬世君臣之變故自以為慙德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蔡氏曰言民生有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無主則爭亂天生聰明所以為之主而治其亂也桀為民主而反生昏亂陷民於塗炭既失其所以為主矣民不可以無主故天錫湯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為智足以有謀非勇智不足以成天下之大業也表正者表正於此而影直於彼也天錫湯以勇智者所以使其表正萬邦而纘禹舊所服行也此但率循其典常以奉順乎天而已天者典常之理所自出而典常者禹之所服行也湯革夏而纘舊服武革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也○惡使湯之伐桀自謂不幸而遇變故有慚德蓋以為不獨有愧於人亦將有愧於天仲虺解之曰此時猶其

常道以順乎天命而已蓋變而不失其正所謂常也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孔氏曰言誥天以行聞於民也○陳氏曰自古亂世之君皆為不善懼天下畔之故假天命以自神桀之所為亦有出於是者○蔡氏曰天既不善桀之所為故用湯為受命之君彰明與帝於天下而桀之罪惡之終弗我以啓其圖若去莠秕然小大戰戰無罪而罪況我以德寔居乎○林氏曰衆與矯制之獨同誥誥也簡有忽畧為桀之身興故小人之詞匪閒辨附之者多說湯之賁則忽畧而不之省湯之見疾可謂危矣肇邦于有夏篤太盛也而且懼以無罪見滅況我之德言聞於天下乎史記稱桀召湯而囚之夏臺[illegible]下經見以斷言觀之則史記為不虛矣○呂氏曰帝不臧夏而命商何以驗之觀天意者莫的於人心有夏昏德民亦沉迷用湯以開明其衆使如醉夢之醒也故曰爽○蔡氏曰湯之德言足人之聽聞尤桀所忌疾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孔氏曰邇近也不近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日周殖生也不生資貨財利言不貪也有聖德兼行言行也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蔡氏曰用人惟己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然後用之是也○張氏曰辭工好色與樂豈干之

所深戒子貢殖貨孔子之所歎哉蓋物之能移人者莫大乎聲色而貨利次之聲色賊性者也貨利喪志者也惟不邇聲色則視聽不蔽而耳目聰明惟不殖貨利則思慮不惑而心志廣大湯之治心脩身者至矣夫然後是非明取舍當○呂氏曰此仲虺見聖人之的故其稱湯皆於本原而言之不爲高大之論而其實非聖人不能至也聲色貨利不邇不殖自非純乎天理無一毫人欲者安能如是湯之所以爲湯不過此耳心之本原既已澄微則凡見於事爲者無不當理崇德報功不差毫釐也○林氏曰若子曰惟無以天下爲者可以有天下舜禹之禪湯武之兵天下不以爲過者惟其無利之之心也苟一毫有利之之心則天下以不服故仲虺言聲色貨利皆不足以動湯之心則其民夏救民果且有利之之心乎○蔡氏曰人主惑於聲色則便嬖之臣得志人主貪於貨利則聚斂之臣得

志君子小人相爲消長便嬖之臣一得志於君則忠實者見擯聚斂之臣一得志則君則道義者見忌衆讒可以毀有德衆譽可以進無功有德者方憂沮毀之不暇何暇勉修厥德以取悅任與功者反居有功之上有功者何以勉成厥功以受厚賞然則不邇不殖足乃懋官懋賞之根本也○蔡氏曰懋懋也茂盛之意與時乃功懋哉之義同言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懋於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己而人之有善若無不容改過不吝而己之不善者無不改不足能矣人不吝之適於己擴其大公私意不立非聖人其孰能之湯之用人惟己者如此故於路民之寛以寛能仁謂之能若信乎其實仁也易同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君德昭著孚於天下矣湯之德足人聽聞者如此

乃葛伯仇

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

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

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孔氏曰葛國名伯爵也仇餉詳見孟子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

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

滿九族乃離林氏曰中庸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聖人因其常理以應世接物果何容心哉○呂氏曰此戒湯以爲君之職也遏惡揚善人君當爲之職是皆行其所無事因天下所當爲者而爲之也德日新者聖人之德常運而不息則日新使湯以懇恒之念停於胸中而不化則於德有所雜有所雜而止則不能日新矣蓋謂湯於此正當日新其德以題天下之學安可留意於此之念以累日新之功

哉志自滿一語與篇意似不相屬一篇之言皆所以根起湯之心湯實有自滿之意於此可見古人精微之至蓋此書欲以解湯之慚所以聖舉德業之盛天命人心之所歸又懼湯以是而自滿也故以此語預防之湯豈有是哉論必至此乃爲全備也○蔡氏曰上章言彰德罪與邦國可昌然其本則在德也德日新則萬邦雖遠而無不懷志自滿則九族籍親而亦離萬邦舉遠以見近出九族舉親以見疏也○兼弱侮亡之義未詳

王懋

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

後昆孔氏曰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蔡氏曰懋曰新之德爲天下先此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也○林氏曰降衷于下民若有之以懋昭大德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生其因物有誘故偏溺而不知返聖人先得人心之

所同然故獨以示之昭大德者是乃所以建中也王氏曰學者以謂揔昭大德所以極高明所以發乎己建中于民所以道中庸所以問乎人夫高明中庸豈可分爲一哉而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則所以昭大德建中于民也○蔡氏曰王其懋明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知此則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諸後世亦譬乎其有裕矣然此須必學而後至故下云云也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王氏曰能自得師孟子所謂不召之臣尊德樂道者也○孫氏曰孟子言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好問則兼人而有餘故裕自用則專己而不足故小○呂氏曰好問則以天下之善爲善所以裕也自用則已之能有限所以小也○蔡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舍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必有師焉仲虺之論溯流而源要其極而歸諸能自得師之一語其可爲帝王之大法也歟篇終且又歎息而言謹其然之道惟於其始圖之始之不謹而能謹終者寡有之也伊尹亦言謹終于始重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欽崇者謹畏而尊奉之也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天之道也欲崇乎天道則亦保其天命矣○愚按有禮昏暴非指人而言蓋欲湯之自警也湯其皆暴著[illegible]此亦實廷以儆虐戒釋之意

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蔡氏曰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爲正故以十二月爲正也乙丑日古者王宅憂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羣臣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以即位改元之事祗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甸服之君咸在百官總己之職以聽則攝而臨羣臣也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呂氏曰伊尹當太甲在喪之始而作訓秉其初心之虛也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孔氏曰先后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蔡氏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商之所宜監者莫近於夏故首以夏事告之也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孔氏曰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于我有命商王誅討之造哉皆始也○林氏曰孟子論伊尹說湯伐桀救民而卒舉此言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哉自亳趙岐釋之曰桀造可攻之罪自牧宮此言得之○呂氏曰假手湯言伐桀非湯綏是天意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孔氏曰言善惡之由無不在初皆其謹始○唐孔氏曰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疏先敬其長推之以及幼○蔡氏曰初即位言始始不可以不謹也謹始之道孝悌而已孝悌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植也立

愛敬於此而形愛敬于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孫氏曰人紀者人道之紀也桀有暴德而亂人倫禮樂法度失其統紀湯始起而脩之張氏曰父子兄弟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有禮義以相違謂之人紀傳曰禮義以為紀又曰紀散則衆亂呂氏曰人紀乃天下自然之序非湯一人能作但修其壞而已湯以臣易君豈得為忠不知湯之心最固者也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為嘗斯須替哉恕以待人故不求備嚴以律己故若不及陳氏曰人紀者[illegible]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司則循行之道也此道蓋未嘗亡然以得聖人出而主盟之則人道於是始立桀既壞其人紀則肇修之者湯之責也成湯以肇修人紀為一身之任苟吾身有纖毫之不盡則於人紀亦必有一毫之務於是不自足其足常欲兼天下之善由諸疾而為天子以有萬邦其積累亦微難矣惟其得天下也甚難故其憂天下也甚遠恐後嗣子孫未必盡知已也廣求哲智之人如伊尹之[illegible]之[illegible]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

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孔氏曰言[illegible]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呂氏曰古者言興常舞則為愆歌以求言爾歌則為[illegible]者歌舞以身神常舞酣歌所以謂刑蔡氏曰淫逞也過不無度世孔氏曰[illegible]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者德毀遠之童頑頑嚚親比之是荒[illegible]見恭氏曰比暱世倒置悖理曰亂好亦惡人之然好也三風愆之綱十愆[illegible]孫士諸侯十有其一己喪其家亡其墨刑也臣下不能正其君則以墨刑[illegible]宣始學之士則恐以見訓之欲其入所以正詩也罪時太甲欲敗度縱敗[illegible]亡見其淫故事奉及此劉侍讀曰惡何謂昏墨賊役事隨之刑食以賤官

至○[illegible]氏曰上有所為而下化之謂之風[illegible]於[illegible]居動於下喪云之本措百子之敬謂有一于亡未或不云者也○爵氏曰善吹小妄一日克已天下歸仁悪不以多甚一于有家國喪亡屬公以垂將之皇亡其其入宇以越之女色舊其宗先王之戒豈刑成曰墨之為刑蓋已重矣臣下不諫而入重辟無乃遇乎曰國家置臣爵所以正生已宜亡而不正則有亡國喪家之道視主入於喪亡罪不之殺其可貴乎且諫而欲之怒則有死之道不哉而處於無遇之則足以保福殺自非大恐有志之上執省福祿而趙死地乎然與先王重其利盡從違而諍則未以保退不不諫則從乎所謂曾不欲諫蓋不不得不謂己三風十愆所弗諸佚亦士而伊尹所以言太甲若以為從仰上而犯此已足喪亡國家而況天子罪則無尹之訓可謂懲而亦矣○陳氏曰

官刑一編自邦君卿士下蒙士庶有一於此者其刑禍如此遂止嗣王祗厥身念哉蓋枚舉在位而不指斥人主使之環視夫人盡然則其爲人主也宜素何告戒之微辟世○朱子曰臣下不正之刑蓋施於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者君臣一體不得不然如漢昌邑王賀廢則誅其群臣而本朝太祖下嶺南亦誅其亂臣龔澄樞李托之類是也文曰成湯之制正是奉有天誥毫髮不差處○呂氏曰嗣王祗厥身念哉一篇之意全歸于此凡不善皆自不敬中入敬其身者則久戒謹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不善安從入哉然在念不念之間耳○愚按殉于貨色殉猶殉葬之殉蓋以其身陷於貨色之中死而不顧也臣下不正其君而加以貪墨之刑者蓋人臣之所以不諫者以其貪官固位故也故不諫之罪與貪墨同使人知不獨貪賄之有罪而貪官者亦有刑垂戒之意遠矣

聖謨

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孫氏曰以其謨出於聖人故謂之聖謨以其言極於至美故謂之嘉言即上文三風十愆之戒是也○張氏曰不敬其身者必納此身於三風十愆矣爲天下國家之謨既遠且大所謂洋洋科別其條截然分明所謂孔彰○林氏曰大禹肇造有夏於唐虞之世而太康以卜旬湯歌而亂之周之王業自后稷開基歷大王王季積德累功凡十餘世而文武始受命幽王以褒姒之一笑而戒之豈不信哉○陳氏曰既戒之以祖宗又戒之以天以見人主所畏者惟祖宗與天而已

太甲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

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孔氏曰誡太甲故以名篇阿倚衡平言不顧伊尹之訓顧謂常目在之諟是也○唐孔氏曰鄭玄云伊尹湯倚而取平故以名官說文顧還視也諟與是同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正天下故號伊尹人呼爲伊尹故亦以自稱臺若前臣名不稱名若商人賢哉也○葉氏曰君奭言成湯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湯之子孫猶不敢斥其名阿保爲通文則阿亦保之意○呂氏曰顧者省察也古時時省察不蔽以忘以是心而承諟上下神祇至於社稷宗廟莫不祗肅伊尹

所以前及此者蓋人心雖甚散亂至深把之辟無有不肅敬者此其本心也故革渙二由必言王假有廟伊尹欲拔太甲故綫敬之矣首自本原正之所以收其放心也○蔡氏曰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在天爲明命在人爲明德伊尹言湯常目在諟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敬肅故天視其德用其大命以有天下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孔氏曰周忠信也○蘇氏曰自由也由忠信之道貞有終言君臣一體福福完出○呂氏曰夏都亳之西故謂之西邑夏人君所爲小大至纖至悉自內及外無不全備謂之周如孟子所謂周于德周于利之周○蔡氏曰周語亦信竊周施氏曰作

僞心勞日拙則缺蘗而不安忠則無僞故能周而無缺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夏桀不能有終故其輔相亦不能有終嗣王其以夏桀爲戒哉當敬爾所以爲君之道君而不君則忝厥成湯矣

王惟庸罔念聞

蔡氏曰此史氏之言○愚按辟不奇之言殆甚於漢人之所謂帝不諱也然漢君起而味之太甲雖以爲常無所念聽然不聞其怨歎也此所以令下於思庸歟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唐孔氏曰昧爽夜向晨也昧是晦冥爽未大明○呂氏曰再數湯之盛德昧爽者昏旦之交湯於是時已大自顯明洗濯其心滌雪其慮坐以待旦想當其時存心養甚然清淨無一毫物累同乎太虛猶日之東升明照天下湯之勤勞而受天命宜可以逸矣猶旦若是則下於湯者果如何而勤邪伊尹所以暗蔽太甲之病也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彥美士也湯故致爲善不皇寧處如此而又旁求俊彥以開導其子孫太甲毋顛越其命以自取覆亡也○孔氏曰當以儉爲德思長世之謀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準望言修德當夙夜思之明旦行之如射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止謂行所安君止於仁乎止於者能循設括所行則我直況王亦只數美無窮也○朱氏曰虞當以訓虞人爲是○蘇氏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夫有修者而能久止機張所以射鳥獸也詩云舍矢如破準望有垂蓋之至則所中有尋丈之遠言人君所爲得失微而禍福大亦如此也○葉氏曰德雖多莫先於儉有爲修之心然後有奢侈之行惟儉可持以久而爲遠圖○蔡氏曰欽者肅恭收斂之謂上見商書欽厥止者所以立本率乃祖者所以致用所謂省括于度也王能如是則動無過舉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有譽後世矣

王未克變

蔡氏曰此亦史氏之言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鄭氏曰狃狎不善者予王習於不義則性淪於習中皆成於惡也王之不義以近羣小故也故使獨居桐宮密邇先王之陵墓以思哀而生善心此則先王之訓也○張氏曰伊尹所陳力亦盡矣太甲心雖省悟然心不勝欲此所以欲變而未能伊尹乘欲變未許之機使不近弗順之人以絕其爲惡之萌放之桐宮以起其悲愴之心密邇先王之訓以發其仁義之性此聖人造化之妙也○林氏曰世迷謂其迷而不反靈臺之中未施哀而民哀既棄其所習好之習而致之哀戚易感之地彼其自怨自艾處仁遷義理固然也此孟子不屑之教誨○呂氏曰憂則心收斂則心放故曰王居憂而克終允德也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孔氏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于二十六月三年服闋冕冠也踰月即吉服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王氏曰天生烝民有欲無主乃亂故罔克胥匡以生得乎丘民而爲天子

蕪民則獨夫爾故明以駢四方○張氏曰孟子論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觀此言則太甲之不明天也大甲之悔過亦天也然則伊尹不放之桐宮太甲亦悔過乎曰天下豈有此理聖人以人合天不委於天以義斷命不委於命聖賢第知人事與義理而已安肯一委之天命子○林氏曰太甲之終改德伊尹之力也而伊尹歸之天蓋君子能致人於悔過遷善之地而不能必其人有悔過遷善之心伊尹嘗五就桀矣所以事桀者雖不得而盡見然助其成就太甲者觀之尹之於桀必盡其道矣而桀終不改則太甲之悔過非天而誰哉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厎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

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孔氏曰稽首首于臣謝前過○唐孔氏曰欲者本之於情縱者放之於外縱欲一也○蘇氏曰不類猶失常也孽妖也違逭皆逃也妖祥之來有可避者此天作也若妖由人興則無可逭之理○呂氏曰觀太甲悔過之辭其良心油然而生可知也昔以不明而敗度敗禮今始明矣故自知其得病之原以欲與縱爲可安則視度與禮宜若刺棘束縛然今乃知度與禮之可安也既往背師保之訓王圖推原縱此見太甲望伊尹扶持之功嘗太甲不明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之不聽及太甲悔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之不言○林氏曰太甲以爲自作孽違然余德然以爲命在天故至於云又曰不類猶不肖也詩曰克明克類○蔡氏曰欲敗度謂廣其宮室修其車服之類縱敗禮謂惰其志

穌曰述言始於此三者堯舜禹湯之正傳也與仲同道同不異道指全體而言如堯舜之仁勇武之義是也與亂同事罔不亡事指一事而言如太康改護侵統界歷之類是也必同道乃與宋襄公以不貪二毛自比文王不知一事之同而他事之不劉其能有遊乎荀同事此云三風十愆有其二無不亡者蓋與之難而云之易如此斯天位之所以難蹤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

緒尚監茲哉呂氏曰此告太甲以用工之地也敬則此心存厥之所由生也

先王謂乃克配上帝者與天相似也○蔡氏日敬謂克敬惟親之徽寧其一以包其二也成湯克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其監視于此哉○愚按惟時云者謂敬德之外無復他道所以深勉太甲也前言敬誠仁茲故總之以敬者蓋敬而後能仁

敬而後能誠故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

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呂氏曰自

此乃伊尹盡一告太甲也太甲在桐宮悔過後所見甚力伊尹恐其勇於進躐等而不循其序故告之以自下自邇之說欲使太甲知下學而上達道在邇而不可求之遠然後以大而進蓋掃洒應對即精義入神之理禮樂刑度即道心惟微之理家人父子即治民平天下之理○蔡氏曰此告以進德之序也中庸常君子之道亦謂譬如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造德修業之皆未有知此之切者又曰人清躬不欲善其終特安於鑰欲以為今日始其是而色曰匿改之也然端焉不蕃和能善其然者寡矣桐宮之事往已多其部呕歸民刑事之一初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

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蔡氏曰鯁直之言人所難受巽順之言人所易從於其所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遽以逆于心拒之於其所易從者必求諸非道不可遽以遜于志而聽之○愚謂聽言之道當求理義之當而不當徇意見之偏苟合乎理雖逆吾之意不可不從苟悖乎理雖順吾之意不可不察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蔡氏曰胡何也弗慮何得欲其謹思之也弗為何成欲其篤行之也元大良善貞正也一人者萬邦之儀表一人元良則萬邦以正矣○呂氏曰上篇稱嗣王不惠于阿衡必其言有與伊尹背違者辯言亂政戒太甲所失在此罔以寵利居成功已之所自處昔已素定矣下

篇既非從諸則上語必有為而然也○愚按辯言亂舊政武帝以張湯而變高祖之約束是也寵利居成功霍光以輔立之功擁權位而不去是也故武帝末年海內虛耗幾至於亂而光不免赤族之禍伊尹之言豈非萬世龜鑑哉

伊尹作咸有一德

孔氏曰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呂氏曰此篇終始言一德一德之名立於伊尹盖明百聖之所未明○蔡氏曰伊尹既仕而去恐大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言君臣皆當有純一之德也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孔氏曰還政太甲告老歸邑陳德以戒○唐孔氏曰大甲既歸伊尹即應

還政君奭云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襄二十一年左傳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是伊尹又相太甲豈伊尹將告歸太甲留之為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也歟沃丁亭云又亡既葬伊尹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伊尹位為三公亡封為國君受邑畿內告老致政欲歸私邑○蔡氏曰諶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常德一德之謂九有九州也○張氏曰於常厥德止言保厥位所以勸作德而使之勉於不常厥德特言九有以亡所以懲不德而使之畏敬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

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蔡氏曰大命雖不常亦未嘗不常弗克庸德則天弗保咸有一德則受明命然則天之常不常在人而已○張氏曰監于萬方則[illegible]求者實[illegible]天無私親可見矣○蔡氏曰上言天命無常有德可常於是引保之所以失天命湯之所以得天命者證之湯之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而當天心受命有天下改夏建寅之正而爲建丑之正也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張氏曰一者天理故無往而不吉二三者人欲故無往而不凶一即吉二三即凶非一之外別有吉非二三之外別有凶

○愚按吉凶不僭在人盖謂吉凶無一毫之差顯在人所自取者何如耳然則吉凶在人而不在天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張氏曰此告太甲以繼湯之一德也其下乃告之以擇臣下一德者與共治天下也尹與湯咸有一德所以能致格天之治則太甲之求人才可不惟一德之是準乎○恭氏曰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則德亦當新然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巳終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呂氏曰新厥德者淂雪與起之意○林氏曰任官者自大臣至百執事是也左右謂侍御僕從綴衣虎賁趣馬小尹之屬自古賢才與在位矣而天子左右一非其人則勢不兩立小人必勝君子必危故有洪恭石顯在左右則周堪蕭望之無所施有曾節侯賁在左右則陳蕃李膺無所施有他士良陳洪志在左右則斐度無所措賢才之任官而得其志非左右惟其人不可也○孫氏曰賢言其德林言其能○張氏曰伊尹欲使其君爲堯舜之君則爲上爲德可知矣欲使其民爲堯舜之民則爲下爲民可知矣取之則其難其謹與之則惟和惟一○呂氏曰上既言一德之事至是謂非一巳所能盡惟左右前後皆輔成一德之人而後可臣之所以爲上者輔君之德也臣之所以爲下者爲君安都其民也○熊氏曰人臣之職爲上爲德左右職此也爲下爲民所以宅師也臣職所係其重如此是必其難者難於任用謹者護於聽察所以防小人也惟和惟一和者可否相濟一者賢始惟一○孩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擇大爲上爲民于爲友爲德爲下如字林氏以爲四

字皆去聲其理甚長朱子亦六四字當並爲去聲愚謂爲云昔意有所主之名言人臣之心爲上則爲君成德爲下則爲君牧民意之所主惟此二者二者之外不雜他念然後爲一德之臣若是者得之甚難擇之當謹又少可否相濟終始惟一然後得任賢之道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張子曰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朱子曰横渠之說甚善蓋從一中流出者無有不善所以伊尹曰常厥德曰庸德日一德常也一也只是一理又曰此四句一節緊似一節德且是大體說有言德有凶德必主善始爲吉耳善亦且是大體說惟是協于克一是乃爲善德以事言善以理言一以心言又拔此篇精神全在一字上此心純一便終始不變而有常協字雖誠合乃是以此合彼之合與書協時月正日之協同義蓋若揆度參驗之意

○又曰伊尹所以告太甲言言皆天理○南軒張氏曰自虞書精一數言外惟此最爲精密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張氏曰此一德之效也言何能大必有其所以大者民若聞號令既贊其言之大及行之久而不變又贊其心之一使左右皆曰大哉一哉未足貴也使請大夫皆曰大哉一哉未足貴也惟萬姓咸曰大哉曰一然後信乎其大且一願○蔡氏曰人君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感應之理自然以見人心之不可然而誠之不可揜也祿者先王所守之天祿也烝衆也天祿安民生厚之一德之效驗也○愚按不言德之一而言心之一者盖唯原其所自出也心不一而欲其言之大雖致飾於號令之末未見其能大者也

嗚

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孔氏曰天子立七廟有德之主則為祖宗其廟不毁故可以觀德能整齊萬夫則政可知矣○蘇氏曰非德無以遺後非政無以齊衆○蔡氏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毁故曰可以觀德天子居萬民之上必政教有以深服乎人而後萬民悅服故曰可以觀政伊尹歎息言德政修否見於後世服乎當蔣有不可掩者如此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蔡氏曰罔使罔事即前篇罔克胥匡以生云云之意申言民之貴賤之不同至於厥人為善則初無貴賤之間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矣上則一善不備而

民主亦無與成厥功矣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夔陽李氏曰予讀伊訓太甲咸有一德等書究其進退之迹昭然明甚而紛紛俗說類有以汙一之吾夫子蓋傷痛湯故於伊尹之迹著之最詳自稷契皐陶以下盡臣道者代不一人而伊尹周公之事獨紀於書孔子之意蓋可見矣

商頌長發大禘也孔氏曰大禘之樂歌也其卒章曰昔在中葉有震有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毛氏曰業世也業危也○孔氏曰震懼也○鄭氏曰阿倚衡平也○孔氏曰昔在中間之世湯未與之前國弱而危懼也○朱氏曰天子湯也降偕維嶽降神之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也○劉氏曰禁予本相則功臣身祭故言

伊尹也

孟子伯夷伊尹何如公孫丑問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

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說見丁記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氏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朱子曰二說未知孰是○胡氏曰太史公記湯崩太子蚤死外丙立一年仲壬立四年相繼而崩然後伊尹立太甲非其實

也何以知之二帝官天下安於與賢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兄死弟立不敬宗甚祖本支亂而爭奪起矣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致力創王業豈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褻制大開後嗣爭奪之端乎故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言偃問曰禮歟孔子曰否立孫文孔子魯人也宜知其先王之故也而不以立弟爲是此所以知其非也邵康節作皇極經世史亦無外丙仲壬名此又其可證者也○又論曰孔子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太甲上承其祖居憂三年宜矣何以謂之放乎桐宮非嗣王居憂之常所也伊尹於是有廢昏立明之意故特謂之放也蘇東坡曰湯放桀伊尹放太甲聖人將以救天下後世不得已而爲之也以爲不得已之變則可以爲道固當然則不可甚矣其鑿也與廢道之常也聖人當興廢之際不得已而有爲者所以由道也若非道固當然而迫於不得已之變是無本也本則不立將何以衡輕重定取舍齊天下之艱難乎是故衡陳然後可以決輕重太立然後可以通變化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朱子曰伊尹之志公

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蘇氏曰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疑放而復立天下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孔氏曰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蔡氏曰說命記高宗傅說之言命之曰以下是也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詞其原蓋出於此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爲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摠謂之命者高宗命說實三篇之綱領故摠稱之

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蔡氏曰亮亦作諒古作梁按喪服四制高宗亮陰三年鄭氏注云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宅憂謂居憂於梁闇也先儒以亮陰爲信默三年不言則陰語復而不可解矣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唐孔氏曰王居父憂信任冢宰三年不言自是常事史錄此者謂免喪而猶不言也○呂氏曰深思爲君之難不敢易其言也非柔懦闇弱之形已見於外雖中有所主者雖未嘗言其至誠發越自不可揜此高宗之羣臣默窺於不言之表而謂之明哲也○蔡氏曰高宗恭默不言羣臣以其過於禮也故咸諫之歎息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爲法於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令王言則爲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矣

王庸作書以告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孔氏曰以臣下怪之故作誥類善也我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言○呂氏曰羣臣望高宗甚切高宗猶不言方作書導其所以不言之意自古聖賢皆於恐懼用工恐德不類入事作德之門也○蔡氏曰恐德不類前人故不敢輕易有言而恭敬淵默以思治道○王氏曰恭默思道致一而深思也古人三日齋以致其思則必見其所爲齋者況於致一而深思則感格于帝夢賚良弼蓋無足怪者武謂商俗尚神引天而毆此淺陋之人不知天人之際至誠可以感通而妄意先王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此最害教之大者○葉氏曰用人而諉諸夢非用人之法也而高宗爲之古之君子修身治心致一不二而精爽旁達上以交於神明嗜慾斯至有開必先故有見之夢者武王伐紂亦曰朕夢協朕卜高宗武王固有致之者矣高宗嘗學于甘盤其聞道蓋有所自○問高宗往求說耶說來入夢耶朱子曰譬如懸鏡在此物來必照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大抵人心虛明善則必先知之不善亦先知之○范氏曰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揚雄氏曰人心其神矣乎高宗之夢誠之形而心之神也○蔡氏曰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其念慮所孚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孔氏曰傅巖在虞虢之間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蔡氏曰於是立以爲相按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爲相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呂氏曰朝夕云者工夫相接續而不間斷也高宗見道明欽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林氏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古者置相非特統百官均四海而已蓋將使之左右爲師保輔其君之德而引之以當道高宗於說亦然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矣高宗得說言未及政事而首命之以納誨此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作礪作舟楫作霖雨此申言所以命其納誨如此之意言之不足故廣取譬以盡其情○呂氏曰三言皆責說之意而一節切於一節○蔡氏曰朝夕納誨者無時不進言也○陳氏曰啓沃心謂開心見誠也沃我之心如水之沃潤萬物有漸瀆灌漑之意古之大臣所以格君心者非一日之積蓋其沃潤之有漸矣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者望其苦口之言以藥我也毒藥能使人昏瞶其病乃除苦言雖使人難受非心乃將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跣足而行不視地則必有以傷其足不資傳說以爲之視聽則必至於害事高宗托之於物以喻其臣蓋其言不能自已矣○蔡氏曰啓乃心者闢其心而無隱也沃朕心者潤我心而厭飫也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弗視地喻我之明無所見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林氏曰說爲相而攝百官則百群卿

士而下皆其屬○呂氏曰予此又命說洪不可爾盡忠諫而已又當率爾衆屬同心協力以正救其君○蔡氏曰使我俏先王之道繩成湯之迹而以安予天下之民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蘇氏曰說以匹夫得政而王熏心以待之者如此意其必有繼人高甘之誅今其所以獲于王者曰從諫而已大哉仁人之言納而至也唐太宗中主也其事父兄畜妻子正身齊家有不至者多矣然所以致刑措其成功去聖人無幾者特以從諫而已說以爲此一言可以聖也故首進之以太宗歟之知從諫之可使狂作聖也○呂氏曰高宗已前言都昇責說之教誨說於此教高宗以反已之學謂吾君一味求諫但恐不到聖人地位爾苟到聖人地位難不命亦諫盡主聖則臣直此又擴高宗受諫之量高宗本欲求之臣說乃使求之已也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呂氏曰說初見高宗上篇所言始及大略至是總百官乃進而詳及爲君立政之道○楊氏曰明王立事不以私智自用循天理而已所謂奉若天道也不必事事牽合以爲說○蔡氏曰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治亂曰亂明王奉順天道制爲君臣上下之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非爲一人逸豫之計也惟欲以治民爲爾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范氏曰天不自任耳目惟用民爲視聽民所予者天降之福民所去者天降之禍無

私於物故能聰明若頑訛非徒從而已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此之謂順○葉氏曰天不自爲聰明而以民爲聰明故君亦不自爲聰明而憲天之聰明若是則臣其有不敬我而順民其有不服我而治乎奉若天道莫大於此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蘇氏曰多言數窮故吉人之辭寡春秋傳曰與戎而城纖必孫焉無故而好甲兵民疑巨畏致冠之道也笥也龍也皆所以盛衣服帶帛者也衣服不藏之府庫而常在笥以待命而賜有功勸其不忘於進善者也省躬者苗頃弗取帝其念哉是也○蔡氏曰言語者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衞身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謹在笥者戒其有所輕乎干戈所以討有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王惟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焉則攻治無不休美矣○在笥說諸家不同未知其孰是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蔡氏曰治亂不在天下而在庶官不必法度紀禮樂著者謂之治朝廷皆君子則治之本已舉不必三彌論而九法數謂之亂朝廷皆小人則亂之形已見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呂氏曰官及私昵爵及惡德此皆出於私意便非憲天聰明○吳氏曰惡德者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加不可及○過氏曰官所以治事事非能則不治私此謂其不由天下之公論而昵於所親所愛是也爵所以序德德於賢則不能備惡德如庶習逸德之人羞刑暴德之人是也○蔡氏曰王制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公卿而執事所謂官也公侯伯子男所

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蔡氏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故不可不慮慮者防患之思也○葉氏曰動之不善爲非其時時然後動動有不當○許氏曰慮善以動者擬之而後動也動惟厥時者當其可之謂也○張氏曰老子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孔氏曰事事非一事也○蔡氏曰有天下者在事其所當事而已不事其事則廢其所爲備○服氏曰不待患之不至特吾有以待之履霜而憂堅冰未雨而徹桑土縱使變生倉猝吾亦無患矣○蘇氏曰小人有寵則慢其君故答前則納侮之道也史佚曰無始禍無怙亂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顏淵曰無伐善無施勞此古之所謂立言者也天下後世其皆以藉口今說之言雖散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豈獨以上詳武丁哉○陳氏曰若者其所止也思其所止則凡所施爲皆有所主則攻事不駁難矣人君苟無所主於內則邪說異意雜然並進人君嘗試爲之安望其政重之亂哉○林氏曰此又戒之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也當無事之時而不能爲有事之備此危亂之所萌事事者無一事而不備一事不備則一患隨之而起明皇寵安祿山漁陽之禍實基於此所謂啓寵納侮漢武爲竇太主置酒宣室引內董偃以東方朔之諫更置酒北宮所謂恥過作非如上所云嘗謹者衆矣然其本在人主先正其心術而已居者所以主之於中也中有所主則政事不歎雜○蔡氏曰毋開寵幸而納人之

侮無恥過誤而遂已之非過誤出於偶然作非出於有意居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出於勉強則猶二也義理安於自然則一矣惟一故政事醇而不雜也○按朱子嘗言伊尹傳說之言雖爲告君而發然人人皆可玩味無不切於已者亦蘇氏棄東之意也學者不可不知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孔氏曰高宗之祀豐數近廟故以戒之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忱者誠也使高宗以誠爲主何患於行乎傳說中篇節目似煩瑣使人茫然不知所守然其歸止在王忱不艱一句而已

林氏曰旨者味之美也高宗聞說之言如美味之悅其口故曰旨哉味之之深也然知之而不能行則與我爲二矣忠言嘉謀華日接於耳皆他人之物非已所有也故人主之學惟責於躬行行則與之爲一而自得之堯舜之盛不過如此呂氏曰王不難于行而我不言其過在我我言之而王不能行則過乃在王矣○南軒張氏曰知者凡聖之分也豈可易云乎哉傳說之告高宗高宗蓋知之者恭嘿思道夢帝賚予良弼非知之者有此乎此舊學于甘盤之所得也知之非艱說之意亦曰雖已知之此非難也貴於身親實履之此爲知之者言也若高宗未克知之而告之曰知之非艱則說爲失言矣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林氏曰甘盤商賢臣有道德者既學而中廢業遯居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艱苦故使居民間○蘇氏曰武丁爲太子則學于甘盤遯去思于荒野武丁使人求之即其所往則居于河濱自河徂亳不知其所終武丁無與共政者故相說也舊說乃謂武丁遯于荒野武丁爲太子而遯則如是太伯豈復立也哉學者徒見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故以武丁爲遯小乙使武丁勤勞于外以知艱難決非荒野之遯也又以書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故謂武丁即位而甘盤在也甘盤武丁師也蓋龍念其廟其曰在武于時固宜豈必即位而復錄之哉若武丁遯而復立不當云暨厥終罔顯也○葉氏曰前二篇訪以政事對此篇訪以道學故說以道學對作礪作舟楫作霖雨我來於汝君也爲淮麴糵爾惟鹽梅爾成於我者也○蔡氏曰告之以政事首臣追也說之以學者師道也莅令之以朝又納誨臣之也今命之爾推訓于朕志卿之也麴糵鹽梅其所求於說者愈深矣○范氏曰周公作君奭稱甘盤而不稱傳說者高宗學先王之道始於甘盤其後能用傳說本自甘盤之所啓迪也○張氏曰甘盤何爲而遷也高宗親愛甘盤其知之矣甘盤在則心意出盤遯則思其心謂甘盤在此懷吾有失復何虛哉甘盤既去則加康高不見藹何如失左乙手所以感格上帝夢賚良弼是甘盤之遷乃所以格高宗之公也不猶不答不替不發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其是之請乎○范氏曰酒非麴糵不成羹非鹽梅不和備人君薛有美質必得賢臣輔導乃能成聖作君旨契多則太苦糵多則大甘麴糵得之乃能戒臣

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鹹酸得中然後成羹臣之於君不可上下相同當以柔濟剛以可濟否左右其君之德則君志乃和○林氏曰爾交修予者可否相濟以輔予之不逮也○蔡氏曰心之所之謂之志遜行也○孔氏曰交者非一之義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王氏曰說稱王而告之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蘇氏曰學道將以見之行事也非獨知之而已○呂氏曰王者學問之傳而所聞之多非為觀美而已立天下之大經彌綸天下之大化至於贊天地之化育所謂建事也惟時者決然之辭○蔡氏曰古訓者先聖王之訓載嘗身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愚按大學之道自格物致知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蓋致知所以明理理明則見之行事者舉而措之耳此求多聞建事之意也古者學與事為一故精義所以致用利用所以崇德本末先後非二致也後世學與事為二故求道者以政事為粗迹任事者以講學為空言不知天下未嘗有無理之事未嘗有無事之理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有無事之理也管商言事而不及理是有無理之事也深味傳說之言則古先聖王之正傳可以識矣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張氏曰學問多端吾將自何而入傳說指高宗以遜志可謂徑矣昔子夏指掃灑為君子之道孟子指徐行後長者為堯舜之道子路其言不遜為夫子之所哂則知學學之門以遜志為入路也念茲在茲釋茲在茲所謂允懷人之學問與所準的則無所適從者孔子以周公為準的至形於夢寐顏子以孔子為準的至勞於瞻仰傳誦論學而然之鑒先王之成憲是使高宗以成湯為準的也使高宗以湯為準的則學必至於成湯之地而後已其備心治身以至立政造事羹墻夢寐於湯者其可已耶君臣之間學問既同則心志皆同心志皆同則見識議論趨向取舍無適不同高宗誠能如說所言然後說可以展盡四體旁招俊乂不然則上將有擅權之謗下將有朋黨之說君臣之間未有所學不同而能成事者也○蔡氏曰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於學如有所不及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茲此也篤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於身不可以計矣夫修之來來之積其學之得於已者如此○呂氏曰遜志者為學必虛心下氣然後有以受天下之善既遜志又必孜孜不怠以充養而擴大之二者兼進則已之所修日有新益如井之泉愈汲愈來則至日日新又日新之地不難矣然此理知之者多能持此念者少信能念茲在茲然後道積于厥躬學者讀聖賢之書蜀師友之教究不欲從事惟不能篤信故不能有得允懷者信之篤而無一毫為心也道本固有非自外來學方不加則日以淡歲是心常存與所習斷師舉一隅學者當以三隅自反所告請往學者當以來者自悟說之言及此蓋欲高宗自用其功也○蔡氏曰斅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者矣或曰受斅亦曰斅學於為學之道乎之半須自得此說極為新巧但古人論學語皆平實無此

險巧此蓋釋敎機攝而誇以論聖賢之學也○愚按呂氏之說未見其爲奇險且與念終始典于學正指屬姑並存之以俟商訂云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孔氏曰風敎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勞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張氏曰風之爲物鼓舞動盪物類之以生成說之所以成就高宗者如此也昔先王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孔氏曰保衡伊尹也作起也○蘭氏曰保衡阿衡謂保任倚賴之如權衡之公平○

蘇氏曰說曰監于先王成憲以湯之事望之也王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以伊尹之事責之也君臣之交相勉如此雖欲不治不可得也○周子曰伊尹恥其君不若堯舜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學者當志伊尹之志者也○愚謂學者口不可一日不誦此言心不可一日不存此念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孔氏曰耳不聽之異雊鳴祖己賢臣也以訓導諫王作高宗肜日高宗肜日越有雊雉孔氏曰祭之明日又祭商曰肜周曰繹於肜日有雊雉○蔡孔氏曰漢五行志劉歆以爲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改宗廟之祀也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蘇氏曰格正也謂當先格王心之非蓋武丁不專修人事數祭以瀆神而祭又豐私親廟故傳說祖己旨先格而正之○蔡氏曰惟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王司敬民以下正事之言也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蔡氏曰典主也義者理之當然言天監視下民惟好惡予奪惟主義如何爾降命有未有不永義則永不義則不永非天夭折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爾意高宗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王時之類祈已言永年之道不在禱祠在於所行義與不義而已禱祠非永年之道也言民而不言

君者不敢斥也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蘇氏曰人有不順之德不聽之罪天未即棄絕而以孽祥爲符信以正其德人乃曰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絕之矣○蔡氏曰祖己意謂高宗當因雊雉以自省不可爲適然而自恕天祭數豐昵徵禍於神不若德也瀆於祭祀傳說嘗以是戒意或者改不進罪也推雉之異是天既孚命正厥德矣其可謂奴擧其如我何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蔡氏曰司主胤嗣也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徼福於神非主之事也況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獨豐於昵廟乎

右叙有商輔臣事業

西山讀書記乙下之二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唐孔氏曰成王得周公策命之書史敘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鄭云凡藏秘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然則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

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蔡氏曰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卜故曰穆卜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呂氏曰周公之卜但自爲其禮二公之卜乃動朝廷之禮如王與大夫盡弁之類先王之心豈

不戚哉蔡氏曰戚乃憂惱之意 史乃冊祝曰 冊書祝辭 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呂氏曰常人疾皆自致惟聖人道備志足則血氣和平節宣衛養皆適其宜偶與天地之戾氣相遇而得虐害之疾爾○蘇氏曰丕壯大也言天必欲取其一壯大子孫者則旦亦王子也可以代之死生有可相代之理而世多疑之予觀近世匹夫匹婦爲其父母發一至孝之心是以動天地感鬼神者多矣況周公乎且周公之孝非獨弟爲兄臣爲君也乃爲天下爲先王禱也上帝聽而從之無見疑者也世之所以疑者以己之多備而疑聖人之不冑也○朱子曰責如責侍子之責○張氏曰周公以爲取旦以事鬼神留武王而佑四方豈不爲當乎下地對上天而言也四方之民以武王在上皆有敬畏之心天下方定民心易搖武王於是而死事未可知蓋天位者畏之竊也危病者邪之伺也其敢保四方之祇畏乎異時三監之叛周公之先見發矣○呂氏曰今我以下云云非與三王爲要約也周公誠意之至自及於此屏璧與珪謂不復事神也豈

武王變則周之基業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也○蔡氏曰其彌爾我無異人子之在某下以諱其親者此亦不死其親之意 乃卜三龜一習吉 孔氏曰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 啓籥見書乃并是吉 謂開占兆之書亦吉 公曰體王其罔害 周禮凡卜並君占體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一人謂成王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蔡氏曰體與許體無咎言之體同茲攸俟有既卜而吉可待其卯也○呂氏曰古者敍神允卜發之物皆不敢褻既畢則藏之非周公特藏之誥爲後來自解之計也○蔡氏曰言視其卜兆之吉王疾其瘳所害我新受三王之命而求終是圖俟茲攸俟者即上文所謂歸俟

也一人武王也言三王能念我武王使之安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孔氏曰三叔以周公大聖是武王之弟有欲立之勢遂生流言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治三監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成王既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唐孔氏曰詩東山序云東征歌此事也其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又云三年而歸此

言二年者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此宜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也王肅云東洛邑也○蔡氏曰管叔周公之兄周公為相於朝管叔固已不平而公又攝政故遂挾武庚以叛我無以告我先王猶宋穆公所謂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也周公以為機不可失故雖遭流言之謗而益以其身任天下之重曾不少沮鄭氏以辟為避亦無不可至罪人斯得其說不行則以公之屬黨為罪人其陋如此歐陽公已破其說矣○按歐陽氏曰金縢言周公先攝政中誅管蔡後為詩以貽王毛鄭謂先為冢宰中避而出作詩貽王後乃謂政而誅管蔡二說不同而知金縢為是毛鄭為非若理有通不通也金縢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謂東征二年而得三監淮夷叛者誅之毛鄭乃謂周公避而居東成王多得周公官屬而刑之且周公本以成王幼未能行事遂攝政若避而居東則周之國政成王

當自行之若已臨政二年又能刑其尊親大人之屬何待周公歸而攝乎周公將以何辭而攝乎則周公誅管蔡前此許若多同而王誅周公官屬六經諸史皆無之可知其體誠也

秋大孰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蔡氏曰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之周公冊祝之文二公為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成王使卜天變若即前日周公使卜武王疾之人也二公及成王得周公自以為功之說因以問之故皆謂信有此事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

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孰蘇氏曰意當時占國休咎之書皆藏金縢故周公納冊於此而成王遇災而擢亦啓此書也自出郊而下知析蔡之說○張氏曰成王本無心求此書周公本無心留此書為後日許然而讓謗由此而明盛德由此而著此天也太公召公當成王疑公之際欲開釋明辨久矣特未有其會耳一見此書其享齊矣史百執事寧覩周公之見疑而不忍宣泄其言其人皆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斷而不可奪者也成王疑周公則為雷

爲電爲風偃禾拔木成王知周公則爲而君風爲起禾爲大熟人主之懇心其可少差乎此君子所以謹其獨也林氏曰以其得書而止卜乃知其爲卜而啓縢非爲周公而啓也周公尚欲以其身代而父之死況肯奪其嗣子之位乎郊者及其至則郊勞而親迎之也蔡氏曰按鄭氏許傳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於伏生而此篇則伏生所傳當以親爲正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

大誥唐孔氏曰漢地理志云周既滅商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商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康成以三監爲管蔡霍謂之監者當以商之殷乃叛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且使三人監此商人未是封建之也三人韓有異分互相監領不必獨主一分○陳氏曰武王之立武庚非得已也立武庚則武庚必叛故以三叔監之武庚不得預焉何由知之曰以舜之封象而知之舜封象於有庳不使之有爲於其國使吏治其民而納其貢賦武王之於武庚亦必然使三監不叛而武庚欲叛得乎故孔子正名而謂之三監叛武庚既爲諸侯安得謂之三監之一乎○呂氏曰不言武庚叛乃言三監及淮夷叛若義武庚之叛生於三監之謀○蔡氏曰此篇誥語多主卜言如曰寧王遺我大寶龜曰朕卜并吉曰予得吉卜曰王害不違卜曰寧王惟卜用曰爾庶惟卜用曰予曷其極一曰朕今卜并吉至茲篤終文曰卜陳其若茲違邦君御事又曰觀大不可征割王違卜故周公以討叛卜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復告諭之也

大誥王若曰猷林氏曰猷發語之辭

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

割于我家不少延呂氏曰叛者三監淮夷耳何必大誥多方及御事之人蓋天下初定人情未安三監懍變恐亂之牽引不止於此所以大告諭之使之釋悟人心有定合一無間則變無由生○蔡氏曰弔恤也猶詩言不弔昊天之弔言我不爲天所恤降害於我周家武王遂喪而不少待也○呂氏曰言武王崩三監叛是天降災害於我家更不少待也○愚按聖賢舉事以先諭告多方者所以昭大公而一衆志非但以防亂而已也

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

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呂氏曰此周公代成王自反自克之言大思我幼冲之小子當此重任既弗迪作相導民於安康況其有能知上帝之命乎○蔡氏曰歷歷數也服五服也格格物之格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

水予惟往求朕攸濟呂氏曰巳者更端之辭言我以幼冲小子當此艱變如涉深淵之水無有津涯可畏如此禁難異之之深終不可不往求其濟之之道御異自強而若丑行方能有濟

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

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呂氏曰敷賁謂修明典章法度賁斷前人之業增光潤色之意也大抵守成之君苟但保守無所增潤則祖宗之業不至光明盛大則非善繼其少貴物其業大前人所受之命茲乃能不忘所成之大功○張氏曰數前人受命者於前人所受之天命從而廣之○蔡氏曰天齊哀而不能即命以於之是天罰其先而人罪之也○愚按天降威謂天以商有罪降之哀罰非宋所敢拒世王者之用放現乎天而巳天未浮咸不敢充文王所以事殺天既降喪不敢後武王所以伐殷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蘇氏曰當時稱武王爲寧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林氏曰下文所稱寧考寧人皆武王也○呂氏曰大而天下小而一國以有大龜以爲國鎮○蘇氏曰有大艱云云此龜所以告也及足三監果動○林氏曰武王既喪于時二叔未流言武庚未叛而龜已云爾中庸所謂動乎蓍龜者也○張氏曰天明與康誥天顯同意即命與金縢即命于元龜同意○蔡氏曰寧王遺我以此龜者請可以紹介天明以定吉凶冀當即龜所命而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靜今而果然卜之可驗如此將言下文伐殷卜吉之事故先發此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蘇氏曰腆厚也商少富厚乃敢紀其既亡之叙蓋天降威亦其心知我國有三叔之疵亦民不安故欲作難以鄙我有周邦也獻賢也敉撫也四國蠢動之際曰民之賢者有十夫來助我往征四國撫衛寧王之武事以圖功也周公之東征也亦君御事皆說天下騷動而兆卜大者至故周公喜之表其人以令天下○張氏曰得天在乎得民得民在乎得賢蓋天之視聽從民民之去就視賢○楊氏曰惟至誠爲能通天下之志故而不疑則類自合方成王幼沖群叔流言危疑之甚也惟周公以身任之而不疑故民獻有十夫予翼此服盡善之謂也○林氏曰民獻與益稷黎獻同晉欒武子以三帥爲主不與徒

戰亦周公之意漢周亞夫伐七國得一劇孟以爲重況謂之民獻者哉消其名氏不見於後世呂氏曰鄙加子產曰鄭鄙邑也之鄙天意之歸以賢人觀之足矣足朕之卜并吉十夫予翼又皆盛德通幽明之人不然周公亦未敢違之以爲信也周公之卜異於後世之卜周公之卜乃在十夫予翼之後先寵於人後觀於天夏民曰前用寶龜乃卜於武王既崩之後此云朕卜乃卜於將征四國之初先儒合以爲一誤也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蘇氏曰尹氏官之正長也害曷也我事既美矣而我卜又吉故告爾以東征商之叛臣今汝反曰艱哉此大事也民之不靜亦惟在王與邦君之家又王之一身考德敬事修已以正之不可征也王曷不違卜而用人言乎張氏曰邦君庶士之意頗與益贊禹之意同然事有輕重勢有緩急流言發於骨肉之間四國叛於危疑之際權輕重緩急而處其中非周公其誰乎嗚呼周公聖人舉事者有未以爲然者不閑其塞異意之口而行其私也蔡氏曰殷逋播臣者謂武庚及其羣臣本道亡播遷之臣也在王宮云云謂三叔不睦之故實兆衆歸不可不自反也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蘇氏曰卬

我綏畏我躬广衆言亦求思其艱曰是亢也肩動鰥寡哀哉然予爲天子作天之役曰天寔以大艱遺我茲勉而從天非我自憂也爾一救人義當以言安我曰無畏此所憂之事惟當一心以成汝寧考所圖之功今乃不然故深責之也○張氏曰爲天吏以奉將天罰寔惟天所役而已遺言有所授投言有所畀上承天之命而下成寧考之功非一已之私也○蔡氏曰以義言之爾邦君爾邦士當云云此深責邦君御事之避事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孔氏曰不敢發天命言卜吉當以征之○葉氏曰朕夢協朕卜則武王伐紂亦用卜矣○林氏曰違卜則獲罪於天○蔡氏曰昔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亦惟卜用今天相佑斯民避凶趨吉況亦惟卜用是上而先王下而小民莫不可用卜而我獨可廢卜乎故又歎息言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蓋輔成我丕丕基其敢違也哉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唐孔氏曰上云卒寧王圖事又云圖功攸終又曰攸受休畢三者又將圖同義不甚異大意惟言當終文王之業周公重兵謹戰丁寧以勸民爾○

蘇氏曰王又特命故老之人逮事武王者曰爾當大省父遠爾知武王之勤若此也哉閟閉也天所以閟塞艱難我國者使我知畏成功於此也我其敢不盡力以終寧王所圖之事我王告此舊人我已大化誘我友邦君無不從我矣天既助我至誠之言其以考之於民以驗其實我其可不與寧王之舊臣圖功之所終予天所以勤勞憂畏我民若使民日夜思念如人有疾之不忘醫也子其可不與前寧人同愛休終我○林氏曰天棐忱辭謂空言無實者不足以感天然天不言胡爲而知其輔我說考之於民則十夫是也○呂氏曰乃是動心忍性成就吾民倦之因疾而知愛身今日之勞正所以圖後日之安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蘇氏曰如我本意則昔者已往矣所以王今者以言艱而日思之也以築室喻又以擾喻父雖敬其事而子不繼則父其肯曰我有後不棄基乎我其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稽寧王之大命乎○陳氏曰兄考曾戍王周公友肯四國殘民我爲其父兄閔爲扶之汝群臣乃叛我弗拯乎○蔡氏曰此言民扶四國之害不可不救援之意○按若兄考一節諫誠近之蘇氏以養爲將養顧失之鑒愚謂養救養寇之養友謂我所友愛之人以仇讎之人而伐吾子尚可言也以友愛之入而伐吾子民其可容養之三勸我以勿救乎友蓋指三監而言三監本吾所親愛者一

曰至此王亖于所謂淵泣涕而首之旨也我賢子
脩鴟鴞詩所謂旣取我子也民謂當時之罪
諭者資指邦君御事而訖之民也若兄考指
武王而言周公之兄武王之考也友謂管蔡
武王周公之所友愛也子謂成王兄考之子
也管蔡叛周是我兄考之子也兄考之子爲
友所伐爾民乃欲養
禍而勸以弗救可乎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
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
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
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
天命不易呂氏曰肆哉誥我鋪陳辭旨爾庶
邦君臣爾御事之人可不聽乎爽
邦由哲者通達國體乃曰明哲之人今亦惟
十人能迪知上帝之命十人即夫也賢人能

盡天地之心十夫
歸則天意歸矣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
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孔氏曰稼穡之夫除草
養苗我念天亡商亦猶
是我何敢不頁天
終竟我壟畝乎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
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
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呂氏
曰謂天降命于武王也武王旣受天命矣在
戰又何待於卜自當從天命東征以率脩前
人所指畫之疆土兄今卜又幷吉故我今以
爾東征天命無有僭差卜之所陳亦不過若
此○愚按此章以予未忘勝殷下三說天
命喪殷我不可不終其畝一也天降休于武
王兄分所有之土疆皆我前人之所區畫我
可不率其舊如韓愈所謂遵天之道祖宗所以

付任于者庶其在此予曷敢不力二也其下
乃言今卜并吉是天實命我所不可違三也
予曷其極卜卜言不必窮極於卜也卜陳其若
茲言卜亦不外乎此也先以理斷而後以卜
參之蓋雖不違卜而
亦不專情於卜也
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
微子之命微子之命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
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
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孔氏曰微子帝乙
元子惟考古典有
尊德象賢之義言今法之二王之後各修其
禮正朔服色與時王並通三統爲王者賓客
○呂氏曰先王之心公平廣大非若後世疑
人之國惟恐啚商之有爲子孫害成王命微

子方且撫助愛養欲其與國咸休永
世無窮公平廣大氣象於此可見嗚呼乃
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
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呂氏
曰上
古崇德此乃陳湯之德齊謂端正直方聖謂
天而光之廣謂寬大淵謂淵深精粹淳
記多論湯尚嚴商先罰皆不知啓誥若也仲
虺稱湯曰克寬克仁則湯開創六百年之業
正在於寬尚嚴先罰其不考於經
者與今其邪虐謂除禁之邪虐也爾惟踐修
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
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
上公尹茲東夏愚按恪慎克孝是事親以敬
也肅恭神人是事神治人皆

以敬也敬以事神故上帝歆敬以治人故下民祇協古者聖賢惟於敬用功而已微子之德如此信乎其爲象賢也歟欽哉往敷乃訓愚按微子既篤於敬矣而猶以欽哉勉之欲其敬而又敬也往敷乃訓欲其以修於己者布其教於國人也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蔡氏曰此因戒勉之也○蘇氏曰方武庚叛後而封微子蓋處可疑之地而命之曰上帝時歆又曰洪乃烈祖又曰萬邦作式此三代之事後世所以不及也愚按弘乃以下至無斁用叶韻體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陳氏曰武庚挾管蔡淮夷以叛周既勦其命矣復封微子以奉湯祀

常情於此鮮不暴白武庚之罪明其黜商之由而此篇丁寧惻怛無一言及武庚事以傷微子之心其誥命賢者其大體當如此○愚按此篇不獨得誥命賢者之體蓋武庚之罪當行天討微子之德當加天命非有一毫喜怒之私故其詞從容和平略無忿疾之意於此可以見聖人之心矣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孔氏曰周公既滅三監懲其數畔故使賢母弟主之○呂氏曰唐虞命九官不過數語微子之命蔡仲之命不過一篇未有如此詳者蓋三監既叛之後民志未定邦之安危惟此與士所以命之不得不詳亦時變也所謂餘民者世家世族也遷于洛其不遷者謂之餘民○按此篇蔡氏以爲武王之書朱子從之而蔡氏所辨尤力今姑從先儒之說以爲周公作更當博考云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孔氏曰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爲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蘇氏曰孟長也康叔成王叔父而周公弟謂之孟侯則可謂之小子則不可且謂武王爲寡兄此豈成王之言蓋周公雖以王命命康叔而其實誥皆周公之言殪殺也戎商之戚屬也民與國皆敘乃汝寡有之兄武王

勗勉之力言汝小子封承文武之澤乃得列爲諸侯也○呂氏曰文王之克明乃惟天明之明心理洞然無有障蔽明之至也自古亦有明斷之君然多以私意爲明非所謂克明又曰文王於天下之民高明煢獨視之皆如承祭無一毫分別之心是君道之所當爲隨所寓而契於理當用者用當敬者敬當懲者懲生成肅殺各歸其分此天之心也此道顯然著暴白於民誠之不可揜也所以能肇造區夏而親鄰積累修之之功自一二邦以至于西土之人盡怙之冒之亦大聞于上帝帝休美之故以殪戎殷之責付之文王大受其命萬兆民各安其居咸有字育文王開創始王克勤於德則有天下其難如此汝小得在此東土爲諸侯其所警康叔使知自也○蔡氏曰明德務崇之之謂謹罰務去之之謂明德謹罰者一篇之綱領也鰥寡人所易忽而不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此

不啻焉告之意康用明文王敬賢討罪一於理而已然與焉故德著於民用始造其區夏云云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唐孔氏曰不征法其先君也商先哲王謂前之賢君商耇成人謂商之賢臣古先哲王鄰云覆更也爲云遹述也○呂氏曰周公又嘆息而言使念其告成之意大商民見文王之于采臨爲侯以以能祗適文王之事望之祗適者敬而述之也民之所顧將在乎此爲康叔者當紹謨所聞使承續而不閒斷夫以文王爲之父武王周

公爲之兄開父兄道德之言熟矣一旦出而爲侯既隸父兄之側恐書聞不相承續而異聞或有害正者康叔於此當佩服先王德言日之羅被在身然後足以副民望此周公告康叔之至切者也爾之所往商之故地也商賢聖之君六七作遺風舊典豈無存者必於其地敷而求之也況商民之情素安乎殷先哲王之訓循而行之必可以保乂商民矣又當求商耇成人之訓商賢聖之君必有耇成人爲之輔就而謀壽廣大深達而思惟之蓋者成之言初無咏思推至於旁大深速方有所待宅之知訓者人心未宅則一念消亂雖有宅成之言無內知之惟有所宅則有所知康叔見聞至此亦廣矣猶以爲未也復使之別求堯舜禹湯之法易可功之無窮也康叔果能多哉爲師衆理故足王於與天同大自然心逸曰休綠緣而有餘將如此乃能不發三命蓋之于之嘆不易盡也以抑舜與周之罔亏然于一

君公之命○蔡氏曰宅心勉心也安汝止之意易曰吾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弘者廓而大之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康叔博學以聚之韋義以生之真實力以衆理該通此心天理之所從出若然後躬而有餘用矣若是則心廣體胖動無違理斯能不廢在王之命也○按弘于天蔡說爲優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呂氏曰周公嘆而言今命爾爲諸侯非欲富貴爾身乃要厥痛于爾身耳夫爲諸侯豈易

事此上有天命之可畏下有小人之難保豈非恫瘝乃身子爾自此以往當盡其心不可安康而好逸豫乃所以乂民惠所不惡如矣寡頤獨人所易歷能摭摩之是惠盡所不累也懋所不懋纔懋徵小人所易忽能力行之是懋所不懋也所以然者正以爲弼悠之道汝能服行其事乃可以光大王室應保殷民○蔡氏曰服事進和之也汝之所以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殺民使之不夫其所以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所見也○憲按周公以意不慮懋不是爲彌然之道後世乃欲以簽刑安法止之不知適以長然也前言明德此言蔡民大學之序固如此可見百聖相傳同此一消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

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唐孔氏曰上與言明德之學此
又言謹罰之義○王氏曰此教服教以作新
民之道作新民在於明乃罰盡民習善俗小
人好草竊姦宄闕與非度一旦欲作而新之
非有以懲之則不知所畏敝一則乃罰內以懲
罪懲罪之極乃有至於殺者以為不如是不
足以作民而弼之也人有小罪然非道眚也
乃省然成其惡非能詳也乃惟自作不吉原
其情乃惟不以汝為典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
罪非能終成其惡也乃惟過眚原其罪乃僭
適爾非敢不以爾為典式小是人乃不可殺
○蘇氏曰恃如此言是居公怒刑殺非死罪
且教康叔以人之向背巳爲喜怒而出入其
生死也法當死原情以生之可也法不當死
而原情以殺之情之輕重寄於有司之手則
人人可殺矣雖大無道肯殺人之君不立此
法而謂周公為之敢吾嘗聞之知古者日此

假設法也原以設爲甲乙二人皆犯死罪而
請其情重也甲之罪小小然乙之謂也非謂
其罪不至死也然其罪乃非眚災乃惟終之
乃眚自作不法而曰法固當用如是者當謀
法殺之不可議也乙之罪雖大然非終之殺
乃惟眚災適爾者適會其如此也是則其可
嚴也未世法壞違罪非理然殺無許有司論
殺小罪之法況使諸法自以而皆已為喜怒
而寧殺非死罪者敢以今旦之法考之謂殺
巳復雖未殺皆死雖未傷而罪人於必死之
也亦死闕殺故殺雖巳殺而有可測者鄰去
殺能已殺甘日賤夫以未復未殺刑上之殺非小罪殘所大罪赦乎豈可以非死罪爲小罪也張氏曰東坡謂
揮此一段大有功於後世而司先王之心以
破申商之邪說明德則曰欽哉謹罰則曰以
明是明德謹罰皆在識可已○林氏曰此以
司寇之事救之言蘇氏信設之法足也然其
論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於中間更加

小常情恕之之意而從文義乃足既道極厥
啓咎自以為巳之辜若今之律所謂自首者
原其罪之類此盖原情以究罪刑所之葛亂
明之治罰也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縡巧
所者雖輕必戮自作不與式爾者游鄭巧鋪
之謂也既道極殺辜者服罪輸情之謂也處
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又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亦此意也王曰嗚呼封
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
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
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
人無或劓刵人○葉氏曰如此則刑有敘也春秋傳曰乃大明服巳則不
明而徵人以逞不亦難乎物正也刑人殺人昔法也非汝意也雖非汝意然生殺必由汝

不可從在人也非獨生殺也則刑亦如出此
其大畧盖國前之辭也○林氏曰刑明則民
形然必有不忍人之心如有疾如保赤子而
後可非汝封以下又成之以謹刑孔氏以儀
或刑人殺人君絕句以非汝
封爲又曰爲下句王氏疑又曰在非汝封之
上治孝安惟蘇氏直以非汝封爲絕句不以
僅老又曰之上其說可謂盡之矣○呂氏曰
非汝封以丁殺易告我之辭也非也封刑人
殺人刑人殺人肯元討也當汝封之撻平黑
政形人渊人中戒之辭不可成有刑人殺人
之慈又言非汝封者鬱說兩句非汝之權也
又曰則滸人與戒剖耶人史官記周公劒勤
詳後之彥言不赞斗大罪如此納則嵗罪
可司前自用之心因公怨其大罪辟之而小
罪學之也○戚按裁氏呂氏二醫不間更當
肯設又此章言推吳其者三盖人君頂刑有
殺而人臨則民肯旦羽拐黽以和矣治民如

治疾雖功以衆若而非害之則民皆遠罪而遷於善矣保民如保赤子心誠求之則民皆安乂治矣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孔氏曰言外土諸侯奉王事汝當布陳是法司牧其衆及此商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于十日至于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唐孔氏曰言不濫刑不但國內外土諸侯以獄事上於州牧之官汝受而聽之衛居商墟周承商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謂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商有故事可兼用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臬爲準限之義彼爲法也要囚明取要辭於囚○[illegible]氏云又曰者周公重言之也○蘇氏曰德爲內政爲外臬關也凡政事汝[illegible]此法以爲限節也司專也事師此則商罰有倫矣要獄辭也服念五六日爲因求生道也求之旬日而終無生道乃可殺○林氏曰王氏蘇氏論外事皆非唐孔氏是也而士蓋康叔以外侯入爲大司寇則內事者司寇民事也外事者衛事也周公以爲不獨司寇之事爲然衛之事亦當然○左傳定四年[illegible]曰成王封康叔於商墟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商罰商彝所謂啓以商政也唐太宗謂侍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雖二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一日五覆奏正[illegible]周公要囚之意○呂氏曰要囚服念五六[illegible]至于旬時深思淵察畢見其理方可斷罪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

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林氏曰言商罰有倫蓋言商家之罰固有其倫也此言罰蔽彝謂汝之斷罰必以商之常法也○孔氏曰義宜也用舊法與刑宜於時者以刑殺勿以就汝封之心所安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有次殺惟當自謂未有順事君子將典直爲未足○王氏曰勿以即汝封私意遜者已以就義之謂○陳氏曰上言無或刑又人非汝封故此申言當用之以義上言[illegible]封刑人殺人故此申言勿庸以次汝封○[illegible]氏曰有其善喪厭善故當曰未有遜事猶刑雖休勿休也○葉氏曰用公以三故不其心而疑之故謂康叔未有若汝封之心朕之心德惟汝爲能知也○呂氏曰用其殺之合義者不可遷就以從已意○蔡氏申言鋪陳是法實事罰斷以殺之當法矣憲其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於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越時而御已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雖已當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順於義雖曰是有次叙汝當惟謂未有順之事盡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以起刑殺之所由不中也可不戒哉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罔弗憝

孔氏曰暋強也自強爲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呂氏曰說者以爲此數句與上文不屬蓋周公舉一端以爲證驗出豈不見當人自犯罪作孽非人陷之也如盜賊姦惡家奪人財貨剛強勇悍又不畏死人皆惡之[illegible]法加焉豈康以次汝封乎刑加於自犯之罪也凡所用刑皆然則契公理矣所刑非人所其惡是移法就已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

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

蘇氏曰周紂之後三監之世商人父子兄弟以相殘虐為俗周公之意蓋曰孝友民之天性也不孝不友必有以使之子弟固有罪矣而父兄獨無過乎故曰凡民有自棄於姦宄者此固為元惡大憝矣刑政之所治也至於父子兄弟相與為逆亂則治之當有道不可與寇攘同法我將誨其子曰汝不服父事豈不大傷父心又誨其父曰此非汝子乎何疾之深也又誨其弟曰長幼天命也其可不順又誨其兄曰此汝弟也獨不念父母鞠養劬勞之哀乎人非木石傷懷捐服以日月頑其苦以油然而生未有不為君子也我獨乎閔此人不幸而得罪於三監之世不得罪我吏人之手天與我民五常之性而吏不知訓以大泯亂乃迫而覺之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則民將避罪不暇而父子兄弟益相忿疾至於賊殺而後已雖大憂舉痛傷之民不率也舜命契為司徒曰敬敷五教在寬寬之言發也五敷所以獲其天性當嚴而不當速也○袁氏曰東汝之淪其有補於教化者昔得有父子訟者孔子置之枉折三月促其悔而出之其意正與此合蓋聽父子兄弟之訟不與凡民同當有嚴化以赦勸之使自悔悟知其出於天性可也若一以法當之則用一法受足矣不必吾儒也雖以漢儒若孔安國於此猶以文害辭辭害意流入申商之學惟域獨得孟子說詩之法○林氏曰父雖不

慈子不可以不孝兄雖不友弟不可以不恭而悖天理反人倫乃至於此與乃我由人之罪乎弔當讀為弔閔之弔惟我政人之罪固可弔而不可怒苟不知此而以刑罰從事則民將不猶乎天常矣孟子嘗引此篇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憝以為是不待教而誅也此為不待教而誅則夫不孝不慈不友不恭之人其必教之不改然後誅也舜之時寇賊姦宄則使皋陶明五刑以治之至於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乃不屬之皋陶而使契為司徒敷五教以導之以為五品不遜蓋有任其咎者而非民之罪也周公之意亦然○呂氏曰惟弔茲弔至也至于此地豈不為我正人得罪夫天之立君綱紀人倫使民知父子兄弟之分也今戕賊至此則為之正人如鄭大夫者豈不負天之責耶天之降衷秉彝以與民者亦大泯亂矣商民染紂之惡人倫廢壞紂之罪既不可免矣今商土餘習未殄苟後至此則為我王人者亦必得罪必也邪明整理猶有違者用文王所作罰刑以治之不可赦前言殺罰曰彝此言文王之罰曰作者殺先王之罰常行者耳經紂之惡人倫廢壞文王憂之想於雖持綱常之法必有創立者周禮司徒不孝不弟之刑豈其所作即協常事用殺罰人倫之際則用文王之罰此撥亂之道也然康叔不以身率之則又大彝憂者憂憂乎其難之謂也何者文王先自治其在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衛于家邦此其所能作罰者不能知文王之弟率徒用其罰刑何由以政人心之服也乎○蔡氏曰大憝即上文之罔弗憝言寇攘姦宄固為大惡而大可惡矣矧不孝不[illegible]之人尤為大可惡者云云父子兄弟至於如此苟不兄為汝之人而得罪為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哉而衰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遠由文王作罰刑此然殺而懲誡之不何殺也○愚按此章說

多不同朱子以爲蘇氏之說懲王氏之弊一蔡以寬爲說非先王刑人正法之意朱子之
言當矣然蘇林等說亦不可廢姑存其畧呂蔡說比諸家爲優蔡以不率大戛一句分屬
下章與諸家異更當參詳

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

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

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

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

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

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

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葉氏曰禮曰庶子正公族之官

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節者○林氏曰外云者恭衛而言也云云家
人之家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此其本末先後之
叙康叔當反諸身不能取家人越厥小臣外正猶左傳云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
國人也○呂氏曰兄汝國有庶子以盡訓導之職者有正人爲官之正者又小臣凡有符
節者背汝所統屬也乃各立條教違道干譽弗念上之意典用上之命令以病其君君臣
上下皆相率引而入於惡也此成王周公之所惡也康叔當速由茲義率殺曰率者與上
率字相應曰此義以表率之末率不從然從教之此乃爲君爲長之道者康叔不能自治
其家人及小臣外臣左右執事之人徒用威虐以身其從是乃大棄王命雖能使民強服
其治已非用德故曰乃非德用乂既先以身率之然後用刑康叔又當無不克敬其典典

者常也君臣父子是也○蔡氏曰戛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寘於法矣況外庶子
以訓人爲職云云乃云云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於下我之所逆惡也
矣此刑其可巳乎汝其率古斯義以誅戮之可也上言民下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
茲無故此言外庶子工人小臣背上立私則速由茲義率殺其用法暴急老蓋殺之臣民
化上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亂君臣上下之無其淺非繇之以法示之以威殺人執知不
孝不義之不可于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與男也然下速由文王曰速時斷義則其刑
其罰亦仁辱而已矣君長指康敬而言爲君長而不能正其家不能訓其臣惟威惟虐大
廢奔大了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康故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責其臣之寮聚君哉
推文王之敬忌若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致○陳民曰乃由裕民若去惡所以養民

曰我惟有及者去其所以害民若則利自又○按元惡大蘇至以諸家多分爲二章不率
大戛一句或屬下章或屬上章呂氏合而爲一似爲得之不率大戛異說尤多呂氏謂不
以身率之則亦戛乎甚難與下文不能其家罔不教典相懲蓋戛者二如相擊之謂然其
義終難通貌當在闕疑之威至於全章大指蘇民尊主不殺蔡民寧主於殺皆未免偏重
呂氏謂率之不從而後殺亦以優於諸家然方未知其必然故並存之以侯刑司乃別播
敢甚民大書諸家往往指爲別事愚謂我所惡者不孝不友也諸臣不以此守民乃別立
條殺以邀暴恩俗使其不知不孝不友之爲惡豈非不隴上心不用上令而病其君乎引
惡謂引而入於不孝不友之也此其所以速由該義以率殺也蓋導民以惡乃賊人心害
風數之大若不然安得遷以刑戮加之乎後此好名之說立其以善率民若亦例以邀寇

之斯黄霸教民禮讓而張敞以私立條教罪之髮也愚恐康誥之義不明小人得借以爲說故不得不辨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

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

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林氏曰堯舜之民仁壽桀紂之民鄙夭非其自爲也上之人迪之者以其道與非其道故也作求謂起而求商先哲王所以康乂民者而行之詩曰王配于京世德作求○呂氏曰此成王所以自責也我明而思之見得治民必有以開導之而後可以至吉康之地然言身亨之意也○蔡氏曰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爲無政於國矣○愚謂此雖承王以導民之責自勉亦所以訓康叔也然則欲導民於吉康其何以哉惟求殷先哲王之德用於康乂民者作求之而已蓋欲先

哲王之所爲無非導民吉康之道也導之以仁義而民趨於仁義導之以孝弟而民趨於孝弟此即所謂吉康也政者所以正民也不能導民俾知所嚮尚何政之有蓋古之所謂政者合教化而言後世之所謂政者離教化而言

王曰封予惟不可

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

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

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

于天 孔氏曰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罪之所行欲其勤德謹刑○蘇氏曰德之說誼者其理之謂也德而不知自然之理則德於已有已且不有汝誰移諸人此罰所以不行也罔從也矣止也今言民不靜其心無所止戾道之而屢不從者一

者我也天罰殛我明矣我其敢怨毋曰我無罪罪豈在於大與多乎言行之失毫釐爲于里况其顯明于天若乎○張氏曰我不可不監觀文王明德謹罰之意而告汝上文可告皆是也德之說罰之行未告康叔矣古之言天者皆責備於己而不全於人故民不靜不同天不罪民而罪導民者於孫氏曰使罰之行非德不能也○林氏曰儒動德謹罪之說是也盡德者本也於德其何以行罪哉王以罰行然後說德盡爲新法地耳○者爲說而不罰罰之行張氏得之蘇謂德有說非李指也說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

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

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孔氏曰言當修己以敬無爲可怨之事勿用非

善謂非常法罰行足誠道大法敏德信則人在爲敬則有功用是識道安汝心顧省汝德無令有非遠乃謀思爲長久之行寬政則民予罪不及絶陳民曰非謀敢事之裕也非起常之事也用財事之謀及變常之章矣之道但當以至誠敬而行之則無怨矣之民曰時忱若至誠之道也敏德者至健○道也惟至誠故能有守惟至健若能有爲之民曰民豈欲然其上哉君作怨則民健之蘇與一古以敬之辭同薛氏至誠至然是也古之人力有爲於天下惟誠以敬而已○呂民行其民之然皆上之人有大召之日作爲人君者有一毫致民之怨者皆門作顧畏省察自驗思○蔡氏曰天法之我德○思以於以民之不言行於寬自無作怨不下數行之優裕則至於民之寧而民不瑕紀之世善爲善未至以致優裕皆強也與前德裕乃身之裕同於

王

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
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
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大學引書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也○王氏曰或至殄享以天命無常
故也弗念則殄享敬典聽朕告汝則商民世享○呂氏曰明若使不昏迷其意也服命者
所戒全篇之命也又當尊其所聞乃可用以乂民若聽之輕慢安逸又文哉○愚按敬典
即前所謂罔不克敬典乃辟終復中言之必如是然後能世世享國也
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
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
夕曰祀玆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
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
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孔氏曰康叔監商民商民化紂嗜酒周公
以成王命告康叔欲令明施大教命于妹邦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文王始國在西
土其所告謹衆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勑之惟祭祀則用酒元祀大祀也○蔣
氏曰少正官之副貳也酒之於天下非小故經哉也故今之於天天給令民知作酒者本
爲祭祀而已○葉氏曰奉譬言爾顧瑚重臣下化之則衞衞皆王嚴而妹之俗漸畫亡濮
故倩戒之○呂氏曰厲小畫爾周公乃至之作一篇之書何也蓋酒之爲病在後世視之
則輕在當時視之則重大滋有一身之宗有擧出之亨停之君民沈湎於酒乃擧世之病

周公所以大誥之也又曰天下之物無一不本於天以酒論之猶菽水火之用皆天所爲
天之降命所以使我民置此酒者以祭祀無患則與以薦其馨香非以資人之醉飲也後
人失其本意乃以此爽德敗邪夫人以飲酒俾禍而曰天降若天理不在人心之外民爲
酒所困則天之降威也○南軒張氏曰酒之爲物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即天之降命也
而人以酒之故至於失德喪身即天之降威也因言釋氏本荒天之革威者乃併與天之
降命者而去之吾儒則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去而天之降命者自存○按先儒
以穆考文王爲昭穆之穆或曰穆考者敬德之考引穆穆文王爲證後說似優文王
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
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
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葉氏
曰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小子未成人之爾○陳氏曰有正有官以治之有事民各
有業也有官則不敢飲有業則不暇飲如此則常乎酒者無有也惟祀而飲酒不使之醉
惟土物愛而不欲珍奇則其心不亂而喜心生○林氏曰孔子謂不有博弈蓋使民飽食
終日無所用心則非僻之心入矣致使民不嫌酒非有事而使之服勤則不可而又有正
以暫之有事則下文藝蔡獲達服實是也知辭酒非不飲也不當飲則不欲耳詩曰其未
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所與未竊告二人之所爲豈可不以德將之哉○呂
氏曰遠謂無醉凡人中無所正則爲勉贊所迷文王言我民常導迪其小子惟土物是愛
勸稼穡服田畝其心方善知者歷事師多所以教子孫者必不許之縱酒聽聽若欲其用

精神以聽也聽之不淆則詣爾誥我教
戒矣○蔡氏曰小子者以小之者以其血氣
未定尤易縱酒故文王專誥教之與毋
同毋常於酒其飲惟於祭祀之毋然亦必以
德將之毋至於醉也又曰文王言我民常訓
迪其子孫勇者亦當聽其祖考之常
訓不可以謹爲小德小德大德惟一視之
也○可愚按以謹酒爲小德則酒亦小
失也其可乎故曰
公欲其一視之也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
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
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
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
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
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
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
在王家呂氏曰前輩文王之言至此乃成王
自言東方以治本國之事康叔當使
妹土之民竭股肱之力純一而不雜專工於
稼穡之事奔走事其親若長下民之分竭力
耕宜侯悉乎織而已何暇於縱所居乎安常樂
業念不至於酒不服田畝心無所用則必向
於湎矣其肯業牽車牛遠出爲賈以其所得
孝養父母父母以其遠歸而喜射自洗濯腆
享致酒以發芳之是爲[illegible]可用酒[illegible]有職
畫者以至於百君子爲[illegible]長當[illegible]處之
之下爾當聽我之教爾其大惟羞養老成之
人乃爲君當然之事爲方[illegible]食至
于鄉周公屏飲酒之門不[illegible]祭祀用酒
父母慶用酒養老用酒三[illegible]非宗其良心

宴開之於此娛酒宜至於燕不所以養其居
厚和氣也永長者察之周公言康叔爾當長
永觀觀省宗動作皆稽中德大抵致謹於言
行易致謹於飲食難若非深體深察一動一
作必稽中德則口腹亦豈易制工夫至此
庶務能羞饋祀則可以保宗廟矣爾乃可自
大用安逸而一身不至於放縱矣出乃信爲
王者正事之臣忝天亦順其元德周家世世
不忘夫不荒于酒以率國人惟儀常事爾而
鋪之如此其重至於天若元德若盡進德之
驗不於最難弄藝工夫家祭則德進不已而
夫不能進也酒縱細故玩而難遠故周公云
然○蔡氏曰妹土以下教妹土之民或大以
農功或家販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慶則河以
用酒也果以士有正以下教妹土之臣介助也
用逸若果以載亨也言爾能常常方觀內省
使合書之受善爲之際必稽于中正之德而
無適不及之差則補全於身而可以交於神
周安娛是則庶幾能進饋祀爾亦可以宴樂
也○愚按妹土嗣爾股肱純蓋謂此土之民
久染沉酗之俗鑒此宜純用股肱之力以從
事於農商以孝養其父母爾此二字須用如自
西之類是也又毋慶則用酒
蔡氏兼要商言之於理爲長王曰封我西土
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
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呂氏曰此又舉
文王之事以告
之庶西土諸輔助文王自以往邦君以至於
御事小子之臣皆庶幾能用文王教不以瀆享
于酒我能至今受商之命而有天下蓋酒
謹人之所背所性不存焉於此既有天下於彼
必享天下之理而爲消長之所以能受商之命
昔乃不享於是而享於德之力也○蔡氏曰
此言文王無酒之效其大
如此○按棐徂三字未詳王曰封我聞惟曰

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孔氏曰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敢況敢崇聚會飲乎○呂氏曰此又舉商之所以興者告康叔我聞昔日商王之興蓋以是道而畏天畏民也天有顯道小民難保何敢不畏能畏小民畏其畏天也經德秉哲者商先哲王持養之工也德乃本然之德修之有常然後無失德哲亦本然

之明不保持則爲物所昏故德必有常明哲道守也至老之主無不尊畏其輔弼之臣相與贊成一已之德其心克自抑畏君臣之心凡在位在職者皆肅恭以輔上而能其恭之心大自成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君臣之間皆於恭敬用工夫自暇自逸且有所不敢君日其敢崇酒言況有工夫崇尚酒也朝廷之臣既如此哉在外服者有侯甸男衛邦伯之諸則在內服者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至於百姓里居不在位而罔爲者皆不敢先酒于此不作畏之而不敢上下內外舉在爲教由此心豈狠及於酒惟於閉成王德耳又大而爲其人者亦事以所若爲事克商之時通天下肖萬恭矣○亦民曰皆皆上又非成君德而謂之能著下人此尹人祗辟而德之王不惡吁哉王顯上文成王而言祗而顯上文有恭而言○焉接此尊乃[illegible]見人哉剝不敬欲德役則不敢殷之君臣亦一矣嗚

宜深味之矣奉天下之物欲不足以動之矣荒惑敗亂如酒乎此正天理人欲相為消長之意學者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孔氏曰王紂也酣樂其身政令不顯明於民所敬所安者在於怨不可變易○蘇氏曰紂喪其威

儀望之不必人君致不亂其所亡也而猶荒湎不必休息其心為酒所蔽念亦陰很不復畏死不酗而怨曰哭明酗者常怒也國君醉則殺之士庶人所則相役明酒之能使人怒也紂之惡至於殺其身而不畏惟多罪逋於有邑土下沈湎及商之滅此等能無罹于言與紂保死也天降喪於殷無所愛惡者將以其逸爾於大之墮商人自速辜也○須民以之心斯怨重於萬事皆輕紂惟況六焉殺民當怨於酒故國事皆薄先王之祀以德不以物故奉牲以告奉盛以吉泰酒罔以吉腥以德為主耳有德馨香以集德民身殺商先哲王以畏為天所指紂以迎衰天所喪○呂氏曰此周公又舉商之所以亡昔告康叔先王孰保其德而後王能保其況乃至於使民傷心矣紂惰不自覺反以為安故民其暴心雖死不畏罔邑指言王家也皆將喪酒之罪止於紂與衆逋逃之人耳而

無辜之人無不罹其毒受禍靡有孑遺無
有德之馨香享于祭祀而顯聞于天者但大
有民之怨氣與庶羣飲凡人皆嗜酒罪合于
一腥穢充塞天所以降災于殷以是故也○于
蔡氏曰惟民自速辜曰民者猶言先民君臣
之通稱也○又曰其心疾很雖殺身而不畏
也辜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按無罹二
字據蘇說則無字上屬而罹字據呂說則罹字
上屬不字皆不若蔡氏省力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孔氏曰視水見已形視民行事見吉凶○吳氏曰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言受如此其詳昔古人謂人無於水監監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當以民監則其得失可知今殷旣墜厥命矣我其可不以殷民之失爲大監戒以撫安撫時乎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吳氏曰自予惟曰以下皆戒王周公使康叔監殷之失以剛制于酒之事也我今惟言汝康叔當堅固以謹殺之賢臣及汝爲孟侯所統侯甸男衛之國君皆當固謹之此正如文王誥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蓋欲謹之使不飲于酒也殷賢臣及所統諸侯旣同謹之矣況太史內史之官乃汝康叔之所親友者及其賓臣爲百官尊者不可不固謹之也內史而下旣固謹之矣況親汝康叔其事之人所謂服休而在位服采而在職者汝可不固謹之乎服休燕暱之臣而位爲三卿

者謂司徒司馬司空也司馬掌九畿之法故畀之圻父者尊之也所司父和有畫以王命若當有以薄近而誅伐之於司徒掌之當以民生故謂之農父農父在於厚民生則猶當民而保安之司空掌寬地以居民之故謂父推宏父在於居民則當宜民居之法謂之國三卿康叔孟侯實大國也故有此三位尊故於康叔爲疇近也又同有以上之乎周公此意蓋謂自殷賢臣推而上之不三卿皆康叔所當謹者其可不上之臣以其從酒之欲乎蓋謂度身又爲當謹○呂氏曰剛制者當時酒之害甚深足然然不用力曰然制亦則能制之之剛制○常氏蔽剛制亦安力以制之者也○畏按四刑守節蓋所斂愈重則所成當愈所戒制而言剛制以已所自檢而則當謹上之哉在衆叔則當防之在所

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其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法以待命不必死也蓋汝泣死法考使人長而不敢犯死也亦然當殺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爲大逆者亦丁謂而閑矣如今之法有曰聚飲者所罪蓋聚而爲盛逆者也後世不知其詳徒爲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輒役之世可乎或曰自漢武帝以來至于今皆有酒禁刑有至於流而賞或不賞未嘗少縱而私釀者不能絕

也周公獨何以禁之曰周公無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與乙皆嘗其子甲之子溺
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皆其子而責之學乙宮其子而奔之食此周公之所以能禁酒也○
林氏曰殷紂所迪之諸臣其百工有湎于酒者盖其化紂之惡未能遷革故勿用法以殺
之化亦教之而已下文言殺則羣飲而誅者其後周人可知也○孫氏曰使誠欲殺之雖
康叔可也何特歸之於周此欲原情定罪耳○張氏曰有斯明享謂汝有且戒酒之故則
是明於真上之道乃或不用我教辭而躬自欲酒使吏民彼蕩從之則是汝康叔不以我
一人為念不蠲衆其政事是陷民於罪而殺之也孟子謂以從殺人與刃無以異使康叔
以濁亂之政施於民是以挺殺人也唐孔氏曰以戒酒事終故結之曰汝當常聽命我所
使汝慎者篤而行之勿使汝主民之吏湎於酒當正身以帥民○故勿辯以下說者不同

句斷亦異林氏謂孔說為不費辭但不知辯之訓使何所出今姑取此亦未敢以為少然
梓材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
臣達王惟邦君許氏曰大家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故書三桓謂之三家
其曰大家者孟子之所謂巨室也○呂氏曰當流言之變正緣天下之情隔而不通故康
叔於變亂新造之後在通上下之情以為綱須大家強而難通者也王尊而難通者也康
叔任為邦之貴當通上下之情以一國臣民之情達之於大家又以臣民大家之情達之
於王自家叔言之有民有臣有大家自王言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止謂之臣當變亂
新造之後上下之情不通不於此而通之則再召變亂亦未可知惟關聯相通則變亂無
從而生此康叔一邦之本也○蔡氏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情無不通矣以

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
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
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
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
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
古王若茲監罔攸辟呂氏曰為邦之要務在虛心屈己不敢自用以
一國之人為師常言我有師師謂之師師則非一人矣官長無不師之始盡為邦之道既
通一國之情又取人為善乃示德意於邦人謂我之意不欲屬殺人此三代得天下之本

也文武之得天下成王之守天下皆本於罔屬殺人康叔當體此意以好生為德敬以慰
勞斯民之謂之敬勞者以尊臨卑易至於忽必懋勞之以敬使民如承大祭可也肆今也自
今以往凡司徒司馬司空尹旅之屬亦姦如康叔之敬勞康叔有以先之也自今以往昔
之為姦究者與殺人者歷人如今下諸賊所過歷者也皆宥之而咸與惟新康叔既以好
生之德先之凡為康叔臣者見其君有好生之事有戕賊敗害人者亦體康叔之意從而
宥之殺康叔之所宥及於殺人臣之所宥止於戕敗人者盖大權君之所專小事臣之所
職也又言王者閒諸侯之監本為治民非為他也舜之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
成王命康叔為監亦但言涵養撫摩不可殘虐至於鰥寡無告者敬之使得其所寡婦無
依者聯屬之使有所歸聚合其民大度并包而含容之故致也王之所以致此命於邦君

以及御事者果何以乎優游涵養待以歲月徐徐使之自至於安養之地此所謂引養引恬也社詩有謂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者雖爲雨而言亦切於治體以病之人纓加藥石反以滅疾安活以補養之引而至於和乎可也監謂康叔也周公告康叔自古王者之撫民皆如此不可以法治之總上文三節之意也○蘇氏曰歷人者罪人之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成敗人謂毀傷人四敗面目漢律所謂京也夫亂生於數不小忍而求速決則纍頃横生犇所下至小引延之人靜而亂自衰使相容養以至於恬安是謂引養引括○林氏曰三監之亂必有反側不自安者故必有之使知我之不復窮治則其心安矣○蔡氏曰其命監之辭盖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矜之使不失其所婦之窮獨者則錯屬之使有所歸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呂氏曰周公又舉物理以論康叔知稽考田畝既用力整理而陳布修治矣苟不爲疆畎必有水潦之浸牛羊之踐又如作室家既築垣墉矣苟不覆盖必爲雨所漏擇又如造器既勤於樸素矣苟不加采飾則樸斲之事不徒然耳梓材者古人書器多用梓才爲之故以名篇意謂周家基業自太王王季文王艱難積累周公復爲之定矣十已七八矣今之所少但欲隄防覆盖揜飾如疆畎墍茨丹雘之類而已康叔苟不撫摩商之遺民復爲變亂則前日冢弊工夫皆隳矣言命之之意至切也

今王惟曰先王克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

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孔氏曰言文武已勤用明德懷遠爲近汝治國當法之○王氏曰既盡也懷庶邦爲已交輔○蔡氏曰先王文武也兄弟言友愛也泰誓曰友邦冢君方來者方方而來也既盡也先王盡勤用明德而懷來于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視效於下后後王也式用也典舊典也集和輯也此章以後若臣下進戒之辭疑簡脫誤於此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林氏曰言天盡以中國之民付之於先王而一民莫非其臣盡以中國之疆土付之于先王而尺地莫非其有見以先王之勤用明德而已天之於先王其眷顧之也如此其至今王惟當用德以和懌先後迷民而已迷民謂殷之餘民先儒謂和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先後教訓了翁言先迷民者紂之民後迷民者識演之民其說爲長盖當時迷亂殷民周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則其民之之可謂甚矣其餘民之尚存者當武庚之叛又皆蓄不執之心相挺而爲亂惟其如此所以謂之先後迷民常人於此方且以刑罰爲事周公之意則不然故謂今王惟用德以和懌之使之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則斁不遷善遠罪[illegible]惟不忍部其民而用德以和懌之則是以先王之心爲心則皇天之所眷顧付畀於先王者可以慰先王在天之靈矣故曰用懌先王受命○蔡氏曰命天命也用慰悅先王之克受天命者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求保民

蔡氏曰已語辭監視也此人臣祈天求命之辭也按此篇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若人臣進戒之辭以書例推之曰今王

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即命曰也肆王作德
用者猶召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
用也巳若茲監有猶無逆嗣王其監于茲也
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猶召誥惟王受命
無疆惟休也反復參考與周公召公進成之
言若出一口意若此篇得於簡編斷爛之中
文既不全而進戒者有用明德之語編書首
以與周屬毁人等意合遂以為文意相屬細
詳其語脉一篇之中前則尊俞早之辟後則
臣告君之語有不可強合者○按蔡氏本吳
氏說近之
謹附此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

誥孔氏曰召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
營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蘇
氏曰周人謂洛為成周謂鎬為宗周○呂氏
曰太甲復亳而伊尹告歸成王卜洛而周公
告歸蓋伊尹周公處大臣之變者也已事而
亟去所以明吾心而嚴萬世之防也周公不
得遂其去何也伊尹之時國無他虞太甲思
庸則其責塞矣周公雖卜洛以遷商民甚業
始定於其心猶未服四方之大勢猶未集非
周公誰與鎮安之此所以欲去而復留也告
洛邑之卜周公往成周而遣使於成王也佔
洛誥之書周公歸宗周而親詣于成王也

洛誥蘇氏曰此殷有脫簡在康誥曰惟三月
哉生魄至洪大誥治下屬周公拜手之文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
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
民明辟孔氏曰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
居洛之義○唐孔氏曰篇末云戊辰
王在新邑朔戊辰以上皆是西都時所告也
周公正以此年遂致政皆以成王年之二十戊

人故必歸政而退老也王肅於金縢篇末云
武王年九十三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
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
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六年而
成七年營洛邑作東誥召誥歸政成王然則
去王崩時成王年巳卜三矣○王氏曰復如
復還之復周公謂卜復命于成王子者親之
也明辟者尊之也將言以基作民明辟故彈
明辟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
政故周曰以故代王而非越也君臣易位而
非不顧也以書考之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
巳未嘗代王為辟也何君臣易位復辟之有
哉管蔡之難周公以王命東征不敢西歸以
待王之察已蓋周公事成王如此而曰代之
為辟不亦悖乎○萊氏曰周公踐天子之位
以治天下勿與經見獨禮明堂位云爾明堂
往非出吾人于其言曲阜七百里魯君臣末
嘗相敍之顏皆三儒傳疑尚何足證子○朱

予曰周公不以亨言二幼不能故言王若不
故及天之內無完命則不得不制擇政事係
縱王朔而拍此洛邑以為王當於此初作民
毛也○呂氏曰朕復予明辟程氏謂如復于
王之復周公說言我以作洛戰卜之事反告
於汝明召也出寫教辟之就善生於此語錄
不知有失然發有麁武王前成王立未音一
日不居工位有復之有哉君如而百官總已
以聽為是直以等之聽也前乎此若封康叔
弋三藍莫不事之於成王則昔因為辟自告
也而今何復焉或後如出篇之說則天下之
事營有大於此者何為下文無一事及之而
尊論營洛敢卜之事邵營洛大攻宜自天予
出以成王幼河焉上若不敢及大時建都邑
基周家之命而定之子乃不得不彌太俗以
往大相東土其宗後為成王始基作民明辟
之也中天下而立可四曰哉四聰並受四海
之圖犄大哉洛邑是誠宅民則宅之基也是

誥周公遷都之意也○蔡氏曰拜手以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者之禮也○按亂保朱呂說異呂似勝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蘇氏曰黎水今河朔黎陽也周公營東都本以遷商餘民民懷土重遷故以鄰河朔爲便卜不吉然後卜洛○呂氏曰卜都之意主於商民先卜河朔黎水者因其所安也意在近地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衆之所向周公亦豈安其獨見哉並用二說以聽於天而已卜黎於先者先人後己之心也黎既不吉改卜洛邑慮乃協從盖周公之心即天心也無間故無違也始云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王城也朝會之地也終云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下都也頑民之居也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云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北正食其墨也洛邑雖有二城而成周則其總名杜預孔穎達皆以下都爲成周謂敬王避子朝之亂自王城始都之其說不然○朱子曰伻使也遣使以所卜地圖及卜兆來告成王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孔氏曰成王拜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張氏曰成王明周公之心曰公之營洛非徇勞民動衆誇張侈大也欲天之休而已○呂氏曰宅上中而作大

邑天之休命也周公之來相宅乃敬承天之休命非出於己私也其作周匹休者吉周公相宅營洛實配宗周其休美供無窮也成王復言公既定宅使人來以義兆來視予貞卜之休祥有常永無窮之吉我與周公二人共貞罔守此基業乎公其以予億萬年敬天之休以者御之之辭也成王自謂保天命與墜天命二者皆不係於己惟係周公使我如何爾公庶幾永留輔佐以我小子萬億年敬天之休而不墜乎有之者託重而望之者甚長也○林氏曰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爲周公得卜之驗辭周公以此誨成王成王得公之誨既至故盡禮以答之○按此亦一說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蘇氏曰稱舉也殷禮盛禮也○葉氏曰殷猶殷薦之上帝之殷○林氏曰元勳大臣與文武同定天下當列之元祀以下無窮之勸此大事足以係天下之心武王則示暇周公用未行而留以遺王若止於明作有功此漢宣帝技巧成精只是綜核名實之攻若之於惇大成裕只是漢文帝寬大之風不免有上下柔弱之患故周公欲其不偏○呂氏曰成王既盡禮以求誨言於是周公舉其大

背告之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告以定都之首務也定都之初肇寧盆禮大饗群祀雒祀貴之不載著戒秩序所祭之未告爲有報禱有祈爲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兩陽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漢中土祈鴻休也後出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則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告成王若闕於事情師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彝被一心對慈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矣下逮肥翟之咸亦皆有乎顯若收其故亦合其罪善界君心辛天下之道莫要於此予彝百工俾從王于周予惟曰無有事周公言我整彝百官使從成王予成周者嘗徒然哉予推曰庶幾有事焉以大厥天下云爾下文所稱記功宗之類皆所當爲之事也方周公當國之時百官賢否辭或小不務公因化之有道貢之有方於治道未害也今成王觀致之初所從百官昔容有

一小人參錯其間故公必精察審擇使成出於正無少不彝未臣愛君之心亦篤後不援之以人而後責之以事周公必不爾也既授之以人矣成王亦安得辭其責予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焉爾者基業既安則當修創業之功以示天下洛邑既成周之業既定矣創創業之勳不可後也故教成王今卽出命曰記錄功臣之宗勳勞之最大者以其功之作元祀元功臣莫下祭於大祭爲功臣之宗者居其冠故謂之元祀也漢高祖其文功臣其第一又之而後定蓋功臣之祖天下觀舊可以鎮衆群下者實繫此舉焉論功莫先於宗言宗則元功臣可得而推矣報功莫重於祀言祀則元慶賞可得而推矣既發今以報其功惟中命以兌之曰汝功臣其安比褒賞之命以厚輔王宣焉示之付任之忍也丕祖功勳乃汝其悉自教工孺于其明滿子其明其往興若火則談將取依灼

叙弗其絕祐周公既告成王以褒賞功臣又求以當大辭功臣之戢書荀無不公百工敘之亦皆公也苟少有私百工龜之亦將皆私也其公其叔悉日汝珍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百工視微期此孺予論功行賞其司少有朋比乎需予其少行朋比則自此以往篇政出治辭無不川比加火始然發燄之微耳其所焚內以察而進自少而少自近而逮遂不可絕矣其可予滿成其初予兩功若成王之初政周公懼其私心之或萌故嚴焉其辭所以開之於游而禁之於未發也厥若彝者告成王以其頌與彝也及謁事如予者吉成王以攝定天下之事當如義爲式之時也及云者周公自兼使成王先頒與彝而因觀法哉之所爲也惟以在周工往新邑者卽周公所彝從王子周之百工成成下之洛當惟以出自從不可以他人開之也周公偏成王賓考可謂悉矣示之以與欲其尊也數之以身從其於也遺之以人欲其用也成王之臨洛

邑成非循奉其彝師法周公信任衆賢則治道亦無餘總矣俾儲卽有僚明作有功樽大成徐汲天有贊者後告成于當後百工成知上意所嚮聰事分藏各就有然曉然不惑舊揚實興成底成廣乃所或明作有功也苟不知上之所稱卽宸或則意息則積用非成矣然則所嚮異何豁也月序大者其所總也一代必有所尚以定一代之治語百工皆知所歸譴其藏之異其功之彝兩體旻皆保厚寬大共成遐裕之昌俗則沒周入百年之附尚賓定於成王休聞顯譽豈有既予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孔氏曰已乎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蘇氏曰享朝享也儀禮及物幣不朝同廢失也禮

失而人慢也小人以賄說人必簡於禮孔子獨飽於少施氏者遠小人也周公戒成王責諸侯以禮不以幣惡其役志於物而不役志於禮則諸侯慢而王室輕矣此治亂之本故周公特言之　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爲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謂魯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以弭兵王而好賄則其致寇也必矣唐之康君損皆可以賄取方鎮爭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政以致於亡周公之戒聖矣哉○遜氏曰敬識其享則享者知所勸亦識其不享則不享者知所懼○陳氏曰幣有餘而禮不及諸侯必有輕上之心以爲可以幣交也○薛氏曰惟終與載謀載惟之惟同敬識其敬以慮患於未然此惟終之道也○林氏曰覲禮諸侯之朝王皆有束帛加璧庭實所謂物也其辭遜升降之容所謂儀也享固多儀苟儀不及物禮不足而幣有餘則雖享覲于王

與不享無以異也其所以儀不足者蓋以諸侯而志於享上故也諸侯既不專心致志於此則凡民化之皆無奉上之心天下之事其將差錯侮慢不可正也故汝當敬識之者以諸侯之勤怠而反諸已戒謹恐擢不敢忽也苟不能敬識則王綱廢弛而不能自振○呂氏曰周家之治文武周公實始之至於終之則成王之責也汝其敬識百辟享以下誨之以統御諸侯之道也王者之統御諸侯必先其向背所以識其向背非用智而任術也亦曰敬而已矣敬則是心常存無憎愛之私故能識百辟忠誠以享王室者亦識其有悖慢而不享王室者所謂不享王者非必顯然負固阻兵也庭實奉上之物周與其他諸侯無異第無誠意以將之耳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

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呂氏曰此誨之以教養兆民之道也周公之於民至矣然治道有先後之序蓋亦有未暇爲者故屬成王頒布我所不暇爲者於天下王其聽我教汝於棐助斯民教養之常道次第而頒之於民可也蘉勉也民惟邦本汝乃於是而輔民彝不勉行之是基業必將不永矣危言以感動之欲其深勉乎此也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者周公復告成王以惇篤次序武王之事用不如我前日當國之時則天下不敢廢汝之命矣武王沒周公如武王天下所以不廢周公之命也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天下所以不廢成王之命也苟成王作聰明喜變更武王周公之政皆失其叙則天下安肯用一幼沖孺子之命乎篤叙云者典刑具存誠

意不存焉亦徒法而已故行之貴乎篤也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吉戒既終勉以汝往新邑布政不可不敬我其退休田野惟農事是明不啻與開國事矣彼裕我民無遠用矣者周公既與成王决別以民者國之大本意未能已復指而言之曰彼寬裕我民之道前所謂棐民彝者是不可須臾離無或少遠之而用致違家也周公於將去之際毅勤反覆不能忘民如此其責知本者哉○張氏曰汝往敬哉言成王自今以往當敬其心周公既以敬教成王於宅洛之初召公又以敬戒成王於丕作之日聖賢相傳無他道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

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

予冲子夙夜毖祀

孔氏曰成王順周公之意請留之自輔○呂氏曰成王將留周公故先歸重於公答其詩言稱其功德盖所以開後嗣之端也公明保予冲子者成王退託言我幼冲爲子蒙然未有所知公之於我正如人之養嬰孩寒暑飢渴莫能自下青冲貴若明以保之歸重於公若亦至矣公稱王顯德至成秩無文者咨周公之誨言也公所稱擧以誨我著明著深實昔丕顯之德盖欲以我小子繼先烈成天意結民心擧祀典我不敢不廢服是誨也文武之烈要在增光而發揚之茍止欲序循則陵頗其書矣上天之脊要在進備而奉咨之茍無以稱塞則將墜其命矣四方之民要在和調而恪保之茍使之乘雖則君位危而不能君師來之上矣惇宗將禮稱秩元祀成秩無文即前

所謂肇稱殷禮盖以享重宗敎大禮之心而肇祈文敘大祀徧祭百神而大饗之也周公前兩章之誨大畧不出此矣周公之誨以祈爲先者先其原也成王之答以祀爲後者先其實也彝明之心蓋出治之原而爲治之條理則此心之實也告者示其原受者得其實周公可謂善誨成王可謂善聽矣惟公德明至于冲子夙夜毖祀者宗周公之功德也周公聖德之著輝光充塞天地若可以止矣方且勤施治教於四方之人雖遠邇溥隔亦皆旁作穆穆文發誠敬之容從益日新前迓太平其象可見文武勤勞創業垂統以教後世者稱公再明不復遂營我小子拱手所成續知爲勞主畢夜謹祀而已則公之有大功德於我周家者亦云盛矣天下皆在周公光宅之中識其不已之心者成王也天下皆嚮周公日新又化識其遜乎之衆者成王也同公勤施不已之心雖聖人所同然狂荊四周恩

兼三王其勤勞特甚焉信乎其爲勤施也下曰既平而曰迓平者既平則盈不可以矣迓則有整齊方進之意焉周公勤勞如是勳德如是成下弁見奉祭其敢忘所自平其可少遠周公乎挽留之意莫助於是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呂氏曰既稱周公之功德言之不足復言公之功輔養啓迪我小子之篤周不如是非止前所稱而已蓋非言語所能盡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蔡氏曰此下成王留周公治洛也成王言我退即君于周命公留後治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故於舉抑發政之後即欲歸君于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爲魯後者非是故之貴華衆郊不聞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善已久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益可見

其爲周公不爲伯禽也○愚按史記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亦並興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遂平徐戎據此則蔡氏說當矣

四方迪亂未定

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蔡氏曰宗禮即功宗之禮也亂治也四方開治公之功也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敉公功也敉功者安定其功之謂即下文命寧者也將大也周公居洛容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大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爲宗周之四輔也漢三輔蓋本諸此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張氏曰周公之功天下雖不欲歡雖不歡樂天下

下信服周公知此故周公留則王室定厥公
去衆天下賴而公去之豈則亡哉○吳氏
曰公功如此而肅從自將命不繫故人猶學
樂之○蔡氏曰成王欲留公止洛而仍歸往
宗周言周公之功云云宜頒檢洛邑以慰撫
人以毋未去以固民也我當與厥其安民之
事公勿替刑監我士師工者四海得以世世
享公之德也○吳氏曰前漢書兩引公以誅田
昔以誠為我當以我為工○置按公以功蕭
者試歟盡即公身而言謂其功數此而以處
自將以敬自撫可以見公
之盛德非謂天下當紀之也周公拜手稽首曰
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
武王弘朕恭蔡氏曰弘大其責予之恭孺子來相宅其大
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

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
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孔氏
曰拜而後言詳成王留○王氏曰恭先以恭
倡後王也孚先以孚倡後民也○蘇氏曰拱
大成王之恭德也厚施典法於商賢人後世
言周之恭主者以表上為先古之言恭人者甚
盛德不敢居也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
恭朝夕執事有恪多子衆賢也後世言有用之
信自以周公為先也區之將與以民有蕩天
之王建都邑立落輔以定天命予宅心爲
子孫亦必有命出之考禮教俗法令
以定國之長而正周爾為民大夫之宗法從可
以世之垂拱成辭有中士勇橋而不至於
亂國所者法與人也傳曰蛙孤也成人
尚有典刑故周公以調惇戎而用賢可以定
國後之言法者必語爲要說有言事不師古

以克永世匪說永聞今不師古後不師今故
周公以謂我富與鄉大夫士篤前人成烈王之
恭衆以則後之言信者必師焉夫以成王之
賢周公之學其所以爲從出先者不過於時
與皆而已○孫氏曰前言誠保文武受民由
言承保文祖受命民何也蓋文武之民受之
先王也文祖之民上受之天下受
之先王也此王命周公承保之也考朕昭子
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
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
文王武王惠篤叙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
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
子懷德王氏曰王稱周公之功周公乃歸德
於文王以爲成朕昭子刑乃盡被

刑文王之德也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
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與此同意成
王伻周公來毖商民乃命寧明禋公以秬鬯二
卣曰明禋于文王武王使之寧明禋則以太平
告文武也故周公不敢宿之王明○禋之命王
禋文武曰王尊之曰休享子明之也考之字命
氏蔡氏○蘇氏曰作稽考之考明考昭子蔡氏云
清明辟○蘇氏曰考我所以明子之法乃盡
文王德也以也宗廟之禮也以黑黍為酒合
誥邑所以釋也鬱金香草合而釀之使人以
來朝而商之民公以秬鬯二卣何自周公王
享獻商者之日明禋二日休享宣事周拜周
公如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之有事
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倦而不食故享禮
禮當出而饗即日王者之則文其禮不如鞍以世之故禮之有
不敢富出信即日致之則文武不敢以王命周公宿
使子家國家不厚以叙身其康強無有遇疾之子
以國周公以世二自禮于文武且視

祿萬年厭飫乃從商人亦求壽考于使商成敘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氏曰此言未到洛邑時事也伻來以下專攻之說其當事周公如此明先儒未有發此義者東坡之觀書如此豈淺儒者所能及也哉頓厚而敘謂順理而忠厚其施設有所先後也觀周公此書則夫天子之禮樂周公其敢當之乎所以春秋於郊於禘之牲牢其僭禮之失者蓋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周公之意也○蔡氏曰此祭之祝辭周公為成王禱也惠篤也篤敘典篤敘乃正父同順篤敘文武之道身其康強無有遘遇自罹疾苦者子孫萬年厭飫乃德殷人亦永壽考也承聽受也敘教條次第也王使殷民承敘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蓋周公雖許成王留洛然且謂伻殷者若曰遷洛之民我固任之至於使其承敘萬年則實繫於三也亦責難之意與召誥末用供王能祈天永命等語相類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蔡氏曰此下史官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十二月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宗廟禮太牢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於洛故舉盛禮也逸史佚也作冊者所書也逸祝冊者史逸為祝冊以告神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冊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意重其事也王賓猶虞賓杞宋之屬助祭諸侯也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太室清廟中央室也祼灌也以圭瓚酌秬鬯也灌

鬯以降神也逸誥者史逸誥周公治洛與錢也在十有二月明戊辰為十二月日也○呂氏曰史官記周公輔成王保文武受命之終至此凡七年也○吳氏曰周公宅留治洛之後凡七年而薨成王之留公也言誕保文武受民公之後成王也亦言承保乎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於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始公之辭云○後呂氏本曹說吳氏謂公留洛七年而薨未知何所據姑用此說等

成周既成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呂氏曰遷洛之事召誥則經始之也洛誥則考成之也多士則慰安之也亦既慰安之矣而窮命之後復待多方之誥然後人情始定蓋其再諭之頑易若一喻之至乎曰聖人之言不過乎頑始遷之時如其勞來之足矣苟頑憂他日之疑而盡命之於已則為厲於民則為虐非聖人之言也又曰所謂頑民者蓋於商民之中尤頑固不接者非諸侯之權所能震服也非文誥之辭所能齊率也惟置之於醇醲太和之中而後日漸月漬是以馴擾此其所以有成周之遷也○張氏曰此多士者周所謂頑民乃商之忠臣也周公營建商民於是使其耳目一新心志變易日見周之士大夫日聞周之號令日被周之德化變念商之心為念周之心其論遷居於洛則曰是惟天命無我怨論憂迪簡在王庭則曰予一人惟聽用德既安慰以勞苦之詞又開勉以選任之意使人人自喜有仕官之望而無擯絕之憂有一家之心而無所防閑之苦嗚呼周公忠厚之風其亦見於此乎○李氏曰周公之營洛邑事以遷商民之六家世族故猶告之辭皆稱商士商之多士皆各商也去西周最邇于公蓋愛之因遷之東各使之所附錫豈而易以化服也○東坡曰昔遷有苗於三危

而苗民始叛周公遷南民於洛而商民始化此即孟子引而致之莊嶽之說也○吳氏曰方遷民于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患四方之遠監三監之叛於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遷民之初也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皆無欲遷商民之意惟周公就誥成王留治于洛之後乃曰伻來毖殷又曰王伻殷乃承敘當時商民已遷于洛故其言如此○蔡氏曰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始焉此多士之所以作也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哉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召公安得舍近之友民

而役遠之鮮民哉書序以為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謀矣○按吳蔡二氏之說與序文異當考

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孔氏曰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蔡氏曰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周公至洛久矣此言初者成王既不果遷留公治洛至是始行治洛之事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孔氏曰弔至也言殷道不至故旻天

下喪亡於商○蔡氏曰弗弔未詳意其為嘆罔之辭當時方言爾也○唐孔氏曰成周甫臨洛水故云新邑洛以商民未服故以天命竟之徧言旻天者旻愍也弋射也射而取之故弋為取周本商之諸侯故周公自稱小國○蘇氏曰固讀如推亡固存之固信哉天之固治而不固亂也不固亂所以輔我我豈求之哉秉持也帝既不畀商矣則民皆持為此說曰天將降威於商也○陳氏曰秉為秉心而為我也○薛氏曰伊尹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與此同意○夏氏曰命非敢弋天不畀紂而我得之位非敢求帝不畀紂而我有之○呂氏曰頑民之來謂周公必以出徙離類見憂不自意得殷遺多士之辨詞詩未乎而嚚悍畀矣固已十消其八九矣弗弔云云者惕其喪亂而慰勉之也喪殷者非他也周實為之也而撫勉之辭若無與為者何哉殷得畀

於天周奉天討而未嘗有心於其間也旻天者自其秋著者言之言各有主也紂固司王罰者也惟其不王而失天職故戚殺於周反致王罰於其身嗚呼可畏也以天言之則日明成以人言之則曰王罰弋德弋鳥之弋謂有心於取之也周之革殷至公至明如此推頑民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則疑周之弋殷命也疑周之求天位也聖人懼之嫌之呼不告之曰云云以強弱小大之勢論之小國亦豈能弋殷命然卒革殷命為是天也非人也頑民亦可以少悟矣夫天之於物我者均之頑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觀天之不畀殷益信其允罔固亂也天既不畀殷故輔助我有周俾作民王我曷嘗有求位之意哉是乃因其亂而解之非以自解也前既言天不畀此又言帝不畀告之然所謂不畀者皆在外哉是乃我下民所秉之為善善惡惡雖然不可易者也下民之為乃上

天之威畏也秉爲執言秉彝詩言其體此言其用也我聞曰上帝引逸
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
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
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蘇氏曰引去也放逸者天命去之也夏之先王不往拔放逸之樂故上帝降格○夏氏曰上帝於人君之好逸樂者則引而去之是天不欲人君縱逸也而有夏之君皆志於憂勤而不敢於逸樂謂大禹以下諸賢君能以憂勤合天意故天於是降格也自是之後漸次向墜於是夏桀之君乃不能用上帝之意謂天引逸而桀乃適逸於是大淫過於泆蕩而有惡辭惟是之故天於是不復愛念不復聞開逸辭絕其大命降致以天罰乃命爾商士

之先祖成湯改夏命爲商而用賢俊之人以定四方也○呂氏曰國之元命猶人之元氣有則生無則死夏既發其命故天乃命爾先祖成湯受革夏正焉俊民甸四方者湯所以盡人君之職分也伊尹之稱湯曰旁求俊彥孟子之稱湯曰立賢無方蓋成湯治天下之規模惟伊尹周公孟子則深知之也○愚按引逸諸說不同蘇氏爲近之然以引爲去乃時俗之言未知古有無此訓也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
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
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
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
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
有辭于罰唐孔氏曰下篇說中宗高宗祖甲三王以外其後立王生則逸亦罔或克壽則帝乙以上非無辟王而此云然者立文之法辭有抑揚方說紂之不善溢言前出皆賢王以守位不失故得美而言之○孫氏口明德所以修已恤祀所以投天天顯天道之明而可畏者也民褻民事之當敬者也○陳氏曰罔敢失帝者不得乎天不可以爲天子也得天之道在乎得民使無可罰之辭則天安罰之○蔡氏曰㶸祀言其謹之至恤祀言其憂之深先王之重祭祀如此罔顯言不明天意○薛氏曰無所不決天之澤也王者于惠天下無拔靈此畀之殊○呂氏曰詔罔顯于天言紂天理皆嚴之極其本既亡矣兄门其有能悲念于先王勤邦家而思所以除之乎先言不明天理次言不念祖宗者盡

天理猶有毫髮之存則追惟前人撫夙沬而之艱難必不忍逆泆以蕩覆之也夫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之所共畏也紂不顧念于先王勤家則不畏祖宗矣罔顧于天顯則不畏天矣罔顧于民則不畏民矣三畏既除舉無忌憚窮凶極惡故惟時上帝弗保降若茲大喪也指原紂所以爲天所絕者不明其德而已明德天之所與也明其德者人之所以盡乎天也紂雖下愚亦豈無是德也惟皆敬鑒戒不能明其德人欲日肆故其惡如上所降也國未嘗無故而亡從獲前後亡國者其致罰之由必有可言者況周之奉嗇罰罪乎爾頑民亦可以知自反矣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
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
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

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
肆不正呂氏曰前章所叙武王革命之四比章所謂今惟我周王則皆當時言之
也頑民之所以戚潤者旋見東征男号公成王之事故明告以是皆帝之事我富王特大
普承之而已帝既有命曰割殷見不得不戠定除勞告其勸正之功于帝也唯我割殷之
事未嘗容火私寛一於扰帝而無貳適惟爾有殷王家自不得不惟我之適矣周不貳於
帝殷其可貳於周乎上帝臨汝無貳離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也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
爾王家我適之謂也嘗是時猶妄意成王周公或可動猺故示以不可移奪之意然聖實
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盖所以事天也豈特割殺之事而已哉其曰嘗度之辭盖
三踏致討之由實惟爾大爲非度我周不起兵端以動爾與作尊乃自爾邑非他人也

予又念天就殷邦屢降大戾紂死武庚又死故今邪慝不正言當遷徙也王曰猷
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
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
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
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
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
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蘇氏曰洛邑在故商西南故曰西所下洛
○呂氏曰此明告以遷洛之意遷居西爾者自殷視洛則爲西也所以遷爾者非我一人
重德不康寧而樂爲開閑動搖也是惟天命而已無違皆戒頑民不可違天命也我與天

命故於遷洛之事不敢有後爾其服或我怨也大周行天討者也務受天討皆也受討者
之惻宜者甚於行計者今以文虞觀之周公常懼頑民常律周公常切頑民常歸畀何邪
盖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爾先人與冊所載殷革夏命之事豈歷可考我周之革商正
如是解以所聞於前而驗所見於後唆與亦可識矣周以商革夏之革論頑民寳民復以
革夏之事責周問商革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咎迪簡披在商王之庭有服列於百僚之間
今周之於商士未閣有所商拔也此雖頑民責周之語然成湯革憂之敢不多見於書因
此語而推之則其舉民學怨宗心合新舊安肩疑視模略可見世爾頑民雖亦是言子一
人所聽用者惰織而巳故于敖以德而求爾于天色商爾其修令德以應我之求不可發
前比以少我之爵也商猶謂之天邑着盖其地當爲天子之部理當富於賢德敢求亦敬

賢之意重其地而散其辭裁之者匡舊正者之者亦甚厚矣不惟以下復簡以济以遷洛
若惟欲相率安事矜恤爾弟豈可反以我爲罪字前云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
此以云非予罪時惟天命夫豈借天以自爾戡誡以頑民敢蒙之經故每擧天命之公以
大警省之使於此而有勞焉則知洛邑之遷周盖未嘗與也○蔡氏曰予一人所聽用惟
以德而已故予敢求爾於天邑商而遷於洛者以冀率德攸行焉拜王曰多士
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
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唐孔氏曰於時王不
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若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亦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總
言來自奄皆謂先誅三監後伐奄與淮夷奄洪在後誅奄即來故言來自奄也四國管蔡

商奄民命民之性命○林氏曰王者有心於化民無意於弃物於人雖有罪未嘗必欲置之滅方而塞其爲善之路也管蔡商奄相率以叛其罪可謂大矣使成王自克奄歸國之後以四國之民凶頑爲甚乃大降黜其命遷于絕遠之域是亦明致天罰何有不可然王之心有不忍以弃物於是營洛以居之使其親比王化臣服宗周去其昔日之頑而爲今日之遷其待商之多士豈不深厚○蔡氏曰降猶今法降等云者昔我來自奄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民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蓋甚輕其恩甚厚今猶有所悲望予詳此則商民之遷蓋已久矣○按二說不同蔡於文勢爲順但遷洛邑恐不可以遐逖言當詳之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陳氏曰申與三令五申同○呂氏曰告戒既終乃示以恩意慰以安居樂業永久之計今予惟不爾殺者蓋頑民負罪懷懼反側不安故明許其不死所以洗其危疑也又今服作大邑於洛者蓋爲四方諸侯朝有所賓禮之地故即土中建都以會朝此營洛之本意也亦惟爾多士所服事奔走臣我周家進於濟濟多士

之盛非居洛不可此又營洛之意也蓋營洛有二說一則以賓諸侯一則以居商士爾乃尚庶幾保有爾土而無遷動搖之患此蓋分之以田也爾乃尚庶幾安寧各幹其所止無起覬覦之望此蓋授之以業也爾能敬之天惟畀予矜士爾非敬則畏天命畏聖人之言凡所命告莫不法順福祥所集也即天之畀矜也爾不能敬爾不當不能保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身惟不敬所不畏天命不畏聖人之言凡所命告莫不違悖形戮之所集也即天之罰也明福威以示之彼安得不知所向背乎有辭則有業有年則有覺爾之遷洛乃建立門戶之祖後世子孫之興實從此遷始自土國之末商而爲興門之始祖頑民雖愚其亦知所以作新之若無大於是也○蔡氏曰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則言動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特竄徙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呂氏曰多士多方篇首皆有又曰蓋殷勤以續前語然多士王曰之下閒文失其前語故又曰之辭不可盡通然所謂時予乃言爾攸居者勉以安居之大指則可知也

西山讀書記乙下之三

周公作無逸 孔氏曰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無逸○張氏曰周召之於成王所陳在敬所戒在逸蓋敬則不逸逸則不敬以敬爲心則爲恭爲畏爲不暇爲克已尊先王之典彝而享國至於長久以逸爲心則爲驕慢爲耽樂好田獵畯誠則聽小人之邪說而享國不克長久此理之自然者也召公以敬之說陳於前周公以無逸之說繼於後惟恐其墜文武之業也不如是不足以爲周召○呂氏曰此篇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忠愛惓惓尤致意於壽夭之際入之者深而開之者至信乎其爲百代之元龜也又曰逸豫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此特治其末流爾無逸者治源之書也○鄭氏曰武王克商召公便作旅獒成王既遷商周公便作無逸周召之相君誠不使其君一日得以自肆也○蔡氏曰此書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

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蘇氏曰君說先知農夫之艱難乃謀逸豫非也周公方以逸爲深戒何其謀逸之亟也蓋曰王當先知稼穡之道惟艱難乃所以逸樂則知小人之所依怙以生者如此則不妨農時不奪民利不盡民力也雖農夫之子生而飽煖則不知艱難而况於王乎以訓王無志太王王季文王之勤勞王業也俚語曰諺大言曰誕[illegible]公之言也曰昔之人無聞知至于今閭巷鄙里之民有不令子弟輒皆相師爲此言也人君欲自恣於逸樂者必先戒撫先王戲玩老成而小人譸張爲幻者又勸成之○林氏曰人主惟一心而賊之者甚衆或以酒或以色或以音樂或以田獵或以宮室或以珍禽奇獸皆可以亡天下之亂而其原則自於人君之逸而人君有游逸之心則是數者乃有隙而可入然逸者常易而無逸者常難逸者常多而無逸者常少自非有以警懼而制斂之何以能無逸哉故君子之無逸者必先知稼穡之艱難常置於胸襟之閒一思及此則怵惕惻隱之心油然而生矣蓋將謂彼之勞苦萬狀我何忍以逸爲哉斯民必將得以從事於畎畝之閒而無淫毫亡擾矣惟以稼穡艱難爲念而不留意於逸若乃所以能逸蓋好逸未必得逸無逸者自然逸也○南軒張氏曰周家肇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詠徹其勞若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疾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爲獨者而每念乎稼穡之勞則心不存驕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息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東也其必畏天下之飢寒若己飢寒之也是心苟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異也哉○恭民宗依老臣勝鰥而言小民所恃以爲生懷之依因繼魚之依水卞之依上魚無水而死木無土而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

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唐孔氏曰能言君子不逸小人及之更學前代之王以夭壽爲戒言不逸之故而得歷年長也中宗廟號大戊王名高宗若武丁武丁者商之賢王也說命云既免喪其唯不言除喪猶且不言在喪必無言矣鄭以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大小皆無怨王也○鄭氏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葉氏曰古者太子出則撫軍入則監國高宗必曾更勞於外爰曁小人若與小人接而知疾苦稼者乃以說命遯于荒野入宅于河爲舊不知此嘉甘盤之事也小乙之教其子人至使之遯于荒野哉必不然矣罔二彝氏曰人莫不好逸欲而所甚好老生也以其所甚好而禁其所好庶幾必信比無逸之所爲作也然猶有不信者以逸欲爲未必書生也漢武帝尊明皇豈無欲者哉而壽乃如夜夫多欲不享國若皆是也漢武明皇千一而已歟耽食寧

皆必死而曾保獨不死亦可效乎太甲世次在中宗高宗之前此以享國多寡爲次也商去周未遠故周公以成王耳目所接者言之獨循三宗者中宗嚴恭寅畏不言所因則幾於生而知之者也高宗之舊勞于外由經歷艱涉而後成德之則學而知之者也祖甲舊爲不義則困而知之者也人之品學之等無出此二者○陳氏曰人主之心逸樂其所好也然所好有甚於逸樂者苟以艱難而得壽命之長矣爲而逸樂哉艱難其所惡也然所惡有甚於艱難者苟以逸樂而促壽命之短矣爲而不艱難哉周公之言盡奪常情之好惡而不之以其所甚好惡也○李氏曰勤勞者必寡欲寡欲而不壽者鮮矣逸樂者必多欲多欲而能全其生者亦鮮矣然君子所其無逸夫豈計其年之脩短而爲之哉周公蓋就成王言之使之有所懼而不敢肆耳○蔡氏曰按書序大戊有原命咸乂等篇意述其當時數天變民之事今無所致矣乃雍若和之發於身嘉情者知之達於殷無怨者和之著於民也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焉不義逃於民間故曰不義惟王小人指微賤而言米儉小之人○愚按祖甲或以爲太甲或以爲高宗之子所謂帝甲者今考之經世書二君享國皆三十有三年其曰不義惟王舊爲小人則其爲太甲明矣以享國多寡爲次呂說得之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

享國五十年呂氏曰歷周聖賢世出文王親成王之祖也故復舉以勉之無逸以告成王言愈近而意愈切矣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孔氏曰繼從今以往嗣世之主皆戒之○蘇氏曰以百日之勞而開一日之樂疑若可許也然周公不許防其漸也曰此非所以訓民順天也言此者必有大咎○葉氏曰今日耽樂則日復一日矣○陳氏曰人主之耽樂豈自以爲不害政而爲之哉猶以爲佚勞之久始自暇於今日然後淫之久則與之俱化而不自知○蘇氏曰今日耽樂與詩一醉日富同義訓與四方其訓之訓同○呂氏曰無若殷王受云者紂之大惡數千載之後匹夫匹婦猶羞比之況當是時夫歲尚新惡之尤甚故舉其甚惡者以警之以謂苟不戒一日之耽樂長此不已則必至於爲紂之徒也盡原逸樂之始使之深懲其微言無若殷王受之迷亂蓋原逸樂之終使知必至此極始終備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孔氏曰歎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譸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蘇氏曰譸誑也張誕也變易

名實以惑觀者曰幻古之人相與訓戒者其言皆切近明白世之所共知者若曰不殺爲仁殺爲不仁薄斂爲有德厚賦爲無道此今古不刊之典先王之正刑也及小人爲幻或則曰多殺所以爲仁厚斂所以爲德高臺深池女色田遊皆不害伯此理之必不然者而其學之有師言之有章此之謂幻○陳氏曰變亂先王之正法何益於小人而小人用事未有不變正法者蓋小人喜功而嗜利功不出於己則利不足以厭其所欲於是取先王之正法變之以從己意其說以謂先王之未爲著吾能爲之矣不知天下之亂自此始也古之人言胥訓小人之訓不言胥則知古之人君兼聽而與我其後亂出之君專聽小人而已○呂氏曰訓告者以格言訓迪之也保惠者以善道保惠之也教誨者教戒誨語譸諫怨則非特訓告而已也訓告教誨皆見於言語保惠則極其綢繆於日用飲食之間功用義相表裏也古之人其德業固已巍巍矣其臣猶相與訓告保惠教誨爲況成王幼沖之孺子豈可少此耶正之與邪相爲消長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訓誨保養正氣充實邪說何自而投其隙乎故民無或敢相譸張詭誣爲幻惑以亂上聽也此其不聽君子之訓則小人乃更防以邪說訓之變亂先王之正刑至無小無大莫不掃除使人主未嘗君子之言則小人亦從敢遠進其諂乎從固有所寬而動也先王之正刑甚便於民甚不便於小人略而言之如省刑罰所以重民命而小人之殘酷者則甚不樂矣薄賦斂所以厚民生而小人之貪後者則甚不樂矣故小人得志必盡殄戮之而後慊於志民始無所措手足心口交怨矣○蔡氏曰保惠者保養而將順之非特訓告而已教誨則有規正成就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又曰厥心違怨者怨之蓄于中也厥口詛祝者怨之形於外也○蔡

中而至于小人怨詈衍一義上言小大無時或怨下言小大厥心違怨蓋皆爲民而言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

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

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

不敢含怒王氏曰此四人迪哲故修己而不責人皇與洪範皇則受之同朕則曰此殷之愆信如此言者○新安陳氏曰古之哲王不知此而專言四人者此四人以此爲高於世也太甲[illegible]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卒爲商宗周公曰汝四人迪哲蓋太甲與文王均[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知而[illegible]若夫[illegible]世不容人乎○呂氏曰[illegible]之聽於不知則自反不責人之理不責人及人譖者無入之事自己[illegible]怨

然忘之肆其所不忍曰所知者也惟文王三宗無所不聞非能其聽不察而告知其所以怨之也怨汝詈汝則以爲之罪而自受其過[illegible]小人之所欲[illegible]言汝之所[illegible]不怒不止於安而受之口我之信然[illegible]是可[illegible]欲不[illegible]上所[illegible]不敢不以[illegible]見初誣無怒之[illegible]豈不知此美[illegible]至於身當怨詈斯[illegible]以之言[illegible]能其知所爲者惟三宗文王爲然其所益以爲[illegible]其深而之[illegible]三宗文王之[illegible]怨晉其[illegible]可[illegible]共心益乎聖學之[illegible]應君道之廣大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

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

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唐孔氏曰視此[illegible]以此[illegible]

益甚○[illegible]氏曰成王其或聽之出言則小人尚造無根之言以讒其善人君子○陳氏曰[illegible]明君信讒故正直難以自達[illegible]至于前人君[illegible]之刑[illegible]怨不[illegible]可以君[illegible]不當[illegible]之人[illegible]怨之[illegible]可不刑

[illegible]周公[illegible]明王成王法也周公[illegible]其心不可以不當以明君爲法[illegible]歟[illegible]兩[illegible]言之[illegible]不一[illegible]四[illegible]之[illegible]于[illegible]不[illegible]蓋[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乃一國曰家而有[illegible]身不能人勝之[illegible]言故不[illegible]人[illegible]盡[illegible]百怨[illegible]之自至於[illegible]子不信之[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得天下[illegible]周公之[illegible]嗟嘆其[illegible]意在於言[illegible]之外也[illegible]蓋監于此[illegible]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

說周公作君奭蘇氏曰舊說召公[illegible]周公[illegible]曰言[illegible]當周公今已不[illegible]自[illegible]疑矣當召[illegible]公大臣[illegible]何亦[illegible]之

[illegible]召公[illegible]說也[illegible]不說[illegible]而[illegible]周公[illegible]成[illegible]歸[illegible]此天之道[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而也[illegible]則故[illegible]召公何之不[illegible]周成公王[illegible]之德[illegible]可[illegible]

之不[illegible]爲周公[illegible]致[illegible]之也[illegible]公[illegible]也以[illegible]周[illegible]公

公[illegible]召[illegible]召以不[illegible]之[illegible]周[illegible]之[illegible]公

不[illegible]說也○[illegible]氏曰[illegible]於保保也之又任[illegible]古人[illegible]之[illegible]周公

故公不從耳[illegible]此爲是太保[illegible]與周公召公之列[illegible]豈[illegible]有[illegible]不安召[illegible]

君奭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

公之賢而不知周公者乎○陳氏曰以一篇之義考之周公言我不可不留而亦留召公之舜召公蓋不悅居位以未去也○呂氏曰成功不可居也洛邑成而周公告歸蓋與召公同此心也已而成王盡得以留之周公既繙然而改矣而召公猶守前欲退之心不改也故於師保左右輔相之任則不序為周公乃作此書反覆開為攝留於是始為周公留周公聖人也視周以為去公可以不差也召公於吾心之未前未肯以周公留而我亦體不苟於讀如此及其既諭也非特暫留於一時相成王又相東王身任託孤寄命之責而可亂盡有味於周公之言矣推其重於遺所以萬於信也○葉氏曰此篇之義獨辭氏為近之然謂其方意乃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故避權位退老歸邑周公反復告諭以留之爾

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孔氏曰尊之曰君奭名周公也陳古以告之言商道不至故天下喪亡於商○蘇氏曰周公資者在公曰天員輔使罔違亦守于休無邦

將終出於不祥則皆未可知也于時召公答曰是在我而已若我能祗上帝命不敢荒寧則天將永孚于休若其弗念天威及使我民無所尤違則天將終出於不祥此皆在人而已今我不去正為此爾故舉其皆言以諭之○蔡氏曰聖賢之智與有遠近靡所不知惟於國家發興有不敢知以天命在人故也故周召皆然基言基命○休民曰永孚于休累出我祥在天而不敢寧于上帝命弗念天威又雖民則在人在天者不可必在人者可必故我之以惟人君已曰時我指召誥所陳之言召誥言敬德則祈天永命不敬德則早墜既命命之脩短不在天而在人故周公告召公多援召誥之言而為之反覆辯明讀人者當如是也○呂氏曰殷之喪亂自後甘之私言之則殷之禍周之福也多士告殷民而曰弗弔則憫勞之勞耳今周公之告召公亦曰弗弔蓋聖賢以天下為心不幸而遇喪亂又

不幸而任此責豈其所樂哉人之於天或恃而不自修或懼而不自強謂厥基永孚于休恃而不自修者也意天之必福已也謂其然出於不祥者懼而不自強者也意天之必禍已也天無必必非天也必之者非知天也周公謂吾之於天豈敢計禍福必之哉惟盡在我之誠以推天而已後數息引召公前日之言而質之召公已皆曰是在我矣我亦勉召公之意不敢自惰而安于上帝之命盡相與悉心而奉天曷為遷忘前日之言而欲與也召誥言天屢曰我不敢知與周公若合符節召公前曰之言可推矣弗永遠以下云云者周公告召公苟弗永遠念天威之可畏於今曰我民無怨尤違戾之時遂謂天命已固民心已安而不扶持之乎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唐孔氏曰王肅云重言天不可信以

明巳之留蓋畏謹天命天命不易固不可信在我之道惟思文王之德則可以延世天必
不用釋於文王所受之命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求天者莫親於文
王也○林氏曰周公歷言天命之不可信恐成王之弗克負荷將欲輔成王德以延周家
之命則吾二人不可以一日而去朝廷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唐孔氏曰伊尹名摯諸子

傳記多有其文皇天與上帝俱天也變其文耳據太甲之篇及諸子傳記太甲大臣惟有
伊尹知即保衡也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商頌祀成湯稱
為烈祖烈祖湯之號詩稱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鄭玄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
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王氏曰在高宗時宜言傅說而言甘盤者蓋始迪高宗
成其德者甘盤也以書考之高宗所以命說固已大過人此甘盤之功也然則凡此所稱
皆迪其君於始者也○蘇氏曰湯既克夏欲遷夏社作臣扈之篇湯享國十三年又七年
而太甲立太甲享國二十三年又更四帝乃至大戊而臣扈猶在其年壽百餘歲蓋巫賢
亦咸之子孫○陳氏曰臣扈必二臣而同名蓋商家父兄百餘年後復見於春秋皆此類
○呂氏曰此章序商六臣之烈盛勉召公以匹休於前人也伊尹之佐湯以聖輔聖其治

化與天無間故曰格于皇天言其通于天也伊陟臣扈之任太戊以贊襄贊其治化克厥
帝心故曰格于上帝言其通于帝也什其得服包含言之則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則謂
之帝天譬則性帝譬則心初非二也凡書之所稱天或稱帝各隨而指非有輕重至於此
章對言之則見聖賢之分焉雖然太甲之伊斷即前日之伊尹也佐湯則格于天佐太甲
則格于帝何也非伊尹之治化不若前日太甲則不若湯也伊尹之於太甲亦未嘗以其
不若湯降一等而自貶也咸有一德之篇欲以湯商太甲其未入聖域未格皇天蓋太甲
之責也巫咸亦太戊之輔相上言其乂王家者咸之為治功在王室而精識之塞猶有誕
於二臣也巫賢甘盤亦各著聲烈於一朝者也○蔡氏曰陟升遐也言六臣循惟此道有
陳列之功以保乂有殷故殷先王懋以德配天而享國長久也

天惟純佑命

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呂氏曰天惟純佑命命而
曰純言其眷命之甚篤也眷命之甚篤則以商家偏實百姓厚亦長故天亦厚之命也是
蓋六臣深稱設本所在而於天永命也王人王也六臣格其君心以王國不秉德於上明
恤猶顧此之謂蓋顯然以至公術恤天下在內則遠於畢康之小臣在外則遠於藩屏之
侯甸思意浹治方外公平周溥斯乃所秉之德也用周秉德矣況凡奔走在列者惟此之
故推德是稱以用乂其君君德成是彰明兆民亦有所為於四方安存不加卜筮之帝民
周不信乎又云若廢諫箴茂以治之也六臣下實其民上修其君又冥召天下罡法使朝

乙集三

十三

讀書記乙三

十四

商割說者不同愚謂文王羑里之難乃天之降割其降割也乃所以申勸文王之德也文王生知者本不待勸而天乃降割以忠之故曰申勸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孔氏曰文王沒武王立虢叔先死故曰四人○蘇氏曰凡周德之所被及者其民盡稱誦武王也○孫氏曰在文王之時則曰迪見冒聞于西土而已至武王之時天下一統故能冒天下丕單稱德○張氏曰四人在文王時修和有夏在武王時咸劉厥敵爲將爲相無不可者其亦天下之英傑矣比四人所以咸劉厥敵者去惡除害而昭武王之德意使覆冒天下也○呂氏曰武王纘世五臣其一先沒惟此四人尚迪有祿位蓋言其故老之尚存也後與武王大將天威咸劉其敵蓋言其集大勳也既集大勳遂顯其君惟覆冒之所及大甚廣武王之德益言其達譽殺于四海也造端於文王故其成終於武王故論其效大公望之烈最盛而不及焉蓋一時議論或者武略主於留召公非欲為人物之評也

今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孔氏曰若游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成王同於未在位時政昭○蘇氏曰游大川苟少勇而後已今予與汝奭同濟小子其可以中流而止予○呂氏曰周公言予兩聖臣賢之皆萃在我一身擇不克勝告勞大川間知幸云豈能冀濟哉予往與汝共濟可也小子之王成王幼已冀成與幼沖小子未知艱難

政當同未在位之時而盡瘁扶持之不可以成王既在位而大責我以留去也收罔勗不云者召公若收斂退藏因不勗勉成王之所逮以耇老為德高視遠引不屑心而丞留則周家之治可憂矣鳴鳥蓋是時周方盛隆鳴隱在郊巷何所謂鳴于高岡是也周公謂召公若去則我豈能擢俘今日之盛在郊之鳳將翔而不復聞其鳴況敢言進此而有感格乎○唐孔氏曰格謂況如伊尹輩其功格天○愚按呂氏以其濟為句與諸家異當審詳之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張氏曰責其為天子富有天下則周家可謂有無疆之休然不敬德則早墜厥命厥德靡常則亡所以亡故曰亦大惟艱○呂氏曰公暨陳文武股肱之盛復僕息告召公肆其監于茲勉其懼此所自強也周公所思王業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文武之受命其休則無疆矣迹夫后稷公劉以後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也思其休皆可不喜固當有以孚之思其艱豈可不懔周當有以保之苟欲獨絜其身而不為社稷深長之憂則亦硜硜然狹隘之甚矣告君乃猷裕若告召公勿孫臨欲去查謀所以寬裕者可也鄭氏謂召公以造急故令謂於實俗是出盖大臣之位百責所莽震揻攀撞設其猜定年什操慮欲其調齊葉錯琴姑飲其解給暗剖汙濁欲其節紛自非曠度其量偵天怨失乾凌者未當無剝然拾去之慮况召公剛遭大變破斧斲斬之時局折調瓊心勞力疲又非平清大匠之比頃以成王未競政不敢乞身耳一旦政搞有歸方既億日之志而反不得逮焉此所以歎歎不況也是則然矣盡謀所以窮祥者方誠寬裕其心逐思文光三業之難難發右四體為久大

之規模則向來勤罷怠嗇之來自馳釋於平寬之域矣我不以後人迷者周公言度終不猶事而使後人迷亂此蓋自言其所以不去者而亦以勉召公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蘇氏曰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曰前人布其腹心以命汝位三公以爲民極且曰汝當明勉孺子如一耕之有耦也在於相信如車之有輔也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休武王之言如其而可以求去乎○呂氏曰此章專文武所以命召公者以感動之也文武布宣其心乃悉條例以命汝召公置之輔佐叢刑具贍俾作汝民之限極其命之降則曰汝明明勉屬以體偶輔佐王者命之大如此爲召公若在至誠服乘此大命不可失墜今而遽去則且墜此命而非乘此命矣惟文王德云云者又追文王之殊遇以感之召公縱不爲成王留不爲周公留盡亦惟念文王前日顧遇之厚德爲我周家大受無窮之憂責乎想召公聞此必悚然動於中矣洛誥周公之復留實以文武之故今召公欲去周公復舉文武以感之○按勗偶亶乘之義未詳姑取二說于此更當參攷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

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蔡氏曰告汝以我誠心商之接其否塞大亂至於如此可不懼乎襄成也予本不故如是告也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汝二人而已汝聞我言而心有合也曰信如我言在我二人也然今天方保周王室日昌大我二人任受此禍乎德勝福則安福勝德則危今天休滋至恐我二人之德不能勝也由此知召公之不說蓋以滿盛爲憂也周公言汝奭以滿盛爲憂則當求後民而顧明之他日遜此後人于昌大之時而去未曉也以我二人厚輔之故周至乃有今日之休我以今日之休爲未足也惟至於日月所照罔不率俾乃已也○孫氏曰周公誠告召公則召公其可不敬○呂氏曰周公言凡我所以告召公者皆我衷誠信允當而不可易者也勝奭呼

其官而告之也其汝克敬云云者深勉召公用力於欲爲我監觀殷士之大亂而念我天威之可畏也召公成德之彥豈有不克敬者哉第以欲退之心重一有所待則本心或微有不存故周公丕以此欲之當其相與告語微有不寬隨以告君乃歆裕寬之微有不存隨以其汝克敬歛之關欽於畏忽將形之際其以沫洄鑑鍾之如而用於豐鑄鼎鉉之間何其盛也周公後言乎不信惟今日若此諸諭予罔爾惟曰所以念天感而保之賓因哉二人豈可借去蓋當習汝汝之見亦合於此哉其不合於此哉汝則言曰誠在是二人但天休滿至功業日藏彌舂日增惟是我二人將不能勝盡報與避滿盈平其汝克自哉德恣加抑畏明揚後民布於列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吝滋至之天休毋徒掃掃欲去也若他日天下廉廓與事則在汝推讓後人於大盛之將趯然肥瀕吾不汝恭兮豈辭位之待

乎思公復歎息而言篤於輔弼者是我二之我用能至于今休盛功繼既見畏當終之故
我欲咸成文王功業于不怠致我勉勅必至大冒海隅出日之地無不率服惟上所使然
後始負吾心始不負大臣之職業始可謂之丕時可以讓於後人而去也其後召公歷成
康而猶未釋大政豈非念海隅率俾之誥而自視常欿然乎○愚按周公言天威曰肆念
我天威蓋天在我而不在外此心少有不存則是不念天威矣豈必求之外乎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呂氏曰周公告召公我所以不順汝欲去之意乃若此多語者予惟用閔于天之於民欲生養
之蓋甚艱難今方有諸艱召公乃捨去而不肯戒就之是誠大可憫也天地之大德曰生
周公深有見於此故見賢者欲去民精不得遂其上則爲天憫之也前以文武留召公今

以天留召公意益切入召公其敢不留乎○蔡氏曰周公言我其茲多誥者予惟憂天命
之不終及斯民之無賴也韓子言畏天命而悲人窮亦此意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呂氏曰召公之欲去也畀民之罔太運謂民心已安而可保也此其
欲去之根故卒章深言民情艱保以警之數息而謂召公惟乃踐慾諸隸之久固御民之
德亦罔不能丕初今日之民尤違蓋亦易事惟念其終則難保而可畏耳其祗此詳恩探
民之艱往矣敬用其治不可易也○蔡氏曰此召公已留周公勉使能識之詞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孔氏曰言以罪放而卒王成王也父卒命子罪不相及○唐孔氏曰周公囚蔡叔於郭鄰

至死不赦蔡叔之沒不知何年其命蔡仲未父初卒則命以其體沒命之故繫之蔡叔之
後相二十年左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不立管叔之後者治罪懲無子或有而不賢故
也呂氏曰爲呼亭者何其深見周公之心也周公之囚蔡叔豈得已哉叔未死之前周公之心所謂
庶幾改之子日望之者也豈忍遽以叔之不能改哉叔既沒矣說望絕矣於是以平日友
愛之至情不得施之於叔者併施之於仲爲書曰云云何其深見周公之心也

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
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
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
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孔氏曰蔡國名仲字百官

緫已以臨冢宰謂武王崩時致法罰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地名從車七乘言少管蔡霍國名
霍叔罪輕故降爲庶人三年之後乃由錄封爲霍侯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所
內諸侯二射治事長之所封所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明所內之蔡名也咸故國其名
以名彭邑欲其叔之[illegible]專孔氏曰據周禮家牢以入則治者叙焉祀云距王賊四百里至
五百里謂之數叙以封王之子弟在儀內者家牢又云乃挾與子宮都而建其長立其兩
周鄭皆云立以云人足義內諸吳立二[illegible]定四年左傳說此事云二公舉之以爲己卿士
是爲周公所內之[illegible][illegible]也世家云周公舉胡以爲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
封之於蔡技魯世家則成王封周公下魯周公不就封留佐成王則周公旬不蔡封安得使
之爲卿士爲還謂留○張氏曰此史辭也或曰舜種輔而用爲周公囚蔡叔而侯蔡仲在

舜與周公不失忽忠厚而[illegible]蔡仲其何以奧之曰聖賢於此有所處矣父誠雖事天下有公論其子不仕抱痛而死則晉王裒可也有父如鯀績用弗成有父如叔扶武庚以叛禹爲司空仲爲蔡侯勉力爲善以蓋父之愆此仁人孝子之心也蓋不論是非以不仕爲高而忿懟其上是怙終遂非先王所不赦此不可不講○呂氏曰史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羅以管叔流言所以然正叔之罪主少國疑之時家宰之任乃社稷生民之叔抵也是位一搖則天下岌岌乎殆矣今周公之位家宰正百工而三叔乃流言倡亂以挾之豈周公一身之利害哉居乃欲顚覆文武之社稷塗炭四海之生靈得罪上天得罪宗廟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而私也周公[illegible]然於三叔之刑友愛之情聽然不討辜而蔡仲能用敬於德則亟擢之並爲官舉人亦以少釋此恨也○吳氏曰此所謂冢宰正百工與

詩所謂攝政皆在諒陰之時非以幼沖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崩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未嘗攝之位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知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孫氏曰小子胡親之也成王不與蔡仲父之愆何也曰命者公義之大諱者私恩[illegible]小[illegible]不以私恩廢公義也○呂氏曰[illegible]

文王之德也改行改蔡叔之行也周公以兄弟爲念不忍蔡叔叛亂之愆藩於天下欲亟掩覆之而不可得故望蔡仲無幾蓋前人之愆苟其子能反其道子之新善若則父之舊愆庶乎其掩矣蔡叔之惡既無以貽厥子孫仲乃一國始封之祖創業垂統之責實繫焉蓋進其步武自我作古克勤不怠以垂法於後斯須之怠則流弊或在於數百年之後不可不謹其源也○林氏曰蔡仲能盡忠孝之道則天下將稱之曰蔡叔幸哉○蔡氏曰欽哉者欲其毋生此心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

呂氏曰此言天人無適莫之理以開導之也天無私親所輔者德民無常王所懷者惠仲其無以父之惡得罪於天人而自沮也進爾之賜亦爾之惠斯得天人之

助矣不德不惠則叔以文王之子而不得保其身有德有惠則仲以蔡叔之子而不得辭其國天人至公之理於斯可見○蔡氏曰此章與伊尹告大甲之言相類亦有深淺不同者大甲蔡仲之有間也善固非一端而爲善者無不治惡亦非一端而爲惡者無不亂所以深戒之也

爾其戒哉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呂氏曰惟思也誨以謹始又告以慮終竭兩端之敎也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

呂氏曰先言之以諸侯之職也上奉天子旁維友邦下安民庶是所當懋之績也諸侯之職畢矣奉王室待諸侯撫小民隨時隨事不有中率皆自於中則無過不及之失也[illegible]蔡仲之爲則周家所以示德意亦諸侯安[illegible]

鎮定之規摹可槩見矣

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呂氏曰舊章謂文武典常布在侯邦者所當謹守而已不可作其聰明而變亂之也不作聰明則天之德也苟作之則非天之聰明特沾沾之小知耳作與不作而天人判焉曰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所以戒其出於己者也聽覽不貴於速而責於詳迎刃立決顧盼生風恔若可喜然忽略疎快動皆愆尤凡讒說姦言曷嘗不乘其忽遽之時而入惟詳其視聽則定而後應安徐審諦表裏畢陳側媢之言將望洋而不敢進苟惟不詳豈能不以側言而改其從度乎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呂氏曰以蔡仲洵恂祗畏豈荒棄王命者蓋地之遠也時之久也敬或有時而衰焉將行而復戒之伻其刻于心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孔氏曰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伐之已滅奄而徙其君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呂氏曰淮夷與奄成王之時蓋皆再叛大誥周公東征固已序淮夷之叛矣此序復云成王東征淮夷是用殺也多士亦言昔朕來自奄矣此序復云成王遂踐奄是亦取殺也踐滅之之謂也遂遷其君於蒲姑著按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則奄實濟紂之惡武王之時既用師矣至是蓋三加兵於奄也長惡不悛故不得不遷以變後之得遷而先告召公有以見周公於軍國大議未嘗敢專非惟善處同列蓋股肱心膂自應一體也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王氏曰凡此所誥非特商成王徧告四國故曰多方○蘇氏曰自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告不一然大略以商人不心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商之易及讀此八篇又知周安商之難也湯以下七王之德深矣方紂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復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商先哲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禁也使無周公亦殆矣此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呂氏曰自大誥訖多方所以撫理殷民者何其勞也蓋商家賢聖之君德澤在民者深而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奔播竄匿幸災何孽若尚多有之不幸而武王崩成王幼管蔡造禍以喜亂之術因思舊之情乘內難之隙三者參會故其為縈鵙承皆將而不可解當斯時也非周

公之忠聖勤勞亦曰殆哉雖然是固周之不造而實則天之大扶持保佑有周若也人之稚蠢百疾先見則少過加調護凡傷生伐性者一不敢萌焉所以培固真源克登上壽者蓋其少年多疾之力世成周八百年之基業可以比占之○又曰多方之意與多士大略雜同其聞當拔則異蓋多士誥戒止及商民多方乃諾戒天下○李氏曰周公自東征以來為商人而作書者凡八篇何其畏之之深也曰周公非畏商人乃愛商人也反復告教指以生路惟恐其迷而不復比周公一視天下昔居人而不以商周二其以故也推商之民問很服是故其誥辨最費心先儒乃謂多方所誥不止商人并及四方之士亦紛紛焉不心服非止商人也嗚呼過矣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

惟爾殷侯尹民孔氏曰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周公以王命誥四方○蔡氏曰按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即其事也○唐孔氏曰自武王伐紂及成王即政新封建者甚少天下諸侯多商之舊國其心未服周家由是奄君重叛今因滅奄歸政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戒欲其無二心也禮記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曰即宮于宗周彼宗周謂洛邑也是洛邑亦名宗周御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公歸政之時嚮至洛邑還歸鎬京故也加周公曰於王若曰之上以明周公宣成王之意○呂氏曰史臣作書舉一以明百於此加周公曰則知康誥至多方凡所謂王若曰者皆然○張氏曰謂之多方則所告非特商也而曰惟爾商侯尹民雖告四國多方而以商爲主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

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呂氏曰周之革殷乃奉天命之公非私取之也我之降爾命爾多方殷民蓋罔不知之矣爾哉戾爾頑民尚迷不悟方大肆其圖度校計以求天之命而不敬念所以保宗祀之道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爲之私乃非天命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矣是上引夏代所以失天命受天命之明警以示之桀之逸上通于天惟帝降監于夏譴告而警勤之天譴愈甚桀惡愈長方且大其逸豫雖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况憂民之實乎方且大縱淫昏天理曾無暫開之明凡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迪斯人者勸則夜孜勉

勉之謂與闇甚之人豈無人欲少醒耳目灑明之頃乎惟其介然之蹊旋即茅塞所以[illegible]猶衆人也至於桀則終日昏斷未嘗加警天理幾乎息矣此桀之所以自絕於天乃爾之所素聞欲其因桀以知紂也○蔡氏曰降爾命謂降有爾命○按降字一說不同當考蔡氏又謂此章上疑有闕文蓋以前諸篇皆之皆先言夏先言而後言弟而此章便言桀故也屬謂惟帝降格于夏蓋言上帝本降格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

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呂氏曰此復數桀之惡言其不頓受天命而以私意圖度之天命在民承天之命惟有受民更無乜法桀惟知國天之命反抑其民之生理麗民之所依也桀一切遏塞之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也乃大降之罰原其亂因蓋始于內亂甲於也末喜之變見也蠱其心敗其家無發毒流於國於天下探其本而言也桀之心厚毒矣其不能善承于衆不德大進於恭惟舒遏是恣惟切慣是金害于商邑者其流必至於此也桀既失君德不能王民矣故天求其可以爲主者而大降顯休命于成湯曰求口寧豈復有求之降之者戕天不無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

衆而湯之一德乃所謂綏休命之實一衆歸所聚之若也民不得不聚于湯湯不得不受民之聚是豈人爲之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天命湯代夏刑殄其國天之不畀於桀者大矣然非天絕之也桀之絕天者大故天之絕桀者亦大桀所任用皆不義之人義民在下志不得伸雖多向補故周公慨數桀以爾多方之義民爲然輔出長民之其混混同流相隨覆云不能永受衆多之服享猶負米而飢載粢而渴蓋亦究之也義民不能用而所敬之發上則皆叨懷之人前所謂日致者也安能明達不蔽保養斯民乃相與專肆其虐于民民被其虐凡有所爲無一能達四向皆窮如抵牆壁民窮如此安得不逮其亡○蔡氏曰開即上文開于民之麗之開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

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

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

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

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孔氏曰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代夏政爲天下民主○議氏曰辭不用多方之義民所敘著切慣所恭者不克保享于民湯之毀非借于於畀代也取之多方爾先王之政維歸於恣厚至有頑不率衆若亦不免於用刑然桀用刑而民從湯用刑而民勸使也其用刑同而心異桀不克開民之麗乃大降罰此民所以怨也湯節謹羅羅矣至不得已而用刑民莫不自怨自文而爲斉爲得而不勸哉○呂氏曰簡擇也當是時民方擇君湯所以能以爾多方簡代夏主貫者其道當有他哉謹其所依而已前尊不克開于民之罹者言民之所依也此章謹嚴罷

昔君之所依也湯深謹失君之所依所以爲勸民之本從善其善而不謹其中心之所厥罷依此盖大有能於皆乘民所以嚴刑觀法者亦用此而謂觀感之非自外也倚傳世之多皆不大其所依明待謹罰止指君之所依　明德德之實謹謂仁之發此商並之君德國有淺深然大罪不失所依亦皆能用以勤北勸導斯民其刑其赦亦皆能用以勸民赦而民勸之猶可也刑使民罪耳亦克用勸則有黑行於刑鼓之閒若矣盖所罪明德謹罰之本而君之所依者也每謂結之以勸若天下非可解以者力東以法制惟勤化其民使嘗有政所不已之意乃維持長久之道也爾辟指紂而言商先商王世傳家法持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於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举享天之成命而亡之天命至公如此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

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

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

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

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葉氏曰庸釋猶前言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呂氏曰序焉守於王若曰之上蓋周公先自數息而始宣而成王之森吉文弗以見司公末嘗釋王也入說篇之然周公一王若臣獲語招遂書無此篇也乎於此章先嗚呼而後王若已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福憂誥世與歸變訓盖有義之爲口寶若矣故於罰公爲命之終幕發剛例一著周公實未嘗擇王所戎列蟒明備而謹鬱世之防也天未擾擇意亦復商人二國自變耳教之以自友

而不怨天也孽非天作乃紂自作此章論夏商二國乃惟皆指其自作之孽也紂以爾多方之衆惟意所適大肆淫泆不順天命而莫圖度焉凡人欲之作天理之逆時是也恣之播於人口者謂之辭方惡之未熟也大者則傳道之至於瞶胥者猶未暇艱焉至於肆汝逆天其惡既熟則民不堪其厥無從誅遊鐵瓚胥之惡極口歷數一一有辭是民既棄之矣天罔不得而不棄之也集乃積集之集享乃享國之享治世之政聚其所以興所謂集于享也亂世之政績其所以滅所謂不集于享也桀圖其政既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邦代之豈非紂之所自取乎商爭代要爲紂者可以求鑒矣反於桀之丞遂而又加其逆焉言罪浮于桀也不蠲不潔也紂圖其政無非穢濁長惡既極故天降是喪亂焉此豈非紂之所自取乎〇蔡氏曰紂以逸居逸憑酒無度故其爲政不蠲絜而

蠲惡不恐進所怠惰天以是降喪亡于殷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孔氏曰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爲聖人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云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〇唐孔氏曰顧謂回視有聖德者天回視之詩所謂乃眷西顧開厥顧天謂天顧此人人亦顧天〇王氏曰天視聽自民故得衆斯得天矣所謂顧天者靈承于旅而已天敎我亦非諄然命

之啓迪其心而巳文王之詩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與此同意克堪用德惟典神天然後天惟式教我用休以多方罔堪顧之故簡周而畀商命簡與簡厥修之簡同〇袁子曰聖狂之相去不啻霄壤而作聖作狂在乎一念之頃天之於紂待之如此其緩也而紂於五年之間心未嘗念過口未嘗出悔言故無可念聽我能念天天亦念我我能聽天天亦聽我〇呂氏曰紂雖當亡天尚以先哲王之故未忍遽絕而待其改此紂日無能以之事而有可變之理聖狂罔念克念之機所謂可改之理也理者通明之稱周官列六德以教民而聖居一焉則非大而化之聖矣若大而化之寧有罔念又豈狂者一克念而遽可至哉然大而化之之聖亦通明之積而化之者也狂而克念亦大而化之之基也斯所以皆謂之聖也雖曰通明不念則狂雖曰狂苟能念則通其機惟在於念與不念之

間紂雖狂惡如其能念則作聖號德哉稚有可改之理故天以商先哲王之故繼裀五年須而待之暇而寬之彼微尚其子孫而觀其改爲紂乃大爲民主肆於民上曾無文善可念可聽然則天絕紂乎紂絕天乎周公知天未遽絕紂可也何所見而能數其年也我之未忍民之未嘗斯則亡也民由之而不知聖人與天爲一動靜又速極於著察放明數其年而謂之五爲出蓋武王周公之所獨知說者乃率合歲月以附其數亦外矣又曰得民苟得天之實故前享論宴之王必今不克靈承于旅而文武所以得天者亦惟曰靈承于旅而已民承君者也吾於民衆亦畜之承旨民近而不可下也承而謂之靈者如武之於衆承接附循點職乎其善也克基若能勝之謂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德之爲重舉者貴能勝也文武之於德能勝而用之則其力過孟賁遠矣漢唐賢主豈無謀備德於天下

者惟力薄而奪於私欲驟而不純是知慈者非有真力則莫能勝莫能用也天益下言所謂式數我用休者如之何而數之也文武詢得乎天天理日新左右逢原皆周也若或旭之其行也若或翼之是乃天之所以教非諸淳然命之也此章深論天下以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府能若則得之勤有選及者哉乃無一能當天之眷顧者今天既命我有周而安于一矣猶湖淑不肯放何爲也明指天命以曉之服叛雄之心者莫切於是○蔡氏曰或謂狂而克念果至於聖乎曰聖固未易爲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果至於狂乎曰聖固無所謂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矣一念之奏韓未至於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此人心之惟危聖人拳拳告戒豈無意哉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

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呂氏曰由大誥而至於是篇周公之誥亦既多矣憂其瀆而元也故明告以自今我不敢復多誥惟大降黜爾四國民命而殄戮之言告諭不可得而威

罰將行亦以大警之也既曰不敢多誥矣自是而下訓誥猶繹絡而不絕焉於此見周公之惓惓斯民也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者教之以誠實寬裕各安於其國也惟詳故迫惟忱故俗淪詐若踈陵而不安其位斯其所以迫也誠恍者乎寬而不顧乎外斯其所以裕也虔三監淮奄之優誠知所謂忱裕者則于爾多方自有樂也豈全於行險使倖哉介斷寶介之介刑助之謂也天之所廢不可轄天之所與不可暇相身而扶持已戒之商逆天之命者也夾轉而助治方與之周享天之命者也其別如出曷爲而不知所擇乎爾前日之叛罰獲法安罪則潰其宅收其田久矣令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曷不思我周家之大造順我工宅各被天職以共廣天之命乃相啓迪教誠而屢爲不靜乎反覆昔恩一至於是使他人論之殆將劉背切歯不勝其怨受周以乃從容而曰爾心未愛蓋傷殞民累

于或亡之物必其心未知自愛而怨是深可罔潤而已消乎天忱父毋之心也後叛其前曰不自愛者罰乃不大宅天命爾其不安天命而安動也罪乃胥播天命爾叛叛天理違戰屑之僭存老播弃而無爾遺也闢乃自作不典謝忱于正謂則什不法乃圖見信於正其言其不自及出我惟時其告勞之我惟有其戰要因之如大諸多方之諭如東征戕奄之師所至于再至于三矣乃有不用我降爾命乃其大罰殛之者降罰命罰前日黜廢遷奄之命待籍不猶省待然不此我降爾之命則月待大罰罪之不可望如肯日之恩資也此非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戶作尊以違是而已秉德不康寧多方自言之蓋頑民不自省已之屢叛屢起乃不康寧之大者反召周之遷洛討代爲不康寧不自責而責人此其所以復出叛惡也故每提耳行告之○蔡氏曰我惟大降肯爾四國民命衆其害遷之

而責其遷善之實也。按序二說不同姑並存之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呂氏曰此章專論安集商民之事監蓋王命監成周之職民者籍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

故謂之臣我監也不曰臣我周而曰臣我監者謂其親於民者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爲名胥伯小大衆多之正蓋凡殷多士有蘇於成周共長治斯民者也遷商民之時說拔其焉家以長治之用其棄所服習則不至於蠻腰乃安集新附之要領也周公告新民爾奔走服從臣於我監今既五年不焉不久矣於惟胥伯多正之屬宜亦少相體悉周不能事其事者臬事也凡新民自作不和與其室不睦孝爾洪悉心而和周之再言爾惟和哉者怨之以勞矣不念亡爾歎邑既皆和爾雖然有慝以相愛擊然有文以相接教化能明則國始不負其職可以語之克勤乃事矣當桑汗洛惡德寶多睦之則不可勝誘化之則不言而化爾尚寬以心不忌疾于凶德反覺其本亦則以穆穆徽之容端若爾位以臨之則有爭頗共彼潸消於歎感之亦実○蔡氏曰言商士之臣我監於今五年矣又曰

年而曰祀者乃商俗介言也又拔成周既成而成于御收成臣吾也而商奄羅殺事皆相因纔一二年纔今言于祀則商民之遷周在作洛之前矣尤爲明驗也心不安靜則身不和頑矣身不安靜則家不和順矣言爾惟和哉谷所以勸勉之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能協于其邑也謂介謀謀所以自助也頑民誠可畏然苟能以穆雖和敬端勉爾位以潛消其背逆悖戾之氣又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而民之頑者且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呂氏曰爾乃自時云云者既教之長治新邑之改終逸之以自是洛邑尚爲永久力田之計安居樂業無他觀觀則天將畀與哀務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賜賚錫於爾營造簡拔置之于朝矣有服列於大僚不難至也多士序商民怨周之辭曰憂邁商在王庭有服在百僚辨以大義哉之此寵復以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符爲勸何也爵位者上

之所命其臣下之可于因其怨望而許之姑息之故也示以好惡而勸之唐禍之道也二篇予奪不同可以見周公錞商民蠱嗣之大居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勤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呂氏曰前章既勸之以賞比享後董之以歲爾及上苟不能相勸信我之論倫禪忠而惟不差享上凡爾之民亦推相告以不亨沒矣已則不忠於君而望民之忠於已可乎出乎關者反乎爾者也下之奉上爾之其見於洛誥詳矣天之明戚釁然在上本書求人而加之也露乃故逆頑僻大來王命則准爾多方探天之威不自取之戎嘗爲天使將致大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

惡劉土嵩不得而私也後世或以刑賞爲霸政而非王者之事今觀周公之待蔡方先之之介賚之賞後之以離遜之刑申以明者媚知升青周公肯亦霸者乎然則罪何以爲王霸之辨也曰周公之所介賚天之所畀矜也周公之所誅遜天之所罰也而周公何與焉其閒哉其視霸者區區信必邀民以利驩民以戰者大不作矣然則王者之賞罰天也霸者之賞罰人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

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呂氏曰周公前既告多方以今我曷敢多誥矣蓋不能已翁復諄諄故於誥之畢以王命誥之言我當專爲煩言贅語者備歎告爾以今日之命誥而已自今以往此誥眞不可復得矣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者蓋教誥已終復呼而語之史官特書又曰二字所以示容

周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誥已終而猶有餘語爵所之光一暐然溢於簡冊也時惟爾初言前日怨尤一皆洗滌成與惟新是乃汝之初自此可以洗心爲善余苟不能敬于輯睦和平之道苟復乖亂則自底誅罰無我怨也其意亦懇切矣商之頑民與紂同惡武王克紂反商政之時是其一初也不能自此更始而爲三監之亂則既失此初矣周公遷頑民于洛式化厥訓是又其一初也復不能自此更始而迪屢未靜則又失此初矣今多方之誥反覆詳盡明諭以時惟爾初復與之作始是又其一初也若又失此初則眞無可言者徒錮冥頑苟非木石等有不動者哉

周公作立政孔氏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因以名篇○呂氏曰無逸立政二篇相爲經緯者也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備矣甚是

慇則雖具興政然不疾非在方冊而已故先之以無逸有是心矣而不知所統則與漢宣隋文刑去蓋無殺也故察之以立政又曰自立政而後周公不復有書矣在百篇中則是前乃周公繼筆也爲治體純週職其極至於反罷申重之意患變傳篤之誠深長建大之處學者當笑言外體之○林氏曰周公之作立政無逸其意一也蓋當成王即位之訓天下蓋已治安周公之心權其驕怠之心易以萌也於是乎作無逸之書以戒之又懼夫與後之人棄照而易以進也於是乎作立政之篇以戒之無逸之書言修德之不可逸也立政之篇言任用之不可非其人也

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

鮮哉孔氏曰盡禮致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爲王矣不可不謹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猶左右近臣宜得其人數此五者立政之本加憂得其人者少○王氏曰此篇周公所作說而書之周者史也故稽首曰○蘇氏曰王左右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此三事之外則有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此義而也周公則衣之曰非獨三事者常擇人此義善者亦當繹也○張氏曰居公致政于於王其法度統網莫章文物縣然備具欲成王擇人以守之耳此周公作立政之大意也百官之長曰常伯三公是也任事之臣曰常任六卿是也準人者以自三公下至百執事以爲司若令臺諫之侍是也掌夜同綴衣御二司兵賁此五者等事實時雖不司然嘗在亦之也右官也左右之古合

正則其飭心積慝警敕戒實動靜作止無非於仁義禮祭之中人君朝夕漸漆安得而不正乎○林氏曰常伯常任準人天子所以共萬攜之務者因不可以不得其人然其進見也最時至於繇衣虎賁之難則朝夕與王爲而有耕且寄者也苟非其人見王德拘敬雖有常伯常任準乂之賢亦何以施其力哉○呂氏曰成王之爲王乂矣周公方拜手稽首而告之何也蓋成王前比倚成於公雖君王位習而不察猶未知其難君也故公致敬盡禮告而警之曰嗣天子今爲王矣其可不業爾幼志而深思天位之艱乎既警之爲君之難乃悉數治道繹須以咸求之則入之者深而聽之者不敢易矣曰王左右常伯云云所謂爲治之紹須也常伯常任準人議政而在左右者也繇衣虎賁共役而在左右者也尊卑雜有閒然職重者有安危之倚職親者有褻暬之招其繫天下之本一也常伯常任準

人即下文所謂三宅三事也以文意考之因知其任大體重然於經無所見意者公孤輔相之別名艱官之有別名也乂矣相也而或謂之同衡保衡服也而或謂之析父叢父選以知三者爲輔政之二若也綴衣虎賁特於侍御僕從之中錯舉別名以見其飾耳先言休茲而繼以爲恤者必知建官置職之美意然後能深以爲恤也常伯常任準人之官高位重祿而已乎獨縮康濟其職益甚休也綴衣虎賁凡褻御之官豈顯指氣使而已乎熏陷稼養其識蓋甚休也其職之休知此其敢括不加恤使非其入懇之乎惟深識建官之美意故深歎其休而使成王深繹之也○虞後常伯常任準人諸說不同呂氏以得之姑並存以俟考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

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呂氏曰周公既數知恤者鮮矣復歷舉知恤者以告成王夏也成湯也文武也皆知恤乎此者也夫求賢審官世主孰嘗不誦此語然多名爲之而非實路之也若有夏未后則允路之矣迪云者路之之謂也乃其圖家所以大彊者以能籲召賢俊籲尊上帝之實而已夫籲召賢俊所以彊國必引之至於尊上帝者蓋其用冀本以共代天工發於識心非欲私習其國家也大朝之致猶響應聲而非求之也然雜號召衆賢苟能招而不能擇猜爲無益婉名之曰使而其所以爲俊者或肯而溫或寬而栗豈一塗所可識哉不

能實知爲信於九德之行雖隨其鑒戒各有所獲然得於此未見遵於後迪知者路知而非苟知忱恂者識德而宋乾信知之乘則信之爲也自昇陶以九德授禹夏之先后世待之以爲知人之法矣乃敢告教云云者夏臣見其君於賢者實知焉告如此乃敢告教以罔任之要也苟此意未乎於下則臣亦豈敢遷進其言哉始告拜手稽首而曰后矣徽告以爲君之難也終而暨叙事牧準而曰茲惟后矣申告以爲君之實也乃事乃牧乃準昔前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焉治之體統繫焉宅是三者人君之事卑矣周公之衆泯王自綴衣虎賁之外其徑其辭與其畧同然則以國任三宅爲人君之知名三代告於之常法也表親近之職使人乃不敢輕者周公養深之精意也謀面用丕訓德言夏之舉后既以宅三宅爲戒其君於是謀以傳詞之面以親驗之用其大慎於德者焉則乃宅人者必如是

乃可謂之能宅人蓋大任不可輕付大慮不可小知必參人已然後盡也必乃云云言是之盛任三宅者如是之詳及其蔑也遂至於曾無義民言皆不義之民而無一君子也故乃云者此乃三宅之位非它位也猶無義民則餘可知矣然非人才果劣於往日也桀之惡德弗作往日任用而已往惟俊德是任效見於有室大競桀惟暴德是任效見於紂世無後信乎有亡在所任也○蘇氏曰事則所謂常任也牧則所謂常伯也準則所謂準人也一篇之中所謂宅牧者參差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事也○葉氏曰烝民詩言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崧高亦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賢能之生於出非適然也蓋天以遺人君使相與牧其民君而不能用賢其可謂之尊天乎故夏商周或言尊上帝或言丕釐上帝之景命或言敬事上帝其道一也亦

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呂氏曰凡典禮命討昭著於天下者皆上帝之光命也成湯之升大治之使章條矯著所謂陟丕釐也然湯之所以大治之者豈一手足之力哉亦曰圖任三宅三俊而已所用之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之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蓋言之之之明也三俊說者謂比曰文補三宅者觀夫宅以位言三俊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之所謂賊島前諸參陵平勃於身後造能定序位之亂諸葛亮為參陵律允敗於身後可持清數十年見三代所以為社稷長慮者四汝心履之任河宜豫求蓋德也服惟丕式一

云者言待之之恭也羅事賢否一話言一事謂推大則效之而問有疑貳然後能用三宅司後而俾之自竭所謂學於伊尹而後臣之斯其一證也知之明待之恭賢俊膚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者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彈畿甸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偏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尚無餘蘊矣○王氏曰三宅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唐孔氏曰暋強也暴德以暴虐為德逸德以過惡為德庶習者習效為之者眾與暴德同國與惡德同政其事一也

異言之耳牧誓云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是其事也○王氏曰桀紂所用指其人皆本於解有邪德故同公言桀紂必曰桀德受德者指本而言之也○張氏曰暋昏桀之暴紂之昏若永所以為德者而桀曰桀德紂曰受德蓋德者得也有所俾曰德君子有君子之德小人有小人之德使小人殄無德則其為昏暴也無味而於仁義禮樂以變而成之暴德逸德同無相求若刑如珍差之若孟子所謂嗜殺人者○呂氏曰周公述成湯之盛然發數於紂德之昏所與共政寺乃之尤者放帝欲罰之使我大周革有華夏于商所受之命同治萬姓且欽名天之理紂之下背此理者也周之有夏頒此理者也其有罰之者而罰至亡國邪有其之者而使其有夏是所謂天呼也○蔡氏曰帝欽罰之上帝敬致其罰也○十

氏曰奄者覆而有之之謂甸者井牧其田什伍其民之謂

亦越文王武王

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

呂氏曰三宅共政者也知其心者猶未盡則不能無間惟文武其真能

立民長伯

知其心也三俊待用者也未與事遇則底蘊不外見惟文武灼然見其心也他人則或疑信相半矣文武之知三宅三俊皆曰心者蓋君臣之相與萬化之原也苟貌親口惠相期於肝鬲之外則既無其本矣文武既克知灼見三宅三俊之心以是而敷事上帝則天聽修而上有所承以是而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浩然無愧於俯仰之際矣是曰尊上帝商曰陟丕釐上帝之耿命周曰敬事上帝然后事天以人三代所共也

立政

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呂氏曰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者所謂三宅蓋立政之本也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者蓋在內侍御與凡掌職者也小尹虎賁綴衣趣馬皆奉御小職尹則其長也左右攜僕者携持其器之物小服役左右者也庶府蓋府史之府庶言衆也大都小伯者大都小都之長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卜祝巫匠執藝以事上者也表者對裏之辭上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也如庖人尹亨內饔尹饔人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鍾師尹

鍾磬師尹磬太司樂則其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宮吏莫不在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具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宿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若之忽而見藝人以恐其或與淫巧譏訐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總統所係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都鄙不該百司之數者也既條陳歷數文武之庶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也言在文武之庭然其吉士也常久也言文武之世無非吉士也人之相去何啻千百第用之者小大各有方今合而謂之吉士蓋長短不齊要皆莫祥良善之士而不容一儀刺傾險者措足其間此文武用人之大法所以立周家志學之治體者也○蔡氏曰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常德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此諸侯之官也蓋所謂三卿也亞者卿之貳旅三卿之屬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於三卿則大夫是也謂之旅則士而已矣言諸侯之官莫不得人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名位通於天子數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此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也微盧見經亳見史三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烝或以爲衆或以爲夷阪未詳石若險阻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志藏王宮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繇自諸侯三卿以降推列官名而無它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王氏曰文王既宅心於道故能由有政以立常事而

司牧人之官皆克俊有德○陳氏曰宅之凡心也使文王不克宅心而私意汨之則君子小人紛然莫知所適矣○林氏曰宅其心則情僞不可得而亂邪正不可得而易而常事立矣此俊德之人所以在官也○呂氏曰前章數敘文武衆職既已皆備恐成王覽其目而不識其綱也故極本原以示之心者萬事之綱也故心不宅則憧憧擾擾自流於一物尚何以綱萬事乎君心既宅安厥攸居則凡世事業皆此心之建立也宰目人才皆此心之應感也首章所敘文王之事文王之官若不勝其繁矣然文王爲者文辭多端而求之於外哉推能宅心而已其心之宅乃能立茲常事而體統成乘常事蓋有國常行而不可發者前章百官所掌皆是也司牧人亦能觀感之故罔不秉德同牧人盡率其長以見其屬德雖司牧之所自有然所以從敢曰新者實由於文王聖心造化之中而不自知故曰

以克言以文王而能非其所自能也普之執若蓋有亦以制度文爲使之自造上達之嫋者矣亦有俊發端說使之推於事物之際者矣本末辭宋會相雜然節之各有方惟周公之於成王博之以庶官而物無所遺約之以一心而從無所事博約具舉體用畢陳嗚呼父師之心也文曰治有原有體宅心其原也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其體也九矣爾許謀所謂庶言也九刑訴訟斷所謂庶獄也九事獄不聲利害皆當謹戒所謂庶慎也屬家之事不出此三者矣文王既宅心不司牧人克發有以則共之首各有司在豈文王之所當戒哉慎有之有司之牧長相其用違蓋而否聽其獄夫而已不後兼也庶微無謹文工罔敢知于庶者由言之也置庶言而不詩考事之求違有罔謂之言既體行罔御與謹可包之知不曰罔知于哉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老莊氏之無爲也惷蠢之詳

學者宜精審之○蓬治訂問克宅獨心而日克厥宅心消泉洪不日謹備厥身而曰謹嚴單循也又舊說常事司牧人爲一句三宅以下皆分二句當詳之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呂氏曰亦越纘前之辭也論文王以心以體自其本原言之也論武王以功以業自其發用言之也觀其本原可以知其發用觀其發用可以知其本原所章蓋文祇是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安民者所謂敉寧之功一怒則所謂義德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以率惟而不敢替者也拜不務厥提亦不讀厥罔文王之容德也不泄邇不忘遠遠遷并包所以率循思惟謀變而怒之者也天武神武大度如此宜其並受丕丕之基建八百年容大之業也於義德曰不敢替於容德曰率惟謀從

有生育肅殺一闔一闢固非二氣而生若天地聖人之心也故容德率惟謀從而義德不敢替者先論心次論體終論功業言之序也○夏氏曰一說以此義德爲賢才之有義德者容德爲賢才之有容德者說式王備思文王安天下之功哉於人之有義德用之而不復發播思文王治天下之謀敢其人之有容服者從之而不敢違且就元長以其均於並欲用人之意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王氏曰王者之得民上則受之天下則受之先王曰受民者欲其畏上帝思先王而不敢忽也

○呂氏曰周公既述文武基業之大數而告曰孺子今既爲王矣其何以居之乎一篇之間所謂王矣者蓋屢言而憂勤之深恐成王平日所委重祀成今猶不自知身當職分之大故警之者不一而足也繼自今云云授以知人之法也繼自今謂繼此以往自成王而下後嗣王皆欲其世守之也我若主君而言周公以君爲體者也政事有大小綱目之判曰立政則既舉其綱矣復曰立事挈持固有其要綜理亦欲其周也所以立政立事者豈人主親寄之哉要在圖任準人牧夫而已三宅遺其一蓋略與其二以包其餘無他意也圖任三宅不可無知人之法灼知厥若所謂知人之法也若順也物莫不有所順水順於下火順於上蓋有堙之而不下爇之而不上者矣然非其所順也人之於善豈無飾其外而勉爲之者哉若能明其所順則君子小人心之所安者不得而遁矣夏后氏宅人之法亦曰謀面用丕訓德訓亦順也觀人以其順蓋有所傳矣既爲知其所謂果正而不他然後推心而委付之丕乃云云者言用之之專也疑則不用用則不疑夫既深知之矣則當大畀付之使之爲治以相助輔翼我所受之民以和調均齊我庶獄庶謹之事豈容復使異意者閒之哉民而言受者言受民於天於祖宗而非成王之所自有也知人不可不盡任人不可不專周公所以謂兩端而告之也成王既涖政矣周公要其或自用而無所畏也故復戒以自一話一言之閒則終惟我成德之彦是咨是訪不敢自用以治我所受之民苟造次顛沛或忘師保則民有不得其死者而負上天祖宗之畀付矣人主尊無二上必常使之上畏師保下畏民庶然後兢業而不敢肆周公之訓所以維持其敬心蓋作聖之功也○蔡氏曰順者其心之所安也孔子曰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察其所安者觀人

之要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蔡氏曰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言我聞之於人者已皆告孺子王矣○呂氏曰周公前既言擇人以和獄謹此後申戒自今文子文孫嗣世者其敬戒勿誤于獄謹惟以正道是治之簡畀正人付以獄謹使以正法斷刑使以正理揆事所謂正道也苟不知正道雖諄諄然欲其勿誤能勿誤乎勿誤者言其敬之之心正者言其治之之體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呂氏曰周公言自古商人及我周文王所以立政立事常伯任牧夫準人者既能識其內而知其可以宅是官矣復能由其外以繹其中焉由其言而繹其心也由其才而繹其德也由其發舒於一時而繹其持久於歲晏者果何如也繹之蓋不一端而足也則克宅之則人與位相稱克由繹之則表與裏相符其審如是然後俾之爲治既俾之爲治則一聽其所務矣難於不任之先故易於既任之後先而審易則小人得以投隙後而方難則君子無以盡心前後誠不可錯施之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呂氏曰此復擧還任之士以爲戒也國既罔有立政無復綱紀所用乃憸利輕巧之人不順於德者是宜暗昧微滅罔顯在厥世君子陽類故用則陞其國於明昌小人陰類故用則降其國於暗慘陰陽陣

降亦各從其類也前代用吾子小人之得失彰彰如此繼自今立政苟其勿用險人其惟擇吉士以勸勉相助我國家成之者蓋甚切矣人主無他職惟以別白君子小人爲本國家之存亡常必由之立政之書反復於君子小人之際者其有旨哉文六百官既庶常吉士而周公復以其作吉士望被之人同時召公進戒之詩歌藹藹王多吉士者亦至再焉穆王之世周道衰矣其命伯冏吉士猶在口也最則周家父祖所傳師保所訓子孫所守崇在於吉士其一代之治體蓋可識矣小人而謂之險人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情狀使人主知之也期蓋吉士之反周家家法所承惡者也○蔡氏曰自古爲國無有立政用險利小人者云○按國則問有立政蔡說爲長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

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呂氏曰此復呼成王告之以獄事之重也鑒自今文子文孫者自成王以至後世也今文子文孫專指成王也貽云庶言庶獄庶謹已而去其一止曰庶獄庶謹已而去其二獨曰庶獄蓋挈其重者懇環之使成王深知獄之不可少誤而致發於典獄牧夫之選耳獄何爲而獨重也民命所繫也導迎善氣祈天永命者獄也並告無幸無世在下者獄世故周公獨戒之兵者刑之大者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後世之主多溺於便嬖不出戶庭弛備忘戰以隳祖宗之業故戒其弘能詰治戎兵徧陟大禹九州之舊跡有載其師羅正方整行於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震耀文武之光烈蓋將夏其家而不[illegible]除徒縣

握其衆而不使折挫摧壓其姦而不敢覬覦保位之良圖也成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不庭綏厥兆民且既克踐此語矣雖然周公之訓皆其所以得無或啓後世好大喜功之患乎日周公詰戎兵之言繼於謹庶獄之後者也庶獄之間尚恐一刑之誤況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以前明後推勿誤齊獄之心而奉諸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死者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呂氏曰常人有常德之人與吉士異名而同實者也蓋食之穀粟衣之布帛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者也然毋多重遲木訥例不能與小慧新進者爭長於頰舌刀筆間故世往家於取舍而治亂分爲此周公所以悔歎而深致意於卒章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

有慎以列用中罰

呂氏曰立政之篇終矣周公復告大史以蘇公之事何也立政之所甚重者獄而蘇公治獄之師也蘇忿生之爲武王司寇每用法敬其所由之獄未嘗敢易式敬爾由獄蓋言無所不用其敬也故能培植其本以長養我王國苟治獄者以此爲法而有謹焉斯欽各以輕重之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矣謹者敬之形所以傳蘇公之心者也周公既戒後嗣王以擇司獄之牧夫恐其未知取人之準則故命太史書蘇公之事於簡以示後王曰此萬世司獄牧夫之式也合此則用失此則斥豈不易乎周公之爲慮獄曆者悉矣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呂氏曰金縢成王初年之書也洛誥周公還政之書也立政周公教戒成王之書也周官成王

親政閒物成務之書也合是數篇以觀成王可以見其本質焉可以見其晉明疑信之終焉可以見其講貫浮發之深焉可以見其始顯過達離師傅而不反爲過此而有君陳乃周公既沒之後又過此而有顯命乃其身將沒之時成王進德終始之序備矣周公格君造化之功著矣○本篇全文注見丙記

周公在豐孔氏曰致政老歸**將沒欲葬成周**已於營作示始終念之**公薨成王葬于畢**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告周公作亳姑**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告柩以葬畢之義并及奄君已宅亳姑言所遷之功成○唐孔氏曰周公既還政成王又留爲太師令言在豐則又致太師之政去離王朝告老歸于豐如伊尹之告歸也成王封伯禽于魯以爲周公後公老不歸而在豐者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呂氏曰周公終老于豐蓋成王之拳拳不可一日遠周公故不容之魯歟洛誥所以相反覆挽留者可見矣公羊氏云云此盍以利害言不足與論三代君臣之際也將沒而欲葬于成周蓋宗臣垂死憂國之心以邦之安危惟茲殷士致其不忘之意耳以葬警成王而意不在葬也成王識之故領其意不從其葬葬于畢者祔于文武從周家之兆域也亳姑之名其義不可知先儒謂并告遷奄之事亦或然也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唐孔氏曰周公遷商頑民於成周親自監之既沒成王乃命君陳代周公鄭玄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成周之邑爲周東郊○蘇氏曰周公還商頑民于洛必不還舊人以宅新民也洛人在內商人在郊理必然也○陳氏曰周公營王城以居

九鼎又營成周以居頑民周公存則二城皆自監之周公沒則分東郊之地成周之邑使君陳監之王城之事君陳不與焉故曰分正東郊成周○葉氏曰分正猶分陝之分分東郊而使之正也○呂氏曰周官一篇固可見成王離師傅而不反老然周公猶在涵濡漸漬固有不知之潤也君陳之命周公則既沒矣成王責得實遺之學當於見篇下亡○李氏曰商之俗於多士則謂之頑民於梓材則謂之遷民於召誥則謂之讎民以此觀之則商人在周公之世其頑迷讎敵經此最難周公經理調護見於洛誥多士多方三書固已委曲詳盡繼承其後者不必創爲新政以驚擾之但悉一猶周公乾難可也哉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三舉厥公之訓以告之成王之意君曰周公之厥以誘化商民者下爲不盡其與訓忘今尚昭然也今汝往茲東郊一遵其訓無忿疾無求備必有忍從容以和則東郊之民耳目不敢常如周公在其左右安靜悔息變亂不起者蓋可以商士也**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

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陳氏曰成周之頑民頑矣成王不求威猛剛克之臣而以爲之令德孝恭之君陳仁哉○張氏曰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令德孝恭友于兄弟居家理者也克施有政則治可移於官者也治天下未有不自家始○南軒張氏曰治頑民不可以急惟亦言亦歟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者乃可君之君陳令德孝恭恕見其爲人矣○呂氏曰令德即孝恭也令德者所以形容孝恭之粹美孝恭者於以指其德之實也惟孝友于兄弟自父母而達之兄弟也克施有政自家而達之官也本立而生成章而達其序則然也政曰克施難辭也舉斯心而加諸

彼易爲其難乎心則無間然但務而事易州父且熟若蓋未能不少謝難也君陳之德如
此則既成而可拔於周矣觀王所以舉東郊之任命之也東郊何地也周公之居也今焉
命汝臨長之如何其不敬也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
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
乂呂氏曰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化育之德洽於民心君陳往而繼之其
可不謹乃司而率循其常乎蓋民方深懷周公之德苟君陳一事少異周公之初一法或
變周公之舊則斷聽疑駭怨謗交革民不可得而治矣惟勉昭周公之訓則其民從乂民
方飲渴周公之訓得君陳發明而後示之饒若神明再逐舊穀宜其翕然頓聽之我
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

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
豫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以周公之訓矣切後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
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既言此而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其爲周公
之訓明矣物之精粗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馨香者精華之上
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莫格神明不我而速凡昭薦黍稷之馨芬是黍稷之馨黃
所以芬芳者實明德之馨也主治米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一鬱香世周公之訓匡亡清
微而舉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自發餘頃民言之欲其盛格非可形惡而靜迪所謂爾逢亡
聞者蓋當不者也自周公法度言之與章鎮且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萎薾徒爲陳述也
故勉之以用見猷訓洪日汝於照殺速於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萬滿一

功孰能與於斯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
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呂氏曰成王謂
周公之聖向使聞其名而未得見其慕用向望之心惟恐不得一見也及親與周公遊覓
及玩以爲常不能遵奉此所謂既見聖亦不克由聖也○王氏曰君陳既見周公故特戒
以此上之化下無可見之迹故喻以風○張氏曰孔子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
○蔡氏曰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圖厥政
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則繹王氏曰政之變興或當或否安危治亂之所繫其可以忽故出入之際當以衆
言度之而衆言既同則又當繹其是非繹如絲然謂當綜其端緒從知用舍而不能繹則

數於衆矣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此言庶則繹之謂也
○蘇氏曰有所變興出納皆咨于衆以度之衆言同則繹之孔子曰違衆之言能無少乎
繹之爲貴○詳氏曰昔入自闕師虞所以同乎人庶言詢則繹所以斷於已○呂氏曰廢
興云者余謂更革周公之法盖政事寧惜之間斯爾權畢以求其當而已○蔡氏曰圖謀
其政無小與大莫或不致其難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
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
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蘇氏曰言切於事謂之謀
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舉其重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言萬氏曰成王殆
失此言矣或曰成王舉君陳前日已然之善而致美之也○按此章說多不同孔氏曰善

則爾君人臣之義林氏曰易之坤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愚云二沒乃人臣之自覺者所當知君以是告其臣則不可也漢高帝稱李斯善則稱君而王衛尉深非之倚對之名不著然其言足爲後世法或曰云云蓋呂氏說是亦回互之辭以不取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蔡氏曰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遲昭曰式時至此則曰弘周公之丕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於依勢以作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己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然寬不可一於寬必寬而有制和不可急於和必從容以和之而後可以和厥中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

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蔡氏曰上章成王屬君陳之徇己此則屬君陳之徇君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爲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蔡氏曰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則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蔡氏曰狃習也常典常也俗風俗也狃于姦宄與毀敗常典壞亂風俗人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跡上章之宥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蔡氏曰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孔氏曰爲人君長必有所含忍乃有所成有所包容

德乃爲大欲其忍恥含垢○王氏曰當務不何以不忍忍所以爲義又不可以絜容容所以爲仁此剛柔相濟仁義並行之道○蘇氏曰有殘忍之忍有容忍之忍春秋傳曰州吁阻兵而安忍此殘忍之忍也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此容忍之忍也成王指言二細不宥則其辭皆當寬之曰必有君乃有濟者正孔子所戒小不忍亂大謀也近世學者乃謂當斷不可以不忍忍以爲義是成王教君陳果於刑殺以殘忍爲義也夫不忍人之心人之本心也故古者以不忍勸人以容忍勸人則有之矣未聞以殘忍勸人者也不仁之偏至於經而止今乃折言涯經以助發之子不可以不論○呂氏曰君困可以有淸然猶有堅制力當之意焉至於有容則洪裕寬雖恢恢乎有餘地矣德之所以大也忍言事容言德淺深固有閒進乎此若亦有序也忍與容凡人莫不當然而君上者撥事物之會排逆

激拂若交至當深致力也尤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王氏曰脩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脩與不脩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勸行○呂氏曰善衆而惡寡治之始乎惡惡衆而善寡治之始乎善皆從其尤者而先之也君陳之時頑民爲惡者衆猶不可勝誅也簡按其修者而勸之乃所以率其不良善擧而惡自勸此東郊當時之治體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

孔氏曰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而有遷變故以謹力以示之人之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葉氏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違上所命以言教之之謂也從厥攸好以身教之之謂也古人教民以行不以言○呂氏曰商民之薄如此成王乃本其生

而謂之厚者不觀其流而觀其源也其所以澆薄者以居淫湎暴虐之地而爲物所遷耳本厚者既可遷而爲薄既薄者豈不可反而歸厚乎然是非聲音笑貌所能爲也違上所命從厥攸好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實也○蔡氏曰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

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張氏曰觀衆誥所言商民父子兄弟相賊怨如此風俗之薄可知君陳欲治此病惟敬典與在德而已人君不言福風俗敦厚人有士君子之行此人主之福也其曰終有辭于永世以見成王期君陳者遠矣子產爲政一年而民欲殺之三年而民歌之向使子產求名於旦暮則鄭國何時理乎○呂氏曰雖知敬典而不在德則典與我猶爲二物是猶務其文而未既其實也何足以動人哉惟敬典而在德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己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稱乃罔不變而后升于大道如是則君臣俱受休福而名傳於永世矣東始之命君陳世以令德孝恭得之成王終以敬典在德勉之取之以實期之以實終始一實也○蔡氏曰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當之道而著之於身也○愚按上文言之人君當謹所好故以敬典在德言之蓋所好在是則民罔有不從者此所謂從厥攸好也敬典在德之外豈容它有所好哉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孔氏曰爲冊書以命畢公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唐孔氏曰周禮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分居里即經所謂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殊厥井疆俾克畏慕者也分者分其善惡使惡者慕善非分別其處使之異也○呂氏曰周公之始遷商民也命之宅爾宅畋爾田而戒長治之者不忍于凶德包以大度善惡並育所以安反側而平危疑也至於君陳則商民寖服周求化矣於是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始夫其善者而出之使惡者知儆而自勸猶未大區別之也至於康王則世既變而風既移矣所謂頑固而未移者蓋猶稊米之在太倉弱苟秉離而并容之則餘孽不盡將復爲良民之害於是冊命畢公分別居里不惟惡不得累善而爲惡者無以自容不得不入於善矣此周郊之政所以成之也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孔氏曰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唐孔氏曰朏謂月光朏然而明說文朏月未盛之明也此日未有事而記之者爲下言壬申張本猶記朔望與生魄然也○王氏曰豐文王之廟所在以周公之事冊畢公故命之於文王之廟○張氏曰保釐謂保護釐治此史官敘命畢公之意○呂氏曰即文武之廟而發命重其事也保者養也釐者治也曰保釐則所謂旌別淑慝表厥宅里之類蓋有恩意行乎其間非斬然割裂無復猶擇也觀保釐二字而一篇治體同畢矣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　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夏氏

曰此以下康王冊命之辭也畢公佐周公爲太師曰父師者尊之爲父也同姓曰父異姓曰舅畢公同姓且爲四朝元老故父呼之宜也○林氏曰文武之造周皆以其大德布之於天下而民歸之先王指成王也遷頑民在成王之世則知先王爲成王無疑○陳氏曰夫商民特東都一邑爾而曰四方無虞若京師天下之根本東都之民無虞則四方無虞觀下文所謂邦之安危惟茲商士可見君民一體也民得其安即君之安也故予一人以寧○呂氏曰以文武之敷大德始能受殷命見得之難也以周公之左右輔相始能綏定厥家言安之難也所謂毖民允其難安者周公先謹之而不敢忽遷于洛邑密邇王室與之居朝夕浸漬入於典訓既歷三紀世變而風乃移言教化浹洽之難也

道有

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陳氏曰洪範三

德曰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周官詰刑亂國用重典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古之爲政未有不隨時以治者○呂氏曰道有升降一泰一否回復無窮可不思所以維持者乎所以維持之政要必由風俗變革而後可法制以束之智力以持之可暫而不可久也既曰世變風移矣而猶欲其俗革者風移變靡然從善未若俗革則舊染之俗無毫髮存至是而治始可保也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此革俗之道也君道當識其大者商民之餘俗欲事事而革之豈不勞哉善其善者以率之則民斯勸矣○蔡氏曰有升有降猶言有陞有汙也周公當世道方降之時至君陳畢公之世則將升於大猷矣爲政者因俗變革故周公毖殷而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暇中皆由俗爲政者當今之政班別淑慝之時也苟下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

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

小子垂拱仰成

唐孔氏曰小物皆小事也能勤小事則大事必勤矣晉語說文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於文王之世已爲大臣矣○蘇氏曰畢公弼亮四世蓋相文王也至是耄矣而猶勤小物亦可謂盛德也故有道若不以大小變不易小物斯不難大事矣○張氏曰德欲進而不已故曰懋小物人之所忽畢公克勤則積小善以成大德也○呂氏曰畢公天下之大老也康王不稱其成德而冊其懋德不辯其懋大體而稱其勤小物盖以成德自居則止矣於小物而忽焉亦非所謂違次顯洽以於疑者惟勉於德者貫積篆而不息故勤於物者一小大見無聞康王此言不特善形容畢公之德亦見其拳拳於師保觀之詳而察之精也弼亮云云言畢公輔導

四世風采繇成表儀朝著若小若大罔不祗服父師之訓德業之實重衆望之孚信養之老蓋非一日之積世矣嘉之績在於先王之世者匪不可一二數矣康王於此復何疑哉推知委心以聽而已○蔡氏曰小物猶言細行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

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

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

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唐孔氏曰旌旗表所以表識貴賤故博以旌爲識其善者則表異之若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也孟子曰方里爲井井九百畝使民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然則先王之制爲井田也其意友此則井字凱典若豈可

善民雖故殊其井井[illegible]不與往來[illegible]下民有大罪則擯出[illegible]爲之外吉凶不與[illegible]郊圻謂邑之境界○王氏曰旌別民之淑[illegible]而表異善人之宅里蓋彰善者而著之則[illegible]者恥其不若然則惡[illegible]病矣於是又因其辱惡而立之風聲使震動警戒其循不率者[illegible]當殊井疆以別之使長辱而慕善蓋生[illegible]之父不獨慶賞刑威而已所以沮勸之術[illegible]在於榮辱而道化既衰禮教不明則榮辱於發人所辱者未必惡所榮者未必善榮無[illegible]則君子日消小人日長彰善癉惡民知[illegible]非榮辱之所在此古先哲王之所[illegible]特[illegible]人用之商民而已○陳氏曰善惡[illegible]復[illegible]聲立風聲立則天下雖然知善之[illegible]而惡之不可爲也○張氏曰禮記曰不[illegible]之郊不變移之違此疏厥井疆之謂○民曰先王以禮義廉恥養天下故人以善宗以惡爲辱而風聲所加足以勸戒禮義

[illegible]褻則人以利害得失爲榮辱而勸戒之不行此風俗之所以薄也○呂氏曰康王之敢以事瀆元老保釐東郊乃周公之事是敢勞公一行言之敬而待之尊體貌重臣[illegible]是也自旌別淑慝以下皆告以東郊之[illegible]旌別善惡表其宅里此爲友民之族彼[illegible]民之闕則善者彰而惡若病矣榮辱不[illegible]一時而流芳遺臭將百年而未泯所謂[illegible]風舉也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惟風傳鋒事往跡陳而興起於新此先王所[illegible]持後世也所以料擇不率訓典之徒而井[illegible]者豈誠絕之而置於人類之外哉使其畏慕卒歸於善而已是則旌別淑本心也五陽一陰然後可以夬決揚庭[illegible]義而錯[illegible]之或以召亂康王之語要其世也○孔氏曰郊圻雖舊所規畫留與之又當謹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夫則四海安矣○[illegible]氏曰善者既表厥

[illegible]而累得考又[illegible]職[illegible]疆使居而累[illegible]善之可爲[illegible]之不可爲矣又[illegible]令如淮夷徐奄者潛相交通復以[illegible]誘吾民於亂故使之於郊外之圻盡者今再畫之封疆之守備昔所更固之如此則異言異服姦民賊[illegible]而吾商民可永爲良民不[illegible]則四海可以永安矣

政貴有恒[illegible]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illegible]殄公其念哉孔氏曰政以禮義爲常辭以理實爲要故貴尚之若於先王君子所不好紂以靡靡利口餘風絕公其念絕之○唐孔氏曰紂之爲人拈餘非縣明其知惟以靡靡相隨習口捷給[illegible]從上意者以之爲賢商人效之遂成風○蘇氏曰予以書考之知商俗以秦俗盖出似紂也張釋之諫漢文帝秦以任刀筆

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illegible]而靡爭口辯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葉氏曰盤庚之戒群臣以今汝聒聒起信險膚康王之告畢公以商俗[illegible]靡利口惟賢小人之亂天下未有不始於喜怒愛憎私自爲說更相唱和以鼓動一世者○呂氏曰政令安重辭令省實深懲作聰明趨浮末之異好凡論治體者固皆然在商俗言之尤爲對病之藥蓋其俗靡靡利口是賢餘風未殄政當以渾厚敦朴鎮之畢公所當深念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　將由

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呂氏曰此論商民之病源也故取古人之論世族者證之世祿之家不可槩謂之無禮法也逸樂豢養之所移其能由禮則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而陵蔑有德不知忌憚天道虧盈而益謙則悖天道也甚矣興門之俗儉衰門之俗侈家之衰微其俗未有不侈靡蓋萬世而同流也古人論世族之病少舉而歸之驕侈此乃商民受病之源也故殷庶士席寵惟舊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爲消長故怙侈則滅義義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夸于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恥也流而不反驕淫矜夸百邪並見殆將以惡終矣賴洛邑之遷成化服訓概其將亡而教育之蓋再生之賜也教育之久雖已收其放心所以開其邪則甚難此畢公所當講也資富而能訓所以使之永年徒資以富而不能教猶不能才氐民之生矣畢公治商民承三紀富庶涵養之餘訓迪而開其邪者蓋不可後也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夫豈外立其教以訓之哉心之本然者謂之德心之當然者謂之義體用具舉此盡心之學訓莫大於是也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義無證則民不從然亦不出其心之所同然也古之教者不陵節當是時商民既收放心矣故可以德義之訓示之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

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呂氏曰康王之時四方既無虞矣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言保治兢業之心也保治固不嘗忘兢業尚惴惴然懼其變亂加意而治之非過則不及矣秦始皇以安危繫於匈奴而急之以開唐德宗以安危繫於藩鎮而緩之以柔皆致大患不加意之害也故康王命畢公治商民惟使之不剛不柔然後許以德之允皆蓋偏剛偏柔皆私意之爲而非所謂德也惟周公克謹厥始遷商民之初造端正始不可少差也惟君陳克和厥中繼周公之後保養撫摩以和爲貴也惟公克成厥終有周公君陳而無畢公以成之是耕而不獲前人之勤勞皆虛棄矣終之之責爲重也曰謹曰和曰成義雖不同心之協而底於道則同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無他焉王畿四方之本自源流瀕推而放之也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呂氏曰畢公四世大老豈有意於立後世名而勳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之事業乃尊之之至非謂以名譽誘公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蘇氏曰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爲者也曰民寡者易其事以爲不足爲者也前政謂周公君陳也○呂氏曰畢命之篇前頌而後規畢公非待規者也三代君臣相與警戒無時而不有未嘗以盛德變也東郊之前政君陳猶可休也周公豈可休乎康王之望畢公者弘矣○愚按金縢者周公之始畢命者周公之終故自大誥而下凡公所以訓戒成王告諭殷[illegible]書莫不備載以見公之始終則所謂思兼[illegible]

王以施四事者

於此亦可見矣